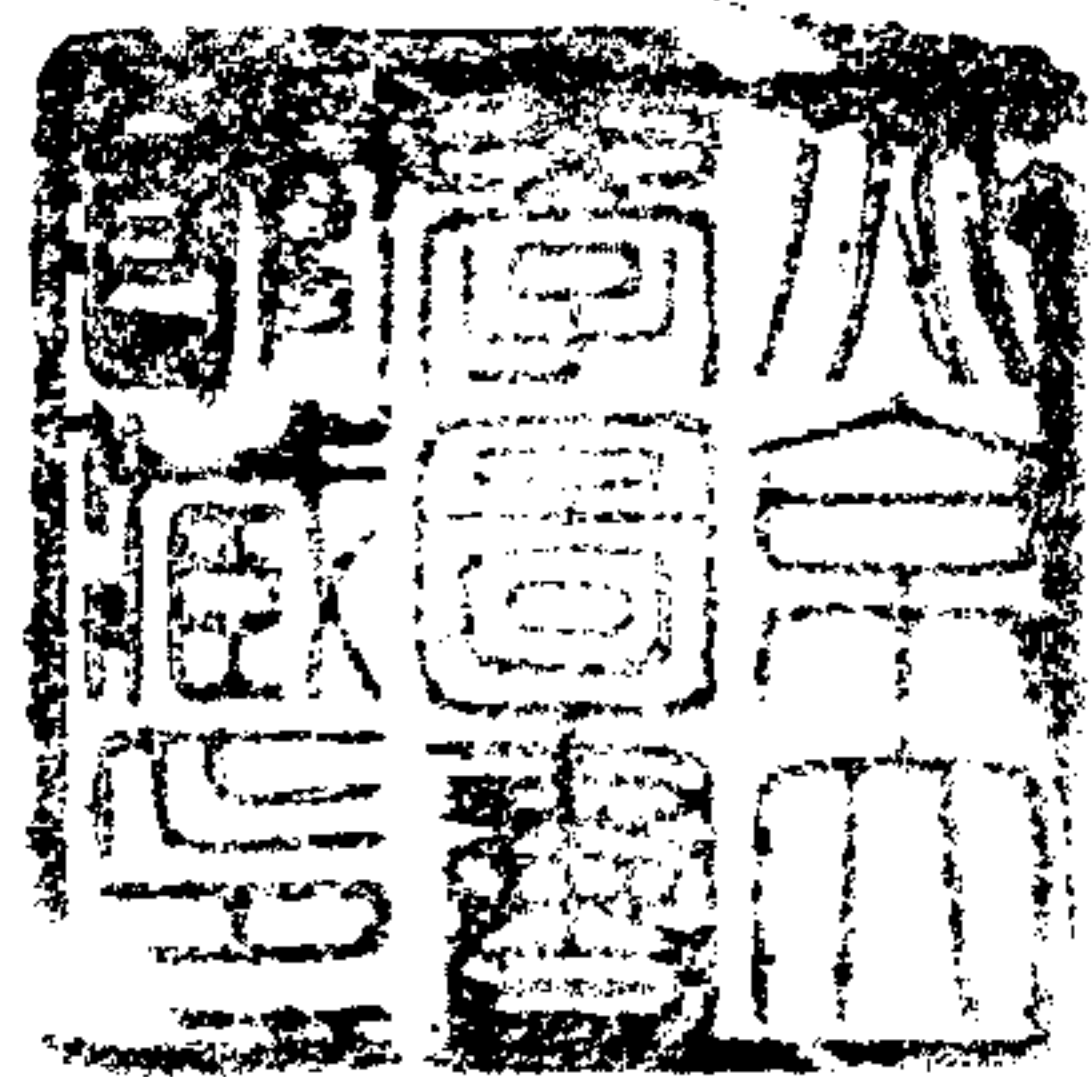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五五二一·史部·傳記類

玉池老人自叙一卷首一卷  
〔清〕郭嵩燾撰

韓文類譜七卷  
〔宋〕魏仲舉輯

范文正公年譜一卷  
〔宋〕樓鑰撰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八卷後一卷遺事一卷  
〔清〕顧棟高撰

王荊公年譜考略二十五卷首三卷雜錄二卷附錄一卷  
〔清〕蔡上翔撰

廣元遺山年譜二卷  
〔清〕李光廷撰

倪高士年譜二卷  
〔清〕沈世良輯

三三

八九

一二七

二九三

五八五

六五一

# 玉池老人自叙

〔清〕郭嵩燾撰

據清光緒十九年養知書  
屋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一六六毫米寬二四二毫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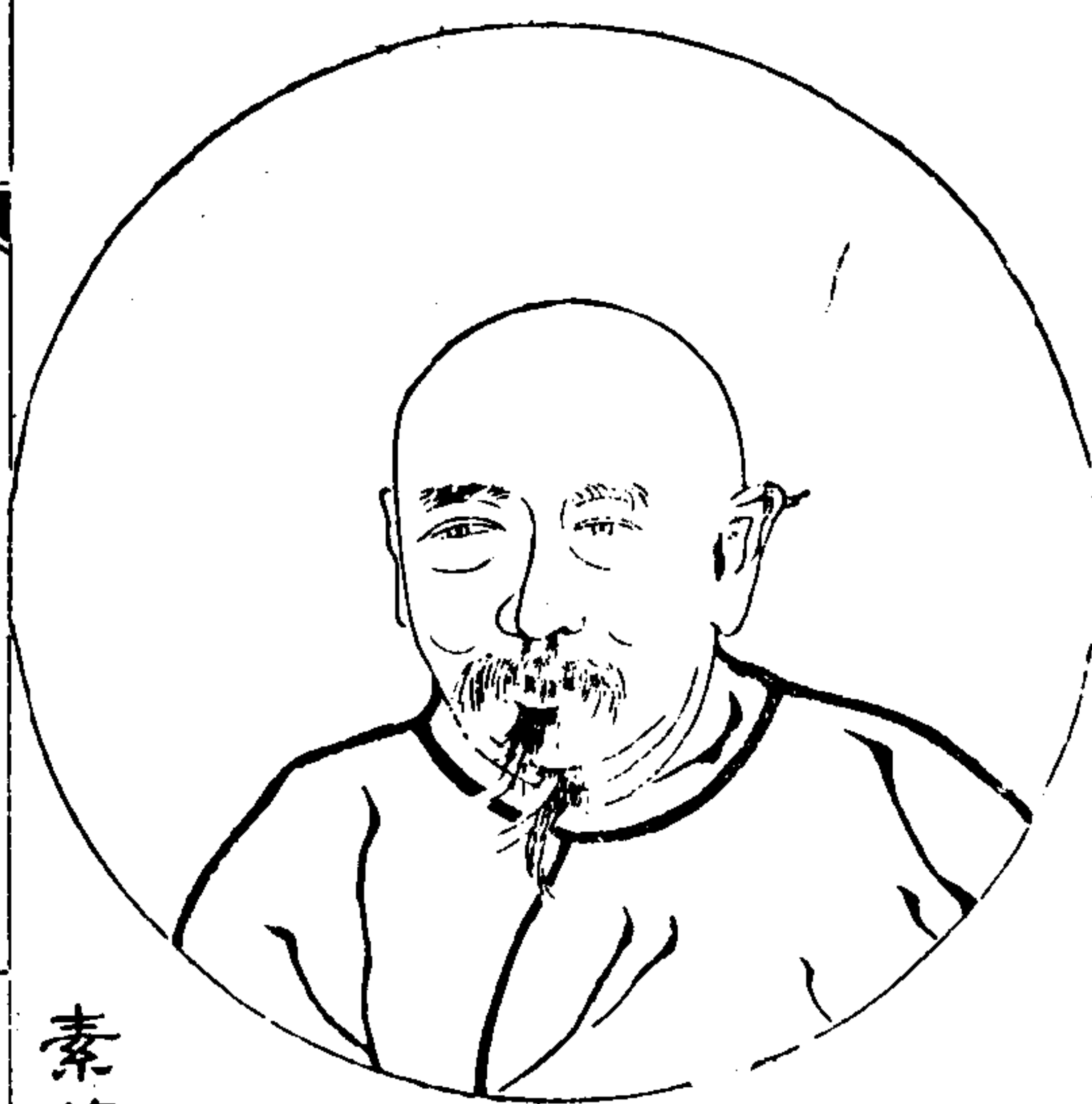
玉池老人  
自叙  
壬辰冬銑詒署

光緒十九年春  
養知書屋銑板

男焯堂  
立瑛孫  
本合  
本謀  
恭校  
字

玉池老人自叙 卷首

玉池先生遺像



素蕉敬繪

傲慢疏慵不失真儘留老態  
待傳神流傳萬代千齡後  
定後人聞有此人世人欲殺  
定乃才迂拙類遭反噬未  
學問半通官半頭一生懷抱  
幾曾開

玉池老人自題

洲澤郭必芳敬書

合肥李鴻章艦陳事實疏

奏為已故大員學行政績卓然可傳據實臚陳

中華書局影印

恩宣付史館恭摺仰祈

聖鑒事據湖南在籍紳士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前貴州思南府知府周開銘前甘肅甯夏府知府黃自元員外郎曾廣鎔等聯名呈稱原任兵部左侍郎郭嵩燾由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丁憂回籍咸豐初粵匪犯湖南以守城功議敘並

命在籍幫辦團練時故大學士曾國藩守制家居奉命辦理湖南團練遲回未出該侍郎馳至其家陳說大

義國藩感動始起視師方經費奇絀該侍郎親行各州縣勸捐集餉創議舉辦通省鹽釐捐局手定章程旋帶湘勇援前安徽巡撫江忠源於南昌解圍後奉

旨授職編修在江西守城日為江忠源言賊踞江路宜製造戰船以備攻剿忠源聽其議屬為草奏得

旨允行其後曾國藩等卒用水師成肅清江面之功七年回京當差八年入直

南書房九年隨親王僧格林沁赴天津辦防敘功

賞戴花翎旋

派赴山東查辦稅務十年假歸同治元年

特授蘇松糧儲道旋遷兩淮鹽運使時運庫存銀不及

四萬欠解江南糧台及安徽協餉甚鉅到任後詳請各營配鹽必由運司掣驗提督李世忠擁重兵行私鹽莫

敢詰問至是緝獲並沒其船鹽運大暢在任一月欠餉全清續運銀米以濟皖軍而江南大營支運營鹽隨時

應付移交後任存銀尚二十餘萬其綜理精密如此旋賞三品頂戴署理廣東巡撫粵中盜船林立師船乏餉

與盜相比該侍郎仿造三板戰船守東江口之石龍攻破盜村次及北江西江盡斂其船歸官歲省餉需十數

萬粵釐設卡多弊歲入不過七十萬自裁汰歸併歲增至百四十餘萬又別立籌餉庫以儲捐罰各款兩歲亦

積至二百餘萬此皆實政可紀者五年開缺回籍十三年

特召赴京光緒元年補福建按察使內遷兵部左侍郎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二年充出使英法大臣遣

使之初人皆視為畏途朝命特以充選在西洋三年考究利病知無不言英國

於南洋開闢新嘉坡一島閩廣人流寓貿易工作者不啻十萬悉受制於英官該侍郎據約力爭於英外部乃

設中國領事官英埠設華官自此始自是華人得官保



護遇事不至見陵其品望最爲西人敬服去任後猶稱頌弗衰差旋抵滬猝染重病陳情乞休時以不能趨叩闕廷爲憾每遇交涉艱危旁皇形色嘗言冀多得通知中外事體之人轉相開諭他日或收其用其秉性忠誠繫懷時局於此生平廉潔自矢任運司時裁汰規費出使三年開報公款僅薪水房租兩事其他皆自支銷歸後家無餘貲惟以書院脩脯自給文章學問爲後進所宗生平纂述甚富所著禮記質疑四十九卷業已成書體大思精爲海內通儒推重茲於本年六月十三日在籍病歿除由湖南撫臣奏報外以臣於該侍郎事蹟知之

三

之最悉懇請奏乞  
恩施專差航海呈遞前來臣查已故侍郎郭嵩燾早從軍旅洊歷封圻晚使絕國行能功績久在聖明洞鑒之中臣早歲卽與相識其後同官京曹同在兵閒及至江蘇又與共事逮該侍郎充出使大臣與北洋交涉尤繁故其志行知之獨詳實有不容泯沒者曾國藩初以憂歸屢奉詔旨敦促該侍郎以事關大局不容預計利鈍手書面請至再至三曾國藩感其至誠後每與臣言未嘗不歎其篤摯惟惻能任事也左宗棠初中危獄以該侍郎之

力得全遂至顯用戡定以來論武勳者盛稱曾國藩左宗棠而二臣之起則該侍郎實推挽之至創釐捐以濟師練戰船以勦賊尤爲兵餉大政所係皆事成而不居其功當時將帥爭欲得以爲重自以待臣乞退出處宜嚴雖於胡林翼之書招李續宜之奏調竝辭不赴及臣治軍東下求賢於曾國藩專疏薦達蒙恩特授江蘇糧道該侍郎始起赴官甫及一年超署廣東巡撫時當廣東吏治軍務釐務積敝之後該侍郎感激

四

知遇自矢澄清履任之初更置將吏百城肅然歲籌餉項贏百餘萬而商民不知擾累尤爲人所難能生平於洋務最爲究心所論利害皆洞入精微事後無不徵驗前後條列各件外廷多不盡知病歸後每與臣書言及中外交涉各端反復周詳深慮長言若憂在己迄今展閱敬其忠愛之誠老而彌篤且深歎不竟其用爲可惜也該侍郎初官翰林卽以文章負天下重望於學無所不通而尤善言禮曾國藩嘗謂先王脩己治人經緯萬彙惟在於禮故於

國朝儒生通顯者獨推故尙書秦蕙田王引之該侍郎所著禮記質疑一書折衷羣經淹貫三禮括歷代制度



之大得諸家訓誥之通實兼秦蕙田王引之之家所長卓然禮學大師為當代所僅見道光初故大學士阮元督粵始作學海堂以課士及該侍郎為巡撫增設條教額門之學成就尤多粵士稱為百年以來兩人而已伏念該侍郎服官中外歷著勤能

聖朝軫念前勞自有

恩卹之典至其政績學術卓絕可傳應請

旨宣付國史館竝

飭下湖南巡撫錄其所著書咨送史館以垂不朽伏讀

乾隆十七年二月

五

上諭以故禮部尚書韓奕碩學績文加恩追諡又乾隆

三十四年四月

上諭原任刑部尚書王士禎積學工詩從前未邀易名

宜示褒榮以為稽古者勸各等因欽此咸豐十一年曾

國藩為前太常寺卿唐鑑代遞遺摺以其宿學忠敬籲

請

特旨賜諡蒙

恩允行仰見

先朝激勵儒脩一時傳誦以為文臣之至榮郭嵩燾經

術政績視韓奕等殆尤過之可否

特予褒嘉以勸學行出自逾格

恩施非<sub>臣</sub>所敢擅請所有已故大員事蹟可傳請

旨宣付史館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六



南海洗寶幹記平髮逆汪海洋事

毅廟御極之三年官軍克金陵餘匪竄浙其明年左文襄公以平浙之師追賊入閩九月賊破漳州偽康王汪海洋率悍黨二十餘萬竄粵東是時今少司馬湘陰郭公攝撫篆策賊必入海飛檄總鎮卓興以舟師駐汕頭按獲夾板船十數艘礮械火藥無算拘賊鞠之皆購自外洋計將襲取臺灣不得逞乃折而北竄公以重兵扼長樂戒諸軍勿輕進以待左軍十二月賊陷嘉應州州距境皆山蓋絕地也旋奉三省會勦之 命丙寅春正月左軍自漳州至鮑武襄公一軍自江西出九龍嶺公

七

以所獲軍火分解左鮑二軍並濟之餉約師期定合圍之策二月二十八日誘賊壅戰殲之於黃沙嶂陣斃汪海洋髮逆平左軍凱還粵兵堵禦之力也方賊之起也建瓴五嶺之脊下長江破金陵踰淮而北所過名城望風而靡獨長沙一隅與之撐拄而名將屢蹶長圍再潰東南糜爛勢岌岌不可終日湘鄉相國方讀禮家居朝旨敦促以所遇多齟齬不即決公力贊其行澄清之局遂定其所建畫如設東征局給軍興創造師船賊不得逞志於長江皆關係安危大局及是金陵底定而釜底游魂復狡焉思逞為海外扶餘之計微公之力不但

餘孽未淨 廟算重慶且使海疆失一重鎮庭戶之地寇敵交虞尚堪問哉故論者謂髮逆之平始於湘鄉相國而終於左文襄實公始之終之也事平以預借甘餉故忤左帥公亦去位故其功不著而粵人至今稱道弗衰嗚呼公之經濟文章卓越今古而弗以知兵名蓋其運籌決策洞燭幾先而預誌其後不與行閒爭赫赫之功故靡得而稱也幹粵人習聞其事又以所舉動關大局不止吾粵受賜爰記其事實復究極兵事之終始以俟世之論定云

八



合肥李鴻章兵部侍郎郭公墓表

光緒十七年六月十三日兵部侍郎郭公考終里耶越三月卜葬於飄峰之塋明年冬公之孤以公終制乞表墓之文公諱嵩燾字伯琛又字筠仙上世繫出南唐廣國公暉至明占籍長沙之湘陰曾祖熊祖世遵縣學生父家彪有懋德曾文正志稱春坊府君者也妣張太夫人三世封贈如官公幼而忱恂端視繩行於書罔不綜既交於文正商業督過益造淵濶而日學於禮以爲禮者徵實之書天下萬世人事之所從出得其意而萬事理於是研鍊歲月爲禮記質疑一書括歷聖創制之鉅

九

會諸儒訓義之通經緯萬端幽樞微漠鬱然爲禮家大師其爲文敦穆衍裕深有禮樂之意而不侈緝飾著書百餘卷皆裨實用海內通碩咸斂手推服儒行而忽其政若若身世所歷曲艱則亮者尤罕也公以道光丁酉鄉中式丁未會試中式改庶吉士以赴援南昌功授編修 朝直南書房聲實赫起公卿間九年出參僧忠親王天津軍事旋 派查山東稅務有所尼假歸不出同治初予治軍東下始薦公授蘇松糧儲道遷兩淮鹽運使尋 賞三品頂戴超署廣東巡撫復罷歸越九年起爲福建按察使以候補侍郎 內召署兵部侍郎

總理各國衙門行走兼署禮部侍郎充出使英法大臣尋授兵部左侍郎報滿遂致仕闢精舍優游纂述十三年年七十四卒咸豐之初湖南兵事起英文鉅武繼踵而興公周旋其間未嘗自奮於戎旅而籌濟釐餉勸設水師隨事參畫深閔卓焯用濟大功多公始策是時

十

朝廷責文正治團練不遠出而左文襄中危獄甚急其始終敦勉調護以輔成光融勳烈請公之功公於仕宦澹然若無與而職分當盡必有以自立其爲運使禽治巨梟私販不爲威懾掣配銷引月增課入以濟軍實爲巡撫能治盜尤銳意釐餉商征立籌饒庫以儲捐罰公私充溢法成令修及使英法堅據信約不難不吳奏設新嘉坡領事以衛商英埠有華官自此始歸裝無餘財標望岸異爲西人所禮重 國家持常格以馭世故人之成虧自定於世物錯互之際公以儒臣負宿望濡迹匡時一時交議以爲依世違道失所素守卒其駁智宏作睽時命以自見者曾無所輟毀然考其致歸焉能謂究厥遇哉公娶陳繼娶錢先後封夫人妾鳳梁子三剛基夙慧早逝焯瑩立瑛孫二本含本謀曾孫二子與公同歲生交夙也繼從文正於祁門一旦有所拂馳去公挽予於江淮之間責以幹時之重大義相許其忍弭忘



用揭學行治行爲異世式且以慰九京惓惓之忠光緒十九年歲在癸巳仲春之月

主

長沙王先謙兵部左侍郎郭公神道碑銘

公諱嵩燾字伯琛筠仙其自號晚更號玉池老人築室曰養知書屋學者又稱養知先生湘陰郭氏余昔爲公弟意城先生碑銘既詳其世系矣公自幼端慤有成人之度稍長游學嶽麓書院與湘鄉曾文正公國藩劉公蓉相友善切劘以道義於書靡不通究雖蓬戶獨處其意淵然以天下爲量尤自厲勤苦質直好義必忠必信矢之終身蓋其得於天性與自力於學者如此由縣學生中式道光丁酉舉人丁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回籍丁父母憂粵寇起犯湖南曾公以侍郎居憂奉

主

詔辦理團練未出公至其家陳說大義曾公感動起視師時苦費絀公爲親歷郡邑勸捐濟饟並請於巡撫開鹽釐捐局商定章程大局遂振賊圍江西省城公率勇馳援言於江忠烈公忠源賊踞江路勢盛官兵無船宜造戰船備攻勦江公聽之公爲草奏奉旨允行後曾公用舟師踏賊金陵由公發其端也江西圍解論功授編修回京供職入直南書房咸豐九年隨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辦理天津海防賞花翎命赴山東海口察辦稅務引疾歸同治元年特授蘇松糧儲道擢兩淮鹽運使賞三品頂帶署廣東巡撫嘉應州賊



平晉二品頂帶五年解任十三年 特召赴京光緒元年授福建按察使尋 命以侍郎候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充出使英法大臣補兵部左侍郎差旋抵滬以病免公之官運使也時庫儲垂罄兵餉積懸公具詳總督請各營配鹽由運司掣驗提督李世忠擁重兵行私鹽莫敢何問公遣人緝獲入官運政大暢餉給庫充粵盜艇多師船與盜比爲商旅害公別造戰艦領以能將破東江石龍盜村遂收汰師船次及西北省河悉斂歸官歲省餉十餘萬裁釐卡以杜中飽增入數十萬別庫儲捐罰款不領於經費者糧道司之兩歲亦積二

主

百餘萬其綜理精密多此類嘗以 國朝二百年來休養生息民物熾豐聲教訖海外環地球諸國羣集戶庭非撻伐所及既以違言積費隱忍曲全臣子與 國爲體當深思因應之宜力戒宋明紛呶積習以弭近憂而宏遠謨故其與外人交一持公誠屏氣矜罔不歸於和劑於必應辨難者仍據理直爭無假借西人威敬服焉自海外歸十三年以光緒十七年辛卯六月十三日卒於家距其生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三月七日年七十四夫人同邑陳氏繼室太倉錢氏妾周氏鳳氏梁氏李氏子三剛基陳出能文早卒焯瑩鳳出縣學生立瑛梁出

女五適左周李其二殤孫本含本謀縣學生曾孫道傳道伊公廉介不苟得任運使時書吏白收數倍前相什例可支匪費萬餘金公曰此偶然耳卽久任未必能如是行事當令後人循守今多取後援爲例迺階之厲也不許出使三年取諸公者唯薪水屋租二事律已厚而待人寬嘗言廉者君子以自責不宜以責人惠者君子以自盡不宜以望於人時以爲名言歸後主講城南書院兼闢思賢講舍曾公祠東祀船山王子與學者肄習其中啟迪後進如不及尤以扶植善類獎拔孤寒爲己任歿後多流涕者生平撰著大半散佚存者禮記質疑

西

四十九卷大學質疑一卷中庸質疑二卷訂正朱子家禮五卷養知書屋文集二十八卷詩集十五卷奏疏十二卷讀書記若干卷湘陰縣圖志三十四卷會合聯吟集一卷家譜十卷已刊行其未刊者周易釋例四卷毛詩餘義二卷綴邊徵實二十四卷官書若干卷尺牘若干卷公自卜兆縣東七十里老衝坡之陽首已趾亥葬以歿年九月九日焯瑩等涕泣請銘其墓道之碑迺爲銘曰

謂公弗顯聯翩節麾志業宏多欲如未施眾榮我茂趣與世睽思以先覺覺彼後知利在 國家豈圖其私巒



猶可行州里或疑匪誠未至人心積熾 召歸輟駕遵  
疾江湄 天日掩照時命孔哀心不負 君魂清魄夷  
孰聞天馬徒戀傲帷皦爾風節百世之師文章滿家鸞  
鳳其儀謗與身滅積久彌輝攷三不朽視此穹碑

五

漢陽黃嗣東湘陰郭公墓誌銘

光緒十有七年夏六月乙巳前兵部左侍郎郭公薨於  
里第葬有日矣遺孤焯瑩以狀乞銘嗣東辱公知深不  
獲辭按狀公諱嵩壽別號伯琛字筠仙晚號玉池老人  
少篤敬補諸生能文游嶽麓與湘鄉曾公國藩劉公蓉  
善以希文明道相期許丁酉舉於鄉丁未成進士改庶  
吉士粵盜起曾公以侍郎居憂 詔起視師曾公疏辭  
公馳止之又建言練舟師論功授編修還朝直南書房  
西夷寇天津 命參僧親王軍事王欲戰公諫弗聽引  
疾歸遂有熱河之狩曾公督師江淮以書招致公及劉

六

公命主藏曰二君不會卒無所取其廉介多類此同治  
元年授江蘇糧儲道遷兩淮鹽運使得降酋私販狀置  
之法且請配銷軍食月增課數十萬金諸軍騰飽擢廣  
東巡撫以計降盜艘三江始通設局征商歲入數百萬  
民安其業盜有掠夷舶者檄吏捕之羣夷悅服以飛語  
罷 上卽位起福建按察使未幾法人通滇路巡撫使  
要般之訟諸朝擢公兵部左侍郎充出使英法大臣居  
海外三年論事必以理勝新嘉坡華人億萬虐於役請  
設華領事官英夷以公故許諾國主見公必去冠及歸  
圖形爲別至滬上疾作遂致仕歸闡講舍曾公祠西偏



祀船山王子與學者講習其中不更攷定高下而厚饒之湘長吏大事必諮公公知無不言販夫走卒以情告者謀之亦必以忠寢疾爲遺令數千言喪祭勿得過先人不計不用浮屠法子孫不得乞 恩請卹卒年七十有四著經說詩文百餘卷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子三剛基配陳夫人出早卒焯瑩鳳孺人出立瑛梁孺人出繼配錢夫人無出孫本含本謀曾孫二女五殤者二餘皆適宦族將以九月九日葬公湘陰縣東關下蔭墩之陽銘曰

謂公晦兮海邦仰止謂公顯兮三仕三已公歸兮與道

終始泣涕銘公兮如江水

七

吾年踰七十精力衰耗已極疾病顛連累月踰時自度無長視久生之理諸子諸孫幼弱不諳人事恐一旦委溝壑一切應行事宜茫然莫知所措及吾年之未盡預爲之程式使有所循守不敢求豐亦不敢過示儉約要及吾分而止一二親友或有以爲宜稍從豐者是使吾有越分之譏吾子孫又有違及教令之咎幸明理之君子爲論止之

吾年二十五館辰州爲吾父母治辰杉棺二具時父母年始四十七八也吾自粵東歸始自治棺年踰五十矣其後言湛甫見贈楠木一兜匠者謂可治一棺乃更爲

自敘

十

之是棺具有加於先人遠矣其餘斂具自矢遞減先人一等以吾位侍郎不能不襲朝服已早自製備用功綢加以畫繪衣凡七襲用舊袍袷取與吾身相習裏衣皆然不別製新衣舍用碎玉一方朝珠用檀香木此外皆不得納入吾棺

吾父母皆用絲絲斂下至子婦皆然此飾終第一要義吾亦當仿行之七星板下湘俗用石灰吾父母竝同省城用石膏子婦在省城亦用石膏吾當仍用石灰以從先人之後或謂石灰於逝者不宜吾既施之父母矣不能不改易也



東漢最重氣誼父喪致客車數千輛著之史冊以爲美談然子孫以榮其親可矣於逝者何加裨也吾素寡酬應年來朋舊彫落往來知好尤少學行聲名無關時俗輕重無庸訃告親友以滋唁問之煩三日成服傳知本家及一二至親並於靈前行禮其他親友概不通報徒使諸老輩奔走來臨相與歎息以重吾心之咎於事爲非宜也

官至二品以上例須具呈撫部據情入奏爲一品官應有飾終典禮或

加恩賜諡二品官亦時邀曠典要視其生平所樹立或有勞蹟可以希恩或

自敘

二

朝眷素優竝應由本省奏報吾自分不敢希冀及此除子孫呈報丁憂外無庸另行呈報以滋公牘之煩往嘗檄告曾文正公吾人生世要爲天下不可少之人纔算全德要爲一家所可少之人纔算全福此語惟文正公足以當之吾則反是乞病家居終老無休息之日常與家人約子孫學問有成列名科甲有年世寅好之誼行訃受弔一聽所爲若徒以吾曾任仕宦義當受弔則吾自問生無德於人沒無聞於世七十生辰勞親友餽遺致賀此心常懷耿耿豈可更勞親友之弔問除照

常例斂殯一依湘俗每七日一祭奠焚楮鏹滿七營葬或就期安葬先後定日一隨所宜不散訃不開堂親友枉祭隨時畱一飯可也

大清會典參考古禮爲之喪禮尤多沿古義惟初祭大祭爲今制儀制稍繁民間沿之爲家奠士喪禮朝夕奠外有朔望殷奠蓋士大夫三月而葬則殷奠爲多也今葬皆擇日遲速靡常惟能隨葬期爲家奠而已古今禮不相襲亦勢爲之也今更爲依七祭奠通已葬未葬言之情所宜盡義所應爲不必盡依世俗通行之禮也

今世於喪禮煩費爲多動引孟子之言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孟子之言自爲棺槨埒身之物言之未嘗及賓客筵席之盛鋪陳事物之繁今當於出殯前二日行家奠禮前一日題主擇子弟輩能書者爲之刪除一切繁文而仍準今之禮酌時之宜庶爲心安理得

自敘

三

延僧誦經謂之超薦實無所取義至沿釋氏道場之名演之以儒禮尤爲悖禮一應紙紮爭奇鬪巧煩費無謂吾於釋氏之說亦頗能知其大意而深不喜爲福田利益之說婦女輩持此說者當以正義諭之自少奔走衣食中年以後又經兵亂出入軍幕蒙被國恩生平所以自命必求有益國計民生而尤以抱



道自重爲心未嘗敢稍自貶損而在官無友朋之助門人子弟亦無相從間知其本末者子孫皆幼無所知鄭康成有言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略就經亂以來四十年事稍撮其大要庶使區區一生行誼稍存其崖略其有能表而傳之亦聽之後世子孫非吾所敢知也

吾自通籍後連丁父母憂又值粵匪之亂遂不復以仕宦爲意而於經營 國計保衛地方無敢稍釋於心始終未一任事而在湖南籌兵籌餉一皆發端自鄙人曾文正公始出提用經費支絀百端因議勸捐曾文正公意難之乃以商之益陽周壽山甯鄉廖子城皆允諾自

自敘

四

請一行甫及一月捐得十餘萬金文正公大喜黃南坡任鑄礮私設釐局常德嵩燾以爲此籌餉之一大端言之駱文忠公開辦通省釐捐自長江梗塞淮鹽不至因請借行粵鹽爲粵督所持又請准鹽假道浙江江西爲浙撫所持會嵩燾赴援江西塗遇販鹽者經歷賊卡節節收稅出示所存稅單曰此卽釐捐章程也急寓書湖南開辦鹽釐乃稍添設各卡局曾文正公辦理軍務終賴此三項以濟軍食而湖南亦恃此以爲富強之基支柱東南數省張石卿中丞初募湘勇令羅忠節公王壯武公各立一營曾文正公用之清辦土匪旋令朱石翹

率以赴援江西嵩燾以江忠烈公在圍同赴援至卽從忠烈公住章江門城樓每獲賊就城樓研訊時城外僅文孝廟一賊壘廣數十畝問駐兵幾何曰不駐一兵官兵攻壘調隊站牆而已問何故曰壘祇三面瀕江一面無牆人皆毋居問賊船幾何曰十餘萬因告忠烈公自賊東下馳突長江惟所侵踞官兵無一船應之非急治水師不足以應敵忠烈公大激賞卽屬嵩燾具疏稿上之推求廣東兵船曰長龍曰快蟹大者曰拖罟列次三項名目請湖南湖北四川任造船廣東任購礮此長江水師之議所由始也曾文正公因以造船自任移駐衡

自敘

五

州嵩燾歸謁文正公衡州商定營制立水陸各十營湘軍之興亦自此始數爲文正公言黃南坡幹濟才且歷事多宜召與商議文正召至衡州令閱視水陸各營告曰陸營難有把握水師不能逆計也南坡報曰以某觀之陸營不如水師之可恃省城設立各營規模略同未足制勝水師獨開一局而度賊船必不能及可以任戰惟長江港汊紛歧師船遲重不能轉側江南水師有所謂三板者每營必得十餘號以資梭巡港汊文正公急令每營添置三板十艘至岳州與賊戰專用三板於是長龍諸船盡變而爲三板酌留數艘安老營坐鎮蓋兵



事初起兵餉二者多由嵩燾初議開辦此皆實事之可紀者

曾文正公典試江西奉太夫人諱南歸時賊方圍長沙文正公旋奉

旨幫辦團練解圍後嵩燾馳弔文正公家至湘鄉縣城朱石翹方爲縣宰爲發官夫兩班凡百二十里用夜半抵文正公宅則已具疏力辭竝械致張石卿中丞力陳不能出之義專使赴省束裝將行矣嵩燾力止之不可乃以力保桑梓之誼言之太翁召語文正公以嵩燾之言爲正卽時收回所具疏定計赴省其後鄂督以總兵

自敘

六

樊燮呈訴湘撫具奏牽及左文襄錢萍江副憲典試湖北卽交查辦嚴責左文襄歸案審訊嵩燾時入直南書房以爲左君去湖南無與支持必至傾覆東南大局不復可問同直潘伯寅尙書悉用其語入奏奉旨左某是否仍應回湖南巡撫衙門辦理事件抑應飭令帶兵之處著曾某查明覆奏文正公遂奏令募勇專任浙事不復就訊湖北文正文襄一時元勛發端一由鄙人乙亥秋由閩臬內召道天津與合肥李傅相言及此傅相驚曰吾之出亦由君君憶之乎嵩燾茫然不能應傅相曰文正公駐師祁門以皖南失陷劾李次青

吾力爭之不能得憤然求去文正公以吾簡放延肇道宜赴官立遣之行時沈文肅家居械詢福建情形復書言閩事糜爛君至徒自枉其才耳力止之嗒然回合肥不復有他望矣會接嵩燾書力言此時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試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誰可因依者卽有拂意終須賴之以立功名仍勸令投曾公讀之怦然有動於心乃復往祁門從文正公三人者中興元輔也其出任將相一由嵩燾爲之樞紐亦一奇也

自敘

七

爲限制而吾與霞老數年中未嘗支用一錢亦與文正公約奔走効力皆所不辭惟不樂仕宦不專任事不求保文正公如其言始終不一論薦陳雋臣中丞常言在文正公幕惟此三人無私利之心而卒皆至巡撫雋臣本有戰績亦屢得保其從事文正公紀功敘勞皆所不及而合肥傅相駱文忠胡文忠李勇毅各有論奏卒蒙朝廷特簡吾與霞仙中丞二人而已吾於洋務考求其本末與歷來辦理得失證之史傳以辨知其異同自謂有得於心不獨漢唐以來邊防夷狄之患能知其節要卽三代以上規模亦稍能窺測及之



咸豐九年辦理天津洋務京師議論蜂沸初聞吾言羣相怪愕後乃大服者屢矣而終無一能省悟所見  
宣宗

文宗兩朝聖人一二手諭處論洋情廓然正大之言斂手欽服而廷臣眩於眾多之狃辨無能有所贊益竊心悼之科爾沁僧親王辦理天津海防回京度歲一日在朝房就詢嵩燾東豫捻匪天津海防二者辦理孰宜答言捻匪腹心之患辦理一日有一日之功洋人以通商爲義當講求應付之方不當與稱兵海防無功可言無效可紀不宜任僧邸默然其後至天津有所匡益必蒙

自敘

八

駁斥至於上說帖一十有七次大致以爲今時意在狙擊苟欲擊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勝保無後患循理而敗亦不至於有悔爲書數策終不能用其後官江蘇糧道崇地山宮保遣知州黃惠連持普魯斯和約至上海互換天津與舊相識一日過談及僧王惠連言僧王於嵩燾咨嗟歎息欽若神明驚問其故曰北塘潰敗諸軍盡散惠連探知僧王沿邊趨永平府徒步追從之衣履盡失每過一縣得銀二二三兩充旅食出古北口見僧邸立營處寥寥數百人幕府隨員無一畱者乃告護衛通報僧王聞卽趨出見惠連問曰何爲狼狽至此遂大哭

呼左右速命水與澡洗卽時送具衣服靴帽竝銀二百兩連發使速之因上謁僧王見卽問曰翰林郭君去歲從吾吾愧無以對之其初擊洋人人皆歌頌獨力爭以爲不可其後礮石如雨之中無肯來營者又獨渠一人馳至見利不趨見難不避天下安有此人吾深愧當時之不能相察也嗣是每見必及之其事卻深有難言者雖嵩燾自言之亦不能盡其說也

在天津防次奉

命清查山東沿海稅務又 命僧親王就營員內酌派數人充當隨員僧王方致憤於十七說帖之爭不派隨

自敘

九

員而派章邱李某會辦某深結僧王左右爲私人來約必緩數日不肯偕行深知其心不可測必爲害自恃此心可以對諸天地神人求有裨 國計而已亦不一顧畏之所至清查出入款目提出穀米豆麥歸地方官經理以資津貼凡分八大口附近各小口由各大口派員經理每歲可得稅銀二百餘萬煙臺一口與東撫會商先行試辦時方隆冬每日猶得二三千金甯三日徵及萬金方用以自慰而李某已飛報僧王以擅行開辦奏參矣其事不足深論而虛費兩月搜討之功各海口情形一一具載竝文移書檄及所定章程凡七巨冊兩次



焚疏告天忍苦耐寒盡成一夢十二月二十八日回京復

命次年元旦朝會許滇生師趨就嵩燾勞曰 國家一百餘年充 欽差者纔得君一人嵩燾惶恐言本不足當 欽差之名滇生師曰奉 命查辦謂非 欽差得乎吾弟方宰掖縣能言其詳知君不住公館不受飲食歷來 欽差所未聞也

建昌陳子鶴尙書有權貴之名而其畱心時局甄拔人才實遠出諸賢之上嵩燾之援江西尙書方憂居奉命辦理國防同居圍城兩月有餘朝夕會議相待至爲

自敘

十

優渥又五年至京師常其往來一日詣尙書適有客數人在坐談洋務一意主戰嵩燾笑曰洋務一辦便了必與言戰終無了期間者默然頃之客散尙書引予就僻處告曰適言洋務不戰易了一戰便不能了其言至有理我能會其意然不可公言之以招人指摘予不能用其言而心感之嗣見馮魯川言在刑部多年專意辦案不屑回堂堂官訖無知者陳公任刑部有疑案特召詢之加倚任焉自覺精神爲之一振及權兵部李眉生在部亦加異視相與誦言其賢乃悟流俗悠悠之議論專持一見不足據也予自京師乞病歸尙書方驗漕天津

聞而大戚屢書屬少畱候回京一見予不敢從也甫行兩月而有天津之變車駕

巡幸熱河尙書被 詔扈行踰年

大喪鄭王怡王皆賜自盡尙書亦遣戍蓋其時鄭王怡王肅相執朝權漢員被 詔僅尙書一人言路據以爲黨論劾及之嵩燾南歸稍緩一兩月天津兵潰嵩燾前言皆驗尙書必邀致之使並入黨禍尙書機警能測洋務之必有變而不能測及

聖躬白香山詩云禍福茫茫未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嵩燾之不與黨禍早退之力也既以自慰亦重爲尙書

自敘

十一

悲也 嵩燾官蘇松糧道由合肥傅相保奏而愧未能爲傅相盡錙銖分寸之力僅及兩月擢兩淮運使運使專城經理鹽務無同官之牽掣稍得自效其力是時運庫支款僅南臺月餉兩萬協濟皖撫月餉一萬歲支三十六萬金前任喬鶴儕中丞移交庫儲不及四萬而積欠南臺餉銀至四五月皖餉從無解款應解江督匣費亦積欠三四月嵩燾在任一月南臺欠餉一例解清皖餉支解一萬時皖撫唐義渠中丞駐臨淮聞其缺米又爲運米三千石江督匣費一竝解清江南大營支運營鹽黃



南坡辦理米鹽互易預支湘鹽並隨時應付移交許次蘇尙存庫儲二十餘萬金其得力在初到任詳請各營配鹽必由運司掣驗以爲奪商人之利以充營餉則可藉營餉爲名以亂鹽法則不可李昭壽爲運行私鹽一大宗攔截其鹽運巨艦充公以此二事配銷大暢一月收數竟爲全盛時所不及旋奉署理粵撫之

命竝飭由海道赴任時駐節泰州轉由揚州赴上海富重庵將軍就見舟次言久不能跪拜見公不能不拜謝此軍無福能得久任運使庶可一獲飽餐此後聽朝廷簡任何人求如今日之成效決知其不能矣

自敘

主

初任粵撫方在盛年體氣原極虛弱而精力尙足未嘗敢以第二流人自處其於國計民生稍有關繫隨時整理不能備記其經營大局或數月或經年而總收其全效略可分別言之一各江水師初至粵東盜賊充斥各江水師林立支銷鉅萬莫可窮詰粵東驛站皆由水路幾於寸寸荆棘一日沈玉遂來見詢其出身故從楊厚庵宮保充水師哨官改歸陸營因令仿三板船式製造十號守東江口之石龍石龍東江巨鎮也東接惠潮南達嘉應盜案或數日一見或一日數見東江故有師三十餘號皆盜艘也招使充巡船月給口糧又不能

以時發給與盜相比爲害因戒沈玉遂專責以防守石龍凡兩月餘石龍無報盜案者已而報稱攻破一匪村獲盜首六七八人威聲大著因召詢東江師船三十餘號能收輯之乎曰能問有何把握曰初時各船弁盛氣相抗近今相見懾伏聽命以是知其能也於是哀集其船錄用其人各設一哨官領之船有敝壞悉與拆毀於是合得師船三十餘號東江千餘里通行無阻次及北江從前所用師船皆雇之民人每船月需船價數十金至是皆改用官船案地段責成緝捕衛軍門佐邦年七十餘言來往此江五十餘年日懷戒心至今乃獲坦然高

自敘

主

臥又次及西江又次及省河所謂六門緝私者皆紅單大船每船月支船價二百金爲督轅專政不敢違及也久乃商令撫標右營遊擊尙宗懋經理盡斂其船歸官至是各江巡緝無一非官船歲省餉需數十萬巡緝有程弁勇有數將官以次皆能用命盜賊隨以止息凡此皆出一心之運用無有能知之而能言之者矣一籌餉粵東地大物博足以立富彊之基而相與坐困勞文毅初辦釐捐得七十萬金曾文正公請以粵釐濟餉奏派晏同甫副憲專辦亦祇得七十萬粵東貿易皆仕宦之家爲之坐釐不能辦也所辦行釐又皆士紳包



攬分別設卡稽查商旅不勝其擾又一皆督轅主之嵩  
燾展轉籌商始獲裁汰各卡歸併一局辦理遽增至一  
百四十餘萬糧庫經亂後蕩無存儲乃借作籌餉庫令  
糧道司之凡釐鹽捐輸及房捐及沙田捐及船捐領於  
經費者皆歸司庫其不領於經費及諸罰款乃歸籌餉  
庫一二年中亦積至二百餘萬支發軍餉賴以取給比  
解任司道來見嵩燾笑問晏公辦理釐捐毀局幾何曰  
無數最著者七大局皆焚局毆傷委員劫去銀錢又問  
勞文毅時毀局幾何曰更多問自我抵粵後有無毀局  
事司道瞠目相顧良久應曰無有也嵩燾乃告之曰兩

自敘

西

年中言官奏參釐捐凡數見尙書全公亦論及之可謂  
嚮矣然卻無敢毀局者此由鄙人一心之運用諸君不  
能辨也

至粵數日英領事照會以香山人經理洋行騙去銀二  
十餘萬咨查三年之久訖不爲理至於憤責當以照會  
復之言此條約所載由地方官查辦而來文無理過甚  
實所未喻隨嚴檄香山縣拏解省垣並令廣州府緘告  
香山縣限期一月限滿卽撤任另委查辦十餘日無信  
而領事已有照會來謝竝自承冒昧無理求賜寬恕蓋  
縣捕急卽自往香港料理也逾日又有法領事照會以

徐聞縣教師庇一巨盜縣申之府府又申之司教師亦

隨至乃以一照會嚴論之申明條約曉以大義已而南  
海縣來見言教師見此照會卽日上船回雷州嗣是兩  
年無一照會至卽以事來求但稱得一言分示足矣不  
敢以公文上呈致滋批答亦緣至粵三四月後有令必  
行無敢以虛文相蒙者洋人能知之悉也其處置洋務  
以理求勝略可紀者數端一前督黃壽臣勒派伍怡和  
捐銀六十萬李星衢華樵雲代之設法以立據貸之洋  
商爲辭歷任各督允與籌還竝爲具奏至是軍餉緊迫  
洋商驟相追索甚急爲會商三四次以理曉譬之於是

自敘

孟

抵除伍怡和積欠在官四十餘萬所餘分數年攤還一  
荷蘭互換條約奉

旨交辦比交條約則另繕一分但有洋文無漢文爭持  
一日之久允再請示本國逾三月始至其使臣礬大何  
文拱手言以此區區兩次勞動心實不安本爲互換條  
約必應如此辦理因與各國換約皆未交到原文至相  
承爲之多此一周折請勿爲罪一僞王侯管勝踞鎮江  
鎮江克復侯管勝挾其資財至香港爲金陵賊接濟軍  
火又蓄紅單船數艘出沒海島劫掠商民有陳某者以  
軍功保總兵其兄貿易鎮江陷於賊鎮江克復乃逃歸



一日至香港途遇侯管勝稍就所居探之令其弟報聞求照會香港索取予曰此不可以索取也召陳某示以機宜閱數日香港竟執侯管勝以獻蓋辦理洋務五十餘年未有之創舉也緣侯管勝行劫海中香港亦有被其害者令陳某邀集被害者連控之迫令獻之官遂果如所料也此等又須稍明洋情乃能爲之

督轅主兵幕友門役據爲利藪每次保奏節外生枝鄙人時有駁正終莫能究其底蘊也咸豐四年粵民全省稱亂州縣皆至淪陷節次圍攻省城省城募勇自保城以外不能過問州縣有殉難者有失守後會集紳民募

自敘

末

勇克復者亦有能保守城池者省城無一兵之援勤無一餉之接濟惟具報克復城池批飭擇尤保獎而已凡九十一廳州縣已累及百餘案又十餘年中請獎之案亦約數十百起一皆閣置不問屢言之粵督毛寄雲不敢任也乃自請爲清理於是毛公盡將請獎之案移交乃分東江北江西江及省城及前後各雜案分五起具奏每起或多至七八十案先行知州縣有已故者有已出仕歷顯官者分別移獎其子孫其勞績顯著雖已出仕仍照現歷之官階加保凡數月而畢未嘗私添一名濫保一人自問可以對粵中紳民而從無一言及之亦

竟無知之者

漢陽葉相督粵聲名極盛 朝廷眷顧亦極隆而自詡所得全在靜鎮咸豐四年全省搆亂州縣日報失守訖不爲動惟募勇萬人自備圍攻省城一加堵禦而已粵人亦相與誦其度量卒用此術施之洋人遂至潰敗決裂以隕其身貽誤 國家而其用財之汰與人之濫一皆不可爲訓粵中庫儲極豐例無撥濟外省之款海關庫常存數百萬運庫司庫各百餘萬糧道庫亦數十萬咸豐四年保守省城募勇萬人支銷庫儲淨盡乃至盡諸公項存典生息者悉數提用下至數千金之公款一

自敘

七

無存雷嵩燾在粵當軍務倥偬之中偶因桑園圍隄工緊急查知隄工生息銀十餘萬早經提用乃急歸還五萬因推及粵華羊城書院膏火生息銀各歸還數萬其後署藩司方子箴以軍餉日急請借洋款因詰之曰洋款何時歸還曰六箇月復詰之曰此六箇月中軍務能急了乎曰不能曰如此則是爲六箇月後添一累也我自一力籌畫無勞諸君著慮因復正告之曰吾在粵兩年自問行政無多而爲前任檢理荒穢數倍於新政其視一官去雷略無關念而在此一日期盡一日之力終使後人享我之成利而不稍遺之累耿耿此心自喻之



亦惟能自勉之而已

在粵處置洋務無不迎機立解常謂開諭洋人易開諭百姓難以洋人能循理路士民之狂逞者無理路之可循也至粵數日奉

寄諭令宣示潮州百姓應聽洋人入城檢查案卷潮民不聽洋人入城相持已數年矣每奉總署咨照派府道大員查辦累十餘次終格不行會惠潮道鳳君物故委張壽荃署任始令據理宣示已允堅領事入城矣以小住三日為期及入城往拜府縣皆不納竝先將外柵封閉堅領事遂執意不肯出城既逾三日之期潮民徧出

自敘 末

長條言道署容納洋人約期往焚其署張壽荃大懼詭稱府縣請令往見徑送下河堅領事大怒電報駐京公使言騙令入城以推辱之 朝廷即派粵督瑞公馳赴辦理合肥傅相又奏請丁禹生中丞會辦兩公皆不敢往於是丁禹生乃舉已革臬司李某往辦鄙人展轉開諭皆不能悟乃告瑞公請召集潮紳至省吾自曉諭之亦深知諸君於洋務無所通曉又皆不達事理非鄙人無足理此者械示張壽荃資送潮紳之城居者但為巨紳悉數資遣來省壽荃故得潮人之心資送至十餘人鄙人先令藩司印刷通商條約十餘帙人給一帙諭之

日通商條約所載皆奉

論旨允行如有抗違即是違旨君等詳加披閱條約所不載以理拒之條約所載不得不俯從往歲葉相任粵督拒洋人入城遂至省城失陷身為夷虜實為丁巳之年距今乙丑纔及九年潮民奈何效之彼能攻省城豈不能攻潮州一城乎潮紳唯唯而退嗣是無異議者時鄙人已奉解任之信承辦此役又係粵督而必力任之所謂其愚不可及亦素性然也當時巡捕李永亮年六論聞者心目為開潮紳人人懽忻感激以語丁禹生禹生擊節曰字字沁人心脾後兩說尤深中潮人要害不能不俯首 李某至潮即日定議府道大員十餘次不能

自敘 末

決一革職之臬司至即定議果操何術以致此李某丁禹生吳贊臣均以此致巡撫而鄙人罷官歸矣後至京師偶舉以語寶佩蘅相國相與憮然竊謂此等皆有自然之節奏而人不知亦私幸此舉願全 國體不小在粵以軍餉緊急添辦各種捐輸均至十分阻難而吾始終以理論行亦遂相安無事忽一日紛傳香港渡船捐輸滋擾及緝捕局私念緝捕局與捐輸何涉亦未見局員稟報急傳問之則釐局巡船向結怨渡船是日途次相遇羣呼擊之巡船管帶官舍船避至緝捕局船人逐追至緝捕局拔其立鎗數桿以去粵督及司道相與



驚猜謠言四播吾置不理而追求滋事者益急一日接  
城團局稟報言渡船停止運貨竟有私行運貨為眾渡  
船所劫者予聞始稍動心因飭城團局員與尚宗懋親  
往查考則渡船以東莞船最多亦最強此次所指辦者  
東莞船也船人皆資本豐厚不能不懷懼而與巡船滋  
事實西樵渡船非東莞渡船而相與容隱不敢舉發是  
日適有西樵渡船赴香港為東莞船邀截謂滋事者西  
樵船而嫁禍東莞船向之理論言不能與解說即不準  
其運貨並無停止運貨之事賴鄙人稍知粵民情狀兼  
恃有三江新設礮船足資控制不為謠言所動而後可

自敘

辛

以從容考察乃令城團局員諭知各渡船繳回立鎗並  
自捆送滋事水手責打示懲即與寬釋皆欣然聽從後  
數月解官歸沿江民船香燭鞭爆護送呈進酒肴有在  
船頭拜叩者詢之西樵船民也始悟官民隔閡已甚民  
俗又喜造謠生謗一經考察全無蹤影若在官者平日  
驕蹇自恣臨事又一意恟懼漫無考察相與激成事變  
而懵然莫知其由若此類者固多也當時滋擾緝捕局  
局此理甚明而司道等相與恟懼播散  
謠言即此亦見 國家人才之乏耳  
生平受合肥傅相之惠最多而無能報之其他蹤跡所  
洩尚幸無疚心之處在僧邸天津軍營數月未支口分

亦遂不復補支任運司依照前章每月支銀一千書吏  
自言從前收數不及匪費一千之數今以收至十餘倍  
之多以匪費論亦當得萬餘金儘可照章支取嵩壽歎  
言凡行事當使後人有所循守此月收數之多偶然之  
數也即令久任未必此後盡能如此支用過多後人援  
此為例則是由我階之厲也仍祇支用一千在廣東五  
月四日交卸韶關四月經費及節費並歸後任幕友請  
檄取之予笑曰是將與雞鶩爭食乎未嘗一過問也彼  
初四日抵香港即傳諭接印於是中軍先取印至行臺  
候之甫下車即拜印是所爭正在此吾豈屑與計較哉  
出使西洋三年一切用費皆自支銷所開報者薪水房

自敘

三

租兩款而已生平辭受取與之節頗自謂能準之以義  
用此內省於心尚覺可以無愧  
自少以文札應幕於例案稍能通曉而絕不喜幕友之  
拘文牽義尤心惡其營私至粵探知舊幕不厭人心盡  
辭去之自行批發一切至兩月之久始延刑名錢穀各  
一人令之檢查案牘考核題本而已文檄皆由親裁在  
運司任一月竟無幕友辦理一切更自裕如為所職專  
在鹽務得以盡心於此也其後任閩臬向例兩幕友吾  
祇用一人迨聞張子衡接任閩臬舉向例告之以為吾  
此舉恐不足效隨以語幕友潘君潘君笑曰未知張公



勤能及公否誠若公也一人已覺清閒否則兩人且不足問何故曰閩中控案繁多每月六告期已不服給兼六次衙參間具手摺詳列案由以憑詢及時登答公皆無之控案經自批發爲多其直斷處吾輩所不能及亦足增長識見是以在公處清閒爲獨多也因頌言鄙人精習律例吾謂律例所不能知所知獨理而已亦由鄙人宦情素澹無承迎上司希榮見好之心故能任意坦率如此

生平與人共事動輒低語而爲屬員必蒙優注正以無爭名見好攬權之心人亦不甚忌之共事則權勢相敵

自敘

三

遇事據理言之反見以爲求勝也始從合肥傅相相待之優不待言矣至閩謁王補帆中丞時方奉命駐紮臺灣甫見言日夜盼君至商議覆奏予爲據理陳之中丞極以謂然屬擬奏稿爲卽擬呈其議始定逾數日李子和制使與丹國洋人定議開設電報由廈門達省奉總署駁詰制使隨與翻異爲洋人所持一日衙參制使憂甚屬嵩壽與議嵩壽心知其難因請設法商辦不敢奉札甫回署檄委隨至與會議兩次洋人竟允緩辦繳還議單亦非初意所及料也制使大喜爲具摺保奏旋奉

旨出使倫敦在閩僅及兩月也嗣丁禹生撫閩枉書言來閩得睹政績度越一切使人心目爲開復書自陳在閩日淺未辦一事未行一政爲何有此虛誣之獎勵無從仰窺其旨禹生回言每有控案鈔錄各批但經指斥必窮究其底蘊事理昭著情弊顯然讀之使人心折竝非有虛誣也

遣使駐紮西洋發端自嵩壽距今十餘年所以遣使之意當時訖無知者西洋之通使專爲修好處理尋常交涉事件遇有辦爭疑難別遣使任之爲事有從違卽榮辱繫焉公使終年駐紮恐難以相處也是以遣使盡人

自敘

三

能任之 國家辦理洋務從不一審求通知洋務之人顛倒迷誤多生事端獨於遣使珍重揀擇所謂本末俱失者也當初遣使時廷臣皆視此爲大辱李子和制使馮展雲學使正言切論以阻其行嵩壽答言數萬里程途避而不任更有艱鉅誰與任之沈文定公常稱嵩壽在西洋處辦事件皆極妥善不知所處辦者本皆易了之事不足言勞所恃見理稍明常以數語定議不至多費唇舌凡見以爲難者皆不能知洋務者也

在敦倫時接某日本書極口詆斥倭人其言略近理不如劉錫鴻之狂悖而見解正同因爲諸隨員言某議論



見量如此必貽誤 國家復書痛戒之略言吾輩奉使海外委曲以通和好富鄭公所謂主憂臣辱正今日之事也務一切細心體察究知所以爲利病得失苟利於國仿而行之否者置之 一存薄視慢侮之心動作議論必有不能適宜者非奉

命出使之旨也某復書陳謝而仍以意氣自負吾於某之使日本某之使俄皆豫憂之於日本之擾琉球法人之擾越南皆深究其情事推明其利病以求所以處置之法陳奏至於再四一爲京師議論所持茫然莫知所處士大夫之器肇始南宋時由來亦久矣

自敘

畫

自少貧賤常刻苦自勵衣服飲食不敢踰量平常讀書於窮理克己工夫不敢謂有所得而粗淺克治則少年時習慣若性生焉館辰州鱸魚斤三十文兼爲去刺僕人以十五錢購得鱸絲半斤食而甘之遂告僕人以後勿復爲此答曰此其價極廉予曰誠然然於義有三不可湘陰鱸魚貴於肉價時父母具在每食必具肉而鱸魚歲不過一再食而未有去骨者我一人之享用何爲獨優頃食此爲增內疚其不可一也一食而戕賊多命不可二也方隨事勉自刻勵每食厚味爲必不宜不可三也自是不再設其後讀書玉玲寺攜帶馬皮褥一鋪

夜以護足日間以充坐褥一日晨起就坐覺兩髀寒甚顧視未設坐褥乃起竝椅墊徹之凡數日亦不知有寒也居講舍攜帶廚工徐姓偶歸家稍代司廚家人皆詬詈之子曰從我經年司烹飪實有不足而從未一加譴責今一食已不能容口腹之欲可勝窮乎蓋其克治忍耐至老猶然由少年習慣故也每舉以訓子孫常宜勉思此言

自敘

畫

於人故凡親友周旋惠及一人一家皆常誼也不足爲善行吾湘風氣士大夫罷官家居皆深居養重不交人事視人世利病禍福漠然不以動其心嵩燾自知才薄力淺尤不能爲人謀而視親友以事相持糾紛紜樂與一疏剔之視人冤抑樂與一昭蘇之其人或至微其事或至猥亦不肯有傲忽每處一事必與賠錢爲感爲怨皆所不計獨有一事內慊於心而鄉里皆無知者道光二十八年大荒從父西清公主振務從效奔走逾年次年荒益甚大憲委夏憩亭觀察督振湘陰至則城內水深數尺僅存北門豐厚衙正二街不爲水浸餓民沿



街塞途不可以數計觀察至十餘日無從散發振牌商議就五里墩二里驛路兩旁搭蓋棚廠購得蘆席百餘鋪趕搭十餘廠尙不足容千人嵩燾日夜趨廠所飢民數十環跪號呼因據地與言詢問日間多於晚次容留何處多不敢以實告再四問之略言各家皆有小船一隻所居舟次也問泊何處何以絕無所聞曰北門外菜園相連數里皆沒於水居民一皆他徙小船叢集其中北門地勢最高曲折達江地勢又最僻故人無見之者乃急詢其姓名竝令舉各團稍有才幹者記其名旦會於寒舍馳告憩亭觀察於江次查點船數入數散給振

自敘

美

牌令此十餘人者自相糾察一日而畢次日即據以散振先是城內每日斃二三十人嗣是無道斃者凡兩月水落始令各歸治田水災施振之方亦可以備將來取法也  
通籍仕宦本非高尚者初因寇亂不敢求仕涉歷稍深外度之世內度之身自謂可以有爲而功令之冒爲虛誣人心之積爲險陂迂直之性所必不堪亦遂不能不以道自重奉  
旨召用必不敢辭稍有抵牾即時辭歸亦不敢有係戀歷仕數年自覺耿耿此心明可以對

君父幽可以質鬼神而於地方百姓常覺悲憫之意多而不敢懷憤嫉之心丁禹生在粵鈔錄鄙人文札及告內遇粵人至者問曰新中丞政蹟何如曰不相宜曰食乎曰否曰酷乎曰否然則何以不宜曰操切比年以來問之曰是一好撫臺問何故曰認眞吾以爲操切認眞本同一心大率坐求治太急耳及見所行之政與其文告直坐求治太緩事從根源上疏別人人所慮蔽一不使其自匿未有不怨者然卻出之和平無有大懲創故亦怨而不怒既久吏治民心日有轉移昭然知其用心惟有相與感激而遷去位吾粵之不幸抑亦公之不幸也誠令在粵能及十年之久可以貽數十年之安即暫留四五年亦數十年之利也似此苦心經營而不獲收其成效是以深懷感激縈絀不能忘然謂一生仕宦爲足稍攄其志則所愜心無幾而抱歉者多矣即十餘年家居所應辦之事應集之費亦皆未能一酬其願

自敘

美

正坐精力短乏才又不能自給爲善之心終以自餒要之一生成就無能規及久遠正自無如何也  
出使西洋無功效可紀然所關繫極不小西洋立國本末兼資其君民上下同心一力以求所以自立正須推考其情勢究知其利病遇有處辦事件即可略得其梗概而其講求邦交蓄意見好此風開自百餘年之前各國遣使互相駐紮遂爲 國家一大政自吾奉使倫敦繼之者陳儷秋使美利堅某使日本相隨出洋某君行徑鄙心未敢謂然也其後劉錫鴻使德意志則昏狂謬戾乖忤百端德人至今以爲笑所以然者爲仰承樞府



意旨動與洋人相持以自明使臣之氣骨所謂氣骨者以理求勝無所屈撓迎合希寵以爲氣骨而自處於無理使外人失望如此是無益而反有損矣近年見聞日開人心日平視初時氣象固遠矣然每見出使一二隨員信札仍意氣自負多懷貶斥之心中土儒生虛憍之氣無可言者然盡如此存心以求裨益 國家固不可得矣

一生讀書行己及稍涉仕宦多受友朋之益而於友朋多愧未能自盡其力然其傾誠待人而受人反噬者亦多有之最不可解者與某公至交三十年一生爲之盡

自敘

天

力自權粵撫某公來書自謂百戰艱難乃獲開府鄙人竟安坐得之雖屬戲言然其伎心亦甚矣嗣是一意相與爲難絕不曉其所謂終以四摺糾參迫使去位而後已意城在湖南寓書告言某公力相傾軋問有所聞否鄙人尙責其不應聽信浮言迨奉解任之信始知其四摺相逼之甚也至劉錫鴻則直陰賊險很窮極鬼蜮自問十餘年所以待劉錫鴻誠不應受此慘報而區區一生立身待人何至忍相背叛若此類者之多也因論世俗語人學問質行動日有來歷卽釋氏所謂前生因果也然每念少年微遜見朋輩中天分超絕而終無所成

是謂有來歷而無積累積累者積功累行冥冥中所以厚植其基根本盛大而後發生始繁然其建功立名成就爲巨又自有因緣若或使之若或助之隨所至而機緣巧合爭相擁護靚面者景從聞聲者響附三者合而後功成名立其人生平亦幸稱爲完備自問此生謂無來歷積累不可而所遇窮惡交相毀敗以言因緣固無有也

某公四摺奏參其立言大都以不能籌餉相責而吾自信以一人支柱大軍月餉三四十萬皆出一身之籌畫實爲有功無過最後一摺專劾及潮州釐務略言廣東

自敘

天

釐捐辦理不善天下皆知臣駐軍饒平距潮州爲近士紳來見詢及釐捐祇得二萬金潮州地大物博假使辦理得法每月尙不止兩萬金今以一年收數尙不及一月之收數卽潮州一府論之釐捐辦理不善不問可知非得蔣益澧前往督辦軍務兼理糧餉萬不能有起色此蔣君簡放廣東巡撫之原委也吾清理廣東釐捐視前收數加增踰倍晏同甫以督辦釐捐接署總督仍帶強與毛公商量得以稍行其志然其收效已在晏同甫一年後矣甘苦經營僅資某公一搏噬而已專辦釐捐添設一例被毀焚局劫財不能懲辦撤去府縣及委員而止鄙人到任後營辦數月如瓊州府廉州



及惠州之河源次第皆與添設無敢滋事者潮州距省太遠久成化外不敢率意經營直至張壽荃署惠潮道始以任之其時汪海洋大股已由漳州竄近粵邊軍情警迫語張壽荃此項釐捐以資潮州防堵省城不過問也某公知潮州釐捐之少而不知潮州開辦之獨遲張壽荃固言潮州紳民可以順道而不可強制但邀允準陸續猶可增加賊勢方急而與紳民相持此危道也某公不察事理不究情勢用其詭變陵蹙之氣使 朝廷耳目全蔽以枉鄙人之志事其言誣其心亦太酷矣區區一官攘以與人無足校也窮極誣誣以求必遂其志

自敘

三

而使無以自申而後朋友之義以絕

故事糧道庫無儲款而漕折銀兩積存日久從無挪撥亦至數十萬洋人入城以後括取無遺而糧庫委之荆棘叢矣吾爲設籌餉局令糧道郭毓麓司之凡不領於經費及諸罰款始入此庫兩年中月餉遇有缺乏多取給此庫以備支放迨嘉應州軍務告竣仍積存二百餘萬金資遣卓方二鎮營動踰百萬而吾不及與聞矣往在胡文忠營聞公言天下糜爛豈能安坐而事禮讓當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謗但得軍餉稍給吾身有何顧惜每舉以告某公爲文忠悲亦重以自悲某公於嵩燾在

粵籌餉情形亦能知其節要而蓄意攘奪此席界之蔣君不惜戈矛相向任意誣讒以恣其排抵乃使區區勉求自盡之功實一力掃刮之反據以爲罪嗚呼抑何酷也其後劉錫鴻營求出洋充當隨員知朱石翹與吾至交託之幹旋石翹一力任之吾謂劉錫鴻出洋有三不可於洋務太無考究一也洋務水磨工夫宜先化除意氣劉錫鴻矜張已甚二也其生平好剛而不達事理三也石翹告曰已爲言之渠一切不事事稍備朋友談論而已甫奉

自敘

三

將歸始聞其略一皆用其平日夤緣鑽刺之故智窮形盡相編造事實巧相誣讒最後一條言由候 簡運司而授閩臬又由閩臬 擢兵部左侍郎

朝廷何負於郭嵩燾而終日怨望聞之惶然汗下是不獨毀吾之功名直盡其生平志事與其爲人極力摧蠚之橫被之

君父之前關其口而奪之氣使無以自明嵩燾因是決然不敢赴京矣

杜公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凡蒞官行己皆然彼爲不善者直自冥其心惟利己之爲務而已不務知



其他苟爲明理之君子得失必可以自喻自問在官本無鋪張求名之心又不善自表著當時事蹟知者已少又無子弟故舊能文章有學識者相隨可以發摭吾之志事其一二見之日記中者亦皆不能詳凡人身外蹤影流光四照各有定量無假人力然根塵未斷則此根塵之積流漫爲語言發皇爲事業各自有精氣流行天地之間因稍敘述其大凡皆取其有關事局之大者分條記之使各備一義至於居官治民與處朋友儘有隨事料處足資利益者要皆職司所應盡勢力所能爲卽有愜心適意之處舉不足言勞其諸小節軼行無關大

自敘

三十一

局利病得失則亦不勝記也冀幸吾子孫博求名德高文諸尊老賜之敘傳志碑表不嫌其多其任舉一二事賜之小記亦足以存其人蓋生平志事湮鬱多矣吾亦無從申述稍存此數十年之心迹質之當世賢人君子爲文一加表章下慰九原幽鬱之思以不至泯沒生平區區之用心雖沒之日猶生之年亦自可告無憾矣死生變幻本難把捉往時精力尙強一切默自忖度未遽自餒也今年一病半年病淺證深屢至瀕於危殆年逾七十暮景日迫正恐溘然一逝更不必有徵驗要之順受全歸於人世爲虛生於吾身則亦無多遺憾當與

草木之榮落逆旅之去來等量齊觀不必多生悲感過事鋪張吾來蹤不昧能默自喻而與世緣相結太淺以我一生了我一生應盡之責而已少時讀張子全書士君子處治朝則德日進處亂朝則德日退慨然有感於其言程子所謂朋友相處尤莫如相觀而善之意多卽是此義及蒞仕後所見又微有進末俗衰敝矯矯自立頗難其人大抵營私利負意氣惟意見之爭而於事理之當否流弊之終極竟一無考覽卽所處置諸事稍有牽涉便覺語言多而情事每多迂回莊生之言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每竊自疑竟莫知是非之果誰屬

自敘

三十二

也交涉既久體驗漸深則常愀然懷薄視之心已而乃大悟曰張子所謂德日退者其在斯乎夫至日懷薄視人之心則德之退有不勝窮也此所記專舉事之有成者言之其爲同官所持不能成與成而復變概不具錄其與同官議論參差與其艱難委曲遲久乃獲有成一皆隱其言爲夫任事在我而展轉有弗達由學識有未充也無足與人校得失稍自明其略如此時在己丑九秋日嵩燾病後自記

吾自己丑後諗知吾年衰邁變故之起多在倉卒有應行紀錄之事輒條列之庚寅再病又補錄數條訖於今



春手自寫定未及半而病作欲稍緩之而恐人事已迫來日將窮勉強支持日書數行精力衰頹控搏不及每一執筆謬誤百端蓋吾一生未嘗稍自暇逸病甚而益皇然如恐不及稍存此區區心跡不必議論識解之有足存與否也

自曾祖父母以來本爲巨富吾父與伯母分析時已日趨虛乏各得歲租數百石每歲衣食足資取給道光辛卯以後連年大潦所受皆圍業也坐是益困於水吾年十八入邑庠則已歲爲奔走衣食之計總是十餘年以館爲生然其志終不在溫飽初遊嶽麓與劉孟容中丞

自敘

三

交莫逆會曾文正公自京師就試歸道長沙與劉孟容舊好欣然聯此三人儻居公棧盡數月之懽怦怦然覺理解之漸見圓融而神識之日增揚詡矣其後與江忠烈公羅忠節公遊從長沙頗見啟迪此皆二十餘年事也已曉然知有名節之說薄視人世功名富貴而求所以自立數十年出處進退以及辭受取與一皆準之以義未嘗稍自貶損於人世議論毀譽一無所動於其心其初仕宦卽自誓不以不義之財畱貽子孫任巡撫及出使西洋人視爲利端吾於照例開支之外分毫不敢踰溢在官視 國家公款每重於私款私款或供朋友

稱貸公款無遷就也以是準之今人多與鄙見違反或至用相詬病以是恍然未俗之人心必難以是耿介之操強時以求合所以每出一自試而卽憂然乞歸正惟同志之難其人也

生平學問文章勉強可以自效而皆不甚屬意惟思以吾所學匡時正俗利濟生民力不能逮也而志氣不爲少衰王少鶴通政歸粵西小駐長沙見語云吾輩已近暮年急須料檢生平志業內惑之心求所以信今而傳後而觀君心志所屬仍在用世興事立功與希榮計利之心發用不同而爲心之累同也吾悚然有懼於其言

自敘

三

而終不能一自克治見聞所及稍關利病得失必反復推求其實下至民間姦巧利弊挾私求逞引以爲世道人心之憂常至拊膺感憤結塞於心皆此用世之一念生於其心發於其事自然感觸而莫能自喻者也追思老友王少鶴之言深慙二十年無所長進負此忠告是以君子之學首重治心也

吾年七十念兩孫皆立家室宜知稼穡艱難而吾生平所立資產僅能使子孫免於飢寒不能使有贏餘亦當使各自歷練知所循守又吾方在兩宅食用不能不任之兩婦恐以後分析必多軫軻因及七十之年覈計產



業作五股品分兩子兩孫各得一股舊屋兩棟兩婦分居已久因爲兩孫添置一屋住房略多於舊吾之一股專事酬應以省居酬應爲煩我自照常經理不欲以累子孫也每股得歲租鄉斛六百石存銀二千其畸零雜數竝先後典置各小莊皆併入我一股原約此股但有能經理卽存作公款如不願作公股聽從按股攤分可也吾生平不樂爲家訓以爲子孫苟賢凡先人所言皆家訓也如不能賢終日提命之漠然不顧況此區區語言之糟粕乎故此所屬皆以發明生平志事竝不及訓誠子孫之言要其爲訓誠亦無有備於此者矣

自敘

三

三代禮樂學校之遺蕩廢無存蓋已起自戰國時於是根本之教不行於朝廷而一切苟且之政行焉施之一家與所以被之天下皆是也 國家盛時家給人足人重犯法則風俗常厚而人心之詭變澆漓莫能革也至於末流之世相與爲嗜利無恥奇幻百出士大夫公行之莫有知其非者道敝民頑所謂邪正是非亦人人能言之及其行之一皆違反無復戒慎恐懼之生於其心於此而求有以自立難矣下至聲色之惑人遊蕩之引人入勝則凡世家子弟與其家業稍足自給尤易於煽惑無他燕朋昵友交引於前其黨類繁其語言工一與

爲緣而遂不勝其害也是以學者有三閑之法自誓此身不與匪人爲比聞聲而遠避之是謂先幾之閑臨事設法毅然引去是謂當事之閑終日兢兢引以爲大辱是謂終身之閑然而君子立身行己固有本矣本立而所行自軌於法此不可以僞爲也未能及此則常以二念自勵曰知恥曰有忌憚凡爲不法詭蹤隱行未嘗不以爲恥何如守此一語正用之使諸惡不能上千吾身至於忌憚之爲說則君子所以成德多由於此中庸所謂無忌憚之小人苟爲君子則未有不以忌憚爲義者矣人生數十年學問事功正須各求所以自立日加提

自敘

三

省則此不肖之念自反而聽命非區區勸戒之能及也其必應加勸戒者則有一焉鴉片煙而已矣吾亦不願多言有犯此者先請改姓勿爲吾子孫可也 生平有最奇異之夢境丁巳戊午之交官京師供職史館 聖祖實錄以不及生其時爲私憾嘗論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當 國朝極盛時上有 聖明之君美惡是非鑒別分明無從掩飾但能勉力供職



朝廷皆能辨之然雍正乾隆時人賢奮興各舉其志或稍拂

朝廷意旨立蒙譴責多不及申辨惟

聖祖曲意陶成期使人人輸寫其心意而賢者有以自達爲之思慕無窮自是三夢

聖祖或召對或扈從在途夢中惟沈吟詠歎

聖量之宏其後入直

南齋舉以語治貝勒治貝勒因問所夢

聖祖作何形狀答言西湖見

聖祖御容闊大與夢中全別長面瘦削白鬚長六七寸

自敘

美

治貝勒擊節曰君所見真

聖祖也往年見

聖祖御容良如君所謂闊大者後奉

旨承修奉天

太廟工程請見

聖祖御容瘦削多鬚正如君所夢蓋晚年

御容如此君豈曾歷

聖祖朝之舊臣耶思慕所結通之夢寐自信非偶然也生平膽薄多懼入夜不能獨居一室自粵東歸讀書玉船禪寺設榻東軒一僕隨之僧眾皆居西院每夜僕人

就食西院寂然不聞人聲窗外樹影橫斜風聲時作則默自省一生所行與在官舉措刑賞稍有一毫私意存

於其中鬼神皆得糾察之遂覺此心泰然藉以自鎮庚

辰歲展墓湘潭叢木橋原有莊屋一所因改佃劉姓住劉家大屋就宿焉至則舉宅驚惶亦不知爲何事次晨

有婦人推戶入跪求拯救問何故曰爲物祟不勝其擾

昨夜公至竟夕安然此必畏公矣爲書正氣歌一通昇

之其後辛未葬周夫人侯家塚距墓數十武侯家老屋

頗有園林之勝僦屋數楹監修墓工踰月墓成歸期近

矣侯氏子告言公將去吾家日夕洵懼莫知所措問其

自敘

美

故曰婦爲物祟經年前月議租始成是夕園中花盆一

例翻覆喧擾數日輒石交下公至一日帖然次日往啟

柩甫行房中忽下巨石一方自是擾愈甚一夕語婦女

家明日有事吾不可居當先去逾月再來明日公果至

月餘竟獲安謐所以舉家皆日夜憂公之去也自少奔

走衣食涉歷仕宦既無承迎之才性又迂直爲人簡視

多矣亦從不敢與校意者人見以爲可欺侮鬼神別有

以鑒其心加異視焉不與人世同其橫逆此又鬼神之

情狀與人異者也因彙書之以志異

湘陰文廟規模甲通省大成殿前丹墀植桂二株大皆



合抱贅以石臺護之寬廣七八尺丁未春三月桂臺滿生赤芝是科嵩燾館選南歸謁江督李文恭公金陵公言此次館選來歷甚大 聖廟爲生靈芝嵩燾答言上科乙巳捷禮闈者三人本科又兩人公適移督江南邑運方昌宜有是瑞公曰不然芝生在春三月正當本科春闈此爲君也諸人未足當之次年戊申大水 先光祿公經理邑公以仰高書院被水令院長及肄業生移駐詩禮堂因得就觀桂臺靈芝細紋重臺如雲生浪湧爛熳無極萬芝齊生又似盤結縈繞結成一整芝允爲奇觀數日卽爲肄業生掘取以盡嵩燾兩遭大故不及

自敘

罕

散館遂有壬子圍城之變湘陰兵燹以來井里蕭條至無一般實戶嵩燾四十餘年疾病偃蹇以至衰老未知此芝之生爲祥爲孽莫能明也

與曾文正公四十餘年至交其出任軍旅籌兵籌餉所以贊佐之尤力其後請以劉孟容中丞及李次青及吾弟意城從祀省城曾文正祠一二老於軍事者極口感歎以爲宜稱蓋曾文正公擢拔人才文武吏至數千人其以功建立專祠者亦不下數十百人此外皆可以從祀者也而在湖南皆無功效可紀其後一二爲文正公優視一皆晚進分位不能相及文正公始出嵩燾實自

其家敦勸就道劉孟容繼至意城適館院署當時創定規模建立營制由此數人發其端其後或自將兵或代籌餉一皆爲文正公盡力其性情道誼之契亦實與諸人不同也吾生平功名事業甘居人後未嘗敢有營求獨念從祀文正公與劉孟容諸人比例尙幸無忝其一二關繫大局又似勞績稍優當以竣之異日之公論庚寅冬忽聞黃子襄劉祝廷陳德生以譚軍門勝達從祀文正祠徑行入主詢其由則合肥傅相所奏請要祇大概言之未嘗及湖南省城當時爲劾剛嗣侯所阻凡十餘年嗣侯卒諸人乃贊成之因查譚軍門起自鮑武襄

自敘

罕

霆營尙在湖北潰軍以後最爲晚出是時湖北肅清久矣其立功稍及江淮擢任直隸正定鎮合肥傅相牽連爲請從祀僅得行之直隸湖南功蹟不相涉聲名不相聞以鮑武襄部落越無數等級附祀曾文正祠於報功之典無可言而於命祀亦太褻矣援此爲例以後從祀者何所底止以同爲有功之人不樂立異而文正祠之附祀於是潰亂已甚區區從祀之初心渙然不復敢有覲望矣著之篇末敬告親友弗爲是議蓋凡眾人所爭競者君子之所必求引避者也自揣功能譽望亦未足膺此謹守生平之志願勿使有溢量斯理得而心亦安



也

己丑病後始爲遺言庚寅病後又補錄數條是歲十有一月歸自湘陰以草稿未易辨識當以一冊書之辛卯開春錄及數十條而病作日益沈篤至不能握管然日必數書之每書或僅及數行家人勸疾病愈予曰所以岌岌爲此正憂此病之不可愈也精神衰憊十字九譌祇用浩歎辛卯二月十三日嵩燾記

李玉生告言聞諸楊商農始出洋設立新嘉坡領事極有關係言者至今歌誦何爲不一載予曰出使西洋京師士大夫所賤簡尙有何功效可紀故凡辦理

自敘

望

西洋事件概未一載惟時一發明其理而已抑事更有難言者新嘉坡南洋一山距中土爲近來往所必經應設領事西貢之應設領事倍甚新嘉坡以本爲安南屬國分地視新嘉坡加廣民人又數倍焉法人橫征暴斂又非英人比也吾自倫敦乞歸泊舟西貢兩日目悉其情狀見西貢官爲言之彼亦無以相難也乃爲上書總署痛切言之終至阻遏不行越三年遂有滋擾安南之變使早設立領事必可以稍殺其勢所係尤鉅竝此等愈有疑難愈須設法辦理然非今人之所能知也吾在倫敦所見東西兩洋交涉利

害情形輒先事言之以爲關繫 國體行之又至簡

易不憚越職言之而一不見納距今十餘年使命重疊西洋情事士大夫亦稍能諳知不似從前之全無知曉而已先之機會不復可追未來之事變且將日伏日積而不知所窮竟鄙人之引爲疚心者多矣於區區新嘉坡一領事何有哉旣以告玉生謹志其略如此三月二十日嵩燾病中記

自敘

望



先大夫自敘後述

先大夫自敘一卷己丑辛卯之際所條其生平志事捐館前八十日手自寫定者也自先伯子前卒焯瑩等皆晚出未能悉知先大夫行事邇來雖有知識朝夕侍側則見其悲憫之意多而懽娛之日少蓋先大夫抱道自重人世通顯富貴之境一無所萌其歆羨而蘊蓄於一心者所施設亦未始或極其量此自題小像所爲有一生懷抱幾曾開之歎也泣讀自敘乃益覺其言之痛焉仰窺自敘旨要大略有四一曰紀實凡事係大局其效在百年當時若無知其運量者繫焉而事功之不著文

後述

書

告之聿昭有勿贊也一曰顯志凡孤行其意功垂成而被搖奪志事不顯於天下者繫焉而譏述或竊以爲說論說或見沮於同官有勿及也一曰微言凡藉舒其抑鬱之思與明其立身之義者繫焉而待人接物之誠家居日用之節有勿錄也一曰家誠凡喪居之儀克己之大較繫焉而以冥頑如焯瑩等無能仰承先志亦不屑諄諄諭戒也則如焯瑩等尙何忍言尙何忍言願念兵興三十年豪傑勃興先大夫窮不齊齒吳羅達不躡蹤曾胡憂議畏譏退而著書而殷殷以時局爲己憂輪困胸中莫能盡見諸行事是大可悲也讀遺書及今所自

敘知其自傷有尤深矣若是其烏能不冀諸今世操人倫鑒負文名者有以張之耶倘採擇一二事著之篇揭其苦心俾後之夷考其人者不或惑於當時之謠詠先大夫之所大幸也不然著其行實有以補自敘之缺略則尤予小子之所深感焉壬辰夏日不肖子焯瑩泣識

後述

書



韓文類譜卷第一

韓吏部文公集年譜

汲郡呂

大防



代宗大曆三年戊申

集序云愈生於是年

大曆十四年己未

德宗建中元年庚申

建中四年癸亥

興元元年甲子

貞元元年乙丑

貞元八年壬申

是年進士及第年二十五

貞元十一年乙亥

是年上宰相書不報五月東歸作感二鳥賦

貞元十三年丁丑

是年從董晉辟為汴宋穎毫觀察推官

按公行狀從辟在十二年七月此差一年

貞元十五年己卯

是年晉死愈從喪歸作汴州亂詩

貞元十六年庚辰

依徐州張建封

按公去年之二月末已至徐矣此日足

可惜詩可考

貞元十九年癸未

是年拜監察御史坐言事貶連州陽山令時

有送浮圖文暢孟東野序

貞元二十年甲申

是年移江陵掾以四門博士徵

按公移江陵掾在明年未嘗以四門博

士徵也不知何所本

貞元二十一年乙酉

是年順宗永貞元年時有進學解永貞行豐

陵行五箴

按進學解元和七年作所謂三為博士

是也豐陵行亦明年七月作

憲宗元和元年丙戌

是年作釋言云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

按釋言作於二年春時李吉甫已登相

位矣

元和二年丁亥



是年作元和聖德詩

元和三年戊子

是年分教東都

按公行狀分教東都實始去歲

元和四年己丑

為國子博士改分司都官

元和五年庚寅

為河南令

元和六年辛卯

拜職方員外郎時有送窮文寄盧仝詩雙鳥

韓譜一

詩石鼓歌月蝕詩

按公效玉川子詩云元和庚寅斗插子

是在五年之十一月也或當踰年效所

作然實無所考也

元和七年壬辰

時有石鼎聯句序毛穎傳

按撫言云韓文公書毛穎傳好博塞之

戲張水部以書勸之以張籍二書考之

蓋貞元中在汴州日作又柳子厚書毛

穎傳後謂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

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而與楊

誨之書云足下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

奇之子厚遷永州憲宗初即位也而與

楊誨之書云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

勅籍田在元和五年則是毛穎傳蓋作

於元和初年間撫言固誤矣而此譜以

為元和七年者實非也

元和八年癸巳

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時有荅元侍御書與

劉秀才論史書

韓譜一

按公是年三月拜史館修撰荅元書蓋

踰年九月也書云前歲辱書是踰歲後

荅書也當附來歲

元和九年甲午

拜考功郎中知制誥作藍田縣丞廳記

公是年十二月十五日知制誥洪云唐

本藍田丞記元和十年作當從之

元和十年乙未

拜中書舍人

考唐實錄拜中書舍人在來年正月此



差一年

元和十一年丙申

拜右庶子

元和十二年丁酉

是年裴度討淮西命愈彰義軍行軍司馬是年拜刑部侍郎為淮西碑

考公進平淮西碑表蓋來歲之三月也

元和十三年戊戌

元和十四年己亥

諫佛骨貶潮州有諫表

元和十五年庚子

移袁州刺史召拜國子祭酒有與孟尚書書

穆宗長慶元年辛丑

長慶二年壬寅

二月拜兵部侍郎宣諭鎮定改京兆尹

按唐舊紀拜兵部侍郎實元年六月是

歲以本官宣諭也尹京兆亦在來歲之

夏

長慶三年癸卯

十月改兵部侍郎尋拜吏部侍郎

公再為兵部蓋去歲之秋嘗遷吏部及是夏尹京兆故也譜文太略

長慶四年甲辰

有南溪始泛詩八月疾免吏部侍郎十二月卒

予苦韓文杜詩之多誤既讎正之又各為年譜以次第其出處之歲月而略見其為文之時則其歌時傷世幽憂竊嘆之意粲然可觀又得以考其辭力少而

銳壯而健老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至此元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汲郡呂大防記

續修四庫全書

韓文類譜卷第一

韓文類譜卷第一

吳郡李士芳鐫



韓文類譜卷第二

韓文公歷官記

信安程 俱 致道

予友彭城陳傳道師仲少時嘗慕具韓文公歷官出處之槩凡傳不載而見於他書者將一二以記比出舊藁示予予疑未廣因補次其遺十增七八其所攷訂微言小節纖悉畢具蓋得於文公之文者為多至其論辨是非與夫坎壈之致則著之尤詳蓋古之賢士信道堅篤其出身從仕下不為卑賤之所詘塞既貴不為高官厚祿之所誘制而唯辨不苟已事不苟隨雖關摧節沮而終不撓者如文公可得見耶故樂記其事而傳之若本傳所載此則略云崇寧元年八月一日信安程俱致道叙

韓文公愈字退之昌黎人其八世祖茂仕後魏號安定相王見皇甫湜所作神道碑及公作韓滂墓誌次子金部尚書均均生睢雅州刺史睢生泰曹州司馬泰生桂州長史叡素叡素生四子長曰仲卿祕書郎武昌鄱陽令贈尚書左僕射次曰少卿當塗丞曰

雲卿監察御史曰紳卿高郵尉愈仲卿之幼子也以大曆三年戊申歲生三歲而孤養於兄會六歲時兄宦王官又從居秦見行狀及祭鄭夫人文七歲已知讀書能記他生之習十三能文見公與邢君牙書能記他生見行會責韶州亦從之會歿嫂鄭挈以北歸葬會河陽既又就食江南見祭鄭及姪老成文貞元二年始至京師舉進士凡四舉至八年乃登第年二十五矣三選於吏部不得官聞吏部有博學宏辭選者再試纔一得又黜於中書見歐陽生哀詞及邢君牙崔立之書十一年正月三上書時相不報時相盧邁賈耽趙憬

也以年月攷唐書五月去京師答李翱書云在京城八年九年無所資云云不遇時之歎感二鳥以賦過潼關游鳳翔以書

抵邢君牙不得意去感二鳥賦云貞元十五年一本作感二鳥賦云貞元十五年一本凡二十二年則是二十八歲其為貞元十一年明矣若十五年則已罷休吏而之徐矣未嘗出國門以過潼關也

十二年秋七月董晉節度汴州辟署試校書郎

汴宋毫穎四州觀察推官李肇國史補作巡明年官恐當以此為正明年

七月退休于居作復志賦十五年二月晉薨隨

晉喪出四日而汴州亂愈家在園中尋得脫下汴東趨彭城愈從喪至洛還孟津渡汜水出陳許間抵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居之于符離睢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及秋將辭去建封奏為節度推官試協律郎張籍詩聞于高第日云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來其中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終皆晨入夜歸無故不許出愈上書建封言非己所能請寅入辰退申入酉退亦不廢事建封好擊毬愈累書諫又為詩曰汴泗交流以諷營田巡官陳從政得白兔於符離愈以謂盜逆臣伏之象請表聞

按柳子厚代京北府賀徐州刺史張愔所進白兔表情建封子也建封卒愔自

稱知軍事朝廷從之蓋建封未及以表聞而愔獻之也建封死於明年五月此事當次於朝正既還之後方可

是歲冬建封使愈朝正于京師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詹欲率其徒伏闕下請愈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見詹明年夏去徐州將西居于洛陽生壁李尋選授四門博士會勅百令百察議帝宜從昭穆之列計愈去徐貞元十六年也施士士施士卒其僚韓愈為之辭則公為博士當是十七十八年

公議禘祫新史禮樂志及陳京傳並見但傳文稍詳然京傳載初集議實在貞元十七年公議與韋武陸瀉等議並列于後至十九年遂定從王紹等議故今公議狀首載云今月十六日勅旨且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則是首議之日有此旨也是公除博士蓋在十七年也洪樊二譜以為初除在十八年誤矣詳見洪譜

十九年遷監察御史是年京師旱民飢詔蠲租

半有司徵求反急愈與同列張署李方叔上疏

言狀天子惻然卒為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

見寄翰林三學士詩及祭張署李柳州文署墓誌愈時年三十五矣按德宗紀十九年七月自正月不雨至于甲戌雨所謂幸臣蓋李實也實時尹京據實本傳二十年關輔飢實方務聚斂云而新唐書乃云上書論宮市被斥與此不合

順宗立改元永貞赦天下遷者皆追回愈為觀

察使所抑財徒江陵府法曹參軍八月十五日

道經岳陽登樓賦詩浩然有掛冠之興岳陽樓別

子博士言見釋會擒劉闢上元和聖德詩久之從

終篇云行當掛其憲宗元和元年六月召還權知國冠生死君一訪



兄俞卒開封尉愈哀其孤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教畜之見俞墓誌三年改直博士見行狀明年為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判祠部中官號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斂手失職愈按六典盡索之以歸日與官者為敵惡言詈辭狼籍公牒乃上書留守鄭餘慶乞與諸郎官更判不見允五年代薛戎為河南令與處士石洪温造盧仝故登封尉盧殷常來往殷死為買棺木見薛戎盧仝墓誌少室山人李渤以拾遺召渤堅卧不起愈以書勸說之渤悅其言乃行

公遺李渤書在三年十二月洪已辨之

按新史云渤隱少室元和初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詔幣即山敦促渤謝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云云渤心善之始出家東都朝廷有闕政輒附章列上按杜兼為少尹實在三年次年則遷尹矣兼亦竟卒於次年之冬固不應在五年也公五年為河南令亦非洛陽也

有軍人有罪愈追而問之不時至怒杖之軍吏

紛紛入告留守不察愈上書辨決去就當是神策軍明年遷朝議郎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時富平梁悅為父報仇殺人詔議愈狀請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事由下尚書省集議華州刺史奏華陰令柳澗罪將貶之愈上疏請辨曲直既按澗有犯愈由是左遷國子博士盧仝時客常州見除目歎之以詩盧仝詩云今日除作進學解執政聞之遷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入館不修史或貽書勸其筆削愈答書以謂自古為史者不有人責必有天災柳宗元聞而非之

以書箴其失八年監修李吉甫以前官章處厚撰順宗實錄授愈同修撰沈傳師直館宇文籍修成凡五卷上之詔以其間頗有抵牾者復詔改以進尋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數月知制誥上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以視兵還奏兵可用賊可滅頗忤宰相意見行狀會盜殺宰相及傷中丞捕賊甚急得賊未給賞愈表言方竊據未平宜示人以信趣給賞朝議多欲罷兵愈狀論淮西事宜以謂蔡可立破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請遣諸道兵募土人以足



兵數又請分爲四道擇要地屯聚量勢俱發又  
言蔡士卒本皆迫脅若形勢已窮宜勅諸軍貸  
以生命又言賞罰不可不明又請下詔淄青恒  
冀使無自疑議與度合宰相惡之見行月蒲遷  
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它事改太子右庶  
子十一年也科斗書記云十一十二年秋度討元  
濟奏愈爲行軍司馬官如故兼御史中丞賜三  
品服從度次於郾城愈知蔡卒精銳悉拒境城  
中虛請兵三千間道擒元濟度未及用而李愬  
自文城入矣蔡平處士栢耆以計謁愈愈白度  
使其奉書諭王承宗承宗惶恐割二州獻班師  
愈遷刑部侍郎規行舉錢徽代十四年正月憲  
宗迎佛骨於鳳翔愈疏諫貶潮州刺史潮有鱷  
魚患愈訓以文鱷徙去置鄉校以趙德攝海陽  
尉教授州學有僧大顛者聰明識道理外形骸  
不爲事物侵亂愈召留守署十數日與往來及  
祭神海上造其廬旣行留衣服爲別不知者傳  
愈稍信奉佛氏孟簡素事佛以書贊之愈答書  
以辨其冬天子進尊號稍移袁州舉韓泰代穆  
宗即位以國子祭酒召還朝愈初在表檢括良

人子女爲奴婢者計備折直一切放之所放凡  
七百人至是請立法行之諸路又論夷獠請因  
改元大慶遣使宣諭仍擇經略使以鎮撫之旣  
入國子監舉張惟素代又舉張籍爲博士不行  
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  
得共食愈命吏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  
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  
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見行又  
請國子監依六典置學生三百人取文武三品  
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太學  
館量取常參官八品以上子弟充四門館量取  
無資蔭有才業人充如有資蔭不補學生應舉  
者禮部勿收試又牒吏部國子監學官非通經  
博涉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勿擬新官上日  
必加研試然後放上

洪譜以復國子監生徒狀當在元和元  
年謂歷官記恐誤樊本以前後編次考  
之作貞元十九年任四門博士日所請  
洪之意蓋以狀云今聖道大明儒風復  
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謂本於憲宗即



位也然以穆宗即位言之亦無不可請復六典之舊奏非登科人勿擬學官蓋皆一時事公前後四官學省然此二事非祭酒不可要當以此為正

遷兵部侍郎舉韋顛代長慶元年成德軍亂詔愈宣撫遂出牛元翼還為吏部侍郎尋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舉馬摠代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相語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遇旱米價不敢踴時李紳為中丞方幸宰相謀去之特詔愈不臺參紳果爭愈與之交辨又紳械囚送府杖

之愈不受宰相因言臺府不協出紳江西

按八谷友人書云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尚不臺參京尹豈得却不如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詳此書蓋臺參公面奏得旨非出宰相之謀亦非特詔也程所書皆本新史之言故或者遂謂公蹙紳以附宰相李逢吉皆不考始末也蓋公恃其嘗有薦紳之恩且視紳晚輩每事耻出其下遂至紛爭而逢吉逐紳之謀實出於臺府既爭之後

若曰逢吉首為此謀以逐紳而公不悟憤其計中則亦非人情也神道碑謂宰相乘之此言得其實也然公著順宗實錄知京兆尹李實之不避道於侍御史王播為非而此反躬自蹈之又奏云是何典故以至引赤令為比赤令自以逐捕之故事不相侔蓋皆一時曲辨也況當時敕云後不得為例則知無不臺參之理也 皇朝景德初呂文仲為中丞牒中書省用連字牒時李宗諤長西掖

亦作連字牒報之遂移書相責以至文仲露章後亦兩罷之與此正相類

愈為兵部侍郎舉張正甫代數日復為吏部三年尚書左丞孔戣上書致其事愈奏疏戣守節清苦論議正平憂國忘家宜留以自助不報四年病滿百日假罷以十二月二日卒初愈守潮毛仙翁者期愈自袁州當為其官其官後皆如其言云

韓文類譜卷第二

隴巴云西八四小玲  
瓊山館底宋本校



韓文類譜卷第三

韓子年譜

丹陽洪 興祖慶善

歐陽文忠公言天聖以來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訛舛惟余家本屢更校正後集錄古文得石刻如羅池黃陵之類以校余家本舛謬尤多若田弘正碑則又尤其蓋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而印本初未必誤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校讎之際決於取捨不可不慎也顏之推云觀天下書

韓譜三

未徧不得妄下雌黃信哉斯言予校韓文以唐本監本柳開劉焯朱台符呂夏卿宋景文歐陽公宋宣獻王仲至孫元忠鮑欽止及近世所行諸本參定不敢以私意改易凡諸本異同者兼存之考歲月之先後驗前史之是非作年譜一卷其不可以歲月繫者作辨證一卷所不知者闕之宣和乙巳夏四月四日荆林東齋洪興祖書

世譜

李白作退之父仲卿武昌去思碑云南陽人李

朝作退之行狀云昌黎某人舊史與退之自稱皆曰昌黎昌黎郡元魏置新史曰鄧州南陽人按左傳晉始啓南陽杜預云今河內地又馬季長云晉自朝歌以南至軹爲南陽或者因女壑墓誌云歸骨于河陽韓氏墓而葬之河陽亦古河內地遂以退之爲河內南陽人非也余考元和姓纂云南陽赭陽潁當玄孫騫避王莽亂因居之又晉貞外郎韓安之生潛恬隨司馬休之入後魏恬子都爲玄菟太守因居昌黎唐書宰相世系表亦云河南尹騫居堵陽堵陽音九世孫河東太

韓譜三

守術生河東太守純純四世孫安之晉貞外郎二子潛恬恬玄菟太守二子都偃偃生後魏中郎穎穎生播徙昌黎棘城然則韓氏初徙南陽之堵陽後徙昌黎之棘城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一曰河內修武即晉啓南陽是一曰南陽堵陽即韓騫所徙南陽郡在唐屬鄧州故新史以爲鄧州南陽人別於河內之南陽然堵陽在唐乃屬均州李太白以爲南陽人是矣新史近之李翱與舊史皆據韓氏自稱也姓纂又云後漢司空棧穎川人棧後徙陳留皇禮部郎中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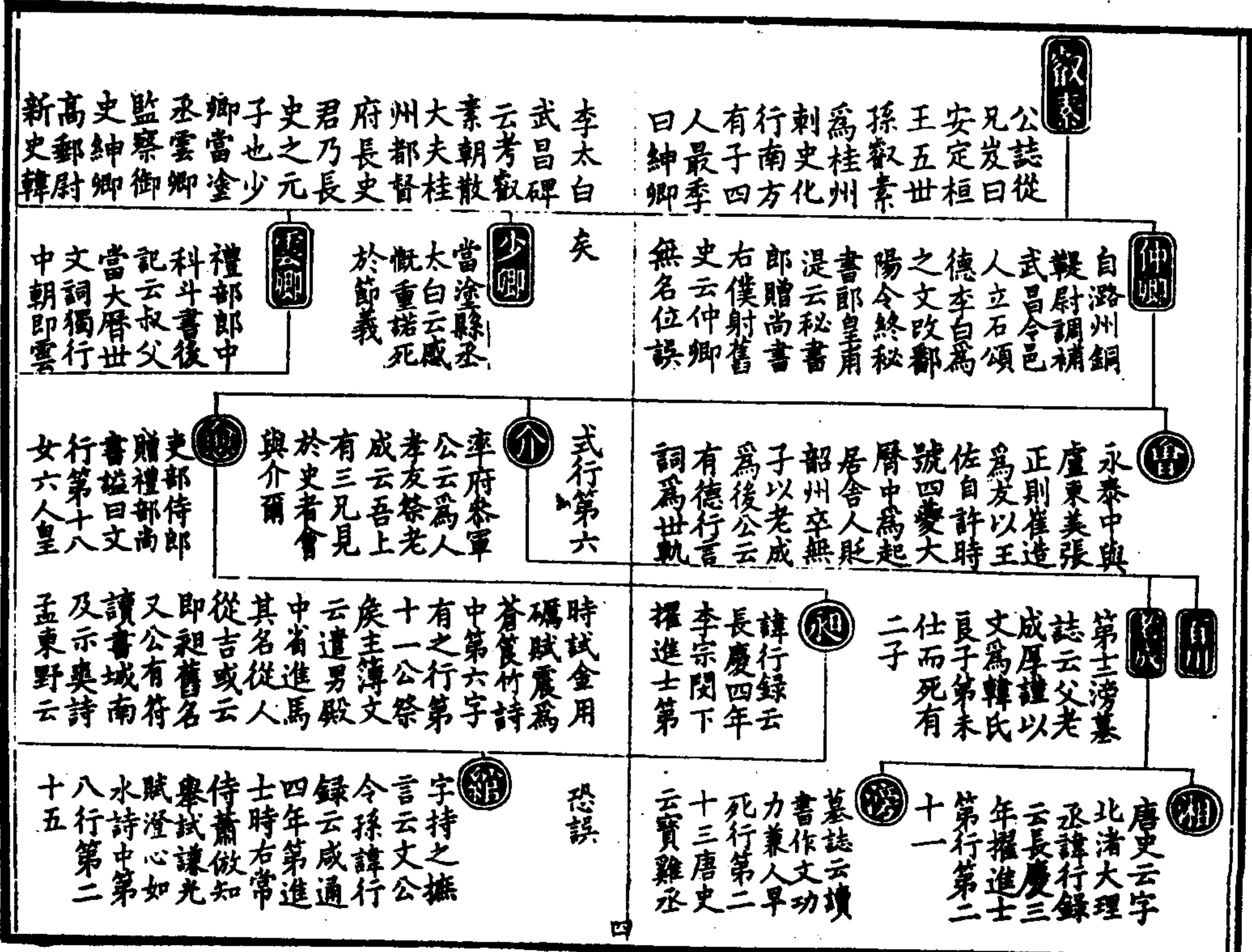


卿第紳卿京兆府司錄兄子會起居舍人愈職  
方負外新史云弓高侯類當裔孫尋後漢隴西  
太守世居穎川生司空稜其後徙安定武安後  
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者帝永興中歸魏位常  
山太守假武安侯卒諡曰成徙居九門生茂茂初賜爵蒲陰子轉  
王諡曰成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相王三子備均均  
天德金部尚書襲均定州刺史安定康公生駿駿  
爵安定公諡曰康均定州刺史安定康公生駿駿  
青州刺史大夫雅州都督駿生仁泰曹州司馬仁泰  
生叡素注見下桂州長史然則韓氏當後漢時嘗  
居穎川最後徙陳留其餘遷徙不常不復可考

論其著者云

韓譜三

Table with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mostly blank or containing faint text.





氏世系無少卿而有晉卿季卿子卿升卿凡七子蓋誤矣公曰維我皇祖有孫八人今可見者六人而已

卿也太白云雲卿文章冠世拜監察御史退之神道碑云雲卿當肅宗代宗朝獨為文章官李翱誌韓愈夫人云禮部君好立節義

高郵尉揚州錄事參軍李太白李太白美譽公云文而能官



甫湜云公塔左拾遺李漢集賢校理樊宗懿舊史云今史官李漢將係皆愈塔第四女孥早卒次適陳氏一人關

喜符郎詩有天縱張文昌云子符奉其言甚於親使今或曰符郎昶小字也但未知爽為何人爾唐小說云昌黎韓昶名父之子為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悉改為錄至除拾遺為

封今塔張徹及况也唐科名記云建中四年登第塔李翱云奔文行修立朔方節度請掌書記得秘書省校書郎累遷監察御史貞元三年吐蕃帝肯盟君於是遇害唐史云殿中侍御史諒也唐史無奔今列于俞下

號州司戶以能官名行第十二有墓誌



諫院不受有以故人之子愍之者因辟為鹿門從事

時胡隱侍郎知舉試被褒以象天賦新蒲舍紫茸詩行第六

五

代宗大曆三年戊申退之生起大曆三年止貞元十四年

見李漢昌黎集序是歲代宗之六年也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東坡云吾命在斗牛間而退之身官在焉且曰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攘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爾

四年己酉

五年庚戌

祭嫂鄭夫人云我生不辰三歲而孤乳母誌云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李翱云父沒養於兄會舍按盧東美誌云愈之宗兄起居舍

韓譜三

六

人君以道德文學伏二世即伯兄會也舊史不悟宗兄為大宗小宗之宗遂云愈孤養於從父兄誤矣

六年辛亥

七年壬子

八年癸丑

九年甲寅

祭嫂云未亂一年兄官王官提携負任去洛居秦未亂一年七歲也公詩云舊籍在東都茅屋枳棘籬生兮耕吾疆死也埋吾陂它詩



言伊洛嵩穎者甚眾蓋公屋廬墳墓在東都河陽今年始從其兄去洛居秦也皇甫湜曰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李翱曰及長讀書能記它生之所習

十年乙卯

十一年丙辰

十二年丁巳

十三年戊午

祭嫂云年方及紀荐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南遷復志賦云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

韓會坐元載貶官豈以十二年夏五月起居舍人

南遷至曲江而乃息兮逾南紀之連山時年

十一舊史云大曆十二年夏五月起居舍人

韓會坐元載貶官豈以十二年夏五月起居舍人

至韶邪柳宗元先友記云會善清言有文章

名最高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云起居

郎者誤也祭老成文云中年兄沒南方從嫂

歸葬河陽復志賦云嗟日月其幾何兮携孤

嫠而北旋

以唐史及通鑑考之韓會坐元載之貶實大曆十二年也以公祭嫂文及復志

賦考之公隨會遷韶年方及紀實十四年也賦言歲行未復蓋公生於戊申踰年方復庚申其為十四年明甚豈會固嘗以他事再貶耶况諸黨元載以敗無有度嶺者楊炎道州司馬韓洄邵州司戶雖王縉始欲誅之亦只降括州刺史不應會獨貶韶也樊譜只繫十四年洪譜繫之十三年謂踰歲方至韶失於牽合也

十四年己未

建中元年庚申

德宗以去年五月即位是年改元上鳳翔邢君牙書云愈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今年

十三

二年辛酉

三年壬戌

四年癸亥

興元元年甲子

貞元元年乙丑

建中二年成德魏博山南平盧節度相繼稱



亂三年王武俊李希烈反四年涇原姚令言  
犯京師德宗幸奉天朱泚犯奉天興元元年  
李懷光反如梁州公以中原多故避地江左  
祭嫂云既克返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  
江濱歐陽詹哀詞云建中貞元間就食江南  
韓氏有別業在宣城見示爽詩

二年丙寅

祭老成云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即此年也歐  
陽哀詞云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答  
崔立之書云年二十時苦家貧及來京師見

韓文類譜三

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因詣州縣求舉公舉  
進士在此年後也縣齋有懷云濯纓起江湖  
謂自江南入京師

三年丁卯

四年戊辰

是年張建封爲徐泗濠節度公薦薛公達於  
建封云河東薛公達年二十有六按公達墓  
誌云元和四年年四十七卒自元和己丑逆  
數之至今年二十六歲公時年二十一始有  
文章見集中

薦公達書見外集蓋以其少年之作也

然公集有上河陽李大夫詩自成通本  
皆附正集樊云河陽李大夫疑李芘也  
孟東野亦有贈河陽李大夫詩所謂上  
將秉神略者是也考之史傳李芘爲河  
陽節度使在德宗初年按公祭老成文  
云中年兄沒南方從嫂歸葬河陽又祭  
嫂文云既克歸葬遭時艱難德宗建中  
三年四年李希烈朱泚相繼稱亂德宗  
出幸奉天此詩云四海失巢穴兩京困  
塵埃又公時在河陽非李芘而何公時  
年方十四五則公文章之見集中者未  
應以薦公達書爲首也

五年己巳

上賈滑州耽書云愈年二十二讀書學文十  
五年自七歲讀書至此首尾十六年一本作  
二十三誤矣又云獻策闕下方勤行役時退  
之復來京師

按公祭老成文云吾年十九始來京城  
其後四年而歸視汝當在來年也上賈



滑州書疑來歲歸途之所獻讀書學文  
十五年豈亦總言之耶舊本皆作年二  
十三

六年庚午

河中府連理木頌曰司空咸寧王尹蒲之七  
年渾瑊以興元元年為河中同絳陝號行營  
副元帥咸寧郡王至今七年

七年辛未

八年壬申春登進士第

上邢君牙書云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唐科

韓譜三

十一

名記云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  
新柳詩其人賈稜陳羽歐陽詹李博李觀馮  
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劉遵古許季同侯繼  
穆贄韓愈李絳温商庾承宣貞結胡諒崔羣  
邢冊裴光輔萬璫是年一榜多天下孤雋偉  
傑之士號龍虎榜

按姚康科第錄李博實本年末名科名  
記錄於第四非也又歐陽詹傳謂詹與  
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  
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蓋是榜由

此八人而重也

歐陽哀詞云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  
第贈李觀詩云我年二十五求友昧其人哀  
歌西京市乃與夫子親送侯參謀赴河中幕  
云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稱祭張季友云往  
在貞元俱從賓薦各以文售幸皆少年舊本  
列同祭者王涯崔羣許季同庾承宣貞結胡  
諒邢冊皆同年士也其它姓名往往見公集  
中公與陸貞外書云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  
亦幸在得中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

韓譜三

十一

然有聲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  
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唐史云大  
曆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  
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  
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  
為延譽由是知名諫臣論曰諫議大夫陽城  
居位五年矣城以貞元四年夏起家為諫議  
大夫至今五年

九年癸酉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一本注其下云貞元九



年宏詞試公上考宏詞崔虞部書云執事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又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二人者則固所傳聞矣畢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畢竟退之即答崔立之云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者又云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自貞元二年至此八年又云始者謬為今相國所第相國陸宣公也八年夏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公應科目又有與韋舍人書

按科第錄是年博學宏詞試太清宮觀

紫極舞賦顏子不貳過論應者三十二人中選者李觀裴度陸復禮也公與崔虞部書謂三人之中二人者華實兼者也畢竟得之而又升焉一人者華與實違畢竟退之豈固退公而收陸耶又上韋舍人書謂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獷獺之笑者蓋八九年樊以公二年來京師上韋書當在來年然公與崔書亦云凡在京師八九年矣亦只今年書也未易臆定

十年甲戌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注其下云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

按學生代齋郎議本題實作罷齋郎以學生享議然亦來歲之試也科第錄十一年試朱絲絃賦冬日可愛詩議乃此也或注十年而洪從之非也蓋公併來歲凡三試宏詞故也公今年又嘗歸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

十一年乙亥

答崔立之云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因復求舉亦無幸焉知公今年又試宏詞也是年正月二十七日以前鄉貢進士上宰相書云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又云七年而學聖人之道積二十一年自七歲至今二十二年矣後九日復上書後二十九日三上書不報乃東歸時宰相賈耽



盧邁也感二鳥賦序云貞元十一年五月戊辰愈東歸一作十五年按退之以大曆三年生至今二十八歲序言自七歲至今二十二年則是二十八歲無疑作十五年者誤也又一本云貞元五年按公以二年來京師至此才四年豈遽有不遇時之嘆或曰退之二年舉進士五年始東歸其後嘗歸江南又往河陽故祭老成云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若以十一年東歸不得云時始去京師也余曰公年十九來舉進士至二十八歲猶未得仕十年之間往來輦轂之下者數矣至此辱於再三慨然有歸歟之興故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而復志賦亦云汨東西與南北亘十年以不居也前年上崔虞部書云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而此賦序云與百千人偕進偕退者蓋九年同試宏詞者三十人至今獨三見黜與舉進士而不第者俱為不遇故有此語爾

時始去京師謂自京師初出也公三試

宏詞三上宰相書皆無所成於是始決策東歸也然求仕必於朝安能無望望之嘆故於初去之日尤甚也舊史貞元十一年六月河陽獻白鳥蓋公五月見於道六月始進入於時為合又與百千人偕進偕退按姚鉉本實作百十人此賦云選舉於有司與百十人偕進退曾不得列名於薦書齒下士于朝以望天子之光明蓋專為宏詞試也況百千亦非語公三試宏詞大都不過百十人耳

洪併同舉進士者而言之非也

畫記云貞元甲戌余在京師明年出京師至河陽祭田橫叙曰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東京洛陽也橫墓在偃師諸本多作十九年東如京按十九年秋公為御史其冬貶陽山安得以九月出田橫墓下唐都長安亦不得云東如京也

公是歲五月已出潼關九月方過偃師故學者疑之諸本皆作東如京樊澤之又云或曰舊本作自東如京蓋公五月



一第  
加  
卷三

出關九月復來不過皇皇於求仕耳惟程致道謂公是年去京師過潼關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程必有所本也按公投邢君牙書曰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又曰居十日而不敢進謁計公之去鳳翔當在秋半矣故九月過偃師也公祭田橫文云昔關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皇皇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公意蓋有所激也程所謂不得志者亦此也二譜失於訂正為推明之

韓滂三

十二年丙子秋為汴州觀察推官

董晉行狀云十二年七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唐史云十二年秋以東都留守董晉為宣武節度汴州水門記曰維龍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蓋公從晉自洛入汴也李翱云汴州亂董公辟公以行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為觀察推官而公神道碑云十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州墓誌云先生三十有

一而仕洪譜云二狀載公入汴在十二年丙子與史合而碑誌所記皆後二年殊不可曉豈今年辟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邪亦不應如是之緩也方攷蜀本樊本無三十一而仕之文但云歷官二十有七年爾然自公卒之年逆數之亦當以十四年三十一歲為歷官之始故公入汴雖在十二年然水門記十四年正月作石本猶但稱攝節度掌書記前進士韓愈是辟命猶未下也計必是年辟命乃下故碑誌之言如此不當以命下之緩為疑也

韓滂三

為疑也

按公入汴之年洪方得之碑誌所計年數若以命下之日言之亦未為失

十三年丁丑

公在汴有復志賦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在十三年事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要當以公之自言及二狀二史通鑑為正持正狂躁其攷之或有未審不足據也舊史云公是歲作巡官程記已辨其非矣不知公自入汴後服官治政閒覽經史暇則與友言志悠悠於



汴逮今竟一歲矣

十四年戊寅

水門記云十四年正月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三月水門成其從事韓愈請紀成績一本注云隴西公李勉誤矣晉行狀云十二年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負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負外郎支度營田判官公有天星

韓增三

十九

詩送楊凝郎中賀正唐本注云貞元十四年也柳子厚作凝墓碣云為宣武節度判官會朝復命次于汴汴亂不可入遂西走闕下然則疑以今冬朝正明年未入汴復走京師故祭董公文列陸長源孟叔度上穎韓愈無疑也是年有楊燕奇碑

隴西云西八四小瑣  
嶽山朝衣宋本枝形

韓文類譜卷第三

韓文類譜卷第四

韓子年譜 起貞元十五年止二十年

丹陽洪 興祖慶善

十五年己卯秋為徐州節度推官

董晉行狀云十五年二月三日丞相薨公之將薨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汴州詩云健兒爭誘殺留後又曰母從子走者為誰大夫夫人留後兒時陸長源為御史大夫知留後事長源欲峻法繩驕兵為晉所持不克行晉卒軍亂殺長源孟叔度

韓譜四

十一

上穎公從晉喪以出而汴州亂公義當從喪又知汴必亂故去之爾此日足可惜贈張籍云州家舉進士選試繆所當馳辭對我策章句何煒煌聞子高第日正從相公喪公去年領進士試而籍預選故籍祭公詩云北游偶逢公盛語相稱明公領試士司首薦到上京一來遂登科不見苦貢場唐諱行錄云籍貞元十五年擢進士第也公詩又云夜聞汴州亂繞壁行傍徨我時留妻子倉卒不及將俄有東來說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東去趨



彭城時公妻子自汴之徐也從喪朝至洛旋走不及停假道經盟津出入行澗岡甲午憇時門臨泉窺鬪龍是年二月乙亥朔甲午二十日也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僕射南陽公宅我睢水陽即與東野書云主人與余有故居余符離睢上者南陽公張建封也符離舊隸徐州公答李翱書云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謂汴州亂時又云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謂建封也公行狀云武寧張建封奏為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

韓譜四

十一

協律郎九月一日上建封書論晨入夜歸事其後有諫擊毬書及詩舊史云發言真率無所畏忌操行堅正拙於世務公豈拙於世務者特不能取容於俗耳

或云公諫擊毬詩云新秋朝涼未見日公早結束來何為而論晨入夜歸書在九月不當云其後也余默默念之後見唐本乃作新雨朝涼未見日新雨字本史記日者傳與山石詩所謂升堂坐階新雨定同義也以是知諫擊毬之為第

二書蓋審也洪本亦只作新秋蓋洪亦未嘗考及此也

歐陽生哀詞云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為國子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答張徹云及去事戎轡謂入武寧幕也畢事驅傳馬謂明年朝正而歸也徐泗豪節度掌書記廳石記云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一年建封自貞元四年牧徐至此首尾十二年唐地理志云濠初作豪

韓譜四

十一

元和三年刺史崔公表請其事由是改為濠取水名也退之作記時尚為豪或作濠誤矣

按杜佑通典濠州本鍾離郡隋改曰濠州因濠水為名音豪煬帝復置鍾離郡唐武德八年為濠州佑上通典在貞元十年則濠本不為濠洪蓋為地里志所誤爾

是年有崔翰墓誌記云南陽公文章稱天下按史云建封能辨論禮賢下士有文章傳于時也



十六年庚辰

與東野書云去年春脫汴州之亂遂來于此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一年矣歸彭城詩朝正回徐作也云天下兵又動謂十五年秋令諸道兵討吳少誠前年關中旱謂十四年冬京師饑去年東郡水謂十五年秋鄭滑大水齟齬詩云河堤決東郡老弱隨驚湍即此也鄭滑水見於舊史新史紀志皆不書夏五月題下邳李生壁云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清冷池泊於文雅臺

韓詩四

下西望商州東望脩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按公將西居于洛則下邳當作下邳下邳貞觀中屬泗元和中屬徐商州一作商上是也公黜於徐蓋以諛言無所忌雖建封之知己亦不能容也是年五月十三日庚戌建封卒十五日壬子徐軍亂公以十四日題李生壁則建封未死時已去徐矣

按本紀云五月壬子建封卒

去夏贈張籍詩云李翺觀濤江今夏遊微子

廟而翺在焉蓋公春末與東野書云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則翺令夏已從公於下邳矣亡兄即弁也公在洛中與衛中行大受書曰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徐徐而來也白樂天哀二良文云隴西薨浹辰而師亂南陽薨翌日而難作初公從晉喪至偃師而汴軍始亂及建封卒徐軍亂而公已去徐故云復脫禍亂也送僧澄觀詩唐本注云十六年詩云洛陽窮秋厭窮獨即今年秋也

韓詩四

公是冬如京師縣齋有懷詩所謂求官去東洛犯雪過西華乃此時也公河之水詩亦今年作故曰我徂京師不遠而還是也

十七年辛巳

公今年在京師有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詩云倏忽十六年終朝苦寒飢公自貞元二年至京師今來從調選前後十六年諱行錄云房次卿字蜀客房武墓誌云房次卿有大才公祭房君文云五官蜀客即次卿也與汝州盧



郎中薦侯喜狀云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携持  
同行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  
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撫言云貞元十八年  
權德輿主文陸儔負外通榜帖韓文公薦十  
人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紆其次  
六人沈杞張訢尉遲汾李紳張俊餘李翊而  
權公三榜共放六人訢紳俊餘不出五年之  
外皆捷矣公薦侯喜於盧陸當在今年或明  
年也本集韋紆作韋羣玉俊餘作俊餘是年  
有李楚金墓誌

按公薦侯喜於盧汝州實在今歲之秋  
盧汝州盧虔也喜嘗爲盧作復黃陂記  
見歐公集古錄公今年三月自京還夏  
秋居于洛喜五月至洛七月二十二日  
與公釣魚温水洛北惠林寺有題名尚  
存其薦喜於盧蓋是秋也薦於陸儔恐  
在來歲之首唐制取士雖柄文專於禮  
侍然參佐差擇亦勅下乃定公上陸書  
云執事之與司貢士相知誠深矣考其  
時似已拜命矣張俊餘唐科第錄諸本

皆作後餘撫言誤矣韋羣玉韋珩也撫  
言作紆亦誤公書曰羣玉京兆之從子  
也京兆指韋夏卿也夏卿之弟正卿之  
子曰珩曰瓘柳子厚有寄珩詩云回眸  
炫晃別羣玉獨赴異域穿蓬蒿羣玉蓋  
珩之字也公豈有所避而以字行耶珩  
亦二十一年進士

十八年壬午調授國子四門博士

是年二月有送陸欽州序時公在京師縣齋  
有懷詩云兩府變炎涼三年就休假求官去

東洛犯雪經西華塵埃紫陌春風雨靈臺夜  
公歷佐汴徐二府以十六年休居于洛往來  
京師者三年於今矣求官去東洛言自洛來  
京師也撫言云崔羣佐宣州幕愈與羣論交  
書云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  
七年自貞元二年至今十七年又云僕無以  
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謂爲四門  
博士即答張徹云省選速投足也又云洛邑  
得休告華山窮絕陁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  
星磴辭達拳局梯颺颺伶俜悔狂已斷指垂



誠仍鐫銘公為博士後謁告歸洛因遊華山但不知在今年或明年爾

按公除四門博士當在去歲之秋或冬首也洪樊二譜皆以為今年誤也公貞元十九年上京兆尹李實書首云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是上書之日官已滿矣唐制博士皆二年滿施士句由四門助教至為太學博士秩滿當去諸生輒留公今年與崔羣書亦曰官滿便終老嵩下以滿日計之當自十七年始也又

韓詩四

公論停選舉狀曰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停選舉在十九年七月是公是月猶在職也而公與李實書曰今年以來不雨者百餘日盜賊不敢起考之史十九年自正月至七月不雨是公官滿上書當在是年秋冬之交也蓋公在御史位之日甚淺進學解云暫為御史遂竄南夷又縣齋詩曰雖陪彤庭臣詎縱青冥靴皆可考也使公果由博士遷御史固不應稱前官亦不應尚以此書佞李實

也其初除為十七年無疑矣况議締袷狀亦在十七年自足參究洪以公縣齋有懷詩兩府變荒涼三年就休假謂自十六年至十八年故以除官在今年又以答張徹詩省選逮投足亦在今年按三年就休假蓋統十五年而言也公是年二月去汴及秋方從張建封之辟是亦可以休假言也公十八年首春即以一書薦十士於陸修二月陸出刺歙公送行有序考其辭意蓋皆已仕于朝也

韓詩四

况公明年上陳京書云去年春嘗得一進謁其後如東京取妻子是公在春末已謁告挈家矣豈可尚以休假言也省選逮投足亦十六年冬求官去東洛之日也不應公再到京而後參選也公是夏西還遂登華山古意詩唐本云五月壁路難攀援乃此時也公來歲未貶陽山之前初未嘗出京也樊又以為登華山在十六年蓋泥於犯雪過西華之語然是時公方求官宣復謁告其考益踈



矣

李肇國史補云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不可返發狂慟哭為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沈顏作誓書以為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考公詩則知國史補乃實錄也

按沈顏作登華首其略曰仲尼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途窮輒哭豈始慮不至耶蓋假事諷時致意於此爾文公憤趨榮

貪位者若陟懸崖險不能已至顛危路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原沈之意似與洪所引異也

是年有施士正墓誌馬彙行狀

十九年癸未拜監察御史冬貶連州陽山令去年與崔羣書云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而齒落詩云去年落一牙則此詩今年作也哭楊兵曹凝陸欽州修云人皆期七十纔半豈蹉跎數出知己決自然白髮多公今年三十六矣李翱云修貞元十八年四月以祠

部員外郎出刺歎卒于道柳宗元云凝守兵部郎中貞元十九年正月卒哭二公詩在今春也疑為兵部而云兵曹者隋嘗改兵部為兵曹禮部為儀曹也禘祫議云今月十六日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獻議按史云十九年三月丁卯以今年孟夏禘饗前議太祖懿獻之位未決至此禘祭方正太祖東向之位已下列序昭穆其獻祖祔于德明興聖之廟每禘祫年就本室饗之則議禘祫在今春也

禘祫議當在十七年已辨於歷官記矣況初議之日陳京以考功員外郎與公同議及今年陳已再遷給事中矣益信公除博士之果在十七年也洪只以禘在今年而不考始議非今年也詳見前論今年權停選舉狀云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選舉宜權停者按史云十九年秋七月以關輔饑罷吏部選禮部貢舉則議舉選在今秋也上李實尚書書稱前守四門博士時已罷博士未受御史之命書云愈來京師



於今十五年自貞元五年公復來京師至此十五年矣順宗實錄云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書云今年已來種不入土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老嫠宿賊銷縮摧沮稱其所長止此而已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是時有詔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之弊天子惻然卒為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幸臣李實也進學解云暫為御史遂竄南夷祭張署文云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峙余贛而狂年未三紀明年而三紀周矣又云我落陽山以尹鼯猱歲弊寒兇雪虐風饑縣齋有懷云捐軀辰在丁鍛翻時方措措祭二月也辰在丁其奏疏之日乎史云公上章數千言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疏令不傳寄三翰林詩云拜疏移閣門為忠寧自謀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謂言即施設乃返遷炎洲公之被絀坐論此兩事也司空即杜佑

是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寃讎宗元禹錫與公同為御史劉柳方進用則公被絀宜矣岳陽樓別實司直云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永貞行云吾嘗同僚情可勝皆謂劉柳也

按公陽山之貶寄贈三學士詩敘述甚詳而皇甫持正作公神道碑亦云因疏關中旱饑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為論宮市明矣今公集有御史臺論天旱人饑

狀與詩正合况皇甫持正從公遊者不應公嘗疏宮市而不及之也然公寄三學士詩尚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言語泄傳之落寃讎又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茲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是蓋為王叔文章執誼等所排矣德宗晚年韋王之黨已成韋執誼以恩幸時時召見問外事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



疏諫他事得召見與正買相善者數人  
皆往賀之王叔文章執誼疑其言已朋  
黨事誣以朋讎盡譴斥之意公之出有  
類此也故公寄三學士詩云前日遇恩  
赦私心喜還憂果然又羈繫不得歸  
耨耨蓋是時叔文之黨尚熾也又憶昨行  
云伍文未榆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  
是其為王叔文等所排豈不明其特無  
所歸咎駕其罪於上疏耳洪謂公之被  
絀坐論宮市與旱饑兩事兼而言之而

又不考韋王始末故為申及之

又云商山季冬月外凍絕行轉春風洞庭浪  
出沒驚孤舟答張徹云疊疊走商嶺飛波航  
洞庭蓋公以冬末貶官明年春始到陽山也  
祭李郴州云當貞元之癸酉楊皇威而左授  
當作癸未別知賦云歲癸未而遷逐是也公  
在陽山有惠在民百姓多以公之姓命其子  
是年有苗氏墓誌

二十年甲申

祭張署云余唱君和百篇在吟署有詩云九

疑峯畔二江前戀闕思鄉日抵年白簡趨朝  
曾並命蒼梧左官亦聯翩鮫人遠泛漁舟火  
鵬鳥閑飛霧裏天渙汗幾時流率土扁舟西  
下共歸田公和詩即吟君詩罷看雙鬢陡覺  
霜毛一半加者同冠峽詩云南方二月半春  
物亦已少知公公今春到陽山矣別知賦送楊  
儀之云余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兩周自建  
中初避地江南至此二十餘年又有送楊八  
弟支使歸湖南使府序即儀之也送區冊序  
云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自南海  
挈舟而來與寶存亮書云今乃乘不測之川  
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為事劉生詩云  
陽山窮邑惟猿猴手持釣竿遠相投三子者  
能從公于彼其志亦可尚矣祭署文云我落  
陽山君飄臨武君止於縣我又南踰臨武屬  
郴州在陽山之北憶昨云陽山鳥路出臨武  
是也又云期宿界上一夕相語僕來告言虎  
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驥去君云是物不駭  
於乘虎取而往來黃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  
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二公以今秋冬期宿



界上明年正月遇赦既而俱徙掾江陵也公  
在連州有王弘中燕喜亭記

韓文類譜卷第四

韓文類譜

十一

蓬山西川少水珍  
瓊山鮑衣宋本校

韓文類譜卷第五

韓子年譜 起永貞元年至元和五年

丹陽洪 興祖慶善

順宗 永貞元年乙酉移江陵法曹參軍呂云二十一年甲申移

江陵掾以四門博士召非是

順宗實錄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丙申上即位

二月甲子大赦八月辛丑改永貞元年縣齋

有懷云嗣皇新繼明即此年也張署墓誌云

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俱為縣令南方二年俱

徙掾江陵杏花詩云二年流竄出嶺外二年

謂甲申乙酉送文暢詩云三年竄荒嶺通癸

未歲也送區弘云我遷于南日周圍謂七年

春到陽山今春遇赦日一周天也河南同官

記曰永貞元年自陽山移江陵法曹蓋公今

春遇赦夏秋離陽山俟命於郴者三月其受

命在秋末也祭李郴州云俟新命於衡陽費

薪芻於館候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穀

逮天書之下降猶低回以宿留郴在衡山之

南故曰衡陽自郴至衡有合江亭寄刺史鄒

君詩云維昔經營初邦君實王佐注云此亭



故相齊公映作蓋映罷相後自夔移衡也窮秋感平分新月憐半破時月未望也祭張署云衡陽放酒熊咆虎嘯不存令章罰籌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岳公有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自衡至潭陪杜侍御遊湘西寺獨宿有題云是時秋初殘暑氣尚未斂時月向晦矣自此泛洞庭阻風贈張十一云十月陰氣盛北風無時休即祭文云避風太湖七日鹿角者既至岳州別竇司直于岳陽樓云朝迴宜

春口宜春袁州夜纜巴陵洲巴陵岳州也竇庠字胄卿時以武昌幕大理司直權知岳州劉夢得賡韓侍御岳陽樓詩云假守亦高卧墨曹正垂耳契闊話温涼壺觴慰遷徙北史裴訥之為平原公墨曹掌書記通典云司法參軍或謂之法曹或謂之墨曹又云故人南臺舊一別如弦矢今朝會荆蠻斗酒相宴喜劉與退之嘗同官此詩即夢得貶官過江陵所作也 初公在柳時八月十五日夜贈張功曹云昨者州前槌大鼓嗣皇繼聖登夔臯

赦書一日行萬里罪從大辟皆除徙遷者追迴流者還滌瑕蕩垢清朝班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軻祗得移荆蠻是年八月憲宗受禪公兩遇赦矣

按是年八月五日憲宗即位此十五日詩也所謂嗣皇繼聖登夔臯及州家申名使家抑只謂順宗赦也別本昨者作昨日然使家抑之言恐不緣再赦也

又赴江陵塗中有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詩諱行錄云王二十涯李十一建李二十六程也詩云昨者京使至嗣皇傳冕旒赫然下明詔首罪誅共堯謂貶王伾王叔文也永貞行云太皇諒陰未出今謂順宗即位時嗣皇卓犖信英主謂憲宗也又云郎官清要為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時柳宗元自禮部員外貶邵州刺史劉禹錫自屯田員外貶連州刺史柳再貶永州司馬劉再貶朗州司馬皆坐交文叔也具書目見非妄徵蓋公嘗謫陽山故也 送孟瑄秀才序云今年秋見孟氏子於柳其十月



吾道於衡潭以之荆孟瑄元和五年進士見  
鴈塔題名嘗著嶺南異物志荆潭唱和詩序  
云僕射公開鎮荆蠻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  
湖南之壤地二千里僕射裴均常侍楊憑也  
憑以是年冬自湖南移江西裴均事見河南  
同官記 十二月李巽侍郎書云應舉覓  
官二十年矣自貞元二年至今二十年又云  
南行詩一卷即所謂百篇在吟者 五箴云  
幕中之辨謂在徐州時臺中之評謂為御史  
時序云余生三十有八年即此年也一作四

韓譜五

四

十八按十八年與崔羣書云左車第二牙脫  
去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祭老成云  
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搖  
動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  
或脫而落矣此云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  
者日益落明年感春云冠欹感髮禿語誤悲  
齒墮以此觀之公未四十時屢有此歎知作  
四十八為誤也 是年有鄭夫人殯表

**憲宗**元和元年丙戌夏召為國子博士

順宗實錄云永貞二年丙戌正月丙寅朔韓

本作正月丙戌朔誤矣是年正月改元和元  
年蓋憲宗即位之踰年也和張十一憶昨行  
云憶昨夾鍾之呂初吹灰杜公禮罷元侯迴  
杜佑貞元十九年春自淮南節度入朝拜檢  
校司空也

杜公古本作社公公時任江陵法曹元  
侯謂帥裴均也言裴均罷社而享客故  
其下謂車載牲牢甕舛酒並召賓客延  
鄒枚其義甚明洪誤矣

伍文未揃崖州熾憲宗即位始貶韋執誼為

韓譜五

五

崖州司戶故也有李花云祗今四十已如此  
時年三十九寒食出游夜歸贈張十一云念  
君又署南荒吏署墓誌云徙掾江陵半歲邕  
管奏君為判官不行又云明宵固欲相就醉  
有月莫愁當火令時春末夏初也

此寒食詩也謂禁火也魏武帝有寒食  
禁火明罰令非謂夏初也東坡嘗為李  
公擇書此詩又作有月莫辭燈火冷不  
知當時所據何本也

鄭羣贈簞唐本注羣時以殿中侍御史佐江



陵軍 釋言云元年六月自江陵召拜國子  
博士請復國子監生徒狀云今聖道大明儒  
風復振當在此年

狀當從歷官記以附長慶元年

荅張徹云赦行五百里月變三十真漸階羣  
振鷺入學誨螟蛉自十九年冬謫陽山至今  
夏召還積三十月矣豐陵行是年七月葬順  
宗于豐陵游青龍寺贈崔大羣補闕云秋灰  
初吹季月管是年九月也贈崔立之評事云  
復聞王師西討蜀霜風冽冽摧朝菌伐劉闢

韓詩五

六

在今春平蜀在今秋故征蜀聯句曰始去杏  
飛蜂及來柳嘶蛰秋雨聯句亦云因思征蜀  
士未免濕戎旆也城南聯句云驅明出庠鬻  
會合云天居覲清拱納涼云今來沐新恩同  
宿云生榮今分踰諸聯句皆還朝後作 送  
文暢北遊云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謂貞  
元十九年為四門博士時昨來得京官謂今  
年被召照壁喜見蝎甚言北歸之樂也僕射  
領北門謂田季安相公鎮幽都謂劉濟是  
年有祭十二兄及文并墓誌

二年丁亥分教東都生

元和聖德詩序云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夏  
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郊天告廟神靈歡喜  
謂元年楊惠琳據夏州叛三月辛巳夏州兵  
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以獻九月辛亥高  
崇文奏收成都擒劉闢以獻十月壬午淄青  
李師道十一月戊申武寧張愔皆受命二年  
正月己丑朔上親獻太清宫太廟辛卯祀昊  
天上帝于郊丘是日還宮御丹鳳樓大赦天  
下先是將及大禮陰晦浹辰享獻之辰景物

韓詩五

七

晴霽人情忻悅序列二年事詩云正月元日  
謂此年是也 四門博士周况妻韓氏墓誌  
云開封尉俞之女開封卒從父弟愈於時為  
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  
教畜之李翱云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  
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為飛語公  
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釋言云拜國子博士  
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後數日有來謂愈有讒  
子於相國者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  
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既累月上命李



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矣公分教東都生正以避諂爾元年相國鄭餘慶鄭綱公為國子博士在去年六月時餘慶已罷相又云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鄭綱德宗時為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憲宗即位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公所見鄭公即綱也去年十二月李吉甫裴均皆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即吉甫裴即均也今年正月己酉吉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公又相即吉甫也

韓譜五

公初被召見鄭公後數日即有讒公者既累月又讒於裴李既累月李公又相釋言之作在今春矣分司東都在今年但不知何月耳

公與馮宿書曰僕在京城一年又是歲之秋已有酬裴十六巡府西驛途中見寄詩是秋日已在東都矣疑只夏末出

京也

是年有盧東美苗蕃盧於陵墓誌

三年戊子

酬崔十六少府詩唐本注云元和三年詩云

三年國子師公自元年為博士至今三年行狀云權知三年改真博士也東都遇春云幸蒙東都官獲離機與拜謂避諂分司也與少室山人李渤拾遺書云十二月某日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方今天子仁聖自即大位以來於今四年憲宗永貞元年即位至今四年也唐史紀傳皆云元和元年詔以左拾遺召不赴寄玉川子詩云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則元年三年皆被徵公遺以書渤善其言乃出家東都至九年始應

韓譜五

著作之命也新史云洛陽令韓愈遺渤書公是時為博士五年方為河南令未嘗為洛陽令也

四年己丑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

李翱來南錄云元和三年十月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去東都韓退之石濬川假舟送予到景雲山居詰朝登上方南望高山題名姓紀別送翱詩云廣州萬里途山重江透迤時楊於陵節度嶺南辟翱為幕府也又云雖云有追送足迹絕自茲謂送至景雲山



居而別也 歐公云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  
其一在嵩山天封宮其一在福先寺塔下嵩  
山題名云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  
樊宗師處士盧全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  
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  
韋濛僧榮並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峯  
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  
雷明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  
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福先塔下題名乃去歲之十月十九日

韓譜五

時同遊者七人然非公親題也公今年  
九月復嘗與同僚迂杜兼于郊亦有題  
名時公已爲都官郎矣題名云河南尹  
水陸運使杜兼尚書都官員外郎韓愈  
水陸運判官洛陽縣尉李宗閔水陸運  
判官伊闕縣尉牛僧孺前同州韓城縣  
尉鄭伯義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大  
尹給事奉詔祠濟瀆回愈與二判官於  
此迎候遂陪遊宿愈題公題名今之可  
見於世者三題名之外又有從晉公東

征華岳題名洛北惠林寺釣魚題名同  
李翱孟郊柳宗元石弘登慈恩塔題名  
同樊宗師盧全謁少室李拾遺題名皆  
可參究聊併及之

祭薛公達云四年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丙  
寅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某而墓誌云朝議  
郎墓誌在祭文後也 皇甫湜云除尚書都  
官郎中分司判祠部新舊史行狀皆云都官  
員外郎送李正字序云以都官郎守東都省  
是也中官號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斂手

韓譜五

失職愈按六典盡索之以歸日與官者爲敵  
公除都官六月十日也時實以員外郎  
分司東都神道碑謂郎中誤矣初除制  
辭云朝議郎守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上  
騎都尉韓愈直亮而廉潔博達而沈厚  
守經嗜學遂探其奧希古爲文故得其  
精美宋王之微辭尚楊雄之奇字爲己  
求道暗然揚聲可行尚書都官員外郎  
分司東都王仲舒詞也

送侯參謀赴河中幕云幸同學省官未路再



得朋侯繼同年進士時為太學助教同在東都見祭薛助教文又云洸洸司徒公天子爪與肱三年九月王鏐為檢校司徒河中節度使司徒公即鏐也河北兵始進蔡州帥新薨謂今年十月討王承宗十一月蔡州吳少誠死明年感春云王師北討何當迴蔡州納節舊將死謂此也 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歌唐本云元和四年分司郎官錢徽字蔚章盧汀字雲夫 是年有裴稷京兆韋氏夫人墓誌河南府同官記

韓詩五

十一

公有裴復墓誌非稷也復父虬嘗為道州刺史有怡亭銘歐公集古錄云退之嘗為其子復墓誌者此也復亦卒葬於三年非四年也

五年庚寅為河南縣令

感春詩云起居諫議聯翩來謂裴度自河南功曹遷起居舍人孟簡等為諫議大夫也又云前隨杜尹拜表回笑言溢口何歡哈孔丞別我適臨汝風骨峭峭遺塵埃音容不接祗隔夜凶訃詎可相尋來杜兼為河南尹四年

十一月暴薨孔戣為衛尉丞分司東都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見二人墓誌

裴度自河南府功曹從武元衡辟為西川節度掌書記自掌書記召入為起居郎洪謂自河南功曹遷誤也

上留守鄭餘慶啓云分司郎官職事唯祠部為煩且重愈獨判二年乞與諸郎官更判公去年分司今二年矣 送鄭十涵校理序涵餘慶之子改名潛貞元十三年進士憲宗所

韓詩五

十一

謂卿之令子朕之直臣也序云愈為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居守三為屬吏經時五年按唐書宰相表永貞元年八月尚書左丞鄭餘慶同平章事元和元年十一月罷為河南尹本傳云憲宗立拜平章事未幾罷為太子賓客改國子祭酒累遷吏部尚書舊史云元年五月為太子賓客九月為國子祭酒十一月為河南尹河南志云二年三月加兼知東都國子監事舊史又云三



年六月為東都留守十月為吏部尚書表不載其為賓客祭酒傳不載其為河南尹東都留守皆闕文也公以元年為博士二年分教東都生四年分司郎官迨今五年矣送李判官正字礎歸湖南序礎貞元十九年進士仁鈞之子也序云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父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為民日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府

韓譜五

十四

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觀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巢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離十三年幸而集處按汴州亂在貞元十五年其後五年當貞元癸未公貶陽山也侍御之遷日南在董晉死後自貞元己卯至今十二年而云十三年豈退之與礎別在戊寅歲乎周君巢貞元十一年進士柳子厚有與君巢書五竇聯珠云洛陽令竇牟陪韓院長韋河南同尋劉尊師不遇得同字曰仙客誠難訪吾人豈

易同獨遊應駐景相顧且吟風藥曉瓊枝秀齋軒粉壁空不題三五字何以達壺公都官負外郎韓愈得尋字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鳥騎來訪馭風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河南縣令韋執中得師字早尚逍遙境常懷汗漫期星郎同訪道羽客杳何之物外求仙侶人間得我師不知爛柯者何處看圍碁公詩集中不載是詩以同尋師為韻亦古人分韻之例也竇牟墓誌云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

韓譜五

十五

中轉洛陽令祭文云分宰河洛愧立並躬尋劉尊師時竇為洛陽令公為郎官其後乃分宰河洛也為河南令上留守鄭公啓云今雖蒙沙汰為縣猶在相公治下又云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則公以論事失鄭公意既令河南猶論列不已行狀云改河南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燕河南秀才云元和五年冬房公尹東京房式四年十二月為河南尹洛陽在唐為東都故有留守有尹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



叙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見河南府同官記又云昨聞詔書下權公作邦楨是年秋德輿拜相也 月蝕詩効玉川作玉川云新天子即位五年公云元和庚寅斗插子即今年十一月也新史云全作此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按憲宗之崩在十五年新史誤矣

江子我云元和五年時杜佑裴均李藩權德輿為平章事其他在朝類多賢俊獨假宦官權太盛又往往出於閩嶺玉

韓詩五

十六

川詩云才從海窟來便解緣青真蓋尊譏刺宦官也按玉川此詩固不為無意史臣只合以譏刺宦者言之必預指之為元和逆黨所以不免後世之議

是年有張圓墓碣盧殷墓誌 公在河南有招楊之果及河南令舍池臺詩

志道云有軍人有罪愈追而問之不時至怒杖之軍吏入告留守留守不察愈上書決去就當是神策軍

韓文類譜卷第五

韓詩五

十七

羅氏云西川小珍  
環山齋印宋本校



韓文類譜卷第六

韓子年譜 起元和六年止十三年

丹陽洪 興祖 慶善

六年辛卯行尚書職方員外郎

正月晦作送窮文吾與子居四十年餘時年四十四太學四年朝齋暮鹽謂元年至四年也 辛卯年雪云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即樂天詩云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者然退之以為豐年之祥而樂天云信美

韓文類譜

非時節蓋雪在臘中則為瑞入春則多為災 沴故耳 寄盧仝云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間里公有送石洪温造序唐本云送石在五 年送温在今年送温序云洛之北涯曰石生 其南涯曰温生烏公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 為才致之幕下未數月以温生為才又致之 按唐書元和五年夏烏重胤為河陽三城懷 州節度使烏公即重胤也送石序云方今寇 聚於恒師環其疆詩云鉅鹿師欲老恒山險

猶恃四年冬討王承宗五年七月赦之石生 赴河陽時兵猶在河北序又云使先生無圖 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譏之也歐公云洪始 終無可稱而名重一時以嘗為退之稱道耳

按公烏氏廟碑云元和五年四月中貴 人誘盧從史縛之壬辰詔用烏公為河 陽節度使以許孟容神道碑考之壬辰 四月二十三日也蓋辟石洪在六月故 曰鎮河陽之三月此時未赦承宗故曰 恒山險猶恃也然送石與温二序疑只

韓文類譜

當附之五年公寄盧仝詩蓋今年之春 其曰水南山人又繼往只去年事也又 送温序云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以石 生為媒又羅而致之以未數月之言考 之恐不應在今年也或辟命在去冬而 春首行然實無所考也

乳母誌云見其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 徐二州入朝為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 外郎河南令元和六年二月卒時尚在河南 也酬盧雲夫望秋作云長安兩洗新秋出時



已在京師 小說傳載云李素代杜兼為河南尹時韓吏部由河南令轉職方歸朝或問前後之政曰將兼來比素蓋取古詩云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以縑持比素新人不如故也李素墓誌云拜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呂氏子早弃其妻著道士衣冠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公使吏卒給冠帶送付其母公有詩云非癡非狂誰氏子謂早也 九月有復讎狀時為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舊史云梁悅為父復仇殺秦杲特勅免死

韓滉六

三

愈獻議執奏之議云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非執奏也 襄陽盧丞墓誌云將以今年十月啓葬盧丞行簡之父為襄陽丞宰相表作襄陽令誤矣 石鼓歌云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又曰六年西顧空吟我當在今年 是年有房武畢垆墓誌

七年壬辰春復為國子博士

憲宗實錄云七年二月乙未職方員外郎韓

愈為國子博士舊史云華州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陰令柳澗縣務居數月濟美罷郡澗諷百姓遮道索前年軍頓役直後刺史趙昌至按得澗罪以聞貶房州司馬時愈因使過華以為刺史相黨上疏理澗詔遣監察御史李宗奭按得澗贓狀再貶封溪尉以愈妄論復為國子博士柳澗建中四年進士也公自去年以來未嘗出使或云即公赴職方時過華觀其事遂疏于朝爾 進學解云三年博士冗不見治舊史作三為博士按公貞元

韓滉六

四

壬午授四門博士元和丙戌為國子博士丁亥分教東都生今年又自郎官下遷凡四為博士矣此先言暫為御史繼言三為博士則自丙戌而後三歷此官也若云三年則自元年夏赴召至四年春尚為博士首尾四年矣玉川子有常州孟諫議座上聞韓員外貶國子五首云國學大頻頻謂此也孟諫議簡也以直言出刺常州 是年二月有論錢重物輕狀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也



丙戌爲博士丁亥分教東都生不可釐而爲二舊史及古本皆作三爲博士蓋後人以二爲字相比遂易其一也又唐書食貨志穆宗即位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賦論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絹二疋者爲八疋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夫日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改其弊是歲長慶元年也資治通鑑載揚於陵議亦在元年之冬洪載錢重物輕狀於今年且以爲二月不知何所本也

十二月有石鼎聯句詩或云皆退之所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侯喜師服皆其弟子也余曰不然公與諸子朝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湜不能詩則曰倚撫糞壤間孟郊思苦則曰腸肚鎮煎爛樊宗師語澁則曰辭慳義卓闕止於是矣不應譏誚靳薄之如是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軒

轅彌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年九十餘此豈亦退之自謂邪予同年李道立云嘗見唐人所作賈島碣云石鼎聯句所稱軒轅彌明即君也島范陽人彌明衡山人島本浮圖而彌明道士附會之妄無可信者獨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之之語亦必有是人矣 贈劉師服云祗今年纔四十五唐本云元和六年又云巨緡東釣儻可期與子共飽鯨魚膾舊史云十二年駙馬都尉于季友居喪與進士劉師服夜飲

師服流連州公亦以十四年貶潮陽與東坡遂從此而入海之讖同也公送師服詩云低頭受侮笑隱忍肆元寃齋財入市賣貴者常難售而師服乃以酒食之故得罪竄逐與蘇子美坐會客除名之事同也

公元和七年年四十五唐本作六年誤矣蓋師服以七年來京師十二月有石鼎聯句而二送詩則皆來年夏也故曰夏槐作雲屯又曰夏半陰氣始是也公贈師服詩稱其勇氣直言師服與軒轅



彌明為知友而坐于季友之飲以敗亦  
可想見其為人也

劉夢得寄楊八拾遺曰為謝同寮老博士范  
雲來歲即公卿楊八名歸厚是年十二月自  
拾遺貶國子主簿分司見舊史同寮老博士  
謂退之也梁范雲由國子博士為黃門侍郎  
其謝表云去歲冬初國子老博士爾 是年  
有李素石洪墓誌路應神道碑祭石三學士  
洪文

八年癸巳春守尚書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實錄云八年三月乙亥國子博士韓愈比部  
郎中史館修撰新史云愈數黜官又下遷乃  
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覽之奇其才舊史云  
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  
中史館修撰然則執政憐其數黜且以有史  
才故除是官非止奇其能文而遷擢之也新  
史務簡遂失其實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  
絳也公除官制曰太學博士韓愈學術精博  
文力雄健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求之一時  
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勢

利自致名望可使執簡列為史官記事書法  
必無所苟仍遷郎位用示褒升白居易詞也  
荅魏博田弘正書云奉十一月示問令撰廟  
碑碑云元和八年則此書在今冬也

按公奉詔為田弘正廟碑實元和八年  
十一月也然此書云季冬極寒又云蒙  
恩改職蓋公以九年十二月十五日遷  
考功郎中知制誥此書其年歲暮作也  
所謂十一月十二日示問者亦九年十  
一月也而云頃者蒙不以文字鄙薄令

撰廟碑者蓋記八年事也書辭甚明又  
李吉甫傳載田弘正以元和九年拜檢  
校尚書右僕射此書所以稱僕射者此  
也洪不詳考耳

是年有烏氏廟碑鄭儋神道碑李虛中董溪  
息國夫人墓誌

志道云公入館不修史或貽書勸其筆削  
愈答云自古為史者不有人責必有天災  
柳子厚聞而非之以書箴其失

九年甲午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



實錄云九年十月甲子韓愈考功郎中依前  
史館修撰十二月戊午以考功知制誥舊史  
云比部踰歲轉考功自去春至今豈特踰歲  
也 公在史館有荅劉秀才元微之書荅劉  
書以六月九日柳宗元與公論史書以正月  
二十一日宗元云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  
秀才書及今乃見書彙知公荅劉在去年六  
月宗元書在今年正月也子厚呼退之十八  
丈者韓公兄弟皆其父執見子厚先友記按  
子厚平時稱退之不曰韓愈則曰韓生文人  
相輕自古皆然然退之道子厚不容口以此  
見二公之爲人也與微之書云濟逢父子自  
吾人發唐史云甄濟不汚祿山拜太子舍人  
來瑱辟爲陝西襄陽參謀拜禮部員外郎宜  
城楚昭王廟塹地廣九十畝濟立墅其左子  
逢耕宜城墅自力讀書以父名不見史欲詣  
京師自言元和中荆南節度袁滋表濟節行  
有詔贈秘書少監即公所云追爵其父第四  
品者甄氏居宜城見宜城驛記 送張道士  
序云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諸侯貢賦之不

如法者謂吳元濟也 是年有劉昌裔神道  
碑王適孟郊扶風郡夫人墓誌  
十年乙未 呂云是年拜  
中書舍人  
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廻及寒食直歸  
遇雨二詩唐本云元和十年公知制誥寓直  
禁掖故詩云風光連日直陰雨半朝歸 與  
李華州書云獨宿直舍無可告語也華州李  
尚書即李絳也絳以元和六年冬同平章事  
九年春罷爲禮部尚書十年春檢校戶部尚  
書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書  
云卞離闕庭伏計倍增戀慕當在今年又云  
愈於父故游從之中蒙恩獎知待最深最厚  
公與絳同年進士絳爲相擢公太史又云愚  
以爲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疎外  
自待本傳云州有捕鷄戶歲責貢限絳以爲  
言并勸止田獵入爲兵部尚書今本以爲李  
實誤矣 進順宗實錄狀云去八年十一月  
臣在史職監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  
厚所撰先帝實錄三卷令臣重修吉甫慎重  
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尚未加功臣於吉



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按吉甫九年十月卒則進實錄在此年夏也舊史云愈撰實錄繁簡不當叙事拙於取舍按退之作史詳略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其褒善貶惡之旨明甚當時議者非之卒竄定無全篇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是也 公與鄂州柳公綽中丞二書云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當在今年公綽以鄂岳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率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邪即日奏願行許之抵安州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鄂軍既在行營公綽時令省問其家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之故鄂人戰每剋捷資治通鑑云九年閏八月少陽卒其子元濟自領軍務十年春縱兵侵掠及於東畿命宣武等十六道兵進討其後師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察用兵形勢度進言淮西必可取之狀考功郎中知制誥

韓愈上言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為今日之事又云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此狀在裴度察形勢之後三州申光蔡也又云少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今本作少誠誤矣洪載淮西便宜狀已經辨正然公行狀載之甚明固不必考之通鑑也但通鑑附見裴度察形勢西歸之日併載之五月以行狀考之公論實在捕賊行賞後也察其事勢亦當然也洪譜附於六月之前姑從通鑑耳而實非也墓誌與新傳又併繫於遷中書舍人之後而樊從之蓋又差一年也六月有論捕賊行賞表舊史云十年六月鎮州節度王承宗遣盜刺宰相武元衡又刺裴度傷首而免詔京城諸道能捕賊者賞錢萬貫仍與五品官乃積錢貳萬貫於東西市京城大索神策將士王士則王士平以盜名上言且言承宗所使乃捕得張晏等八人誅之



藍田縣丞廳記唐本云元和十年 是年有  
獨孤郁衛之玄墓誌徐偃王碑

衛府君墓誌今本皆作衛之玄故洪從  
之閣本舊本只作君諱某字某葬某處  
其所蓋公誌初成本文也及質之善本  
則君諱某者實中立也非之玄也衛晏  
三子長之玄字造微次中立字退之末  
中行字大受中行於時為兵部郎中為  
中立乞銘於公者墓誌首云兄弟三人  
後只云與中行別則其為中立誌無疑

矣中立餽奇藥求不死而卒死故白樂  
天詩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乃中  
立也孔毅夫陳無已之徒皆指以為公  
晚年惑金石藥獨近世李季可謂公長  
慶三年作李公墓誌力詆六七公皆以  
藥敗明年則公卒豈咫尺之間身試其  
禍哉或前人文字之同或傳寫之繆使  
賢者蒙汚然實無所考證也按公屬續  
之言謂愈踈馬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  
年出伯兄十五歲且獲終牖下如又不

足於何而足是公豈服藥以求長年者  
况白氏所紀退之微之杜子崔君三四  
公蓋非皆有聞於時者適以中立字之  
偶同遂歸過於公千載之誣庶自茲一  
洗故敢併及之

十一年丙申春遷中書舍人夏為太子右庶子  
實錄云十一年正月丙戌考功郎中知制誥  
韓愈中書舍人丙申賜服緋魚 周况妻韓  
氏墓誌云開封卒愈時為博士乞分教東都  
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

女子周氏况韓氏嫁九年而死其從父愈於  
時為中書舍人公分教東都生在二年至今  
十年云嫁九年而死則二年分教東都生三  
年嫁韓氏于周况也公有詩寄周郎博士即  
况也 實錄又云五月癸未降為太子右庶  
子本傳云初憲宗將平蔡命裴度視賊及還  
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時宰相李逢吉韋  
貫之也愈亦奏言云云執政不喜俄有不悅  
愈者撫其舊事坐是改右庶子李翱云唯公  
以為盜殺宰相而遽息兵其為儒甚大兵不



可以息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  
 遷中書舍人後竟以它事改右庶子其云月  
 滿遷中書舍人者按裴度自司勳郎中知制  
 誥為中書舍人白居易行制云臺郎滿歲班  
 列當遷綸閣之職所宜真授 公九年冬以  
 考功知制誥至今春竟一歲矣李漢云收拾  
 遺文無所失隊公掌綸誥一年無一篇見收  
 者失隊多矣唯後集有崔羣戶部侍郎制一  
 首云比參密命弘益既多及貳儀曹升擢惟  
 允舊史云羣元和初為翰林學士以謹言正  
 論聞於時遷禮部侍郎選拔才行咸為公當  
 轉戶部新史不載其為禮部闕文也 酬盧  
 給事雲夫曲江荷花呈錢七兄閣老錢微元  
 和初為翰林學士九年為中書舍人十一年  
 罷為右庶子詩云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  
 相追陪時公與微同為庶子也 王用碑云  
 京兆尹李修當作脩脩是年十月為浙西觀  
 察使 科斗書後記云衛宏官書即舊唐志  
 所云衛宏詔定古文官書新史作字書誤也  
 歸公歸登也有文學工草隸見舊史

十二年丁酉秋為彰義行軍司馬冬為刑部待  
 郎  
 公前此嘗薦殷侑堪任御史太常博士今年  
 侑自太常博士遷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使  
 回鶻時回鶻請昏有司度費五百萬朝廷方  
 用兵淮西乃遣宗正少卿李孝誠及侑往諭  
 不可新史以為元和八年又云侑還遷虞部  
 員外皆誤矣薦侑狀云兼通三傳傍習諸經  
 荅殷侍御書云新注公羊春秋疑即侑也一  
 本以為殷銜誤矣送侑序張署墓誌皆為庶  
 子時作至祭署時已為司馬云銘君之績納  
 石壤下蓋祭文在墓誌後也 唐史云十二  
 年七月丙辰太子右庶子韓愈兼御史中丞  
 充彰義軍行軍司馬公和晉公詩云長慙典  
 午非材識是也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  
 叶力即祭署云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  
 梁走出洛下者時裴度拜門下侍郎平章事  
 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表刑  
 部侍郎馬摠為副愈為行軍司馬司勳員外  
 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



宗閔兼侍御史節度觀察判官掌書記以鄆城爲蔡州治所八月三日庚申度赴行營天子御通化門勞遣之八月二十七日甲申至鄆城十月十七日癸酉平蔡自受命東伐至平蔡凡七十餘日李勣云十二年秋賊未滅丞相請公以行賜三品衣魚公知蔡州精卒聚界上以拒官軍守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入必擒元濟丞相未及行李勣自唐州文城壘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平淮西碑云十月壬申勣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壬申十六日也段文昌云十月既望勣遣其將一夕卷旆凌晨破關然則入蔡十六日平蔡十七日也舊史云己卯入蔡又裴度吳元濟傳皆曰十日勣夜至蔡十一日擒元濟皆誤矣十二月壬戌度進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晉國公馬摠檢校工部尚書彰義軍節度丙子愈爲刑部侍郎公東征賦詩有云李二十八即正封馮十七即宿也晚秋鄆城夜會李正封聯句

上王中丞盧院長按舊本從軍古云樂四句下注云正封上中丞退之時兼御史中丞也羈客方寂歷下四句注云愈奉院長院長即正封也其稱王盧繆矣詩云此年名作噩爾雅太歲在酉曰作噩也公爲刑部有舉錢徽自代狀

志道云蔡平處士栢耆以計謁愈愈白度使奉書諭王承宗承宗惶恐割二州以獻十三年戊戌

從晉公野宿西界詩云自趁新年賀太平公還朝在春首也

按舊史裴度以去年十二月十六日至自蔡公無緣踰歲方還朝也洪誤矣

進平淮西表云奉正月十四日勅牒一本表後云三月二十五日自奉勅至進碑凡七十日矣舊史云淮西碑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李勣功第一勣不平之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故李義山詩云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爲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



倒麓沙大石相磨治東坡嘗於邸舍壁間見一詩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或曰此詩東坡作蓋東坡嘗作上清宮記蔡元度磨之別自書撰故云耳 實錄云十三年夏四月鄭餘慶為詳定禮儀使奏韓愈李程為副是年有李惟簡墓誌胡珣權德輿碑

胡珣碑云為書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為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則十四年作也

不知洪何以附之今年

韓文類譜卷第六

羅巴西八小水珍  
環山鎮依本枝物

韓文類譜卷第七

韓子年譜 起元和十四年  
止長慶四年

丹陽洪 興祖慶善

十四年己亥春貶潮州刺史冬移袁州

元日酬蔡州馬尚書去年蔡州元日見寄之

什云元日新詩已去年當在今春也 舊史

云鳳翔法門寺有釋迦拍骨一節是年正月

丁亥上令中使押宮人持香花迎佛骨留禁

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

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

者愈上疏極陳其弊癸巳貶潮州刺史宰相

疑馮宿草疏出宿為歙州刺史時宰相皇甫

錡程昇也公之被謫即日上道便道取疾以

至海上初以二月二日過宜城見宜城驛記

三月二十五日至潮州謝上表云蒙恩除潮

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

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 瀧吏詩云南

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又云下此三千里有

州始名潮公以正月十四日去國行逾六旬

三月幾望矣遂以二十五日至潮則是十許



日行三千里蓋瀧水湍急故也瀧音雙歐陽  
文忠公云韶州圖經樂昌縣西一百八十里  
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按武水源出郴州  
臨武其俗謂水湍峻為瀧劉仲章者前為樂  
昌令余初以韓集云昌樂瀧疑其誤乃改從  
樂昌仲章云不然縣名樂昌而瀧名昌樂其  
舊俗所傳如此韓集不誤也謝表又云年纔  
五十時年五十二 四月十六日有送毛仙  
翁序二十四日有祭鱧魚文 公初貶潮至  
藍關有詩云雲橫秦嶺家何在次鄧州界有  
詩云戀闕那堪又憶家蓋公乘驛之官與家  
人別於京師其後家亦譴逐及公於南方故  
過始興江口感懷云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  
今祗一身存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  
共論初公隨兄南遷于韶兄卒北歸與百口  
避地江南至今三十餘年往時百口獨公存  
耳 公在潮州有謝孔大夫狀云伏奉七月  
二十七日牒以其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  
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以送  
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已量分慚

懼益深欲致辭為讓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  
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  
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  
使賔罕至身衣口食綰米足充過此以往實  
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為受之於官名  
且不正恃蒙眷待輒此披陳此狀集中無之  
孔戣十二年秋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廣  
州刺史嶺南節度孔大夫即戣也  
按公過始興江口詩云目前百口還相  
逐而此狀蓋八月間所作却云某妻子  
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不  
知何以又女孥孥銘謂愈既行有司以  
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孥道死  
於商南蓋二月二日也不應八月猶未  
至潮此狀不見本集不知洪何所本也  
潮州請置鄉校牒云趙德秀才即叙退之文  
章七十二篇為文錄者公有別趙子詩德自  
謂行道學文庶幾乎古不肯從公于袁而區  
弘自連山從公于荆又從公于京師各從其  
志也 袁州謝表云先朝恕臣愚直不加大



罪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其年十月二十四日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是年七月己丑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御宣政樓受冊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己丑七月十三日也實錄云十月己巳韓愈袁州刺史己巳十月二十四日也 公在潮有賀冊尊號表

十五年庚子秋召為國子祭酒

是年閏正月穆宗即位袁州謝上表云臣以

去年正月貶授潮州刺史其年十月移授袁州以今月八日到任曲江留別張韶州云來往再逢梅柳春知公去春到潮今春到袁也是春有賀穆宗即位賀赦賀冊皇太后賀慶雲四表舉韓泰自代狀 滕王閣記云十五年十月袁州刺史祭湘君夫人云十五年十月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按唐史云九月辛酉袁州刺史韓愈國子祭酒蓋命下在九月受命在十月是月為滕王閣記時猶未受祭酒之命也 祭湘君夫人云前歲之春黜守

潮陽去潮即袁今又獲位於朝凡三年於今自十四年春至今年十月纔二年耳又云復其章綬者公為行軍司馬時賜金紫今為祭酒復其舊也

湘夫人祭文刻於黃陵廟碑陰今在湘陰縣北八十里趙德父云碑四面皆有字今其兩面字多處已磨滅不可讀德父嘗得七八十年前本字好可寶今所謂凡三年者實作凡三十年然趙德父之疑亦如洪之疑也余按公文云退思

往昔實發夢寐凡三十年於今乃合公蓋記疇昔之夢耳非謂自貶所歸朝也其義甚明況於今亦不為斷句余嘗疑公以剛正自許而乃若眷眷於一黃陵廟以私錢十萬新其廟宇又為文以祭之句石以銘之意其必有所感召今乃得於祭文洪不細考耳樊本載石本又作累年蓋字益磨滅從而意之耳

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云憑高試回首一望豫章城王仲舒自中書舍人除御



史中丞觀察江西公北歸寄詩別之 至江  
州寄鄂岳李大夫云故人辭禮闈旌節鎮江  
圻李程自禮部侍郎觀察鄂岳又云別來已  
三歲蓋程十三年出鎮與公別於京師今三  
歲矣又云年皆過半百時公年五十三又云  
公其務貫過我亦請改事然則二公嘗以事  
相失也 題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注云  
公有女爲尼在江州詩云中郎有女能傳業  
伯道無兒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  
淚落烟霞一云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  
對烟霞因話錄云蕭穎士子存字伯誠爲金  
部員外郎惡裴延齡之爲人弃官歸廬山以  
山水自娛終于檢校倉部郎中公少時嘗受  
金部賞知及自袁州入爲祭酒途經江州因  
遊廬山過金部山居訪知諸子凋謝唯二女  
在焉因賦此詩留百鍊以拯之 行次安陸  
先寄隨州周員外云行行指漢東暫喜笑言  
同雨雪離江上蒹葭出夢中隨州一作循一  
作徐皆誤舊本蓋曰周隨州循循其名也夢  
中夢澤也

周員外乃周君巢也諸本無有名循者  
公再寄周詩云陸孟上楊久作塵同時  
存者更誰人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刀  
圭救病身公與君巢同爲董晉幕客陸  
長源孟叔度上穎楊凝皆一時同幕之  
舊至是皆歿矣君巢晚留意丹藥柳子  
厚嘗有荅周君巢論餌藥久壽書故公  
有末章之語其爲周君巢無疑矣洪爲  
或本所誤耳  
南海神廟碑云元和十二年詔用魯國孔公  
爲廣州刺史又云至州之明年即十三年明  
年紀歸即十四年明年其時公又固往即十  
五年歿墓誌云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  
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唯公歲自  
常行官吏刻石爲詞美之十五年遷吏部侍  
郎而舊史云歿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愈在  
潮州作詩美之按十五年退之已移袁州舊  
史誤也  
公在潮州孔歿待公特厚舊史所謂作  
詩美之蓋南海廟碑也碑云願刻廟石



以著厥美而繫之以詩故也碑立在元和十五年十月時公亦已去表矣然公誌孔幾墓云官吏刻石為詞美之是立碑之日公亦不應尚稱官吏也蓋墓誌與傳皆推本而言之也

與孟簡書云行官自南回過吉州得手書簡十五年春貶吉州司馬也又云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數十日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

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東坡云退之喜大顛如喜文暢澄觀之意而世妄撰退之與顛書其詞凡鄙有一士人又於其末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永叔也近世所傳退之別傳載公與大顛往復之語深詆退之其言多近世經義之說又於其末作永叔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吾友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耳

公與大顛手簡三刻石在潮州靈山院

慶曆中表世弼得其墓本疑之以質歐公歐公云實退之語佗意不及也手簡上二簡皆招速常語耳第三簡最後云愈聞道無凝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隍無異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不至州郭自激修行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勞於一來安于所識道故如是故歐公謂其以繫辭為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謂宜為退之言者此也近世妄撰公別傳以為孟簡所纂純載公與大顛答問佛法語故世儒與前簡併廢之然公上三手簡固無它語也以孟簡書質之公固嘗邀之至州郭也歐公跋語見於集古錄豈洪亦未之考耶王介甫嘗有送呂潮州詩云不必移鱈魚詭怪以疑民有若大顛者高材能動人亦勿與為禮聽之汨彞倫故一時黨同者為此傳源明之言不妄也

論黃家賊事宜狀云去年貶嶺外刺史謂在





潮時黃家賊即柳子厚所稱邕管黃少卿等也。論典貼良人家男女狀云臣往任袁州刺史此狀在還朝之後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傭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又論夷獠請因改元大慶遣使宣諭仍擇經略使撫之。是年有柳子厚姪孫滂祭文墓誌曾直云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不煩繩削而自合。

志道云不知者傳愈稍信奉佛氏簡素事佛以書贊之愈答書以辨

**穆宗**長慶元年辛丑秋遷兵部侍郎

公去冬之末道出漢東今春方至京師公有詩云竄逐三年海上歸自十四年謫潮至今春到闕首尾三年矣

按黃家賊事宜狀及典貼良人男女狀二狀皆云乞因改元大慶而行之是在未慶霽之前有此狀也故洪載二狀於去年冬而此却云今春方到闕何也按黃家賊事宜狀謂臣去年疑嶺外刺史又典貼良人男女狀謂臣往任袁州刺

史謂之去年蓋元和十四年也則是公十五年冬已到闕豈不明甚若謂今春到闕則不應預有此二狀也公長慶二年再見裴晉公於鎮州行營所謂竄逐三年海上歸逢公復此著征衣者蓋記相別之日兼竄逐而言也非必謂竄逐實經三年也况公初除祭酒實去歲九月二十二日亦不應一冬在道理無可疑。

李翱云公入遷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

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皆相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公在國子有舉張惟素自代狀論新注學官牒薦張籍狀請上尊號表云坐收冀部旋定幽都冀王承元幽劉總也張籍祭公詩云我官麟臺中公為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力自揚特狀為博士始獲升朝行時籍自校書郎為國子博士公為祭酒雨中寄籍詩云





歲晚偏蕭索誰當救晉饑籍荅云聞道韓夫子還同此寂寥 公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而公自幼至老家人常百口宜其貧也 唐史云秋七月庚申國子祭酒韓愈為兵部侍郎公為兵部有舉韋顛自代狀 是年有李邦祭文墓誌鄭羣薛戎墓誌

志道云公牒吏部國子監學官非通經博涉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勿擬新官上

日必加研試然後教上

二年壬寅春奉使鎮州秋遷吏部侍郎

元年七月壬戌鎮州亂殺田弘正立王廷湊命深州刺史牛元翼節度深冀以討之十月丙寅命裴度為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戊辰元翼為廷湊所圍二年春二月甲子赦廷湊詔愈宣撫衆皆危之愈既至諭以逆順辭情切至廷湊畏重之語在本傳李翱曰朝廷以廷湊為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歸而牛元翼果出及還於上前奏與廷湊及三軍語上大

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大用授吏部侍郎公使鎮州次壽陽驛詩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鎮州初歸詩云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侍郎歸公以二月初使鎮州二月望次壽陽驛比還春未矣壽陽太原之東邑也時裴度屯承天行營有酬裴司空詩云竄逐三年海上歸逢公復此著征衣蓋公嘗從度討蔡今復使廷湊也又鎮州路上酬裴重見寄詩云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公奉使往返纔兩月者以此舊史云度受命之日蒐兵補卒自董西師臨於賊境屢以捷聞進位檢校司空也 開州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云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處厚以元和十一年九月自考功為開州刺史也又云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處厚以元和十五年三月壬子以侍講學士講詩關雎書洪範于太液亭今年夏四月為中書舍人也 論變鹽法事宜狀舊史云二年三月張平叔為戶部侍郎上疏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強兵陳利



害十八條詔下其疏令公卿詳議中書舍人  
韋處厚隨條詰難事遂不行司馬溫公云愈  
時奉使鎮州未還狀云奉今月九日勅不知  
其何月也今附於四月之末 穆宗實錄云  
二年九月庚寅兵部侍郎韓愈為吏部侍郎  
公行狀云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  
曰人所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  
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  
其出入故勢輕 鄆州谿堂詩後曰長慶二  
年十月建序曰憲宗十四年馬公為節度觀  
察使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穆宗以元和十  
五年即位即位之二年長慶元年也上之三  
年公為政於鄆曹濮適四年矣正在今年  
是年有寶司業祭文墓誌楚國夫人墓誌黃  
陵廟碑

按趙德父金石錄黃陵廟碑實在長慶  
元年又碑云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  
師往余謂曰白我一碑石載二妃事愉  
既至州曰碑謹具遂篆其事則固不應  
在二年也

三年癸卯夏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冬復為兵  
部侍郎又遷吏部侍郎  
實錄云三年六月辛卯吏部侍郎韓愈京兆  
尹兼御史大夫勅放臺參後不得為例時宰  
相李逢吉與李紳不協及紳為中丞乃除愈  
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仍放臺參紳性峭直屢  
上疏論其事遂與愈辭理往復逢吉乃兩罷  
之出紳為江西觀察使以公為兵部侍郎荅  
友人論京兆尹不臺參書云容桂觀察使帶  
中丞尚不臺參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  
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亦是何  
典故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聖  
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今本顛  
倒不可讀當從唐本也 李翱云改京兆尹  
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言曰是尚欲燒佛  
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  
實錄云十月癸巳愈為兵部侍郎庚子為吏  
部侍郎 公為京兆有舉馬摠自代狀賀雨  
賀太陽不虧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龍文 再  
為兵部有舉張正甫自代狀 羅池廟碑云



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長慶元年正月建按  
長慶元年正月公尚為祭酒二年九月始為  
吏部歐陽公云據建碑時公未為吏部碑云  
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為柳人書羅池  
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後二年愈作碑  
時當是長慶三年其云元年蓋傳墓者誤刻  
之耳 是年有送鄭權尚書序并詩祭馬摠  
張徹女孥文并女孥墓誌韓弘碑李干墓誌  
論孔戣致仕狀

按公祭馬摠文時為吏部侍郎也公尹

京兆自吏部遷管舉摠自代是舉代之  
日摠固亡恙不應祭文具前階也然祭  
文實云賀問未歸吊廬已萃未燕于堂  
已哭于次蓋摠方詔歸而遽卒時公除  
京兆猶未拜告命故也恐重學者之疑  
故詳及之

四年甲辰冬退之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  
曰文

是年正月敬宗即位 二月有王仲舒碑一  
本云公諱弘中字某司馬公云實錄新舊傳

皆名仲舒字弘中又宴喜亭記稱王弘中則  
弘中必字也仲舒貞元十年登賢良方正科  
碑云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墓誌云貞元十  
年按陸贄之貶在十一年春而陽城傳云裴  
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城率拾遺王仲舒  
數人守延英上疏則墓誌云十年是矣 四  
月張徹墓誌云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  
某所而祭文云無所掩葬輿窆東歸者徹初  
被殺招魂而歸其後故人以幣請之范陽始  
得歸葬也

按洪載張徹墓誌於今年載祭文於去  
年質之舊本墓誌實長慶三年祭文則  
當在元年也洪兩皆失之徹墓誌云其  
友侯雲長佐郵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為  
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孝恭元  
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  
之馬僕射馬摠也摠以長慶二年秋遷  
右僕射踰年之夏則召還矣徹死於長  
慶元年秋朱克融之變踰年則定固不  
應四年而後歸葬也舊本為是又公祭



徹之日實爲兵部侍郎也其文云無所  
掩葬輿竟東歸蓋聞訃之始也公爲兵  
部實在元年而徹以元年七月死蓋祭  
徹在是年之秋冬無疑矣併考正之以  
俟知者

八月有孔戮墓誌 公行狀云正議大夫行  
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韓公四年疾病滿百  
日罷以十二月卒於靖安里第載公屬續語  
曰愈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  
於四十二愈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爲侍郎年  
出伯兄十五歲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  
於牖下幸不至失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  
明年張籍祭公詩云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  
莊籍時官休罷兩月同游翔皇子陂岸西地  
曠氣色清新池平四漲中有蒲荇香北臺臨  
稻疇茂柳多陰涼板亭坐垂釣煩苦稍已平  
共愛池上佳聯句舒遐情會有賈秀士來茲  
亦間并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篙棹盤回入潭  
瀨下網截鯉鮓踏沙掇小蔬樹下蒸新粳日  
來相與嬉不知暑景長月中登高灘星漢交

垂芒釣車擲長線有獲齊驪驚夜闌乘馬歸  
衣上草露光公爲遊溪詩唱詠多慨慷自期  
此終老結社於其鄉城南莊在長安城南公  
之別墅也池上聯句集中無之游溪詩即南  
溪始泛三首是也魯直於退之最愛此詩以  
爲有詩人句律之深意蓋退之絕筆於此賈  
秀士即島島有韓侍郎夜泛南溪詩又云籍  
受新官誥拜恩當入城公亦同歸還居處隔  
一坊籍長慶初爲國子博士二年爲水部今  
秋爲國子司業也又曰公有曠達識生死爲  
一網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  
傲然委衾裳其於死生之際如此東坡云歐  
陽永叔司馬君實范景仁皆不喜佛然其聰  
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真佛法也愚於  
退之亦云 皇甫湜云先生洞朗軒闢不施  
戟級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食以  
飴口未嘗一日不對客聞人或晝見其面退  
相指語以爲異事 行狀云氣厚性通議論  
多大體與人交終始不易凡嫁內外及交友  
之女無主者十人幼養於嫂鄭氏及嫂歿爲



之暮服以報之 舊史云少時與洛陽孟郊東郡張籍友善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際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大抵以興起名教獎仁義為事新史不詳著其語今附于此然舊史既云性弘通又云性褊僻不若新史云性明銳不詭隨為得其實也舊史又云愈時恃才肆意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愈為賀作諱辨令舉進士以此非愈按羅池事理或有之未必柳人之妄也劇談錄云元和中李賀善為歌篇韓公深所知重於搢紳間每加延譽由是聲華籍甚時元稹年少以明經擢第常願交結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令僕者謂曰明經及第何事來看李賀稹慙憤而退其後稹制策登科日當要路及為禮部郎中因議賀父諱晉肅不合應進士舉文公惜其才為著諱辨以明之撫言亦云賀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諱辨一篇然

則賀嘗舉進士而元稹謗之也諱辨亦云賀舉進士有名而唐史本傳云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愈為作諱辨竟不就試非也退之勸賀舉進士蓋惜其才耳何恃才肆意之有孫伯野跋洪慶善年譜右洪慶善所次昌黎年譜宣和壬寅夏得於其叔成季觀其推次之工決知其學非苟然者獨淮西事宜狀有可疑者按通鑑元和九年閏八月丙辰少陽薨其子元濟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九月元濟不迎弔祭使發兵四出屠舞陽焚葉襄城十年春正月縱兵侵掠及於東畿己亥制削元濟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兵進討其後師父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謂克淮西在陛下斷與不斷則是裴度察形勢還後退之方有事宜狀狀中云去年春夏已來蓋謂少陽未死前爾恐宜從通鑑六月九日孫傳伯野父題



洪慶善年譜後記

僕初作昌黎年譜叙淮西事宜狀在元和九年孫公伯野辨其非是乙巳歲再加考正而增廣之與祖記

韓文類譜卷第七

雖已云西八  
瓌山館依原本校刊

南宋慶元中建安魏仲舉刊韓集五百家注輯呂程洪三家所撰譜記為七卷名曰韓文類譜後無繼刊者故世罕得而見也廣陵馬君懌谷涉江馳嗜文史遍訪是譜于藏書家近始得之因亟付梓以廣其傳當世多好學深思君子讀譜而見其年經月緯之精密彌足為論世之助矣類譜中有附錄六十餘條如引韓子寄贈三學士及岳陽樓詩証陽山之貶乃為韋王之黨

韓譜跋

所排謂都官之除在己丑六月十日皆莆田方崧鄉增考年譜之文朱子採入攷異可據餘亦疑志出崧鄉譜雖不著其姓名然由朱子所採可以例推且觀其文體亦諸條無異耳又方攷亦有別見考異而是譜未採者蓋譜之所錄尚非其全以兩君好古之深他日更購獲完本彙刻流傳尤善矣

雍正庚戌春日長洲陳景雲識







范文正公年譜序



君子之道常得以行於天下  
以君子扶樹之也何也舉朝  
焉斯朝無異道舉國皆君子焉則國  
無異道舉天下後世皆君子焉則天  
下後世無異道柰之何不能皆君子  
也則其道異其道異則其心異其心  
異則其趨不能以相一矣而可望其  
道之行哉茲其所以不能不待君子  
之扶樹也然而君子論道生乎前也  
率俟後之君子生乎後也率仰前之  
君子不前後而異揆焉則亦此心之

相感乎爾吾友無錫秦公國聲以御  
史中丞經畧全楚入澧境謁文正公  
祠即復道士所侵祭田已乃屬州刺  
史葉君邦彥州倅歐陽君崇珍錄公  
年譜刻梓藏之祠俾論公之世者考  
焉美哉乎其為君子之道謀也顧公  
之道非後學所能窺測然其在臺諫  
則為天下靖大奸在邊數則為天下  
禦大敵在宰物之地則為天下恢張  
大治理而表裏始終粹然一出於正  
譬則晴空不雲澄江不波人人得而  
知也伊洛橫渠安定諸儒皆有稱述



而考亭尤極其尊仰其答周益公之言曰范公心量廣大高明可為百世師表由是觀之公於諸儒雖其造詣淺深不敢妄議然公卓然為有道君子則不當復疑矣中丞公所以拳拳講求公之道者謹容已哉梓刻既成邦彥輩求予為序夫中丞公之於范公亦猶范公之於狄李二公也公嘗謁狄梁公仁傑祠退而論撰其行業刻石立之又嘗謁李衛公德裕祠病其湫隘遷於南樓且求其本傳刻梓藏之二公皆唐純臣衆口畢詞以為

君子故公究心焉公而有神其不謂然曰鄉也吾為狄李二公究心今秦公乃為我究心乎是可見君子之道同則其心也趨也無或間然也范公非為二公謀也為二公之道謀也秦公亦非為范公謀也為范公之道謀也秦公非循范公之故事也君子之心曠百世而相感無非扶樹此道使其常得以行於天下後世也於戲君子之道一而已矣其不能以相一者道不同也道不同者邪正之所由分也如是而為正如是而為邪如是而



為君子如是而非君子不迷其途不  
 爽其趨君子之道不在茲乎君子哉  
 君子哉人病不為耳公之道具年譜  
 中其行之已者可則而效施之人者  
 可訓而行後進之士論公之世仰公  
 之風而興起焉則公之道常在天下  
 後世而無恙矣茲刻裨益可勝既乎  
 哉秦公領茲雄鎮惠洽威行合境華  
 夷翕然率俾故能以其餘閑尚友前  
 哲究心雅道如此論者謂其安攘方  
 畧得於景行文正之功吾固以文正  
 公之道望之則邦彥輩之求吾序也

其奚宜辭

正德十二年丁丑夏四月甲子後學  
 西蜀劉武臣序





范文正公年譜

四明樓鑰

五世孫之柔校正

公昔遠祖博士范滂為清詔使裔孫履冰為唐丞相鸞臺鳳閣平章事世居河內四世祖上柱國隋懿宗朝咸通二年任幽州良鄉主簿詰書猶存至十一年遷處州麗水縣丞一支渡江中原亂離不克歸子孫遂為中吳人曾祖夢齡仕吳越中吳節度判官宋贈太師徐國公祖贊時仕吳越九歲童子出身終秘書監宋贈太師唐國公父墉從錢俶歸宋任武寧軍節度掌書記武寧軍即徐州封太師周國公文正公即書記第三子也諱仲淹字希文端拱二年己丑八月癸酉二日丁丑以辛丑時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謝氏貧無依再適淄州長山朱氏亦以朱為姓名說上長白山僧舍

脩學禮泉寺內有祠後居南都郡庠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孝弟忠信祥符八年年二十七歲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初任廣德軍司理後迎侍母夫人至姑蘇欲還范姓而族人難之者公堅請云止欲歸本姓也無所說始許焉至天禧元年為亳州節度推官始奏復范姓其後名益大位益顯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戚疎也吾安得不卹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卹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亦何以入家廟乎故恩例俸賜嘗均族人盡以俸餘買田於蘇州號曰義莊贍養宗族無間親疎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咸有贍給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母時尚



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樂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凡有所為必蓋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公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仕至參知政事諡文正道德博洽曰文經天緯有地曰文內外賓服曰正有文集二十卷別集五卷蘇軾作序政府論事三卷奏議十七卷韓琦作序娶李氏參政昌齡女也公有四子長曰純佑歷守將作監主簿自幼讀書為文章籍籍可稱嘗侍公城馬鋪寨率兵馳據其地西戎兵衆大至且戰且

督不數日而成其城一路恃以為安次曰純仁字堯夫皇祐元年進士相哲宗諡忠宣御書世濟忠直之碑高宗朝贈太師追封許國公次曰純禮字彞叟仕至尚書右丞次曰純粹字德孺仕至龍圖閣學士戶部侍郎知河南府

太宗皇帝端拱二年己丑秋八月丁丑公生於徐州節度掌書記官舍按公神道碑及國史皆云年六十四薨于

皇祐四年也

淳化元年庚寅丁父太師憂年二歲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年二十歲

按公謨鄆郊友人王鎬墓表云君之父贊善公衮慷慨有英氣善為唐律詩歷著作通判會太守不法憤而辱之失官居長安中與豪士遊縱飲浩歌有嵇阮之風人特駭之公不安其高復起家就祿得請監終南山上清太



平宮從吏隱也時祥符紀號之初戴某薄遊  
至止及公之門因與君交相與嘯咏於鄆杜  
之間

二年己酉年二十一歲讀書長白山禮泉是歲

改科舉取士按言行錄載涑水記聞曰范公  
少冒朱姓舉學究嘗同衆客見姜諫議遵遵  
素以剛嚴著名與人不款曲衆客退獨留范  
公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奇

士也他日不惟為顯官當立盛名於世叅坐  
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測其何以知之也

三年庚戌年二十二歲讀書長白山按東軒筆錄  
公與劉某同在長白山醴泉寺僧舍讀書日  
作粥一器分為四塊早暮取二塊斷蓋數莖  
入少鹽以啗之如此者三年

四年辛亥年二十三詢知世家感泣去之南都  
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

不堪而公自刻益苦按家錄云公以朱氏兄  
弟浪費不節數勸止之朱兄弟不樂曰我自  
用朱氏錢何預汝事公聞此疑駭有告者曰  
公乃姑蘇范氏子也太夫人携公適朱氏公  
感憤自立決欲自樹立門戶佩琴劍徑趨南  
都謝夫人亟使人追之既及公語之故期十  
年登第來迎親

七年甲寅年二十六有睢陽學舍書裏詩在南  
都學舍家錄云真宗謁太清宮幸亳駕次南  
京皆往觀之獨公不出或以問公公曰異日  
見之未晚留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及不出  
觀駕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公既而悉已敗  
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  
不下筋得非以相浼為罪乎公謝曰非不感  
厚意蓋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  
能啗此粥乎又按遺事云公處南都學舍晝



夜苦學五年未嘗解衣就枕夜或昏息輒以  
水沃面往往饘粥不克日晷始食

八年乙卯

甲第九十七名試置天下如置器賦君子以  
恐懼脩省詩順時知微何先論登第後有詩  
云長白一寒儒名登二紀餘百花春滿路二  
月雨隨車鼓吹迎前道煙霞指舊廬鄉人莫  
相羨教子讀詩書調廣德軍司理參軍按張

唐英撰公傳云祥符八年登進士第朱說者  
是也又按汪藻撰祠堂記云公以進士釋褐  
為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  
非守數以盛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其往  
復辯論之語于屏上比去字無所容貧止一  
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  
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既登仕版始  
迎其母以養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

人為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于  
時

天禧元年丁巳年二十九遷文林郎權集慶軍

按九域志節度推官始復范姓其表略云名

非霸越乘舟偶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入境遂  
稱於張祿用事最為親切

二年戊午年三十歲為譙郡從事亳州祭龍圖

楊給事文曰余歲三十方從事于譙獨棲難

安方孤桓易搖公方監郡方風未翹翹一顧

而厚兮甚乎神交又太子中舍上官融墓銘

云余天禧中為譙之從事秋八月進皇儲資

聖頌

三年己未年三十一除祕書省校書郎

四年庚申年三十二是歲校書省守官集慶

五年辛酉年三十三監泰州西溪鎮鹽倉有西

溪見牡丹詩西溪書事按皇朝類苑云初呂



文靖嘗官于此手植牡丹有詩刻後公復題一絕後人以二公詩故題詠極多而花亦為人重護以朱闌歲久益茂為西陵奇觀

仁宗皇帝乾興元年壬戌年三十四歲按文集冬十二月有上張知白右丞書稱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集慶軍推官監泰州西溪鎮鹽倉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癸亥年三十五公在西溪上言寇準被誣事除興化令時富鄭公弱冠來謁公識其遠大力教載而激勸之故其祭文畧云昔弱初冠識公海陵顧我譽我謂必有成我稔公德知己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氣殊息同心異體始未聞道公實告之未知學文公實教之肇復制舉我憚大科公實激之既舉而仕政則未諭公實飭之徒楚州糧料院

二年甲子年三十六遷大理寺丞子純佑生三年乙丑年三十七夏四月二十日上書請救文弊復武舉重三館之選賞直諫之臣及革賞延之弊

四年丙寅年三十八丁母夫人憂有書與發運使張綸言復海堰之利按李壽通鑑長編泰州海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疇公言于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遂奏以公知興化縣總其役難者謂濤患不息則積潦必為災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亡少豈不可乎役遂興會大雨雪驚濤洶湧役夫散走旋濤而死者百餘人衆謹言曰堰不可成復詔遣中使按視將罷之又詔淮南轉運使胡令儀同公度其可否令儀力主公議而公尋以憂去綸表請身自督役踰年堰成民至今享其利又按記聞通泰海州皆濱



海舊有潮水皆至城下田土斤齒不可稼穡  
文正公監西溪鹽倉建白于朝請築捍海堤  
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認衛民田朝廷從之  
以公為興化令掌斯後發通泰楚海西州民  
美治之既成民享其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  
為姓

五年丁卯年三十九夏六月丁亥子純生時  
公寓南京應天府按公言行錄云時晏丞相  
殊為留學遂請公掌府學公常宿學堂訓督  
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由是四  
方從學者輻湊其後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  
朝廷者多其斯教也是年有上執政書畧云  
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者速忠可  
忘乎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  
戚而忘天下之憂請擇郡守舉縣令擇游惰  
去冗僭遊選舉敦敦教育養將材保直臣察懷

范文正公年譜

臣使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杜姦雄凡萬餘  
東軒筆錄云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  
遊上謁公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公又贈  
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  
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  
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二年僕僕所得幾何  
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  
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

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備謹公甚  
愛之明年公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間泰  
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  
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有送  
李紘殿院赴闕詩按九域志南京應天府睢陽郡  
六年戊辰年四十歲上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  
病宰相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在樞府薦一  
士為館職曾諭之曰公知范仲淹舍而他薦



乎晏公遂以狀舉公其畧云臣伏以先聖御朝群才効用惟小大之畢力叶天人之統和凡有位於中朝願薦能於丹宸不虞進越用廣詢求臣伏見大理寺丞范仲淹為學精勤屬文典雅畧分吏局亦著清毅前曾任泰州興化縣與海堰之利昨因服制退處睢陽日於府學之中觀書肄業敦勸徒眾講習藝文不出戶庭獨守貧素儒者之行實有可稱云欲望試其詞學獎以職名庶參多士之林允洽崇丘之詠是歲服除冬十二月甲子以公為祕閣校理晏丞相殊之薦也又文集有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有南京書院題名記又奏乞王洙克南京講書狀

七年乙巳年四十一歲按長編是年十一月癸亥冬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乃御天安殿受朝公上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

無為臣之理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于內以行家人禮可也今願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後世法疏入不報東坡志林云先君奉詔脩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朝政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於文忠公公曰范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為正今按涑水記聞亦但云奏以為不可而不言見從與否則蘇公所記疑若可信但諸書皆云冬至而蘇公獨云朝正則誤也晏公所薦公為館職聞之次懼召公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朝薦者公正色抗言曰某緣屬公舉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公竟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公退又作書遺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卒媿謝焉又奏疏請皇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尋出為河中府通判



八年庚午年四十二歲按長編上疏論職田不可罷其畧曰真宗初賜職田實遵古制蓋大賚於多士俾無蠹於生民無厭之徒或冒典憲由濫官之咎非職田之過若從而廢罷則吏困於廉收而均給則民受其弊天下幕職州縣官三班使臣俸祿微薄全藉職田濟贍其無職田處持廉之人例皆貧窘曩時士員尚少凡得一任必五六年方有交替到闕即日差除復便請給當時條例未密士寡廉隅雖無職田自可優足今物貴與昔不同替罷之後守選待闕踰二年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致化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乞深加詳軫不以一時之論廢經遠之制天下幸甚上疏論士人寄貫開封府上疏論太后復辟其畧云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聖握乾綱而歸

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之養疏入不報是歲三月三司言方建太乙宮等處乞下陝西市材詔可公在河中府上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復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宮觀減定常歲市木之數蠲除積負以彰聖治夏四月轉殿中丞五月有上時相議制舉書六月十五日有與周駢推官書七月十二日有與歐靜書上疏言減郡邑以平差役其畧云天下郡縣至密吏役至繁奪其農時遺彼地利是以邊廩或窘民財未豐臣觀漢光武朝併合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今欲去煩苛之便致富壽之俗當施此令以寬兆民如河中府倚郭二縣惟河東縣主戶四千不至逼迫河西縣主戶一千九百內八百餘戶屬鄉村本縣尚差



公吏三百四十人內一百九十五人於鄉村  
 差到緣鄉村中等戶只有一百三十戶更於  
 已下抽差是使堪役之家無所休息以臣管  
 見其河西縣宜併入河東及大名府縣分極  
 多甚可省去或謂縣邑之中有權酷關征之  
 利臣謂所廢之縣止可為鎮而坊市仍舊所  
 貴吏役稍減農時不奪地利無遺民財可阜  
 也有上資政晏侍郎書十二月與唐處士書

邵氏聞見錄云富鄭公初遊場屋穆修伯長  
 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  
 世公果禮部試下時太師公官耀州公西歸  
 次陝范文正公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  
 士可亟還公復還見文正辭以未嘗為此學  
 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久為君闢一室皆  
 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晏元獻公判南京公  
 以大理寺丞丁憂權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

一女及笄仗君為我擇壻范曰監中有二舉  
 子富皋張為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  
 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踈俊  
 晏曰唯即取富皋為壻後改名即富公弼也  
 為善後亦更名方平云按登科記天聖八年  
富弼中制科然按國

史范文正公是時當在陳  
州薦舉求婚之事未詳

九年辛未年四十三歲春三月辛巳子純禮生  
 公遷太常博士移通判陳州上疏乞將磨勘  
 轉官恩澤移贈考妣其畧曰臣自蒙恩改授  
 京官到今七年不敢僥求磨勘今為遷奉在  
 邇未曾封贈父母竊念臣襁褓之中已丁何  
 怙鞠養在母慈愛過人邇臣幼孤憫臣多病  
 夜扣星象食斷葷血踰二十載至于其終又  
 臣遊學之初違離者久率嘗殞血幾至喪明  
 而臣仕未及榮親已不逮既育之恩則重罔  
 極之報曾無今欲將磨勘轉官恩澤乞先移



贈考妣所貴安厝之日得及追榮臣在壯年  
序進未晚伏望特降曲成之造用覃廣愛之  
風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明道元年壬申年四十四歲在宛丘聞京師多  
不關有司而署官賞者乃附驛奏疏甚懇至  
願以唐中宗朝上官婕妤賀婁氏賣墨救斜  
封官為戒又屢上疏言內降之弊引章后為  
戒

二年癸酉年四十五歲是年三月甲子太后崩  
帝始親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時公為陳州  
通判太常博士四月公被召赴闕除右司諫  
公初聞遺詔以楊太妃為皇太后參決國事  
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嘗因保育而代立  
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  
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時已剛去參決等  
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正罷其用命而已時

太后既崩言者多追斥垂簾時事公言於上  
曰太后受遺先帝保佑聖躬十餘年矣宜掩  
其小故以全其大德上大感悟五月降詔曰  
大行皇太后保佑冲人十有二年恩勤至矣  
而言者罔識大體務詆訐一時之事非所以  
慰朕孝思也其垂簾日詔命中外毋輒以言  
行公之言也六月同審刑院大理寺詳定天  
下當配隸罪人刑名秋七月甲子以公同管  
勾國子監是歲以江淮京東災傷公奏請遣  
使巡行未報公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  
何如今數路艱食安可置而不郵八月甲申  
遂命公安撫江淮所至開倉粟賑之絕禁淫  
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下口益錢飢民有  
食烏味草者擷草進御請示六宮貴戚以戒  
侈心又陳救弊八事上嘉納之又薦知崇州  
吳遵路為郡得古人風乞以遵路救災事跡



須諸州并付史館十二月奏請天下諸郡縣  
弓手七週年者聽歸農從之時郭皇后廢率  
諫官御史伏閣諫先是美人向氏於上前有  
侵皇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  
批上頰上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上謀廢后  
且勸上以爪痕示執政上乃示宰臣呂夷簡  
且告之故夷簡以前罷相故怨后而范諷方  
與夷簡相結乘間言后九年無子當廢夷簡  
贊其言上意未決外人籍籍頗有聞者公因  
對極言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聞於外  
也居久之乃定議廢后夷簡先敕有司無得  
受臺諫章疏詔稱皇后以無子願入道持封  
淨妃王京冲妙仙師賜名清悟別居長寧宮  
臺諫章疏果不得入公即中丞孔道輔率知  
諫院孫祖德等詣垂拱門伏奏皇后不當  
廢願賜對以盡其言守殿門者闔扉不為通

道輔撫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柰何不聽臺  
諫入言尋有詔宰相召臺諫諭以當廢狀道  
輔等悉詣中書語夷簡曰人臣之於帝后猶  
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諫止柰何順父  
出毋乎夷簡曰廢后自有故事道輔及公曰  
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是乃光武失德何  
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為可乎夷  
簡不能答拱立曰諸君更自見上力陳之道  
輔與公等遂退將以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  
爭而夷簡即奏臺諫伏閣請對非太平之美  
事遂詔出道輔知泰州公知睦州祖德等罰  
金詔諫官御史自今毋得相率請對於是御  
史楊偕請與道輔等俱貶御史郭勸復言廢  
后及不許請對之說為非是河陽簽判富弼  
亦言朝廷一舉而二失縱不能復后宜還范  
仲淹以來言路疏入不報



景祐元年甲戌年四十六是歲春正月出守睦州有睦州謝上表及出守睦州詩赴桐廬淮上遇風三首出守桐廬道中十絕公在桐廬與晏尚書書畧云罪有餘責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示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乃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某所能蓋師門之禮訓也又云郡之山川滿目奇勝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為會交迭唱和為郡之樂有如此者於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宜何報焉在郡有瀟洒桐廬郡十絕新定感興五首 遊烏龍山寺詩桐廬郡齋書事一首依韻酬周駉太傅同年詩建嚴先生祠堂復其子孫四家而奉祠焉又圖唐處士方十像于堂之東壁夏六月壬申徙蘇州蘇為公鄉郡地濱震澤田多水患募遊手疏

五河導積水入海有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詔目言水利事秋八月徙明州轉運使上言公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九月詔復知蘇州有與曹都官書與孫明復書畧云某至新定江山清絕自謂得計及來姑蘇郡修人事斯亦勞矣今在海上部役開決積水俟寒而罷之足下未嘗遊浙或能枉駕與吳中講貫經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之為政買山之圖其在矣以來者衆奉易他謀也與晏尚書書云某自睦改蘇首捧鈞翰屬董役海上至還郡中災困之氓其室千萬疾苦紛沓夙夜營救智小謀大厥心惶惶久而未濟在郡有蘇州十詠用韻謝晏尚書近著示及詩又有奉酬晏尚書見寄詩天竺山白雲泉詩題常熟頂山上方院僧居詩

二年乙亥年四十七歲是年公在蘇州奏請立



郡學先是公得南園之地既卜築而將居焉  
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貴孰  
若吳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貴將無已焉遂即  
地建學既成或以為太廣公曰吾恐異時患  
其隘耳元祐四年公之子純禮出自奉常制  
置江淮六路漕事持節過鄉郡即學拜公像  
觀學之弊復請于朝新而廣之吳學 今甲  
子東南五月八日有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  
八月有祭謝賓客文冬十月除尚書禮部員  
外郎天章閣待制有謝表見文集名還判國  
子監時朝廷更定雅樂詔求知音公薦白衣  
胡瑗對崇政殿授校書郎公進除吏部員外  
郎權知開封府自還朝論事益急宰相陰使  
人諷公待制待臣非口舌任也公曰論思正  
侍臣事余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  
封府欲撓以繁劇使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

即罷去公決事如神京邑肅然稱治都下謠  
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十二  
月郭皇后暴薨中外疑內侍閹文應置毒公  
劾奏其事即不食悉以家事屬其長子曰吾  
不勝必死之上卒聽其言竄文應嶺南尋死  
于道

三年丙子年四十八歲春正月公上太宗尹京  
日所判案牘遂命崇政殿說書賈昌朝王宗  
道同編次五月應制賞花釣魚詩夏五月成  
寅朔公論建都事其畧謂洛陽險固而汴為  
四戰之地西洛帝王之宅絕無儲備宜以將  
有朝陵為名漸營廩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  
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  
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  
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陛下內惟修德使  
天下不聞其過外亦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



此長世之策上嘗以遷都事訪諸夷簡夷簡謂公迂濶務名無實公聞之又上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又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為公如是為私意在丞相又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大為小以易為難以未成為已成以急務為閑務者不可不蚤辨夷簡大怒以公語辯於上前且辭公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公亦交章辯折辭益切遂罷職知饒州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過公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飲之時質以病在告扶病相宴都門獨留語累夕大臣謂之曰子有疾可辭何為自陷朋黨質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

敢忘之若得為其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之縮頸公既貶諫官御史莫敢言祕書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謂公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猶以合典禮故加優獎今聖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倘其言未協聖慮在陛下聽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陛下自專政以來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請速收前命靖遂落職監均州酒稅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諫不回竊慕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薦論范某既以朋黨得罪臣固當從坐况余靖素與范某分味猶以朋黨洙為崇信軍節度掌書記此原空分註下有字今仍空之監鄧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修移書責右司諫高若訥曰范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辯



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怪也今皇帝即位以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脩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不忍便絕足下而以不賢者責若猶以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亦諫臣之一効也若訥得書念乃言范某貶職之後臣諸處察訪端由參驗所聞與敕榜中意頗同固不敢妄有營救今歐陽脩移書詆臣言范某平生剛直好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責臣不能

辯其非辜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及謂臣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仍言今日天子與宰相以迂意逐賢人責臣不言臣謂賢臣者國家恃以為治也若陛下以迂意逐之臣合諫宰相以迂意逐之臣合爭臣愚以范某頃以論事切直亟加遷用今茲狂言自取譴辱豈得謂之非辜恐中外聞之謂天子以迂意逐賢人所損不細請令有司名脩戒諭脩坐罪貶為夷陵令西京留守推官仙遊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傳于時四賢指公靖涿脩不肖指若訥也是時契丹使至密帝以歸張中庸使虜過幽州見燕山館中已有書永叔書于壁者秋八月饒州有謝上表畧曰守土非輕報天無所臣出自畎畝階于縉紳驟陞天閣之遊親委主畿之政至孤難立屢請弗諧眷寵既渥補報宜異必將危墜



猶或建明情雖匪他罪實由已然而有犯無  
隱惟上則知許國忘家亦臣自信此時為郡  
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  
節公又遷建饒之郡學饒之山水大率秀拔  
公識其形勝曰妙果院一塔高峙當城之東  
南屹起千餘尺城之下枕瞰數湖水脉連秀  
於是名之曰文筆峰硯池學既建而生徒浸  
盛由公遷指學基而興建也且曰二十歲後  
當有魁天下者建治平乙巳彭汝礪果第一  
人及第公沈幾遠識如此有題芝山院詩云  
偶臨西閣坐五老夕陽關之句五老峯有亭  
饒人踏青而至必曰范公五老亭又饒有九  
賢堂自開寶迄紹聖郡守六十八人而在九  
賢之序者公一人而已饒人為立祠頌春堂  
天慶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由景祐距此六  
十載牲牢日盛凡禱晴雨及州官之到罷皆

致禮焉講堂每上丁具禮祝有滕公夫人刁  
氏墓誌銘有靈烏賦和謝希深學士見寄詩  
在郡有依韻酬黃灝秀才詩鄱陽酬泉州曹  
使君見寄詩郡齋即事詩云三出專城驥似  
絲蓋公先歷睦蘇二郡也  
四年丁丑年四十九歲十二月壬辰公徙知潤  
州上諭執政令移近地故也先是京師地震  
直史館葉清臣上疏因言公與余靖以言事  
被黜天下之人辭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  
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  
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公等  
皆得近徙公既徙潤州謔者恐其復用遽誣  
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叅政陳琳辯  
其不然公訖得免自公貶而朋黨之論朝  
士牽連出語及公者皆指為黨人琳獨為上  
開說上意解乃已有潤州謝上表移丹陽郡



先遊茅山詩京口即事詩滕子京魏介之二  
同年相訪丹陽郡詩

寶元元年戊寅年五十歲春正月十三日赴潤  
州道由彭澤謁狄梁公廟慨慕名節為之作  
記立碑至郡謁甘露寺李衛公祠以其湫隘  
遷于南樓并以本傳刻之祠下與李泰伯書  
云今潤州初建郡學可能屈節教授又慮遠  
來難為將家蘇州掌學胡瑗秘閣校理見明

堂圖亦甚奉仰或能挈家必有經畫請先示  
音為幸與胡安定屯田書畧云近改丹徒併  
獲雅問豈君之心不易改棄而然耶某念入  
朝以來思報人主言事太急貶放非一然僕  
觀大過之象患守常經九二以陽處陰越位  
救時則王室有棟隆之吉九三以陽處陽固  
位安時則天下有棟撓之凶非如艮止之時  
思不出位者也吾儒之職去先王之經則茫

乎無從矣又豈暇學人之巧失其故步但惟  
精惟一死生以之冬十一月徙知越州按公  
文集有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題  
曰寶元元年知越州范某序係元年知越州  
長編却稱二年三月丁未當是冬元昊僭號  
元昊性凶鷙猜忌通漢文字嘗諫父德明毋  
臣中國德明日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聖宋  
天子恩不可負也元昊曰英雄之生當霸王  
耳何錦綺為明道元年德明死朝廷遂元昊  
襲父爵元昊雖嘗奉貢然居國中益僭侈景  
祐元年春始寇邊犯府州秋七月又寇環慶  
因下詔約束之元昊既悉有夏銀綬靜宥靈  
益會勝甘涼成肅之地仍居興州阻河依賀  
蘭山為固始大補偽官創十六司以統衆務  
又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總十五  
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三千人迭直偽號六班



直至是用其黨楊守素之謀築壇受用僭號  
始受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改  
天授禮法迺祚元年點兵蓬子山遣使奉表  
來告僭號納旌節敕告鄆州通判富弼請斬  
其使尋詔削元昊官爵除屬籍絕互市勝沿  
邊有能擒元昊除定難節度使

康定元年己卯公年五十一歲在越有諸暨道  
中詩越上聞子規詩春二月有兵部侍郎胡

公墓誌銘有贈兵部尚書田公墓誌銘有題  
翠峰院詩有與李泰伯書其畧云此地比丹  
陽又似閑暇可以卜居請一來講說因而圖  
之誠衆望也兒子在蘇州今年欲行鄉飲酒  
俟先生講求也公在越有清白堂記六月有  
祭胡侍郎文又有祭蔡侍郎文

三年庚辰年五十二歲春二月有胡公夫人陳  
氏墓誌銘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三月公

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用陝西安撫使韓  
琦之言也未至永興又改陝西都轉運使五  
月甲戌西方用兵公上疏言守邊城實關中  
之計近邊城若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二三分者  
吳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或東阻潼關隔兩川  
貢賦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為今之計莫若且  
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  
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  
敢深入既不得大戰又不能深入二三年間  
彼自困弱此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  
討臣恐未可輕舉太宗朝以宿將精兵而西  
討艱難終未收復況今歲久無宿將精  
兵一旦興深入之謀臣謂國之安危未可知  
也惟陛下緩而圖之七月己卯公除龍圖閣  
直學士與韓琦並為陝西經畧安撫副使同  
管勾都部署司事初公與呂夷簡有隙及議



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簡為長者既而公入謝上諭公使釋前憾公頓首曰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八月庚戌兼知延州有延州謝上表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有寇則官軍者先出公曰不量賊眾寡而出戰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乃分州兵為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眾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既而諸路皆取法焉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是歲橫渠先生張載來謁勸讀中庸呂與叔作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時先生方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即是年也築青澗城復承平永平廢紫若神道

碑云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銀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屬歸業者數萬戶有舉張問孫明復狀乞修京城二劄子慶曆元年辛巳年五十三歲朝命以正月出兵討元昊公上疏其畧云正月起兵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我師可憂萬一有失噬臍何及春深漸暖方賊馬瘦人飢其勢易制此得天時之便又可以擾其耕種且元昊謂國家太平忘戰邊城無備是以築寨今邊鄙漸飭賊至則爭願許臣稍以恩信示之或可招納不然臣恐情意阻絕偃兵無期若用臣等歲月無效徐圖舉兵先取綏宥據其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之計則橫山人戶挈族來歸拓疆禦寇莫此之利上用其議於是公固守鄜延有答趙元昊書是年元昊遣塞門寨主高



延慶還延州令見公約和公不聞之朝廷乃  
 自為書遣元昊諭以禍福三月元昊寇渭州  
 始朝廷既從陝西都部署司所上攻守策經  
 畧安撫判官尹洙以正月兩子至延州與公  
 謀出兵越三日公徐言已得肯聽兵勿出洙  
 留延州幾兩旬公堅持不可幸丑洙還至慶  
 州乃知任福等敗績賊侵劉瑤堡未退因遣  
 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來援未至  
 賊引去夏竦劾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  
 始韓周等持公書入西界逆者禮意殊善行  
 兩日關山外諸將敗世周等抵夏州留四十  
 餘元昊俾其親信野利旺榮為書報公別遣  
 使與周俱還且言不敢以聞元卒書辭益慢  
公對使者焚其  
書而潛錄副本以聞書凡二十六紙  
其不可以聞者二十紙公悉焚之餘又畧刪  
 改書既達大臣皆謂公不當輒與元昊通書  
 又不當輒焚其報宋庠因言於上謂公可斬

杜衍謂公本志蓋忠朝廷欲招納叛羌爾可  
 深罪夷簡亦徐瞻衡言知諫院孫沔又上疏  
 為公辯上悟乃薄其責夏四月癸未公以陝  
 西經畧副使兼知延州龍圖閣直學士戶部  
 郎中降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職如故有謝  
 降官知耀州表及耀州謝上表五月壬申公  
 徙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都部署司事初元  
 昊殺陰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伯人約與  
 賊為鄉導後雖首露猶懷去就公至部即奏  
 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明  
 賞罰諸羌受命悅服始為漢用九月辛酉公  
 復戶部郎中十月公以龍圖閣直學士戶部  
 郎中管勾環慶路部署司事兼知慶州為左  
 司郎是月梁適自陝西還公附奏攻守二議  
 是歲有舉滑州節度判官歐陽修克經畧安  
 撫司掌書記狀是歲築大順城神道碑云於



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威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又曰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將不知所嚮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所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三萬騎來爭公戒諸將戰而敗走者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服公為不可及有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太常少卿賈公墓誌銘舉立良孫應制科狀

二年壬午年五十四歲三月癸丑公請給樞密院空名宣及宣徽院頭子各百道以備賞功從之巡邊至環州州屬羗陰連虜為患邊上公謂种世衡素得屬羗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詔從其請四月癸亥除鄜州管內觀察使辭不受其讓表畧

云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羗胡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為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辭甚切表三上乃命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有謝守舊官表傳宣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出擬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宣諭卿知兼令密舉臣僚代邊任奏聞先差入內內侍省高班陳舜封至傳宣又差入內西頭供奉官麥知微至傳宣旨撫問賜鳳茶一合有上呂相公三書十月辛亥以公為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鄜延路都部署經畧安撫招討使有讓表元昊寇邊葛懷敏戰死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公自將兵由邠涇援之知賊已出塞乃還上始聞定川事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慮矣奏至上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亟



加職進官公以西帥無功密疏乞賜貶降以謝邊陲辭不受命不聽十一月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畧安撫兼沿邊招討使命公及韓琦龐籍分領之公與琦開府涇州而徙文彥博帥秦滕宗諒帥慶皆從公之請也十二月壬戌詔韓琦范仲淹龐籍已帶四路都招討使其諸路招討使副並罷從知慶州滕宗諒請也有舉滕宗諒狀是歲有書環州馬

鎮夫子廟碑陰乃正月書也

三年癸未年五十五歲正月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申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上親擢公與富韓諸賢而黜夏竦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美之指夏竦為大姦公聞之不樂蓋恐其名禍於後日也二月乙卯公與韓琦上疏言元昊如天言過望為不改替

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不可防者三神道碑云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者名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過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按名臣傳曰公與韓琦叶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四月甲辰公與韓琦並除樞密副使皆以西事未寧凡五辭不許而後就道有除樞密副使名赴關陳讓五表有與朱校理書云十六日被旨赴關至二十五日與韓公同上五章為邊事未寧防秋在近乞且留任必得俞允入則功遠而



未濟後有邊患咎歸何人軍民億萬生死一戰得為小事耶諫官歐陽脩言公與韓琦久在陝西備諳邊事才識不類常人宜時御便殿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措置是歲自春至夏不雨上言六事其畧云臣親聞德音謂屢有災異當脩德以及民并詔臣等謹省刑法此實見聖人憂畏之心合於天意今條奏數事一降詔罪己二遣使決獄三詔州縣賑卹四存養陣亡之家五邊民被戎狄驅虜者量支官物贖還六已該赦除放欠負官司不得催理諫官歐陽脩余靖蔡襄咸言公有宰輔才不宜局在兵府願罷王舉正以公代之舉正亦自求罷上從其請六月丁丑除參知政事固辭不拜甲申以公為陝西宣撫使公既辭參政願與韓琦迭出行邊上因付以西事而公又言河東亦當為備任師中

常守并州上即命使河東兩人留京師弟先移文兩路公又請近臣同使每歲議而後行詔命田况為副使按公尺牘載與中舍家書畧云某近蒙恩擢貳樞府此蓋祖宗之慶下及家世累讓不允今月二日已 署勾當至十二日蒙恩改參大政尋面陳利害且在西府相次必出巡邊諸骨肉各安吉互相戒約勿煩州縣如輒與詞訟必奏乞 諫行請旨揮兒姪知委八月丁未公自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復除參知政事知諫院蔡襄言已差公宣撫陝西又除參政未有巡邊之日切以西賊遣使入朝其言驕慢必無可從之理原其狡心本無欲和之意朝廷既罷遣之其勢必須用兵邊將雖多莫如朝廷輟柄臣以臨之又謂柄臣之中莫如公自行望於西人未行之前早遣巡邊無使後時以失



大計先是公與任師中分路宣撫踰月皆未  
行韓琦言賊恐乘忿盜邊當速遣某河東臣  
方壯年可備奔走師中宿舊大臣毋勞往乃  
詔琦宣撫陝西師中卒不行九月庚辰命同  
脩中書時政記有迷竇諫議陰德錄祭石曼  
卿學士文祭吳龍圖上擢任公與韓琦富  
弼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之  
務公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先後且革  
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賜手詔督促  
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暫往陝  
西仲淹弼與宰臣章得象盡心國事毋或有  
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為朕陳  
之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于  
前公與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十事一曰  
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  
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脩武備八

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上方信  
嚮公等悉用公說當著為令者皆以諸事盡  
一次第頒下獨府兵輔臣共以為不可而止  
十月丙午詔中外有陳敘勞績或訴雪罪狀  
中書批送有司者謂之送殺更不施行自宜  
令主判官詳其可行者別奏聽裁行公之奏  
也是歲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剽劫淮南將過  
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御諭富民出金帛  
牛酒使人迎勞盜悅徑去不為暴事聞朝廷  
大怒樞副富弼議欲誅仲約公時為參政欲  
宥之爭於上前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  
不能守而使民贖錢遺之法所當誅也聞高  
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公曰郡縣  
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賂之此法所  
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  
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小民



之情醜出錢物而得免於殺掠或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上釋然後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弼愠甚衆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朱知所定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為然其後兩人不安于朝相繼出使弼還自河北及國門不許入未測上意比夜彷徨不能寐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又遺事亦載此事但云淮南盜王倫與此不同又載公與富公爭於上前之語曰寇至無備若守臣死之則民盡塗炭今吏雖不死節而民之完者數萬家誠國家實事所存不細乃與有備而縱賊者例行誅罰恐非陛下寧失不經之意退至政事堂昌言曰朝廷異時以四方無事

不肯為郡縣設備吏敢以治城隍閱兵卒為請者以狂妄坐之一旦事生不虞吾輩不自引咎專以死責外臣誠有愧於青史也按言行錄載遺事曰公為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之事惠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溫之輩公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公素以文事公謂公曰范六丈公則是一筆馬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為罷之四年甲申年五十六歲四月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公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聖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五月壬戌朔公與韓琦對於崇政殿上四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戰四曰請朝廷力行七事一密為經畧三再議兵屯三專於



遣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  
七密定討伐之謀是日公與琦指陳於上  
前數刻乃罷六月公與琦又奏陝西八事河  
北五事已而公又奏今防秋事近願賜罷臣  
參政知邊上一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  
事乞更不帶招討都部署職任遂以公為陝  
西河東宣撫使先是公嘗言契丹元昊事可  
疑者六可憂者三始公以忤呂夷簡放逐數  
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黨及陝西用  
兵天子以公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  
召還倚以為治中外屬望公亦感激眷遇以  
天下為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  
然規模闊大論者以為難行及按察使多所  
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  
者不便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  
解然公與弼等所議不變先是介石奏記於

弼責以伊周之事莫諫怨介并己又欲因是  
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  
伊周曰伊霍而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  
語上聞上雖不信而公與弼恐懼不敢自安  
于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公因  
固請行乃有是命初公之出也過鄭州因見  
呂簡問何事遽出公對以暫往經撫兩路事  
畢即還夷簡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  
又龍川志云范公以參知政事出使呂公已  
老居鄭范公往見之呂公欣然相與語終日  
問曰何為亟去朝廷范公言欲經制西事耳  
呂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為便范公  
為之愕然公遂去自公出使護者益深而王  
益柔者亦公所薦王拱辰因其作傲歌事劾  
奏之力言其罪當誅蓋欲因益柔以累公也  
時賈昌朝陰至拱辰等議及輔臣進白琦獨



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為傲歌事可見也上悟乃寬之夏六月有上呂相公書八月辛卯命公領刑法事賈昌朝領天下農田有利害其悉條上之初公援唐故事請以輔臣分總其務雖嘗降敕然其後弗果行有上呂相公書冬十月丙申命公提舉三館祕閣寫書籍上疏乞罷政事知邠州詔不許十一月四日又有上呂相公書有舉許渤簽署陝府判官事狀十二月公議築古細腰城檄知環州种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幹其事又檄偕築大壘堡是歲有陳乞邠州狀十二月有祭呂相公文祭陳相公文有舉張伯玉應制科狀五年乙酉年五十七歲正月乙酉公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

西四路緣邊安撫使可賜推誠保德功臣有謝授邠州表邠州謝上表有祭韓少傅文二月癸卯公請以新建細腰城隸原州德之有邠州建學記有論復併縣劄子閏五月有祭環州种染院文八月有祭陝府王待制文自公與韓琦出使讒者益甚兩人在朝所施為亦稍沮止獨杜衍左右之上頗感焉公愈不自安因奏乞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謂公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臣不若且賜不允若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公果捧表謝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富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過又言公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陝西聞有詔飛勸朋黨心懼彰露稱疾乞醫纔見朝廷別無行遣遂拜章乞罷政事知邠州欲固已位以弭人言欺



詐之迹甚明乞早廢黜以安天下之心使姦  
詐不敢效尤忠實得以自立明逸疏奏即降  
詔罷公及弼并鎖學士院草制罷衍十一月  
詔以邊事寧息盜賊衰止罷公陝西四路安  
撫使并罷富弼安撫其實讒者謂石介謀亂  
弼將舉一路兵應之故也公先引疾求解邊  
任遂改知鄧州有陳乞鄧州表是月乙未轉  
給事中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謝轉給事中知

鄧州謝上表

六年丙戌年五十八歲秋七月丙戌子純粹生  
公在鄧是年鄧人賈內翰黯以狀元及第歸  
鄉謁公願受教公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  
字可終身行之內翰不忘其言每語人曰吾  
得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二月有祭謝  
希深舍人文九月十五日作岳陽樓記中有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句蓋

公平日免蹈之言也有依韻酬荅邠州通判  
王稷詩依韻酬太傅張相公見贈詩依韻酬  
李光化見寄詩依韻荅王源政憶百花洲詩  
中元夜百花洲詩覽秀亭詩荅提刑張太博  
嘗新醞詩喜雪詩資政殿學士謚忠獻范公  
雍墓誌銘依韻和安陸孫司諫詩送河東提  
刑張太博詩种世衡墓誌銘

七年丁亥年五十九歲公在鄧二月有祭龍圖

楊給事中文有祭尹師魯舍人文按天禧

與韓魏公書畧云師魯去赴

疾來鄧以存歿  
見托至五日而啓手是

苦痛苦痛至終不亂初相見時却且着灸不  
談後事疾勢漸危遂中夜詣驛看他告伊云  
足下平生節行用心待與韓公歐陽公各做  
文字垂不朽他舉手叩頭又告伊云待與諸  
公分奉贍家不令失所他舉手云渭州有二



兒子即就枕更不他語來日與趙學士看他云夜來示諭並記得已相別矣顧家人云我自了當不復管汝畧無憂戚又兩日猶能扶行忽索灌漱訖憑案而化衆人無不悲泣無不欽服其明也別趙學士云不怛化別韓侂云少年樹德別賈狀元云亦無鬼神亦無煩惱尋常於兒女多愛不謂罷了了如此又云已去安州蘇之翰處作行狀待送永叔作墓誌某不敢作恐知當年事不備故也却待作文集序明公可與他作墓表也十一月有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符乞名還王洙及就遷職伊事劄子

八年戊子年六十歲春正月丙寅徙知荆南府鄧人愛之遞使者請留公亦願留從其請也有謝依舊知鄧州表公守鄧凡三歲求知杭州二月有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序

皇祐元年己丑年六十一歲正月乙卯公知杭州有杭州謝上表公守杭日林逋隱孤山公過其廬贈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與人約訪林處士阻雨見寄詩和沈書記同訪林處士詩時孫甫為兩浙轉運公以大臣或便塞行事孫曰范公責人也吾屈於此不得不神於彼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之無倦色公遇范公不少下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按文集天竺山日觀大師詩云皇祐元年舍至錢塘正月帝御便殿召諸臣以備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言詔問彌之能今為社稷之固者莫如公又謂公練軍政公在杭有過餘杭白塔寺詩西湖是上贈胡侍郎詩和僧湖居詩和蓮種舍人觀潮二首和蘇州蔣學士詩并謝賜鳳茶表



和蘇之翰對雪詩粘蘇州鄭宣徽見寄二首  
 秋七月癸卯除尚書禮部侍郎舉張昇自代  
 云伏見工部郎中集賢殿修撰知潤州張昇  
 筮仕以來清介自立精思劇論有憂天下之  
 心純誠直道無讓古人之節朝野推服所  
 不如乞回臣所授以允公論十月庚申朔有  
 祭葉翰林文置義莊于蘇州按言行錄云公  
 在杭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獨  
 園圃以為逸老之地公曰入苟有道義之樂  
 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  
 幾乃謀治第樹園圃願何待而居乎吾之所  
 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  
 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  
 獨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俸賜  
 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為慮又  
 按程氏遺書云橫渠張先生言有欲為公買

范文正公年譜

綠野堂公不肯曰在唐如晉公者誰可遵也  
 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耕壞及  
 他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二年庚寅年六十二歲春有段君墓表兵部員  
 外郎王君墓表公在杭轉尚書戶部侍郎休  
 前職任有謝表按沈存中筆談云皇祐二年  
 吳中大飢殍殣枕路是時公領浙西發粟募  
 民存餉為術甚備吳民喜競渡好為佛事乃  
 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歷  
 民空巷出遊又名諸寺主首諭以飢歲工價  
 至賤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昂興又新  
 倉教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  
 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  
 條敘所以宴遊興造皆欲以有餘之財以惠  
 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  
 者日毋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



兩浙淮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歲  
飢發司農之粟募民與利近歲遂著為令既  
已恤飢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八月建昌軍草澤李觀撰明堂圖議公奏之  
授試太學助教觀能研精經訓會同大義按  
而視之可以與制今朝廷行此盛禮千載一  
辰斯人之學上契聖作謹具錄以進庶討論  
之際有所補助詔送兩制者詳稱其學兼優  
傳有舉李宗易向約懋任清要狀有乞修林  
衍等備明堂老更進表故朱家所撰春秋文  
字狀冬十一月有元中舍墓銘  
三年辛卯年六月三歲是歲公以戶部侍郎知  
青州克淄濰等州安撫使有青州謝上表正  
月八日有續家譜序按尺牘載與韓魏公書  
云其上巳日方至青社繼富公之後庶事有  
倫守之弗墜但歲飢物貴河朔流民尚在林

落因須救濟又按言行錄載東齋記事云公  
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之與賦博州置納場  
青民大患輦置之苦公戒民納價每斗三錢  
納鈔與之以書與博守遣官輓金詣博坐倉  
以倍價招之賈巨勝數道介其境則張之且  
戒曰郡不假廩寄僧舍可也至則質者山積  
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衍斛金尚餘數千緡  
按等差給還之青民因立像祠焉有舉彭乘  
自代狀舉張讓等舉青州職官狀正月有  
祭社待制文三月有太子中舍上官君墓銘  
有陳乞頴毫一郡狀冬十有一月戊申有寫  
黃素伯夷頌寄京西轉運蘇才翁文潞公社  
祁公富鄭公等一時名人題跋上書言古者  
內置大夫士助天子司祭天下之政外置岳  
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  
以分理之今轉運接察使古之岳牧方伯知



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與陛下共理天下者為守宰最要焉比年以來不知擇選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稅不得均徭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告訴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寧寧得人若守脩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

四年壬辰年六十四春正月戊午徙知穎州夏五月二十日至徐州薨先是公在青萊蓋歲以疾徙知穎州詔自青州徙行于徐州有遺表歷官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護軍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贈兵部尚書謚文正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楚國公十二月壬申塋于河南洛陽縣尹樊

里之萬安山下初公病上嘗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者久之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遣使問其家所欲既塋上親篆其碑曰褒賢之碑敕賜 褒賢顯忠禪寺蘇州天平山白雲禪寺奉公香火賜忠烈廟額為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 羗皆畫像立生祠及其卒也羗酋人數百為舉哀佛寺哭之如父三日而去

宣和五年慶帥宇文虛中奏請賜忠烈廟額慶陽平江府凡一十九處成都府學以上並有公祠朝旨所在監司郡守學官歲時詣祭祀欽宗皇帝靖康元年丙午二月壬寅詔褒贈近世名臣故任資政殿學士贈太師追封楚國公謚文正范某可特追封魏國公

范文正公年譜終



書范文正公年譜後

右宋范文正公年譜宣獻樓公鑰所撰也宣獻在寧宗朝以文章節義擅重名文正勳德蓋其所嘗景慕焉者故特筆譜之其敘事視史傳加詳席家食時得而讀之手錄一編置之巾

笥以便檢閱及叨與仕籍猶携自隨久之為僚友求假遂不復以還正德乙亥出倅澧州冬十月過安鄉得擗公祠安鄉公弱冠時經游之地也計公遺事父老必有能誦之者因召諏訪皆不能答翻思手錄一觀徒惘惘

耳又明年秋仲鳳山秦公卓臨澧命席等求公年譜刻梓藏之祠此譜公八世孫國儁舊置文集中而公文集傳落澧者絕少遍求諸縉紳家了無所得

華陽王府奉國將軍堃菴殿下齋之忤然見假遂於文集中錄出名正刻之工既就遠近大夫士持紙墨來假印者甚衆席記識弗彊得此尋繹舊書不覺愜然興明河高山之念然則秦公之所以嘉惠後進者獨澧一隅而已乎典祠事者尚珍藏之俾勿壞



賜進士出身岳州府澧州同知前南京  
工部員外郎晚生泰和歐陽席拜手

謹書









丁巳仲冬

中華書局上海  
編輯部藏書

# 司馬溫公年譜

南林劉氏求恕齋刺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 序

## 司馬溫公年譜序

自古名儒大賢靡不有年譜以稽其學力之先後出處之事蹟然多出於門人子弟編輯成書其次則年代遠遠而景其遺風者往往因其文以譜其事如昌黎廬陵年譜凡有數家今所傳呂汲公洪興祖及胡柯孫謙益諸人皆是也溫國文正公距今七百餘載而年譜獨闕凡公敷陳之章奏往來之書牘無由合諸正史攷其本末讀者病焉幸賴公集中篇目之下題所課年月而其要者或反關遺闕不能無差誤竊不自揣量輒因公篇目之散見者合諸行狀神道碑及宋史本傳通鑑綱目而諸家文集名臣言行錄百家小說及公書集中有自注者俱采入焉條貫離析鈎稽同異麟次櫛比凡排續八閱月而始成既成而自公髫齡以及沒齒粲然大備覽者如執几杖于公之旁而親公之聲欬談笑也庸敢拜手以紀之曰公通籍垂五十年歷事四帝凡朝廷大議無不與然迹其為相柄政出生民於塗炭厝宗社於奠安者自元豐末年至元祐之九月一年而已中閉力爭大計而抵牾者有三初與韓魏公爭刺義勇權與歐公爭濮王典禮最後與荆公爭新法皆章奏至六七上或至中書面白甚且上章乞罷以去嗚呼荆公偏拗不

司馬溫公年譜序

一求恕齋



足論至如韓公歐公皆天下元老而不能虛心采納卒至貽一時之患負百代之謗其故何哉韓公天才揮霍而自信太深歐公忠愛有餘而讀書多泥又不能無已見好勝唯公忠厚質直根于天性學問所到誠貫金石自少至老沈密謹慎因事合變動無過差故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療飢參苓之可以已病使有聖人者作收而置之德行政事文學之科吾知其不取彼而取此也譜凡分八卷其事迹散在書冊而無年可附者月為遺事一卷以附其後云雍正癸丑仲冬下浣後學棟高謹書

司馬溫公年譜序

二 求恕齋

序

昔讀開有益齋讀書志知無錫顧君震滄曾撰溫公荆公二年譜心嚮往之迄未能得去年五月海豐吳仲飴侍郎自津寄此二譜來受而讀之喟然歎曰天下國家之盛衰豈不在乎當國之一人哉溫公於天禧三年己未十月十八日生於元祐元年丙寅九月初一日薨於相位荆公於天禧三年九月二日生於元祐元年四月初六日薨於金陵年均六十有八歲兩公生死同在一年而其學術之異同政事之得失朝廷之用舍人材之進退宋室之盛衰合兩年譜觀之粲然在目其有功于

司馬溫公王荆公年譜序

一 求恕齋

讀史者匪淺矣震滄撰自雍正初年取明萬厯中涑水十八世孫露及馬巒編輯年譜補其疏略舉熙寧元祐兩朝之事詳悉無遺又與溫公之消長實惟荆公因獨搆之與溫公年譜相持而書亦並傳嗚呼國家至百有餘年豈無墮壞缺失有待補苴而況強鄰睥睨用度侈糜有大力者足以振靡而起懦挽弱而為強豈不甚善若以祖宗為不足法以天變為不足畏以人言為不足信傳會經義別搆新法阻排異己汲引小人開邊而兵折於外蘊利而財積於上瘡痍滿目謗讟盈野國家危殆自不待言而已亦不能安其位矣溫公柄政民氣稍



蘇章蔡得君倡言紹述而社稷已亡舉族北轍歸獄首  
禍非荆公而誰乎後之人輕言變法不至覆國不止今  
有鑒於此兩譜不禁涕淚不已也歲次強圉大荒落孟  
陬吳興劉承幹序

司馬溫公王荆公年譜序

二 求恕齋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

參訂書目

宋史本紀

范忠宣公集

宋史禮志

楊龜山集

宋史河渠志

邵氏聞見錄

宋史宰執表

范蜀公東軒日記

宋史列傳

程鉅夫集

續資治通鑑

錢牧齋初學集

續綱目

倪鴻寶集

文獻通考

元懷拊掌錄

司馬溫公年譜參訂書目

三 求恕齋

鄧元錫函史下編

蘇軾調謔編

王瓊山大學衍義補

俞文豹吹劍錄

宋名臣琬琰集

馬永卿嬾真子錄

宋名臣言行錄

張淏雲谷雜紀

傳家集

王暉道山清話

稽古錄

程棨三柳軒雜識

徽言

俞文豹清夜錄

朱子文集大全

費衮梁溪漫志

朱子語類大全

朱弁曲洧舊聞

歐陽文忠公集

蔡條鐵圍山叢談



王荆公集

馬純陶朱新錄

蘇文忠公集

孫宗鑑東臯雜錄

二程遺書

明劉定之劉氏雜志

陳于陸意見

長谷真逸農田餘話

朱竹垞詞綜

皇甫庸近峰聞略

李宗孔宋稗類鈔

司馬溫公年譜參訂書目

四求恕齋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

目錄

卷一

起真宗天禧三年己未公生

至仁宗嘉祐五年庚子公年四十二歲

卷二

起仁宗嘉祐六年辛丑公年四十三歲

至嘉祐八年癸卯公年四十五歲

卷三

起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公年四十六歲

司馬溫公年譜目錄

五求恕齋

至治平二年乙巳公年四十七歲

卷四

起英宗治平三年丙午公年四十八歲

至神宗熙寧元年戊申公年五十歲

卷五

起神宗熙寧二年己酉公年五十一歲

至熙寧三年庚戌公年五十二歲

卷六

起神宗熙寧四年辛亥公年五十三歲

至元豐五年壬戌公年六十四歲



卷七

起神宗元豐六年癸亥公年六十五歲

至 元豐八年乙丑公年六十七歲

卷八

起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公年六十八歲

至 是年九月公薨

卷後

起 元祐元年九月公薨

至元仁宗皇慶二年癸丑從祀孔廟

遺事一卷

司馬溫公年譜目錄

六求恕齋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象



司馬溫公年譜像贊

七求恕齋

溫公自題寫真

黃髮霜鬚細瘦身從來未識漫相親居然不可市朝住  
骨相天生林野人

朱子題溫公畫像贊

篤學力行清脩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  
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方正學先生題公贊

儒者之澤大行於民伊周以來唯公一人始末可為萬  
鍾不受逢時多艱為世父母凡民之心唯久乃安欲其  
即從聖人猷難亦歎何脩政化甚速誠於為善四海悅



服用術相欺唯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溫公自題寫真于傳家集見之因欲訪求其遺像後聞名臣言行錄中有模印者則面方而脣微胖與公所自題絕不似邑先輩泉南先生謂予曰其少時曾見先叔所購溫公真容係名人筆貌清癯眉閒有三皺紋其蒿目憂世之心可見當時寶若拱壁今未知誰屬矣乃訪其孫某令善丹青者以墨筆鉤得之而併識公詩及朱子正學先生二贊於後以誌區區景仰之意云棟高謹識

司馬溫公年譜像贊

八求恕齋

司馬大師溫國文正公年譜

凡例 共二十條

- 一 公年譜向無底本其歷官自諫院以前凡十五任綱目通鑑俱未載遷轉年分次第俱于公詩文內參互得之此外如敘清河郡君卒年六十繫元豐五年壬戌推算到公之娶妻為年二十歲公子康卒于元祐五年庚午年四十一歲見范太師祖禹所撰墓誌中推算其生年為皇祐二年庚寅公年三十二歲俱用細字旁注其下非敢杜撰憑臆也
- 一 公文章篇目下議年月最詳而如附廟議配天議

司馬溫公年譜凡例

九求恕齋

宗室襲封議係國家大典禮反無年分今以宋史禮志考之仁宗附廟為崩之本年嘉祐八年癸卯十一月二十九日配天明堂為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季秋大饗宗室襲封注云時在學士院按宋史神宗本紀熙寧二年詔祖宗之後世襲補外官公時以翰林學士建議中有去年閏十一月之文則當在熙寧三年無疑也考據最確精于史學者自知之

一 公生平於國家典禮政事無不關預故譜公者必與史相表裏如附廟配天二議均可為百代法附



廟則議僖祖親盡宜遷于夾室雖後來朱子非之而議禮者必以此爲公案配天則謂不必泥孝經嚴父之說宜仍以眞宗配明堂爲便禮官孫抃執議不果行而其理自精當不易今于每條下附載當日施行如何并同時禮官及後儒議論亦附載一二以俟折衷

一公文體似西漢其奏議當不在陸贄之下故于論刺義勇及爭新法其指陳利害痛切處不嫌多載非特使事之原委瞭然而文氣古雅深厚學者讀之亦可資長筆力

司馬溫公年譜凡例

十求恕齋

一公與人書牘懇款款紆餘反覆其入情理而善悟人處亦與長公兄弟相伯仲故與介甫三書撮其尤切要者著之外如與景仁論律呂書繫樂中公案與范夢得書則一部通鑑之發凡起例也故亦多采錄焉

一公爲相知民情識利病重改作慎法度蓋自弱冠侍天章公杭幕時器識已見一斑其代作兩浙不宜添置弓手狀時方二十二歲錄之以志公相業所自始狀下不誌年月但云先公知杭時爲作今以史攷之知爲康定元年元昊反叛劉平敗績朝

廷議刺弓手之後時母夫人喪甫踰年明年天章公歿公論義勇疏有云臣于康定慶厯間丁憂在陝備見當日籍鄉弓手事蓋此二親繼喪時也

一公筮仕與西夏相終始大指謂當用長算謹條教蓄財穀明疆界完城堡爲務不宜規小利起事盜息先于至和中爲龐穎公建議修屈野河西二堡以兵官恃勇輕進而敗上疏申明其事熙寧初爭橫山言誘納叛臣爲非計未後言朝廷雖得六砦終喪永樂得不償失乞不拒絕夏人請地以息邊疆臨歿猶惓惓焉錄之以見公籌畫西事始終精審持重并以議有宋馭邊之大略焉

司馬溫公年譜凡例

十一求恕齋

一仁宗世多事姑息公每上疏力陳其弊言赦者害多利少非國家之善政又言凶年而寬刑辟是教民爲盜其勢不至多殺不止蓋不獨登州許遵一事與荆公爭執已也錄之以誌公之爲治識大體不矜小惠云

一公由龐穎公薦拔故集中書牘及龐氏傳誌爲多其生平交契則范景仁呂獻可二人最爲莫逆故一則爲誌其墓一則爲作生傳至晦叔則謂其慎默太過蓋臨終重以國事相付託也錄之以誌公



生平游從之好云

一公與荆公平生相善同年生同為羣牧判官脩起居注同為翰林學士其薨也亦先後五閱月爾荆公薨于元祐元年四月初五日公薨于是汴宋之天年九月初一日相距凡一百四十五日下荆公壞之而公補之天若生此兩人為勝負者公嘗與荆公書云忠信之士一時齟齬可憎失勢後必徐得其力詔諛之徒將有賣公以自售者及荆公薨時公已病折簡與晦叔云介甫無他但執拘耳今日宜從優厚以振起頹薄之風節錄前後書牘以誌公之盛德如此

司馬溫公年譜凡例

三求恕齋

一公生平學問用力一誠字與二程康節相切磋往來其所作子絕四及致知在格物論精微深造能自道所獨得處故伊川謂公平生用心甚苦堯夫云君實腳踏實地人又曰九分人也一時門人如范夢得劉元城輩承公指教故能更歷顛沛卓然為元祐完人誌之以明涑水學派

一公退居洛與文富諸公為洛陽耆英會圖形妙覺僧舍雖慕尚白傅而勳名德業實過之公又作真率會詳著其爵秩年齒以志有宋一時巨公碩德彙在里閭風流盛事炤耀千古讀者良起執鞭之

纂

一公集中多自稱景祐五年進士東坡謾公行狀稱至和三年仁宗違豫考之于史景祐無五年至和無三年即寶元嘉祐之元年也蓋寶元以十一月改元嘉祐以九月改元史臣編年追改而當日臣子于未改之月猶稱舊年號諸集皆然今于改元之年兩存之而下注云某月改不唯于公集符合而凡讀宋人集者俱有所考正焉

一公于詩非所屑意而生平事蹟有散見于歌詠及廣和之中者摘錄一二隨其年附入以當紀事蓋散者合之斷者聯之血脈聯貫宛若公之自譜匪欲誇多止求據實云爾

司馬溫公年譜凡例

三求恕齋

一瀛州治河公奉飭相視者再于上前極論者三四而公全集中不載獨載乞優賞宋昌言劄子耳蓋上前面奏之語公未嘗退而存錄也今據宋史河渠志補入

一公生平仕宦久歷任多于凡用兵刑獄議禮定樂河渠水利貢舉學校舉官選士靡不歷有條奏而同時意見有不同者如論貢舉須逐路取人與歐陽公不同瀛州治河置上約韓魏公以為非是正



見當日諸正人羣而不黨處今撮略兩公議論而附以後儒折衷間有鄙見亦附一二

一是編以坡公行狀爲藍本而質以正史附以他書其閒缺略者補之如登第後行狀不載華州判官及至和元年不載爲羣牧使鄆州不載典譌舛者正之如云蘇州任未上而公之學之類丁太夫人憂之類而公之出處無遺漏矣

一公歿後元祐之贈封賜諡紹聖之削奪卽碑靖康之追雪建炎之配享以及易世而後金皇統之龜杏示異元皇慶之從祀孔廟另錄爲卷後亦以見邪正必不相容而秉彝百世不泯彙著之使讀者

司馬溫公年譜凡例

西求恕齋

易于攷見

一漢書于王莽楊雄傳俱分上下卷其奏疏文字連篇累牘者俱詳載不遺後來朱子祖之作張魏公行狀錢牧齋作孫高陽行狀俱不下數十萬言今譜亦倣此例分爲八卷每條揭其綱于前而節錄其語于後寧詳毋略首尾完備并使四朝典故祭若列眉于讀史之功良有裨益

一凡年譜俱列于全集之首無單行者故詩文俱止錄其篇目而公集自明代已稱罕覩恐學者不見本末故每篇俱芟繁舉要務使大意檢括明白易

曉奏疏存什之七書牘存什之三他書及正史補入者什之一二而公之精蘊盡萃于是使委巷小生卷帙不多獲窺全豹于以廉頑立懦通達治道於

聖天子化民成俗之意未必無小補云

余編是譜蓋在癸丑之秋冬嗣後凡遇藏書家輒訪求溫公事蹟殘編隱牒靡不搜采暨就正四方有道君子增易改竄易稿凡六七矣獨以未得公誕生之日日爲憾至訪諸星士家不獲閱四年丙辰爲

司馬溫公年譜凡例

五求恕齋

今上龍飛之首年余應鴻博試入京師而吳君大年亦以是年春成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泊相見出一帙授余曰頃得一祕牒當以相贈視之則明萬厯中涑水馬君巒所輯公年譜也余得之狂喜馬君爲公鄉人又經公十八世孫露校定宜可信不誣則公生之日日與營葬天章公及樹碑之日干支俱載皆余所未及觀者恨其書疏略且譌舛者不啻什三四如公服除授官編在慶厯五年乙酉公年二十七歲以公詩自序攷之明云慶厯甲申公時年二十六歲生子康編在慶厯八年戊



子公年三十七歲以范太史祖禹撰康墓誌銘攷之康卒于元祐五年庚午年四十一逆數之其生年當皇祐二年庚寅公時年三十二歲與王介甫同為羣牧判官係至和元年甲午公年三十六有宋史介甫本傳及歐陽薦安石劄子及言行錄可攷也馬編之慶厯乙酉與武成軍判官同歲殊不知公在武成厯二年而後歸京師中改大理評事為國子直講遷本寺丞至三十一歲受龐莊敏公之薦召試館閣校勘因知太常禮院在太常厯三年除史館檢討改集賢校理又二年而始與介甫

司馬溫公年譜凡例

夫求恕齋

同官相去至十年之久而併歸之初起官之歲無論崇卑相懸且判官與羣牧使內外隔絕是蓋約略意擬草率填入其為譌謬益甚如此等類不一而足蓋雖子孫及鄉里之後輩或就傳聞及他書訂定未嘗以公之自著及誌銘之年月細加推算反不若數千百里之遠疏遯後進之為攷覈得真也謹詳加參校凡余所未備者補入之馬書之譌漏者訂正之就兩書參稽益精核而是編可以盡先生之生平而無憾矣蓋出余區區用心之勤苦而馬譜之獲自吳君則實有仗助其功尤不可沒

云乾隆元年九月中浣棟高又書

司馬溫公年譜凡例

右求恕齋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之一 求恕齋叢書

錫山顧棟高輯

吳興劉承幹校

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出自晉安平獻王孚  
衍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  
鄉子孫因家焉曾祖政值五代衰亂不仕以公貴  
贈太子太保祖炫舉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  
耀州富平縣事卒官贈太子太傅父池事真宗仁  
宗為利州路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尚書  
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號  
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號為名臣贈太子太師曾祖  
母薛氏祖母皇甫氏母聶氏並贈溫國太夫人司  
馬氏累世聚居食口常不減數十推一人為之長  
主家事宗族均取給焉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一求恕齋

真宗天禧三年己未十月十八日公生於光山官舍

母夫人聶氏祕閣校理震之女生二子長諱旦字  
伯康丙午生長公十三歲公其次子

涑水馬巒輯公年譜云公父池為光山令十月十  
八日生公子此葉佑之誤公縣學內有司馬井世  
傳公生時汲井水以浴之後人建涑水書院祀公

舊記有云光雖僻陋而生司馬溫公則光之為光  
也大矣見明一統志公生光州因以為名黃氏日鈔

天禧四年庚申 公年二歲

天禧五年辛酉 公年三歲

乾興元年壬戌 公年四歲

二月仁宗即位

天聖元年癸亥 公年五歲

公嘗親書一帖云光年五六歲弄青胡桃女兒欲  
為脫其皮不得女兒去一婢子以湯脫之女兒復  
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訶之曰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二求恕齋

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邵氏後錄

天聖二年甲子 公年六歲

始讀書 公為兒時凜然如成人性不喜華靡長者  
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棄去之時天章公監  
安豐酒稅因家於壽之安豐

天聖三年乙丑 公年七歲

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  
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

天聖四年丙寅 公年八歲

天聖五年丁卯 公年九歲



天聖六年戊辰 公年十歲

天聖七年己巳 公年十一歲

天章公為羣牧判官與龐穎公籍張尚書存數相往來客至置酒果止梨栗棗柿肴止脯醢菜羹公時以童子侍側龐獨器異公後薦公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及知鄆州并州皆辟公自佐張公遂以女妻公

公後有祭龐穎公文云念昔先人久同僚案越自童觀得侍坐隅撫首提攜愛若子姓甫勝冠弁遽喪所天唯公眷憐過於平日既釋縗服還齒簪裾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三 求恕齋

舉首朝端繫公是賴爰加振拔俾出泥塗讎校祕文討論前載逮公出牧兩託後車又祭張尚書文云在昔先公與公同省閒來問訊延就中堂光時弁髦立侍左右蒙公一見許以成人不卜不謀遂妻以子皆實錄也

天聖八年庚午 公年十二歲

天聖九年辛未 公年十三歲

送書序云余生六歲父兄教之書雖誦之不能知其義

又七年始得稍聞聖人之道朝誦之夕思之

公幼時患記誦不如人羣居講習眾兄弟既成誦游息矣獨下帷絕編迫能倍誦乃止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精誦乃終身不忘也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家塾記

明道元年壬申 公年十四歲

明道二年癸酉 公年十五歲

公子書無所不通文辭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坡公撰行狀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四 求恕齋

是年謁孫之翰於華州

公書孫之翰墓誌後云明道中公在華州光始以太廟齋郎得謁見

馬譜云公辭蔭補官事在未第之先未審的在某年故總附于十九歲之下據此條明道中已補齋郎為公十五歲時無疑

景祐元年甲戌 公年十六歲

天章公加直史館復知鳳翔府李燕續通鑑長編

景祐二年乙亥 公年十七歲

景祐三年丙子 公年十八歲



景祐四年丁丑

公年十九歲

景祐五年戊寅

公年二十歲

三月舉進士甲第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日君賜不

可違也乃簪一花

有送同年郎景徽歸會稽榮觀序篇末識景祐五年季夏是年改元在

十一月故季夏猶稱景祐也

改奉禮郎華州判官

時天章公知同州同年石昌言除同州推官公以

吏事時往省觀與昌言遊處尋龍興寺李德林撰

隋文帝碑吳道子畫壁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五求恕齋

按坡公行狀及宋史本傳俱不載公為華州判

官事然公與昌言詩自敘最悉云昔年三月浪

麟翼化雲雷竹箭流俱上芙蓉幕對開注云釋

除同州推官漢泉揚沸渭泰華聳崔嵬捧檄容

歸省飛觴復屢陪時先人知同州光以吏事芬

芳襲芝室嘉慶侍蘭階吳壁評殘筆隋碑讀漬

苔同州龍興寺即隋文帝故宅寺有李德林撰

之能碑國公吳道子畫畫或未就而止云以俟後

者情陰依玉樹和氣樂春臺薄宦俄成別私

門忽遇災一朝捐綵服五載泣纛衰其文炳然

之而不改耳

范曄夫言公初宦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臥齋

中忽蹶起著公服執手板危坐久率以為常竟莫

識其意曄夫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

夫人以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敬耶山谷冷齋語

是年娶夫人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夫人時年十六

按公敘清河郡君云夫人年六十卒又云十六

歸于司馬氏時元豐五年公年六十四歲是夫

人少公四歲十六來歸故知是年為公二十歲

也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六求恕齋

寶元二年己卯

公年二十一歲

作顏太初雜文序序云在同州得其所為題名記蓋此時已離同州矣

天章公由同州徙杭州公辭所遷官求籤書蘇州判

官事以便親許之未上丁太夫人憂行狀

按公送李子儀序云寶元中從事在蘇子儀備

居州下得從之遊送丁浦江序云及壯侍親之

吳與此所云未上者不合蓋坡公誤也公後有詩云命

奇不得報劬勞注云光仕始周歲二親繼喪故知為是年也

公喪母夫人在二十一歲以公詩自序云光仕

始周歲二親繼喪知之又東坡撰公行狀云太



夫人服未除丁天章公憂則是內艱將滿再丁外艱知爲二十三歲也又公詩云五載服麤衰自二十一至二十五恰好五年二十六補官馬氏譜謂二十二歲母夫人錢塘縣君聶氏卒公時籤署平江軍節度判官事以內艱去任據云依麗莊敏公撰天章府君碑敘修姑兩存其說以俟知者

康定元年庚辰 公年二十二歲

公侍天章公于杭州時元昊反剽平敗績朝廷議刺鄉兵兩浙路亦議添置弓手置指揮使節級等名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七 求恕齋

目公代天章公奏狀極陳其五不可

略云西戎梗邊三方皆聳人心易動當務安之一旦詔書大加調發擐甲執兵學習戰陣吳人輕怯易惑難曉以爲欲徵河北陝西沿邊鄉兵謂國家以權計點之假名捕盜漸欲收爲卒伍戍守邊防至欲毀體捐生竄匿山澤雖復明加告諭而眾情鼎沸不可戶說人心搖動不可一也吳越素不習兵以故常少盜賊不過聚結朋黨私販茶鹽事訖則散不能久相屯結又無銳利兵器爲害尙輕今若避差點者竄匿無歸必至流爲寇盜加以弓矢

刀戟之類許其私置是假之利兵供其剽劫以及私販茶鹽之徒皆有器械抵拒吏士益難擒討積微至著漸不可長不可二也姦吏貪饕唯喜多事今計杭州管界當差若干人他州比率大凡有幾縣胥里長于茲相慶止規自潤豈恤其他雖朝廷嚴爲懲禁而利之所在死亦冒之加以版籍差誤戶口異同毫釐不當互相告決追呼無時獄訟不止是民未暇爲公上給役而先困于貪吏之誅求不可三也民皆生長猷猷所識不過耒耜加以吳人篤弱天下所知一旦使棄其所長學所不習徒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八 求恕齋

煩教訓終無所成就使有成不堪使用則是虛有煩費而與不添置無異不可四也吳子壽夢以前世服于楚自申公巫臣教吳乘車射御其後楚人戎車歲駕以至吳亡自是以來號稱輕狡遠則剽邊近至錢鏐其開承風偏強無數豈唯其人之跋扈亦由習俗之樂亂也幸賴祖宗以來訖于陛下柔服驅暴變移無迹今忽無故黷玩威靈狎侮危事示以逆德界之凶器生姦回之心啟禍患之兆臣恐非國家之便不可五也方今兩浙雖水旱稍愆未至流殍閭閻無事盜賊不添縱使有之隨發



擒討甚有餘力不假更求正恐平居與役有害無利臣職忝密近官備藩方不敢默默伏望陛下特令兩浙一路更不添置或以事須過防舊人太少則乞量加添補更不立指揮使等名目及閱習諸事眾情大安別無生事

觀公此條奏後日太平宰相規模肇于此矣怡平中與韓魏公爭刺義勇大指略同公識慮精審洞悉利害蓋自少年時而已具大抵點習鄉兵教習戰陣無論兩浙陝西均爲有害無利觀公前後諸疏可曉然矣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九求恕齋

慶曆元年辛巳

公年二十三歲

冬十二月癸未天章公以疾終于晉州之安靖堂壽六十有二公繼丁外艱借兄旦泣護旅櫬歸于故鄉

前編譜天章公之喪亦係此年但無月日可考今照馬氏譜增入據云依龐莊敏撰天章府君碑敘修定宜可信從之

公執喪累年毀瘠如禮

按宋史天章公本傳公知杭州爲轉運使江鈞張從革所劾降知德州徙知晉州卒則當是庚

辰辛巳兩年閒事耳坡公行狀云公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號晉六州無德州則或係號字之訛也

慶曆二年壬午

公年二十四歲

作十哲論 四豪論 賈生論 譔蘇馱驥墓誌銘

秋八月癸酉葬天章公于涑水南原之晁村以從先塋先夫人曹氏母夫人聶氏附借兄旦洎從兄里請龐莊敏公籍撰隧碑冬十月丙辰建石墓道

此條亦照馬氏譜增入依龐莊敏碑敘修定也月日確然可信不誣但母夫人聶氏以前又有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十求恕齋

先夫人曹氏豈係公前母耶公集中從未之及當存以俟考

慶曆三年癸未

公年二十五歲

慶曆四年甲申

公年二十六歲

天章公服除籤書武成軍判官事

按宋史地理志武成軍舊係滑州領縣三白馬韋城胙城

馬氏譜以公服除籤書武成軍判官編在二十七歲乙酉今以公詩自敘攷之明云慶曆甲申余適延安過太行山相思亭下又武成致齋有



奉酬吳冲卿詩亦在慶厯四年甲申又乙酉冬  
公罷武成幕來京師有詩自序云去歲與東郡  
幕府諸君同遊河亭望太行雪以三事參考則  
公服除補官在甲申不在乙酉明矣馬譜蓋誤  
也

按公謝校勘啟云始就鄉舉徑叨上第天降之  
禍服縗五年洎免喪為吏從事藩方則知己卯  
至甲申中間隔五年也

公詩自序云上郡南三十里有相思亭在太行山  
之麓二水所交平阜之上往來者徒習其名莫詳  
之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十一 求恕齋

其義慶厯甲申余適延安過其下于時夏虜梗邊  
征戍未息竊感東山采薇之義敘其情而憫其勞  
因作五詩庶幾不違周公之旨且以釋亭之名耳  
武成致齋有奉酬吳冲卿寺丞太學宿直見寄二

首

慶厯五年乙酉 公年二十七歲

改宣德郎將作監主簿權知韋城縣事

有豢龍廟祈雨文

作機權論 才德論 廉頗論 龔君實論

河閒獻王贊 不以卑臨尊議 史評十八首

述國語 送李揆之序  
是冬罷武成幕來京師

公詩自序云去歲與東郡幕府諸君同遊河亭  
望太行雪飲酒賦詩今冬罷歸京邑悵然有懷  
蓋在武成幾歷二年矣

慶厯六年丙戌 公年二十八歲

改大理評事為國子直講遷本寺丞

按公送李子儀序云寶元中光從事在蘇子儀  
僑居州下得從之遊是為寶元二年己卯開二  
年子儀升進士第是為慶厯二年壬午又五年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十二 求恕齋

光與子儀俱官太學日夕相從是為六年丙戌  
蓋自己卯至丙戌中間隔七年又云子儀遭憂  
去職服除來還則光去遷他官蓋是己丑校勘  
之年矣公居是職歷三年也

慶厯七年丁亥 公年二十九歲

祀南郊有禮畢賀赦絕句 案公稽古錄是年十一  
月戊戌上祀國丘大赦

是年冬十一月貝州卒王則據城反龐穎公籍為樞

密副使公有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

略云貝州軍士恩過而驕自求速死蚤晚之間終

就屠滅若兵久不決萬一城中之寇未即伏誅而



他變旁起不逞之人同惡相濟則憂未可弭也不則自知罪惡無狀降首無由擁其徒眾盜取庫兵收載寶賄豨突而出建旗鳴鼓攻剽城邑以數千之眾散之趙魏之郊東連青徐亦足以爲齊民之患未易以旬月擒也愚竊以爲宜發近郡之兵壅環其郭勿攻勿戰使不得出而又陰以重賞募人入城焚其積聚使逃無所出守無所資然後以重臣奉明詔有能捕斬首惡若唱先出降者待以不次之賞如是不過旬月逆卒之頭可致于闕下萬一議者有欲用兵碎而不以計破者非計之得者也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古求恕齋

按書中所云蓋恐如明季流寇之事耳時朝廷用明鎬爲體量安撫使詔貝州有能獲賊者授諸衛上將軍百姓劉文慶等約爲內應夜垂緇引官軍入城數百人賊率眾逆戰官兵不利復繼而出明年閏正月從南城爲地道入破之伏誅

慶曆八年戊子

公年三十歲

作名苑序

皇祐元年己丑

公年三十一歲

龐穎公籍爲樞密使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理院有謝校勘啟 又謝龐參政啟

是年爲貢院屬官取筠州進士劉恕第一

公十國紀年序云皇祐初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趙周翰爲侍講知貢舉光爲屬官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人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己意論而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爲第一及發黏名乃進士劉恕年十八矣光以是慕重之始與相識道原乃其字也道原是歲賦詩論策亦入高等殿試不中格更下國子監試講經復第一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古求恕齋

秋八月皇帝臨策賢良方正及武舉進士公與范景仁受詔雋校策卷寓直于景福殿東廂凡三日得詩十三首有讀武士策詩觀試騎射詩

按公後有與范景仁書云昔者與景仁同在貢院充點檢官主文試進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當是時場中秉筆者且千人皆以爲民之始生無不秉天地中和之氣也其文辭之美固多以愚觀之似皆未得劉康公之指嘗欲私出鄙意論之因循汨沒卒不能就于今三十五年矣



蓋是年為元豐癸亥公年六十五歲距皇祐己丑為三十五年也

皇祐二年庚寅 公年三十二歲

公同知太常禮院

是年告歸過家有諸兄子字序 凡十四人

京字元宗亮信之稟字從之元茂善育字和

之良字希祖富希道齊字居德方思之爽字

成德袞字補之章晦之奕字襲美裔承之

按此十四人公集中不更見獨司馬富于元祐

元年十月提舉公葬事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圭求恕齋

子康生先是生二子童堂皆天至是生康康字公休

按范太史祖禹譏康墓誌云康卒于元祐五年

庚午年四十一歲逆算其生年當在是年庚寅

馬氏譜以康生于戊子為公三十歲今攷范太

史撰公休墓誌逆數之的係庚寅非戊子馬氏

蓋誤也

公又有元日示康廣宏詩廣宏皆公之兄子而

前此十四人中未有蓋皆庚寅以後生也王荆

公有司馬光親兄之子宏試將作監主簿制宏

為伯康之子范忠宣公壻生子朴靖康中使金

國以忠義著名

乞印行荀子楊子法言

略云戰國以降百家蓬起先王之道荒塞不通獨

荀卿楊雄排攘眾流張大正術使後世學者坦知

去從今國家博采藝文扶翼聖化凡莊列異端譬

方異技靡不摹刻以廣其傳顧茲二書猶有所闕

誠恐賢達之言寢成廢墜伏乞下崇文院將荀子

楊子法言本精加考校雕板送國子監依諸書例

印賣

閏十一月朝命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定雅樂公與范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夫求恕齋

景仁皆與考正有與范景仁論樂書

先是知制誥王洙言舊樂宮小商大是臣強君弱

之象乃與瑗等更造鐘磬上之其法與李照一律

自是黃鐘律短而所奏樂音高又其鐘弁而直聲

鬱不發著作佐郎劉義叟曰此謂害金帝將有心

腹之疾已而果然遂復命詳定時益州鄉貢進士

房庶謂嘗得古本漢書志其說以志所云子穀秬

黍中者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

黃鐘之長九寸加為一尺是謂以律生尺志所云

一為一分者乃九十分之一而非以一黍為一分



後儒不知此乃欲累黍爲尺以制律是律生于尺非以律生尺法非是范景仁是其說公與之書

略云蒙示房生尺法云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于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于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誤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之縱置之則太常橫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七求恕齋

爲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鐘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盛稱此論以爲可以正積古之謬光竊思之有所未喻敢布陳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于今本光按累黍求尺其來舊矣生所得書不知傳于何時而相承積謬由古及今更大儒甚眾曾不寤也又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此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

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景仁曰度量衡皆生于律

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制律返生于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使古之律存則歛其聲而知其聲度其長而知其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于度與黍將何從生耶夫度量衡皆所以佐律而存法古人制四器以相參校以爲三者有一存則其餘從可推又謂後世器有壞而物之形不變故借黍自然之物以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于黍將安取之夫量有虛實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六求恕齋

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房生今欲先取容一侖者爲黃鐘之律則是律不生于尺而生于量也量與度皆非律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戴虜空不滿之處而必欲責其絲忽不差耶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于管中以爲九寸取其三分以爲空徑此自然之符



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較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為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光按黃鐘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據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至于度法止于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數與分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千二百黍為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鐘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元求恕齋

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為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為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也

皇祐三年辛卯

公年三十三歲

公同知太常禮院

論夏竦不當諡文正

略云字之美者極于文正竦何人可當此諡書再

上乃改諡文莊

論內臣麥允言不宜給鹵簿

略云孔子謂唯名與器不可假人今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使之鼓吹簫鑼烜赫道路是揚其僭侈之罪使天下側目扼腕而疾之非所以為榮也伏乞追寢前命

五月論修築皇地祇壇

略云壇制卑陋平漫無城不與禮典相應今圓丘之制極為崇峻豈宜于方丘有所闕略乞下有司依唐郊祀錄制度增修

八月論劉平招魂葬不合典禮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元求恕齋

略云案晉世袁瓌賀循等議以為非身無棺非棺無槨苟無喪而葬招幽魂氣于德為愆義于禮為不物當時詔書明有禁約今劉平沒身虜廷子虞孫等所請招魂葬不可聽許

十二月奏乞移高禰壇

略云壇處勢下就彼填壘功費甚大兼夏秋淫潦未免浸漬謹按北齊之制高禰為壇于南郊壇旁乞依此制于其旁一二里踰行高燥地修築為便論張堯佐不當除宣徽使

略云伏見臺諫官以張堯佐事守閣請對陛下堅



拒不納昔漢元帝欲用馮野王爲御史大夫恐人謂私于後宮遂不用今堯佐有野王之嫌而無其才陛下不次用之自散郎至宣徽使其爲聖德之累不小前臺諫官不得對之日陰霧冥冥跬步相失天意昭然有如告語伏祈陛下克謹天戒亟召諫官杜塞寵倖則天下歌頌盛德于無窮矣

皇祐四年壬辰 公年三十四歲

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厯改集賢校書

按公謝檢討啟云俄承乏于警宗遂參革于天

祿所虞揚汰敢冀甄收何期佑弼之司誤辱褒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王求恕齋

稱之奏俾登史觀贊治信書緝記言記動之殊

辨所見所聞之實則自太常禮院隔兩年始薦

授茲職也

爲邵興宗作賢良策問一首

八月作龍圖直學士李公墓誌銘諱某字公素公同年進士

作秀州真如院法堂記 有祭郭侍讀文

皇祐五年癸巳 公年三十五歲

撰縉雲縣尉張君墓誌銘

至和元年甲午 公年三十六歲

公于皇祐至和閒名猶未甚輝赫呂正獻公曰若

君實者可謂實過其名也後公隆名蓋代士無賢不肖皆知畏而愛之而知於眾人未知之前者龐丞相與正獻公二人而已自警

除羣牧司判官

公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爲羣牧司判官包孝肅爲

使時號清嚴一日羣牧司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

之公舉酒相勸光素不喜酒亦強飲之介甫終席

不飲包公不能強也光以此知其不屈聞見錄

按言行錄介甫以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乃除

羣牧判官宋史本傳歐陽修薦爲諫官以祖母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王求恕齋

年高辭脩以其須祿養言于朝用爲羣牧判官

歐集內薦安石劄子亦云至和中此云公與同

官故知當爲是年也此條坡公行狀不載今補入

撰玉成縣君楊氏墓誌銘

是年龐穎公籍以戶部侍郎知鄆州事辟公典學

公敘清河郡君云始余爲學官笥中衣無幾一夕

盜盡卷以去時天向寒衾無續絮客至無衫以見

余不能不嗟歎君曰但願身安財須復有余賢其

言爲釋然

撰王內翰贈商雒龐主簿詩後序



敘云始平公先君子贈中書令至道初為商雒主簿時中書舍人王公謫官商州贈以詩至和元年始平公以前相國在郾從容出王公詩示光曰為我刻于商雒以慰吏民之心光退而序其事並詩往刻焉

通判郾州事 有祭黃石公文

按行狀云龐籍為郾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而公誌郾州處士王君則云至和中光從故丞相龐公鎮郾州公命光典州學敘清河郡君又云為學官則公之典州學為有據矣然按祭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三求恕齋

黃石公文云郾土居神宇下曠冬無雪宿麥將枯唯神救民之死赦吏之罪敢不祇率所部以承事神則又似通判之職而非學官所有事也豈一年中先典州學旋即判州事耶姑存以俟考 又按為羣牧司時牡丹盛開則當在三月 中為學官時云天向寒則當在九月十月祭黃石公文云曠冬無雪則到是年歲盡矣一年中凡三易任據公文約略先後如此

至和二年乙未 公年三十七歲

正月二十四日與東阿張主簿書

略云光幸蒙丞相辟署來此官朝廷委之察舉境內賢士大夫到官以來竊觀諸縣中賢者無如足下所以奉知固不俟足下之求也今乃貶損書誨殊非所望君子患不能不患人不知足下勉修之而已

按公集中編此書下識嘉祐二年正月按是時公在并州東阿非并州所屬其為謬誤無疑考地理志郾州領東阿縣則當在是年通判郾州時也

是年龐穎公籍除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并州事辟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三求恕齋

公通判州事

至和三年丙申九月 公年三十八歲

公在并州

時仁宗始違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范景仁為諫官首發其議公聞而繼之上疏言大宗無子則小宗為之後者為之子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次則令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

九月因公事至絳州私歸拜墳不敢至夏縣而去題



絳州鼓堆祠

與范景仁書

略云光向者不自知其賤且愚輒以社稷深遠之計奏聞朝廷自夏及秋囊書三上杳然若投沙磔于滄海之中此必所言涉千里之遠歷九閭之深或棄或遺而不得上通也是敢輒取所上奏稿獻于左右伏冀景仁因進見之際為明主開陳茲事取光所上三奏略賜省覽無使孤遠之臣徒懷憤默默而無所告語今光宦于千里之外為邊州下吏而景仁朝夕出入禁闥天下之責治亂安危者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三求恕齋

不在光皆在景仁光所言止于是而已

與李子儀書

答聞喜馬寺丞中庸書

作聞喜縣脩文宣王廟記為馬寺丞作

張共字大成序為越州張推官作

嘉祐二年丁酉

公年三十九歲

公在并州

五月五日管句麟府軍馬公事郭恩為夏人所襲殁于忽里堆頴公坐貶節鉞言者欲并及公公上書請獨治臣罪朝廷不許  
行狀云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費糶而民

疲于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與夏人接界疆

場不明虜盜耕其地俯窺麟州為河東憂頴公命公按視公用知麟州事武戡議謂宜乘虜罷兵時築二堡河西以禁耕者且為州耳目募民有能耕麟州閒田者復其稅役有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如此耕者必眾官雖無所得而糶自賤可以漸紓河東患頴公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于五月五日夜醉引千餘人渡河時虜兵已復聚恩不為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頴公罷節度使知青州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三求恕齋

公譏頴公墓誌銘云初武戡建議請乘虜罷兵時築二堡于河西以禁耕者且為州耳目光還以告公從之既與管句軍馬事郭恩走馬承受黃道元率兵不滿千人涉窟野之西至忽里堆不為備遇伏恩道元皆沒戡脫走得歸初戡之往也虜兵已復聚戡不敢興役及敗乃言其日行視堡地為虜所掩以至失亡會虜遣道元歸朝廷命御史按之御史新拜官欲排擊大臣以為名移幕府取文書公以築堡之事光實與焉恐并獲罪乃留檄光之書以其餘與之御史遂劾公擅築堡于邊以敗師



徒又匿制獄所取文書坐是解節鉞知青州事  
守闕上書具言其狀自請斧鉞之誅朝廷不許  
又上奏引咎自歸乞矜免光罪光卒不坐

有晉祠祈雨文 謝晴文 祭晉祠文

并州學規後序

夏六月公離并州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祕閣

判吏部南曹

與夏祕丞倚書

略云光初離并州一驛曾于遞中領所賜書以道  
途無便可以報謝暨至都下則朝論紛紛以忽里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若求恕齋

之敗為皆因築堡引惹生事光每為開述虜侵漢  
地事體本末及二堡不可不築之故而氣餒方張  
不可鄉邇光遂閉口不敢復言但乞分取諸君之  
罪而并坐之所上之奏非特為龐公也亦具述當  
日與諸君謀議本末令朝廷明知是非夫邊臣欲  
自于漢地內立一小堡已謂之引惹生事罪及元  
帥則後來者所為可知益使戎狄輕漢矣

論窟野河西修堡狀

略云河西一帶田土積年為夏虜所侵臣詢訪本  
州官吏以虜侵盜日久論之以理則不肯退縮逼

之以兵則動成戰鬪召之重定界至則偃蹇不來  
如何區處可以不戰而得所侵之地官吏皆言州  
城之西臨窟野河自河直抵界首五六十里並無  
堡障斥埃以此虜得恣耕其田虜騎直至城下而  
州人不知今誠乘虜騎退散之時急于河西二十  
里左右增置二堡每堡不過十日可成比至虜中  
再行點習此堡已皆有備虜不能為害如此則麟  
州永無侵軼之虞州兵出入有所宿頓堡外先所  
侵之田虜皆不能耕種矣臣心亦以為虜侵耕至  
河則麟州孤危果能成此二堡為麟州耳目藩蔽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若求恕齋

于事誠便遂具以所言白于龐籍籍用臣言即牒  
麟州令脩築二堡因欲乘閒故不暇取旨俟報但  
曾奏知而已不期牒到之後元末興修虜已復大  
集兵官但齎酒食不為戰備以致喪敗此乃諸將  
恃勇輕敵之所致非修堡之過也況自元昊納款  
以來麟州修建堡寨及出兵過窟野河西者前後  
非一次雖與虜遇未嘗敗北則知今日之敗在于  
無備不在修堡與過河也今議者乃悉歸罪于龐  
籍臣豈敢晏然不言苟求自免臣雖不肖義不忍  
為伏望陛下獨治臣罪以正典刑



第二狀

略云先曾奏陳為麟州修堡事乞獨治臣罪未奉  
俞旨今竊聞龐籍移知青州夏倚等各有責降臣  
伏自念修堡之事若治其罪臣當為首今籍等先  
受其責而臣未蒙譴罰臣實內慙無以自處况臣  
在并州日龐籍凡處置邊事無一不詢及于臣臣  
以知慮淺短上為朝廷之憂下為龐籍之累復不  
即重誅罪費愈重不容于死伏望察臣前後所陳  
本末嚴賜誅譴以正刑書

九月二十四日答明太祝忱書 答陳祕校充書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无求恕齋

作迺書序 功名論 知人論 古文孝經指解

序 進古文孝經指解序表 內云臣幸得補文館  
觀祕閣所藏古文孝經傳注遺逸歷微不傳輒以  
所聞為之指解則知當為直祕閣之年注云元年  
者蓋誤也

馬氏譜據長編云至和元年十一月丁未公上

古文孝經詔送祕閣按公以至和二年六月離

并州始改太常博士直祕閣判吏部南曹則當

元年方在并州外任如何云以文史為職得見

祕閣所藏古文孝經傳注乎馬譜與長編俱誤

也

譔程夫人墓誌銘 夫人為二蘇之母  
以四月癸巳卒

嘉祐三年戊戌 公年四十歲

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

按是年公乞號州狀云臣服闋以來十有餘年  
未嘗得近鄉里展省墳墓近方欲上煩朝廷陳  
乞家便一官為判吏部南曹未及一年所以未  
敢陳請今知已降敕命授臣開封府推官伏望  
聖慈矜察云云是知判吏部為嘉祐二年開封  
府推官為三年也

八月二十七日進交趾獻奇獸賦表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无求恕齋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偽不可知假使其真  
非自然而至不足為瑞若偽恐為遠人所笑乞厚  
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  
有交趾獻奇獸賦 作朋黨論

嘉祐四年己亥 公年四十一歲

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

按公乞號州第三狀臣自去歲蒙恩除開封府  
推官臣以久不到陝州鄉里兩曾乞知號州不  
蒙聽許臣以開封府重難之處不敢更有陳請  
就職以來已踰半載今竊知已降敕命除臣判



三司度支句院是知與開封府推官隔一年當為嘉祐四年也 馬氏譜編在五年庚子公年

四十二歲者誤

誤石昌言哀辭

辭云余與昌言同年登進士第遊好凡二十年又

云前年光自晉陽歸昌言延我于中堂酌滑臺暑

釀以飲我則知公離并州在嘉祐二年六月而公

為杜君作誌亦云秋光在京師也

誤彭城縣君劉氏墓誌銘

嘉祐五年庚子 公年四十二歲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求恕齋

判度支句院

按公論財利疏有云臣判度支句院甫二年耳

上自三司使下至檢發官改易皆徧甚者或更

歷數則是己亥庚子二年也

誤贈太常博士吳君墓誌銘諱元亨公之從母夫也

誤贈都官郎中司馬君行狀公再從伯父子里登進士第宋史有傳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之一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之二

錫山顧棟高輯

吳興劉承幹校

嘉祐六年辛丑

公年四十三歲

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命同判尚書禮部

按公辭狀云臣向辭開封府推官及判三司度

支句院朝廷一有指揮不令辭免臣即時就職

臣意以為朝命已行必不可移雖辭之終無所

益是以黽勉從事不敢復言及觀王安石前者

辭差修起居注章七八上然後朝廷聽許臣乃

司馬溫公年譜卷二

求恕齋

追自悔恨嚮者非朝廷不許由臣請之不堅故

也況臣與安石相去遠甚今乃與同被選擢比

肩並進据宋史仁宗本紀嘉祐五年五月己酉

安石召入為三司度支判官直集賢院明年除

同修起居注安石辭狀云臣去年始蒙恩直集

賢院至今入館日淺不敢冒昧貪榮朝廷聽許

未幾復申前命至五辭乃受公所云比肩並進

指此

三月戊申侍上幸後苑賞花釣魚有奉聖旨次韻御

製詩



五月二十八日上日食遇陰雲不雨乞不稱賀狀

略言欽天監奏今年六月朔太陽交食臣伏觀近世以來厯官先具日月時刻及所食分數奏聞至日或爲陰雲所蔽或不滿分數百官皆奉表稱賀臣愚以爲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若太陽實虧而有浮雲翳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厲著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厯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臣職在禮官掌羣臣慶賀章表不敢不言是歲司

司馬溫公年譜卷二

二 求恕齋

天言當食六分之半至六月一日果食四分而雨不復稱賀自後遂踵以爲常

七月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按公于治平二年七月六日辭龍圖閣直學士狀云臣自嘉祐六年七月初入諫院供職到今已涉五年知爲是年七月無疑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六月丙子以司馬光知諫院是月壬子朔由壬子數至丙子當爲二十五日此云七月者蓋朝命以六月下公入院辦事則在七月也

上三劄子

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

息之謂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是爲人君之仁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是爲人君之明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是爲人君之武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有所敷奏不復詢訪利害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善矣萬一有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勿以日月積久而置高位勿以

司馬溫公年譜卷二

三 求恕齋

資塗相值而居重職勿以名行賞而天下得飾名以求功勿以文行罰而天下得巧文以逃罪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行誅而勿加寬貸其三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

一留中一下中  
書一下密院

八月十五日論赦及疏決

略曰古之赦出無常嚴謹周密不可前知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疏決是使猾吏悍民亡匿不過周歲則晏然復出爲平人往往指望謂之熱敕致恩愆之民憤邑惴恐凶狡之羣



志滿氣揚又祖宗每歲不過一次疏決死罪以下皆遞降一等近歲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此所以使百職墮慢姦邪恣睢者也

十七日進五規

一曰保業 二曰惜時 三曰遠謀 四曰重微

五曰務實

二十五日論舉選進士

乞天下諸州府軍監任內舉德行經術一人大藩

舉二人轉運使提點刑獄舉三人兩制以上歲舉

一人舉狀送下貢院擇舉主最多者取三十人本

司馬溫公年譜卷二

四球想齋

貫敦遣赴闕試經義時務策各一道但取義理優

長不取文辭華美授官並與進士第一甲同在明

經之上若犯私罪及正入已贓舉主連坐不以赦

原若因勢要而舉之及為人屬請者並科違制之

罪受贓者以枉法論又明經一科少有應者蓋緣

立格太高致舉人合格者少乞後明經所試墨義

止問正文不問注疏其所試大義但能具注疏本

意講解稍詳者為通若能先具注疏本意次引諸

家雜說更以己意裁定援據該贍義理高遠者為

優等與折二通若以己見穿鑿雖文詞辯給亦降

為不通凡明經以六通諸科以四通以上為合格又舊制明經以周易尚書為小經今欲乞以周易尚書毛詩為一科三禮為一科春秋三傳為一科皆習孝經論語為帖經

開八月八日乞分十二等以進退羣臣

略曰今之所謂官者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乃古

之官今官爵混淆品秩紊亂名實不副員數濫溢

是以官愈多而事愈廢欲治而清之莫若于舊官

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遣為十二等宰相第一兩

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

司馬溫公年譜卷二

五球想齋

三司判官轉運使第五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

通判第八知縣第九幕職第十令錄第十一判司

簿尉第十二其餘文武職任差遣並以此比數若

上等有關即于次等擇才以補之

十三日辭免北朝國信使

略云臣緣名犯北朝諱所行文宇雖可改更竊慮

臨時語言不能記憶或有觸犯又臣體羸多病性

不耐寒兼不經館伴未能諳練南北事體資性拙

訥恐辱王命伏望聖慈別賜差官尋改人

始平公以光得免使北賜之以詩依韻酬和有幸



免驅車涉沙漠尙容載筆待宣溫之句

二十六日入對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仁宗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謂中書白之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

司馬溫公年譜卷二

六求恕齋

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爲監祭公從容謂洙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

是月同范鎮赴崇政殿覆考應制舉人

試卷內圖毡兩號辭理俱高絕而毡所對事目有漏落公與范公議以圖爲第三等毡爲第四等考官胡宿力請黜之公言毡所對於四人中最爲切直若不蒙取錄恐天下謂朝廷虛設直言極諫之科而日後將以直言爲諱乃復收入等圖蓋蘇軾

毡蓋蘇轍也後子由有挽公詩云少年眞狷淺射策本靈疏欲廣忠言地先收眾棄餘蓋指此

是役也王介甫亦與有夜讀試卷呈君實待制景仁內翰詩介甫是時知制誥不肯撰蘇轍制詞韓魏公改命沈遘爲之蓋此時氣類已微分矣

九月公復上疏臣向者進說陛下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

司馬溫公年譜卷二

七求恕齋

感動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

論荒政

略曰今歲淮南兩浙因今歲水災乏食民往往販鬻私鹽至有持兵刃與官軍拒鬪相殺傷者此大盜之漸不可不禁止蓋由有司推之太急故抵冒爲奸臣謂陛下宜戒諭職司稍弛鹽禁而嚴督盜賊緩課利不充之罰急羣行剽劫之誅廢告捕私



鹽之賞旌討擒強暴之功此弭患未形之道也

論臣寮上殿屏人

略曰故事臣寮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今內臣不過去御座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致漏洩機事大為不便今後應遇臺諫兩府官上殿奏事左右並于殿角板障門外謁道下祇候仍委都知押班于兩邊門下檢校如敢竊有覬聽者並具姓名聞奏九月二十八日奉旨自今祇令御藥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去

論燕飲

司馬溫公年譜卷二

八 求 恕 齋

公與王陶同上疏道路皆言陛下近日宮中燕飲微為過差賞賚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况酒之為物傷性敗德殆非所以輔養聖躬之道伏望陛下悉罷燕飲安神養氣後宮妃嬪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太和

十月初二日論蘇安靜不宜充內侍省押班

十一月十四日論張方平不宜任秦鳳路經略安撫使

略云方平知秦州日邊人虛稱西夏點兵侵犯邊

境惶擾失度移牒邠路索兵自救仍飛奏上聞致朝廷疑憂已而按省皆無事實身為元帥乃怯懦輕易至此萬一疆場實有警何以待之伏望嚴加

二十五日乞懲勸均稅官吏

有答劉太博枕書 贈都官郎中司馬君墓誌

銘

十二月十四日論復著豐州

略云豐州地勢孤絕外迫寇境向有永安來遠保

寧三寨皆以蕃族守之自元昊攻陷州城三寨蕃

司馬溫公年譜卷二

九 求 恕 齋

族盡為所虜今所存唯正噓草莽而已若建以為州則須復設外寨備置官吏廣屯兵馬多積芻糧皆應調發內地之民以奉之此所謂徇虛名而受實弊也頃年朝廷欲修豐州城嫌其單外乃于其南數十里築永安堡其地窪下疏惡難守今既修豐州則永安堡深在腹內無所復用不若徑遷堡于豐州故城兵馬芻糧不更增益但擇使臣有材略者使守之不必假以知州之名仍召募蕃漢之民使墾闢近城之田俟其蕃庶如舊然後升以為州未晚也



嘉祐七年壬寅

六年四十四歲

公知諫院

正月十二日論上元遊幸

略曰上元觀燈本非典禮正以時和年豐與百姓同樂為太平之榮觀去歲諸州多罹水旱有司不明大體務修故事不稱陛下子惠元元之意又連日遊幸在于聖躬亦為煩勞伏望停止以安養聖神幸甚

十九日論以公使酒食遣人刑名

略曰聖王之教尚忠厚而貴愷悌故詩有鹿鳴伐

司馬溫公年譜卷二

十求恕齋

本既醉行葦美燕好之相樂禮有幣帛饗餼行于邦國贊獻飲酒施于鄉黨近歲以來中外有司喜以微文刺舉苛細至于宴飲相從酒食相饋皆集累成過抵以峻法若朝廷因之遂為著令臣恐百司無所措其手足虧損聖朝堂堂之化非細故也臣請申明舊條應以公使錢及財物贈遺人及受者並須贓滿五疋以上方得科罪其不滿及以飲食之物相饋餉者皆勿論

論諸科試官

略曰臣伏見朝廷取勘諸處發解考試諸科官以

所解諸人到省十有九不中者臣竊唯國家本設

六科以求通經之士竊唯去歲貢院出題曲為奇巧或離合句讀故相迷誤或取卷未經注字數以為問目雖有善記誦之人亦不能對其去設科本意甚遠是罪在貢院出義題官不在諸處發解官也今舉人被黜又并發解之官亦坐停替臣恐學者從此益棄本原殆非崇經術之道伏望朝廷委官覆考仍敕貢院將來科場依條出義毋得更如今來詭僻苛細至時仍有十有九不中之人然後將諸處考試官行罰則彼皆無辭而人亦不以為冤矣

司馬溫公年譜卷二

十求恕齋

冤矣

二十八日論上元令婦人相撲

略曰今月十八日聖駕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內有婦人相撲者亦被賞資臣竊以宣德門乃國家之象魏而使婦人贏戲于其前陛下動遵儀典而所司巧佞妄獻奇技以污瀆聰明臣區區實所重惜若舊例所有望因此斥去仍詔有司嚴加禁約今後婦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眾為戲若今次上元始預百戲之列即乞取勘因何致在籍中或有臣僚奏聞因此宣召者並重行譴責



論公主宅內臣

略云近聞有聖旨令召前管句充國公主宅內臣二人復還本宅此二人向在主第罪惡山積當伏重誅陛下寬典僅斥之外今數月復令召還道路籍籍口語可畏非所以成公主肅雍之美彰陛下義方之訓也伏望追止前命

二月初四日論正家上殿

略云臣先曾上言公主宅內臣過惡乞不召還近聞內臣梁懷吉仍赴公主宅依舊句當外議無不駭異謂陛下曲徇公主之意不復裁以禮法使之

司馬溫公年譜卷二

三求恕齋

無可畏憚觸情任性以邀君父憎賤其夫不執婦道將何以觀法四方昭示來世伏望陛下斥逐梁懷吉等另擇柔和謹愿者以補其闕仍敕公主若屢違詔命雖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庶幾有所戒懼率循善道

二十八日論李瑋知衛州

略云臣竊聞駙馬都尉李瑋出知衛州充國公主入居禁中瑋母楊歸其兄璋之宅家人悉令散遣伏以陛下追念章懿皇后故使瑋尙主欲以申固姻戚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

感悽愴之心乎宜且留李氏徐以義理曉諭公主庶幾回心易慮復歸本宅若公主必無復歸李氏之主者則璋既蒙斥逐公主亦不宜全無貶損

詔公主降封沂國

判檢院權判國子監

三月除知制誥力辭章至九上乃許

有上屬始平相公述不受知制誥書

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

五月十一日有上殿謝官劄子

六月二十九日上謹習疏

司馬溫公年譜卷二

三求恕齋

略云頃年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略安撫使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改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唐始置沿邊八節度之權不能過也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據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又朝廷務省事尚行姑息之政至于胥吏謹諱而逐御史中丞鞏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奸澤加于舊軍人冒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階級疑于用法其餘有一夫流言于道路而為之變法推恩者多矣凡此皆非所以習民于上下之分也朝廷如是四方效之于是元帥畏偏



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臣至有  
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撓正  
法使之縱恣詆訾粟帛使之憤惋甘言諂笑無所  
不至于是士卒翕然譽之一或不然則怨怒叢于  
其身而禍亂生長此不已日滋月益豈有異唐之  
季世乎

七月上財利疏

略曰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養其本原而徐取之  
減損浮冗而省用之又以宰相領總計使之官凡  
天下金帛錢穀隸于三司如內藏庫奉宸庫之類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十四 求恕齋

總計使皆統之歲終則會其出入之數若入寡而  
出多則總計使察其所以然之理求其費用之可  
省者以奏而省之必使歲餘二分之一以為備禦  
不虞之計凡三司使副判官轉運使及掌內藏奉  
宸等庫之官皆察其能否而定其誅賞或謂宰相  
論道經邦不宜領錢穀不知治體者之言周禮以  
冢宰制國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自古  
及今皆宰相職

按仁宗末患在財匱公此疏所云亦與荆公以  
宰相領制置三司條例略同矣但公意尚主省

國家之用而荆公則欲網天下之利其用處自  
不同耳

八月二十七日乞早令皇子入內

略云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貨  
之富首尾十月其賢于人遠矣然臣等竊以臣子  
有君命召不俟駕之禮使者有受命不受辭之義  
凡宜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大義責皇子宜  
必入受命

英宗 受命

九月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  
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上言董氏名秩本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十五 求恕齋

微病亟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唯皇  
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于婦人唯唐平  
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  
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

十二月論壽星觀御容

先是本觀有真宗時所畫壽星內臣吳知章稱是  
真宗御容欲張大其事遂更畫御容為壽星服以  
易其像改為崇先觀知章又請別建更衣殿及請  
屋宇所費踰數十萬公上言祖宗神靈所憑依止  
在太廟木主未聞別有象設漢氏始為原廟已為



達禮者所譏況畫御容于道宮佛寺而又為壽星之服其贖禮益甚知章妄希恩澤興造事端乞下所司明正其罪所有創漆屋宇乞一切停止

二十二日諭后妃封贈

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上言禮之所慎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袁益引卻慎夫人坐正為此耳或謂外廷兩府皆贈三代妃正一品不可以後之此又不然夫禮內外異宜自宰相樞密副使名秩雖殊而比肩為臣俱贈三代不足為嫌皇后與妃位次相亞而有妾主之分

司馬溫公年譜卷二

去求恕齋

此尤宜分別名器以防僭差者也

二十七日奉和御製龍圖等閣觀三聖御書

進瞻彼南山詩表

略云陛下以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七日再幸天章閣悉召宰輔侍從之臣徧觀瑞物及先帝御書御集又幸寶文閣親為飛白書并御墨紙筆以賜羣臣又賦詩命羣臣屬和又幸羣玉殿置酒作樂比暮而罷其酒醪肴菽羅花金器多出禁中于二十七日仍面諭羣臣前日之燕辦于造次未盡朕心故欲重與卿等為樂今天下方無事無惜盡醉

以稱朕意是日凡為燕之具又加厚于前其所以勞來存撫羣臣莫非出于陛下之志是以羣臣膏沐寵光淪肌浹髓四方聞者無不咨嗟歎息臣願推此心以被天下將見四海之內無不沈酣于茂恩饜飫于盛德矣不勝鼓舞抃蹈之至謹成瞻彼南山詩七章隨表上進

嘉祐八年癸卯

公年四十五歲

公知諫院

春正月己酉公同翰林學士范鎮知貢舉

三月戊申故相龐籍卒公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

司馬溫公年譜卷二

七求恕齋

如昆弟時人賢之本傳 照馬 氏譜增入

是月仁宗崩四月朔英宗即位得暴疾詔請皇太后

同處分軍國事

四月十三日上皇太后疏

略云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于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觀聽以規盛德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辭奎者當信之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譏諂如羅崇勳者當疏之遠之則天下服

一第... 2 反文句



十五日上遺賜疏

時仁宗遺賜金珠直百餘萬公所得近千緡乃率同列上疏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常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于家

二十七日上皇帝疏

略云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選擇陛下于宗族之中授以天下恩德隆厚踰于天地漢宣帝為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有天下

司馬溫公年譜卷二

六求恕齋

自以為後元帝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陛下深以為戒杜絕此議勿復聽也

上山陵擇地劄子

略云大行皇帝以十二月二十七日大葬而朝廷遣使按行山陵未知定處或欲于永安縣外廣求吉地臣以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向以謹于時日之故堅用八月大斂自後聖躬有疾至今未瘳其無驗亦已明矣况國家葬永安已百有餘年官司儲侍素皆有備今改卜他所不唯更須創置民

力弗堪亦恐大行皇帝眷戀祖宗未肯即安于新陵也

五月二十一日論御藥寄資

略云旬當御藥院內臣中職任最為親近祖宗朝恐其名位寢崇則權勢太重故常用供奉官以下為之若轉至內殿崇班則令出外此誠防微杜漸至意近歲頗隳舊法往往閭理官資久而不去深為不便今踐祚之初宜革積弊乞自今後凡轉官至內殿崇班以上者並須出外一遵祖宗之制不得仍留內廷差遣

司馬溫公年譜卷二

九求恕齋

是月有祭麗顯公文

六月一日上祔廟議

略云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親盡則毀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或起于布衣以受命之初尙在三昭三穆之次故或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于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太上廟主瘞于寢園魏明帝之世處士廟主遷于園邑晉武帝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又遷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蓋以太祖未正東嚮



之位故止祀三昭三穆若太祖已正東嚮之位則并昭穆而為七也唐高祖初立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于夾室高宗祔廟又遷宣皇帝于夾室皆祀六世此前代之成法也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難可依據今若以太祖太宗為一世則大行皇帝祔廟之日僖祖親盡當遷于西夾室于先世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矣

議既上禮官孫抃等以為廟數未過七世而遷之古無其比寢不遷至英宗祔乃遷藏熙寧中安石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三求恕齋

當國復言僖祖廟比稷契不宜毀廟而下祔于子孫宜還廟享韓維孫固等議言太祖靖大難垂統百世宜為宋太祖僖祖仰尋功業未見所因似未可引契稷為比神宗頗主維固議而安石持之堅卒奉僖祖為始祖東向而太祖居第四室政和中華京祖之爰立十室紹興南渡建太廟于臨安凡九世十二室董棻王普等上疏熙寧尊僖祖居東向而太祖退處昭穆之位上無以當天地神祇顧歆之意下無以答億兆臣庶尊仰之心速宜正厥違誤詔下禮官集議不果行至孝宗升祔鄭僑等

據以為請諸儒樓鑰陳傅良等翕然附議相汝愚主之于是自昌陵祔廟踰二百年而始正太祖東向之位如公議矣時朱文公熹獨主安石之說與汝愚爭辨謂僖祖神主遷于治平未及數年而神宗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元祐大儒程頤議論與安石每異至論廟制則深以僖祖為不當祔議者特以司馬光韓維之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安石以變亂穿鑿得罪公議遂堅守二賢之說並安石當取者而廢之惑已蓋禮家聚訟從來已久然考之典禮終以公之說為正即文公

司馬溫公年譜卷一

三求恕齋

亦未盡合也

是月壬申譏太子太保龐公墓誌銘

諱籍

又譏大理寺丞龐之道墓誌銘

籍長子與公同娶張氏

二十二日上兩宮疏

略云皇帝與皇太后兩宮相恃如頭目之與心腹自後萬一奸人欲有關說涉于離間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佞之徒不能欺惑聖明七月十四日論夏國入弔

略曰陛下繼統之初四裔之人皆欲奉望天表又聞向曾不安意謂未能視朝故輒敢桀黠今誠即



殿廷數步之地使之稽首拜謁瞻仰陛下神武之  
姿歸至其國轉相告語使蠶蟻之眾心服氣沮此  
上兵伐謀之道也

二十六日論進賀表恩澤

略云諸路轉運使下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等官  
各遣親屬進賀登極表至京師朝廷一例推恩或  
所遣不係親屬者亦除齋郎此蓋承五代姑息藩  
鎮之弊揆之于理誠為太濫況朝廷以近日官吏  
繁冗特減諸色奏蔭若如此則向所減省悉為虛  
設乞進表人若係五服內親者授以一官其不係

司馬溫公年譜卷二

三求恩齋

親屬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

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關聖覽

略云人君之職一在量材而授官二在度功而行  
賞三在審罪而行罰伏見國家舊制如三司鞭一  
胥吏開封府補一廂鎮之類往往皆須奏聞此蓋  
國初艱難權時之制今日誠傷煩碎乞概從簡省  
陛下養性安身以尚念人君之三職幸甚

八月癸未誤清逸處士魏君墓誌銘

諱開字雲夫父諱野有九名

九月二十三日論趙滋宜落軍職

略云臣先曾上言趙滋為人剛愎不可管軍近聞

滋對契丹人使禮貌驕倨不遵舊式竊以先帝深  
于生民之至計親屈帝王之尊與契丹約為兄弟  
自後和親垂六十年今滋數乘客氣以傲使人爭  
小勝以挑強胡臣恐釁隙一開朝廷未得安枕而  
臥乞落軍職毋使為國生事

二十九日乞撤去福寧殿前尼女

略云大行皇帝在福寧殿自啟殿以來每日裝飾  
尼女置于殿前傅以粉黛衣之綺繡狀如俳優又  
類戲劇見者無不駭異乞下有司應將來靈駕進  
發凡儀仗送終之物有鄙俚無稽不合禮典如此

司馬溫公年譜卷二

三求恩齋

類者悉宜撤去

十一月三日論虞祭當親行禮

略云虞者孝子之事非臣下所得攝前以木主未  
至京師塗中不可一日不虞故權使羣臣攝事今  
木主近在內殿而有司不根禮意尙如塗中代攝  
于敬恭之情有所未盡今至卒哭尙有三虞乞陛  
下親行其禮

再論醫官宋安道宜斥去

略云臣曾上言醫官宋安道等方術無驗乞別擇  
良醫未聞施行竊以為聖體已安今親陛下不親



虞祭乃知殊未痊復竊聞安道等奏皇太后及諸大臣皆云陛下六脈平和體中無疾今疾狀如此其面謾亦可知矣又聞朝廷選擇醫官皆試以難經素問夫醫者得之于心未必皆讀古書而徒記誦古書者未必能治病今擇此等人與安道雜處是以展轉相仗雷同附和而久不見功也又聞病人能自知其病者未甚病也憎良藥而不受者病在內拒之也今陛下不安如此而常自謂無疾卻醫不御則病益深矣不更求名醫強進良藥縱陛下不自惜奈宗廟社稷何

司馬溫公年譜卷二

西求恕齋

七日論張茂則

略云舊制內臣年未五十不得充內侍省押班近除張茂則年止四十八歲恐此例一開內臣攀援求進不可禁止陛下踐祚伊始尤宜謹守祖宗法以示天下至公者也

二十六日上皇太后疏

略云竊聞皇帝向日疾勢稍增舉措言語不能自擇左右一一上聞致殿下不能堪忍兩宮微相責望方今仁宗新棄天下天下危于累卵豈可效常人之家爭語言細故況皇帝自藩邸以至踐祚孝

謹溫仁殿下所親見偶嬰疾疹亂其本性言語動作不自省記此乃有疾者之常不足為怪殿下于天下之理無所不通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耶乞精擇醫工治皇帝之疾嚴戒左右皇帝有舉措言語不合常度者不得以聞殿下惟和神養氣安靖國家俟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之不亦美乎

是日又上皇帝疏

略云臣于四月二十七日及六月二十二日皆曾上疏勿使姦邪之人有所離間向以聖體未安舉

司馬溫公年譜卷二

西求恕齋

動言語不能自省而左右妄為增飾必無事實雖然豈可使天下聞之伏望陛下親詣皇太后閣克己自責以謝前過溫恭侍養過于未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感悅宗社永安古之孝者雖不慈之母猶能使之感悟况皇太后聖善著聞自陛下有疾以來日夜泣禱神祇憂勞困悴陛下豈可不思有以安慰之乎

十二月二日論後宮等級

略曰前代皆擇良家子充後宮位號祖宗朝猶有公卿大夫女在宮掖者皆須年十二三以上醫工



診視防禁甚嚴近歲頗隳舊制等級饒多監勒牙人使之僱買至有軍營市井婦女雜處其閒深爲未便今陛下卽位之初嬪御未備宜乘此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後宮共爲幾等等幾人未足且虛其數已足不可更增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垂之爲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也

十五日乞延訪羣臣

略云凡人牆之外則目不見里之前則耳不聞天子奄有四海若不問之于人何從知之宜詔侍從

司馬溫公年譜卷二

毛求恕齋

近臣每日輪一員值資善堂夜則宿于崇文院以備不時宣召又云爲國之要在審察人材周知下情而已審察人材之謂明周知下情之謂聰明則百官稱其職聰則萬幾當其理百官稱其職萬幾當其理治之極也賢不肖渾淆之謂昏下情不上通之謂蔽昏則百職曠曠蔽則萬幾乖戾百職曠曠萬幾乖戾亂之至也

譏諫院題名記

略云古者諫無官人無不得諫者自漢以來始制官居是職者當置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

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天禧初眞宗詔置諫官六員責以職事慶厯中錢君始書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許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慎哉

司馬溫公年譜卷二

毛求恕齋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之二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之三

錫山顧棟高輯

吳興劉承幹校

治平元年甲辰

公年四十六歲

公知諫院

春正月辛酉詔以仁宗配饗明堂公與呂公著上配

天議

時仁宗祔廟季秋大饗明堂議以仁宗配詔臺諫

與兩制官集議公議云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

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古之帝王自非建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一 求恕齋

邦啟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詩曰思

文后稷克配彼天我將之詩祀文王于明堂前漢

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外此雖周之成

康漢之文景明帝德業非不美而子孫不敢推以

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

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

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于孝非謂有天下者

皆當尊其父以配天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

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

以為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官稽按典籍辨崇

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

之后稷太宗真宗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

祀真宗于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

豐功美德洽于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

捨真宗而以仁宗配恐于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

之是繼祖而進父不唯乖違典禮恐亦非仁宗之

意也議者又欲以太祖及三宗迭配郊丘及明堂

臣等亦以為不可何則國家受天永命傳祚萬世

若繼體守文之君皆得配天則子孫將有無窮之

數與祖宗無別也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真宗配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二 求恕齋

五帝于明堂行之為便

議上而觀文殿學士孫抃等執議謂易稱先王作樂

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祖考並可配天符於

孝經所稱雖周家不聞廢文配而移于武廢武配

而移于成然易之配考孝經之嚴父歷代循守不

為無說魏明帝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史官謂

是時二漢之制具存則魏所損益可知亦不可謂

章安之後配祭無傳遂以為未嘗嚴父也今以我

將為祀文王于明堂而作者安知非孔子刪詩時

獨取周頌之全盛者而著之而其餘並削而不存



乎仁宗臨御天下四十二年功德可謂極盛今祔廟之始抑而不得配帝甚非所以宣章嚴父之大孝詔從抃議

三月上皇帝事皇太后當如濮王疏

略云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曲盡孝道凡宮中之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況濮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特有所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三求恩齋

加則無以致治也長編

夏四月上出宮人疏

略云前代帝王升遐之後其後宮下陳盡放之出宮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癸未放宮人三百三十五人長編

十四日論永昭陵建寺

略云竊聞中旨于永昭陵側別建一寺凡臣僚之家無人守墳乃于墳側置寺略以微利使之守護種植至國家守衛山陵有司備具若云資薦求福則仁宗皇帝寬仁恭儉恩洽四海何待別置一寺

更度數僧然後得生天堂樂處也況仁宗晚年詔天下無名額寺屋及百閒者並特與名額計創漆千有餘處而數月之間宮車晏駕其無驗亦已明矣今國喪之後帑藏空虛百姓罷敝乃復興此無名之役殊非中外所望逆禮傷孝蠹財勞人徒使僧徒妄求恩澤臣竊爲朝廷惜之

定奪貢院科場不用詩賦

略云中書送下判國子監呂公著劄子乞科場更不用詩賦委得允當然進士只試論策又似太簡乞除論策外更試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春秋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四求恩齋

論語大義共十道爲一場其策只問時務所有進士帖經墨義從來不曾考校顯是虛設乞更不試十七日乞車駕早出祈雨

略云陛下踐祚已踰葦年百姓未聞屬車之音重以鼎者聖體不安遠方之人訛言未息若聞車駕一出則遠近釋然莫不悅喜況今春少雨麥田枯旱王者以四海爲家何必信警史之言選擇時日而不急百姓之急哉

二十四日乞今後有犯惡逆不令長官自劾

略云近聞開封府屢有子殺父母者竊見刑部格



敕及刑統百姓有犯惡逆以上州縣量事貶降刺  
史以上附表自劾以敦風教又因朝廷務行寬政  
失出概置不問小有失入則終身廢棄以此官吏  
遇此等及毆詈尊長者專務掩蔽唯恐上聞止從  
杖罪斷遣蓋避自劾之恥遂使頑民益無忌憚名  
敦風教其實壞之王者當善善惡惡未聞寬此悖  
逆之民以為仁政也乞今後除去貶降長吏及附  
表自劾二條專令內外大僚覺察州縣官吏如有  
敢將惡逆不孝不睦等罪隱蔽不依法斷遣者  
並糾舉聞奏以故出人罪論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五求恕齋

五月十八日論為治所先

時皇太后還政于帝公首上疏言治身莫先于孝  
治國莫先于公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不敢  
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既委去政柄隨勢傾移  
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其責皆歸陛下臣愚以為外  
朝之刑賞黜陟自聖心決之至禁廷之取捨賜予  
不若皆稟于皇太后陛下與中宮勿有所尚如此  
則慈母歡欣于上臣民頌詠于下不然萬一有絲  
毫缺失流聞于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疢  
則陛下何以勝此名于天下哉臣謂治身莫先于

孝者此也陛下奮自官邸入纂皇極舊恩宿怨豈  
能盡無然今日即政之初皆不可留于聖慮夫爵  
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  
今日苟有才德高茂合于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  
讎勿棄有器識庸下無補于時者退之雖親暱姻  
婭勿錄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上下悅服朝  
廷大治不則所進者皆平日所親愛所退者皆平  
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諫  
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隳紊臣謂治國莫  
先于公者此也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六求恕齋

十九日論皇太后取索

略云臣聞自來內中凡有所須止用御寶合同文  
字于諸司取索立時供應過後方申三司覆奏若  
皇太后一一須待木閣使臣申牒候得御寶乃供  
竊慮行遣往復太為迂迴萬一欲得藥餌什器之  
類有司懈慢不能應時而至有傷慈母之心乞令  
兩府再議凡皇太后所取一如聖旨立應已乃具  
數奏太后以防矯偽

二十五日乞后族不推恩

略云臣竊聞陛下欲加曹佾使相皇太后再三不



許又聞聖旨推恩與皇后本家臣愚以為皇太后既深執謙遜抑損外親則后族亦恐未宜衰進一則示人子恭孝之心不敢使后族先于母黨二則示人君即政之初不可以爵祿待賢之具私椒房之親于聖德益有光榮矣

二十八日上皇太后疏

略云聖體復初四方無事殿下推而不居率士臣民莫不稱頌但道路之口皆言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于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疏客語言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七 求恕齋

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遺去使之疑惑恐懼而不敢自親推其本原蓋由皇帝遇疾之際必有讒人造飾語言互相間搆掇拾絲毫之失無不納于殿下之耳殿下雖至仁慈不能無怒皇帝以剛健之性屈于眾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悒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今殿下歸政皇帝臣恐讒人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為國家與殿下之計也願殿下斥遠其人勿置左右召諭皇帝以向來紛紛皆此屬所為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涕泣拜伏感激

推謝然後兩宮之歡一皆如舊凡皇帝皇后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溫顏留之從容往來無時勿加限絕或置酒語笑與之欣欣自得一如家人之禮如此則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又安內外無患與其信任讒慝猜防百端終日戚戚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橫生二者得失相去遠矣皇帝內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孫壻今日為萬民父母孰云非殿下之力固宜撫存愛念以終太惠不可追數得疾之時以為罪咎至皇后自童孺之歲朝夕游戲于殿下之懷分甘哺果撫循煦嫗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八 求恕齋

有恩無威今正位宮中恃昔日之愛不自疏外猶以童孺之心望于殿下或有求須不時滿意則愠懟怨望不能盡如婦姑之禮殿下責之固其宜也事過之後則不宜憎疾如仇讐方今宮闈之內殿下骨肉至親止于皇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之人于殿下何有哉夫貴莫貴于為天子之母富莫富于四海之養有此富貴而不能自樂使受恩之子婦彷徨而不自安踰踏而不敢進雖內懷反哺之心而無由施展臣竊為殿下惜之臣父子皆蒙先帝大恩心非木石惟



望殿下母子和悅國家安寧是臣所以爲報效也  
七月十八日論任守忠十大罪乞正典刑

略云臣竊聞內侍省都知任守忠擅取奉宸庫金  
珠數萬兩獻遺中宮仍受中宮賞賜伏以守忠蒙  
先帝賞拔日侍左右專以諛諂諛諛苟求說媚罪  
一總領近侍子奪自恣援引親黨排抑孤寒罪二  
資性貪恠老而益甚珍寶溢私室第宅甲京師罪  
三妄行威福所愛者雖有大罪掩蓋不言所惡者  
雖有瑕疵糾責成事使宮禁之內側足屏息罪四  
濮王之薨守忠監護喪事因勾奪不滿意誣長子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九求怨齋

宗懿以不孝使被譴責感憤成疾以死罪五先帝  
屬意聖明守忠沮壞大策希圖倉猝之際擇立昏  
懦以邀大利罪六陛下旣爲皇子守忠內懷憂懼  
日于先帝之前離開百端隔絕內外罪七及陛下  
纂統不幸遇疾守忠增飾語言撰造事迹交構兩  
宮遂成深隙計其深謀無所不至罪八及皇太后  
恭還大政守忠陡異炎涼用昔時讒陛下之計爲  
今日讒皇太后之辭使皇太后終日涕泣愜快成  
疾罪九皇后正位尙新天下聳觀令德守忠輒爲  
皇后畫策並不稟問皇太后矯傳教旨開祖宗寶

藏逆婦姑之禮開驕侈之源使皇后受其惡名而  
已收其重利罪十也伏乞明示四方斬於都市  
按此皇后卽宣仁后也三疏中所稱不無于宣  
仁有礙而宣仁卒爲婦德之冠元豐末首起公  
爲輔相倚任略無猜嫌豈非臣主俱美哉抑或  
初正位中宮時因公言而弼成其德者實多歟  
又皇后求須必稟于皇太后則公前疏所稱內  
廷賜予中宮勿有所專者朝廷已行之矣公之  
調停骨肉功爲不小而當日之昌言不諱尤稱  
盛事云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十求怨齋

論內侍差遣

略云臣向時上殿伏見陛下宣諭以內臣差遣並  
一切委之都知司臣當時奏陳以爲非便今任守  
忠恃此權勢至罪盈惡極幸賴陛下神斷斥而去  
之然不收還威福之柄則去一守忠生一守忠也  
伏望自今以後一應要切公事並親加選擇必擇  
其人忠勤有功者不職則立加貶退不必一一勘  
會資序榜尋體例

貢院乞逐路取人狀

略云勘會嘉祐三年五年七年三次科場內開封



府國子監並約四人五人中取一人及第而西北河東陝西及近邊夔利等路至有全無人及第者蓋緣每次所差試官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卽成風俗淵源漸染文采自工而使僻遠孤陋之人混同封彌考校長短勢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可大段不均如此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不得美官非善爲賦詩論策不得及第而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爲賦詩論策致使四方學士老于京師自閒歲開科以來遠方舉人憚于往還只在京師寄應妄冒戶貫比舊尤多朝廷雖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二 求 恕 齋

重爲科禁然以美官厚利誘人于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于後必不行矣今柳材所請逐路糊名與在京各以分數裁定委得均平允當或又謂諸路自以文藝疏拙理宜黜退是大不然國家設官以待賢能豈宜專取文藝四方之人雖于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有益于公家之用者蓋亦多矣豈可盡加棄斥耶乞隨其文理善惡每十人中取一人其不滿十人者六人以上亦取一人五人以下更不取如允所奏乞下貢院施行

參知政事歐陽修力言其不可者有六略云言事

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殊不知四方風俗異宜東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尙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多矣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不可一也國家方以官濫爲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卻須多減東南今東南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裁抑之矣西北至多處不過百人而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已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三 求 恕 齋

增西北則是裁抑者復裁抑假借者又假借不可二也東南初選已精故至南省合格者多西北初選已濫故至南省合格者少今若一例十人取一人則東南必多屈抑而西北必多謬濫至于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者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合顛倒不可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謬濫只要諸路數停不可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士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必爭趨而



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法出而發生不可  
五也廣南東西路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  
冀作攝官朝廷以北人不便嶺外煙瘴因亦許之  
今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其謬濫又非西北之  
比不可六也臣謂宜且遵舊制不問東西南北混  
合為一唯才是擇又黏名謄錄而考之其無情如  
造化其至公如權衡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  
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藝耳  
安能必取行實之人哉

按分路取人公與歐陽公各執一論端臨馬氏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三求怨齋

以歐陽之說為是然南人之優于北者文藝耳  
朝廷取人固不專尚文藝況汴宋鉅公碩德多  
出西北故有祖宗朝不用南人為宰相之言則  
又似公之說為允也

二十八日論程戡施昌言

略云夏國屢起事端邊境不可不備伏見鄜延經  
略使程戡資性姦回涇原經略使施昌言老病昏  
昧皆以斗筲罷憊之才當折衝禦侮之任一旦警  
急必敗大事乞早擇智勇以代其任

九月三日乞日御講筵不宜于重陽後罷降

十月十日論除盜

略云竊聞降赦下京東西災傷州軍如委是家貧  
偷盜斛斗者與減等此大不便周禮荒政十有二  
皆推寬大之恩獨于盜賊愈更嚴急頃年州縣務  
為小仁凶年小加寬縱必至盜賊公行或死或流  
然後乃定今若朝廷明降赦文則是勸民為盜也  
恐始于寬仁終無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伏  
望收還此赦嚴責州縣多方擘畫救濟如有一人  
敢劫奪人斛斗者立加擒捕依法施行

論備邊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三求怨齋

略云去歲先帝登遐趙諒祚遣使來致祭高宜押  
伴入京語言輕肆致使者自訴于朝臣當時與呂  
誨上言乞加宜罪朝廷不以為意今諒祚攻圍堡  
寨驅脅熟戶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朝  
廷乃更齎詔撫諭彼順從則侮之傲復則畏之若  
更辭禮驕慢侵掠不已未審將何以待之伏望博  
延羣臣訪以馭邊之策不可外示閒暇而養成大  
患

論蓄積

略云近歲官中及民間皆不務蓄積一有水旱則



無以相救欲開倉振貸則軍儲尙猶不足欲括取于蓄積之家則富者又將告匱又使民間不敢積貯儻凶歲復至更于何處取之臣聞平糶之法必謹視年之上下而向時有司豐年不肯預爲收貯直至凶歲更行收糶官錢既少百姓不肯自來則搜括無異寇盜緣此穀價益貴伏望敕下災傷州軍見今收糶一切止住其有常平廣惠倉之處盡數出糶振貸并諭蓄積之家許行起息借貸與人候豐年官爲理索委轉運使相度豐稔之處價賤者廣謀收糶價平則止如本路關少錢物卽于他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五 求恕齋

處那移應副論者必謂官無閒錢臣見沿邊州軍凶歲常用數百錢糶米一斗若豐歲可糶一石臣不知有司何故于凶歲則有錢供億至豐歲則云無錢也

十一月十五日論軍中階級

略云祖宗鑒唐末姑息之弊立軍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有敢違犯者罪至死近歲主兵臣僚好施小仁務行寬貸遂使行伍之間驕恣悖慢是活一人之命而軍法不立漸至下陵上替所繫乃億萬人之命也伏望申明階級之法敢有輒行

寬貸者嚴加罪譴

二十二日乞罷陝西義勇

韓魏公琦言唐置府兵最爲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稍加簡閱卽唐之府兵也陝西事當一體刺手背以爲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陝西諸州籍每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公上言此于民有世世之害于國家無分毫之利何謂于民有世世之害河北陝西河東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色役並上等有力戶反當其下等人戶除二稅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六 求恕齋

之外更無差徭自元昊叛亂契丹壓境遂于三路人戶不問貧富但有三丁之家揀一丁充鄉弓手及強壯其時西邊事宜尤急募將陝西鄉弓手盡刺面充保捷正軍其河北河東稍緩遂只刺手背皆爲義勇比于陝西雖免離家去鄉成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則終身拘縶或欲遠出幹事糶賤販賣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田產欲浮遊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人員教頭寧無斂掠是于常時色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也



若果然無害于民則民皆樂從又何必更刺其手背以防逃竄乎況陝西于慶厯年中民家已各喪一丁刺充保捷矣今又取其次丁充義勇不較之河北河東而更甚乎且既籍之後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必隨而補之是使陝西之民世世子孫常有三分之一爲兵也臣故曰于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于國無分毫之利唐初府兵各有營府不屬州縣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眾可以立具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其鄉黨姻族平居相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七求恕齋

與拍肩執袂飲博鬪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平居無事聚集教閱則上有行陣旗鼓關弓續弩坐作叫噪一聞敵寇大入邊城不守殺掠蹂踐卷地而來則莫不風聲鶴唳奔波迸散其軍員節級將逃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爲縣官率士卒而待寇乎臣故曰于國無分毫之利也又曰今建議者必曰即日河東河北不用衣糧而得勝兵數十萬皆教閱精熟可以戰敵又兵出民間合于古制臣請言其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教閱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而實

異也何以言之河北河東州縣既承朝廷之意各揀刺義勇只求數多據帳籍言之誠有數十萬之眾矣萬一敵寇在近官中急欲點集之時則一人不可見矣豈非虛數乎平常無事州縣教閱之日觀者但見其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應節卽歎美以爲真可戰敵殊不知彼皆隊舞聚戲聞敵寇之來則互解星散不知所之矣豈非外貌乎古者兵出民間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賦斂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兵是一家獨任二家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六求恕齋

之事也豈非名與古同而實異乎又曰臣于康定慶厯閒丁憂在陝備見當日籍鄉弓手事始者明出敕榜云但欲使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榜猶未收而已盡刺充保捷指揮令于邊州屯戍矣當此之時自陝以西號哭之聲彌天互野盡室逃避官中繫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購賞暨刺面之後人員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剝衣糧不足以自贍須至取于私家或至屯戍在邊則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產日銷月鏹以至于盡況其平日所習唯桑麻耒耜至于甲冑弩架雖日加



教閱不免生疏而又資性慙愚加之畏懦臨敵之際得便卽思退走不唯自喪其身兼更拽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與公憑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勞兼田產已空無復歸處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長老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爲失策較然可知今朝廷雖云止刺手背只在鄉里不令戍邊而朝廷號令前後失信已多雖復家至戶說終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獄必繁怨嗟之聲足以動搖羣心感傷和氣萬一諒祚大舉入寇乃欲驅此烏合村民以拒之不亦難乎此適足取諒祚之笑而已凡六上劄子五進狀不聽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九求恕齋

公復至中書與魏公辨魏公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公曰兵貴先聲者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于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尙何懼魏公曰君但見慶厓閒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永不充軍戍邊矣公曰朝廷常失信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魏公曰吾在此君無憂公曰君長在此地可

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閒事耳魏公默然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公慮

按稽古錄是年十一月乙亥詔刺陝西農民爲義勇無慮十四萬人

十二月五日乞賜降黜

略云臣以論陝西義勇事不當上意乞賜降黜未蒙施行蓋謂臣一言不從未可遽求引去然臣非獨爲此一事而已臣備位諫職三年有半比于臣未作諫官之時無分毫之勝豈可不自媿恥尙竊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三求恕齋

寵榮云云

是年進歷年圖五卷

稽古錄序云采戰國以來至周之顯德凡小大之國所以治亂興衰之迹舉其大要集以爲圖每年爲一行六十年爲一重五重爲一卷其天下離析之時則置一國之年于上而以朱書諸國之君及其元年繫于其下從而數諸國之年則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離爲五卷命曰歷年圖後注云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周顯德六年并論序臣于英宗皇帝治平元



年所進不可考其月日故附載于此

治平二年乙巳 公年四十七歲

公知諫院

正月十日論陳述古宜加重辟

略云陝西都轉運使陳述古曾因巡邊妄奏西鄙  
寧靜後因副總管劉几稱西人將入寇怒其與己  
違異擯移几知鳳翔府未幾殺掠弓箭手及熟戶  
蕃部數千人亦不發兵救援朝廷止勘其奏狀不  
實及擅移劉几以為罪不至重臣竊以熟戶蕃部  
及弓箭手皆生長邊陲習于戰鬪國家賴以藩蔽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王求恕齋

述古自避翻覆之辜抑遏將官不許救護致委數  
千戶于虎口恐後日諸路皆不敢于極邊居止熟  
戶蕃部皆有叛國從賊之心為害不小乞投之荒  
裔以謝邊民

十一日論皮公弼不宜權發遣三司判官

略云尙書都官員外郎皮公弼所在以貪饕致富  
在京師造請不倦近降詔書權發遣三司判官九  
年之內擢為職司是開此僥倖之門以為佞邪躁  
進之途也伏望勒歸本任

十三日論王廣淵不宜除直集賢院

略云廣淵雖薄有文藝而善進取稱為第一昔漢  
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卽  
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為三司吏悉力  
應奉及卽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  
以文章私自結于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  
下

二月五日論招軍

略云臣聞朝廷于在京及諸路廣招禁軍其災傷  
處又招飢民以充廂軍竊唯西邊用兵之時廣加  
招募之兵及千人特遷一官以此冗兵愈眾國力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王求恕齋

愈貧見今府庫殫竭倉廩空虛不知何苦更復召  
募是蓋只取虛數不論疲軟况飢民止因一時乏  
食若刺以為兵是使之終身失業也伏望罷招禁  
軍據所有斛斗救濟農民俟豐稔仍復舊業幸甚  
三月蒙恩給假至陝州焚黃有感懷紀事詩蓋自皇  
祐二年庚寅告歸至是十六年矣有十六載重歸  
順塗歌式微之句又辭憤詩一首自序云嘉祐元  
年通判并州因公事至絳私歸拜墳不敢至夏縣  
而去于今十年有十年一展墓旬浹復東旋之句  
遊三門開化寺有我來何所得聊此濯塵纓之句



十五日宿魏雲夫山莊

詩有云不惜煙霞地暫容羶鎖身明月空回首白雲應笑人

登平陸北山回瞰陝城有奉寄李八文學士詩相龔依仁城棠陰接故園懷歸聊露請予告辱推恩陝城桃李零落已盡硤石山中今方盛開馬上口占一絕云西望飛花千樹暗東來芳蕊一番新行人不惜泥塗倦喜見年光兩處春

四月十九日論錢糧

略云臣今蒙恩給假至陝州焚黃竊見緣路諸州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三

倉庫空乏至官吏軍人料錢月糧並須逐旋支給其餘臣所不到處可知窘竭如此何以爲國伏望明諭中外文武臣僚有熟知天下錢糧利害者並許上書自言擇其材幹出羣者爲轉運使副判官及三司使副判官仍每至年終撮計天下錢穀盈縮以行升黜

與翰林學士王珪等上濮安懿王典禮議

時英宗已大祥初公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旣而韓琦等

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

有司集議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王珪等相視莫敢發公獨立議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敬愛之心分于彼則不得專于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維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于宗室眾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今日所以負宸端冕子子孫孫萬世相承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三

者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

珪卽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案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宜稱皇伯而不名參知政事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



之道請下尙書集議

五月十二日論環慶路經略使孫長卿不宜加集賢

院學士充河東路都轉運使

略云長卿前在環慶不曉邊事熟戶番部叛亡幾

盡宜加譴責豈宜更授以重任乞改前命于遠小

處責降

六月二十八日論北邊事宜

略云近聞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

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為不材選將代之竊以

國家當戎狄附順之時好與之計較末節爭競細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孟求恕齋

故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益使戎狄有輕中國

之心近者西戎之禍生于高宜北狄之禍起于趙

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今若

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為法而以中祐為戒

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徐以文檄往反便

其官司自行禁約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

七月初六日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

大夫

公辭狀略云臣準閣門告報已降敕命除臣龍圖

閣直學士散官差遣並依舊者臣自嘉祐六年七

月初入諫院到今已涉五年國朝以來居此官未

有如臣之久者與人立敵前後甚眾朝夕冀望解

去不意更加獎擢授以美職仍居舊任既荷寵祿

則粹無得去之期禍敗必不可免伏望聖慈憫其

久在諫職使得息肩于外只以舊職知河中府或

襄統晉絳一州所除龍圖閣直學士敕告更不敢

祇受

狀三上尋得旨免諫職餘依前降指揮

八月十一日上疏論三事時京師大水

略云近日水災之變耆耄之人皆言耳目所記未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孟求恕齋

嘗觀聞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

咎乎皇太后鞠育聖躬在于襁褓陛下有疾皇太

后于先帝梓宮之前叩頭祈請額為之傷豈可謂

無慈愛之心于陛下不幸為讒人離間遂介然有

隙傳曰大德滅小怨先帝擢陛下于眾人之中為

天子唯以一后數公主屬于陛下而梓宮在殯已

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閒宮希曾

省視今設有間里之民家有一妻數女及有數畝

之田十金之產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為後其

人既沒其子得田產而有之遂疏母棄妹使之愁



憤怨歎則鄰里鄉黨之人謂其子爲何如人哉此  
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厭倦萬幾遂以天  
下之事委之兩府陛下卽位益事謙遜凡有奏請  
不肯予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  
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此天下所以重  
失望也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  
蔽大臣裁定政事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  
自以聖意察其是非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  
己之所行爲非而以他人所言爲是是陛下獨取  
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以君相之重而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三毛求恕齋

欲以賤臣校其勝負是以四方懷忠之士皆望風  
不進結舌沮氣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伏願于此  
三者皆留聖念行以至誠勿謂空言人心旣悅天  
道自和百穀蕃昌嘉瑞並至豈不美哉

十四日乞節用上殿

略云公私窮窘固非一日今復遇大災非痛自節  
約無以應答天意節用之道必自近始伏望上自  
乘輿服御之物下至頴王公主婚嫁之具悉加裁  
損出六宮冗食之人罷後苑文思苑所造淫巧服  
玩止諸處不急之役然後命有司考求在外凡百

浮費一切除去羣臣勿濫加賞賜將來南郊自非  
犧牲玉帛供神之物其餘青城儀仗亦令有司參  
詳減省臣聞凶荒殺禮事天貴內誠而賤外物故  
器用陶匏席用稿秸況于儀仗之類何爲不可減  
乎此不可與庸俗之人執文泥例者謀之唯在聖  
意斷之而已

十七日論濮安懿王典禮

略云向者詔羣臣議合行典禮王珪等二十餘人  
皆以爲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而政府獨  
欲尊濮王爲皇考巧飾辭說惑誤聖聽臣請爲陛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三毛求恕齋

下別白言之政府言儀禮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卽出繼之子于所生稱父母之明證臣按禮法必  
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爲人後者爲其父  
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  
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光  
皆稱其父爲皇考夫宣帝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  
皇考而卒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考至光武名雖中  
興其實創業卽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  
其謙遜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以承大業而  
復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于何地乎設使仁宗



尚御天下漢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為皇子不知謂漢王為父為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為此行也以此言之漢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

歐公言行錄公嘗自云修平生何嘗讀儀禮偶一日至子弟書院中几閒有之因取讀見為人後者為其父齊衰杖期云云其意與修合由是破諸異議自謂得之多矣據此歐公于禮經實屬鹵莽此語乃其從實供招而復云得之多則仍是護前如此大事豈容以護前取勝也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三 元 求 恕 齋

乞改郊禮

略云國朝之制三歲一郊仍于其閒改用禮者甚眾非奉天之意有倦略事有不得已者也今暴雨為災園丘之側流潦尚深青城之材頗多散失加以寒冬將近諸營漂沒屋宇敗壞衣褐俱盡臣謂此時不可不小有變更若隨時損益于九月十月之閒于大慶殿恭謝天地亦足昭寅畏之志減省大費無便于此

十月乞經筵訪問

略云臣備員勸講見陛下好學不倦然未嘗發言

有所詢問恐未能宣暢經旨乞自今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詳備者許令退歸討論次日別具劄子敷奏

十二月十七日乞令選人試經義

略云舊制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並令審官院流內銓試詩賦論或五經墨義十道近來多乞試詩就使詞采高妙施于治民亦無所用乞今後試孝經論語共三道仍面加詢問使之口說擇其義理精通者並與家便差遣庶使公卿子弟皆向學知道

司馬溫公年譜卷三

三 元 求 恕 齋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之三



司馬大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之四

錫山顧棟高輯

吳興劉承幹校

治平三年丙午

公年四十八歲

公為龍圖閣直學士

正月辛酉從兄太常少卿里卒于乾州官舍公作墓誌

十三日論追尊濮安懿王為安懿皇

略云前世帝王以旁支入繼大統尊其父為皇者

自漢哀帝始其後安桓靈繼之今陛下法漢之昏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一 求恕齋

主不足以為榮仁宗德澤在人海內所以歸附陛

下者以親受仁宗之命為之子也今加尊號于濮

王孰不解體不足以為利孝子愛親則祭之以禮

今以非禮之虛名加于濮王子濮王亦復何益此

蓋政府欲文過遂非不顧于陛下之德有所虧損

也又聞欲託皇太后手書及不稱考而稱親雖復

巧飾百端豈能欺皇天上帝與天下之人乎

進通志表

略云臣少好史學病其煩冗常欲刪去其要為編年一書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伏遇皇帝陛下留意

藝文講求古訓臣有先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二

十三年盡秦二世三年史記之外參以他書于七

國興亡之迹大略可見不敢自匿謹繕寫隨表上

進

二月八日論呂誨范純仁呂大防不宜出外

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奉敕修纂類篇

寶元二年十一月翰林學士丁度等奏今脩集韻

添字既多與顧野王玉篇不相參協欲乞委脩韻

官將新韻添入別為類篇與集韻相副施行時修

韻官獨有史館檢討王洙在職詔洙脩纂久之洙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二 求恕齋

卒嘉祐二年九月以翰林學士胡宿代之三年四

月宿奏乞光祿卿直祕閣掌禹錫大理寺丞張次

立同加校正六年九月宿遷樞密副使又以翰林

學士范鎮代之治平三年二月范鎮出知陳州又

以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代之

見類篇卷後記

三月二日論傅堯俞趙鼎趙瞻不宜出

時三人新使契丹還上疏乞與誨同貶

十一日乞與傅堯俞等同責降

略云臣于陛下即位之年四月二十七日已曾上

疏豫戒追尊之事及政府請議典禮陛下令候過



大祥臣與傅堯俞等六人即白政府以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之議及詔禮官詳定臣又獨手撰奏章若治其罪臣當為首今堯俞等皆已遺逐而臣蒙恩除龍圖閣直學士同罪異罰有累公朝臣實無顏尚居故位乞一例責降

夏四月辛丑詔編歷代君臣事迹

公奏曰紀傳之體文字繁多學者不能綜況于人主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凡關國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以為法惡可以為戒者依左氏傳體為編年一書名曰通志約戰國至秦二世為八卷以進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三 求恕齋

英宗悅之命續其書置局祕閣公又薦翁源縣令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有史學乞同修詔從之後君錫以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劉攽代之

此據續通鑑所載案公作十國紀年序云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同修公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于耑精史學臣所知唯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與此所稱翁源令稍異

公與劉道原書云近因修南北朝通鑑得細觀李延壽書敘事簡徑比于南北朝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詞竊謂可亞陳壽恨不作志使數代制

度沿革皆沒不見道原五代長編若不費功計不日即成若與沈約蕭子顯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刪次補葺別為一書與南北史隋志並行則雖正史遺逸不足患矣不知肯有意否其符瑞等皆無用可刪後魏釋老志取其要用者附于崔浩傳後官氏志中氏族附于宗室及代初功臣傳後如此則南北史更無遺議矣

治平四年丁未

公年四十九歲

公任龍圖閣直學士

春正月八日英宗崩神宗即位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四 求恕齋

二月公知貢舉

公率同列上言所考試合格進士許安世以下三百五人分四等明經諸科二百十一人分三等詔進士第一第二第三等賜及第第四等賜同出身明經諸科第一第二等並賜及第第三等賜同出身敕下貢院放榜長編

宋初承唐五代每歲一行貢舉至真宗天禧三年改為四歲一行至仁宗嘉祐二年改為開歲一行至是始定三年一貢舉之制百世不改案稽古錄云是年十月丁亥詔自今三年一開舉場



參知政事歐陽修疏薦

略云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為言五六年間未有定議最後光敷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為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于國有功為不淺矣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今雖侍從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五求恕齋

日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忝在政府詳知其事不敢不奏

按公以濮議與歐公齟齬為不少矣而歐之薦公不遺餘力古大臣之用心如此未幾歐罷參知政事而公遂駸駸大用

三月除翰林學士固辭不許有辭免翰林學士狀二劄子一

帝面諭公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唯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曰不能四六何

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闕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狀行

閏三月議祧遷

略云臣先于嘉祐八年仁宗祔廟時已曾上言備祖當遷夾室當時議臣皆不以為然朝廷遂從眾議臣謹按王制稱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明太祖之外止有三昭三穆是以前代帝王于太祖未正東向之時大率所祀不過六世若僖祖于今日方議祧遷則是太祖之外更有四昭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六求恕齋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不合先王典禮臣愚以為仁宗祔廟之時僖祖已當遷于夾室今大行皇帝祔廟順祖當遷于夾室臣既承詔旨與議不敢不盡所見以對

是年英宗升祔始遷僖祖于夾室後熙寧六年王安石復用元絳之議謂若是則子孫得以功德加其祖考乃復僖祖還太廟為始祖王偁曰甚矣禮之難言也宋興創業垂統實自太祖而始祖之奉乃捨本統之所因而推追尊之所自是豈合于禮哉元絳之言美則美矣而未盡善



也至今太祖東向之位猶未正云

按伊川謂畢竟介甫所見高于世俗之儒朱子因之遂力祖安石議而絀韓維孫固及公之說與汝愚爭辨夫程朱大儒豈後世所敢輕議然公此議畢竟允協後之議禮者自辨之

夏四月除御史中丞

初中丞王陶謀欲易置大臣自規重位因劾韓琦不押文德殿班為跋扈琦閉門待罪吳奎以陶為過言詔陶為翰林學士而公為御史中丞兩易其任奎又言陶排抑忠良不黜無以責大臣展布陶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七求恕齋

遂言奎附宰相欺天子帝以陶過毀大臣出知陳州奎亦罷知青州公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誠過然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候宰相押班然後就職復言吳奎名望素重于陶今與陶並黜恐大臣皆不自安請且留奎政府以慰士大夫之望帝並從之初除中丞上殿劄子

略曰臣蒙恩備位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言先以脩身治國之要為陛下陳之此太平之原本也脩心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有三

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臣為諫官時即以此六言獻之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是矣

五月十二日乞留韓維呂景

略曰二人為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于臣僚中最為難得一旦俱從外補臣竊為陛下惜之必若不可留乞于舊臺官呂大防郭源明馬默等數員內選擇一人以補其闕所貴得質直之人克厭眾心

二十二日乞簡省御史條約

略曰伏見國家每選御史官拘定資序是以百僚之中可舉者至少苟資序相值則又未必賢夫御史之職但當求忠亮方正之人區區資序何足比較乞自今減省條約庶幾取人路廣有可選擇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八求恕齋

二十四日上聽斷書

略曰近來政府言職迭相攻毀分為兩朋有如讎敵蓋由人臣各務逞其私志互爭勝負不顧己之是非人主不忍違逆人情兩加全護不肯判其得失是以紛紛日鬪而未有已也人君當以剛健為德以重厚為威乞自今後以大公至正之道決之若大臣所謀果是不必顧惜言者言者所陳果當



不必曲徇大臣位無高下言無先後唯是之從若其人固有爭執陛下更以理道往返與相詰難果有可取勿憚改爲若漢宣帝之于趙充國則萬事無不當矣必若是非顯然而其人疆很不已雖加罪黜天下豈以爲不可哉

乞不更責降王陶

初陶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

略云竊聞政府以王陶謝上表語言狂妄恣爲詆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九求恕齋

毀欲乞重有責降臣伏見仁宗皇帝以來委政宰輔宰輔之權誠爲太重今若又以表文爲詆毀重加責降臣恐人主之權益去大臣之勢遂成興衰之譏于此乎在伏乞于宰臣進呈之際諭以躁人

之言不足深責前已斥外豈可更加貶責若其再三執奏則正色語以王陶前作中丞譏切朕躬不無過敢之語朕亦未嘗加怒欲以開廣言路豈可觸犯卿等必欲再三責降方爲快意耶此非欲保全王陶欲使臣僚知陛下英武他日大臣儻有欺妄臣下敢言之耳

按公疏中口口不滿魏公豈非以其刺義勇事太固執耶然王陶謂魏公跋扈實出小人傾險覲居重位非如唐子方于文潞公之比但魏公似宜避嫌耳而吳奎謂宜加遠斥以保全大臣豈可謂之阿附哉乃公子王陶則曲爲寬假于魏公則責賢者備幸逢魏公大度于公始終無嫌開若荆公當不免虎口矣

六月三日論王廣淵

略曰臣待罪憲府受任以來于今踰月而寂無所糾誠負大恩伏見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傾巧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十求恕齋

姦邪交結近侍乞盡奪去職名除一遠地監當已而以舊職出知齊州仍賜章服公言如此乃是賞之非斥之也乞依臣前奏并去比來章服

論郭昭選等不宜除閹門祇候

略曰國初草創天步尙艱故卽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近遂踵爲故事凡東宮僚吏一概超遷謂之隨龍夫閹門祇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厮役爲之又聞因昌王入言得此特旨此尤不可陛下之于昌王但當極其友愛至爵賞權柄當決之聖心昌王亦不當預陛下亦不當聽從



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且不許況為他人求官職乎

六月十一日論高居簡不宜仍留當御藥院乞加竄逐

略曰祖宗以御藥一職最為親密至內殿崇班即令出外蓋以日月寢久官資稍高防其憑恃威靈竊弄權柄慮至深遠伏見高居簡工讒善佞久處近職罪惡甚多宜亟行竄逐或聞陛下欲待居簡自求引退此特以待國之大臣耆年有德者則可爾豈所施于閭閻小臣彼自託官禁譬如狐鼠依憑城社豈肯離去伏望陛下送居簡付所司明治其罪以彰至公之道章五上上為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三 求恕齋

按宋之法制如此豈復有明季宦官之禍況朱制內官極品不過云內殿崇班而明乃有司禮秉筆之稱以絲綸之柄寄于閭寺之手紀綱安得不倒置哉

六月十七日言振贍流民

略曰臣竊見朝廷差官支撥粳米給河北經過流民大人一斗小人五升仍告諭在京難以住泊令

速往豐熟州軍存活者臣竊恐朝廷此舉有損無益何則民之去來視乎利害若京師可以住泊雖驅之亦不肯去若外州可以存活雖留之亦不肯止固非口舌所能告諭今京師差官散米恐河北饑民未流移者聞之亦且誘引入京京師之米有限而河北饑民無窮既而無米可給則不免聚而餓死一斗五升之米止可延數日之命豈能濟其饑饉之厄哉夫民非樂去其鄉直以豐稔之歲粒米狼戾公家既不肯收糶私家又不敢積蓄上下偷安莫為久計一遇水旱則索然無以相救加之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三 求恕齋

監司守宰多不得人增無名之賦興不急之役民無以為生遂不免有四方之志委其累世之業相攜就道若所詣之處復無所依進退失據彼老弱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起為盜賊將安歸乎以臣愚計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為監司察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斛斗先振土著農民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麻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之日官為理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而饑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棄舊業浮游外鄉居者既安則行者思返縣縣皆然豈得



復有流民哉臣向謂王者以天下爲家不可使惻隱之心止于目前者此也

按公此疏則貧民舉債富民取息官且代爲清理是勸富民積蓄而使貧民有可生之路也荆公乃惡其兼井而欲以青苗代之夫使民與民交易雖兼并不至甚病而況又有官法以持之若使官與民交易則有州縣之抑配吏胥之侵剋里正之追呼官府之敲朴如以石壓卵其勢立碎患不可同年語矣且官出印麻則富民不敢重取利貧民亦不敢不思償又此止行于凶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古求恕齋

歲非如青苗之法歲歲必欲取四分之息也其利害之相去不較然遠哉

本朝上蔡張洙爲內黃令歲饑勸民富出貸令俟豐熟日出息以償未幾富民爭出粟縣遂以濟張清恪公伯行救荒事宜亦云勸諭蓄積之家許行出利借貸與人俟豐熟日償還如有姦猾之人不肯償還者官爲理索追比不令逋欠是近世名賢猶有舉行公之遺意者

七月二十七日論王中正不可尙當御藥院

略曰伏見陛下盡罷寄資近臣高居簡等令補外

中外欣然尋聞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又以王中正尙當御藥院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也中正素聞姦猾頗好招權又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羣臣能否夫陛下有腹心耳目股肱之臣天下之事何患不知今乃深處九重之內采道聽塗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哉是讒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爲之受其譏謗也聞中正差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曲加諂奉郵延路鈴轄吳舜臣違失其意俄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是中正弄權已有明驗臣恐天下將與金輦壁而奉之矣外議又言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古求恕齋

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退兩府當有遷補萬一有無廉恥之人或陰結此屬以求進用此治亂安危之本不可不察

論王中正第三劄子

略云伏奉手詔王中正等事得之何人臣蒙恩擢御史中丞凡與賓客語言無不詢訪時事率皆奏陳此事臣得之賓客前後非一人至事之有無唯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戒

八月八日英宗靈駕發引二十七日葬永厚陵公奉



敕充山陵儀仗使賜絹一百匹錢二百貫充盤纏二十九日降中使賜箔金五十兩銀合重三十兩三上章辭從之

九月八日論石椁

略曰永厚陵皇堂卷輦石四重其二重並寄枋木之上陛下孝心深遠以爲枋木終歸朽腐儻異日石隕墜于梓宮非便發自聖謀欲爲石椁而修奉山陵都護宋守約鈐轄張若水乃敢百端沮難令石匠作頭供狀稱進入梓宮後連夜造作計二十四時辰方得了畢如別差人定奪能先得了當者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圭求恕齋

甘軍令不辭是致日期皆曾改移臣目覩內臣黃懷信用夷牀澀牀等下梓宮數刻之間安厝已畢乃知守約等欺罔挾詐乞嚴行責降遇赦不原黃懷信宜優與酬獎

論衙前

略曰近下詔書以州郡差役之煩使民無敢力田積穀求致厚產令中外臣僚詳定利害奏聞者臣見國家以民間苦里正之役改置鄉戶衙前又以諸鄉貧富不同乃立定衙前人數選物力最高者一戶補充行之十年民困愈甚富者反不如貧貧者

不敢求富其故何也向差里正例有更番借使鄉有上等十戶一戶應役則九戶休息可以揣意營生今衙前乃一概差遣其有力人戶常充重役自非家計淪落則永無休息之期以爲抑強扶弱寬假平民殊不知富者既盡則貧者亦必不免是使日削月廢磨滅消耗不至民窮而爲盜賊不止也又里正止管催稅人所願爲衙前所管官物乃有破壞家產者是民之所苦在衙前不在里正今廢里正而存衙前是廢其所樂而存其所苦也臣嘗行村落中見農民生具甚微問其故皆曰不敢爲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圭求恕齋

也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匹之帛鄰里已目爲富室指挾以爲衙前矣況敢益田曠葺廬舍乎臣聞其言怒焉傷之安有聖帝在上使民不敢爲久生之計伏望特下指揮令州縣相度上件里正衙前與鄉戶衙前各具利害奏聞隨其所便別立條法庶令百姓敢營生計

此荆公僱役之法所由始也其法分民之貧富爲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先是州縣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



早謂之免役寬贖錢

當時以衙前爲重役當之者無不破家竭產韓絳爲江南東西路安撫使爲五則衙前奏行之民以爲便及爲三司使首建議除鄉役及弓手與錫除外其餘並出錢品官不必充役而無業之民得以應募荆公領條例司深以爲然遂推廣衙前之法以及他役上下皆以爲便范忠宣獨憂之曰民力自此愈困矣或曰每歲差夫一丁費萬錢今以七千免一丁又免百姓奔走執役豈不便乎公曰每歲差夫雖曰萬錢然隨身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七求恕齋

者不過三千又得一丁就食于官今免夫所出七千盡歸于官矣民又坐食于家蓋力者身之所出錢者非民所有今捨所有而征所無民安得不病此一事富民不親執役者以爲便窮民有力而無錢者非所便也又況差夫必計其的確合用之數縱使所差倍其所役則力愈眾民愈不勞今若出錢免夫雖三分之二亦可取十分免夫錢其弊無由致察又從來差夫不及五百里外今免夫錢無遠不屆若遇培克之吏則爲民之害無甚于此

九月二十四日論橫山

略曰臣聞有邊臣言趙諒祚部將輕泥嚙側欲以橫山之眾攻取諒祚朝廷許令招納臣竊唯諒祚雖時有偃蹇然猶稱臣奉貢未敢顯然自絕今乃誘其叛臣以圖之恐邊事之興由此而始嚙側自程戡在鄜延時已有聲聞云欲歸降迄今數年朝廷屢召邊臣與之謀議安有虜中全不覺悟寂無誅討者臣竊疑其內挾詐謀或者諒祚久懷逆計以朝廷待之恩禮優厚無因而發故遣其部將詐降以卜之若朝廷受之則將歸曲而責直得爲以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六求恕齋

背叛之名或者使其部將詐言勢孤力弱不能獨制諒祚乞朝廷遣將出師爲助而陰設伏兵以徼大利此二者皆未可知若一有之則今日受之正墮其計中矣縱使嚙側實有降心蓋亦私有忿恨或別負罪戾反側不安欲藉大國之威其所部之民未必肯盡從也雖其自言權勢之強甲兵之盛蓋亦自誇以求售實未必然借令實能舉兵以敵諒祚戰而勝之則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也若其不勝必引其餘眾南奔中國諒祚悉其境內之民以追之怒氣直辭長驅入塞當是之時非口古文



移所能解臣恐朝廷不唯失信于諒祚又將失信于曠側也若曠側餘眾無幾猶可以縛而送之以緩諒祚之兵然形迹已露諒祚必叛無疑也若曠側餘眾尙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更爲中國之患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今內郡無一年之蓄左藏無累月之財民閒貧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旱則化爲流殍戎事不講將帥乏人士卒驕惰教閱稍頽則愠懟怨望給賜小稽則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遇鄉邑小盜則望塵奔北國勢如此乃欲挑陸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元末

梁之虜不亦殆乎爲今之計莫若且勤內治俟百職既舉庶政既修百姓既安倉庫既實將帥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唯陛下之所欲爲今八者無一而輕信狂謀詭辭臣恐不止爲邊境之憂而已願陛下深留聖思毋貽後悔不聽時朝廷遣將種諤發兵迎之取綏州得戶萬五千兵萬人費六十萬萬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西方用兵自此始

按行狀及綱目通鑑皆云西戎部將鬼名山此云輕泥曠側小異

二十七日論不得言赦前事

略云伏觀手詔中外言事按察官司不得以赦前事舉劾臣唯按察之官以赦前事興起獄訟枉繫平民禁之誠爲大善至御史言事之臣恐難一例何則御史主于糾摘姦邪姦邪之狀非一日所爲國家數下赦令一歲或至再三若赦前舉不得言則可言者無幾矣萬一朝廷誤用姦邪之臣御史欲言則違今日之詔不言則陛下何從知之臣恐言者得以箝口偷安姦邪得以放心不懼非國家之利伏乞追改前詔除去言事兩字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元末

論張方平不宜參知政事

略云伏見陛下用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參知政事方平姦邪貪穢眾所共知兩府係國安危苟非其人爲害不細臣職在繩糾不敢塞默

復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

初公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政府帝不從故罷公中丞仍還經帷通達銀臺司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帝曰所以徙光者



賴其勤學耳非以言事故也

是月王安石亦除翰林學士

按行狀不載論張方平事蓋方平素與蘇洵游  
坡公爲之諱也

十月一日再論張方平

略曰臣近上言張方平事未蒙施行尋聞除臣翰  
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若臣所言果是則方平當罷  
政事若其非是則臣爲譖毀忠賢亦當遠貶今兩  
無所問而臣復加美職未曉所謂伏望察臣前言  
方平事爲是爲非早賜施行所有新命未敢祇受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王球恕齋

方平尋以  
父喪罷

溫公日錄云延和登對論張方平上作色曰朝廷  
每有除拜眾言輒紛紛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  
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堯所難況陛下新即位萬  
一用姦邪臺諫循默不言陛下何從知之此乃  
非朝廷好事也

初二日乞免翰林學士不許

略曰臣奉聖旨令讀資治通鑑其書卷帙尙少須  
日逐編修史籍繁多恐難應奉禁林文字乞免翰  
林學士一職伏蒙宣諭但權免學士院文字臣退

自唯念若取學士之名以自榮而不供學士之職  
素餐孰甚于此伏乞遂其私願只以侍讀學士尚  
修資治通鑑材器稍宜職業無曠不勝幸甚  
甲寅初赴經筵讀資治通鑑

帝預製序文面賜公令候書成寫入又賜願邸舊  
書二千四百二卷

溫公日錄云甲寅予初赴經筵上手書資治通  
鑑序以授光光受讀降再拜讀三家爲諸侯論  
上顧禹玉等稱美久之

壬申謨武陽縣君程氏墓誌銘

東坡編  
演之母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王球恕齋

十二月上類篇四十五卷

序云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獲  
共處夫字書之于天下可以爲多矣然而從其有  
聲也而待之以集韻凡字之以聲相從者無不得  
也從其有形也而待之以類篇凡字之以形相從  
者無不得也既盡之以其聲而又究之以其形而  
字書之變乃曲盡蓋景祐中諸儒始受詔爲集韻  
之書既而以爲有形存而聲亡者不可以得于集  
韻于是又詔爲類篇凡累年而後成以說文爲本  
而其例有九凡十四篇目錄一篇每分上中下總



四十五卷文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

熙寧元年戊申 公年五十歲

公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

言行錄呂晦叔曰昨使契丹北中接伴問副使狄諮曰司馬中丞今為何官諮曰今為翰林兼侍讀曰不為中丞耶聞是人甚忠亮

二月丙午公登對乞一州上不許曰君子小人皆知卿方正呂公著使契丹亦問有司馬光者其人甚方正今為何官名為夷狄所知奈何出外初公罷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孟求恕齋

御史中丞契丹因問公著以公何不為中丞公著

歸告于上故上知之長編

公方登對時上問曰召還韓維如何公曰韓維陳薦忠厚方正者也呂誨與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皆中正之臣也願陛下常識其名范忠宣言行拾遺

謝賜資治通鑑序

略云衰貶是非古人有所未至造端立意愚臣不能自言陛下賜指陳渙然冰釋至于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臣實何人克堪斯語

三月二十一日辭免館伴

略曰人之材性各有能否臣講讀經史靡有可采而應對賓客實非所長向以名犯北朝諱元不曾接伴亦不曾奉使兩朝事體正如牆面加以稟性昏黷恐言語之際必有遺忘差錯或漏洩機事或抵觸使人恐貽朝廷之憂伏乞于兩制中別差人館伴貴無闕誤

議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而自首狀

知登州許遵奏婦人阿云于母服內與韋阿大定

婚後嫌韋阿大夜間就田中用刀斫傷縣尉令弓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孟求恕齋

手句到問是你斫傷本夫實道來不比你阿云遂從實招刑部大理寺皆作謀殺已傷當婦絞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下公與王安石定奪安石以為遵議是後朝廷竟從安石議

公上議略云凡因犯他罪本無殺傷之意不得已致有殺傷者佗罪雖得首原殺傷不在首例其直犯殺傷更無他罪者唯未傷則可首但係已傷皆不可首也豈可以謀與殺分為兩事欲以謀為所因之罪得以首原乎況阿云嫌夫醜陋親執腰刀



就田野中因其睡寐斫近十刀斷其一指初不陳首直至官司執錄將行拷打勢不獲已方肯招陳情理如此有何可憫遵更爲之伸理欲令今後有如此之類並作減二等斷遣竊恐賊殺橫行良民受弊非法之善者也許遵所奏不可聽許臣與王安石各有所見難以同共定奪乞朝廷特賜裁酌施行

權知審官院

七月十七日請不受尊號

宰臣曾公亮等請上尊號公例當答詔上疏言尊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五求恕齋

號起于唐武后中宗之世原非令典先帝治平二年辭尊號不受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諂臣建言國家與契丹常有往來書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爲深恥于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未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不允所請仍令更不上表

上大悅手詔答公朕方以淫雨地震實憂被此鴻名有慙面目況在諒陰亦難當是盛典卿可善爲答辭使中外知朕至誠非欺眾邀名者遂終身不

復受尊號

八月九日乞聽宰臣等辭免郊賜

時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乞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下皆減半

十一日邇英奏對

八月十一日進讀已上問河北災變何以救之公對曰饑年難得者唯穀若降金帛令配賣以收糴則重增煩擾且糴之亦無所得上曰已令漕五十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五求恕齋

萬石矣對曰瀛州損百五十萬今所漕僅能補三分之一上曰然則奈何對曰水所不及州縣頗稔可糴又汴流未絕可多漕江淮之穀以濟之上又問諫官難得人誰可者對曰臣賤官何敢薦人上固問之對曰臣倉猝不能記容臣退而密奏上因論治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對曰天下三百餘州擇之誠難但能擇十八路監司使各擇所部知州知州擇所部知縣則得人多矣不可但取資敘及酬獎爲之上又問兩府辭郊賚事何如對曰臣已有奏狀乞更博訪近臣裁以聖意上曰誰不



同對曰臣獨有愚見他人皆不以為然上曰朕意亦謂當聽其辭乃所以成其美非薄之也然減半無益不若盡聽之對曰求盡納者人臣之志賜其半者人主之恩也後數日公與王禹玉王介甫同進呈郊賚劄子于延和殿公言節用當自貴近始宜聽兩府辭賚介甫曰昔常袞賜饌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今郊賚所費無幾惜之徒傷國體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不猶賢于持祿而固位者乎國家自真廟之末用度不足近歲尤甚何得言非急務介甫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毛求恕齋

曰不足由未得善理財之人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為盜豈國之利介甫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此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于加賦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耳豈可據以為實介甫曰國初趙普等為相賚賚或以萬數今郊賚不過三千豈足為多公曰普等運籌帷幄以萬數不為過今助祭不過奏中嚴外辨沃盥奉帨巾有何功而得比普等爭論久之

禹玉曰司馬光王安石各執一見言俱是唯陛下裁擇上曰朕意亦與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是日適會介甫當制遂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明日適英講讀罷獨留介甫與語兩府不敢先出以俟之至晡後乃出不數日介甫參知政事是日舉諫官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毛求恕齋

略曰臣今日面奉聖旨使采訪可為諫官者臣退自思忖言事官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得伏見三司鹽鐵副使呂誨累居言職不畏疆禦再經請降執節不回侍御史呂景外貌和厚內守堅正見得知恥臨義不疑于臣所知此兩人似堪其選兼史館修撰

十一月奉敕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生隄利害是年六月河溢恩州又決冀州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都水監丞李立之請于恩冀深瀛等州創生隄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而河北都轉運使言當用八萬三千餘人役一月成今方災傷顧徐之迺詔公乘傳相度四州生隄回日兼視二股河利害

宋史河渠志



甲午公入辭因請河陽晉絳上曰汲黯在朝淮南  
寢謀卿未可去也長編

司馬溫公年譜卷四

无求恕齋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之四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 卷五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之五

錫山顧棟高輯

吳興劉承幹校

熙寧二年己酉

公年五十一歲

公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權知審官院

春正月公入對請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於二股之

西置上約擬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

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

之患宋史河渠志

初商胡決河入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於海是謂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一求恕齋

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決於魏之第六埽遂為二股

東至德滄入於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

之力主生隄帝不聽卒用昌言說置上約

三月公入奏治河當因地形水勢若強用人力橫立

隄防則逆激旁潰不唯無成仍敗舊績臣慮見東

流已及四分急於見功遽塞北流而二股分流十

里之內相去尚近況地勢復東高西下若河流并

東一遇盛漲水勢西合入北流則東流遂絕或於

滄德隄埽未成之處決溢橫流雖除西路之患而

害及東流非策也宜專護上約及二股隄岸若今



歲東流止添二分則此去河勢自東候至八分以  
上河流衝刷已闊滄德隄埽已固自然北流日減

可以閉塞兩路俱無害矣宋史河渠志

譔右班殿直傅君墓誌銘堯俞之祖

夏四月公復與張鞏李立之宋昌言呂大防程昉等

行視上約

時北京留守韓琦上言今歲兵夫數少向日緣二  
股及嫩灘闊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  
百步有餘則將束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  
壅上流湍怒又無兵夫脩護隄岸其衝決必矣况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二 求恕齋

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隄防必侵民田設若  
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  
股與北流為一其患愈大況恩深州所創生隄其  
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敵  
兩難捍禦望速遣近臣至河所集議帝在經筵以  
琦疏諭公命同張茂則再往相視宋史河渠志  
再使河北有詩云桑麥青青四月初皇華使者  
又脂車為臣豈得辭王事只向金鑾坐讀書蓋  
此時正以翰林學士脩通鑑也  
公入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得河行但所進方

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十步令近

後仍作蛾眉埽裏護其滄德界有古遙隄當加葺

治所脩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隄本欲捍禦

河水西來相為表裏未可偏廢帝謂二府曰韓琦

頗疑修二股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放其事實故

耳宋史河渠志

五月譔右屯衛大將軍令邦墓誌銘

六月論召陝西邊臣

略曰臣任御史中丞日聞國家招納夏國降民曾

上章言其不可俄而神諤等起綏州之役楊定為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三 求恕齋

夏虜所殺陝西騷然因於餽成朝廷謫降諤等以  
謝夏虜方能得其稱臣復奉舊約今使者尙未返  
命聞陛下復召諤等引對不知陛下欲何所興為  
夫匹夫不守信義猶見輕於鄉黨況於王者臨撫  
四夷前日神諤棄百年之信興兵掩其不備僅能  
得不食之地百餘里饑虜萬餘人今地則歸之虜  
庭民則逃散略盡其為失策豈不昭然况目今瘡  
痍未復憂患未弭虜疑忌中國警備已嚴怨毒之  
心蓄而未發諤等乃欲復為前日所為臣恐其兵  
連禍結不可救解非獨邊鄙之患也伏望陛下深



念

撰虞部郎中李君墓誌銘

諱某公從母之夫

論風俗

略曰國之致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竊見近歲士大夫好為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後生口誦耳剽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其科場舉人發口秉筆動言性命流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四求恕齋

荒唐之詞以此獵取科第祿利所在如水赴壑若不嚴加禁遏用此舉選臣恐向去任官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而正始永嘉之弊將復見於今矣伏望戒勵中外仍指揮禮部貢院先曉示進士若有僻經妄說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庶不致疑誤後學敗亂風俗

按所謂好為高奇喜誦老莊者則荆公其人也一出而已敗壞風俗若此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歟

八月五日上體要疏

略曰臣聞為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

拱無為而天下大治者因此道也竊見陛下踐祚以來孜孜求治於今年不遑日昃繼之以夜雖古之聖王有不能及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設內外百司以相統御使上下有序尊卑有等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而陛下方用為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夫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職若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陛下當責之兩府至於錢穀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五求恕齋

條例此三司之事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為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為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使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



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必委之本路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略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於其任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未必有益何則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臨時詢采若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則是非爲之倒置矣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六 求恕齋

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麤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仍不知事之利害與人之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則更當擇賢者以代其任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閒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已出則媚嫉沮壞唯恐其成借使使者規畫盡善當職之人必不肯協力以成其事返命之日必從而敗之曰竭力成功於我何有此所以不如毋遣之爲愈也況今之轉運使卽古使者之任苟得其人而委之賢於暫遣使者遠矣若

其自爲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妄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案得其實有罪則當刑不才則當廢木必但遣使者往治其任而於當職之人無所利亦無所廢是又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而在外之官舉無所用也若此之類臣恐似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臣竊以爲未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收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收伯尙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苟爲不賢則險陂私謁無不至矣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收伯所糾劾或非次而遷官或無故而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自以爲聰明剛斷威福在己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收伯所糾劾其當與否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使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況詔中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西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或姦邪貪猥之人陛下向日所明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七 求恕齋



知而斥去者或吏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權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恩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己莫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與之公議事之是非與人之賢否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復奪也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己耶陛下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漢世有大政令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天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八求恕齋

子稱制以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羣臣厭然無有不服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尙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濟反覆再三無有限極非嘉事也夫人主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法令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中材之吏皆能立辨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爲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終於棄

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耶若此之類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所私議竊歎而莫敢明言者臣以受恩深重不顧斧鉞言之唯聖明裁察

是年春二月王荆公參知政事創制置三司條例使議行新法荆公與宰相陳升之領其事遣八使察農田水利賦役於天下又定謀殺傷首原法故公言及之

復奏敕同張茂則及都水監官河北轉運使相度閉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九求恕齋

塞北流利害

後公罷行獨遣茂則

先是七月中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閉戊子張鞏奏上約累經泛漲并下約俱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四州水患又使御河胡盧河下流各還故道則漕運無塞遏郵傳無滯留塘泊無淤淺復於邊防大計有利歲減費不可勝數唯是東流南北隄防未立閉口修隄工費宜預備望選習知河事者與臣等熟議以聞

八月己亥公入辭言鞏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



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于滄德等州也宜俟三二年東流益深開隄防稍固北流漸淺薪芻有備塞之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重公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然北流已殘破東流尚全唯當併力護上約則東流日增北流當日減耳帝曰上約安可保公曰昨經大水而無虞來歲地腳已牢復何慮且上約居河之側聽河北流猶懼不保今欲橫絕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有成功公曰借使分為二流於張鞏等不見成功于國家亦無所害何則水勢分則害小鞏等急欲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十一 求恕齋

塞北流此皆自為其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曰防捍兩河何以供億公曰分二流則勞費減半減北流財力之半以備東流何不可帝曰卿等至彼視之時東流已及六分鞏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嚮之公以為須及八分仍須待其自然不可施功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庚子乃獨遣茂則罷公行茂則奏二股河東流已及八分張鞏等亦奏丙午大河東徙北流淺小戊申北流閉賜詔獎諭公仍賜衣帶馬集中有謝表

按元年冬十一月相視二股河及是秋八月公入奏方略集中俱未載今據宋史河渠志補入公始則排眾議不創生隄專主上約後則謂不宜預塞北流宜待其自閉半年之間其言無不售者此因勢利導大禹所謂行所無事也一時異議者非懦則躁懦則未見成功撓於羣議躁則急欲集事僥倖受賞識不定持之不堅也魏公能任大事者而亦為此言彼未嘗親歷不免為羣言所惑耳

續文獻通考曰熙寧元年六月河決恩冀瀛州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十二 求恕齋

二年浚二股河以導東流蓋司馬光請用宋昌言程昉之議也韓琦以為不可惟光力主之七月二股河通大河東流而商胡河北流稍塞蓋東流者自滑恩經德滄入海之路北流者商胡乾寧入海之路

十一日論責降劉述等

初公與王安石爭許遵議踰年不決文彥博富弼多主公說帝方嚮安石卒從之至是遂著為令凡謀殺已傷案問自首者減罪二等知雜御史兼判刑部劉述封還其詔并率御史劉琦錢顛共劾安



石任偏見而立新議害天下大公願罷逐以慰天下詔述差官取勘琦顛降監酒稅中外駭愕

公上劄子略云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朝廷違眾議而行之又罪守官之人臣恐來者皆箝口側目以言為諱威福移于臣下聰明有所壅蔽非國家之福伏望赦述等更不取勘劉琦等別除一差遣庶稍息羣議

撰仁和縣君潘氏墓誌銘皇從姪右武衛大將軍遂州刺史令超之夫人

九月壬辰王安石薦呂惠卿為崇政殿說書公諫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

為也帝言安石不好官職自奉甚薄可謂賢者公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懷此其所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真姦邪而為安石謀主安石為之力行故天下併指為姦邪也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眾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公對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言行錄

十月陳升之同平章事帝問公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公對曰陛下擢用宰相臣愚何敢與帝曰第言之公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

政皆楚人必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邊事公曰但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問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帝又論臺諫天子耳目公對曰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盡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為擇其人公退而舉陳薦蘇軾等四人同上

二相二參政考宰輔表熙寧二年曾公亮陳旭同平章事曾公亮係泉州晉江人陳旭建州建陽人皆閩產也二參政謂王安石撫州臨川人唐介江陵人皆楚產也夫介甫之執拗與二公之不協物望誠不免于譏至唐子方之忠鯁與介甫議論不合至疽發背而死而公乃以二楚人並稱何也此未可解 按旭即升之

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對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三 求恕齋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讀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而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司官耳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五求恕齋

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帝命徙坐戶內左右皆避去帝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訥訥何也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尙能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况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

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征河東立和糴法時斗米十餘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帝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苦乏若坐倉糴米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五求恕齋

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陛下職也帝曰然公趨出帝曰卿得毋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狀行司馬君實與呂吉甫在講筵因論變法事至於上前紛拏上曰相與論是非何至乃爾既罷講君實氣貌愈溫粹而吉甫怒氣拂膺移時尙不能言人言一個陝西人一個福建子怎生斷合得著道山清話七日再舉諫官

略曰昨日面奉聖旨令臣采訪可任諫官者伏見



龍閣直學士陳薦忠厚質直直史館蘇軾曉達時務勁直敢言職方員外郎王元規志操堅正居官皆著風迹集賢校理趙彥若平居恂恂遇事剛勁此四人者臣所素知竊謂可備諫職

八日乞優賞宋昌言

略曰臣去冬奉敕相度二股河及生隄利害當時都水監丞宋昌言建議欲於二股河口兩岸置立上約辨水令入東流候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閉塞斷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除恩冀深瀦四州以西水患臣等具此利害奏聞蒙朝廷聽許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六 求恕齋

同列以策非己出百端沮毀謂必不可成不如併力脩生隄賴聖明剛斷必使修置上約今秋撥擱水勢一併入東流其北流尋以閉斷雖頗漂損近東滄德等州然恩冀深瀦以西州軍蒙利亦爲不少昌言不可謂之無功矣今若與向稱二股河不可成者一例受賞臣恐無所沮勸設使向者修置上約不成或背了二股併入北流其同列豈肯分昌言之罪哉望與復舊官外更別加酬獎

十一月撰華陰侯仲連墓誌銘

魏恭憲王元佐之曾孫

撰皇從姪右屯衛大將軍士虬墓記

熙寧三年庚戌

公年五十二歲

公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差知審官院

正月公子康以明經登上第

康時二十一歲

與王禹玉范景仁宋次道之子同時登科公有和景

仁瓊林席上偶成詩

念昔瓊林賜宴歸絲衣絲綬正相宜將雛雖復慰心喜負米翻成觸目悲殿角花猶紅勝火樽前髮自白如絲桂林衰朽何須恨幸有新枝續舊枝康釋褐試祕書省校書郎耀州富平縣主簿公奏留國子監聽讀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七 求恕齋

二月六日再乞資蔭人試經義

略云臣先曾起請資蔭人初授差遣者更不試詩只試孝經論語大義三道未蒙施行今復差知審官院竊見試詩一首實爲無益無論假手於人就得沈宋曹劉有何所用孝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卽未能踐履亦使知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豈可與一首律詩爲比哉

十一日乞不揀退軍置淮南

略曰臣聞朝廷欲揀禁軍年四十五以上減下請給并其妻孥徙置淮南就食臣唯禁軍皆生長京



師親姬聯布年四十五未為衰老一旦別無罪負徒置淮南恐人情惶惑大致愁怨意外之變不可不防梁分魏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近事之可鑒者也況兵士本欲備禦邊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虛設禁兵亦為無用萬一邊陲復有警急必更求益兵廣加招募是棄已經教閱經戰之兵而坐收市井猷畝之人欲減兵而冗兵更多欲省費而大費更廣非計之得者也伏願且依舊法禁軍減充小分復不任者放充百姓聽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尚占名籍人情既安於事為便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六 求恕齋

河北安撫使韓琦請罷青苗法帝感悟下其章執政諭今罷法安石遂稱疾求去帝命公草答詔有云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遠事任退處便安在卿私謀固為無憾朕所屬望將以誘誰安石抗章自辨帝命呂惠卿諭旨復手札諭安石曰詔中二語失於詳閱今覽之甚媿安石固請罷上固留之獎慰良久乃復出而持新法益堅  
十二日除樞密副使固辭不拜  
初上欲大用公訪諸安石安石曰是為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遂有是命

二十日上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

略曰臣近蒙聖恩除樞密副使竊唯陛下所以用臣之意蓋察其狂直庶幾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則陛下亦安用之臣見今日建畫之臣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苛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及不當別遣使者擾亂州縣又因經筵侍坐言散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者提舉諸色實苗散青苗錢臣竊自疑智識淺短不足以知天下變通之務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畫之臣使行之益力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九 求恕齋

由是閉口不敢復言今行之纔數月中外言者鼎沸然所言大率皆止論今日之害而臣所憂者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活雖苦樂不均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出息貸民富者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官以多散為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復恐以逋欠為累必使貧富相保貧者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者則獨償數家所負春債未畢秋債復來歷年淺深負債益重幸遇豐稔則併催積年所負之債是使百姓豐



凶常無休息之期也貧者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後富者無幾何矣若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凡粟帛軍需之類將從誰取之且常平倉乃三代聖王之遺法也國家每遇凶年專賴此錢穀以振濟飢民今一旦盡作青苗錢則豐年將以何錢平糶凶年將以何穀調贍臣聞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糶本今無故盡散之他日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使庫物常如泉源無有窮竭則可矣若皆取百姓膏血以實之安可不加愛惜而用如糞土哉陛下若不肖變更以循舊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三求恕齋

賁十年之後富室既盡常平既壞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十里之水旱餓殍滿野加以四夷侵犯戎車塞路轉餉不休當是之時民之贏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起而爲盜賊將何之矣此時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今使者爭獻謀畫各矜智巧變更祖宗法度非一事也欲計畝率錢僱人充役決泮水種稻澆溉民田及欲洩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道路之人共所非笑而條例司自以爲高奇之策書以授常平使者必欲行之天下大小遑遑不安其生苟不能廢此局則生民永無休息之期矣陛

下誠能昭然覺悟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則太平之業依然復故臣雖盡納官爵但得爲太平之民以終餘年其幸多矣

二十二日辭樞密副使劄子第五上

略云臣以受陛下非常之知不可全無報效是以乞罷條例司及常平使者若陛下果能行此勝於用臣爲兩府若言無可采臣獨何顏敢當重任

貼黃

近傳聖旨諭臣以樞密本兵之地官各有職不當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三求恕齋

更引他事爲辭臣今若已受敕告卽誠如聖旨今未受恩命則猶是侍從之臣於事無不可言者況二事並是向年已曾上言以其無效所以不敢當今日新命非爲侵官乞聖明裁察

二十七日公與介甫書

略曰光自接待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不可謂無一日之雅向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于光向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識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



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今從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歎介甫亦嘗聞其言而思其故乎光不敢苟避譴怒請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詆毀介甫之甚者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姓各得其職委任而責成功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道于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三求恕齋

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有言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使彼誠君子耶則固不能言利誠小人耶則唯民是虐以飫上之欲又可從乎而又不次用人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攘臂環視銜鬻爭巧各出新意以就功名其爲害固已甚矣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雖皆選擇才俊其中亦有輕佻狂躁凌轍州縣騷擾百姓于是農商喪業謗議沸騰怨嗟行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貨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爲王

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聖人無過周公孔子然周公未嘗無過孔子未嘗無師今介甫以爲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合則喜之不合則惡之賓客僚友謁見論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艱然加怒詬詈黜逐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于恕乎介甫于天下之書無不觀一旦爲政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徒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三求恕齋

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也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批答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非明主拔擢委任之意故直敘其事以義責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于民者以福天下辭雖樸拙然無一事不得其實者竊聞介甫頗相督過上書自辨至使天子手書遜謝又使呂學士



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是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光竊爲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明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竊唯駭蒙大恩不可不報故輒敢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常平使者主上以介甫爲意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動靜取舍唯介甫之爲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五 求恕齋

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介甫誠能進一言于主上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于目前于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然敢一陳其志以終益友之義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以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爲然也彼諂諛之人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必欲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

之大計哉夫忠信之士于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有賣介甫以自售者介甫將何擇焉

介甫復書

重蒙君實指教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某則以爲受命于人主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于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五 求恕齋

同俗自媚于眾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以度義而動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詞彙而辨然文章之妙則至矣

與介甫第三書



重辱示諭知不見棄外不勝感悚夫議法度以授有司此誠執政事也然當舉其大而略其細不當無大無小盡變舊法以爲新奇也且介甫誠能擇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雖日授以善法無益也介甫所謂先王之政者豈非泉府賒貸之事乎竊觀其意似與今日小異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願以此獨爲先務乎今之散青苗錢者無問民之貧富願與不願強抑與之歲收其什四之息謂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于闢邪說難王人果能如是乃國家生民之福但恐介甫之座日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毛求如齋

相與變法而講利者邪說王人爲不少矣介甫偶未之察耳盤庚遷都而臣民有不從者不忍脅以威刑故勤勞曉解其卒皆化而從之非謂盡棄天下之言而獨行己志也光豈勸介甫以不恤國事而同俗自媚哉蓋謂天下異同之議亦當少垂意采察而已

辭樞密副使劄子第六上

略云臣近會上疏乞罷二事未聞朝廷少賜采錄但聞條例司愈用事催散青苗錢愈急中外人情愈恟恟臣當此際獨以何心敢當高位伏望陛下

出臣所上疏宣示中外臣庶共決是非若臣言果非乞收還敕告治臣妄言及違慢之罪

公謁告之六日上復趣令入見公固辭乞早收還敕告上遣劉有方諭公以依舊供職公入對曰臣自知無力于朝廷朝廷所行皆與臣言相反上曰反者何事也公曰臣言條例司不當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擄監司又言散青苗錢害民豈非相反上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公曰以臣觀之法亦不善所遣亦非其人也上曰元敕不令抑勒公曰敕雖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毛求如齋

諷令抑勒如開封府界十七縣唯陳留姜潛張敕榜縣門及四門聽民自來請自給之卒無一人來以此觀之十六縣恐皆不免于抑勒也上敦諭再三公再拜固辭上曰當更思之會安石復起視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敕詔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書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職許之

帝嘗謂左丞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卽位以來唯見光一人

韓魏公聞公初除樞密副辭不受以書與潞公勉



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路公以書呈公公曰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壞了名節爲不少矣魏公聞之云君實作事當求之古人

公既辭樞密副使名重天下韓魏公元臣舊德猶相歆慕在北門與公書云多病寢劇闕于修問但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爲意屢以直言正論開悟上聽懇辭樞密必冀感動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因與天下之人歎服歸仰之不能非于紙筆一二可言也又書云昔問罕逢闕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天球總攬

於致問但與天下之人欽企高誼同有執鞭忻慕之意未嘗少忘也又書云伏承被命再領西臺在于高識固有優游之樂其如蒼生之望何此中外之所以鬱鬱也馬氏瓘曰三書見東萊詩話世所行魏公安陽集遺此故雖縉紳閒亦罕有知者祈博雅君子搜訪全文刊入集中亦百世一快云

按公以濮議與歐公齟齬而歐力薦公以刺義勇與韓公爭辨而韓傾倒至此昔賢心事可想三月二十八日擬學士院試李清臣等策問一首王時

介甫言于上以爲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故因策目以此三事質于所試者范景仁後至曰流俗不足恤一事我已爲策目矣遂削之明日禁中以紙帖其上別出策目試清臣等

問先王之治盛矣其遺文餘事可見于今者詩書而已矣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面稽天若蓋言王者造次動靜未嘗不考察天心而嚴畏之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蓋言嗣王未有不遵禹湯文武之法而能爲政者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書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釋蓋言與眾同欲則令無不行功無不成也今之論者或曰天地與人了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天球總攬

不相關薄食震搖皆有常數不足畏忌祖宗之法不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憚改爲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紛紜之議不足聽采意者古今異時詩書陳迹不可盡信耶將聖人之言深微高遠非常人所敢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耶願闡所以辨之通鑑帝論王安石曰聞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帝曰陳薦言外人云卿以爲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惜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試館職策問意指此三事安石默然



四月十六日請自擇臺諫官

略曰臣見近日言條例司害民及呂惠卿姦邪者率被責降或更加以惡名如呂公著告辭云乃誣方鎮有除惡之謀中外聞者無不駭愕竊唯執政之意止欲禁塞言者使不敢復言更擇背公死黨之人以居其位如此豈社稷之福今被逐者臣不敢留願陛下自擇公正剛直者布之言路勿為羣臣所欺蔽則天下幸甚

邇英讀通鑑賈山上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上曰舜聖讓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為讒安得不黜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三求恕齋

公曰進讀及之爾時事臣不敢論也及退帝留公謂曰呂公著言藩鎮欲興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也公曰公著平日與儕輩言猶三思而發何故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謂靜言庸違者也公曰公著誠有罪不在今日向朝廷委公著舉臺官公著乃盡舉條例司之人與條例互相表裏使熾張如此今乃復言其非此所以可罪也

言行錄

安石未知名時以韓呂為巨族藉之取重乃深與公著交及執政患臺諫多橫議薦為御史中丞既

而公著言條例不便帝又使公著舉呂惠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誠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安石積怒會帝語執政呂公著常言韓琦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安石因用為罪貶知穎州且命宋敏求草制明著罪狀敏求不從但言敏陳失實安石怒命陳升之改其語行之

溫公日錄及通鑑

荆公與申公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及薦申公為中丞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荆公之喜怒如此蓋孫覺老嘗為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三求恕齋

論列而遭挫折若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為申公也

見聞錄

申公居洛一日對康節長歎曰民不堪命矣康節曰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倘何言公作曰公著之罪也

上全

五月二日論李定

初李定為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常見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



白安石安石大畧立薦使入對由是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遂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詰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坐格詔命落職

公疏言朝廷知大臨等累次封還詞頭今復草之則爲反覆必難奉詔因欲以違命之罪罪之使今後無敢立異者若果如此自非偷合苟容之人皆不得立于朝矣且陛下果知其賢何不且試之俟其功效顯著然後進用何必今日與臣下力爭勝負二十一日作四言銘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三求恕齋

六月上宗室襲封議

先是二年中書樞密院言祖宗受命百年皇族日以繁衍而親疏未有等殺請參酌典制聞奏議定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世世封公補環衛官以奉祭祀不以服族盡故殺其恩禮其非袒免親不賜名授官許應進士明經十一月甲戌詔曰祖宗昭穆是宜世世之封王公子孫抑有親親之義若乃服族之既竭泊于才藝之並優在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勉懋宜依中書樞密所奏祖宗之後世襲補外官非袒免親罷賜官授名

議曰臣等竊原聖人制禮必使嫡長世世承襲者所以重正統而絕爭端也古者諸侯生立世子死則襲爵無則立嫡孫無嫡孫則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此皆爲始薨之時應襲爵之人也國朝故事常封本宮最長者一人爲國公陛下以爲非古故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降敕稱三祖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又稱非袒免親更不賜名授官禮院參詳既言擇一人爲宗卽與自來事體不同合依禮令傳嫡明矣又閏十一月五日奉旨祖宗之子並令傳嫡襲封諸宮院已封公者見今且依舊將來更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三求恕齋

不承襲臣等詳觀兩次詔旨皆欲以復古禮而襲正統也今據禮院所定諸王後合襲封人內秦王之後陳薦等欲立其庶曾孫克繼韓忠彥等欲立其庶長孫承亮楚王之後陳薦等欲立其庶曾孫世逸韓忠彥欲立其庶長孫從式魏王之後眾禮官皆欲立其嫡孫同母弟宗惠臣等看詳三王見今自有正統而承亮從式宗惠並係旁支若此三人襲封則子子孫孫常居環衛與國無極其正統子孫袒免以外更不賜名授官數世之後降爲阜隸如此三人何幸而封正統何罪而絕不唯與禮



令乖違亦非聖詔所謂為宗傳嫡者也所以然者  
蓋緣禮令據初薨之時定為嗣之人今日于數世  
之後定當為後者事體有殊而端執令文所以有  
此紛紜也案忠彥等以為令文與古稍異若無嫡  
孫而有嫡曾孫則舍曾孫而立嫡子同母弟若無  
母弟又立庶子不論旁支常以親近者為先不知  
令文所謂子孫承嫡者蓋言嫡子嫡孫百世相繼  
不絕唯不幸而絕則有立嫡子同母弟以下之事  
非謂有嫡曾孫舍之不立而立嫡子之母弟也晉  
庾純吳商王儆范宣諸儒所論並言嫡統不絕則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三

旁支無繼襲之道必若忠彥等所云但以行尊屬  
近者為嗣則國家故事取本宮最長者一人封公  
已足遵行矣何必近日更有改作乎臣等謹依古  
禮及令文并去年兩次聖旨指揮重行定奪秦王  
之後合以克繼襲封楚王之後合以世逸襲封魏  
王之後合以仲蒼襲封其餘並如眾禮官議所定  
公自注云時在學士院朝廷以為非是兩制議  
者各贖銅三十觔禮院各追一官 六月丁丑  
封宗室秦魯蔡魏燕陳越七王後為公

九月辛丑乞差前知資州龍水縣事范祖禹同修資

治通鑑

按宋史九月戊子朔辛丑是月之十四日

前已辟劉攽劉恕與祖禹共三人及公歸洛詔聽  
以書局自隨而二公在官所獨祖禹在洛公專以  
書局委之故是書祖禹致力尤多

公貽范夢得書云夢得今來所作叢目方是將實錄

事目標出其實錄中事應移在前後者必已注于

逐事下訖假如實錄貞觀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  
始有靖傳傳自鎖告變事須注在隋義

寧元年唐公起兵時破蕭銑事須注在武德四年

滅銑時斬輔公祿須注在七年平江東時擒頡利

須注在貞觀四年破自舊唐書以下俱未曾附注

突厥時他皆做此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如何遠可作長編也請且將新舊唐書紀志傳及

統紀補錄并諸家傳記小說以至諸人文集稍干

時事者皆須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實

錄所無者亦須依年月日添附無日者附于其月

之下稱是月無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稱是歲無年

者附于其事之首尾如左氏傳稱初鄭武公娶于  
申之類及為某事張本起本

者皆附事首者也如衛文公復國之初言季年乃

三百乘因陳完奔齊而言完始生筮知入世之後

成子得政因晉悼公即位而言其得官得人不失

伯業因衛北宮文子聘于鄭而言神謀草創子產

潤色因吳亂而言吳夫槩王為棠谿氏有無事可

注云傳終言之之類皆附事尾者也 如左傳子

附者則約其時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



類必無的實年月也假如宰相有忠直姦邪事無處可附者則附于拜相時他官則附于到官時或免卒時其有處可但稍與其事相涉者即注之過附者不用此法但稍與其事相涉者即注之過多不害假如唐公起兵諸列傳中有一兩句涉當別無事迹可取亦可嘗見道原云只此已是千餘以證異同考月日也

卷書日看一兩卷亦須二三年功夫也俟如此附注俱畢然後請從高祖初起兵脩長編至哀帝禪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禪位已後事于今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間空一行許素紙以備剪開隋以前者與貢父梁以後者與道原令各脩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看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美求恕齋

此書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後天祐以前則此等事盡成遺棄也二君所看書中有唐事亦當納足下處修入長編耳其修長編時請據事目下所該新舊紀志傳及雜史小說文集盡檢出一閱其中事同文異者則請擇一明白詳備者錄之彼此互有詳略則請左右采獲錯綜銓次自用文辭修正之一如左傳敘事之體也此並作大字寫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違戾不同者則請選擇一證據分明情理近于得實者修入正文餘者注于其下仍為敘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先注所舍者云某書云云云云今按某書云云

證驗云云或無證驗則以事理推之云云今從某書為定若無以考其虛實是非者則云今兩存之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凡年號皆以後來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

德元年更不稱隋義寧二年立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稱景雲二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也詩賦等若止為文章詔誥若止為除官及妖異止于怪誕詠諸止于取笑之類便請直刪不妨或詩賦有所譏諷如中宗時回波詞諷譚籍臺瓜辭詔誥有所戒諭如德宗奉天罪已詔李德裕討澤潞論河北三鎮詔之類及大政事號令四方或因功遷官以罪黜官其詔文雖非事實要知當時託以何功誅以何罪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美求恕齋

亦須存之或文繁多凡國家災異節取要切者可也妖異有所警戒本紀所書者並存之其本志強附時事者不須也讖記如李淳風言武氏之類及因而致殺戮叛亂者並存之其妄有牽合如木入斗為朱字之類不須也相親符瑞或曰此為人所忌或為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妖怪或有徵戒如鬼書武三思門或因而生事如楊慎矜墓流血之類詠諸有所補益如黃幡綽謂並存之其餘不須也詠諸有所補益如黃幡綽謂怡石野豬謂諸相非相並告存之大抵長編寧失于繁無失于略千萬切禱切禱今寄道原所修廣本兩卷去此即據長編錄出者恐要見式樣故也

奏彈王安石表

熙寧二年御史中丞光等累次全臺上疏參知政



事王安石妄生姦詐熒惑聖聰及公亮等各務依違未曾辨正乞明其罪不蒙施行竊以易喻履霜書戒作福易書之義其知幾乎安石首倡邪術欲生亂階違法易常輕革朝典而又牽合衰世文飾姦言徒有嗇夫之辨談拒塞爭臣之議論加以朋黨親舊蟠據重任專制威福人心動搖天下驚駭苟陛下不遏其端其為禍不小矣臣職居御史身為諫官臣與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器如寒暑之不可同時是以屢犯天顏甘蒙鈇鉞伏望誅逐亂臣延納正士上順皇太后之意下慰億兆人之心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美求恕齋

則臣等就退誅戮無所復恨

按公以治平四年四月除御史中丞九月罷復還經幄自後以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至是年出知永興軍中閒凡四年皆供翰林之職邇英進講而此表猶書中丞職銜且云身為諫官此豈其兼官耶又通鑑前列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荆公于是年亦有答司馬諫議書則諫議中丞之官公固始終兼攝矣

癸丑罷翰林學士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

永興軍宋

京兆府今西安府

公入見求去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公曰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公著輩者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且臣善安石孰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亦毀之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求去益力帝乃許之

按宋史神宗本紀是年九月癸丑作東西府以居執政癸丑係月之二十六日荆公集有十月七日公與諸宰執俱遷入新府謝上表是時荆公方得君銳意改更成法置將官行保甲募役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美求恕齋

市易諸法明年遂同平章事公既奏彈安石故不崇朝而即去也

十月辛酉撰贈比部郎中司馬君墓表

公從兄諱某以天禧四年

卒公生纔二年男京以天章公蔭入官至是年七月壬寅夫人福昌縣太君王氏卒十月辛酉附葬于墓公為之表

十一月二日朝辭進對乞免永興軍路青苗免役錢略云臣竊見陝西百姓自城綏州供應諸般科配近復有環慶事宜加以今年亢旱五稼不熟人戶流移者已聞不少伏見先所散青苗錢發破百姓今又聞欲令州縣出免役錢若果行此其為害必



又甚于青苗何則上等人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  
休息今歲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也下等人戶  
及單丁女戶等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孤貧  
鰥寡之人俱不免役也錢少則不足以僱人錢多  
則須重斂僱人不足則公家闕事重斂于民則眾  
心愁恐且受僱者皆浮浪之人使之主守官物則  
必侵盜使之幹集公事則必為姦事發則挺身逃  
亡無有田宅宗族之累建議者亦自知其不可乃  
云若僱召人不足即依例輪差支與逐處所定僱  
錢若僱錢可以了事則自當有人應募今既無人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早求恕齋

應募必是錢少不足充役是徒有免役之名而役  
猶不免但無故普增數倍之稅也以富庶之域猶  
不能堪況當陝西彫敝之時乎伏乞特免永興軍  
一路青苗免役錢以愛惜民力而奉邊費其餘則  
繫自朝廷裁酌

乞不令陝西義勇戍邊及刺充正兵

略曰臣先任諫官日伏見國家棟刺陝西義勇臣  
累曾論列以為無益于用近聞環慶路用之與西  
賊戰鬪望風奔潰致主將陷沒其不可用已顯然  
臣竊聞議者猶欲教閱義勇以抗西賊若止令守

護鄉土猶于人情不至大擾若發以戍邊或如慶  
厓中刺充正兵則眾人覩環慶之敗譬如無罪往  
就死地國家既重賦斂以盡其財又逼之戰鬪以  
絕其命是驅良民使為盜賊也彼為官軍則惜生  
故望風退走彼為盜賊則必死自可以一敵百臣  
恐今日教之挽射擊刺乃他日為盜之資也廟堂  
萬一行此詔下之日臣恐論列不及今當遠離朝  
廷不得不先事言之

按宋史是年八月己卯夏人犯大順城環慶路  
鈐轄李信等敗績是月慶州巡檢姚兕敗夏人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早求恕齋

于荔原堡鈐轄郭慶都監高敏死之九月癸丑  
詔環慶陣亡義勇餘丁當刺者悉免則其餘正  
丁仍不免刺矣公與魏公爭論者未及十年而  
其言歷歷若左券

乞留諸州屯兵

略曰臣竊聞永興路所管十州屯駐禁軍至少皆  
是沿邊就糧兵士常時分為上下番一半在逐州  
或遇邊上稍有警急則盡皆抽去逐州更無守把  
兵士臣竊惟事必須思患預防萬一大羊奔突間  
諜內應或盜賊乘虛姦人竊發其本州官吏手下



無兵雖有智勇將安所施宜逐州各添一指揮永興為關中根本宜添兩指揮若朝廷別無兵士可以差撥乞于沿邊就糧兵士內撥留在逐州屯駐邊上更不得勾抽庶幾緩急有備

按三疏俱于朝辭日奏請公未至永興而為地方熟計利害懇懇款款如此真仁人之言哉

知永興軍謝上表

略曰荷恩至重任責尤深唯此咸秦昔為畿甸論其平時誠為樂土在于今日適值凶年經夏亢陽苗青乾而不秀涉秋淫雨穗腐黑而無收羸老懷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望求恕齋

溝壑之憂姦猾啟萑蒲之志正宜安靜不可動搖譬諸烹魚勿煩擾則免于糜爛如彼種木任生殖則自然蕃滋

十二月一日申宣撫權住製造乾糧飯狀

略曰準宣撫使節文州軍將床一斗變造乾糧五觔如見在床數不多即一色變造飯光竊計義勇戍守之時每人日給米二升半一月口食共七斗五升若更加乾糧一秤并械器衣裝恐一人之力難以勝任又須差配百姓不無騷擾竊見慶厯年中議出兵討伐元昊亦曾令陝西諸州製造後

所在堆積盡成朽腐今公私困竭而復造此無用誠為可惜且國家備邊止于戍守則沿邊自有倉廩無用乾糧飯徒使遠近驚駭謂國家又欲出兵不為便穩光已指揮令停造更聽候宣撫衛指揮

是月丁卯荆公加同平章事

司馬溫公年譜卷五

望求恕齋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之五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之六

錫山顧棟高輯

吳興劉承幹校

熙寧四年辛亥 公年五十三歲

公以端明殿學士為永興軍安撫使

奏授子康守正字

正月一日上疏諫西征

略曰近見朝廷及宣撫司指揮欲分義勇作四番于沿邊戍守選諸軍驍銳及募閭里惡少為奇兵造乾糧飯布囊力車以備饋運悉取歲賜秉常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一 求恕齋

之物散給緣邊又竭內地府庫甲兵財物以助之只如永興一路所發人馬甲八千副錢九萬貫銀二萬三千兩銀盤六千枚迫以軍期急于星火民吏驚駭皆云今春將大舉六師以討秉常之罪若此言果實臣竊為陛下危之豈惟無功必有後患若朝廷初無出征之意則何為坐散府庫之財疲生民之力倘將來虜騎入寇將何以禦之臣先任御史中丞日曾上言國家當先修舉八事然後可言用兵今八者無一又關中十室九空盜賊紛起乃欲輕舉大眾以挑猛敵豈不殆乎或又云未討

秉常先欲試兵誅一小族此尤不可捨有罪之強寇誅無辜之小族勝之不武不勝為笑將無以復號令外蕃矣伏望悉令停罷明下詔諭曉以朝廷不為出征之計愛惜財力以備振救飢窮實唯國家之福

三日罷修腹內城壁樓櫓及器械狀

略曰伏緣營造樓櫓須藉城基厚闊方可安置今解州兩州城壁皆稱闊處只及四五尺須是先貼築城基方可勑修非大段興功無以辦濟今廂軍全闕差使官庫亦少見錢又去年饑饉人戶流移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二 求恕齋

若更如此必須煩擾況永興一路州軍盡在腹裏去沿邊絕遠若蕃賊入寇亦未能便到城下其樓櫓修下數年不用不免損壞伏乞特降指揮所有腹內州軍城壁樓櫓並候將來豐熟修葺其器甲且據不堪數目逐漸依程課脩所貴公私皆得辦濟

尋得旨依奏自後永興一路獨得免

八日乞不添屯軍馬

略曰大凡添屯軍馬先須約度本處糧草可以贍養與否今關中饑饉倉庫空虛贍養舊軍猶恐不



足更添新者何以支吾雖朝廷更發左藏庫內藏庫添助支費亦不免令州縣配賣于百姓轉增貧困況糧草是重滯之物不可從遠處興販必須本處土地所生今饑饉如此何由可得況即今人戶流移至二三月必轉更饑乏若國家坐視不救竊恐死亡轉眾盜賊轉煩夫戎狄擾邊手足之疾百姓離散乃腹心之憂豈可重外輕內逐末忘本哉伏望更不添屯儻以邊鄙未寧不免量添即乞分散往諸州軍就糧委逐處兵官精加訓練不須聚在永興軍邠州河中府三處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三求恕齋

十九日奏乞本路兵官與趙瑜同訓練駐泊兵士略曰伏準差莊宅使趙瑜充本路都鈐轄與臣專管句訓練臣所管永興軍一十三縣民事至多實無餘力同監教閱又不可端委趙瑜獨行訓練又永興軍舊管兵士向來並係鈐轄劉斌都監李應之同共管句今新添兵士只令趙瑜與臣專管訓練所有舊兵士未知趙瑜管與不管若令通管之時其新來兵既在永興駐泊本路兵官豈可卻管轄不得竊慮向去新兵士不服舊兵官舊兵官不應副新兵士各分彼我則致生事乞令本路兵士

與趙瑜同共訓練所費公共同心管句得便是月奏乞所欠青苗錢許重疊倚閣狀

勘會準司農寺牒近準熙寧二年九月四日敕節文所借過青苗錢斛如遇災傷五分以上合隨夏稅納者展至秋稅合隨秋稅納者展至次年夏稅寺司看詳敕意若秋料內更過災傷自合送納夏料錢斛了足不許再行倚閣疾速催納了足關報提刑轉運司準此施行臣竊詳朝廷所散青苗錢斛本爲救接飢民非爲乘此艱食規求利息也今司農寺乃令不得將兩次災傷重疊倚閣竊恐此事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四求恕齋

不合敕意蓋一次災傷民間未至困窮青苗錢尙許倚閣豈有連併兩次災傷舊來積蓄既盡新穀又復不收卻令將何物可以輸納州縣見司農寺有此指揮不問有無嚴行督促使貧民何以自存爲民父母必不肯如此况災傷倚閣自稅賦并借貸過斛斗並候豐熟日送納如更遇災傷亦權住催理何故青苗錢獨不許重疊倚閣耶臣已指揮本路災傷地分永興軍河中陝西同華耀乾解八州軍未得依司農寺指揮更聽候朝旨是年鄧綰判司農寺



次日乞判西京留臺不報  
奏爲乞不將米折青苗錢狀

略曰朝廷元散青苗錢指揮取利不得過二分今  
提舉常平司乃依見今饑年貴價將本倉陳次斛  
斗紐作見錢支散與人每陳色白米一斗紐作見  
錢七十五文又豫定將來粟麥之價粟每斗二十  
五文足麥每斗四十文足則是貧民于正二月閒  
請得陳色白米一石卻將來要納新好小麥一石  
八斗七升五合粟要納三石若送納見錢卽又須  
賤糶以償官中本利于正耗之外更以巧法取之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五求恕齋

顯見所散青苗錢大爲民害矣竊唯朝廷之意本  
以兼併之家放債取利侵漁細民故設此法今官  
中取利乃約近一倍使向去米價轉貴則取利轉  
多雖兼併之家不至如此伏望朝廷依先降指揮  
借貸與第四等以下人戶更不取利者不能如此  
卽乞不以元糶價貴賤紐作見錢只據散出斛斗  
至將來成熟令出息二分每散得一斗米者納一  
斗二升細色如此民猶不至窮困官中取利雖薄  
亦不減二分原數如允所請伏乞早降指揮  
按凶年折錢取息是于青苗本法之外又增一

重刻剝矣公此二疏能于新法中去其尤毒民  
者堯夫先生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益也  
詔移知許州辭不赴

帝必欲用公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方下詔謂監  
察御史程顥曰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顥對曰  
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  
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  
公果辭召命言行錄

按行狀云頃之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  
臺不書月當在是年判西京之前無疑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六求恕齋

夏四月癸酉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

先是公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留臺不報至是又  
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  
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  
決不如范鎮今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  
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  
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卽乞依鎮例致仕若罪  
重于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得請

始卜居洛陽

清止初記云公自熙寧四年辛亥四月  
罷歸洛至元豐八年三月入朝凡居洛  
十五年



自是絕口不復論事公初到洛中書懷詩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唯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逐好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得間間鶴髮翁

范景仁曾約居洛既而卜居許下公和景仁卜居詩云壯齒相知約歲寒索居今日鬢俱斑拂衣已解虞卿印築室何須謝傅山許下田園雖有素洛中花卉足供閒他年決意歸何處便見交情厚薄閒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七求恕齋

司門范郎中云叔父蜀郡公鎮近居許昌作高菴以待司馬公累招未至菴極高在一臺基上司馬公居洛作地室墜而入以避暑熱故蜀郡作高菴以為戲也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閒上起高樓更為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芘風雨又作地室常讀書于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元英文 呂維錄

五月甲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公作墓誌銘獻可屬疾一日手書託公以墓誌銘公亟省之已瞑目矣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倘可為君實勉之諱其墓未成河南監牧

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既見其文遲迴莫敢書其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遂書之仲通又陰囑獻可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時小人蔡天申厚賂鑄工得本以獻安石安石得之挂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獻可忍死屬公以天下事後公入相再致元祐之盛獻可已不及見矣天下誦其言而悲之至公薨獻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為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言行錄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八求恕齋

八月有祭呂獻可文中有云道不媿心名高天下壽夭不校餘復何言知我之深見于臨歿今茲永訣文不逮情壬申謨禮部尚書張公墓誌銘諱存字誠之公夫人之父有祭張尚書文

九月辛卯大饗明堂加公上柱國熙寧五年壬子 公年五十四歲公以端明殿學士判西京留臺子康監西京糧料院遷大理評事正月讓殿中丞辭府君墓誌銘諱儀字式之奏遷書局于洛陽



十三日答李大卿孝基書

作投壺新格

略曰君子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從容晏息以養志游神蕩而無度將以自敗故聖人制禮以為之節因以合朋友之和飾賓主之歡且寓其教授壺與其一焉觀夫臨壺發矢之際性無麤密莫不聳然恭謹志存中正豈非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歟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為國之道歟君子之為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懼既得之而不驕小人則俯身引臂挾巧取奇苟得而無媿豈非觀人之道歟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為禮宜矣余今更定新格為圖列之左方并各釋其指意焉

八月二十九日作呂獻可章奏集序

邵氏後錄云獻可以追尊濮園事擊歐公如曰首開邪議妄引經證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者凡十四章具載奏議中司馬文正作序乃首載歐公諫臣論以為誠言文正之言以獻可能盡歐公所書諫臣之事使歐公無得以怨歎抑以歐公為但能言之獻可實能行之也不然獻可排歐公為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九求恕齋

邪反以歐公之論序獻可之奏又以為誠言可乎歐公晚著濮議一書而與獻可辨獨歸過獻可為甚矣

答呂由庚推官手書

諱之于

略曰示諭史院所取文字光前此亦蒙取兩朝所上章疏光以身今尚存難將諫草納授史官但答云事多涉機密不敢錄上伏乞朝廷于禁中及中書密院檢尋如有可采乞下史院修纂若子孫之于祖父又似不同正當發揮前烈垂之不朽唯于慈壽乞增奉養一事恐當諱避其餘言時政關失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十求恕齋

熙寧六年癸丑

公年五十五歲

公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判西京留臺

奏授子康檢閱資治通鑑文字

是年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始闢獨樂園

公自言兩任留臺四任崇福未知崇福始于何年按元豐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謝提舉崇福宮表云仍再領于祠庭遂十更夫歲籥蓋此時已經十年追溯至前當以熙寧六年為始又花菴



詩序云時任西京留臺解舍東新開小園無亭  
榭乃構木插竹爲遊涉休息之所作詩有猶恨  
簪紳未離俗荷衣蕙帶始相宜之句蓋此時尙  
有職掌未得遊賞自如至是年提舉崇福始開  
獨樂園故下序云迂叟讀書多處堂中則崇福  
決當爲是年無疑也

記云六年買田二十畝于尊賢坊北闢以爲園其  
中爲堂聚書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  
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爲沼方深各三尺疏水  
爲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階懸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十一 求恕齋

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爲二渠繞庭四隅會于  
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爲沼中央有島巖  
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杪如漁人之  
廬命之曰釣魚菴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  
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颺前後多植  
美竹爲消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爲百  
有二十畦雜蒔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  
方徑丈狀若碁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爲屋植竹子  
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爲  
藩援命之曰采藥園園南爲六欄芍藥牡丹雜花

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  
也欄北爲亭命之曰澆花亭格城距山不遠而林  
薄茂密常若不得見乃于園中築臺構屋其上以  
望萬安輶轅至于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  
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親仁義之原  
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  
事物之理舉在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  
于人何待于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  
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  
徜徉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十二 求恕齋

無所泥耳目肺腸悉爲己有踴躍焉洋洋焉不知  
天壤之閒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  
獨樂園  
公居洛買園于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邵康節  
遊嘗曰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卽鄉人也有  
如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爲貴官職不足道嘗一日  
著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隄上因過康節  
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既見乃溫公也問其故曰  
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因留二絕其一曰拜罷  
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免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



便是林閒一野夫其二曰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攜  
筇杖著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又穿岸柳飛  
康節和云冠帶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  
君都不將爲事始信人閒有丈夫又云風背河聲  
近亦微斜陽淡泊隔雲衣一隻白鷗在煙外將下  
沙頭卻背飛

程子曰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  
曰富韓公待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卿  
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  
二十人康節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于天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吉求恕齋

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

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程氏  
遺書

有論衢州僧若訥文

熙寧七年甲寅

公年五十六歲

公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崇福宮

四月十八日應詔言朝政闕失狀

略曰伏讀三月三十日詔書喜極以泣未知中外  
臣寮曾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苦爲陛下別  
白言之者臣父子受國厚恩備位侍從頃以衰疾  
自求閒官不復預朝廷之議四年于茲而猶居位

食祿不敢避當塗怨怒塞默不言竊見執政獨任

己意惡人攻難任所親愛爲臺諫官又使詢訪四

方利害驅迫州縣承其旨意皆言新法至便經久

可行又更增條目務求新巧各事更張又令使者

督責所在監司州縣競爲苛刻奉行新法稍不盡

力則謂沮壞立行停替誤有違犯皆不理赦與犯

贓罪同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

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

古聖帝明王之政果如是乎臣唯今日之關政其

大者有六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吉求恕齋

官實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

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與細民爭利而實耗官物

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日結保

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

水利勞民費財而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爲害尤

大何則力者民所生而有穀帛民可耕桑而得至

于錢則縣官之所鑄民不得私爲自古農民不過

出力役稅不過穀帛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

居易詩云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

無也今有司立法唯錢是求民值豐歲賤糶其穀



以輸官至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爲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害者皆斂錢之咎也今天下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及邛蜀連歲亢旱種穀不入民采木實草根以延朝夕之命州縣方督迫青苗免役錢鞭笞縲絏唯恐不逮婦子遑遑如在湯火呼天號泣無復生望臣恐烏窮則啄獸窮則攫起爲盜賊彌漫山野州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五求恕齋

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此時力議除去新法亦何益哉事勢如此而廟堂方晏然自謂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所謂痛心疾首忘寢與食者也今陛下詔書已知前日之失而于新法無所變更是猶臨鼎哀魚之爛而益其薪終何補乎伏望斥遠阿諛收還威柄青苗錢勿復散其已散者分數年催納不收利息盡除免役錢復差役如舊罷市易務其所積貨物依元價出賣所欠官錢亦除利催本罷拓土開境之兵息保甲教閱使服田力穡所興修水利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懽

呼上下感悅雨必霑洽矣臣今年衰疾寢增恐一旦溘先朝露是以冒死一爲陛下言之倘復不之信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

是年四月荆公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江寧府

熙寧八年乙卯 公年五十七歲

公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崇福宮命姪弘求范堯夫作詩序

序略云古之君子修身齊家然後刑于國與天下蓋其言動有法出處有常子孫幼而視之長而習之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夫求恕齋

之不爲外物所遷則皆當爲賢子弟猶齊人之子不能無齊言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公以清德直道名天下其修身治家動有法度子弟習而化之蓋亦不言之教矣又申之以詩章俾其諷誦警策則宜其子孫世有令聞苟尙不能自修而入于君子之塗者則其人可知矣弘予之子壻持公詩求序于余余樂道公之盛德又因以勉之熙寧八年月日高平范某序

見范忠宣公集

是年春二月荆公復起爲同平章事

熙寧九年丙辰 公年五十八歲



公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崇福宮

二月遷駕部員外郎司馬府君墓誌銘周鼎

是年冬十月荆公再罷相以使相判江寧府

熙寧十年丁巳 公年五十九歲

公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崇福宮

是年春與景仁同至河陽謁晦叔館于府之後園既

去晦叔名其館曰禮賢夢得作詩以紀其事後一

年公作詩繼和呂公具燕設口號有云玉堂金馬

三朝侍從之臣清洛洪河千古圖書之奧東萊詩話

四月與吳丞相充書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七求怨齋

按宋史充字冲卿浦城人子安持安石壻也充

心不善安石所為數為帝言政事不便帝察其

中立無與欲相之及安石去遂代為平章事充

欲有所變更乞召還公及呂公著韓維蘇頌等

公亦以充可告語乃與之書

略云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齒及姓名或云亦

嘗有所薦引光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絕

年垂六十精力衰耗豈容復冒榮干進但以從遊

之久今日特蒙齒記知己之恩不敢不報竊見國

家自行新法以來中外恟恟民困于煩苛迫于誅

斂愁怨煩苛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

變弊法幾年于茲矣今日救天下之急苟不能青

苗免役保甲市易息征伐之謀而欲求成效猶惡

湯之沸而益薪鼓橐也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

以悟人主之心欲悟人主之心必先開言路今病

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怡遂為痼疾雖有那

魏姚宋之佐將末如之何丈夫讀書行道合則利

澤施四海不合則令名高千古事君如此亦可謂

無負矣

九月作邵堯夫先生哀辭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六求怨齋

慕德聞風久論交傾蓋新何須半面舊不待一言

親講道切磋直忘懷笑語真重言蒙臨實佩服敢

書紳先生嘗以予為胸臆實地之人

元豐元年戊午

公年六十歲

公任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崇福宮

有六十寄景仁絕句

和景仁七十一偶成絕句

按景仁長公十一歲公薨于元祐元年丙寅年

六十八景仁以七十九誌其墓又二年至元祐

三年戊辰景仁薨年八十一



又元祐元年詔起蜀公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  
公辭表有云六十三而告老蓋不待年七十九  
而復來豈云中禮是其年之證也

正月十六日答程伯淳書

略云昨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  
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唯子  
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  
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爵謂大夫以上者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  
誅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元求恕齋

然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  
天以誅之諸侯相誅猶為非禮況弟子而欲誅其  
師乎孔子沒哀公誅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誅也今  
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  
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  
若以孔子為比乎承闕中諸君決疑于伯淳而伯  
淳謙遜博謀及于淺陋不敢不盡所聞以獻唯伯  
淳裁擇而折衷之

附龜山先生跋

橫渠先生既沒其門人欲謚為明誠中子以謚議

質諸明道先生先生與溫公參訂之故有是書其  
辭義典奧而引據精密足以是正先儒之謬故寶  
藏之以傳後學

按龜山集中有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帖下注  
云溫公家集中不載故附見于此今按公傳家  
集具載此書但無年月日可考而龜山所藏帖  
未有云光再拜伯淳大丞座右正月十六日款  
式詳備當是公之真蹟而編集者脫去龜山去  
溫公時未遠猶當及見其手澤耳橫渠卒于熙  
寧十年丁巳十一月郿去洛千餘里逮明道致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元求恕齋

書而公裁答自當在明年正月則此書為戊午  
正月無疑

九月撰劉道原十國紀年序

略曰道原垂死口授其子義仲為書屬光使撰  
銘及十國紀年序且曰始欲諸國各作百官及藩  
鎮表未能就幸于序中言之光不為人撰銘文已  
累年所拒且數十家不獲承命悲媿尤深故序平  
生所知道原之美附于其書以傳來世

元豐二年己未

公年六十一歲

公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崇福宮



十月坐蘇軾詩案罰銅

知湖州蘇軾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  
有益于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言軾侮慢自熙寧  
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  
諫院張璪御史舒亶等雜治之且今多引名士欲  
置之死詩案引及公謂司馬光在西京葺一園名  
獨樂作詩寄之此詩言四海望光執政陶冶天下  
以譏見任執政不得其人也又言兒童走卒皆知  
其姓字終當進用緣光曾言新法不便終當用光  
改變此法也又言光卻瘖默不言意望光依前上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主求恕齋

言擊新法因併以陷公也吳充申救甚力帝亦憐

之軾遂得輕貶坐詩案黜罰者自公而下凡二十

二人公坐罰銅宋鑑兼詩  
林長編

東坡嘗簡公曰軾以愚暗獲罪咎自己招無足言

者但波及左右為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細故所

能塵垢然軾思之不翅芒背耳東坡  
尺牘

溫公在西京葺獨樂園坡老作詩寄之云青山在

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

藁杖履竹色侵盞葺樽酒樂餘春基局消長夏洛

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先生臥不出冠蓋傾洛社

雖云與眾樂中有獨樂者全才德不形所貴知我

寡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

司馬持此欲安歸造物不我捨聲名逐吾輩此病

天所積撫掌笑先生年來效瘖哑胡仔漁  
隱叢話

按公獨樂園在熙寧六年癸丑坡公與之詩

至是歷七年矣而姦黨猶以詩末句陷公是時

金陵已食祠祿四年然小人奉金陵為頭目凡

指斥新法者皆目為謗訕後來京卜諸姦皆託

名紹述則欲不以金陵為亡宋之罪人不可得

矣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主求恕齋

五月十七日作四言銘系述

十一月二十七日答孫長官察書諱之翰  
從子

略曰蒙貺書示以尊伯父行狀墓誌及所誌唐史

記令光為之碑以紀述遺烈光自幼接待周旋今

日得附以不朽何榮如之但伏自唯念凡刊琢金

石必聲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傳後世愚陋如

光恐羞污人之祖考而歿其德善功烈遂止不敢

為至今六七年所辭拒者且數十家倘獨為尊伯

父為之其取數十家子孫警疾當何如哉雖然竊

有愚意今世之人既使人為銘納之壙中又使一



人爲銘植之隧外壙中者謂之誌隧外者謂之碑必使二人爲之愚竊以爲惑今尊伯父既有歐陽公爲之墓誌如公可謂聲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傳後世矣他人誰能加之伏願足下止刻歐陽之銘植于隧外以爲碑則尊伯父之名自可光輝于無窮又足以正世俗之惑爲來之法不亦美乎十二月書孫之翰墓誌後

略曰歐陽公言自初任以美才清德爲時所重任諫院言宮禁事切直無所避在陝不飾廚傳凡當官公論不私其所愛外和而內勁喜言唐事學者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三 求恕齋

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此乃光親所親聞可謂實錄而無媿矣公名高于世歐陽公以文雄天下固不待光言而後人信之然歲月滋久恐後人見歐陽公之文以爲如世俗但飾虛美以取悅其子孫故敢冒僭越之罪嗣書其末

書孫之翰唐史記後  
略曰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嘗別緘其藁于笥盥手然後啟之謂家人曰凡一有水火兵刃之急他貨財盡棄之此笥不可矢也爲江東轉運使行部輒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取增損改易未嘗去

手會宜州有急變乘驛遽往不暇挈以俱既行金陵大火延及轉運廨舍弟子察親負其笥避于沼中島上公聞之亟還入門問曰唐書在乎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白首乃成亦未以示人文潞公嘗從公借觀公但錄姚崇宋璟論與之況他人固不得見也元豐二年察自陽翟來洛陽以其書授光曰伯父平生之志萃于是書朝廷先取之留禁中不出恐遂散逸不傳于人今錄以授子光得之驚喜願無以爲報請受而藏之異日或廣布于天下使公之志業焯煌千古庶幾亦足以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三 求恕齋

少報乎

元豐三年庚申 公年六十二歲

公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崇福宮

三月十日作先公遺文記

略曰玉藻曰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楊子曰書心畫也今之人親歿則畫像事之畫像外貌也豈若心畫手澤之爲深切哉  
七月譔河東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潞國公文公先廟碑

是年元豐官制成帝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



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陛下久欲收靈武公能任其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確帝嘗欲召司馬光珪薦俞允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皆珪啟之

宋史王珪傳

八月與王樂道書

元豐四年辛酉

公年六十三歲

公任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崇福宮

八月二十七日辛巳進所修百官公卿年表十卷宗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孟求恕齋

### 室世表三卷

序略曰國家臺省寺監衛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廩祿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官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乃古之官也所謂職者乃古之加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邑徒為煩文人不復貴凡所以鼓舞羣倫緝熙庶績者曰官曰差遣曰職三者而已于三者之中復有名同實異交錯難知又遷徙去來常無虛日欲觀其大略故自建隆以來文官知雜御史以上武臣闔門使以上內臣押班以上遷除黜免刪其繁冗存其要實

以倫類相從先後相次為百官公卿表

按稽古錄內十七卷至二十共四卷自宋太祖建隆之元至英宗治平四年公自注云臣于神宗皇帝時所進百官公卿表大事記而不著年月日考宋史神宗本紀元豐四年八月辛巳公與趙彥若上所修百官公卿年表十卷是月為乙卯朔由乙卯至辛巳為二十七日無疑但宋史止稱公卿表無大事記之名又云十卷與錄內四卷不合則史臣之脫誤耳案公乞寫稽古錄表云臣于神宗皇帝時受詔修國朝百官公卿表臣依司馬遷法自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各記大事于上方書成上之有詔附于國史元豐四年八月所進即此書史臣特省文耳又宋五朝事略共四卷止二十八葉亦無離為十卷之理當以稽古錄公所自注為正

### 是年書儀成

按公書儀十卷無序文無跋語年月不可考但據首卷表奏首行內云元豐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中書劄子據詳定官制所修到公式令節文則知公書儀成于是年無疑也



元豐五年壬戌 公年六十四歲

公任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崇福宮  
正月作洛陽耆英會 有序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為九  
老圖傳于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凡再矣  
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路  
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  
大夫以老自逸于洛者于時為多一日路公悉集  
士大夫老而賢者于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  
十有一人尙齒不尙官既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  
謂之洛陽耆英會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毛求恕齋

不得與坐席為恨貽書路公願寓名其間其為諸  
公嘉羨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與  
于會路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  
韓國公富弼字彥國年七十九  
路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致仕王尙宮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祕書監致仕劉几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己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字正叔年七  
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謹言字不疑年七十三

太中大夫張問字昌言年七十一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張熹字景元年七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

崇福宮司馬光字君實年六十四

聞見錄元豐五年文路公以太尉留守西都富韓

公以司徒致仕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毛求恕齋

英會尙齒不尙官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令  
閩人鄭奐繪像堂中時諸公年皆七十餘宣徽使  
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路公願與其會年七十一  
獨溫公年未七十路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  
謩故事公辭以晚進不敢路公令鄭奐自幕後傳  
溫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于是與會者凡十三  
人公以地主攜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  
會送羊酒不出餘皆以次為會洛陽多名園古刹  
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  
集都人隨觀之路公以為同甲會司馬郎中且程



太中珣席司封汝言皆丙午生也亦繪像于資勝院其後温公與潞公又爲眞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茶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

潞公遊龍門光以室家病不獲參陪獻詩十六韻二十七日始作疑孟

壬子晦夫人清河郡君張氏卒于洛陽

二月辛巳晦葬夫人于涑水先塋

公敘清河郡君略曰夫人卒年六十自十六適司

馬氏上承舅姑旁接娣姒下撫甥姪莫不悅而安

司馬温公年譜卷六

无求恕齋

之御婢妾寬而知其勞苦故其沒也自族姻至于厮養無親疏大小哭之極哀久而不衰近世墓皆有誌刻石摹其文以遺人余以爲婦人無外事有善不出閨門故止敘其事存于家

是年再與范景仁論樂

先是元豐三年神宗詔景仁與劉几楊傑定樂景仁曰定樂當先正律乃作律尺籥合升斗豆區黼斛欲圖上之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用四清聲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景仁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

之乃請大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下一律有奇書中邀公至穎昌就觀當在是年也

答景仁書

略曰近于夢得處連得所賜兩書云周黼漢斛已成欲令光至穎昌就觀之以家兄約非久入洛不可捨去然竊有愚見願薦之左右周室既衰禮闕樂弛典章亡軼曠人流散重以暴秦焚滅六籍自漢以來諸儒取諸胸臆以億度古法率于文義拘于名數較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多寡競于無形之域訟于無證之庭迭相否臧紛然無已雖使后夔復生亦不能決彼周黼出于考工記事非經見是非固未得而知如漢斛者乃劉歆爲王莽爲之就使其眞器尙存亦不足法況景仁復改其制度恐徒役心力費銅炭耳

景仁復書

略曰周黼漢斛其法具存魏晉以來其尺至有十五種蓋由橫黍縱黍所爲而不稟于律是以卒不能作樂止用舊聲終唐世無變改者至周王朴始用魏晉所棄之法遂以仲呂爲黃鍾太祖皇帝患之特下一律仁宗皇帝留意數十年終無所得及

司馬温公年譜卷六

无求恕齋



上仙太皇猶以李照胡瑗所置銅律置神御前然李照以縱黍累尺與今太府其律尺應古樂而鐘磬才中大族是樂與律自相矛盾也胡瑗之樂君實已詳知之此不復云前歲議樂按太常鐘鐘皆有大小輕重非三代不能為然最大者今為林鍾而仲呂乃居黃鍾子位考之正差五律與前後言者相符雖經鑄鑿尙可補治若以大小次之必得其正又用李照之樂則不若仲呂之愈也何則太族商聲宋子京所謂若實寄于臣管是也是大不可又況十二律皆有清聲花日新撰譜與鄭衛無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至求恕齋

異而以薦郊廟可乎考工記世以為漢儒所為漢志載劉歆之說多所牽合某亦于二書深疑之近因黼斛考其制作無復疑矣又知大府之尺與權衡皆古之稟于律者唯量出于晉魏之貪政與律不合須君實而言乃悉竊以為論此者今世無如吾二人講求難問之多而且久也得君實來協同其說以破千餘年之惑則吾徒事業固亦不細矣難兄若朝夕來不敢奉邀候歸陝歲首垂訪春中卻同入洛幸也  
六月丁丑譔揚雄太玄經序

漢五業主事宋衷始為之作解詁吳鬱林太守陸績作釋失晉尙書郎范望作解贊唐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涯注經及首測宋興都官郎中直昭文館宋維翰通為之注秦州天水尉陳漸作演玄司封員外郎吳祕作音義慶厯中尤始太玄而讀玄自是求訪此數書皆得之又作說玄疲精勞神三十餘年訖不能造其籒籒以其用心之久棄之似可惜乃依法言為之集注誠不知量庶幾來者或有取焉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至求恕齋

而敘太玄真不可解  
秋作遺表自注云吾苦語疑為中風之候恐朝夕疾作猝然不救作遺表自書之常置臥內俟且死以授范堯夫范夢得使上之八年三月七日宮車晏駕此表無用留以示子孫欲得知吾事之心耳  
略曰陛下天縱睿哲燭物精敏踐祚以來銳志求治得一王安石任之不疑雖古周公管仲樂毅諸葛孔明亦無以過而安石既愚且悞足己自是肆其胸臆變亂舊章興害除利捨是取非其尤病民傷國者略舉四條其一曰青苗錢分命使者誘以重賞強散息錢股民求利取新償舊負債歲多官



守空簿實無所獲貨重物輕公私兩困其二曰免役錢縱富強應役之人使家居自逸征貧弱不役之戶使流離轉死使農家捨其穀帛與力而耑責以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外求豐歲穀賤不得半價盡糶所收未能充數若值凶年則又無穀可糶人人賣田無主可售遂使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安敢復議用此僱浮浪之人以供百役使緩則爲姦急則逃竄處事若此豈非倒置其三曰保甲自唐募長征兵賦農民穀帛以養之今穀帛稅如故又復使事戰陣是一身二任矣又罷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三書求恕齋

巡檢兵士及尉司弓手皆易以保甲半月一代彼猷敵之人尙未能操弓挾矢已復代去用此擒盜不亦難乎又奪其衣食使無以生是驅民爲盜也使比屋習戰誘以官賞是教民爲盜也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爲盜也謀國如此果爲利乎其四曰市易遺吏坐列販賣與細民爭利下至菜果油麩醜僧所得皆權而奪之使道路怨嗟遠近羞笑商旅不行酒稅虧損奪彼與此得少失多又稱貸于民恣其所取使無賴子弟得醉飽之資在家父兄受督責之苦傾貲破產十有六七凡此四者皆

逆人情違物理安石乃以峻法驅之有違新法者不以赦降去官原免其所犯重于十惡盜賊又有種諤祥向王韶李憲王中正之徒行險徼倖輕動干戈輕慮淺謀發于造次深入自潰僅同兒戲使兵夫數十萬暴骸于曠野資仗巨億棄捐于異域失亡狼籍如此而建議行師之人晏然曾無媿畏更蒙寵任臣竊見十年以來天下以言爲諱大臣偷安於祿位小臣苟免於罪戾宗廟社稷危如累卵而陛下深居九重日聞諛臣之言以爲天下太平之功十有八九臣是以不勝憤懣爲陛下忍死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三書求恕齋

言之庶幾陛下覽其垂盡之辭察其願忠之志廓然乾斷罷苗役廢保甲以寬民農除市易絕稱貸以惠工商斥退聚斂之臣褒顯循良之吏禁約邊將不得貪功而危國制抑近習不使握兵而兆亂除苛察之法以隆易簡之政變刻薄之俗以復敦朴之化使眾庶安農桑士卒保首領宗社永安傳祚無窮則臣沒勝于存死榮于生矣  
九月二十六日朝命敕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候滿三十箇月不候替人發來赴闕  
謝提舉崇福宮表



略曰臣被遇三朝忝塵二禁紆天光之顧問侍經席之從容亦嘗委總憲司訖無報稱擢陪樞府不敢叨居剖竹雍都蔑聞于治効分臺洛邑幸養于沈疴仍再領于祠庭遂十更夫歲籥頃自受命先帝俾刊舊聞逮陛下之繼圖發德音而繼至而臣以簡策之浩繁致歲時之淹久座廢廩祿久去班行尙或無厭復求自便豈謂陛下大德包荒曲垂開可恕顧愚之無狀容僥倖以滋多臣敢不深戒晏安祇勤夙夜畢精撰述圖報生成

按公四任崇福此年當為第四任矣逆溯至前

司馬溫公年譜卷六

孟求恕齋

當以熙寧六年為提舉第一任此後再滿三十箇月至元豐八年二月此任方滿公前後提舉崇福凡十二年有奇八年二月再乞西京留臺未奉朝旨旋于三月七日遭神宗皇帝喪赴闕入臨則是熙寧六年以前至四年四月當為兩任留臺也

十二月十三日書心經後贈紹鑒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之六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之七

錫山顧棟高輯

吳興劉承幹校

元豐六年癸亥 公年六十五歲

公任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崇福宮

作子絕四論

略曰或問子絕四何以始于毋意迂叟曰吉凶晦吝未有不本于意者也是以聖人除其萌塞其源惡奚自而至哉或曰毋意于惡既聞矣敢問聖人無意于善乎曰不然聖人之為善豈有意乎聖人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孟求恕齋

執禮義以待事不為善而善至矣或曰然則聖人之心其猶死灰乎曰不然聖人之心如宿火耳夫火宿之則晦發之則光引之則然鼓之則熾既而復掩之則乃晦矣深而不消久而不滅者其宿火乎治其心以待物物至而應事至而辨豈若死灰哉灰死則不復然奚所用

按朱子以意為私意公竟謂聖人無意于善此孟子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論最深微

作致知在格物論



略曰人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蓋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物迫之而旋至于莫之知富貴汨其智貧賤翳其心故也唯好學君子爲不然已之道誠善也是也雖茹之以藜藿如梁肉臨之以鼎鑊如茵席誠惡也非也雖位之以公相如塗泥賂之以萬金如糞土如此則視天下之是非善惡如數一二如辨黑白安有不知者哉所以然者物莫之蔽故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矣鄭氏以格爲來或者猶未盡古人之意乎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二求恕齋

按程朱訓格爲到爲窮至事物之理其說精矣至矣然公之說亦自有不可磨滅處

### 與范景仁第八書

略曰來諭云以中和作樂未可置必是非有定乃止此議上有先聖下有來哲是非必有所定若但以筆舌相攻則光與景仁借令有老彭壽是非何時而定耶是以置之昨在鄉里作子絕四及致知在格物二論輒敢錄呈有不合于理處更望景仁攻難勿以前不受教遂棄之也

### 景仁復第八書

略曰皇祐中與君實官太常同議大樂阮天隱胡先生深詆李照非是最後房庶來又言二人者亦非是何則以尺而起律也又謂王朴之樂高五律已而依庶之說今制尺律箏三種而律才下三格與李照同是時朝廷特授庶一官罷歸庶亦自黜其言之不中然君實初與胡阮同非李照者今復主之豈未之思耶王朴樂某亦同房庶非之雖高五律君臣民事物不相干今復欲用之何可得也胡瑗所作比王朴下半律仲更嘗言之君實已悉李照之樂聲雖發揚又下三律然君臣民事物皆失其位不可不深念之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三求恕齋

### 與范景仁第九書

略曰聞景仁欲奏所爲樂此大不可恐爲累非細光寧可爲景仁屈服景仁所論爲是光所論爲非不願景仁上此奏也且景仁所論果是但存文字傳于後世必有施行之時何必汲汲自薦于今日也切告切告不可不可

范蜀公東齋記事云君實與余莫逆交也唯議樂爲不合往在館閣時決于同舍不能決遂奔碁以決之君實不勝乃定其後二十年君實在西京爲



留臺于往候之不持他書唯持所撰樂論八篇示之爭論者數夕莫能決又投壺以決之予不勝君實懼曰大樂還魂矣凡半月卒不得要領而歸豈所見然耶將戲誑耶抑遂其所執不欲改之耶

按二十年疑當作三十年蓋二公初官太常時論樂為仁宗皇祐二年庚寅爭論未決至神宗元豐三年庚申復詔景仁與劉几定樂而劉几用李照四清聲樂成賜賚而景仁自以意更造請太府銅為周禮漢斛逾年乃成比李照下一律有奇邀温公就觀公更與辨論蓋在辛酉王

司馬温公年譜卷七

四求絕齋

戊兩年上距皇祐庚寅蓋已三十四年矣若云二十年則當為熙寧三年庚戌公方在京師為翰林學士未得云西京留臺也

按宋世論樂異同者有和胡阮李范馬劉楊八人而自元祐五年劉几定樂之後復詔蜀公詳定樂成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蓋當元祐之三年温公不及見矣夫樂之得失非後儒所敢輕議然蜀公謂前所奏樂以太蔭為黃鍾宮商易位為非是元祐以後係蜀公所定而自後姦邪執政君弱臣強馴

有靖康之禍豈樂與治不相應耶抑蜀公所定未為得耶後當有辨之者是年作真率會

伯康與君從七十八歲安之七十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五歲口號成詩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關雞非我事紵衣絲髮且相暉范忠宣行狀云公判留臺時一時耆舊多在洛公與司馬公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洛中誇以為盛事

司馬温公年譜卷七

五求絕齋

作河南志序

略曰唐麗正殿直學士韋述為兩京記近宋君敏求字次道演之為河南長安志凡其廢興遷徙及宮室城郭坊市第舍縣鎮鄉里山川津梁亭驛廟寺陵墓之名數與古先之遺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無不備載開編粲然如指諸掌其博物之書也太尉潞公留守西京其子慶曾願因公刻印以廣之使後世聞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目覩潞公命光為之序光于次道友人也不敢辭



作於瞻堂記

略曰天子大饗明堂召河東節度使潞國文公自北都入覲京師以相祀事禮成復命公為太尉留守西都于是公尹洛者凡三矣天子仍賜詩云西都舊士女白首於瞻公洛人因相與構堂于資聖佛祠肖公之像于其中名之曰於瞻又二年河南進士某某等以書抵光請書其事于石光曰光僑居洛邑十有三年日聞士民之譽公者如出一口敢問公之治洛其規為施置何如眾皆曰其簡而有節安而不擾乎光曰諸君知其一不知其二自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六求

古為人臣者或得于君而失于民或得于民而失于君若夫事君以忠養民以仁惻然至誠積于胸中夙夜不倦悠久不渝晦之而益光隱之而益彰彌千百年無幾人其唯公乎不然何天子之寵光便蕃而不厭下民之悅服悠久而不忘若是其備也眾皆曰然遂為之記

十一月一日序購禮

元豐七年甲子

公年六十六歲

公任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崇福宮

著葬論

略曰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

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于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日詢于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為葬師為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畀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是聽于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七求

皆取便于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無他故吾常病陰陽家立邪說以惑眾為世患于喪家尤甚頃為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為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答兩浙提舉趙宣德札書抄之

略曰承辱示先大資少保行狀欲令先作誌文光不為人作碑誌已十餘年所辭拒者甚多前與孫令書敘不可為之故頗詳去年富公初薨光往弔酌其孤朝奉在草土中號泣自擲必欲使先作墓誌光特以語孫令者告之竟辭不為今若獨為先公為之則是有所輕重厚薄于其中也仰違尊命罪戾實多伏望大君子垂恕

作韓魏公祠堂記

十月三日作中和論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入求恕齋

十二月戊辰進資治通鑑有序

略曰臣嘗患史冊文事繁多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取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睿智文明思慮覽古事爰詔下臣俾之編集仍命自選辟官屬于崇文院置局以內臣為承受眷遇之榮近古莫及不幸先帝違棄羣臣陛下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隕身喪元未足云報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陛下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

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編閱舊史旁采小說挾摛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日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又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途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迄今始成臣之精力盡于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成蒙其福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九求恕齋

則臣雖委國九泉志願永畢矣

帝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詔以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賜帶如二府品數

薦范祖禹狀

略曰臣于熙寧三年奏范祖禹自前知資州龍水縣事同修資治通鑑至今首尾十有五年由臣頑固此書久而未成致祖禹淹回沈淪祖禹安恬靜默如可以終身者臣誠孤陋所識至少誠見祖禹智識明敏而性行溫良如不能言好學能文而謙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35 37 39 41 43 45 47 49 51 53 55 57 59 61 63 65 67 69 71 73 75 77 79 81 83 85 87 89 91 93 95 97 99 101 103 105 107 109 111 113 115 117 119 121 123 125 127 129 131 133 135 137 139 141 143 145 147 149 151 153 155 157 159 161 163 165 167 169 171 173 175 177 179 181 183 185 187 189 191 193 195 197 199 201 203 205 207 209 211 213 215 217 219 221 223 225 227 229 231 233 235 237 239 241 243 245 247 249 251 253 255 257 259 261 263 265 267 269 271 273 275 277 279 281 283 285 287 289 291 293 295 297 299 301 303 305 307 309 311 313 315 317 319 321 323 325 327 329 331 333 335 337 339 341 343 345 347 349 351 353 355 357 359 361 363 365 367 369 371 373 375 377 379 381 383 385 387 389 391 393 395 397 399 401 403 405 407 409 411 413 415 417 419 421 423 425 427 429 431 433 435 437 439 441 443 445 447 449 451 453 455 457 459 461 463 465 467 469 471 473 475 477 479 481 483 485 487 489 491 493 495 497 499 501 503 505 507 509 511 513 515 517 519 521 523 525 527 529 531 533 535 537 539 541 543 545 547 549 551 553 555 557 559 561 563 565 567 569 571 573 575 577 579 581 583 585 587 589 591 593 595 597 599 601 603 605 607 609 611 613 615 617 619 621 623 625 627 629 631 633 635 637 639 641 643 645 647 649 651 653 655 657 659 661 663 665 667 669 671 673 675 677 679 681 683 685 687 689 691 693 695 697 699 701 703 705 707 709 711 713 715 717 719 721 723 725 727 729 731 733 735 737 739 741 743 745 747 749 751 753 755 757 759 761 763 765 767 769 771 773 775 777 779 781 783 785 787 789 791 793 795 797 799 801 803 805 807 809 811 813 815 817 819 821 823 825 827 829 831 833 835 837 839 841 843 845 847 849 851 853 855 857 859 861 863 865 867 869 871 873 875 877 879 881 883 885 887 889 891 893 895 897 899 901 903 905 907 909 911 913 915 917 919 921 923 925 927 929 931 933 935 937 939 941 943 945 947 949 951 953 955 957 959 961 963 965 967 969 971 973 975 977 979 981 983 985 987 989 991 993 995 997 999



晦不伐如無所有操守堅正而圭角不露如不勝  
衣于士大夫中罕遇其比今所修書已成竊爲朝  
廷惜此良寶伏望陛下或使之供職祕省觀其述  
作或使之入侍經筵察其學行自餘進用繫自聖  
衷

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說之曰此書成蓋得三人  
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  
道原唐迄五代則范攄夫其在正史外楚漢事則  
司馬彪荀悅袁宏南北則崔鴻十六國春秋李延  
壽南北史太清記亦采建康實錄以下無譏焉柳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十求恕齋

芳唐麻最可壽唐以來稗官野史暨百家譜錄正  
集別集墓誌碑碣行狀別傳亦不敢忽

高氏緯略曰通鑑一事用三四處出處纂成正史  
之外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二家

致堂胡氏寅曰公六任冗官皆以書局自隨歲月  
既久又數應詔上書論新法之害小人欲中傷之  
而公行義無可訾者乃倡爲浮言謂書之所以久  
不成緣書局之人利尙方筆墨絹帛及御府果餌  
金錢之賜耳既而承受中貴人陰行檢校乃知初  
雖有此旨而未嘗請也公于是嚴課程省人事促

修成書其表有云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簡牘盈積  
浩于淵海其間軋悟不敢自保今讀其書蓋自唐  
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良有由也公以議論  
不合辭執政而不居舍大藩而不爲甘就冗散編  
集舊史盡願忠之志而儉險細夫顧謂眷戀匪殞

之入孟子曰如使予欲富何辭十萬而受萬乎小  
人以臆度君子類皆如是

張新叟言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盈兩屋黃魯直閱  
數百卷訖無一字草書此公所謂平生精力盡于  
此書者如人之不能讀何公嘗謂吾此書惟王勝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十求恕齋

之嘗讀一編餘人不能數卷已倦睡矣公此書歷

英宗神宗二世凡十九年而書成見文獻通考

元豐八年乙丑 公年六十七歲

公任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

正月十九日作無爲贊

學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爲無爲迂叟以  
爲不然作無爲贊

治心以正保身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  
已成功在天夫復何爲莫非自然

二月再乞西京留臺有狀



略曰臣先于元豐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敕受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候滿三十箇月不候替人發來赴闕至本月此任當滿今年六十有七耳耳目手足雖未全衰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臨繁處劇實所不堪但臣前後提舉已經四任坐享俸給全無所掌今復求苟實自心媿竊見西京留司御史臺及國子監屬有職業伏望聖慈特于上件兩處差遣內除授一任

癸巳神宗疾甚三省樞密請立皇太子及皇太后權

同聽政許之且謂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為師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三求恕齋

傳

二十九日答韓秉國中和書

三月七日神宗崩哲宗即位

十五日答韓秉國第二書

略曰光與秉國皆知中庸之為至德而信之所未合者秉國以無形為中光以無過無不及為中此所謂同門而異戶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常設中于厥心豈有形于外哉苟卿太學所謂虛靜定者不以欲惡蔽其明不以怵迫亂其志不以得喪易其操豈得寂然無思慮哉光前書云願秉國動靜

語默飲食起居皆在于中久必自得之秉國亦嘗留意采其言乎

尹和靖曰溫公平生用心甚苦每患無著心處明道伊川嘗歎其未止一日溫公謂明道某近日有箇著心處甚安明道曰何謂也溫公曰只有一箇中字著心于中甚覺安樂明道舉似伊川伊川曰司馬端明卻只是揀得一箇好字卻不知教他常把一串念珠卻似省力試說與時他必不受也又曰著心只那著的是何二程外書

十七日乞奔神宗皇帝喪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三求恕齋

略曰臣前奏陳乞于留臺國子監內除授臣一任未奉朝旨旋于今月七日忽奉遺制大行皇帝奄棄天下臣哀荒摧絕無地自處即欲號泣奔走徑詣京師展臣子萬分之一但念國朝故事未嘗有近臣奔喪之例遲違未敢今已于十七日起離西京赴闕隨百官班入臨聽候指揮  
行狀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



二十二日太皇太后遣入內供奉官梁唯簡宣諭邦家不幸大行升遐嗣君冲幼同攝國政公厯事累朝忠亮顯著毋惜奏章贊予不遠

公謝宣諭表云臣懷先帝盛德奔赴闕庭止欲一望梓宮少展臣子之哀即退歸洛邑復就冗官不意陛下過有聽采特降中使曲加獎飾待以耆舊許之盡言臣本何人克堪厥任但冀天下由此識陛下之心嘉言響應正論日聞斯乃四海羣生之福豈伊微臣獨爲慶幸

三十日上乞開言路劄子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五求恕齋

略曰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間閭愁苦于下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于上而下無所訴此皆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今日所當先者莫若廣開言路不論有官無官在京及在外州軍並委主判官晝時進入不得強有抑退陛下乞賜省覽其狂愚鄙陋者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羣情無隱陛下唯所欲爲無不如志矣

四月十九日進修心治國之要劄子

略曰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諫院臣初上殿即言人

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英宗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復于後序言之大行皇帝擢臣爲御史中丞臣初上殿所言莫不本此三者今陛下新承大統太皇太后同聽萬幾臣復以修心治國之要爲獻蓋天下治亂興亡安危之道無易于此伏願陛下留神幸察是月太皇太后有旨散遣修京城邏卒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飭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間戶馬寬保馬年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五求恕齋

二十七日乞去新法病民傷國者疏

略云臣向在朝廷屢言新法非便觸忤權貴冒犯眾怒先帝憐其孤忠不以爲罪仍蒙寵擢置之樞廷臣以言未行力辭不受臣非惡富貴而好貧賤正欲感悟先帝知臣爲國不爲身庶幾采納狂瞽使百姓獲安基局永固而已既又自乞冗官退伏閭里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何日不在先帝之左右所以不敢自赴闕廷如此之久者亦猶辭樞廷之志也熙寧七年歷時不雨先帝退災而懼深自刻責詔布詔書廣開言路臣當是時極有開陳而



建議之臣知所立之法不合眾心天下之人必盡指其非恐先帝覺悟而已受誤國之罪伏欺罔之刑乃勸先帝繼下詔書言新法已行必不可動臣之所言正爲新法若新法不動臣何言自是閉口不敢復預朝廷議論十有一年矣然每觀生民之愁苦憂社稷之阡危中夜之間未嘗不失聲撫心也不意上天降禍先帝升遐臣之寸誠無由披露鬱抑憤懣自謂終天及奔喪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是臣積年之志一朝獲伸顧天下事務至多臣思慮未熟但乞下詔使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六 求懇齋

吏民皆得實封言事既而聞有旨罷修城役夫撤訶邏之卒止御前造作及臣歸西京後繼聞斥退近習之無狀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爲煩擾者罷物貨專場及民所養戶馬又寬保甲年限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小臣稽慢罪當萬死然尙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釐革所宜先臣今別具狀奏聞議者必謂三年無改于父之道然此謂無損于民無害于國者耳若病民傷國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

元年卽改之笞者始得全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天下困弊昭帝用賢良文學之議而罷之後世稱明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悉禁止罷遣之時人望致太平德宗晚年有宮市五坊小兒暴橫爲民患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卽位皆罷之中外大悅是皆改父之政而當者人誰非之哉況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羣下競爲紛更此乃羣臣之罪非先帝之過也況今太皇太后陛下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何憚而不爲哉唯聖明裁察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七 求懇齋

乞罷保甲狀

略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出車一乘閒民甚多不妨稼穡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今籍鄉村之民三丁取一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陣特置使者專切提舉一丁教閱一丁供送名謂五日一教而保正保長以泥糊除草爲名日聚之教場得賂則縱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也國家承平日久民不識兵革一旦畎畝之人皆戎服執兵奔驅滿野見者以爲不祥事既草創調發無法比戶騷擾不遺一家



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貧民罄家所有無以供億使者徧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賚糜費金帛以巨萬計臣不知設保甲于農民之勞既如彼爲國家之費又如此終將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若使之戍邊境征戎狄則平日在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若必使之與戎狄相遇填然鼓之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當此時豈不誤國事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劫者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六 求恕齋

然則設保甲保馬本欲除盜乃更資盜也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終不能制三路未至大饑而盜賊已如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飢寒武藝成就之人所在蜂起其爲患可勝言哉今雖罷戶馬寬保馬而保甲猶存者蓋未有以其利害之詳奏聞者也臣愚以爲宜悉罷保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量逐縣每五十戶置一弓手但令捕賊給賞若獲賊數多及能獲強惡賊人者各隨功大小遷補職級務在優假使人踴躍然後募本

縣有勇力武藝者投充必多應募或武藝衰退者許他人指名與之比較若武藝勝于舊卽令充替一縣之中其壯勇者旣爲弓手其羸弱者雖使爲盜亦不能爲患其餘巡檢兵士縣尉弓手耆長壯丁逐捕盜賊並乞依祖宗舊法

乞罷將官狀

略曰臣竊見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爲將帥之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卽一州之將知縣卽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精勤訓練于是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六 求恕齋

議者請分河北陝西等路諸軍若干人爲一將別置將官使之專功訓練其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及有差使量留羸弱下軍及剝員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餘禁軍皆制在將官臣愚以爲職事脩舉在于擇人苟得其人雖總管等皆能訓練不得其人雖將官亦何所爲此非徒無益兼復有害爲州縣及總管等官而于所部士卒不相統攝有如路人雖許差將下兵士而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羣盜猝至何以責其竭節守義不棄城窟或以酒食迎



賊以甲兵獻賊斂民財以賂賊者乎況戎狄傾國大舉長驅而來者乎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宜于沿邊腹內州軍量其大小緊慢大藩常留千餘人小州亦留數百人不得差發他往悉罷將官其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等官同共調舉教閱仍令逐縣各選有勇力武藝之人充弓手以守衛城邑討捕盜賊力足以守然後遇寇盜之至責其棄城等罪而誅之彼亦甘心矣

按通鑑熙寧三年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三求恕齋

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爲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于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

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二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乞開言路狀

略曰臣自到西京以來朝夕伏聽朝廷維新之政今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並置三衛管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三求恕齋

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諤乞令依保馬原立條限均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太學博士增置春秋博士使諸生肄業朝廷以非職而言各罰銅三十斤臣聞之悵然失望陛下臨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忠臣解體直士挫氣太平之功未可期也今二臣之罰既不可追伏望陛下如臣前奏論事無可取者寢而不問庶幾言者猶肯源源而來昨日進奏院遞到告身差臣知陳州今于一州之外言及他事亦爲越職然臣若不言則亦無所用于聖世矣



五月詔公起知陳州且令過闕入見

十五日謝御前劄子催赴闕狀

略云臣今月十五日平明接到御前劄子一道令

臣早赴闕廷者臣狂瞽妄言宜從誅譴曲荷開納

并以臣羸老過形矜恤蠖蟻命微無階報謝臣專

候陳州遠接兵士到即起發赴闕次臣無任瞻天

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二十三日到京師乞改求諫詔書

時詔百官言朝廷闕失榜于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

詔語中設六事以禁遏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三求怨齋

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

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

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后封詔草示公公曰

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唯不言言則入六事矣

略曰臣昨奉聖旨令人見于今月二十三日到京

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中間所云

六事臣以為人臣唯不言言皆可以六事罪之其

所言或于羣臣有所裒貶則可謂之陰有所懷本

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

危大計則可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

則可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

可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愁苦可憫則可

謂之眩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

矣是詔書求諫而終于拒諫也伏望聖明刪去中

閒一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

二十七日詔除門下侍郎力辭不許元豐五年官制

下平章事為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

是日中使梁唯簡賜手詔云賜卿手詔深體予懷更

不多免嗣君年德未高吾當同處萬務所賴方正

之士贊佐邦家想宜知悉再宣諭前日所奏乞引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三求怨齋

對上殿訖赴任其日已降指揮除卿門下侍郎切

要與卿商量軍國政事早來所奏備悉卿意再降

詔開言路俟卿供職施行辭第二劄子遂止不上

初公被門下侍郎召固辭不拜兄且引大義語之

曰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時可而違非進

退之正也公幡然就位方是時天下懼公之終不

出及聞此皆欣然稱且曰長者之言也宋史列傳

時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

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

二十八日請更張新法



略曰王公石不達政體變亂舊章陛下即政之初變其一二歡呼之聲已洋溢四表則人情灼然可知陛下何憚而不并其餘悉更張哉譬如有人誤飲毒藥致成大病苟知其毒斯勿飲而已矣豈可云姑少少減之俟積以歲月然後盡捨臣向曾上言教閱保甲公私勞費而無所用免役錢寬富而困貧以養浮浪之人使農民失業將官專制軍政州縣無權無以備倉猝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眾先宜變更捨非取是去害就利計無急于此六月四日乞以降拜先後立班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西漢書

略曰臣于前月二十七日準告身授臣守門下侍郎二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除知樞密院外門下中書侍郎左右丞同知樞密院事班次等並以除拜先後為次今月四日延和殿進呈竊見張璪等奏乞推臣在上臣以不才誤蒙朝廷拔擢置之執政之末已為忝竊况超越倫輩特出其右在臣愚何以克堪伏乞以新得聖旨以除拜先後為序在安燾之下

十四日乞申明求諫詔書

略曰前詔書止榜朝堂所詢不廣見者甚少臣愚

欲望聖慈除去中間一節仍乞徧頒天下或慮奏狀繁多難以親覽即乞降付三省委三省官看詳取其可取者用黃紙籤出再進入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

略曰光昨在洛中及至京師兩于河中遞次得所賜書值光治裝赴陳州忽忽事多久不脩報明懇必察其非疏懈也向承就移慶帥既踐世官復修舊治計堯夫必樂就職然士論所鬱鬱者猶多也今歲大暑異常邊地必稍愈更祈節慎不宣

七月二日看閱呂公著所陳利害劄子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西漢書

略云臣今月一日夜蒙降到呂公著劄子一道付臣看閱臣自公著到京止于都堂眾中一見自後未嘗有簡帖往來今公著所陳與臣所欲言者無異唯有保甲一事欲就農隙教習臣愚以為朝廷既知其為害于民便當一切廢罷臣續奏聞與公著劄子同封上

時公著入自揚州為尙書左丞

舊日參知政事之任

三日乞罷保甲劄子

略曰讀登極詔書戒敕邊吏令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場則此保甲保馬的實有何所用徒令



府界及五路農民不堪愁苦近者羣盜王冲乘保馬行劫又獲鹿縣保甲斫射毆傷提句孫文巡檢張宗師以下陵上大亂之源漸不可長有害無利較然明矣乞斷自聖志盡罷諸保甲使歸農依舊置耆長壯丁巡捕盜賊戶長催督稅賦保馬量給價錢分配兩驕驥院及諸軍其保甲中武藝已成之人收拾逐縣弓手內許蔭本戶田二頃免其二稅若本戶田不足聽蔭親戚田務在優假使人勸募

是月罷保甲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三

十四日乞降臣民奏狀

八月八日乞降封事籤帖

乞不貸強盜白劄子

十四日乞不貸故關殺劄子

九月三日乞省覽農民封事

十五日與呂公著同舉程頤

略曰臣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聖慈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

十月十七日乞裁斷政事劄子

略云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事無大小皆委執政垂拱仰成萬一羣臣有所見不同勢均力敵莫能相一者伏望陛下特留聖意審察是非唯是之從則羣臣莫敢不服不可使用人賞罰之權盡歸執政人主不得而專也

二十四日上議可劄子

十二月二日進孝經指解劄子

略云臣嘗撰古文孝經指解皇祐中獻于仁宗皇帝竊慮歲久遺失不存今繕寫爲一冊上進伏乞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三

少賜省覽

四日上革弊劄子

略云臣觀今日公私耗竭遠近疲弊其原大概出于用兵神宗皇帝以幽薊雲朔淪于契丹靈夏河西專于拓跋交趾日南制于李氏深用爲恥慨然有征伐開拓之志于是邊鄙武夫自謂衛霍不死白面書生自謂良平更生聚斂之臣掇拾財利自謂桑孔復出相與誘惑先帝于是制提舉官強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貨錢又驅獻畝之人爲保甲使捨耒耜習弓手又置都作院多造器甲又養保



馬使賣耕牛市馭駿而農民始愁苦矣部分諸軍無間邊州內地各置將官捨祖宗教閱舊制競爲新奇朝脯上場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坐列販賣增商稅色件及茶果而商賈始貧困矣又立賒貸之法誘不肖子弟破其家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致其子孫鄰保籍沒貲產不能賠償又增茶鹽之額賤買賣強以配民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教兵既久積財既多妄動深入曾未足威服戎狄而中國已重困幸遇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天球總齋

首戒邊吏毋得妄出侵掠凡征伐開拓之議皆已休息則此紛紛之法皆爲虛設今吏民上封事者千有餘章未有不及此數事者而猶因循不知改轍議者謂革弊不可倉猝當徐徐有漸此何異使醫治疾而日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源使盡也其爲醫者謀則善矣其爲疾者謀奚利哉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

略云光閒居十五年本欲更求一任散官守候七十卽如禮致仕久絕榮進之心分當委任田里凡朝廷之事未嘗挂慮況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誠不

意冒居此地蒙人主知待之厚特異于常義難力辭龜勉就職故事多所遺忘新法固皆面牆朝中士大夫百人所識不過三四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又爲世俗妄被以虛名不知其中實無所有上下責望不輕如何應副得及荷堯夫知待久望深督以所不及聞其短拙隨時示諭勿復形迹此獨敢望于堯夫不敢望于他人者也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天球總齋

宋景濂題司馬公手帖後云右公與范忠宣書一通藏楚郡龍雲從家雲從請題其後濂聞哲宗初立崇慶太后同聽政起公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忠宣亦從慶州召還爲右諫議大夫俄遷給事中此書正此時所遺其殆元豐乙丑之冬或元祐丙寅之春乎夫公自熙寧辛亥居洛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至是始司政柄故書中有閒居十五年之言公年蓋已六十有七新法方盛行小人附和者眾公度不可止遂絕口不言事故又有更求一任散官守候七十卽如禮致仕之言當是時章惇蔡確黃履邢恕等蛇蟠蚓結牢不可解公新自外至于然獨立故又有如一黃葉在



烈風中幾何而不危墜之言公之志爲可悲矣然  
公與忠宣素相知其居洛日忠宣方丐罷齊州之  
政判西京留臺乃同爲真率會則其志同道合固  
非一日之故熙寧之法又皆共怒其爲害而其設  
施或不同者忠宣則欲去其泰甚公則欲鋤刻而  
絕其本根雖書有隨時示諭勿復形迹之請二賢  
之見粹有未易合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故使之  
然歟公遺此書後僅及數月且觀化冥冥之中忠  
宣繼公爲左僕射務以博大開上心忠篤革士風  
四海方翹首望治曾未幾何頴昌之命亦遽下矣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三求恕齋

不亦重可悲夫闕此帖當知治亂之機所繫初不  
可以尋常簡牘視之也

十二日神宗附廟禮畢遷公正議大夫

公自以不與顧命辭不敢當五上劄子辭謝詔不  
許

是年范堯夫爲左諫議大夫公以親嫌爲言章惇曰  
臺諫所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  
及所舉之人見爲臺諫官者皆徙他官今皇帝幼  
沖太皇太后同聽萬幾當動循故事不可違祖宗  
法公曰純仁祖禹作諫官誠協眾望不可以臣故

妨賢者進臣甯避位九朝通略

按此乃章惇假託故事以阻撓正人之進耳使  
非宣仁獨斷曷由致元祐之盛哉

司馬溫公年譜卷七

三求恕齋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之七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之八

錫山顧棟高輯

吳興劉承幹校

元祐元年丙寅

公年六十八歲

公任門下侍郎

是年公作微言

序略云余少好讀書老而不厭然昏耄日甚不能復記暇日因讀諸子史集采其義與經合者錄而存之苦于秉筆之勞或但撮其精要注所出于其下欲知其詳則取本書證之命曰微言置諸左右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一求恕齋

時取觀以自傲且詔子孫涑水迂叟時年六十八

陳氏曰司馬光手鈔諸子書題其末曰余此書

類舉人鈔書然舉子所鈔獵其詞余所鈔覈其

意舉人志科名余志道德迂叟年六十八蓋公

在相位時也方機務填委且將屬疾而好學不

厭克勤小物如此所鈔自國語而下六書其目

三百一十有二小楷端謹百世之下肅然起敬

真跡藏邵康節家其諸孫迄守漢嘉從邵氏借

刻攜其板歸越今在其郡從姪遵古家

公始得疾

正月十四日癸卯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特令兩拜起居免舞蹈

公謝表云臣猥以瑣才預聞機政去春以後疾疹屢生入冬以來飲食漸少迨茲歲序之首頓覺筋力之衰拜起絕艱朝請殆廢欲避位則為罪益大欲就列則強力不前朝夕為眾目所觀啟處無措躬之地敢謂陛下特虧著定之儀曲遂形骸之便欲辭則力所不支欲受則自知非分踧踖心悸戰兢汗流

二十一日庚戌請假將治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二求恕齋

二十三日壬子朝廷差中使押醫官沈士安朱有章

楊文蔚陳易簡等每日到公家診視公上劄子辭

免

二十四日癸丑乞罷免役錢依舊差役

略云臣竊見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為姦欺又農民出錢難于出力凶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唯務多斂役錢積寬贖以為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



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願身自供役許  
擇可任者僱代唯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  
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卽  
乞如舊于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  
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尙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  
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  
縣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  
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敕務要曲盡  
初章惇取公所奏疏略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  
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于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三求恕齋

是蘇軾言于公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公曰于  
君何如軾曰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  
二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以來農出  
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雖聖人復起不  
能易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驅罷免役而  
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公不  
以爲然軾又陳于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  
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諍之甚力韓公不  
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公謝  
之范純仁謂公曰差役一事當熟講而緩行不

然茲爲民病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公持  
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  
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公又謝  
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唯衙前用坊場河  
渡錢僱募餘悉定差

初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  
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詣政事堂白光  
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綱目

時蘇子由爲右司諫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云  
惇與三省同議司馬光論差役事明知光所言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四求恕齋

事節有疏略差誤而不推公心詳議雷同眾人  
連書劄子一切依奏及旣已行下然後論列可  
否至紛爭殿上無復君臣之禮若使因此究窮  
利害立成條約使推行更無疑阻猶或可原今  
乃不候修完便乞再行指揮使諸路一依前件  
劄子施行卻令被差人戶具利害實封聞奏此  
不過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與司馬光  
爲敵但得光言不效則朝廷利害更不復顧又  
乞罷蔡京開封府狀云朝廷原限敕到五日內  
具利害擘畫申本州本州限一年聞奏奏到各



隨宜修改並無限定日期差撥今開封輒敢差人監勒于數日內蹙迫了當故意擾民以壞成法尙賴百姓久苦役錢乍獲復舊更無詞說不爾必致紛紜爲害不小又乞罷蔡京知真定府狀云京以臺諫劾奏乞請外任而宰相曲加庇蓋除京知真定府真定天下重鎮是宰相上欺朝廷下困臺諫云云此時宰相蓋指韓縝温公亦在內按章蔡用心本同欲因差役一事未便致民情怨恚得有隙以破壞元祐之政耳特章以權位相埒故敢忿爭蔡以官職尙卑惟事詔

司馬温公年譜卷八

五求恕齋

媚而温公不悟喜其順己此亦如介甫之喜惠卿陰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被子由一一指出此蘇氏智識過温公處

言行錄役法差募二議俱有弊吳蜀之民以僱役爲便公與荆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爾

按公不知僱役之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誠不免如蘇范二公所譏然議者謂保甲僱役百世通行荆公之法未嘗有弊則非也保甲僱役今日誠爲善政而荆公所設則斷斷不可行何則今日之保甲蓋不過如古比閭族黨相保相任

議查盜賊使不得容留匪類耳而荆公則使之披甲執兵教習戰陣在家有供億之苦前途有死亡之禍蓋與今日之爲保甲者萬萬不侔矣至吳中盛行僱役蓋亦聽民間之通融計置或其人自能充當則可不費一錢或本年安然無事雖恣愚亦可幸免未嘗預計一年之力役若干而一概斂錢且使貧弱下戶助之出錢也荆公之僱役蓋于兩稅之外別取庸錢耳豈可謂之無害哉

司馬温公年譜卷八

六求恕齋

二十八日供奉官劉永年傳宣司馬光見患在家特放正謝仍免赴景靈宮福寧殿謝恩

公上劄子辭云朝廷進以高位加之寵命榮動搢紳澤流苗裔豈可卽安私室專養沈疴不造王庭坐受圭組候臣思稍痊日止依十四十七日所降指揮減拜入謝

二月三日壬戌上論西夏劄子

略云伏見神宗皇帝以夏國主趙秉常爲臣下所囚興兵致討收其邊地建米脂等六寨皆孤僻單外難于應援然中國得之雖無所利虜中失之爲害頗多是以必欲得之前年嘗遣使者深自辨訴



請臣服如故其志止欲求復舊境于今爲計止有二策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何謂返其侵疆凡天子卽位蕩滌瑕穢小大無遺誠能于此踰年改元之際曠然推恩盡赦前罪元係夏國舊日之境並以還之豈得不鼓舞并蹈世世臣服者乎何謂禁其私市西夏所產不過羊馬氈毯茶菜百貨皆出中國舊制官給客人公據方聽與西人交易近歲法禁疏闊私市日夕公行西人雖不獲歲賜而公私無之所以得偃蹇自肆今責其累年之罪明敕邊吏嚴禁私市俟其公私困弊彼自屈服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七求恕齋

然須權時別立重法犯者必死無赦此事全在邊帥得人邊帥未盡得人此法恐未易可行不若前策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也

乞不禁絕私市先赦西人

略云臣前上言西人未服中國不能無憂妄上二策執政用臣下策止令禁私市又立法不嚴邊吏獲一漏百私市滔滔如故此適足激怒西人萬一微犯邊境或表牒中形不遜語至時朝廷轉難處置不若用臣上策早相彌縫時難得而易失不可忽也若更遷延則赦之無名此安危所繫若侯執

政論議僉同恐失機會

公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爲使用兵爲非時異議者甚眾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與公合眾不能奪議乃定

行狀

乞罷提舉官劄子

略云臣竊見天聖中諸路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唯河北陝西置轉運使兩員當是時官少民安事無不舉景祐初始復置提點刑獄或時置轉運判官尋復廢罷自王安石執政以來欲力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八求恕齋

後每事各置提舉官事權一如監司依勢立威舉錯率易天下籍籍皆由此來臣愚以爲宜盡罷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司刑獄平常兵甲盜賊事悉委提點刑獄管句仍選聰明公正之人爲之是去草者絕其本救水者回其原也

與呂晦叔簡

時公疾益甚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死不瞑目矣因在西夏之議未決公歎曰四害未除吾折簡與晦叔

略云自晦叔入都及得共事每與寮案行坐不相離未嘗得伸悃悞今不幸又在病告杳未有展覲之期其邑邑可知晦叔自結髮至仕學而行之端



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政平生所蘊不施于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慎默太過若此際不諍國事蹉跌則入彼朋矣願慎旃慎旃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囑于晦叔矣

論錢穀宜歸一劄子

略云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餘皆總于三司一文一勾他司不敢擅取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爲出詳度利害指揮百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故能倉庫充溢用度有餘自改官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九求恕齋

制以來備置尙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等三監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五曹及內外百官各具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戶部不得關預今之戶部尙書猶舊日三司使之任而左曹隸尙書右曹不隸尙書是天下之財分而爲二也譬如人家有財使數人主之互相侵奪人人得取而用財有增益者乎今縱未能大有更張且令尙書並領左右曹侍郎諸司支用錢物不見戶部符不得應付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如此則利權歸一天下之財

可得而理矣

隨乞宮觀表辭位不許

略云臣以病羸拜起及上下馬不得請假將治已及月餘日來大勢雖退飲食亦稍進然氣體疲乏自料筋力完復近亦數月遠則半年豈有執政大臣身據高位坐受厚俸既不趨朝又不供職養病于家之理乞除宮觀差遣一任以養衰殘伏望聖慈早賜開允

閏二月庚寅朔除守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舊日下侍郎舊日任蓋首相也三日壬辰朝命呂公著爲門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十求恕齋

公以病未任入謝三上劄子辭不許

時荆公已病弟和甫以邸吏狀示公適報司馬公作相公悵然曰司馬十二作相矣聞見錄

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

開邊隙神道碑

公作相日親書榜藁揭于客位日訪及諸君若觀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于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卽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



訟佩服改行至于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千  
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取官公議施行  
若在私第垂訪不許語及光再拜咨白容齋隨筆

追贈清河郡君張氏為潁川郡夫人

夫人為禮部尚書存之女公登朝封清河縣君及

為學士改郡君至是年除左僕射追贈潁川郡夫

人

焚黃祭文云夫人胄自德門無祿早世久同困約

不與顯榮朝推恩渥追錫嘉命魚軒翟茀燭耀重

泉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土求恕齋

是年改葬先令于洛陽

到墓祭文云闕塞之陽伊川之涓地形爽塏水脈

厚深唯靈去故就新永寧茲宅不驚不圯保固億

年

按公敘清河郡君云葬涑水先塋則公之祖父

皆葬陝州夏縣今祭文云闕塞伊川則為遷葬

洛陽無疑後公與子康卒又俱歸葬陝州不從

先人墓次則不可解矣

葬潁川郡夫人

啟殯祭文云旅宦飄飄家無常所構積未瘞久寓

西郊逢時之良遷就窀穸撤擯云始取道有期撫  
事悵然益增感悼

按清河郡君于元豐五年二月葬涑水而此云

云意當時或是權厝耳

乞黃庭堅同校資治通鑑

略云臣于去年九月奉旨令范祖禹及臣男康將

資治通鑑副本重行校定又奉旨送國子監鑲板

竊緣上件文字稍多范祖禹近差充修實錄官恐

日近校定不辨竊見祕書省校書郎黃庭堅好學

有文望特差令同校定所貴早得了當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土求恕齋

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

略云臣先于英宗皇帝時嘗采獵經史上自周威

烈王二十三年下盡周世宗顯德六年略舉每年

事編次為圖年為一行六十行為一重五重為一

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卷謂之厯年圖

上之以省煩文便觀覽臣又于神宗皇帝時受詔

修國朝百官公卿表臣依司馬遷法自建隆元年

至治平四年各記大事于上方書成上之有詔附

于國史今更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

二十二年略序大要以補二書之闕合為二十卷



名曰稽古錄欲繕寫奏御而私家少筆吏恐日近不能了畢竊見先有旨令范祖禹等校定臣所修資治通鑑伏望并上件稽古錄送到本局繕寫校對以次進讀仍令侍讀官隨文解釋則前王軌轍皆可概見

進稽古錄二十卷

表文略云臣光言竊以九州四海一日萬幾將察知民物之性情蓋布在文武之方策雖歷年多而舉其大要則用力少而見夫全功恭惟皇帝陛下富有春秋救寧方夏念終始典于學於緝熙單厥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三求恕齋

心延登老成親近觀講發論語章句探經藝之同歸誦寶訓丁寧憲祖宗之不易有本如是實惟濫觴惟稽古堯舜之舊章惟信史春秋之成法高山可仰覆轍在前載籍之編患乎太漫鑒觀之主日不暇遑敢用芟夷略存體要由三晉開國迄于顯德之末造臣既具之麻年圖自六合為宋接乎熙寧之始元臣又著之百官表乃若威烈丁丑而上伏羲書契以來悉從論纂皆有憑依總而成書名為稽古錄二十卷因仍書局繕寫奏篇茲冒昧以上陳助聰明之遠覽

此篇傳家集中不載見于稽古錄弁首後署銜云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臣某上進則當公居首相時元祐元年閏二月後也又文獻通考所載陳氏說亦云元祐初所上今案錄內分三種十一卷下帙至十六卷則自周威烈二十三年至周顯德六年公自注云臣于英宗皇帝治平元年所進麻年圖十七卷至二十卷則自宋太祖建隆之元至英宗治平四年公自注云臣于神宗皇帝時所進百官公卿表大事記首卷至十一卷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三求恕齋

論振濟

略云臣竊惟百姓流移之後散米煮粥民徒更聚而餓死官中所費多而民實無所濟伏覩近降朝旨令速行振濟乞更令指揮縣令佐體量鄉村人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8 頁之內



戶有關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報  
直行振貸仍逐戶計口出給麻頭大人日給二升  
小人日給一升令各從民便或五日或十日或半  
月一次齋麻頭詣縣請領縣司亦置簿照會俟夏  
秋成熟日據簿麻上所貸過糧令隨稅送納一斗  
只納一斗更無利息其令佐若別有良法亦聽從  
便要在民不乏食不至流移而已

三月乞撫納西人

衛尉丞畢仲游子公書

略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在不足故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圭求恕齋

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  
役錢變鹽法者是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今  
但廢罷諸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切掃去則向  
來用事于新法者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  
動上意雖石人猶將使動則向之廢罷者將復行  
矣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  
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  
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曉然知  
天下之餘于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然後  
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

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  
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  
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  
之可爲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開其父  
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  
公得書聳然然迄不爲慮

四月六日癸巳王介甫卒于金陵

按宋史哲宗本紀荆公薨于四月癸巳是月戊

子朔由戊子至癸巳爲四月六日

公與晦叔簡曰介甫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夫求恕齋

喜遂非遂至敗壞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矯其失革  
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更詆毀百端光  
意以爲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不識晦叔  
以爲何如

十三日辭接續支俸

略云臣以假滿百日自四月以後不敢勸請俸給  
聞近有聖旨特再給臣寬假將治其俸給等接續  
支給臣自今年正月二十一日以病在朝假至今  
不管本職公事已及一百一十餘日入覲之期未  
能自定竊以百日停俸著在舊章况臣當表率百



僚豈敢廢格伏望住支候參假日依舊

按公以正月二十一日請假連閏計至四月十三日爲一百十二日

十五日壬寅朝命呂公著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與同上合兩省爲一疏

略云臣等聞三王不相襲禮國家設官分職張立治具不媿漢唐何必循其陳迹而失當今之宜也謹按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尙書始重矣及魏武初建魏國置祕書令尙書奏事文帝改祕書爲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七求恕齋

中書自是中書親近而尙書疏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待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降及南北朝大抵皆循此制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爭論故使兩省先于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沿至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唐末以內臣領樞密使參預朝政五代改用士人其權重于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專主文事參知政事佐之樞密使掌武事副使

佐之自是百有餘年官司相承中外安帖文書簡徑事無留滯神宗皇帝以唐官職繁冗欲革而正之誠爲至當然但當據今日之事實刪去重複不必依唐之六典分令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尙書施行也凡寺監及州縣一切申尙書省尙書省送中書取旨中書得旨送門下省覆奏畫可然後翻錄下尙書省尙書省復下六曹方符下諸處以此文字繁冗行遣迂回困于留滯又本置門下省欲以封駁中書樞密院若令舉職須日有駁正執政大臣遂或不協近日中書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不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夫求恕齋

送門下則門下一官殆爲虛設臣等願共商量欲依舊令中書門下通同職業每有政事差除及臺諫官章奏三省通同商議同共進呈其政事有差失封還詞頭又兩省諫官皆得論列則號令之出亦不爲不審慎矣如此則政事歸一吏員不冗文書不繁行遣徑直于事務時宜斯爲簡便

按哲宗本紀申公爲僕射在四月壬寅是月戊子朔至壬寅爲十五日

言行錄云官制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爲取旨之地門下尙書奉行而已公曰三省均輔臣自後



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非有故日聚爲故事

乞令六曹長官專達

略云今尙書省事無大小皆決于僕射僕射自朝至暮省覽文書精力疲敝而于經國之大體不暇精思而熟慮非朝廷責宰相之意也竊以六曹長官古之六卿事之小者豈可不令專達臣等欲乞今後凡有詔令及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尙書省者侍郎籤過尙書判準應奏上者直奏上應行下者直行下即未得允當者委侍郎尙書改判事之可否皆決于本曹長官更不經由僕射左右丞或事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元求恕齋

乞令三省諸司無條方用例

略云舊例只是前官所行豈足永爲後法近歲三省及百司多用例破條諸色人亦多攀援體例希求恩澤欲令今後凡有正條者並須依條無條方許用例前例若是所當遵行前例若非即宜釐革進呈上官均奏乞尙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尙書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白劄子尋得依

略云尙書省事不至大者並委長官專決應奏上者奏上應行下者行下若事體大非六曹所能專決者即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同商量或送中書取旨或直批判指揮所有常程文字並只委左右丞事體稍大及有所疑者方與僕射商量同批判乞令六曹刪減條貫

略云法貴簡要近歲法令繁多六曹條貫至有三千六百九十四冊寺監在外諸司敕令格式亦一千餘卷雖強力精敏者不能徧觀覽況于備記而必行之今欲特降指揮下尙書六曹委長貳郎官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元求恕齋

看詳本曹條貫有全無義理防禁太繁難爲遵守者盡令刪去唯取紀綱大體切近事情者作木司條貫限兩月申奏施行

請科場仍用經義及設經明行修科

略曰隋唐設明經進士兩科而進士日隆明經日替所以然者以明經專取記誦不詢義理有司務離經析注多方以誤之是致舉人自幼至老腐唇爛舌虛費勤勞至于賦詩論策取進士專摘其落韻失平仄偏枯不對蜂腰鶴膝以爲進退是致舉人專尙詞華不根道德其中或游處放蕩容止輕



儂言行醜惡者不能無之神宗皇帝深鑒其弊于是悉罷賦詩及經學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此誠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又黜春秋而進孟子廢六藝而尊百家但考核文學不勵德行此其失也今國家大議科場制度臣以為莫若以先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為一科立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為九經春秋止用左氏傳公穀陸渾等說並為諸家孟子止為諸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以上皆須習孝經論語又每歲委升朝文官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三求恕齋

保舉經明行修各一人若所舉違犯名教必坐舉主無赦如此士皆慎擇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唯懼玷缺外聞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第一場先試孝經論語大義五道內孝經一道 第二場試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論語四道 第三場試論二道 第四場試策三道 皆問考策之書內出題一于歷代正史內出題 日方依解額定去留編排高下經明行修舉人別作一項其推恩注官及異時選擇清要比進士特加優異如此舉人皆尊尚經術旁覽子史而又能

有行義豈不賢于今日之所取乎今乞復詩賦者皆向日老舉人不習經義故為此說動搖科場至明法一科若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日誦徒流斬絞之書令為士之日已習成刻薄殆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伏乞以臣所奏委他執政詳定施行

按唐宋明經不過帖書墨義端臨馬氏云曾見呂許公夷簡應舉試卷因知墨義之式蓋十餘條有云作者七人矣請以其名對則對云七人

某某也謹對有云見有禮于其君者如孝子之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三求恕齋

養父母也請以下文對則對云下文曰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謹對有云請以注疏對者則對云注疏曰云云謹對有不能記憶者則只云對未審大概如兒童挑誦之狀故自唐以來賤其科不肯就王荆公特令士子就經文作大義蓋于其中發揮義理不啻倚記誦較詩賦則為近本原較明經則更發揮有文采即今日八股所自始誠百世不易之法也荆公溫公俱同此見 又按溫公不喜孟子故集中有疑孟此云孟子



止列諸子更不試大義蓋猶此志也范堯夫謂  
溫公曰孟子恐不可輕黜亦猶六經之春秋矣  
溫公從之

二十四日舉張舜民等充館閣

略云臣竊見奉議郎張舜民材氣秀異讀書能文  
剛直敢言竭忠憂國通直郎孫準學問優博文辭  
弘贍行義無缺久淹下僚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劉  
安世才而自晦愿而有立力學修己恬于進取其  
人並堪充館閣之選如後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  
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三

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自警

龔深之言公作相除李公擇爲戶部尙書門人問  
曰公擇文士恐于吏事非所長公曰天下謂朝廷  
急于利久矣舉此人爲戶部使天下知朝廷意且  
息貪吏聚斂措刻之心同上

公爲相欲知選事問吏部欲知財利問戶部凡事  
皆與眾人講求便者存之不便者去之此天下所  
以受其惠也范祖禹上  
哲宗疏

五月二日戊午尙書省劄子光所患已安唯足瘡有  
妨拜跪不候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

許乘輜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尙書省治事  
按本紀是月丁巳朔

辭三日一至都堂劄子

略云臣伏觀今月二日聖旨聞命震恐無地自處  
竊念臣臟腑雖安飲食如故但兩足無力瘡口未  
合步履艱難拜起不得以此未果朝參至于數日  
一至政事堂乃唐世以來宿德元老高年有疾朝  
廷尊禮特降此命豈伊微臣所敢倫擬況臣自正  
月二十一日請朝假至今百三十餘日豈有未見  
君父輒赴省供職況臣于病中除左僕射雖累具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三

劄子辭免未蒙開允方俟觀天顏面陳至懇豈可  
遽治尙書省事伏望聖慈俟痊可日與諸執政一  
例供職

按公自正月二十一日請假連閏計至五月初  
二日爲一百三十二日

四日庚申又蒙聖旨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仍令閤  
門告示許肩輿至內東門外令男扶掖至小殿引  
對特免起居令引見前一日聞奏  
辭入對小殿劄子

略云臣奉今月二日聖旨以恩禮太優不敢輒當



今于四日又奉聖旨許肩輿至內東門外令男扶掖至小殿引對如此則禮數太重尤不敢當富弼三世輔臣德高望重神宗皇帝故特制此禮豈臣敢與爲比況親屈乘輿特御小殿以臣勤君其罪至大決不敢受只候垂簾日于延和殿引見并乞上殿然事有不得已者臣卽日上下馬不得及足上有瘡深惡馬汗欲乞許權乘小轎子至常時下馬處下轎子并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候痊安日皆復舊規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三求恕齋

三省同奉聖旨令乘轎子至崇政殿門外于延

和殿垂簾日引對餘並依前降指揮

十二日戊子于延和殿入見辭免左僕射之命不許辭男康章服劄子

略曰臣以兩足無力拜起不得特許令臣男康上殿扶掖臣既不得請臣男復賜章服父子忝竊誠不自安所有臣男恩命乞賜寢罷乞與諸位往來商量公事劄子

略曰臣近奉聖旨許乘轎子三日一次至都堂聚議伏緣三省樞密院各有職事難以臣故必令三日一聚議去歲曾有指揮遇暇日有公事許于東

西府聚議其東西府近北舊有便門臣欲乞于近南更開一便門許乘小竹轎子往諸位商量其執政有欲商量公事者亦許來臣本位更不一一奏聞

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亦僦舍以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備持于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洩元豐初始建東西二府于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爲四位俗謂之八位裕陵幸尙書省回營特臨幸駐輦環視久之時張侍郎文裕以詩賀宰執元參政厚之和云黃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三求恕齋

閣勢連雙鳳闕紫樞光直右銀臺蓋東府與西闕角相近西府正直右掖門也 石林詩話

按宋史神宗本紀熙寧三年庚戌九月癸丑作東西府以居執政石林云元豐蓋誤也詳在荆公年譜中中書居東府門下居西府是時呂申公爲中書侍郎而公爲門下侍郎故欲于兩府近南開一便門以通往來也厥後公薨于西府此時蓋挈家移入荆公有遷入東府謝表云轆車府之旁牽載其帑重移饗官之烹割侑以鼓歌卽此可見徽宗崇寧以後京卞執政宰相例



賜第京師兩府又成虛設矣

二十日乞不帖例貸配

略云伏見從來命官犯罪大理寺既依法定斷更令刑部檢例朝廷依而行之謂之特旨夫既稱特旨當臨時斷在朝廷若先令刑部帖例朝廷依此施行乃是輕重之權反在有司也欲今後命官犯罪大理寺定斷委刑部看詳具狀申中書省百姓犯大辟罪大理寺定斷委刑部看詳具狀申門下省俱不帖例委中書門下省官相度情理輕重同共商量臨時擬定或依法或貸命編配取特旨施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毛求恕齋

行

六月十二日乞進呈文字劄子

略云臣今月十八日合至都堂遇其日垂簾乞許臣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令臣男康隨入遇拜時扶掖仍乞自今後準此中使徐湜傳聖旨且令入都堂尙書門下省治事所有入殿起居且願養筋力直候秋涼引對所有元上劄子今卻令封還并賜食二台乞官劉恕一子

略云臣受敕編修資治通鑑首先舉恕同修恕博

聞強記尤精史學十國五代之際羣雄競逐九土分裂歲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自未死之前未嘗一日捨書不修今臣等皆蒙天恩獨恕一人不得霑預良可矜憫乞如劉攽等所奏除恕一子官使平生苦心竭力不爲虛設乞罷保甲招置長名弓手

略云竊見府界及三路保甲雖罷團教猶冬教一月臣以爲不若盡罷之便何則鄉村無賴子弟乍入城市聞見紛華自恃身爲保丁坐索本家供給飲博遊蕩習以成性今雖罷團教不肯復歸南畝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毛求恕齋

既家藏利兵又身挾武藝由是邀結黨友羣行政劫州縣不能制父兄不能禁所以數年來年不甚饑而盜賊縱橫入縣鎮殺官吏儻不幸遇蟲蝗水旱將若之何以臣愚見莫若盡罷保甲每若干戶置長名弓手一名與免戶下租稅差徭務爲優假使人欣慕多置節級及指揮使等名目以爲賞功資級每捉殺到強盜一人即以次遷一級如此則本縣勇健之士見前出官之望應募必多勇健既充弓手其餘懦弱雖爲盜亦不足患又凡爲強盜者不肯于本管地分作過蓋恐累及本地捕盜



人無所自容故也其本地捕盜人往往莫肯發舉其賊發地分捕盜人雖欲擒捕又莫知其處官中雖立三限科校終無所益由此共為掩覆若變主懦弱則多方抑塞不令聲賊變主強梁則共賂所失之財勤和使休是致羣盜益無忌憚又告捕得賊多被賊人讎報焚燒莊舍屠害老小其實錢豈宜留滯而往往為州縣沮難使之解體欲乞今後捕盜官役更不立三限科校只以擒賊多少論其功賞若敢隱蔽從重治罪又每州各借官錢數十貫專充告捕賞錢每獲強盜當日支給即移牒出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三求恕齋

賊州縣捕盜人科以不覺察罪籍沒賊人及窩藏家財產償所支賞錢其尤強惡賊人朝廷特于常法外多立賞錢者不在此例若果行此法則既免教閱勞費之患無賴子弟又有所歸投勇健之士見前有仕進之望爭討賊立功不待教閱而弓手武藝自然不敢衰退不須點差而鄉兵自足賊發地分捕盜人不知賊處免虛受刑責出賊地分為累及身不敢蔽匿被盜之家無人抑塞有所伸訴賊盜窮窘無所容身稍冀衰息矣

七月乞設十科舉士法

略云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于此而短于彼雖皋夔稷契各守一官況于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于挾私難服眾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乞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二曰節操正方可備獻納科舉有三人皆無官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此科亦許於精以上武臣舉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皆無官皆無官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有官無官皆無官皆無官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術科有官無官皆無官皆無官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九日善皆無官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十日鍊習法令能斷請官人十曰鍊習法令能斷請官人十一曰鍊習法令能斷請官人十二曰鍊習法令能斷請官人十三曰鍊習法令能斷請官人十四曰鍊習法令能斷請官人十五曰鍊習法令能斷請官人十六曰鍊習法令能斷請官人十七曰鍊習法令能斷請官人十八曰鍊習法令能斷請官人十九曰鍊習法令能斷請官人二十曰鍊習法令能斷請官人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三求恕齋

乞令監司州縣各舉案所部官吏  
略云一路一州官吏眾多儻未指定合覺察事件



致寬則一切不問急則濫及無辜又不可但令覺  
察有罪不令舉薦賢才今欲立舉薦四條一曰仁  
惠二曰公直三曰明敏四曰廉謹按察四條一曰  
苛酷二曰狡佞三曰昏懦四曰貪縱凡監司州縣  
于所部內皆得以此八條舉按官吏

乞進呈文字第三劄子

略云臣于前月十二日參假以來兩具劄子奏乞  
隨執政于延和殿進呈文字皆蒙聖恩封回令候  
秋涼陛下矜愛微臣誠至深至厚然中心委細無  
由一一面陳實內自愧懼臣自體當近日以來病  
勢亦似更減步履比向時稍輕欲乞于今月八日  
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取進  
止

乞不拒絕西人請地劄子

略云臣近具劄子奏乞于今月八日隨執政于延  
和殿進呈文字復蒙聖慈封回然臣區區之心所  
以欲于八日入對者竊見夏國宥州有牒差人謂  
關計會所侵疆土城寨竊慮其日進呈此邊鄙安  
危之機不可不察臣自今年二月累曾上言乞因  
新天子即位西人恭順之際赦其罪戾無何臣在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至求恕濟

病假不得面論遷延至今虜已遣使直求侵地辭  
意淺慢前所議詔書已不可下然陛下爲天下主  
寧爲百姓屈己少從所請以舒邊患不可激令憤  
怒致興兵端何則靈夏之役本由我起今既許其  
內附若靳而不與彼必謂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  
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不得已  
而與之其爲國家恥無乃甚于今日乎竊慮進呈  
之際羣臣猶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不毛無用  
之地使兵連不解爲國家無窮之憂伏願決自聖  
心爲兆民計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至求恕濟

是時文彥博意與公公合會夏主秉常卒遣使來  
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  
樂陷執民當盡以給還

八月六日辛卯詔常平倉依舊法罷青苗錢

略云常平倉法豐歲添價收糴凶歲減價出糶物  
價常平公私兩利此三代良法也熙寧初執政盡  
將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置提舉  
官以督之坐此錢貨愈重穀直愈輕朝廷深知其  
弊故罷提舉官令將累年蓄積盡作常平倉本依  
舊法施行今欲特降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兼有



此糶本之時委豐熟州縣多添錢數廣行收糶其南方卑溼地難以久貯者候價稍增卽行出糶不得令積壓損壞仍令州縣將十年以來斛斗價分定三等若價及下等而不收糶價及上等而不出糶及收貯不如法變轉不以時致有損壞并監官不逐日入場致壅滯糶人戶並取勘施行如能用心及時糶糶者量與酬獎所費官吏各各用心州縣皆有儲蓄雖遇荐饑民無菜色又得官中所積之錢稍稍散在民間可使物皆流通

八日癸巳薦鄆州處士王大臨除太學錄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三求恕齋

乞約東州縣不得抑配青苗錢

略云先朝初散青苗錢本爲利民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名爲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句集或排門鈔劄亦有無賴子弟設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僞請去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較天下莫不欣戴昨于四月二十六日有敕命令給常平錢穀限二月或正月竊慮州縣多不曉朝廷之意將謂卻欲廣散青苗錢多收利息嚴行督責一如未罷提舉官時今欲續降指揮下諸

路提點刑獄司今後州縣只將常平倉錢穀依舊法趁時糶糶其青苗錢更不支俵所有舊欠二分息盡皆除放元支本錢隨見欠多少分作料次令隨稅送納

所舉孫準有罪乞自劾

略云臣先舉孫準行義無缺堪充館閣之選近聞準與妻家爭訟罰銅六斤臣奏乞連坐責降伏蒙聖慈批還伏緣臣舉狀稱準行義無缺今準聞門不睦妻妾交爭是行義有缺于臣爲貢舉非其人臣近奏十科或有不如所舉其舉主從律科罪雖見爲執政亦須降官示罰豈可身自立法而首先犯之乞如臣前所奏施行所貴率厲羣臣審慎所舉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三求恕齋

八月二十一日丙午辭大禮使

略云臣先奉敕充明堂大禮使臣自去冬患腳膝無力至今正月下旬全妨拜起遂請朝假至今首尾八箇月幸蒙聖恩每次朝見許臣男扶掖將來饗明堂在上帝前不可使人扶掖又隨皇帝陟降拜伏必恐未能一一如禮伏望聖慈別賜差官充大禮使



按公以正月二十一日請假此云首尾八箇月連閏計已到八月二十一日矣公薨在九月朔日明堂禮成不賀則此時距其薨之丙辰僅十日耳公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歟

二十四日辭明堂宿衛

略云臣先奉聖旨明堂特與免侍祠攝事導駕及稱賀陪位止令宿衛在于人臣恩禮優厚無以復加然臣近日患左足掌底腫痛全然履地不得跬步不能行未知痊愈之期將來明堂宿衛亦恐祇赴不得伏望聖慈特賜矜免乞恩不已慙懼無地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美求恕齋

辭提舉修實錄

略云臣自受命以來以衰羸多病罕曾到局供職近又患左足腫痛不能履地日甚一日未有痊愈之期所有修神宗皇帝實錄伏乞別賜差官提舉九月丙辰朔公薨于西府

時兩宮虛己以聽公為政公亦自見言聽計從欲以身殉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孔明食少事煩以為戒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歿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

當世要務太皇太后哭之慟與帝臨其喪輟視朝三日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弔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爭遣人購之京師畫工有致富者

公病亟猶肩輿見呂申公議改都省臨終牀簣蕭

然唯枕閒有役書一卷故申公為輓詞云漏殘餘

一榻曾不為黃金

談圃

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于財利紛華如惡惡臭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美求恕齋

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毋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厯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昏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非食以終其身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厯年圖七卷通厯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



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玄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楊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詔目三卷書儀一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于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公歷事四朝皆為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誦孟子之言曰責難于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益有意復用公也公亦識其意故為政之日自信而不疑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毛求恕齋

嗚呼若神宗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若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

行狀

公所服之衣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公之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其衾之首及寢疾西府治命斂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于物澹無所好惟于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

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經曰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復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于天性自以為適不勉而為與二范公為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于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惟至誠故也

范澤夫撰  
布衾記

黃文獻公撰白雲許先生墓誌曰其觀史有治忽

司馬溫公年譜卷八

毛求恕齋

幾微若干卷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蓋以為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幾故附于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義也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之八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後

錫山顧棟高輯

吳興劉承幹校

元祐元年丙寅九月丙辰朔公薨于西府

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泣不已時方躬祀明堂

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三日

贈太師溫國公祔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

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賜諡文正見行狀

范忠宣公純仁祭文二十九日甲申見本集

烏庠天胙有邦昇之元龜篤生我公為世父師夷

司馬溫公年譜卷後

一 求恕齋

齊之清淵鸞之德子產之惠叔向之直人有其一

足以成名公兼眾德乾乾不寧九流百家金匱石

室鉤索沈隱裁其失得根柢治亂經綸皇極作為

文章有書秩秩實圭大裘望之肅然冬陽夏冰赴

者爭先仁英兩朝煌煌厥聲國有正人折姦于萌

在苒者木求直于繩我公盡規君心則寧赫赫神

考體貌有德公獻其可嚴嚴翼翼言有未用不敢

愛爵深衣幅巾歸休于洛公則休矣四方顛顛君

子野人泊于他邦聞風懷歸于父于兄天施不齊

或怨寒暑公獨何施四海一譽元豐之末國有大

事穆穆文母佑我聖嗣爰立作相媚于神人我公

在廷其重千鈞士賀于朝民歌于塵農慶于野兵

休于邊煥爾慄寒養其飢屏無疢于肌無莠于田

培其本根枝葉則茂豈曰我作憲章唯舊於赫聖

考左右上帝休公于家實遺聖子卷耳思賢夙夜

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之去來人之戚媿非

人戚媿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為之某以不才

辱公知人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唯公我知洞達表

裏采其所長謂或可使申固義好正山不移匪我

則然公實取之泚泚清洛獨樂之園嘉藥春敷脩

司馬溫公年譜卷後

二 求恕齋

竹夏寒清酌脩然我招我從琅琅嘉言有銘在躬

朝聽過寶備位樞機入與國論獲親風規六七年

閒為益不貲私祈白首從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既

遭疾庶幾有瘳卒相王室國祠既誓公以喪聞我

心之悲不獲走門入哭于室公既大歛終天永違

不見一面人生有死如旦暮耳曾子將沒知免而

喜公身既修公志既畢既壽令終無一或失有如

公者古今萬一我每念此紆心之悲猶有鬼神實

聞我辭烏庠哀哉

蘇文忠公賦祭文見本集



烏序百世一人千載一時唯時與人鮮偶常奇公  
 事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唯天我知厚陵之初  
 先事而規帝欲得民一尊無私母子之閒莫如孝  
 慈人所難言我則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蒼龜專談  
 仁義輔以詩書枉尺直尋願公少卑公曰天子舜  
 禹之姿我若言利非天誰欺退居于洛四海是儀  
 化及豚魚名聞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  
 石唯公所為公亦何為視民所宜有莠則鋤有疾  
 則醫問疾所生師老民疲和戎上策決用無疑此  
 計一定太平可基譬如農夫既畚既耨投種未粒  
 司馬溫公年譜卷後 三求恕齋

矧獲而吹賓客滿門公以疾辭不見十日入哭其  
 帷天為雨泣路人垂洟畫像千家飲食必祠矧我  
 眾僚左右疇咨共載一舟喪其楫維終天之決寧  
 復來思歌此奠章以侑一卮烏序哀哉

哲宗再遣使詔其孤康又遣大臣諭指俾奪遺命從  
 官葬命入內內侍省供奉官李永言乘驛至涑水  
 相地卜宅此照錢牧齋初學集中所載當必有據  
 而坡公行狀則云命戶部侍郎趙瞻入  
 內內侍馮宗道護其喪歸葬與此小異存參  
 省押班

十月甲午掘壙  
 發陝解蒲華四州卒穿土復上方百工為葬具復

命公從子富提舉之  
 十二月丙戌墓成  
 元祐二年丁卯正月辛酉葬公于陝西陝州之夏縣涑  
 水鄉

元祐三年戊辰上敕翰林學士蘇軾撰神道碑文文繁不錄  
 上親為篆字以表其首曰忠清粹德之碑  
 范蜀公鎮誌其墓 文全載 見名臣琬琰之集

公諱光字君實自兒童時凜然如成人至既沒其  
 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當世要務已上墓誌全文悉取蘇文忠公所撰司馬公行狀惟刪去行狀所載公論交趾貢異獸蘇轍舉直言及經略安撫使便宜

司馬溫公年譜卷後 四求恕齋

從事非永世法充媛董氏追贈非命典并言太皇  
 太后有所取用當如上所取西戎遣使致祭邊臣  
 生事及言用宮邸省直非平日法等六七事皆行  
 狀全文故不復載錄獨錄范公所序而銘之銘文云

翰林學士蘇軾狀公如此蓋直記其事俱鎮所目  
 擊足以示後世者鎮與公出處交游四十餘年如  
 一日公之所以在家如在朝也事必稽古而行之  
 動容周旋無不在禮嘗自號為迂叟而親隸書以  
 抵鎮曰迂叟之事親無以逾古人能不欺而已矣  
 事君亦然今觀公得志澤加于民天下所以期公  
 者豈止不欺而已哉且約鎮生而互為之傳後當



作銘公則爲鎮傳矣鎮未及爲而公薨烏虜鎮老矣不意爲公銘也銘曰

於穆安平有魏忠臣更六百年有其元孫元孫溫公前人是似率其誠心以佐天子天子聖明四世一心有從有違咸卒用公公之顯庸自我神考命于西樞曰予耆老公言如經其或不然帝獨賢公欲使並存公退如避歸居洛師帝徐思之既克知之知而不以以遺聖子唯我聖子協帝神母人事盡矣天命順矣如川之迴如水之開或蹈其機豈人也哉公亦不知日是唯天二聖臨我如山如淵

司馬溫公年譜卷後

五求恕齋

初蜀公所作銘詩云

天生斯民乃作之君君不獨治爰畀之臣有忠有邪有正有傾天意若曰待時而生皇皇我宋盛器之重十年萬億海內一統而熙寧初姦小淫縱以朋以比以閉以壅乃于黎民誕爲愚弄人不聊生天下詢詢險詖偷猾唱和雷同謂天不足畏謂眾

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而敢爲誕慢不恭赫赫神宗洞察于中乃竄乃斥遠佞投凶誅鋤毒方復任公奄棄萬國未克厥終二聖繼承謀謨輔佐乃曰斯時非公不可召公洛京虛心至誠公至京師朝訪夕諮公既在位中外咸喜信在言前拭目可觀日親萬幾勤勞百爲盡瘁憂國夢寐以之曾未幾月援溺振濁事無巨細悉究本末利與害除賞信罰必曰賢不肖若別黑白者哲俊又野迄無遺元惡大慙去之不疑無有遠近風從響應載考載稽名實相符天胡不仁喪吾良臣天實不恕喪吾

司馬溫公年譜卷後

六求恕齋

良輔烏虜公乎而不留乎山岳可泐也公之意氣堅不可奪也江海可竭也公之正論浚不可遏也烏虜公兮時旣得矣道旣行矣志亦伸矣而壽止于斯哀哉哀哉

此蜀公初所作銘也其辭峭峻公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之福遂易今銘並見

按公薨日正當宣仁秉政羣賢策進之時而坡公之言已如此蓋當創鉅痛深之後也然銘文之體自可不必



是年又命內侍省供奉官李永言起樓于墓之東南樓之大制基極相距凡四丈有五尺上為四門門為二廡下為二門門為一城複閣周于碑迴廊環于閣緣垣四起為之蔽衛凡七月而畢事土木金石朽壤丹雘之工總會一萬六千有奇而所損之數稱是

宋史本傳公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納之乃止

元祐五年庚午六月丁酉公子康卒

司馬溫公年譜卷後

七求恕齋

康自居公喪居廬蔬食寢于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謁賜優告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者以待曰得一見天子極言而死無恨使召醫學積于充積老矣鄉民間之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者日夜不絕積遂行至則不可為矣年四十一而卒

見琬琰集范太史祖禹所撰墓誌

公在洛應用文字皆出范濬夫手一日謂公休曰此子弟職豈可不習公休辭不能濬夫曰請試為之當為政竄一再撰成已可用濬夫喜曰未有如此子好學也公事無大小必與濬夫議至于家事

公休亦不自專問于濬夫而後行公休之卒濬夫哭之慟挽詩云鮑叔深知我顏淵實喪子

晁氏客語

十一月甲申葬陝州夏縣文正公墓次朝廷特贈右諫議大夫遣將作監丞張濬督運木就護殯葬官給錢百萬遣中使弔問妻子賜錢五十萬又賻錢三十萬布帛有加既又遣內侍問行日賜白金五百兩助襄事

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謂康素以邵伯溫為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既至官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聞之力學

司馬溫公年譜卷後

八求恕齋

不懈卒有立于世

宋史邵伯溫傳

紹聖元年甲戌夏四月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惇之被召也陳了翁璿時為通判道謁之惇聞璿名邀與同載詢以當世之務璿因問曰天子待公為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無急于此璿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望惇厲色曰光不纂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璿曰元豐之政本異熙寧則先志固已改而行之溫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



以紛紛至于今日為今之計唯當網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為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也辭辨淵源議論勁正惇雖忤意亦頗驚異留環共飯而別見言行錄

張氏無垢曰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恥孝友文章為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

司馬溫公年譜卷後

九求恕齋

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云張無垢撰劉元城盡言集

秋七月奪公及呂公著贈諡

時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詔光及公著各追所贈官并謚告及追所賜神道碑額仍下陝西鄭州各于逐官墳所拆去官修碑樓及倒碑磨毀奉敕所撰碑文訖奏

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斲棺戮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監察御史常安民上言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諡為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于公論乎安民尋亦補外

紹聖四年丁丑二月追貶公為清遠軍節度副使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為姦邪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沮遂追貶

司馬溫公年譜卷後

十求恕齋

三月詔中書舍人蹇序辰等編類公等章疏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訓譴宗廟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至淪棄願選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戒章惇蔡卞請即命序辰等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摺拾附著纖悉不遺

群昂林自乞毀資治通鑑板  
太學博士陳瑾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



訓于是林自駭曰此豈神考親製耶瑾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考少年之文爾瑾曰聖人之學得于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自辭屈媿歎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學士置板高閣不復敢議毀矣

四月又追貶公為朱厓軍司戶參軍

元符三年春正月哲宗崩徽宗即位

五月追復公等三十三人官

從韓忠彥之言也

崇寧元年壬午復追貶公等四十四人官

司馬溫公年譜卷後

士求恕齋

諫議大夫彭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黜削案籍俱存但可據以行不必俟指名彈擊于是公等四十四人復貶奪有差

詔籍元祐元符黨人

公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

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

時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公及文彥博呂公著等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

崇寧二年癸未九月令州縣立黨人碑

蔡京又自書姦黨為大碑頽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俱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媿之

崇寧五年丙戌正月毀黨人碑

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達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

司馬溫公年譜卷後

士求恕齋

靖康元年丙午二月除黨籍學術之禁

復贈公為太師還賜諡

建炎元年詔配饗哲宗廟庭詔罷觀文殿大學士贈太師蔡確配享以公代之

見文獻通考

紹興十五年秦檜當國

七月禁私史公曾孫司馬伋遂言涑水記聞非公論著之書時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焚之

理宗寶慶二年圖像于昭勳崇德閣

度宗咸淳元年從祀孔子廟廷

宋鑑

皇統八年戊辰夏邑令王廷直建祠修復



廷直自記曰紹聖閒仆温公墓碑而磨其文靖康復公官爵欲追立而未暇迄今五十餘年蕪之深土毀滅朽漫不傳于世天眷有德乃生杏樹一枝于碑座龜趺之側蟠枝屈盤春花夏實廷直以皇統戊辰秋八月行令夏臺問諸守僧圓真訪得舊本于公會姪孫曰作日通之家命工刊模碑面穴隙不可鑿磨碑陰碎裂閒實以土蓋初仆時自龜而上推撲使然也欲別選鉅石作豐碑則又無大葬時朝廷物力公會姪孫作曰不若橫碑作小段而模立之則龜杳不損後之人知其異焉因斷碑

司馬温公年譜卷後

三求恕齋

而爲四額一跋一共六石僧法洪率闔邑僧院咸出資助之圓真又出私帑于墳院法堂之後設堂以祀公置碑石焉號曰温公神道碑堂

見通志

按皇統金熙宗年號八年戊辰正當宋高宗紹興之十八年距紹聖仆碑時計五十有五年矣元皇慶二年壬子平章政事察罕繪圖并修復之碑使廣平程鉅夫爲序

序曰公之墓碑仆于羣儉之口而斷碑之隙有杏生焉金皇統閒夏邑王令建祠修復老杏迄今二百餘年矣白雲翁家與之鄰益封殖皇慶之元翁

爲平章政事出所繪圖及修復之碑使廣平程某序之鉅夫序所謂夏邑令王者壽春王廷直金皇統閒夏邑令也白雲翁者元平章察罕也

見程鉅夫集老杏圖詩序

按皇慶元仁宗年號是年壬子距宋紹聖元年甲戌仆碑計共二百十九年

皇慶二年癸丑詔從祀孔子廟廷

距公卒時元祐元年丙寅共二百二十八年

按公從祀于宋度宗咸淳元年是時宋方播遷元一統不遵宋制至此乃復從祀

司馬温公年譜卷後

三求恕齋

明天啟二年壬戌錢謙益得公石碑于長安肆中有記司馬文正公神道碑後

記曰天啟壬戌得司馬文正公神道碑刻于長安肆中紙敝墨渝深加寶重而又竊怪其不甚行于世也遂命良工裝潢屬友人程孟陽題而藏諸篋衍後三年乙丑被放歸田讀元人程鉅夫集温公墓碑老杏圖詩序復于通志得金夏邑令壽春王廷直所自記云斷碑爲四額一跋一共六石余得此碑凡四紙縱長丈餘橫半之與斷碑爲四之說符合爲皇統時所修復無疑余所存者四石而已



其類與跋皆不可考然而是碑也仆于宋復于金  
龜趺之僅存老杏之封殖鬼神護持而余乃幸而  
得之又豈易哉見牧齋初學集

司馬溫公年譜卷後

圭求恕齋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後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遺事一卷

錫山顧棟高輯

吳興劉承幹校

公幼時與羣兒戲于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  
去公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閒畫以

為圖宋史本傳

邇英進讀通鑑三葉畢上更命讀一葉半讀至蘇秦約  
六國從事上曰蘇秦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公  
曰臣所以存其事于書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辨說  
相高人君委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家者也上

司馬溫公年譜遺事

圭求恕齋

曰卿進讀每存規諫公曰非敢然也欲陳著述之本

意耳日錄下同

上謂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闊何晦叔曰孔子上  
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闊況光  
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于迂矣願陛下更察  
之

公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何也  
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  
才力者候法已成即當逐之耳公曰介甫誤矣君子  
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成讎



敵他日得毋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賣荆公者元城語錄

潞公謂温公曰彦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

見虜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

懷之有從其後以鞭朴之其人反顧曰司馬端明耶

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公媿謝聞見錄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公見之曰何物女子

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

部米運失舟家貨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

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

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温公從龐穎公辟為太原

司馬温公年譜遺事

二 求恕齋

府通判尙未有子夫人為買一妾公殊不願夫人疑

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冀

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院君出汝安得至此亟

遣之穎公知之對僚屬咨其言二公不好聲色不愛

官職不殖貨利皆同平生相善至論新法不合始著

書絕交矣

按公通判并州起至和二年乙未至嘉祐二年六

月離并州凡二年半蓋當公三十七至三十九歲

而子康生于元祐二年庚寅為公年三十二歲此

云通判太原時尙未有子非也或更在庚寅以前

爾

公居洛嘗同范景仁登嵩頂由轅轅道至龍門涉伊水

至香山憩石樓臨八節灘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

序曰遊山錄士大夫爭傳之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

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

不困措足于平穩之地則不跌慎之哉

荆公主履役温公主差役蘇內翰范忠宣温公門下士

復以差役為未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亦以履役為

未盡三人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

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于所主元祐初温公復差役

司馬温公年譜遺事

三 求恕齋

改履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

役法則熙寧初以履役代差役議之不詳行之太速

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代履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

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公不以為然子厚罪

去蔡京者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履役之法

為差役白温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君何患法不行子

厚入相復議以履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

兼提舉白子厚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尙何講

焉子厚信之履役遂定京前後觀望反覆賢如温公

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誠小人也



蘇子由上疏曰熙寧雇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于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為甚便罷行雇法上下二等忻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為害且以畿縣中等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為錢三十貫而已今差法既行諸縣手力最為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為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為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閒三年狹鄉不過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于雇役十年賦役所出

司馬溫公年譜遺事

四求恕齋

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則臣所謂宜因茲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然大臣終莫肯改

穎濱遺老傳

熙寧二年介甫初參政時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對于崇政殿而司馬公為翰林學士侍講邇英閣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于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憐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朕皆喜于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為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

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疏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則天下必受其弊矣溫公曰與公素為心交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不善之迹似傷恩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改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唯恐不及願可緩耶語未竟闔門吏抗聲退班乃趨而去溫公退自經筵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既而指紳閒寢有傳其章疏者往往竊議其太過未幾變更祖宗法專務聚斂百姓騷

司馬溫公年譜遺事

五求恕齋

然然後前日之議者始媿仰歎服以為不可及溫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

劉諫集

韓子華絳入相繼王荆公之後政事有未便者賢士大夫或置不用公將更易振舉之奏古者冢宰制國用今天下財用出入宰相乃不預聞始置局中書稽考天下財用之數量入以為出援用司馬光上曰吾子光豈有所愛顧光未肯來耳

韓子華行狀

公既改新法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皆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聞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



可不慎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

公與兄伯康尤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

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

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范太史集

晁無咎言温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

不可對人言者耳

伊川先生每與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

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人盡言

儘人忤逆更不怒便是好處

程氏遺書

初温公議凡役人皆不許雇人以代然東南及西蜀諸

司馬温公年譜遺事

六求恕齋

路民有高貲或子弟業儒皆當為弓手執賤役既不

許募代甚苦之呂公令一切聽募民情大悅

呂申公家傳

公薦元城充館職曰知所以相薦否曰獲從公遊舊矣

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

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客有言于公范漳甫在言路必能協濟公正色曰子謂

漳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也

范太史遺事

公欲令進士召朝官保任然後應舉范忠宣公曰舉人

難得朝士相知士族近京猶可寒遠之士尤不易矣

徒令求舉未必有益公從之

公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于論

鍾律則反覆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公集中有和范景

仁緱氏別後見寄求決樂議詩云至樂存要渺失易

求之難昔從周道衰疇人曠其官聲律久無師文字

多缺漫仁皇憫崩壞廣庭集危冠紛紜鬪筆舌異論

誰能殫或欲徇陳迹竅厚潛鏹剗或欲立新意妄取

舊史刊古今互齟齬大抵皆欺調景仁信其說墨守

不可干賤子欲面從誰與換膽肝此求必議決深谷

為崇巒何如兩置之試就中和看又有和韓秉國招

范景仁飲景仁不至云方作書與光樂論詩云小桃

司馬温公年譜遺事

七求恕齋

佳李實如拳西湖盡眼鋪芳蓮景仁不從鄉賢飲為

此論樂方窮研周衰官失疇人散鍾律要渺誰能傳

近人欺眾出私意最可憫笑房生顛如光初不辨宮

羽是非得失安敢耑每煩教諭累百紙頑如鐵石不

可鑄王李阮胡相詆毀谷出所學何妨偏景仁家居

鑄補斛欲除民瘼恐未然要須中和育萬物始見大

學之功全又有景仁新鑄補斛次韻寄呈云裁簡累

黍久研精況復新修補斛成豈校忽微爭口語本期

澤古變人情既言樂律符今尺但恐簫韶似鄭聲若

欲世人俱信服鳳皇再集穎川城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牛李事因言温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閒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何如耳且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此等教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閒事也在講筵時曾說與温公云更得范純夫在筵中尤好温公彼時一言亦失卻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某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温公問何故某曰自度少温潤之氣純夫色温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道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

司馬温公年譜遺事

八求恕齋

温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祀明堂禮成而二蘇往哭温公道遇朱公揆問之公揆曰往哭温公而二程先生以爲慶弔不同日二蘇悵然而反曰塵糟破裏叔孫通也自是時時謔伊川他日國忌禱于相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正叔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其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于是范純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司馬温公辭副樞密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才浩然歸

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申公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復爲詩與温公益恐其以不出爲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先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温公諍臣不得不退處先生有贈温公詩云二龍閒臥洛波清今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

温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程子正叔云是公平生未嘗欺人敢死後欺君乎

司馬温公年譜遺事

九求恕齋

下  
程子曰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自有救之之術又曰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司馬温公修通鑑伊川一日問修至何代温公曰唐初也伊川曰太宗肅宗端的如何温公曰皆篡也伊川曰此復何疑伊川曰魏徵何如温公曰管仲孔子與之某于魏徵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讎何所取耶温公竟如舊說



先生曰明道猶有謔語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謔語曰  
明道問司馬溫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  
有疑遂止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  
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已上二程遺書

熙寧之初吳興劉公位臺端以論事忤大臣謫知江州

一時無敢言者獨文正溫公抗章于廷諍之公將行  
文正造門欵別又以手翰問行期有道勝名立之言  
其相與之意厚矣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二公始終一節不約而同其取友可知覽是遺墨三

司馬溫公年譜遺事

十求恕齋

復興歎乃附其說于後龜山文集

陳氏曰司馬光撰書儀前一卷爲表章書啟式餘則冠  
婚喪祭之禮詳焉又居家雜禮一卷司馬光撰四家  
禮範五卷張栻朱熹所集司馬程張呂氏諸書而建  
安劉珙刻于金陵

朱子語錄胡叔器問四先生禮晦庵先生曰二程與橫  
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概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  
者溫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自七分好大抵古禮  
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又曰溫公本諸儀  
禮最爲適古今之宜

馬廷鸞曰溫公此書專本儀禮其大者莫如婚喪婚禮  
婦見舅姑條下注若舅姑已歿則有三月廟見之禮  
此儀禮說也儀禮凡單言廟皆謂禰廟非祖廟也公  
謂婦入門拜先靈則三月廟見之禮可廢此于禮爲  
稍略而朱文公遂以爲惑于陳鍼子先配後祖之說

故以婦人拜祖先爲未然此禮當考按鍼子所議自  
時不先告廟注家引公子圍吉莊共謂鄭忽當迎婦  
之廟而後行爲證即非婦入門時事喪禮卒哭而禘  
亦儀禮說也儀禮三虞明日以其班祔公直用之此  
于禮爲太遽檀弓明言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  
善殷而云周已戚公於注文但略言而不詳述蓋練

司馬溫公年譜遺事

十求恕齋

而祔公所不取故耳大槩溫公誠篤之學嘗答許奉  
世秀才書公自幼誦諸經讀注疏以求聖人之道直  
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從之此其大指也已上  
文獻通考

朱文公與鄭知院書曰熹鄉在長沙嘗得溫公稽古錄  
正本別爲刊刻殊勝今越中本欲待成書奏御未竟  
而來又欲面奏行下取索則又未及而去每念此盡  
溫公所以願忠君父之志更歷三朝然後成就其論  
人君之德有三而才有五者尤爲懇切不可不使聖  
主聞之不知可以一言及之行下本縣取索投進否



然不必及烹姓名恐罪累之迹延及先賢反致忠言不得聞達也聞中司已兼讀官幸更與議之同君舉

子壽諸公共白之也朱子文集大全

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之以謝天

下聲震朝廷是時滕元發為起居注侍立殿劫既歸

廣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謝

天下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云我只聽得聖語云依

卿所奏元懷拊掌錄

東坡公元祐時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率有標目

獨于司馬溫公不敢有所重輕一日相與論免役差

司馬溫公年譜遺事

圭求恕齋

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乃連呼曰司馬

牛司馬牛蘇軾調謔編

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

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

好一僕被東坡教壞了輟耕錄

金人入洛傳令軍中無得驚動司馬太師家黃氏日鈔

溫公不好佛謂其微言不出儒書而家法則云十月就

寺齋僧誦經追薦祖先象山知荆門上元當設醮乃

講洪範錫福章以代之俞文豹吹劍錄

溫公曰世俗信浮屠以初死七日至七七百日小祥

大祥必作道場功德則滅罪生天否則入地獄受剉

燒春磨之苦夫死則形朽腐而神飄散雖剉春磨燒

又安得施唐李舟曰天堂無則已有則賢人生地獄

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今以父母死而禱佛是以其親

為小人為罪人也同上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

從學者十餘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內貯竹籤上書

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黏籤令講講不通則公微數

責之公每五日作一煥講一杯一飯一麪一肉一菜

而已溫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

司馬溫公年譜遺事

圭求恕齋

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

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公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前

啟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為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

聽今幸略說公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

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

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

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讀曾難倒司馬端明

公聞之不介意馬永卿蠟真子錄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奔走競觀即以相公目

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于私第市人登



樹騎屋窺之隸卒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願一識司馬公耳至于呵叱不退而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及薨京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還告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注香于首頂以送公葬者九百餘人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蔡京南遷道中市飲食之類及知爲京皆不肯售至于詬罵無所不道州縣護送吏卒驅逐之稍息人之賢不肖于人心得失一至于此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溫公益千載一人而已張漢雲谷雜記司馬君實洛中新第初遷日一日步行見牆外暗薤竹籤數十問之則曰此非人行之地將以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豈可以此爲防命亟去之王暉道山清話暉又記溫公無子又無姬侍裴夫人亡後嘗忽忽不樂時至獨樂園于讀書堂危坐終日作小詩云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按公子康以皇祐二年庚寅生

司馬溫公年譜遺事

古求恕齋

時公年三十二歲夫人係尚書張存之女亦非裴姓公年六十四喪清河郡君六十七而復召明年九月薨其鰥居在家之日甚少所記皆謬說也後世謂溫公無子由此特筆于此以志其誤溫公在永興一日行國忌香幕次中客將有事欲白公誤觸燭臺倒在公身上公不動亦不問同上司馬君實嘗言呂晦叔之信佛近夫仗歐陽永叔之不信近夫躁皆不須如此信與不信纔有形迹便不是同上上一日在講筵既講罷賜茶甚從容因謂講筵官數日前見司馬光作王昭君古風甚佳如宮門銅鑲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鄉縣讀之使人愴然時公病足在假已數日矣呂惠卿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何從而得此詩上曰亦偶然見之惠卿曰此詩不無深意上曰卿亦嘗見此詩耶惠卿曰未嘗見此詩適但聞陛下舉此四句爾上曰此四句有甚深意同上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思處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

司馬溫公年譜遺事

古求恕齋



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潛大笑同上

余嘗謂近世鉅公歐陽文忠似韓退之司馬文正似

伯玉王荊公似王夷甫蘇文忠似司馬遷程棊三柳軒雜識

謚之美者極于文正司馬溫公嘗言之而身得之國朝

以來有此謚者惟公與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

空昉王大尉且皆謚文貞後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

為文正其實非本謚也如張文節夏文莊始皆欲以

文正易之而朝論迄不可費衮梁溪漫志

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攜茶以行溫公以紙為貼蜀

公用小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器

司馬溫公年譜遺事

去求恕齋

也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後來士大夫茶器

精麗極世間之工巧而心猶未厭晁以道嘗以此語

客客曰使溫公見今日茶器不知云如何也朱弁曲洧舊聞

元祐黨籍凡三等僕家舊有元祐黨碑其文曰皇帝

即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

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列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屬

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命書而刻之石置于文德

殿門之東壁永為萬世之臣戒又詔京書之將頌之

天下臣竊惟陛下聖神英武遵制揚功彰善輝惡以

紹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弟繼述之志

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記

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呂大防 文彥博 劉巖 范純仁  
韓宗彥 梁燾 曾布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傅堯俞 鄭雍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伯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履 張商英 蔣之奇 呂公著 元符

曾任待制官以上四十九人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安持  
趙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若  
趙覺 錢總 李純 鮮于侁 王若  
韓川 王欽 孫昇 李周 王肇  
王觀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張純 范粹 呂陶 王右 陳次升  
謝文 張元祐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修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原 孔平仲 湯誠 汪康 宋保國  
張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義問 余爽  
黃俠 常立 程頤 唐堅 余卞  
鄭俠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李格 陳光裔 蘇嘉 龔夫 王回  
陳希 吳儂 歐陽中 龔夫 尹材  
呂希 吳儂 歐陽中 龔夫 尹材  
葉仲 李茂直 歐陽厚 李績 商倚  
陳祐 李茂直 歐陽厚 李績 商倚  
范正 曾蓋 楊羽 蘇天 李茂宗  
劉平 曾蓋 楊羽 蘇天 李茂宗  
范正 曾蓋 楊羽 蘇天 李茂宗  
衛中 鄧公 洪伯 趙天 孫新  
范中 鄧公 洪伯 趙天 孫新  
范中 鄧公 洪伯 趙天 孫新  
石端 李極 王伯 趙天 孫新  
胡端 李極 王伯 趙天 孫新  
石端 李極 王伯 趙天 孫新  
鮮于 呂諒 高公 趙天 孫新  
鮮于 呂諒 高公 趙天 孫新

司馬溫公年譜遺事

去求恕齋



李夷行	陳察	江詢	洪芻	劉國	董祥	倪直	許修	葛才	黃才	寇正	黃正	王極	梁寬	錢祥	鄧忠	王臣	梁國
彭正	鍾甫	方造	周諤	張裕	鄧中	蔣津	劉甫	宋巖	曹巖	張巖	許巖	黃巖	沈巖	錢巖	種巖	鹿巖	王巖
梁士	高華	許華	蕭華	屠華	陸華	王華	胡華	侯華	李華	胡華	于華	羅華	何華	郁華	曾華	檀華	蘇華
士重	茂重	端重	形重	充重	民重	守重	潛重	道重	修重	良重	逢重	純重	錫重	宗重	紆重	治重	望重
元符	楊元	昭元	越元	忍元	英元	民元	寶元	交元	道元	純元	錫元	宗元	紆元	治元	望元	高元	何元
符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璋
	廖正	向調	滕友	陳并	謝潛	陳唐	王陽	張甫	林甫	高甫	梅甫	黃甫	劉甫	秦甫	高甫	何甫	大甫

曾任宰臣二人

司馬溫公年譜遺事

六求恕齋

王珪元祐  
章惇元符

右令準尚書兵部符備降敕命指揮立石監帥廳崇寧

四年二月日比兩浙常平司所立碑時天下監司郡

守皆立之後因星變遂毀馬純陶朱新錄

按禹玉與蔡持正比欲沮溫公作相致與徐禧永

樂之役殺數十萬人罪不容誅而章子厚尤首開

紹述戕害善類今乃入元祐黨籍中此益京下小

人自相傾軋置之黨籍以禍之耳豈知道所以榮

此二人而元祐諸公且避如糞穢羞同此席哉

吾州蒼梧先生胡德輝理嘗對劉元城歎息張天覺之

亡元城無語蒼梧疑而問之元城云元祐黨人只是

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又云今七十八人都不

存惟某在耳元城為此言時實宣和六年十月六日

也蓋紹聖初章蔡得志凡元祐司馬諸人皆籍為黨

無非一時忠賢七十八人者可指數也其後世每得

罪于諸人者駸駸附益入籍至崇寧開京悉舉不附

己者籍為元祐黨至三百九人之多于是邪正混

淆其非正人而入元祐黨者蓋十六七也建炎紹興

閒例加褒贈推恩其後議者謂其閒多姦邪今日于

孫又從而僥倖恩典遂有詔甄別之費衮梁

司馬溫公年譜遺事

九求恕齋

以上皆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待制官以上四

十九人餘官一百七十七人曾任宰臣二人通計四

項凡二百五十五人合諸三百九人之數尚少四十

五人乾隆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余在江西德化縣于

唐東賓案頭見宋揭黨人碑又有武臣一項但字多

殘缺不可讀當求善本補足之

按元長以書法名世世所傳蘇黃米蔡蓋指京也

後以其行穢惡易以蔡襄其實君謨之行輩高于

蘇黃不宜反置蘇黃之後小人人品不端并其文

藝亦不傳可為至戒余所見宋揭黨人碑蓋元長



真蹟也何時得善本讀之一則可補足三百九人之數二則可識蔡京手書真本豈不猶欽寶錄哉  
丁丑六月下浣一日又書

宋元祐黨籍碑成于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啟之也  
安石嘗作曹杜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辨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工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為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壻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稷而以司馬諸公為魑魅呂惠卿載謝章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薦赤縣正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後金兵入汴見鑄鼎之像而歎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

司馬溫公年譜遺事

王球恕齋

此碑自崇寧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錄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于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百二十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者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

彼此集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倪元璠題元祐黨人碑後

黃定者于紹聖閒有以牛冤事質司馬溫公公因作冤牛問曰華州村往歲有耕田者日晡疲甚乃枕犁而臥乳虎翳林間怒髭搖尾張勢作威欲啖而食之屢前牛輒以身立其人之體上左右以角拉虎甚力虎不得食垂涎至地而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行已遠牛具離其體人則覺而惡之意以為妖因杖牛牛不能言而奔輒自逐之盡怒而得愈見怪焉歸而殺之解其體食其肉而不悔夫牛有功而見殺盡力于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向使其人早覺而悟虎之害已則牛知免而獲德矣惟牛出身捍虎于其人未覺之前此所以立功而身斃也嗚呼觀此可以見夫天下之大甚于捍虎忠臣之功力于一牛嫌疑之情過于伏體不悟之心深于熟寢苟人主或察焉則忠之限何所自別哉傳稱妾佯殮而棄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于咎固有忠臣獲罪亦猶此夫客有因牛冤之事親過而弔焉余聞其語感而書牛冤云又自跋曰是牛也能捍虎于其人未寤之前而不全其功于虎行之後其見殺宜哉馬純陶朱新錄

司馬溫公年譜遺事

王球恕齋

按公以元祐元年丙寅薨至九年甲戌始改元紹



聖是時宣仁已上賓公之歿已久矣此蓋勢局大變之後論者為公不公平假設為公言以發其憤耳其所謂冤牛者殆即以況公也歟

周益公云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溫公聞新事即便鈔錄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事莫告子容今事勿告君實吳郡皇甫廡近峰閣略

溫公一日登崇德閣約康節久而不至乃作一約以候之云淡日濃雲合復開碧伊清洛遠濼回林閒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至和其韻云君家梁上年時燕過社今年尙未迴為罰誤君凝望久萬花

司馬溫公年譜遺事 三 求恕齋

深處小車來

熙寧閒荆公創行新法任用呂惠卿等溫公爭之不得賦春遊詩云人物競紛華驪駒逐鈿車此時松與柏不及道旁花

紹聖閒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眾迎謁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來欲按汝何不亟去尙敢來見耶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為溫公族人故欲害之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 遺事

目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岸而已傳者皆以為笑已上俱蔣仲舒堯山外紀

溫公論碑誌謂古人有大勳德勒銘鐘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之間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于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種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耶則名聞昭顯眾所稱頌豈待碑誌始為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辭強加采飾徒取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于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于壙中自非開發莫之覩也蓋公剛方正直深嫉諛墓而云然予嘗思之藏誌于壙恐古人自有深意

司馬溫公年譜遺事 三 求恕齋

韓魏公四代祖葬于趙州五代祖葬于博野子孫避地歷祀縣遠遂忘所在魏公既貴始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僕公祭而開壙各得銘誌然後韓氏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而嚴奉之蓋墓道之碑易致移徙使當時不納誌于壙則終無自而知之矣故予謂古人作事必有深意藉誌以諛墓則不可若止書其姓名官職鄉里系以卒葬歲月而納之壙觀韓公之事恐亦未可廢也

溫公論魏惠王有一商鞅而不能使還為國害喪地七百里竄身大梁予竊謂商鞅刻薄之術始能帝秦



卒能亡秦使用之于魏其術猶是也孟子不遠千里而來惠王猶不能聽其言其妄庸可知矣温公不足惠王以不聽孟子仁義之言而乃責其不用商鞅功利之說何耶公于此必有深意特予未之曉爾

司馬温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而公晨夕所常閱者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具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閒視天氣晴明日設几案于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于啟卷必先視几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

司馬温公年譜遺事

玉求恕齋

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散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視其沿而覆以次指面然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屠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當宜誌之温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其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朱子語類

同上

義剛曰温公力行處甚篤只是見得淺曰是子思所謂誠包得温公所謂不妄語者温公誠在子思誠裏

同上

曹兄問諸先生皆以為司馬公許多年居洛只成就得一部通鑑及到入朝卻做得許多不好事曰道司馬公做得未善即是道司馬公之失卻不是當時哲廟若有漢昭之明便無許多事又曰不知有聖人出來天下事何如處置因舉易云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同上

温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曉如爭役法七八年閒直是爭此一事他只說不合令民出錢其實不知民自便之此是有甚大事卻如何捨命爭

同上

温公為諫官與韓魏公不合其後作祠堂記極稱其為人豈非自見熙寧之事故也韓公真難得廣大沈深

司馬温公年譜遺事

玉求恕齋

司馬公憂國之心至垂絕猶未忘道鄉亦然竊謂到此無可奈何亦只得休矣先生曰全不念卻如釋氏之忘若二公者又似太過問夫子曳杖負手逍遙而歌卻不然曰夫子猶言明王不與天下孰能宗子依舊是要做他底

同上

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温公晚年更歷之多為此說

同上

范蜀公作温公墓誌乃是全用東坡行狀而後面所作銘多記當時姦黨事東坡令改之蜀公因令東坡自



作因皆出蜀公名其後卻無事若范所作恐不免被  
小人掘了上同

涑水記聞呂家子弟力辨以爲非温公書某嘗見范太  
史之孫某說親收得温公手書藁本安得謂非温公  
書某編入朝言行錄呂伯恭兄弟亦來辨爲子孫者  
只得分雪然必欲天下之人從己則不能也上同

温公省試作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爲活其說以  
爲民能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温公集中自有一段  
如此說也說得好卻說他人以生爲生育之生者不  
然拘論如此某舊時這般文字及了齋集之類盡用

司馬温公年譜遺事

美求恕齋

子細看過其有論此等去處盡拈出看少年被病翁  
監看他不許人看要人讀其有議論好處被他監讀  
煞喫工夫又云了翁集後面說禪更沒討頭處病翁  
笑曰這老子後來說話如此想是病心風上同

正獻爲温公言佛家心法只取其簡要此呂氏之學也

上同

問明道論元祐事須並用熙豐之黨曰明道只是欲與  
此數人者共變其法且誘他入腳來做問如此卻是  
任術曰處事亦有不能免者但明道是至誠爲之此  
數人者亦不相疑忌然須是明道方能了此後來元

祐諸公治得此黨太峻亦不待其服罪温公論役法  
疏略悉爲章子厚所駁只一向罷逐不問所論是非  
卻是太峻然當時如蔡確輩留得在朝廷豈不害事

上同

司馬氏家譜曰公子康生三子曰植曰威曰楨威無後  
植生二子曰興老世孫俱早亡楨生二子曰佑曰伋  
伋官禮部侍郎扈從至越子姓皆從之未幾卒于行  
寓卜葬山陰之亭山因家焉吏部公贈開國伯實爲  
山陰始遷之祖子孫弗克北還明錄其後百凡繇差  
使不與編氓伍周程張邵司馬朱一也訪之夏縣無

司馬温公年譜遺事

毛求恕齋

人焉迺移文于浙有司遵守如故十一世孫竹上請  
立廟專祀蓋始有瞻依矣伋數傳而以八音紀名至  
相則從木而入音始盡上距温公凡十有五世卽今  
見存食指在紹興及改遷廣右桂陽者不過百數計  
相字邦柱別號菲泉正德辛巳進士以刑部主事過  
夏展墓後終河南按察司簽事

元城先生父開府與公爲同年契因遂從學于公熙寧  
六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公曰何爲不仕劉公以  
漆雕開斯未能信之語以對公說安世從公學與公  
休同業凡一四日一往以所習所疑質焉公忻然告



之無倦意久之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  
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自  
是拳拳勿失終身行之名臣言行錄

元城先生曰公于園子監之側得故營地創獨樂園自  
傷不得與眾同也以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  
以種竹澆花事自比唐晉閒人以抹其弊也元城語錄

洛俗春月放園園子得茶湯錢與主人平分一日園子  
呂直納公十千公令持去再三欲留之公怒乃持去  
回顧曰只端明不要錢後十餘日呂直創一井亭問  
之乃用前日不受十千也黃氏日鈔

司馬溫公年譜遺事

天球恕齋

參寥如洛遊獨樂園有地高亢不因枯枿生芝二十餘  
本謂老圃恣潤澤之使長茂圃曰天生靈物不假人  
力寥歎曰真溫公之役也后山談叢

公在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相乘馬或不張  
蓋身持扇障日伊川程先生謂公曰公出無從騎有  
未便者公曰光惟求人之不識耳景仰撮書

公為康節買宅富公為買園康節所藏契約猶以二公  
為戶故昔人詩有云溫公宅子富公池併入堯夫戶  
不知洛陽風俗之美可想

獨樂園有讀書堂釣魚庵采藥圃見山臺弄水軒種竹

齊澆花亭公賦七詠以紀之自擬于董仲舒嚴子陵  
韓伯休陶淵明杜牧之王子猷白樂天之列元城先  
生謂公自比唐晉閒人以救時弊蓋指此也傳家集

公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紳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  
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問見錄

洛陽園記獨樂園卑小不可與他園班其曰讀書堂者  
數椽屋澆花亭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尤小見山臺  
者高不過尋丈曰釣魚菴采藥圃者又特結竹梢蔓  
草為之所以為人欽慕者不在于園爾

司馬溫公年譜遺事

天球恕齋

夏縣西二十里坡底村有獨樂園故址蓋公別墅洄瀾  
莊也名臣言行錄稱公居洛兄旦居夏縣皆有園池  
勝槩然夏之園池即此地耳舊有小祠祀公壁閒嵌  
方石刻公子諫議君詩題曰康寒食上冢至洄瀾莊  
追公祖烈感而為詩其詩云祖學當年向此勤子孫  
今日繼清芬賢能自過高陽里尊寵無慚萬石君花  
滿一川紅葢亂渠環千頃翠波分高門駟馬留餘慶  
當見吾家世有聞公休集世失傳特記于此嘉靖十  
年知縣鍾恕恢拓其祠刻石既成然猶襲稱獨樂園  
葢未深考耳又縣東南五里地名赤峪入山一里許  
有石洞深一丈五尺闊一丈俯瞰谿流清靜可愛石



嚴鑿玉谿二字相傳公嘗讀書于此或云寓此修通鑑

司馬溫公年譜遺事

三  
求恕齋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遺事一卷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 遺事







嘉慶九年鐫

金谿蔡元鳳

# 王荆公年譜

## 考略

存是樓藏板

王荆國文公年譜考略序

予竊不自揆編次荆國王文公年譜有年

正史及百家雜說不下數千卷則因年以考事

考其事而辨其誣已略具於斯編矣因名其書

曰考略古之著書者必推原其所以作是書之

意而予於是譜告成顧愴然若失言有所不能

盡意有所不必達則又何也君子疾沒世而名

不稱焉則凡善有可紀與惡之當被不出於生

前事實而後之論者雖或意見各殊褒貶互異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序

而事實固不可得而易也唯世之論公者則不

然公之沒去今七百餘年其始雖為詆毀者多

出於私書既而采私書為正史而此外事實愈

增欲辨尤難由此更千百年又將何所底止耶

所謂言有所不能盡者此也若其意尤有所不

必達因憶公有上韶州張殿丞書其言曰自三

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

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

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威位雖雄奇雋烈



道德滿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廢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耶嗚呼盡之矣此書不知作於何年要必為先人而發在乎慶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蔡序

一

歷皇祐間當是時公已見稱於名賢鉅公而未嘗有非毀及之者也然每讀是書而不禁歎歎累歎何其有似後世詆公者而公已先言之也自古前代有史必由繼世者修之而其所考據則必有所自来若為宋史者元人也而元人盡采私書為正史當熙寧新法初行在朝議論蓋起其事實在新法猶為有可指數者及乎元祐諸臣秉政不惟新法盡變而黨禍蔓延尤在范呂諸人初修神宗實錄其時邵氏聞見錄司馬

溫公璣語涑水記聞魏道輔東軒筆錄已紛紛盡出則皆陰挾翰墨以廢其忿好之私者為之也又繼以范冲朱墨史李仁甫長編凡公所致慨於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若重為天下後世惜者而不料公以一身當之必使天下之惡皆歸至謂宋之已由安石豈不過甚矣哉宋自南渡至於元中間二百餘年肆為詆毀者已不勝其繁矣由元至明中葉則有若周德恭謂神宗合報亥桓靈為一人有若楊用修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蔡序

三

斥安石合伯絲商鞅莽操懿溫為一人抑又甚焉又其前著蘇子瞻作溫國行狀至九千四百餘言而詆安石者居其半無論古無此體即子瞻安得有如是之文後則明有唐應德著史纂左編傳安石至二萬六千五百餘言而亦無一美言一善行是尚可與言史事乎哉昔唐朱敬則為正議大夫並修國史韋安石閱其史稟歎曰董狐無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於宰相宰相能制生人而史官兼制生死夫以彼好為私



書者無宰相之權而有重於史官之勢豈所謂不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非耶且夫溫柔敦厚詩教也書以道政事春秋辨是非尤在於屬辭比事而不亂而後世有著春秋者曰讞鳴尚書者曰寃辭則又有講學同門異戶而亦名之曰公案若皆以爰書從事此豈談經術言道德者所宜然惟是非乎安石者累累若公案若寃辭雖有明哲若交相讞焉欲從而覆說之不能故曰意有所不必達也嗚呼以予之為斯譜既不免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蔡序

四

類發憤者所為然言有所不能盡意有所不必達終於公上張殿丞書不能無感於斯文後之覽者即以知予作是書之意可也夫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均辟也予固好公者狀則予又焉敢居一於此也哉

嘉慶九年甲子夏五月上澣日

金谿後學蔡上翔元鳳謹書時年八十有八



王荆公年譜考畧

同學參閱姓氏

受業同校姓氏

汪世禔豫年秀水

李崇禮建中宜黃

蔡呈韶莆田奉新

明其教振芳南康邑

曾傳忠遂良龍泉

龔慶驥晴坡漢陽

朱基肇旭南昌

甘澤百川漢陽

鄒廷鞞玉堂宜黃

龔瀛俊海山東鄒川

譚一鵬翼雲萬安

王齡啟周高安

譚一鶚凌雲萬安

漆奎光聯壁新昌

嚴述祖達夫奉新

張光第上登新昌

王荆公年譜考畧

卷首

一

蔡象頤正育奉新

張光曙旭初新昌

李學容賦英金谿

嚴慶祖淑襄奉新

蔡宗玉象真龍泉

鄒坊曉亭新建

江蕤穎臺金谿

男 揆 應遴 校字  
行 儉 廉 夫



王荆公年譜考略目錄

卷首一

本傳序言共八首前序言總論

卷首二

傳神記序共九首附傳神總論

卷首三

例畧

年譜卷一

天禧五年至康定元年

卷二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目錄

一

慶歷元年至四年

卷三

慶歷五年至七年

卷四

皇祐元年至至和二年

卷五

嘉祐元年至二年

卷六

嘉祐三年

卷七

嘉祐四年

卷八

嘉祐五年

卷九

嘉祐五年至七年

卷十

嘉祐八年

卷十一

治平元年

卷十二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目錄

二

治平二年至四年

卷十三

治平四年下

卷十四

熙寧元年至二年

卷十五

熙寧三年

卷十六

熙寧三年下

卷十七



熙寧四年至五年  
卷十八

熙寧六年至七年

卷十九

熙寧八年至十年

卷二十

熙寧十年下

卷廿一

元豐元年至二年

卷廿二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目錄

三

元豐四年至六年

卷廿三

元豐七年

卷廿四

元豐八年

卷廿五

元豐八年下

雜錄卷一

雜錄卷二

附錄卷一

序言總論

世人積毀荆公幾同於晉罵不啻千萬人矣而六七百年來爲之表揚盛美亦未嘗無人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又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因采其文六七篇並著於卷首

宋史王安石本傳○四庫全書目錄曰宋史元托克托等撰大旨在於表章道學其餘皆姑以脩數故疎舛蕪漫僕數難窮又朱趙彥衛雲麓漫抄曰近日行狀墓誌家傳多出於門生故吏之手往往失實人多喜之卒與正史不合考畧曰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之一

一

安石史傳采之私書甚多而未有一字出於門生故吏之手即其所見稱於當世大賢者本傳亦不存一字今即名臣言行錄所載出於邵氏聞見錄司馬涑水記聞諸書可考而知者畧著於篇中使後之覽者知有所自來云

紹興重刊臨川文集序○金谿危素太樸撰黃次山傳次山字季岑直龍圖閣庭堅之族子宣和元年試國學第一時方申禁元祐黨人以庭堅在黨籍故降次山第四考略曰魯直以元祐與史局而史事實非魯直所得而專即與陸佃爭



辨佞史謗書必屬在局有力人而載筆者特假之庭堅耳魯直稱譽荆公全集具在始終未之有易也季岑當紹興初年正值講學之徒攻安石甚急尤兢七愛護其文章如此益知豫章學術淵源有自云

玉照新志○後人論宋事者祇知元祐黨碑當之者傷心聞之者切齒而於元祐廟堂之勝未有舉而及之者今取玉照所記載于朱墨史可矣而必首附於諸序文者亦以見元祐紹聖黨禍實關於宋室存亡之機莫有甚于此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之一

二

澗泉日記○韓止仲為元吉之子維之孫而億之曾孫也止仲言自慶歷至渡江六十年學術風氣洞中得失如衡之平持國為介甫深交止仲又生長世家其言渡江六十年正在淳熙間陸文安作荆國祠堂記亦其時也君子可以觀世變矣

臨川王文公集序○考畧曰草廬稱頌荆公大意與象山同至謂公之學雖博所未明者孔孟之學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才則亦猶是南渡後講學論人習氣又謂論之平而當其唯二程

朱陸四子之書質之遺書大全等集猶不能無疑焉同時虞伯生亦有重建文公祠記其言曰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塔不台侯始至郡明年故翰林學士吳公就養郡中過故宋丞相荆國王公之祠見其頽圯而歎焉侯為之言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命郡吏某使經營焉告成侯欲傳其事於石按郡志宋崇寧四年郡守田某為堂肖公像而祀之淳熙十五年郡守錢某更築祠而象山陸公九淵為之記公故宅在城東偏鹽步嶺有祠在焉作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之一

三

而新之則侯用吳之言也郡人危素將重刻公文集吳公為序既而吳公薨侯是以徵文於予也予因節錄之而附於此可以知建祠之有由來云

鄭曉古言○考畧曰言簡而意盡無論此文故特錄之

應雲鸞序○考畧曰穉兒囹無乃勦說世安得有此賢父而其子能賢亦遂從而讀其全書也讀全書而後能知其人則夫不能讀其全書者又何怪乎曉七焉終其身役於勦說而不知反耶



象山與鄞密通公治鄞鄞民至今賴之得象山斯文而益顯而因推及於立身大節佐國豐功皆由讀其全書而得之然則象山不誠賢乎哉公薨葬於江寧公墓不知所在一語當時何不知刪之

王臨川文集序○章衮臨川人嘉靖二年進士選授御史提督南畿學政屢進陝西提學副史所著有學庸口義章子瑣言惟此序專就攻新法者言之洋洋纒纒數千言而條理甚明亦不雜以講學習氣尤爲諸序中不可少之文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之一

四

宋史本傳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携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本傳

一

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蓋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



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濶而熱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齎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勅於案而去又追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本傳

一一

遣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鬪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駁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攜以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當詣閣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爲私

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籍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交二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穎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卽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對帝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本傳

三

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皋夔稷禹高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



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稷高傳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高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斫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援律辨證之爲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且著爲令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本傳

四

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糶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

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本傳

五

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塲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糶便司廣積糧穀于臨洺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爲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



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  
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為異辭  
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  
為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  
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  
俗相為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  
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為重輕雖  
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  
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為於是陛下與流俗之  
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本傳

六

下之權已歸于流俗矣此所以紛七也上以為然  
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  
友責善之義三詒書反覆勸之安石不樂帝用光  
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公著雖為所  
引亦以請罷新法出穎州御史劉述劉琦錢顛孫  
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戢陳襄陳薦謝景温楊繪劉  
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  
繼去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為御史知制誥宋敏求  
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論  
定不孝皆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

致仕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  
亞於惠卿三年十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  
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  
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監司郡  
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避保甲有截  
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  
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恠今士大夫睹新政尙  
或紛紛驚異况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愚為人  
所感動者豈應為此遂不敢一有所為邪帝曰民  
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東明民或遮宰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本傳

七

相馬訢助役錢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  
之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偽  
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  
恃衆僥倖則非所以為政其強辯背理率類此帝  
用韓維為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為善附流俗以非  
上所建立因維辭而止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  
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  
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  
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罰輕不足以阻  
姦至比之共蘇靈臺即尤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



退安石卽黥隸英州唐垆本以安石引薦爲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死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闕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遣僖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得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本傳

八

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爲杖衛士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議解所服玉帶賜之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招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爲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

不知爲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爲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早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尙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本傳

九

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絳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卽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子雱爲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爲姦利事置獄鞠之惠卿出守陳十月雱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雱出軫十年又有李而其在位二十八年



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傳會豈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少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况今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馮謔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為憂望以臣等所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本傳 十一

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謀得其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救勝詆之華亭獄火不成雩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

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雩雩言其情安石咎之雩憤恚疽發背死安石暴縮罪云為臣子弟求官及薦臣壻蔡下遂與亨甫皆得罪縮始以附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縮極力助攻惠卿上頗厭安石所為縮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險薄詔事雩以進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雩死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本傳 十一

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益厭之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荊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廟列于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欽宗時楊時以為言詔停之高宗用趙鼎呂聰問言停宗廟配享削其王封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傳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



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爲斷爛朝報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作辯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安石性強忤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本譜

十二

用門下僂慧少年久之以早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子雱雱字元澤爲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疆而邊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安石力主其議蓋此於此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時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

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於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神宗數畱與語受詔撰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安石更張政事雱寔導之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爲人所阻故與程君議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卒時纔三十三特贈左諫議大夫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本譜

十三

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嚮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紹興重刊臨川文集叙

紹興重刊臨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父之文知州事桐廬詹大和甄老所譜而校也藝祖神武定天下列聖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挾所長與時而奮王元之楊大年篤尚音律而元獻晏公臻其妙柳仲塗穆伯長首唱古文而文忠歐陽公集其成南豐曾子固豫章黃魯直亦所謂編之乎詩書之冊而無媿者也丞相且登文忠之門晚躋元獻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魯直稱為不朽近歲諸賢舊集其鄉郡皆悉刊行而丞相之文流布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黃序

一

閩浙顧此郡獨因循不暇而詹子所為奮然成之者也紙墨既具久而未出一日謂客曰讀書未破萬卷不可妄下雌黃譬正之難自非劉向揚雄莫勝其任吾今所校本仍閩浙之故耳先後失次訛舛尚多念少遲之盡更其失而慮歲之不我與也計為之何客曰不然舉蘇不世出天下未嘗廢律劉揚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書凡吾所為將以備臨川之故事也以小不備而忘其大不備士夫披閱終無肯矣明窓淨榻永晝清風日思誤書自是一適若覽而不覺其誤孫而不能思思而不能得雖

劉揚復生將如彼何哉詹子曰善客其為我志之

十年五月戊子豫章黃次山季岑父序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黃序

一一



玉照新志二則

宋王明清

元祐黨人天下後世莫不推尊之紹聖所定止  
十二人至蔡元長當國凡所背已者皆著其間殆  
至百九人皆石刻姓名頒行天下其中愚智溷  
淆不可分別至於前日詆訾元祐之政者亦獲廁  
名矣惟有識講論之熟者始能辯之然而禍根實  
基於元祐嫉惡太甚焉呂汲公梁况之劉器之定  
王介甫親黨呂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  
親黨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榜之朝堂范淳父  
上疏以爲穢厥渠魁協從罔治范忠宣太息語同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列曰吾輩將不免矣後來時事既變章子厚建元  
祐黨果如忠宣之言大抵皆出於士大夫報復而  
卒使國家受其咎悲夫

元祐初修神宗實錄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黃  
秦晁張是也故詞采粲然高出前代紹聖初鄧聖  
求蔡元長上章指以爲謗史乞行重修蓋舊文多  
取司馬文正公涑水紀聞如韓富歐陽諸公傳及  
叙劉永年家世載徐德占母事王文公之詆永年  
常山呂正獻之評會南豐安簡借書多不還陳秀  
公母賤之類取引甚多至新史於是裕陵錄實皆

以朱筆抹之且究問前日史臣悉行遷斥盡取王  
荆公日錄無遺以刪修焉號朱墨本陳瑩中上書  
曾文肅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也其所從來亦有  
本焉覽之者熟究而考之當知此言不誣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二



澗泉日記

宋韓流止仲

本朝慶歷間諸公韓魏公富鄭公歐陽公尹舍人孫先生石徂徠雖有憤世疾邪之心亦皆學道有所見有所守下至王介甫王深父曾子固王逢原猶守道論學至東坡論人便只有憤世疾邪之心議論利害是非而已伊川諸儒復專以微言詔世天下學者始覺有偏渡江六十年此意猶未復也因借富公集漫記所嘆於此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一

臨川王文公集序

唐之文能變八代之弊追先漢之蹤者昌黎韓氏而已河東柳氏亞之宋文人視唐為盛唯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五家與唐二子相伯仲夫自漢東都以逮於今駿七百餘年而合唐宋之文可稱者近七人焉則文之一事誠難矣哉荆國文公才優學博而識高其為文也度越輩流其行卓其志堅超七富貴之外無一毫利欲之汨少壯至老死如一其為人如此其文之不易及也固宜宋政和間官局編書諸臣之文獨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吳序

一

臨川集得預其列靖康之禍官書散失私集竟無完善之本弗如歐集老蘇大蘇之集盛行於時也公絕類之英間氣所生同時文人雖或意見素異尚且推尊公文口許心服每極其至而後來卑陋之士不滿其相業因并廢其文此公生平所謂流俗胡於公之死後而猶然也金谿危素好古文慨公集之零落搜索諸本增補較訂總之凡若干卷比臨川金陵麻沙浙西數處舊本頗為備悉請予序其成噫公之文如天之日星地之海嶽奚資於序而公相業所或不滿者亦鮮究其底裏何也公



負蓋世之名遇命世之主君臣密契殆若管葛主  
以至公至正之心欲堯舜其民臣以至公至正之  
心欲堯舜其君然而公之學雖博所未明者孔孟  
之學也公之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  
其所未明未能自少徒以其所已明已能自多毅  
然自在而不同此其蔽也一時之議公者非偏則  
私不惟無以開其蔽而亦何能有以愜公論哉論  
之平而當足以定千載是非之真者其惟二程朱  
陸四子之言乎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吳序

一

古言

明海鹽鄭曉空甫

王荆公修身潔行過於韓范富歐其志在天下後  
世必欲一身一時任其事但不得人七似荆公耳  
乃不諒其心萬口交訕豈不冤哉荆公自信無媿  
不以人言爲意誤天下矣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一



序  
荆國文公古詩十三卷律詩二十一卷挽詞一卷  
集句歌曲二卷四言詩古賦樂章銘讚一卷書疏  
一卷奏狀一卷劄子四卷內制四卷外制七卷表  
六卷論議九卷雜著一卷書七卷啟三卷記二卷  
序一卷祭文哀詞二卷神道碑三卷行狀墓表一  
卷墓誌十卷舊聞浙蘇吳俱有刻公梓里臨川顧  
缺無傳予忝牧以來每用為慨謀梓之購善本而  
無從也走取家藏舊本讐校而翻刻焉於乎公之  
文取材百氏附翼六經與韓柳歐蘇曾氏卓然成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應序 一

七大家並傳海內當與日月争光豈以刻不刻為  
公重哉憶予少小時侍先君古愚公論宋史至熙  
寧奮袂咄公先君厲聲曰釋兒毋乃勦說時慙退  
不知所云異時遊四明泛鑑湖公撰述吟咏勒在  
木石璀璨陸離與山光水色爭雄競麗心目眩瞶  
不可攬結蓋私極愛慕願為執鞭火矣既而旅金  
陵得公全集昕夕讀不忍去手然直謂公文章家  
文人耳徐考公宰鄞諸政青苗保甲市易水利種  
種有成蹟可按鄞民至今賴之乃喟然嘆曰若公  
者豈獨長于文已乎豈獨能於宰已乎夫隆汙者

道也成敗者數也公動稽堯舜心表天日乘時遇  
主謂周官往軌運掌可修而靡所究竟此豈專任  
自信之過哉一時名賢弗克和衷胥匡變而之道  
此何咎焉矧公學本經術才宏經濟志存周孔行  
比夷由固傑然一人豪也一咻眾排甚者寃以靖  
康禍本此非所謂勦說者耶公墓不知所在謀所  
以專祠公而不獲公二十二世孫王生瑞從予乞  
祀田予既刻公文復稍助之以延公祀云嘉靖丙  
午九月既望臨川縣知縣後學象山應雲鸞謹識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應序 一



王臨川文集序

明章袞汝明

嘉靖丙午秋八月臨川邑侯象山應君刻荆國王  
文公集成謂袞邑人也宜有以叙其事昔我象山  
陸文安公叙公祠堂於朱草廬吳文正公叙公文  
集於元二公皆命世大儒其事核而精其文直而  
肆公之純疵得失猶方員之圓於規矩也予末小  
子安敢復有所贅然竊唯公之相業所以未能成  
先資之信快人心之公者直以變法之故爾二公  
之言雖已抉發隱義提挈宏綱而其端緒曲折尚  
若有未暇及者故雖不敏不敢過避焉夫善觀人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章序

一

者必驗乎心跡善爲治者必核乎名實心跡不明  
則名實不正名實不正則爵祿廢置生誅予奪皆  
失其道而天下之治靡矣若公與神宗之事豈非  
千萬世名實不正之最甚者乎宋之有天下燕雲  
盡失契丹已強於北元吳繼起兵力又奪於西不  
能數戰則其勢不得不出於求和轉輸金繒每歲  
不貲甲禮甘言惟恐挑禍漢之文景國辱而民不  
困時則有文景之辱而無文景之利此蓋凜然不  
可恃以常安之勢也治平熙寧之際上刻下弊綱  
紀法度根本枝葉無不受病譬如中年之人雖容

色言動無異少時然縱恣之餘腹心肝鬲之疾纏

綿膠鋼待時而發此蓋斷然不容怠忽玩愒之時  
也神宗深知天下之勢將欲大有所爲而又御  
游畋不治宮室奢求義德與圖治理誠曠世一出  
人臣所當效力致死之君也乃公之節行文章既  
已大過於人而道德經濟又獨倦也以身任之當  
仁宗在位之日使同一書究極治體直欲化裁三  
代以趨時變與區區隨世遷就諸人規模夔別繼  
論時政則語意益切戾然如禍亂之逼乎其後賈  
太傅之痛哭劉賢良之剴切可謂異世同符矣有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章序

二

臣如此蓋亦曠世一出人君所當虛已委任共享  
天心者也夫其君臣相遇之盛如此而時勢所值  
又當否泰安危往來消長之際然則公與神宗所  
以悉心謀議創制立法而將以伸其大有爲之志  
於天下豈但君臣之分義則然固亦天命人心所  
不容已也今考當時常平倉司馬公所謂三代之  
良法放青苗錢之害小廢常平倉之害大者也然  
積滯不散侵移他用平時既無補於貧民必待年  
凶物貴然後出糶而所及者又皆城市游手之輩  
况穀貴則減價而糶惟富民爲能應其糶穀賤則



增價而糴惟富民為能應其糴貧民下戶既無可糴又不能糴勢不免於借貸蘇穎濱曰天下之人無不以為農無財以為商禁而勿貸不免轉死於溝壑使富民為貸則用不仁之法收太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脫衣避屋以為貧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為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穎濱此論則公所行青苗錢之法也考之於古景公之於齊子皮之於鄭司城子罕之於宋既皆以貸而得民驗之於今則前此陝西一路已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章序

三

翁然稱便矣然則青苗錢之放乃所以救常平之失而修耕歛補助之政也古者民多則國強民少則國弱兵無非民故也宋自雍熙端拱以來西北多事朝廷爭言募兵既募征行之兵又募力役之兵大率非游手之徒則亡命之輩於是始聚百萬之兵而仰食於縣官非如漢唐之初有事則撥甲冑以蹈行陳無事則服田積穀以廣軍儲冗而無制則老弱參半而不堪戰鬪聚而不散則偃蹇驕惰而易於為亂而上下以為得計方且盡用衰世培刻之術剥吾民以啗之及不可用則又為之俛

首以事驕虜而使此輩自安於營伍之中况是時京東京西淮南諸路劇盜如王倫張海輩肆意橫行建旗鳴鼓官吏逢迎入城與之宴飲雖有番戍之兵如入無人之境制兵之壞莫甚於此此公保甲之法所由行也其要在於訓練齊民使皆可戰稍復府兵之舊以減募兵紓民力當時蘇東坡極言養兵之害而欲訓練州縣之土兵以省禁兵意亦如此然必畿甸就緒乃以漸推之於天下始但隸於司農以捕盜賊相保任繼乃肄習武事定其賞罰而隸於兵部其政令一聽於樞密蓋公所以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章序

四

計之者審矣民情莫不欲富亦莫不欲逸也宋至中葉役法大壞產破家亡視為常事而衙前州役為甚韓絳則言民有父自經死冀免其子逐嫁祖母與母析居以圖避免者司馬公則言自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多種一桑多置一牛畜二年之糧藏十疋之帛則已目為富戶抉充衙前吳充則言鄉役之中衙前為重至有家貲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既沒而隣保尤逮田地不敢多耕骨肉不敢義聚者然則當役之家出錢以雇役坊郭女戶品官之家歛錢以助役官又為之賣



坊塲給閒田以充雇直固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之意也况公之爲是法也揭示一月民無異詞乃著爲令令下之日物情大快於是始行諸天下而亦各從其便以爲法此則雇役法之大略也諸路上供歲有定數年有豐凶故出辦有難易道有遠近故勞費有多寡典領之官專務取贏內外不相知饒乏不相補四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權而農民重困國用無餘於是均輸之法行焉先王之於商也未嘗不欲抑之以懲游末亦未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章序

五

嘗不欲厚之以通貨賄其於民也固嘗補助於耕歛之時又欲周給於祭祀喪紀困迫之日此周官泉府之法所以爲厚也今雖萬室之邑然貨之滯而不售民之欲除且貸者已不貲矣而况都會之地哉公之所以創爲市易之法者固將抑兼弁以厚商賈備經制以利民用而必量取一分二分之息者亦欲其仁可繼爾諸監既廢賦牧地以佐芻粟諸兵騎戰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之馬復從官給番部養馬既不常行各邊市馬又患不足此戶馬保馬之法所由以行也然戶馬則獨科賦保馬

則徵征役而馬又皆從官給也藉使力或少厲於民則亦斟酌修改之而已國固可使乏馬馬顧可使獨在邊番而成周丘甸所出之馬豈皆官養之邪若夫熙河一帶西控吐蕃東蔽涇涼夏人右臂實維茲地若使彼間而取之則豈惟鄭延一路不解甲哉將秦隴復受兵矣而西域之不可通無論也此公所以銳意於王韶之策歟宋之於北虜雖慚於納賂亦怯於用兵惟怯故彼得肆無厭之求惟慙故此常懷憤恨之意然旣不能攻之以雪其慙則亦驕之以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章序

六

之而睨肝以幸目前之安者此公所以割地界遼且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他如銷弁軍營修復水利罷詩賦頒經義與夫方田之法之類雖若紛然並出於一時然君以堯舜其民之心堅主之於上臣以堯舜其君之心力贊之於下要皆以爲天下而非私已也諸臣若能原其心以議其法因其得以救其失推廣以究未明之義損益以矯偏勝之情務在協心一德博求賢才以行新法宋室未必不尙有利也而乃一令方下一謗隨之今日開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譁然而議者新法也臺諫



借此以賈敢言之名公卿藉此以徵恤民之譽遠方下吏隨聲附和以自托於廷臣之黨而政事之堂幾為交惡之地且當是時下則未有不逞之民指新法以為倡亂之端遠則未有二虜之使因新法而出不遜之語而縉紳之士先自交構橫潰洶洶如狂人挾勝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槩以為善其果皆善乎新創之法槩詆為惡其果皆惡乎抑其為議有一人之口而自相抵牾如蘇穎濱嘗言官自借貸之便而乃力詆青苗錢之非司馬公在英宗時嘗言農民租稅之外當無所與衙前當募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章序 七

民為之而乃力詆雇役之非蘇東坡嘗言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而乃力詆熙河之役之非又如已非雇役不可行而他日又力爭雇役不可罷之類是也有事體相類自來行之則以為是公行之則以為非如河北弓箭社實與保甲相表裡蘇東坡請增修社約并加存恤而獨深惡保甲法之類是也青苗錢之放專為資業貧民不使富民乘急以邀倍稱之息司馬韓歐諸公既極言此錢不可放則亦求所以抑兼弁而振貧弱可也乃徒訟此之非利而不顧彼

之為害何邪蘇東坡論雇役至謂士夫宣力之餘亦欲取樂若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似此之類既非真知是非之定論亦非曲盡利害之詳謨宜公概謂流俗而主之益堅行之益力也一時議論既如此矣而左右記註之官異時紀載之筆又皆務為巧詆至或離析文義單摭數語而張皇之如三不足之說公之所以告君者何嘗如是也然則當時所以攻新法者非寔攻新法也惡公而半反其法爾昔者桓公舉夷吾於士師而委之以國夷吾乃為之作內政與莒筴委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章序 八

幣以斂州縣之穀守準以御輕重之權舉齊國之政而更張其大半且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桓公卒賴其計以成九合之功子產之相鄭也使都鄙有章下上有服田有封漁廬井有伍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舉鄭國之政而更張其大半雖國人執殺子產之誦叔向將亡多制之書士文伯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不火何為又六月火現而鄭果災之先見明驗亦鏡然行之而無所疑畏卒之鄭賴以安雖晉楚之強莫能加焉又其下如



衛執之於孝公盡取秦法而更爲之盡取秦民而束縛馳驟之雖甘龍辨說之煩秦民言令不便者以千數而執終不爲沮卒之國內大治諸侯重足屏息爭西嚮而割地彼數子諸侯之貴臣爾然皆以其計數之審果敢堅忍大得逞於其國而公以世不常有之材當四海爲家之日君臣相契有如魚水乃顧落七如彼者時勢異而媚忌衆故也夫國內多故四竟多敵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惟才與智衆必歸之此管仲諸人所以得志也宋之治體本涉優柔真仁而降此風寢盛士大夫競以含糊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章序

九

爲寬厚因循爲老成又或高談雅望不肯破觚解學以就功名而其小人晏然如終歲在閑之馬雖或芻豆不足一旦圍人剪拂而燒剔之必將趨然蹄而斷然齧當此時而欲頓故前轍以行新法無惑乎其駭且謗矣公之所以不理於口者此也賈誼年少美才疏遠之臣慨然欲爲國家改制立法當時絳灌之徒雖甚害之而未至若是之甚者以誼未嘗得政而文帝直以衆人待之也公令聞廣譽傾一世既已爲人所忌加以南人驟貴父子兄弟蟬聯楚禁近神宗又動以聖人目之而寄以心膂

及橫議盡起公又悍然以身在天下之怨力與之抗而不顧公之所以不理於口者此也古人自修身正家以至治國平天下莫不有法而懿德善道實行於其間未有捨法度而可以爲仁義者也或乃謂公不務其本而專事法度然則孟子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說非邪古者水土初平卽底慎則壤以制國用周官一書理財最備而大易明著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之訓蓋古之人未嘗諱理財也後儒始忌諱爾而或病公專言理財然則國非其國可耶宋之儒者大率據經泥古尊三代而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章序

十

羞漢唐至有欲復井田封建之法者然亦幸其未試爾如其試焉能不如公之叢謗乎當時又伊川在朝其事權視公不啻十分之一而已不勝其醜詆之多則於公又何言哉元豐之末公旣罷相神宗相繼徂落羣議旣息事體亦安元祐若能守而不變循習日久膏澤自潤孰謂非繼述之善也乃毅然追對必欲盡罷熙豐之法公以瞑眩之藥攻治之於先司馬公又以瞑眩之藥潰亂之於後遂使國論屢搖民心再擾夷想當時言新法可不罷者當不止於范純仁李清臣數子特史氏排公不



已不欲備存其說爾不然哲宗非漢獻晉惠比也何楊畏一言而章惇即相章惇一來而黨人盡逐新法復行哉悲夫始也羣臣共為一黨以抗君終也君子小人各自為黨以求勝糾紛決裂費時失事至於易世而尤不知止從古以來如是而不禍且敗者有是理哉公昔言於仁宗謂晉武帝因循苟且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棄禮義捐法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淪於夷狄者二百餘年又謂可以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恐有無及之悔由此觀之靖康之禍公已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章序 十一

逆知其然所以苦心戮力不畏艱難不避謗議而每事必為者固公且天未陰雨綢繆牖戶之心也况熙豐之用章惇公為之也元祐之用章惇亦公為之乎而古今議者乃以靖康之禍之獄獨歸於公無亦秦人梟輶參夷之習未亡乎名實者政事之本治亂之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卿大夫之心跡莫不詳其本末權其輕重而折諸天以正名議辟美惡功罪不相掩也夫是以天理明而王法著禮樂刑政可得而措焉由公而前若唐晉兩漢之世由公而後若崇觀宣靖紹興開禧

之間大臣之賢不肖可知也然或幸而得免於司寇之議或雖議而未盡其罪或適得本罪而未誅其意乃公獨以體國之忠救時之志而蒙衆惡皆歸之謗使後世幹蠱典事之臣戒於覆轍而妬賢嫉能之輩引以藉口此吾所以痛悼於千萬世名實之不正也雖然公亦不得無罪焉夫天地之道浸言以漸也况於人事哉而公乃謂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為坐此蔽而欲速之弊不免矣古者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聖人於章之時必以已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章序 十二

日乃孚章言三就為訓而公乃謂以物役已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狗衆則事功無必成之望坐此蔽而自用之弊不免矣當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不能果斷下之人持上太急而動生謗議公之意見偶蔽於此故於異議之人槩以謔說罷之然禹臯吁咈反以相和周召異同不妨共政公不以此自勉而欲以誅罰勝之豈子產安定國家必大焉先之道邪公嘗謂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諸臣之才惟鯀優於治水故雖方命圯族而不能捨鯀其平昔議論如此所以不恤衆論而用



章呂者亦曰姑取其才以濟吾事爾然豈有欲求善治而用小人既用小人而無後悔者邪數者公之罪也雖不無不幸於其間然律以皇極無有偏黨好惡之義誰能為公諱也公之文集凡百卷邑以公重故集以地名自宋以來文章名家累數十往七退讓下風而莫敢爭列草廬日星海嶽之喻蓋定論也夫以公所立之高所任之大既如彼其文之不易及又如此徒以大中未協偏蔽尤存不能不競不絀不剛不柔以通天下之志渙天下之羣故雖遭逢誼辟而沮撓牽奪之餘非惟不足以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章序

十三

酬其堯舜君民之志反以增重異議者之勢使之勇於附和以抑蔽其君臣相與之至情正義於天下後世然則後之儒者其毋以影嚮未試之學而自許太過也夫其尚克偏去蔽以為王治之本而毋以議論勝事實也夫或曰使神宗享國比於殷武而公之行政得如管仲將羣疑終不亡而事功終無成乎予曰嘻此予所以重為公慨也此予所以知天之無意於宋也不然以彼之君臣乘崇高富貴之勢而於其道乃顯出齊桓管仲諸人之下耶是為序嘉靖丙午秋八月望日邑後學章袞

汝明謹書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章序

十四



傳神總論

人必有像所以思其人也像必有祠以棲神猶生人必有宅以安其身也像有時而滅祠有時而圯後人衆惡荆公者幾於不欲有其人而何以綿七六七百年像與祠至於今不毀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以予所采錄若而人非後來稱為善者邪後之覽斯編者其謂之何紀傳神弁及於諸祠堂記共九篇  
真贊二首○李雁湖注曰傳燈錄此物非他物○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隣人見之驚曰昔人尚存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之二

一

耶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莊子吾猶昔人非昔人○考畧曰公歸鍾山後喜看佛書自是見於詩篇甚多予嘗評擬寒山拾得詩謂是特天人游戲耳而他文無有也唯與蔡天啟蔣穎叔二書則其談佛理至如與曾子固書與陳柅書辯析佛老甚詳而老子一篇歸於禮樂刑政四術其言精微廣大尤為淺儒所不能道無論陽儒陰釋者而謗者乃言公晚年流入佛老何哉

題王荆公畫像○此乾隆十五年彭公時為江西

布政司題於荆公遺像幀首者也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予得拜公像於東鄉友人王交三家遂錄以歸顧彭二公為臨川穆堂李侍郎主康熙辛丑會試所取士穆堂稿所辨荆公誣罔事甚多故予求觀顧氏書亦甚切而予得拜公像實始於此故首錄之

書王荆公騎驢圖○考略曰王荆公騎驢圖是亦一寫真也公歸鍾山後優游山水間往來昭慶定林入功德水所與遊皆清尚之士若李伯時米元章蔡天啟葉致遠詩人俞秀老清老是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之二

二

所騎者驢也所發揮於古學者字說也抱字說而追逐於公驢後者清老也曰是勝事不可以無傳而因為騎驢圖者李伯時也時有見其圖而曰騎驢渺入荒陬想見先生未病時蘇子瞻也子瞻亦有笠屐圖視此何如也越二百餘年乃有讀臨川集若與清老曠世相感者元人張伯雨也其詩曰班馬文章老琢磨咎夔心跡半彫訛執鞭願作鍾山吏一袂字書隨白驢古無不朽之畫而是圖若幸得長存則以有書其上者山谷道人黃魯直也山谷云荆公之門蓋



晚多佳士以此

入蜀記○考峇曰荆國文公畫像予嘗一見之及閱陸務觀入蜀記謂李伯時嘗圖公像於定林昭文齋所謂著帽束帶神彩如生與予所見圖悉合則知此軸亦出於伯時之手無疑也務觀爲陸佃農師之孫農師師事荆公甚久故務觀每言荆公事甚詳思慕亦甚切即此一記亦可作荆公仕宦歸來山居一小傳也公有昭文齋詩自註云米黻題予定林所居因作詩曰我自中山客何緣有此名當緣琴不鼓人不見虧成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之二

三

今李本云人見有虧成似與第三句不合

荆國王文公祠堂記○考略曰象山陸先生與朱元晦三書在於孝宗淳熙十四年明年作王荆國祠堂記又五年先生卒是諸文皆成于晚年者也自是先生與人書必曰荆公祠堂記與元晦三書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辨論之文也又曰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大公案予於諸儒講學諸書無能爲役獨于先生論太極書嘗樂觀焉至于文公祠記所謂公之質公之志公之蔽與夫元祐大臣

之更張紹聖小人之報復兩下相激禍變有由先生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洵不誣矣故予於從來具非荆公者亦惟於此記尤樂觀也先生作此記時去荆公沒一百有三年中間洛蜀黨交相排擊其言盈天下若蘇氏之辯姦錄於宋文鑑又宋名臣言行錄盡采之邵氏聞見錄涑水記聞溫公瓊語魏氏東軒筆錄諸書所謂同志之士猶不能盡察若此類非耶先生沒而後世詆訶此記者又成一大公案然則荆國公案又將何時而了耶願予於此亦有不能釋然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之二

四

於斯文者其於援引老氏抹殺漢唐謂公之學不造本源而悉精畢力於其末則猶是講學論治漸漬於南渡習氣夫道有本有末天下事亦有本有末七不見則本何由而明事不成則道何由而著故善言道術者唯考其行事善惡而本末具在功過自明則論荆公亦第如先生言公之質公之志公之蔽足矣又何必區心與事於本末之間而使人汗漫莫測其所由來哉故予於斯記別爲裁截而錄之非敢刪也以明其所好在是而於先生全書自行於世無害也○



錢象祖字伯同錢塘人五世祖暄以嘉祐八年知撫州淳熙十三年象祖繼知撫州

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萬曆五年進士神廟初官御史以直聲振天下此記謂公儒而無欲儒而有為儒而自信其言皆切當執鞭欣慕鄒公過人遠矣先時洪武朝鮮縉大紳作吉水王氏祠堂序荆公弟王璟之後也序言王氏先世積德深厚而日固不因荆公而有衰謝也已不能無微辭焉宏治二年南城羅玘景鳴作金谿王氏祠堂記則平甫之後記盛言平甫有後而王雱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之二

五

勿祀與小人貪功好殺者爭入於泯滅幾與造言荷柳杻者無以異是亦皆西江人也

撫州府志書王文公祠記○公自臨川家於金陵卒於是葬于是父母兄弟墳墓皆在焉子雱沒猶有次子旁是後子孫不知所在亦不復聞有歸臨川者然自公沒中間官於臨川者嘗為公集其文又築其祠而祀之至于今六七百年不絕公之得此豈偶然哉故予於諸祠興廢可考而知者必備錄之所以見公流澤之長也虞伯生作臨川晏氏宗譜序云荆公子孫四十年前

尚見一二人今祠下亦有一二人耳

荆公故宅○考略曰乾隆己酉予遇臨川李君於南昌旅次曰近見某氏詩選錄李石臺所作荆公故宅詩一首既將原詩改易數字又大肆譏評予甚憤焉予因取李氏集覆閱之不知某氏何惡於臨川人謂於荆公多所諱言又何所愛於石臺改其詩為能存直道詩言洛蜀黨成終誤國熙豐法做豈緣公竊謂元祐紹聖黨禍此二語實為千古定案矣今改終為疑故豈為竟遂不得不改史書功過亦濛濛為生平功過史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之二

六

書中夫改人之詩以毀人又改人和詩以易其原韻何斯人之不憚煩也石臺又有重和詩一首言周官實政終難毀則與熙豐法做豈緣公合矣宋史虛言以失公又與史書功過亦濛濛合矣盛名孤立應成謗赤舄當年亦雨濛是其于公之得謗至比之周公居東又詳著跋語於後某氏亦能取重和詩及諸跋語而盡改之乎夫必如其所改詩謂石臺猶存直道可也否則以本詩言之豈非臨川人諱言荆公至是不又益一李來泰乎臨川人自宋陸象山作荆公祠



堂記元吳草廬虞道園又繼之明嘉靖中則有章衮汝明作荆公文集序繼七至五千言湯顯祖義仍於青苗保甲亦皆有說近惟李侍郎穆堂稿所辨正誣罔事尤多夫此數君子皆以文章道德顯著於當時其著書立言亦欲以傳信後世必不肯違直道以黨鄉人也且六七百年來毀荆公者沿襲舊說奚啻千萬人某氏又何必改此一詩藉臨川人以攻臨川人公之得謗愈積而愈多豈不以此也哉李君名孝汾字齊舒穆堂侍郎之弟之子遂書以相質且以釋其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之二

七

憤云

存是樓題王荆公遺像○黃魯直跋荆公禪簡云荆公學佛所謂吾以爲龍又無角吾以爲蛇又有足者也然予嘗熟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暮年小節雅麗精絕脫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考畧曰一荆公耳明允之作辨姦一則擲之在深淵之下魯直之跋禪簡一則抗之在青雲之上且一魯直耳以未嘗親見光風霽月之濂溪而人皆信之以熱視富貴浮雲之荆公而不一及之

於像何有焉書罷爲之三嘆予錄諸序像贊共二卷中有王明清玉照新志韓止仲澗泉日記黃魯直跋簡鄭端簡古言亦必爲之備載者以其言簡而意盡皆有過人之識後之覽者果能平心而察之雖謂俟之百世不惑可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之二

八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首之二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首之二

荆公自題真贊二首 錄前

題王荆公畫像○公名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也生宋天禧之己未年以元祐元年卒於金陵葬鍾山之麓予同年顧君棟高欲為公編緝年譜以補藝苑之闕且求公像繪於簡端予因從公裔孫處得遺像覽之撫其副本應顧君之請重裝潢是軸并為題識付公子孫藏之至公之文章政事前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之二

人論之詳矣茲不多贅時乾隆十五年季冬月中州彭家屏書於紫薇官舍

入蜀記

山陰陸遊務觀

乾道六年七月八日晨至鍾山道林真覺大師塔焚香塔在太平興國寺上寶公所葬也塔中金銅寶公像有銘在其膺蓋王文公守金陵時所作僧言古像取入東都啓聖院祖宗時每有祈禱啟聖及此塔皆設道場考之信然塔西南有小軒曰木末其下皆大松髯甲天矯如蛟龍往七數百年物木末蓋後人取文公詩木末北山雲冉冉之句名之建康志謂公自命此名非也塔後又有定林庵舊聞先君言李伯時畫文公像於庵之昭文齋壁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陸記

著帽束帶神彩如生文公沒齋常局閉遇重客至寺僧開戶客忽見像皆驚聳覺生氣逼人寫照之妙如此今庵經火尺椽無復存者予乙酉秋嘗雨中獨來遊畱宇壁間後人移刻崖石讀之感嘆蓋已五六年矣歸途過半山少畱半山者文公舊宅所謂報寧禪院也自城中上鍾山此為中途故曰半山殘毀尤甚寺西有土山今謂之培塿亦後人取文公詩所謂溝西屋丁壯擔土為培塿名之也寺後又有謝安墩文公詩云在冶城西北即此是也



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節錄

昭陵之日使選獻書指陳時事剖悉弊端枝葉扶疎往七切當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尙得爲知公者乎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勲績必爲伊周公之志也不斬人之知而聲光燭奕一時鉅公名賢爲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陸序

一

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謹諱行之未幾天下恟七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儉狹得志曾不爲悟公之蔽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王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

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已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委罪於公平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已說之行人所不樂既指爲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託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傑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志乎反復其手以導崇寧之奸者實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陸序

二

附麗匪人自爲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於金陵宣和間故廬邱墟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常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墮圯已甚過者咨嘆今怪力之祠綿七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其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郡侯錢公繕學之既慨然撤而新之視舊加壯爲之管鑰掌於學官以時祀焉予初



聞之竊所敬歎既又囑記於予公爲使時舍人曾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爲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足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郡侯教以所聞薦於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淳熙十有五年歲次戊申正月初吉邦人陸九淵記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陸時

三

崇儒書院記 節錄

明吉水鄒元標爾瞻

撫州海內名郡也其先多明德大儒如晏元獻王荆國曾文定陸文安伯仲吳草廬康齋諸先生者或曰元獻忠誠三陸孝友二吳篤實南豐有功六經粹然無疵獨荆國史有遺議何耶鄒子曰荆公儒而無欲者也拜相之日矢寒山以自老罷相之後托頽垣以終身徬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爲之業斯其人可得而磷淄耶當時爲諸人攻者惟新法耳新法之行荆國固失之驟新法之罷若實亦失之激急於罷者若以爲弊政不可一日有而今一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鄒記

一

一以爲良法公固儒而有爲者也身未執政天下譽之不加信及既執政天下毀之不加沮彼其心視毀譽如浮靄之來往太虛公又儒而自信者也七先生享有令譽如無瑕之玉公犯衆怒羣猜如百煉之金其趣操何後先殊焉且麟經絕響是非無憑以矣九原有作執鞭吾所忻願焉予於公又奚疑



撫州府志書王文公祠記

王文公祠在府治東南荒步嶺宋崇寧五年郡守田登因公舊宅創祠肖公像而祀之淳熙中郡守錢象祖修葺比舊加壯爲之管鑰隸于學官歲時祀焉事見象山陸文安公記中元至順初祠圯草廬吳先生就養郡庠過其祠而太息言於監郡塔不台重加繕治虞邵菴爲之記不知廢自何時祠宇爲居民侵削僅有存者臨川七十九都有上池王氏者譜謀相沿爲公弟安上後國初有名孟演者爲本府教授遂主公祠天順成化間其孫宗璉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畫像

一

兩以遺祠轉典與千戶所王表者弁以公及夫人二像附之公像且數百年鮮完如故若有呵護者每一拜觀欽容起敬有城北王某者忽認安禮之後嘉靖廿五年請托千戶熊邦傑以力奪之知縣應雲鸞遂祭于其家廿六年府同知陳一貫復以米二石易荆國夫人像弁付之守祠者猶記歲月直書其事于祠壁云

記文公祠者多矣此身後之文擬別爲一卷附之惟此叙公像獲存獨詳因錄於寫真後乾隆十五年彭公所模者卽此軸也

荆公故宅

臨川李來泰石臺

十年高臥此東峯出處無端繫已叢落蜀黨成終

沈本改疑 誤國熙豐法做豈 改竟 緣公爭墩已賦

三山石記里猶傳九曜宮漫向春風尋舊澤 改宅

史書 改生平二字 功過亦濛也 改史書中二字

右詩和蘇劍浦臨川十詠之一末有總跋 節錄

半山學問經濟本非宋代諸賢所可及新法功

過自不相掩溫公考亭已辨之當日毀謗之言

後人附會不白尤可浩歎因爲拈出意在闡幽

康熙元年壬寅十月二十四日附識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一

沈氏詩選評曰由言利而變法由變法而紹述由紹述而召亂則宋家南渡荆公有以致之也臨川人每多諱言作者自存直道



王荆公真贊

存是樓稿

嗚呼此何人哉是世所傳囚首喪面垢污不洗則有辨姦之蘇洵而黃魯直云予嘗熟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二說背馳一越一秦而真安在哉我拜公像其身非身亦讀其書誰與爲鄰其爲年譜也非徒爲面洗其垢整風度而常新固將貽諸衆惡必察者而迢遙以俟乎千春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一

書王荆公騎驢圖

朱黃庭堅魯直

荆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常自以爲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好學者從之請問口講手畫終席或至千餘言金華俞紫琳清老嘗冠禿巾衣掃塔服抱字說追逐荆公之驢往來法雲定林過入功德水逍遙遊亭之上龍眠李伯時曰此勝事不可以無傳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黃書

一



王荆公年譜例略

卷首三

年譜所以紀事也荆公譜前此既無所承即生平自著其文亦多無歲月可考故雖年譜告成猶不能無歉心焉自古傳信莫如史惟宋史傳公尤多顯然不合而無有人從而正之者其誠不可無言也

春秋采善貶惡非獨無刺譏而已惟好議論者記惡不記美而後世有述皆歸焉

天子為天下君宰相為時亮天工者也攻公如專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三 例畧

一

在新法猶為在朝言朝惟謗公者千萬端皆出於私書辨之而不勝辨則由辯姦凡事不近人情一言為之也

辨姦如張安道撰墓表有命相之語子瞻作謝書有流涕之言其為作偽易知也今又采元豐七年子瞻過金陵有鍾山唱和諸篇公既沒有與滕元發一書皆具載於眉山集中者其於辨姦不愈足證其妄乎

與荆公分道立幟者溫國也以變更新法言之謂青苗不可徧行於天下似矣保甲可廢乎差役

可復乎熙河可既取而復棄之乎以詩賦取士豈果愈於經義乎李石臺曰洛蜀黨成終誤國熙豐法傲豈緣公

濮議為公身外之事也而錄之所以志黨禍之所

由始宋之亡實由於黨禍

神宗實錄為公身後之書也而錄之尤詳者所以志黨禍之終

考畧所以紀事亦所以辨謗而於論文不與焉其於公文日讀本何也非敢自詡能讀與僅為學子估畢之資亦以事與文有關於體要者皆繫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三 例畧

二

焉以是為不可不讀云爾

日就正何也柳宗元著非國語矣而後人非七國語又作明陳耀文於丹鉛錄正楊有書矣而後人又有正七揚者然予於丹鉛錄所痛詆安石者亦十駁其五已載之考畧雜錄矣則今于考畧全書誠得有道者正之是為荆公身後之大幸而亦鄙人屬望之真心也

唐宋韓柳二蘇之古文嘗自言其用心所由來與其得力所已至而荆公無有故予考畧鮮及焉然即以文論惟穆堂李氏有言荆公生平為文



最為簡古其簡至於篇無餘語語無餘字往七  
東千言十數轉於數行中其古至於不可攀  
躋蹤跡引而高如緣千仞之崖俯而深如繩千  
尋之谿而曠而愈奧如平楚蒼然而萬象無際  
此真善言荆公古文者而世且曰吾不以人廢  
言也又曰吾愛其文而惡其為人因遂不欲讀  
其書是果得為知人與知文者哉

公詩曰惟聖人能輕重人不能銖兩為千鈞獨謗  
公者造為不根之言又以銖兩成千鈞之重即  
予無益費精神亦多在乎此觀吾考畧者幸平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三 例畧

三

心而察之可也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之一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一 自天禧五年至康定元年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公生

臨江府名宦志曰王益字損之臨川人荆公父  
也宋天禧中判臨江軍清江縣古跡志曰維崧  
堂在府治內宋天禧中王益為臨江軍判官其  
子安石生於此後人因名其堂曰維崧又縣志  
載王直科甲題名記曰宋天禧中王公損之判  
臨江軍其子荆國文公生於此詩書福澤積久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天禧

十一

而彌昌文章之華道德之光莫有盛焉者

考畧曰公生於天禧五年辛酉至哲宗元祐元  
年薨年六十六公有酬吳冲卿見別詩同官同  
齒復同科朋友婚媾分最多又祭冲卿文曰公  
命在酉長我一時公先我苗我後公妻公二女  
長適冲卿子安持又宋史馮京傳魏泰東軒筆  
錄王明清揮塵錄朱翌猗覺寮雜志或明言生  
於辛酉或明言得年六十六其他引用白雞事  
甚眾自正史誤載年六十八後來以史學名家  
者不特無一人正之且有因史誤而改為生於



天禧三年己未正史之不足憑此譜開卷可見  
矣昔漢范升奏不立左氏傳陳元謂升等所言  
皆斷截小文褻瀆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  
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也今予緝公年譜凡  
後人指公瑕疵妄誕無稽非同小差則多於年  
數不合得之首詳於此覽者得以考焉

乾興元年壬戌二歲

正月朔改元二月真宗崩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二歲

二年甲子四歲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天禧

二

三年乙丑五歲

四年丙寅六歲

五年丁卯七歲

六年戊辰八歲

臨川王氏登進士者真宗咸平三年庚子陳堯  
咨榜王貫之安石叔祖也祥符八年乙卯蔡齊  
榜王益安石之父也慶歷二年壬午楊賓榜王  
安石六年丙戌賈黯榜王沆安石從弟也皇祐  
元年己丑馮京榜王安石兄也嘉祐六年  
辛丑王俊民榜王安禮安石弟也治平四年丁

未許安世榜王雱安石子熙寧元年戊申召試  
賜進士及第王安國安石弟自咸平三年至是  
共六十九年安石祖以下登進士者八人而毀  
者乃云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何其妄也公誌貫  
之墓曰享年六十二官至尚書主客郎中明年  
天聖七年葬和州之歷陽縣王氏起家登進士  
自貫之始故錄於此

七年己巳九歲

八年庚午十歲

廣東省名宦志天聖八年王益以殿中丞知韶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天禧

三

州三年以憂去又四川省名宦志王益荆公之  
父祥符間任新繁修學校禮師儒與梅摯等唱  
和詩賦最多○考畧曰此紀年誤也祥符在位  
九年八年乙卯王益成進士年二十一

九年辛未十一歲

明道元年壬申十二歲

二年癸酉十三歲

公有傷仲永篇曰金谿民方仲永明道中從先  
人還家於舅家見之當是楚公自韶州丁衛尉  
府君憂也



景祐元年甲戌十四歲

二年乙亥十五歲

三年丙子十六歲

憶昨詩丙子從親走京國浮塵全並緇人衣

四年丁丑十七歲

十一月改元

憶昨詩明年親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磯是  
年楚公通判江寧府公亦隨宦至江寧也憶昨  
詩男兒少壯不樹立挾此窮老將安歸又日材  
疎命賤不自揣欲與穆勢遐相希公自年十七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天禧 四

入時即以穆契自命如此

寶元元年戊寅十八歲

是年十一月改元

二年己卯十九歲

二月十三日父益卒年四十六蓋生於淳化五  
年也楚公通判江寧既卒於官墓於江寧牛首  
山子孫遂家焉憶昨詩昊天一朝昇以禍先子  
泯沒予誰依

康定元年庚辰二十歲

考略曰公康定元年二十歲明年二年冬則改

元慶歷矣公一生得免於詬厲者唯此二十年  
耳然已有荆公少年懷刺見濂溪之說予特為  
論之尤詳云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天禧 五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之二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二 自慶歷元年至慶歷四年

慶歷元年辛巳年二十一

是年十一月改元

憶昨詩曰母兄呱七泣相守三年厭食鍾山薇自  
寶元二年二月居喪至是服闋詩曰屬聞下詔  
取羣彥遂自下國趨王畿則入京師應禮部試  
也

慶歷二年壬午年二十二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上

一

是年三月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八  
百三十九人公登楊寅榜進士第四名是年簽  
書淮南判官

葉慶得石林燕語曰本朝以科舉取士得人爲  
最盛宰相同在第一甲者惟楊寅審賢榜王禹  
玉珪韓子華絳王荆公安石三人皆又連名前  
世未有也

史本傳曰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  
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  
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

就正

進士上第

考略曰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一書在慶歷元年  
至二年再上歐陽第二書及歐公送曾鞏秀才  
序皆無一語及安石而子固遂歸臨川矣今日  
介甫由歐公延譽擢第是謂子固稱道介甫于  
歐公與歐公傾服介甫之書皆未之入目而於  
二公相見之歲月全未之考也本傳一開卷而  
乖謬若此則由元人修史皆雜采毀者之言爲  
之而六七百年來從無有正其謬者予因取歐  
曾二公往來書牘備錄於后使知作僞者無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上

二

而不毀而毀者之妄亦無之而不敗也據名臣  
言行錄是說也出於溫公瓌語

送孫正之序○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  
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  
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  
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  
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  
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  
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  
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自



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  
圓冠義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  
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于揚得友  
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  
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  
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  
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  
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  
真儒之效不自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  
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上 三

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歷二年閏九月十一日  
考略曰子固上歐陽學士第一書曰觀聖人之  
道者宜莫如於孟荀揚韓四君子之書則介甫  
此序謂以孟韓之心爲心兩人終身學術蓋未  
之有易介甫憶昨詩曰材疎命賤不自揣欲與  
稷契遐相希是時介甫年十八九已以天下爲  
已任今序曰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亦猶是  
耳其後歷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或辭館職辭  
集賢校理辭同修起居注最後辭執政而歸遂  
不復出則皆有故而非高尚其事要君取譽於

一時其全書可考而知也

慶歷三年癸未年二十三  
憶昨詩示諸外弟○憶昨此地相逢時春入窮谷  
多芳菲短垣困七冠翠嶺躑躅萬樹紅相圍幽  
花媚草錯雜出黃蜂白蝶參差飛此時少壯自  
負恃意氣與日爭光輝乘閒弄筆戲春色脫落  
不省旁人譏坐欲持此博軒冕肯言孔孟猶寒  
饑丙子從親走京國浮塵空並緇人衣明年親  
作建昌吏四月挽舡江上磯端居感慨忽自悟  
青天閃爍無停暉男兒少壯不樹立挾此窮老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上 四

將安歸吟哦圖書謝慶弔坐室寂寞生伊威材  
疎命賤不自揣欲與稷契遐相希昊天一朝畀  
以禍先子泯沒予誰依精神流離肝肺絕皆血  
被面無時晞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載厭食鍾山  
薇屬聞降詔起羣彥遂自下國趨王畿刻章琢  
句獻天子鈞取薄祿歡庭闈身著青衫手持版  
奔走卒歲官淮沂沂無山四封庠獨有廟塔  
尤我魏時時憑高一悵望想見江南多翠微歸  
心動蕩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旂騰書漕府私  
自列仁者惻隱從其所暮春三月亂江水動櫓



就正

健帆如轉機還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縱橫  
揮出門信馬向何許城郭宛然相識稀永懷前  
事不自適却指舅館排山扉當時髻兒戲我側  
於今冠佩何願七况復邱樊滿秋色蜂蝶捲藏  
花草腓令人感嗟千萬緒不忍蒼卒回駮駢留  
當開樽強自慰邀子劇飲毋予違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上

五

懷刺見濂溪則真無其時無其地也江寧舊名  
建業亦名建康今諸刊本皆云建昌吏是相沿  
承誤否

讀本

傷仲永○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  
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郎書  
詩四句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  
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  
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  
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不使學  
予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見之十二三

讀本

就正

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  
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  
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遺矣卒  
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  
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  
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耶  
附雲林圖記書後○凡人之賢不肖皆於其卒  
也命之始不肖而卒也賢則謂之賢焉可也始  
賢也而卒不肖則謂之不肖可也金谿雲林三  
十六峯鄉人危太樸雲林圖記曰近崖山有神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上

六

童峰方仲永者實生其下荆國王文公所作傷  
仲永是也余謂仲永始而通悟終焉爲泯然衆  
人見於荆公悼嘆者詳矣則仲永何足以當是  
山之靈而是山亦何樂藉仲永以受此名哉予  
是以嘆誌者因荆公此文而附和之而不知已  
失荆公所以垂戒之旨矣世之爲賢不肖者可  
不知所從事哉乾隆己丑上翔書

張刑部詩序○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  
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楊  
劉揚劉以其文詞榮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



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龐無文章  
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  
守不污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污者邪  
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行  
亦自守不污者邪豈唯其言而已畀予詩而請  
序者君之子彥博也彥博字文叔爲撫州司法  
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慶歷三年八月序  
考略曰予嘗有言詩話盛而風雅之道靡矣至  
宋尤甚而其品益下惟荆公無有即平日與人  
論詩亦絕少其不好爲議論與言人短長亦於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上 七

此可見矣此序因刑部與楊劉並世故言其文  
詞染世學者迷其端原然前乎此石守道作怪  
說則痛詆大年後乎此歐陽公以古學倡天下  
而文體爲之一變亦以楊劉爲言云刑部名保  
雍會子固嘗誌其墓

同學一首別子固○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  
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  
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  
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  
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

就正

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  
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  
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  
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  
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  
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  
庸而後已正之益亦常云爾夫安驅徐行轡中  
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  
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耳轉  
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上 八

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考畧曰介甫同學一首其言及于中庸蓋本之  
子固懷友一首原文也中庸二字本出於夫子  
之口而載於論語之書其後子思作中庸荀卿  
謂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子  
思唱之孟子和之則固以中庸爲子思所作又  
其後孔叢子載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  
子之言或者以爲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  
之言有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則已不免有  
疑辭矣自是周秦以及漢唐中間未有從事



中庸專門名家者唐李習之作復性書三篇歐陽子以爲此中庸之義疏爾而又曰不作可也又送太原秀才序則猶若有微辭焉蓋自韓柳而下至北宋若柳仲塗穆伯長孫明復石守道胡翼之李泰伯歐陽永叔曾子固王介甫此皆言道術者總之不離乎孟荀楊韓慶歷元年子固初上歐陽學士書曰仲尼既沒觀聖人之道者莫如孟荀楊韓四君子之書慶歷二年介甫送孫正之序亦曰以孟韓之心爲心則今懷友同學二文雖作於慶歷二年而曰望聖人之中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上 九

庸而不能至則固非舉子思全書而言之也其後二公作洪範傳亦皆於子思中庸畧舉其辭尤非若後世言道統者必歸焉且介甫有性情說若甚爲習之下鍼砭者子固懷友一首最後見收於吳氏能改齋漫錄此自是子固少年之文非其至者然而二公立志之蚤望道之卓終其身能砥行立名於後世至今六七百年未有能繼之者尤不能無重感於斯文也文云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蓋在慶歷二年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卽在歸臨川時別子固而復之官

淮南也江南卽今之江西前此皆稱江南云

李通叔哀辭

弁序

通叔字不疑世爲閩民通叔再

從太學進士試斥不送自京師歸而親道建溪溪水暴下反其舟溺死年二十八云初予旣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爲諸生常感古人汲於友以相鑄切以入於道德予其或者歸爲塗之人而已邪爲此憂懼旣而遇通叔於諸生間望其容而色粹然類君子卽而與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上 十

言在耳則予放心不求而歸邪氣不伐而自遁去求其所爲文則一本於古華虛蕩肆之學蓋未嘗接于其心誠有以開予者予得而友之憂懼釋然作太阿詩貽之道氣類之同而合也通叔亦作雙松詩道氣類之同而期之也也以爲報自予之得通叔然後知聖人戶庭可策而入也凡不唯喻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焉者爲多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予待禮部試留京師別且言曰通叔去而歸某也不沒而入於愚也其幾矣明年亦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



之南某也不可以之閩通叔來若何通叔曰是亦不疑之言也明年從事淮南將問且召焉則未也或以死狀計既慟且疑且幸其不然會有江南之役遇閩人輒問狀還泊東流尉許程者閩人也乃知計者信又知陳安石者亦溺死安石字伯起亦閩人予嘗問通叔素友獨言伯起云噫二子豈行殆也其亦命而已矣予悲通叔窮以天也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天之不予相也作哀辭○我思古人兮維友之求燕處日講兮行相為謀相翼以進兮相持以修要歸于道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上 十一

兮不入于尤卒聖若賢兮其本則然我無以是兮甚懼以憂倚嗟吾子兮畜德挾材傑然自如兮不羣庸游考講六藝兮造窮微深匪富貴慕兮匪賤窮羞曰予既逢今朝夕其旁仁義之光兮忠信之厥邪志蕩夷兮正氣獨完吾子賜我兮於安以疇尚日子興兮羽儀于世吾君德澤此兮淳漓固偷執神不羣兮隕子于溪子生適然兮欲誰仇所嗟存者兮志孤道遠子之不就兮一朝而休死不以所兮誰得子尸誰藏于棺兮誰坎于邱予欲慟哭兮子豈有聞子不可作

兮予生之愁

考略曰通叔卒於慶歷元年明年公簽書淮南判官其言會有江南之役泊東流卽三年歸臨川反揚州而作哀辭也其切於求友必窮六藝以入於道德悲其窮以天不得沛吾君德澤以及於斯民大意與孫正之序曾子固同學一首無以異是不可以不錄也

上徐兵部書 節錄 向蒙執事異之嚴符開以歸路暮春三月登舟而南浮江絕湖綿二千里風波勁悍雨潦湍猛窮兩月乃至家展先人之墓寧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上 十二

祖母於堂十年縈鬱一旦釋去戴執事之賜此時唯重還職不時以懼以慙然去父母之道古人所為遲也也不識執事謫之貫之宜將何如某此月治行承序於左右在旦暮矣考略曰此書與憶昨詩合故錄之

慶歷四年甲申年二十四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外祖夫人黃氏生二十二 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卒三月而葬康定二 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彊而安事舅姑 夫撫子皆順適吳氏內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



歲時以辭幣酒食相綴接卒夫人之世戚疏愚  
良一無聞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往七引以輔導  
處士信厚聞於鄉子爲士無虧行繫夫人之助  
夫人資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  
曉書史也某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  
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  
知其有喜愠也病且革以薄塋命子億其可謂  
以正始終也已舅藩旣誌其塋四年某還自揚  
州復其墓復表曰聖人之教必繇閭門始後世  
誌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天下相重以辰相蕩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上 十三

以後疣然教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  
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鄰里是職  
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  
亦教之熄也人七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  
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考略曰黃夫人金谿吳旼之配也旼爲敏之弟  
吳氏世居臨川三十里外地名烏石岡所居又  
有柘岡金谿自宋開寶始置縣吳敏以淳化三  
年成進士而二子芮蒙又繼之金谿以儒起家  
未有先於吳氏者也旼之女爲王益夫人則荆

公之母也荆公少年往來外家甚數故其所爲  
柘岡詩亦多敏之夫人曾太君荆公爲誌其墓  
曰某實夫人之外孫稱謂不嫌從同而夫人歸  
之以其孫則荆公夫人之祖母也公與子雱皆  
吳所自出其被及於外家發祥又如此故予於  
吳氏墓文皆得備錄之所以志兩家世濟其美  
云公還自揚州實三年日四年不合也以夫人  
卒之年數之則又似作誌實在四年矣姑錄於  
此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上 十四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之三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三

自慶歷五年至慶歷七年

慶歷五年乙酉年二十五

附會鞏上歐陽舍人書 未錄

考畧曰子固上歐陽舍人書末云鞏之友王安石不至庶知其言之非妄也百餘字悉與致蔡書同惟中多嘗與鞏言非先生無足知我也十二字又云此數者近皆為蔡學士道之蔡君深信是致蔡書後必已得報而後及於歐蔡書首云

就正

王荆公年譜考畧

卷三

慶歷下

一

慶歷四年五月日此書無年月明文即分錄於四年五年可也

慶歷五年三月韓琦罷知揚州邵氏聞見錄曰魏公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為簽判每讀書至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君少年毋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魏公後知其賢欲收之門下荆公終不屈故荆公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為多每曰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詆公亮荆公

挽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輜猶不忘少年之語也

考略曰謂君少年毋廢書不可自棄即非知已之言亦不同於詬評也曷為必作畫虎圖以詆之且至數十年後作挽辭而猶不忘之元祐修神宗實錄采入邵氏聞見錄涑水記聞為多皆謗書也安石日錄至紹聖初乃出而茲猶必及之者愈以見作偽者欲藉以實安石之罪而不覺已自露其拙也并錄公虎圖詩於后  
虎圖○壯哉非羆亦非羆目光夾鏡當坐隅橫

王荆公年譜考畧

卷三

慶歷下

二

行安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我見心為動熟視稍稍摩其鬚固知畫者巧為此此物安肯求庭除想當槃礴欲畫時睥睨衆史如庸奴神閑意定始一掃功與造化論錙銖悲風颯七吹黃蘆上有寒雀驚相呼槎牙死樹鳴老鳥向之俛喙如哺鷄山牆野壁黃昏後馮婦遙看亦下車

考畧曰據李雁湖注此詩題下云或言公作此詩譏韓忠獻恐無此是雁湖亦不以此錄為然矣而猶曰或言者為伯溫諱也是時其父燾作



就正

長編多主邵馬楊范故凡注中言或云者皆為諸人諱也李注又云或言王介甫歐陽永叔梅聖俞與一時聞人坐中分題賦虎圖介甫先成衆服其敏妙永叔乃袖手據此則諸公分題賦詩必在嘉祐初年是時韓公不在坐又去慶歷十餘年曷為與諸公賦詩而忽謂及韓公耶况據其說畫虎圖亦非荆公自作此詩祇工於賦物曷何嘗有一言涉於因物寓諷至挽詩則尤周內奇怪矣

涑水記聞曰初韓魏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下

三

簽書判官事魏公雖重其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介甫聞以為輕己由是怨之

考略曰謂王廷評頗識難字此亦何傷於人即以為輕己亦何必由是而怨之且廷評既秩滿而去矣何由而得聞之即聞之司馬氏又何從而知其怨而筆之於書予謂邵馬所錄即實有其事皆語言之微無關於身名得失之數而一則書於數十年之後又百有餘年且有悉采入

就正

名臣言行錄者是皆不可以已乎至延及於王氏日錄亦太甚矣閱罷為之三歎

慶歷六年丙戌年二十六

是年公在京師

丙戌五月京師作二首○北風閣雨去不下驚沙蒼茫亂昏曉傳聞城外八九里電大如拳死飛鳥 浮雲離披以不合太陽獨行乾萬物誰令昨夜雨滂沱北風蕭七寒到骨

考畧曰李注云慶歷六年五月甲申雨雹地震即此年也案次年讀詔書詩曰去秋東出汴河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下

四

梁亦郎指此

附會鞏再與歐陽舍人書○鞏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略曰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知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書既達而先生使河北不復得報然心未嘗忘也近復有王回者王向者父平為御史居京師安石於京師得而友之稱之曰有道君子也以書來言者三四



猶恨鞏之不卽見之也則寓其文以來鞏與安石友相信甚至自謂無媿負於古之人覽二子之文而思安石之所稱於是知二子者必魁閎絕特之人不待見而信之已至懷不能隱輒復聞於執事三子者卓也如此樹立自有法度其心非苟求聞於人也而鞏汲也言者非爲三子者計也蓋喜得天下之材而任聖人之道與世之務復思若鞏之淺狹滯拙而先生遇甚厚懼已之不稱則欲得天下之材盡出於先生之門以爲報之一端耳伏惟垂意而察之還以一言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下 五

使之是非有定焉回向文三篇如別錄不宣考畧曰曾子固稱道安石於歐公至於再至於三其時荆公年二十四所謂文甚古行稱其文其人爲古今不常有可謂終身不愧乎其言矣乃近有刊南豐集於所致歐蔡二書末言王安石者止僅錄其一於此書自其略曰以下至書既達書字止刪去一百零一字且又自言其例曰舊刻再與歐陽舍人書及上蔡學士俱有薦王安石一段事同而文不異止於前書載之夫前人重出者可刪則當時曷爲並存而必待六

就正

百餘年後刪之乎原其意蓋甚不悅荆公若有傷於子固知人之明者其實欲并一而刪之而又不得不存其一也且於子固當日倦也愛友之心至是盡沒則亦誣子固甚矣則又有於古今不常有句改爲或不常有者卽一句之中不顧文義之難通如此

附濂溪年譜慶歷六年丙戌濂溪年三十任南安司理叅軍程珣假倅南安令二子師事之是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

考畧曰予嘗閱林德頌源流至論貶損荆公不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下 六

遺餘力其一曰安石與程明道同學於濂溪以不樂新法而絕予以濂溪荆公二家出處歲月考之所謂同學者此其時耶抑別有其時耶此其地耶抑別有其地耶此與羅景綸載荆公少年懷刺見濂溪同一妄也予別有論著於后

慶歷七年丁亥年二十七

本傳安石簽准書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是爲慶歷七年附會鞏與王介甫第一書○鞏啟近託彥彌黃九各奉書當致矣鞏至金陵後自宣化渡江來



滁上見歐陽先生任且二十日今從泗上出及舟船侍從以西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歎誦寫不勝其勤閒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此人文字可驚世所無有蓋古之學者有或氣力不足動人使如此文字不光耀于世吾徒可耻也其重之如此又嘗編文林者悉時人之文佳者此文與足下文多編入矣至此論人事甚衆恨不與足下共講評之其恨無量雖歐公亦然也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胸中事萬萬非面不可道登此行至春方應得至京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下

七

師也時乞寓書慰區區疾病尙如黃九見時未知竟何如也心中有與足下論者想雖未相見足下之心潛有同者矣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摸擬前人請相度示及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餘俟到京作書去不宣

考略曰子固與王介甫第一書在慶歷七年蓋子固致歐陽舍人書後是年至金陵旋往滁上又云今從泗上出及舟船侍從以西又云此行至春方應得至京師及子固侍父疾於南京以

讀本

至於卒則猶在於是年故介甫志易占墓曰卒時慶歷丁亥也當慶歷四年子固上歐公書曰安石嘗與鞏言非先生無足知我也今書云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夫以而人交相慕悅之情如此猶遲十餘年乃始相見於至和嘉祐間則凡介甫生平其不肯妄交一人又可知矣介甫慶歷初年文字少開廓亦間喜造語誠有如歐公所云者歐公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予謂此數語即歐公所自道而起衰之功遂與昌黎並以是得成其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下

八

爲歐陽子之文也夫爲文而求爲似人則人亦必能似之亦安能獨有千古哉介甫英分絕人自命又最高故其後來爲文不惟不似孟韓而亦無有擬似周秦兩漢者此其所以亦成爲荆國之文而獨有千古也觀其常題張司業詩蘇州司業詩名老樂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豈非有見於自然之難及乎昌黎平淮西碑孫莘老謂其叙如書銘如詩而介甫且曰筆墨雖巧終類俳殆亦有合於不必似之之說乎或曰語不可造乎曰詩書六



經之文檀弓左邱明之書皆造語者也揚雄以法言象論語其造語尤甚然非假論語以為語故能自成爲法言之書三代而下漢以來作者如林如揚雄亦向惡於造語哉

讀詔書○去秋東出汴河梁已見中州旱勢強日射地穿千里赤風吹沙度滿城黃近聞急詔收羣策頗說新年又亢陽賤術縱工難自獻心憂天下獨君王

考畧曰李注云慶歷七年八月錢彥遠奏前歲地震雄霸滄登旁及荆湖幅員千里今復大旱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下 九

人心噉也此詩言去秋正彥遠輩論奏時又注云慶歷七年三月詔曰自冬訖春旱暵未已五種不入農失作業朕惟災變之來應不虛發殆不敏不明以干上天之怒咎自朕致民實何辜與其降疾于人不如移災于朕自今中外臣僚共指當世切務實封條上又注云降詔在三月則此詩當在春時作也故云新年又亢陽

與馬運判書○運判閣下比奉書郎蒙寵荅以感以作且承訪以所聞何閣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

讀本

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閣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爲耳不得爲則尚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薪芻百穀之價亦必踴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下 十

以謂宜料畿兵之驚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脉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脉流通之勢也儻可上聞行之否

考畧曰據書中云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絕當與讀詔書詩宜並錄于是年公吏縣時倦也民事先天下之憂而憂如此此等文固不可不錄也

鄞縣經遊記○慶歷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



寅升雞山觀礮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  
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  
謀作斗門於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  
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於瑞巖之開善院遂宿  
甲申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  
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  
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  
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峯行十里許復具舟以  
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  
普寧院日下晏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下 十一

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  
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考畧曰史稱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  
利考是年公初抵任其勤已如此史又云貸穀  
與民立息以償俸新陳相易邑人便之此卽異  
日行青苗之法也此豈有意於厲民與有私於  
征利哉而後來攻新法者極詆訾之言而不察  
其心何也歐公他日薦之謂以吏事兼有時  
才卽治鄞可見矣

上相府書○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施道以業

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其澤者爲之焦然  
恥而憂之譬譬侏儒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  
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踐不忍不仁於草  
木今行葦之詩是也况於所得士大夫也哉此  
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伏惟閣下  
方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時竊  
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駑之力畢思慮治百  
姓以副吾君吾相於設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  
不宜以私恩上而自近於不敏之誅抑其勢有  
可言則亦閣下之所宜憐者某少失先人今大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下 十二

母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內外數  
十口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祿  
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野處念自廢於苟賤  
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裘葛具魚菽而免於事  
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而外以累君子養  
完人材之德濡忍以不去又義之所不敢出也  
故輒上書闕下願殞先人之邱冢自託於筦庫  
以終犬馬之養焉伏惟閣下觀古之所以材賢  
孽侏儒之道覽行葦之仁憐士有好修之意者  
不窮之於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



者雖愚無能無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為子孫之誼是亦君子不宜得已者也黷冒威尊不任皇恐之至

考峇曰據子固作都官誌云安石知鄞縣慶歷七年十一月上書乞告葬公明年某月詔曰可考是年相府賈昌朝陳執中也明年閏正月文彥博同平章事意潞公知安石實始於此

慶歷八年戊子年二十八

二月癸酉頒慶歷善救方

先大夫述○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為撫州臨川人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三 慶歷下 十三

不知始所以從其後有隱君子某生某以子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衛尉寺丞某公考也公諱某始字損之年十七以文干張公詠張公奇之改字公舜良祥符八年得進士第為建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既數月皆畏翁然令賴以治嘗疾病闔縣為禱祠縣人不時入稅州各縣公曰孔目吏尚不時入稅貧民何獨為邪郎與校至府門取孔目吏以歸杖二十與之期三日盡期民之稅亦無不入自將已下皆側目為判官臨江軍守不法公遇事輒據爭之以

故事一政吏為文書謾其上至公輒閣軍有蕭灘號難度以腐船度輒返吏呼公為判官灘云豪吏大姓至相與出錢求轉運使下吏出公領新淦縣縣大治今三十年吏稱說如公在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大治移知新繁縣改殿中丞到縣條宿姦數人上府流惡處自餘一以恩信治之嘗歷歲不答一人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夷越無男女之別前守類以為俗然即其得可已皆弗究公曰同是人也不可瀆其倫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邪凡有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三 慶歷下 十四

萌蘖一切擿發窮治之時未幾男女之行于市者不敢一塗胡先生瑗為政範亦掇公此事部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民言虎自斃者五令斷虎頭與致州為頌以獻公麾輿者出以頌還令其不喜惟不以其道說之不說也如此蜀効忠士屯者五百人代不到謀叛韶小州郎有變無所可技梧佐吏始殊恐公不為動獨捕其首五人即日斷流之護出之界上劫佐吏固爭請付獄既而聞其徒謀若以首赴獄當夜劫之以叛眾乃愈服公完營驛倉庫建坊道隨所施設有



條理長老言自嶺海服朝廷爲吾置州守未有賢公者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閱兩將一以府倚公辦實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棄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公於忠義孝友非勉也官游常奉親行獨西川以遠又法不聽在新繁未嘗劇飲酒歲時思慕哭殊悲其自奉如甚嗇者異時悉所有又貸於人治酒食須以娛其親無秋毫愛也人乃或以爲奢居未嘗怒笞子弟每置酒從容爲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亡治亂之所以然甚適其自任以世之重也雖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下

十五

人望公則亦然卒之官不克其材以天嗚呼其命也母謝氏以公故封永安縣君娶某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女一人適張氏處而人將以某月日葬某處子某等謹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焉以取信於後世考畧曰公父都官墓誌本以此述請銘于子固今獨錄此亦以述與銘其言質實如一皆可並存不朽也公又有先大夫集序曰公之詩君子視之當自知矣不敢贊也公爲文簡而有體類如此又有答韶州張殿丞書亦爲都官而發其

言尤激昂悲痛可爲千古監戒茲不錄予別有所論著云

讀二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鄞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井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下

十六

向之渠川稍七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蓄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衆川之涸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爲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爲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蓄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穉少亦皆懲旱之數而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况其所願欲哉竊以爲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伏



惟執事聰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導利去害汲七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故輒具以聞州州既具以聞執事矣顧其厝事之詳尚不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爾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誅幸甚

考略曰杜杞字偉長世爲金陵人歐陽公誌其墓云慶歷六年徙爲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是公有上杜學士兩書應在七年八年也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公後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下 十七

來變行新法亦猶是意然不若治鄞時悉著成效以無有旁撓之者也

讀本

上運使孫司諫書○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爲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地搔動糟戶使不得成其業糟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爲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爲慮也鄞於州爲大邑某爲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

百畝百畝之直爲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爲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撻以督之鞭撻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爲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慶歷下 十八

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蓋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糶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在上之仁人有所爲則世輒指以爲師故不可不慎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閣下之爲此而師之獨不害閣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閣下之爲方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閣下求增購賞以勵



告者故某竊以謂閣下之欲有爲不可不慎也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爲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爲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爲閣下惜此也在閣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令如古之爲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伏惟閣下常立天子之側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爲於世而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三

慶歷下

十九

復之乎二帝三代之隆顧欲爲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事豈待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蓋迫於公家用調之不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爲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然閣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閣下於古書無不所觀觀之於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其辭說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尙不肯爲安有此而可爲者乎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成俗苟以順從爲得而上之人亦徃徃憎人之言言有忤已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

於上而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爲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惟閣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聽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于犯云云考峇曰是時公年二十八與上大夫言絕無忌諱如此觀其上孫杜二書及收鹽一詩其爲愛民惻怛之心籌畫利害之明雖復老成謀國者弗如宜乎歐陽修薦安石疏云議論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洵非虛譽無如後人錄公文鮮有及之者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三

慶歷下

廿〇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之四

金谿蔡翺元鳳著

卷之四 自皇祐元年至至和二年

皇祐元年己丑年二十九

公在鄆

讀本

善救方後序○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某伏讀善救方而竊嘆曰此可謂不忍人之政矣夫君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職而天下受其治方今之時可謂有若矣生養之德通乎四海至於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四

皇祐

一

蠻夷荒忽不救之病皆思有以救而存之而臣等雖賤實受命治民不推陛下之恩澤而致之民則恐得罪於天下而無所辭誅謹以刻石樹之縣門外左令觀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皇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序  
考畧曰善救方頌於慶歷八年至是刻石而布之必推本於先王不忍人之政其言簡而明大而非夸自是公之文皆可一望而知也  
八月以文彥博為昭文館大學士龐籍為樞密使文彥博龐籍建議省兵其奏曰公私困竭正

讀本

坐冗兵果有患臣請死之帝意遂決於是簡汰陝西及河北諸路戍兵為民者六萬減廩糧之半者二萬又詔減陝西兵屯內地以省邊費  
省兵○有客語省兵省兵非所先方今將不擇獨以兵乘邊前攻已破散後距方完堅以衆亢彼寡雖危猶幸全將既非其才議又不得專兵少敗孰繼胡來飲秦川萬一雖不爾省兵當何緣驕情習已以去歸之能田不田亦不桑衣食猶兵然省兵豈無時施置有後前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儉慈勞者已息肩游民慕草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四

皇祐

二

野歲熟不在天擇將付以職省兵果有年  
李注先儒嘗言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八千仍有在城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元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軍之至則自相殘也譬之一



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為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主號疎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謹任人闖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申覆皆受廟算上下相狗安得不敗據此雖言兵以少勝而擇將之說畧與公同

考略曰據綱目皇祐元年八月文彥博龐籍建議省兵公此詩必作於是年大意謂兵不可遽省而省兵必有時當如幽風七月詩能行王政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四 皇祐 三

使百官勤儉人民給足然後可議省兵亦古者寓兵于農之意也李注謂先儒有言蓋出于河南遺書呂與叔東見錄雁湖全錄于此詩後蓋專言曹操官渡之戰光武昆陽之戰謝元肥水之戰無非以少擊衆者似此書生迂濶使試以闕外之事則直有往而靡耳夫兵之多寡戰之勝敗全在擇將得其人與不得其人未聞專舉兵以少勝為法也昔王翦秦之名將也始皇欲使伐荆翦言非六十萬人不可其後李信果以二十萬人而敗而翦卒用六十萬人而滅荆則

就正

吾不知與叔所錄又謂之何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寧人黃山谷嘗言豫章有二豪傑雷霆一世世父長善外兄徐德占德占以才略出于深山窮谷而揭日月于萬夫之上年四十大命質傾使人短氣據此而德占之平生可知矣永樂之敗雖謂之不幸可也元祐諸儒徒以德占嘗見知于王安石呂惠卿遂肆為詆毀若此至舉其人擁腫輕捷以喻兵家多少之用勝敗之機此尤為兒童之見最愚劣者而乃以奴才薄禧何哉予考呂氏錄全在以少擊衆以為省兵之善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四 皇祐 四

即擇將之說絕與公詩本意不合孔子曰足兵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不云省兵也即文龐諸公建議汰兵亦汰其冗兵耗食傷農者耳以少擊衆之說雁湖不能刺其大謬不然而顧錄於此若有取焉何也永樂之敗在於元豐五年九月此因雁湖所錄而錄之

皇祐二年庚寅年三十

是年公歸臨川五月二十五日作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又撫州金峯公有題字云皇祐庚寅



自臨川如錢塘過宿此  
書陳祁兄弟屋壁○千里歸來倦官身欲尋田宅  
豫求鄰能將孝友傳家世鄉邑如君更幾人  
李注按公皇祐二年自舒州通判將告歸臨川  
訪鄉人作此詩又李注云予於撫州得此詩石  
本乃新授將仕郎守惠州河源縣王簿陳祁立  
石又張青在補註云公又有與陳君一柬并附  
于此安石頓首還做廬幸數對按發有日更承  
出餞寵以佳句尤愧作不敢當厚意之辱宿宇  
下嘗成一絕今書奉寄想一笑而已秋涼加愛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四 皇祐 五

安石頓首陳君景弟足下九月十二日

登越州城樓○越山長青水長白越人長家山水  
國可憐客子無定宅一夢三年今復北浮雲縹  
緲抱城樓東望不見空回頭人間未有歸耕處  
早晚重來此地遊  
李注曰作鄞邑滿秩而歸公眷于鄞猶愛桐  
鄉之意

皇祐三年辛卯年三十一

是年通判舒州

到舒州次韻答平甫○夜別江船曉解驂秋氣象

亦潭七山從樹外青爭出水向沙邊綠半涵行  
問畜夫多不記坐論公瑾少能談只愁地僻無  
賓客舊學從誰得指南  
考畧曰朱邑少為桐鄉畜夫周公瑾廬江舒人  
行問多不記坐論少能談地僻少學指南無人  
也

舒州七月十一日雨○行看野氣來方勇臥聽秋  
聲落竟慳浙瀝未生羅豆水蒼茫空失皖公山  
火耕又見無遺種肉食何妨有厚顏巫祝萬端  
曾不救只疑天賜雨工閑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四 皇祐 六

考畧曰紀雨傷旱也火耕無遺種憫農也肉食  
有厚顏刺時也

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公自註皇祐三年九  
月十六日自州之太湖過懷寧縣山谷乾元寺  
宿與道人文銳弟安國擁火遊石牛洞見李翱  
習之書聽泉久之明日復遊乃刻習之後  
水冷七而北出山靡七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  
竟悵望以空歸

李注據晁无咎以此篇入續楚詞晁云蓋公在  
江南時所書野壁辭凡二十四言世以謂具六

讀本



藝羣書之遺味故與其經學典策之文俱傳焉  
附黃魯直題山谷石牛洞○司命無心播物祖  
師有記傳衣白雲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  
考略曰據魯直年譜此詩作於元豐三年皇祐  
中王荆公通守舒州嘗題以詩故山谷亦擬作  
又云石牛洞在舒之三祖山山谷寺魯直嘗游  
而樂之因自號山谷道人

附程俱麟墓故事○皇祐三年四月宰臣文彥  
博言直史館張瓌十餘年不磨勛朝廷獎其退  
靜嘗特遷兩官今自兩浙轉運使代遷差知穎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四 皇祐 七

州亦未嘗以資序自言殿中丞王安石進士第  
四人及第舊制一任選進所業求試館職安石  
凡數任並無所陳朝廷特令召試而亦辭以家  
貧親老且文館之職士人所欲而安石怙然自  
守未易多得大理評事韓維嘗預南省高薦自  
後五六歲不出仕宦好古嗜學安于退靜並乞  
特賜甄擢詔賜張瓌三品服召王安石赴闕俟  
試畢別取旨韓維下學士院與試然二人卒不  
就試至和二年始以維爲史館檢討嘉祐元年  
瓌同修起居注四年安石直集賢院

讀本

讀本

附陳襄與兩浙安撫陳舍人薦士書節錄襄雖  
愚所識近世豪傑之士於心遇執事之能推賢  
不敢隱惜請取其才行殊尤卓絕素與之交與  
所聞見而知者敢以爲獻焉有舒州通判王安  
石者才性賢明篤於古學文辭政事已著聞於  
時○案此書所共薦者殿中丞致仕胡瑗潁州  
司法叅軍劉彛廬州台肥縣主簿茲不錄此書  
無年月可考並錄於此

乞免就試狀○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前降指揮  
發來赴闕就試者伏念臣祖母年老先臣未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四 皇祐 八

弟妹當嫁家貧口衆難任京師比嘗以此自陳  
乞不就試慢廢朝命尙宜有罪幸蒙寬赦卽賜  
聽許不圖遜事之臣更以臣爲恬退令臣無羣  
嫁奉養之急而遠巡辭避不敢當清要之選雖  
日恬退可也今特以營私家之急擇利害而行  
謂之恬退非臣本意兼臣罷縣守闕及今二年  
有餘老幼未嘗寧宇方欲就任卽令赴闕實於  
私計有妨伏望聖慈察臣本意止是營私特寢  
召試指揮且令終滿外任一而發赴本任去訖  
舒州被召試不赴偶書○戴盆難與望天兼自笑

讀本



虛名亦自嫌稿壤太牢俱有味可能蚯蚓獨清廉

考峇曰安石皇祐三年通判舒州由初仕至是十年從無一牘干謁於貴人之門以求速達文潞公當世大賢居相府首荐安石同時則有陳襄薦士書安石與焉雖以潞公舉其恬退及朝廷召試赴闕猶自言嚮時辭試有故而恬退非其本意又數年則有歐陽修薦之于朝皆稱道其賢如出一口毀者乃謂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韓呂二族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四 皇祐 九

就正

與韓絳七弟維及呂公著三人更相稱揚之名始盛而正史采之嗚呼為是言者亦曾考皇祐三年文潞公以韓維王安石並薦乎亦曾考陳襄與陳舍人薦士書謂安石文學政事已著聞于時乎亦曾考嘉祐初歐陽公以王安石呂公著並薦於朝乎而是時劉敞之薦孫侔亦曰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乎由是言之韓維呂公著方藉文歐二公與安石並薦而韓呂豈能重安石安石亦奚藉韓呂以為重哉夫自皇祐三年至熙寧中間二十年安石聲名滿天下

若范文正公富鄭國韓魏公會魯公皆為所稱譽甚久乃毀者置諸君子不言而曰藉韓呂為重于此見毀者無之而不妄也

皇祐四年壬辰年三十二 通判舒州

老杜詩後集序○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四 皇祐 十

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為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四年壬辰五月日臨川王某序 杜甫畫像○附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幹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入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鏤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



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七盜賊森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恐四海寒颼颼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游胡仔茗溪漁隱曰李杜畫像古今時人題詠多矣若杜子美其詩高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日用心處則半山老人之詩得之矣考畧曰李注云公不喜李白詩而推敬少陵如此特以其一飯不忘君而志常在民也予謂少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四 皇祐 十一

陵處盜賊干戈流離之際而不怠忠君愛民宜爲後人所欽慕若介甫身登仕籍無不以愛民爲心自任以天下之重終身未之有渝何後來同聲毀公者卒無有能諒其心也公詩高出一代未嘗自矜其能與較量前人短長則謂不喜李白詩亦傳之者妄也題像詩不知作於何年因此序而附錄之

祭范穎州文

考略曰范文正公卒于皇祐四年五月公有祭文茲不錄然其始曰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

就正

迄終名節無疵末云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是其生可爲一世之師沒則爲邦國之憂文正可謂不愧乎其言卽公亦嘗受知於范公見重於當世大賢固甚早也陳師道有上蘇公書云文正謂王荆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而師道云由今觀之豈特所短正以反置之耳嘗以時考之荆公由簽判淮南知鄆縣倅舒州凡文正所及見之荆公尙官卑職小固無有事權能進退人安得有小人附麗之者公嘗有答孫少述書某天稟疎介與時不相值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四 皇祐 十二

生平所得數人而已兄固素知之置此數人復欲強數指不可誦是君子得與通周旋者亦少也何有于小人師道貶斥荆公太甚而并謂文正所言爲未盡道聽塗說果何所聞而來哉亡兄王常甫墓誌銘○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曆中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爲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礱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使



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四月也實皇祐四年墓在先若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世行治既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常甫年三十七生兩女嗚呼先生之道德著於身而施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章名於世特以應世之須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始先生常以爲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蓋不憾也雖然先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四 皇祐 十三

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母有弟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尙有知其無窮憂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已耶痛其有已耶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既次以藏其家又次行治藏於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耶

宣州府君喪過金陵詩○百年難盡此身悲眼入春風祗涕洟花發鳥啼皆有思忍尋常棣脊令詩  
考略曰安石兄弟七人長安仁常甫次安道勤

甫母徐氏出安石以下皆吳夫人出公誌常甫平甫墓皆言其孝友最隆亦家世實然常甫卒於皇祐三年至四年而葬誌文自明詩曰眼入春風亦四年春也故誌與詩皆錄于四年皇祐五年癸巳年三十三

通判舒州

發廩○先王有經制頒賚上所行後世不復古貧窮主兼并非民獨如此爲國賴以成築臺尊寡婦入粟至公卿我嘗不忍此願見井地平大意苦未就小官苟營營三年佐荒州市有棄餓嬰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四 皇祐 十四

駕言發富藏云以救鰥惻崎嶇山谷間百室無一盈鄉豪已云然罷弱安可生茲地昔豐實土沃人良耕他州或皆窳貧富不難評幽詩出周公根本詎宜輕願書七月篇一寤上聰明

感事○賤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豐年不飽食水旱尙何有雖無剽盜起萬一且不火特愁吏之爲十室災入九原田敗粟麥欲訴嗟無賦間關幸見省笞撲隨其後况是交春冬老弱就僵仆州家閉倉庾縣吏鞭租負鄉隣銖兩徵坐逮空南畝取貲官一毫姦桀已云富彼昏方怡然自



讀本

謂民父母竭來佐荒郡懷七常慚疾昔之心所  
哀今也執其咎乘田聖所勉况乃余之陋內訟  
敢不勤同憂在僚友

兼弁附○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

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弁乃姦回姦回法  
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  
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已偷聖經火堙  
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哈俗吏不知方培克  
乃為材俗儒不知變兼弁可無摧利孔至百出  
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四

皇祐

十五

讀本

寓言用○婚喪孰不供貨錢免爾繁耕收孰不給  
傾粟助之生物贏我收之物窘出使營後世不  
務此區區挫兼弁

李注余嘗見楊龜山誌譚勳墓云公雅不喜王  
氏或問其故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世  
之為奸者借其一說可以自解仗節死誼之士  
始鮮矣始余以勳言為過今觀此詩不能無疑  
又曰公詩嘗云俗儒不之變兼弁可無摧而此  
詩乃復以挫兼弁為非  
考畧曰發廩詩三年佐荒州市有棄餓嬰李注

就正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四

皇祐

十六

云公與皇祐三年倅舒州至和元年除館閣則  
詩所謂三年者蓋自三年至五年所見閭閻之  
疾苦官吏之追呼無不具託於詩篇故予於感  
事兼弁二詩並錄之寓言又錄之雁湖於寓言  
詩註曰余嘗見楊龜山誌譚勳墓云公雅不喜  
王氏或問其故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  
世之為奸者借其一說可以自解仗節死誼之  
士始鮮矣始予以勳言為過今觀此詩不能無  
疑又曰公詩嘗云俗儒不知變兼弁可無摧而  
此詩乃復以挫兼弁為非考畧曰兼弁詩既以

兼弁為奸回矣其云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哈  
郎所謂先王經制與七月之詩是也俗吏不知  
方培克乃為材固非即俗儒不知變謂兼弁可  
無摧亦非也語意本如是耳至寓言詩婚喪補  
助諸語皆周官之成法孟子之遺言也末云後  
世不務此而徒區區推兼弁猶無益焉視前詩  
本一意相承而至是尤加深切耳雁湖引楊龜  
山之言既於辭與意俱失而又以此為奸其言  
深文刻核是豈學道人所宜出此雁湖注兼弁  
詩弁引蘇子由言介甫小丈夫又謂今日民遂



就三

大病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豈其然哉子由當元祐時猶謂安石山野之人於吏事冥無所知安石一生詩文具在何肆口詆毀至此嘗見子由古史序裁及第三句而大駭既而閱古史全書竊憤太史公文雄百代雖數千年來未見遷之後有遷而乃遭此破碎滅裂後人輕薄前賢未有如子由之甚者則介甫之不免受其譏訕又何怪耶龜山集今不見譚勳墓銘

曾鞏永安縣君謝氏墓誌銘○朱故衛尉寺丞

王荊公年譜考略 卷四 皇祐 十七

王公諱用之之夫人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尚書工部郎中諱益之母姓謝氏累封永安縣君其卒皇祐五年之六月十四日其葬於撫州金谿縣之某鄉某原既卒之百有五十一日也其子曰益曰某皆已卒曰某曰某曰孟楚州司理參軍亦已卒其孫曰安仁宣州司戶叅軍曰安道皆已卒曰安石殿中丞通判舒州曰沈荆南府建寧縣令曰安國曰安禮其曾孫曰某曰某曰某其墓工部故人之子曾鞏誌之曰王氏由工部之叔父尚書主客郎中贈太常少卿諱觀之

始起家為能吏遂追榮其父諱某為尚書職方員外郎至於工部父子遂皆進於朝為聞人其世浸大夫人及拜其舅與夫之榮而享其子與孫之祿其壽至於九十其卒於撫州之臨川安於其寢余既與夫人之諸孫遊而常得拜於堂上見其色和其容謹聞其言儉而勤退而聞其為婦順為母慈知其所以享其福祿者其宜也已余觀詩人之歌其后妃至於諸侯大夫之妻內修法度輔佐其夫而其效之見則兔置之人至於江漢汝墳之婦女皆承其化而篤於禮余

王荊公年譜考略 卷四 皇祐 十八

固嘆其當是之時上下之間內外相飭何其至也如夫人之賢而使出於其時則必有歌於風而被之於無窮之事若余之鄙其亦曷能知其所至也哉謝氏之祖曰某考曰某銘曰士顯其施其行易知女處於私其有執窺嚴七秀眉不見缺虧曷以長之視此銘辭

考畧曰史稱歐陽修薦為諫官以祖母年高辭按祖母謝氏卒于皇祐五年明年四月改元至和是時歐王尚未相識至至和三年歐公再論水災狀以包拯張瓌呂公著王安石並薦則謝



氏卒已四年矣狀亦無薦為諫官語其為采摭雜書謬妄可知集中又有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兩人堪補諫官小注祇載至和中而不曰某年又注云乞留中遂不出其言恍惚無據其為後人換補亦不無可疑楚公七子安仁安道母徐氏出也安石以下皆吳夫人出而此誌闕安世安上何也王氏由進士起家始於觀之公集有主客郎中王公墓誌銘即觀之也乃諱某字某皆不書名即祖與考及諸子亦無一名者雖有某公兄孫也一語猶不知此誌為何人而作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四

皇祐

十九

洪容齋云碑誌之作本孝子慈孫欲以稱揚其父祖之功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當直存其名字無所隱避然東漢諸銘載其先世多只書官如淳于長夏承碑云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之弟李翊碑云牂牁太守曾孫謁者孫從事君元子之類是也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所志往七只稱君諱某字某至於記序之文亦然王荆公為多殆與求文揚名之旨為不相契考畧曰予觀公誌觀之文益信容齋之言為不謬要之凡為文者雖於古人有所自

來亦有不可相沿襲者此類是已因誌中有主客起家語遂附述於此

主和元年甲午年三十四

是歲皇祐六年四月朔下德音改元

通州海門興利記○余讀幽詩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嗟乎幽之人帥其家人戮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既嘆其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於至誠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啟之也以賞罰用天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四

至和

二十

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幽之吏自為而不苟於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邪以余所聞吳興沈君興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既堤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醴取江南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相屬君至則寬禁緩求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就功莫不蹶七然奮其德而來也由是觀之苟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創殘窮敝之餘可勉而用也況於力足者乎興宗好學知方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可



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  
今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于  
幽之吏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  
至和元年六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考略曰公他日告君與世之言吏治者無不以  
愛民為心一邑治使天下為吏一邑者皆治故  
此等文必廣為錄之亦欲為吏者知有所警也  
遊褒禪山記節錄○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  
樂王回深甫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  
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四 至和 廿一

金谿吳君墓誌銘○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  
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  
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眾尤好古而  
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  
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  
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谿縣歸德鄉石廩之原  
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  
隆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  
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  
焉其獨歎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

讀本

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  
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  
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蕃君名字彥彌  
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冕黻獨成之難  
幽以折厥銘為甥訂君實  
考畧曰金谿本臨川地宋開寶五年始置縣吳  
氏世居烏石岡吳敏淳化三年進士四子蒨蒨  
蕃蒙宋天聖二年進士蒙寶元元年進士故曰  
以儒起家世冕黻銘詞該核古而奇公嘗銘子  
固母墓曰宋且百年江之南有名世者先焉是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四 至和 廿二

為夫人之子葬夫人於此於戲皆可稱銘辭絕  
調再考康熙五十九年重修江西省志曰按金  
谿改場為縣舊志及通考皆云淳化五年宋史  
則載開寶五年虞集二孝女贊亦曰開寶初始  
置縣故以此為據此言是也科目志吳敏淳化  
三年進士若五年置縣不應注曰金谿人此亦  
一證矣  
辭集賢校理狀○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  
人賚到勅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聞命震怖不  
知所以伏念臣頃者再蒙聖恩召試臣以先臣



未葬二妹當嫁家貧口衆難在京師乞且終滿  
外任比蒙矜允獲畢所圖而門衰祚薄祖母二  
兄一嫂相繼喪亡奉養昏嫁葬送之窘比於向  
時爲甚所以今茲總至闕下卽乞除一在外差  
遣不願就試以臣疵賤謬蒙拔擢至於館閣之  
選豈非素願所榮然而不願就試正以舊制入  
館則當供職一年臣方甚貧勢不可處此臣所  
以不敢避干譽朝廷之罪而苟欲就其營養之  
私不圖朝廷不加考試有此除授臣若避犯命  
之罰受而不能自列則是臣前所乞爲以私養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四

至和

廿三

要君而誤陛下以無名加寵也又聞朝廷特與  
推恩不候一年卽與在外差遣且一年供職乃  
是朝廷舊制臣以何名敢當此恩而累朝廷曠  
廢以行公共之法又見新制近臣薦舉官吏非  
條詔指揮不得用例施行令出已來未能十日  
今臣有此除授乃因近臣薦舉不加考試又非  
條詔指揮臣雖不肖獨何敢冒過分之寵而以  
身爲廢法之首乎伏望聖慈察臣本意從臣私  
欲追還所授特與除一在外合入差遣則使公  
義不虧於上私行不失於下臣不任激切祈恩

待報之至所有勅牒臣不敢受謹具狀奏聞

辭集賢校理狀二〇右臣三月二十二日准中書  
差人賚到勅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臣以分當  
不得已具狀陳列乞追還所授今月五日又准  
中書差人賚到勅牒令臣受職不得辭免臣以  
微賤誤蒙采拔非臣隕首足以報稱然分有所  
不敢受名有所不敢居寧以恩上得罪終不敢  
冒恩苟止何則臣以擇利辭試而朝廷因以免  
試推恩是臣以辭試上要朝廷而朝廷果以恩  
澤副之也不獨傷臣私義固以上累國體此臣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四

至和

廿四

所以倦七至於再三而終不敢止且勸沮之方  
失不在大如臣心實擇利而迹有辭讓之嫌以  
故朝廷特有優假臣恐進趨之士有以窺度聖  
世將或立小異以近名託虛名以邀利浸成弊  
俗非復法令所能禁止此亦朝廷所宜慎惜不  
當遂已成之命而難於追改也竊見近臣比有  
辭讓官職皆義所當得而特以禮辭讓朝廷固  
宜必使受之而不聽如臣卑賤今所陳列直以  
分不當得非敢以爲讓也伏望聖慈聽臣所守  
特與追還所授臣區區之誠期於得請而後敢



已所有勅牒臣不敢受

至和二年乙未年三十五

是年曾公亮參知政事公有上曾參政書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四

至和

廿五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之五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五 自嘉祐元年至嘉祐二年

嘉祐元年丙申年三十六

是年九月庚寅大放改元

公爲羣牧判官

桂州新城記○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

王荆公年譜考畧

卷五

嘉祐上

一

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尙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三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備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



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於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於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五

嘉祐上

二

協於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也之勞而發赫也之名承之以翼也之勤而續明也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三年九月丙辰羣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考畧曰舊刻至和三年九月丙辰記新本二年據本紀三年九月有丙辰

奉酬永叔見贈○欲傳道義心雖壯強學文章力已窮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摳衣最出諸生後倒屣常傾廣坐中祇恐虛名因此得嘉篇爲貺豈宜蒙

葉夢得避暑錄話節錄○王荆公初未識歐文忠公曾子固力薦之公願得遊其門而荆公終不肯自通至和初爲羣牧判官文忠還朝始見知遂有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五

嘉祐上

三

句然荆公猶以爲非知己也故酬之曰他日儻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自期以孟子處公以爲韓愈公亦不以爲嫌

李雁湖注曰河東王儁尙父嘗爲予言觀介甫何敢望韓公之語是猶不願爲退之且譏文忠之喜學韓也然荆公於退之之文步趨俯仰蓋升其堂入其室矣而其言若是豈好學者常慕其所未至而厭其所已得耶韓子蒼言歐陽文忠公寄荆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吏部蓋爲南史謝朓於宋明帝爲尙書



吏部郎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文忠公之意直使謝朓事而荆公答之曰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則荆公之意竟指吏部為退之矣

朱翌猗覺寮雜志歐陽永叔贈介甫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介甫答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議者謂介甫怒永叔以退之相比介甫不知二百年事乃南史謝朓吏部也沈約見其詩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以介甫為誤以予考之歐公必不以謝比介甫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五 嘉祐上 四

甫不應誤以謝為韓也孫樵與高錫望書曰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歐公用此爾介甫未嘗誤認事也見樵集考畧曰歐陽公詩好李白文宗韓昌黎故云老去自憐心尙在三句作一氣讀蓋公所以自道也後來誰與子爭先則始及介甫矣唐鄭谷讀太白集詩曰高吟大醉三千首此首句所由來也唐以文取士二百年間獨高韓吏部一見於孫樵集若如歐公記舊本韓文云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又寄蘇子美

就正

詩韓孟於文詞而雄力相當寂寥二百年至寶埋無光則皆可為次句確證首言詩次言文也韓子蒼見南史辭句偶同遂強作解事歐公豈於謝朓詩肯自言老去自憐心尙在哉介甫詩曰欲傳道義心雖壯強學文章力已窮言壯心猶在道義若文章至力窮之後雖終身望韓公不能此正答後來誰與子爭先而若不敢以韓公自任曷嘗怒歐公以退之相比哉台觀二公詩其為交相傾服何其至也故朱新仲之言是也王儔說亦謬而雁湖並錄之何也至如葉夢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五 嘉祐上 五

得素好譏切荆公此記亦徒為後來誣荆公詆毀歐陽張本同歸於稽之言已矣世傳歐陽詩以第五六句不得入居士集予謂介甫詩首四句亦覺牽合費力要之詩以道性情宋儒為詩多言道德性命又束以近體七言其不能揮酒如意雖二公猶不免焉南渡後唱酬淺俚有同語錄其風益下雖不作可也

韓子 附錄 ○紛七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李雁湖注觀公此詩尙謂退之未識道真也余在臨川



聞之曾氏子弟載南豐語云介甫非前人盡獨  
黃帝孔子未見非耳譏其非人太多也如此詩  
可見

考畧曰韓子之文司馬遷之後一人此公論也  
宋以來先時儒者皆尊經術明道德以孟荀揚  
韓並稱自諸儒以爲獨得孟子千五百年不傳  
之絕學而荀揚韓無不盡遭貶損而前此未之  
聞也介甫送孫正之序時年二十二卽云以孟  
韓之心爲心其後介甫刻意經學因文證道視  
韓子用力猶勤此亦公論也大抵賢者論人有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五 嘉祐上 六

前後相異而不相妨者韓子言孟氏距楊墨功  
不在禹下而他日讀墨又曰儒墨相爲用此必  
於墨書有所見而非與孟子復相出入也可憐  
無補費精神當亦是公晚年所學有進不欲僅  
以文章高世而豈有意於貶韓子哉今李注引  
曾氏子弟語謂荆公平日毀人太多果出於子  
固之言耶則二公全書其平日交相砥礪之言  
具在曷爲與斯言全不相肖非子固語耶則吾  
謂曾氏子弟之言不惟厚誣介甫而亦自誣其  
先人甚矣而李氏猶載此注是旣以曾氏子弟

之言爲信卽其所註詩集甚詳試以非人太多  
求之豈果有合耶此詩不知作於何年附錄於  
此使合有所考云

附歐陽修贈王介甫○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  
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尙在後來誰與子爭  
先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試拂絃常恨聞  
名不相識相逢樽酒盍畱連

上執政書○竊以方今仁聖在上四海九州冠帶  
之屬望其施爲以福天下者皆聚於朝廷而其  
得以此時備使畿內交遊親戚知能才識之士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五 嘉祐上 七

莫不爲某願此亦區區者思自竭之時也事顧  
有不然者其無適時才用其始仕也苟以得祿  
養親爲事耳日月推徙遂非其據今親闈老矣  
日夜惟諸子壯大未能以有室家而某之兄嫂  
尙皆客殯而不塋也其心有不樂於此及今愈  
思江湖之上以便昆弟親戚往還之勢而成婚  
姻羣送之謀故某在廷二年所求郡以十數非  
獨爲食貧而口衆也亦其所懷如此非獨以此  
也某又不幸今茲天被之疾好學而苦眩稍加  
以憂思則徃徃昏曠不知所爲以京師千里之



縣吏兵之眾民物之稠所當悉心力耳目以稱上之恩施者蓋不可勝數以某之不肖雖平居無他尚懼不給又况所以亂其心如此而又為疾病所侵乎歸印有司自請於天子以待放絀而歸田里此人臣之明義而某之所當守也顧親老矣而無所養勢不能為也偷假歲月養祿賜以微一日之幸而不忤事之可否又義之所不敢為竊自恕而求其猶可以冒者自非哀憐東南寬閒之區幽僻之濱與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以庚祿賜之入則進無所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五 嘉祐上 八

逃其舉退無所託其身不惟親之欲有之而已蓋聞古者致治之世自瞽瞍昏聩侏儒籛條戚施之人上所以使之皆各得盡其才鳥獸魚鼈昆蟲草木所以養之皆各得盡其性而不失也於是裳七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而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言古之君子於士之宜左者左之宜右者右之各因其才而有之是以人七得似其先人又曰魚在七藻依於其蒲王在七鎬有那其居魚者潛逃深渺之物皆得其所安而樂王是

以能那其居也方今寬裕廣大有古之道大臣之在內有不便於京而求出小臣之在外有不便於身而求歸朝廷未嘗不可而士亦未有以此非之者也至於所以賜某者亦可謂周矣為其貧也使之有屋廬而多祿廩為其求在外而欲其內也置之京師而如其在外之求願某之私不得盡聞於上是以所懷齟齬而有不得也今敢盡以聞於朝廷而又私布於執事矣伏惟執事察其身之疾而從之盡其才憐其親之欲而養之盡其性以完朝廷寬裕廣大之政而無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五 嘉祐上 九

使裳七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則非獨於某為幸甚

上歐陽永叔書○今日造門幸得接餘論以坐有客不得畢所欲言某所以不願試職者向時則有婚嫁葬送之故勢不能久處京師所圖甫畢而二兄一嫂相繼喪亡於今窘迫之勢比之向時為甚若萬一幸被館閣之選則於法當留一年藉令朝廷憐閔不及一年即與之外任則人之多言亦甚可畏若朝廷必復召試某以必以私急固辭竊度寬政必蒙矜允然召旨既下比



及辭而得請則所求外補又當遷延矣親老口  
眾寄食於官舟而不得躬養於今已數月矣早  
得所欲以紓家之急此亦仁人宜有以相之也  
翰林雖嘗被旨與某試然某之到京師非諸公  
所當知以今之體須某自言或有司以報乃當  
施行前命耳萬一埋當施行遽爲罷之於公義  
亦似未有害某私計爲得竊計明公當不惜此  
區匕之意不可以盡唯仁明憐察而聽從之  
附歐陽修與王介甫書○近得揚州書言介甫  
有平山詩尙未得見因信幸乞爲示此地地廣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五 嘉祐上 十

陵爲佳處得諸公錄於文字甚幸也賢弟平甫  
秀才不及別書愚意同此前亦承惠詩多感多  
感

考畧曰揚州謂劉敞原父也原父至和元年知  
制誥二年奉使契丹三年使還知揚州歲餘遷  
起居舍人徙知鄆州是歐劉往來諸書俱當在  
嘉祐元年二年卽原父之薦孫侔亦在元年二  
年也

平山堂 原注平山堂在揚州城西北五里大明寺  
側慶歷八年二月歐陽公以起居舍人知制誥

來牧是邦暇日將僚屬賓客過大明佛寺登古  
城遂撤廢屋爲堂於寺庭之坤隅江南諸山拱  
列簷下若可攀取因目之曰平山堂○城北橫  
江走翠虬一堂高視而三州淮岑日對朱欄出  
江岫雲齊碧瓦浮墟落耕桑公愷悌杯觴談笑  
客風流不知峴首登臨處壯觀當時有此不  
送裴如晦卽席分題三首 原注以黯然消魂惟別  
而已爲韻擬而惟字韻作○矚然五湖長昨日  
國子師髮綠約畧白青衫欲成緇牽舟推河水  
去與山水期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五 嘉祐上 十一

賓客兩忘我與而能復記此飲詩成酒淋漓○  
十月潁水冰問行君何爲行不顧斗米自與五  
湖期平生湖上遊幽事略能知此後君最樂窮  
年得游嬉彩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鳴鼓上洞  
庭笑看紅橘垂漠七大梁下黃沙吹酒旗應憐  
故人意回首一相思○邂逅君子堂一杯相與  
持便應取酩酊萬事不足惟平明蔡河風回首  
成羸池獨我漫浪者尙得行相追磨刀鱸嚴冬  
宿昔少陵詩還當捕鱸魚載酒與我期甫里松  
菊盛洞庭柑橘垂文章爲我唱不數陸與皮



考畧曰裴煜字如晦臨川人慶歷六年進士外有龔芥菴筆記錄入辨姦後

上歐陽永叔書二○某以不肖願趨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久矣初以疵賤不能自通閣下親屈勢位之尊忘名德之可以加人而樂與之爲善顧某不肖私門多故又奔走職事不得繼請左右及此蒙恩出守一州愈當遠去門牆不聞議論之餘私心眷乚何可以處道途遭迴數月始至敝邑以事之紛擾未得具啟以叙區乚鄉往之意過蒙獎引追賜詩書言高旨遠足以爲學者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五 嘉祐上 十二

師法惟褒被過分非先進大人所宜施於後進之不肖豈所謂誘之欲其至於是乎雖然懼終不能以上副也輒勉強所乏以酬盛德之貺非敢言詩也惟赦其僭越幸甚

附歐陽修再論水災狀 節錄 ○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於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乚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張瓌靜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

見義必爲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羣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議論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採詢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五 嘉祐上 十三

公自嘉祐以來所薦士皆天下賢者豈於安石爲失人也毀者曰安石未知名欲藉韓呂以取重乃深與韓絳韓維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公著方與安石並薦豈能重安石哉卽此可證其妄矣

附劉敞雜錄 ○處士之有道者孫侔常秩王令侔楊州人居於蘇湖間好爲古文章尤方廉不能與俗浮沉而接物則恭以和秩潁州人應進舉初未爲人知歐陽永叔守潁令吏較郡中戶籍正其等秩貲簿在第七衆人遽請曰常秀才



廉貧願寬其等永叔怪其有讓問之皆曰常秀才孝悌有德非庸衆人也永叔爲除其籍而請秩與相見悅其爲人秩由此知名及張唐公守穎因薦秩於朝廷賜以米麥束帛秩固讓不受自陳方應舉無隱者之實不敢當其賜是時余守揚州亦以孫侔聞朝廷賜之如秩侔受之而不謝兩人者取舍異或議其意予以秩尙節而侔安禮者也所謂調之亦可受矣尙節者潔而介安禮者廣而通令亦揚州人少落拓不檢未爲鄉里所重後折節讀書作文章有古人風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五

嘉祐上

十四

介甫獨知之以比頴回也

考畧曰李注孫正之名侔字少述吳興人文甚奇古內行孤峻少許可非其所善雖鄰不與通也慶歷皇祐中與王安石曾鞏游各聞江淮屢舉進士不中母病草因嗚咽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吳門吳興丹陽楊子間士大夫敬畏之知揚州劉敞薦之曰侔之爲人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授校書郎揚州州學教授王陶韓維等薦侔可備侍從朝廷除官並不赴安石少與侔友善兄事侔及安石爲宰相道過真州

侔待之如布衣時然侔晚年性下急至於罵坐怒隣論者以爲年耆而德衰初王回常秩王令與侔皆有盛名令行能尤異諸公稱述之令最早死回亦不壽秩仕矣顯惟侔以不仕終始予考介甫與正之夷甫逢原皆蚤年定交而子固正之尤爲最先者也後來毀介甫者凡其所與遊無不盡毀之予於崔伯易常夷甫論之詳矣原父薦正之在知揚州日故采其雜錄並錄於此正之則別有林子中爲之傳載於宋文鑑上歐陽永叔書三〇某以五月去左右六月至楚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五

嘉祐上

十五

州卽七舍弟病留四十日至揚州又與四舍弟俱失郡牧所生一子七月四日視郡事承守將數易之後加之水旱吏事亦尙紛冗故修啟不蚤伏惟幸察閣下以道德爲天下所望方今之勢雖未得遠引以從雅懷之所尙惟據所蘊以救時弊則出處之間無適不宜此自明哲所及者承餘論及之因試薦其區也某到郡侍親幸且順適但以不才而臨今日之民宜得舉於君子固有日矣考畧曰書云五月去左右六月到楚州七月四



日視郡事則皆有月日可考矣云承守將數易之後加之水旱吏事亦尚紛冗則與知常州上中書啟上監司啓悉合其上中書啟曰顧今州部已遠朝廷田疇多荒守將數易教條之約束人無適從簿書之因緣吏有以肆惟是妄庸之舊當茲凋瘵之餘自非上蒙寵靈少假歲月則牧羊弗息彼將何望於少休書土復墁此亦無逃於大譴上監司啟曰惟此陋邦近更數守吏卒困將迎之密里間苦聽斷之煩自非函容少賜優假緩日月之效使教條之頒則何以上稱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五 嘉祐上 十六

督臨下寬彫察此皆倦七民事去樊扶衰必得久於其任乃能有成功即他日上皇帝書不越於此矣至如與歐第二書曰追賜詩書謂翰林風月篇也勉強所乏以酬盛德之貺謂欲傳道義詩也二人交相傾服如此而毀者乃有介甫猶怒之說何哉

附梅聖俞送介甫知毗陵○吳牛常畏熱吳田常畏枯有樹不蔭犢有水不滋穉孰知事春農但知急秋租太守追縣官堂上怒奮鬚縣官促里長堂下鞭撲俱不體天子仁不恤黔首逋借

問彼為政一一何所殊今君請郡去預喜民將蘇每觀二千石結束辭國都絲鞵加錦緣銀勒以金塗兵吏擁後隊劍擣盛前驅君又不若此草轡障泥烏欵行問風俗任意騎更驚下情靡不達畧細舉其麤魯肯為眾異亦罔為世趨學詩聞已熟愛棠理豈無

嘉祐二年丁酉年二十七

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

附歐陽修與王介甫書○某再拜相別忽焉遂見新歲中間嘗一得附書其如忽遽不盡鄙懷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五 嘉祐上 十七

於今猶以為恨雖然遂使不忽遽區七之懷亦不能盡也賢弟求得相見備審動止即日春寒奉大夫人萬福喜慰無限賢者不能留之朝衰病者不得放去皆失其分歸咎何所某自新春來日益昏耳亦不聰大懼難久於筆硯平生所懷有所未畢遂恐為庸人以死爾其他細故不足道惟奉親自愛

附歐陽修與梅聖俞書 節錄 ○某啟大執甚於湯火之烈兩日差涼粗若有生意二十二日欲就浴室或定力餞介甫子固望聖俞見顧閑話



恐別許人請故先拜聞

又節錄 ○節下外處送酒頗多往時介甫在此

每助他爲壽昨祇送王樂道及吾兄爾

附歐陽修與劉原父書 ○某啟時色可愛不廢

佳節之會謂當得同一笑而原父獨不往人事

難得如意固常如此邪得介甫新詩數十篇皆

奇絕喜此道不寂寞以相告詩軸俟看了馳上

適因悶睡起奉答不謹

考略曰此書無年月可考據不廢佳節之會似

與七聖俞書同一時也歐公自至和二年既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五 嘉祐上 十八

介甫後綢繆愷切至矣卽於同時交遊中無不

稱譽贊歎不置故予於所與持國聖俞原父書

必備錄之以見後來誣介甫毀歐公者真無忌

憚之小人也

與劉原父書 ○辱手教勤七尤感愧伏承動止萬

福又良慰也河役之罷以轉運賦功本狹與雨

淫不止督役者以病告故止耳昔梁王墮馬賈

生悲哀泔魚傷人曾子涕泣今勞人費財於前

而利不遂於後此其所以愧恨無窮也若夫事

求遂功求成而不量天時人力之可否此某所

不能則論其者之紛七豈敢怨哉閣下乃以初

不能無意爲有憾此非某之所敢聞也方今萬

事所以難合而易壞常以諸賢無意耳如鄙宗

夷甫輩稍七驚於世矣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

未敢跋扈耳閣下論爲世師此雖戲言願勿廣

也前月被使江東朝夕當走左右自餘須面請

附司馬旦傳 ○旦知宜興縣市貫大溪賈昌朝

所作長橋壞廢歲久旦勸民葺復不勞而成時

王安石守常州開運河調夫諸縣旦言役大而

亟民有不勝則其患非徒不可就而已請令諸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五 嘉祐上 十九

縣歲通一役雖緩必成安石不聽秋大霖雨民

苦之多自經死役竟罷

考畧曰司馬旦光之兄父池史有傳而且附焉

介甫與劉原父書予嘗閱東軒筆錄謂嘉祐初

李仲昌議開六漯河王荆公爲館職頗右之既

而功不成仲昌賊敗劉敞以書戲荆公曰要當

如宗人夷甫不與世事可也故荆公答之云七

竊疑開河事歐陽公論之詳矣荆公必未嘗與

其事且議河事在至和二年荆公亦未爲館職

也其後閱司馬旦傳乃知其有所自來道輔爲



熙豐間人何謬誤至此

上會參政書○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五 嘉祐上 二十

天下故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爲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爲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爲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

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爲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爲者蓋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爲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爲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爲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爲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爲養非所謂人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尙有可任者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五 嘉祐上 廿一

在吾君吾相處之而已耳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吾相處之而已耳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門牆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于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爲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疎故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心區也好忮而自私不怨已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耶伏惟閣下垂



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所願而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考略曰據其書似是由羣牧判官初移提點江東刑獄然史傳及諸書所載年月多參差不合故漫錄於此

答王深父書○某學未成而仕仕又不能俛仰以赴時事之會居非其好任非其事又不能遠引以避小人之謗諛此其所以爲不肖而得舉於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五

嘉祐上

廿二

君子者而足下之所知也往者足下遽不棄絕手書勤乞尙告以其所不及幸甚幸甚顧私心尙有欲言未知可否試嘗言之某嘗以謂古者至治之世然後備禮而致刑不備禮之世非無禮也有所不備耳不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不致耳故某於江東得吏之大罪有所不治而治其小罪不知者以謂好伺人之小過以爲明治者又以爲不果於除惡而使惡者反資此以爲言某乃異於此以爲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

矣而所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千里之間吏方苟簡自然狃于養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者五人小者罰金大者纒絀一官而豈足以爲多乎工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某之事不幸而類此若夫爲此紛七而無與於道之廢興則既亦知之矣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竊有意焉足下以爲如何自江東日得毀於流俗之士顧吾心未嘗爲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爲言然後怵然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五

嘉祐上

廿三

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爲於世也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則吾友庸詎非得於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後疑我之言乎况足下知我深愛我厚吾之所以日夜向往而不忘者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爲以冀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爲如此而可以無罪固大善即足下尙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所以爲罪雖吾往者已不及尙可以爲來者之戒幸留意以報我無忽



考畧曰此與曾子固答王介甫第二書似俱言提點江東刑獄時事但不見介甫與子固書即深父來書亦不見今第錄此書可以互觀而得之

王荆公年譜考畧

卷五

嘉祐上

廿四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之六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六 嘉祐三年

嘉祐三年戊戌年三十八

李注介甫是年二月自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在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具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

王荆公年譜考畧

卷六

嘉祐二

一

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諛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彞敵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上然常恐天下之火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



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世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二

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驚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

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七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三

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



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  
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  
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  
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  
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  
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  
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  
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  
賤兎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兎置之詩是也又况  
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四

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  
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  
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  
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  
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惟仲山甫舉之愛莫  
助之蓋憫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  
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矣天下之士而後人才  
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  
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  
畱畝言宣王能新矣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

才如農夫新矣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  
此觀之人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  
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  
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  
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  
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  
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  
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  
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  
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五

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  
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  
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  
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  
加焉使其足以養廉耻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  
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  
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  
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  
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  
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



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恐而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六

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

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七

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外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



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情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外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諛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八

陟者則舉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者

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因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畝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九

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



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十

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

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旣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十一

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匕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耻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克其養者也



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窮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十二

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取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耻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况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也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

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也得罪於族人親屬而人以爲耻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縱以示天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十三

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



之未畧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七安土樂業人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十四

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况能一七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

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畧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三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嘗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可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十五

士之道而毆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縋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



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常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誦記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十六

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

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况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十七

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可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



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十八

爲而方今尤不得以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七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七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任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七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以任之又不得而又一七以法束

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之退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與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十九

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武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日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



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甚於奕碁之易而元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二十

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斯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

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刼之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廿一

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憂孟子之言不爲過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



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廿二

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襲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恐而爲之以爲

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懂也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廿三

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濶而熱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濶今朝



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濶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七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為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畧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廿四

所謂迂濶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驚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汗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

下倦七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附存是樓讀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荆公之學原本經術其上仁宗皇帝書秦漢而下未有及此者然其後卒以新法誤天下而為當時所排擊後世所口實則非公所學之謬謀國之過也以予考之公得所以治天下之道救天下之勢而未知所以救天下之術也自宋承五代之餘西北世為邊患太祖太宗尚苦於兵至澶淵之役和議始成雖以景德仁愛有不忍戰其民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廿五

心而金縷歲幣數十萬歲輸於邊中原之財賦耗矣浸尋至仁宗英宗天下安於無事又六十餘年而積弱之勢成矣當是之時公以不世出之才而又遇神宗大有為之君其汲七於變法者蓋欲以救國家積弱之勢振累世因循苟且之習而非以聚斂媚君以加息厲民弁非假財用不足以利一己之私也觀其與司馬諫議書曰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尚是公慨然有志於天下之務可見於斯矣然猶以為未得救天下之術何



也青苗之法公始行之於鄞縣而百姓便之行  
之天下而大不便於百姓者何也以一縣小而  
天下大也且有治人無治法得其人則治不得  
其人則亂公嘗自言之矣故一縣者公之所得  
自爲也故其民安天下者非公之所得自爲而  
必藉其人以奉行之於是貪吏蠹役乘勢以  
行其私此所以不得其人則亂而爲禍於天下  
也若夫理財亦何惡於荆公哉夫子言足食足  
兵富而後教之而孟子以勸農桑畜雞豚爲王  
道之始則曷不併此而亦議之乎南渡以後晝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廿六

江而守偏安於錢塘一隅當斯時也土地日益  
蹙而生殖日益寡至是積弱之勢尤甚於前以  
至於亡國則亦苟且因循不振之故也於荆公  
夫何罪公有志於任天下之重在於變更法度  
慎選人才先是范文正公應詔條陳十事所援  
易言窮則變七則通七則以甚切謂國家革五  
代之亂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墮于  
下民困於外不可不更張以救之又論明黜陟  
必三載考績精貢舉必先策論而後詩賦此皆  
爲公書中所必欲行者而范公已先言之安有

如後人所謂議論高奇哉公稱唐太宗用魏文  
正公爲相天下幾致刑措自三王以來未有如  
此盛時其他河北民歎息行所贊美於詩篇者  
又不一而足而造謗者且曰安石甚菲薄太宗  
則詩文具在何悉與之不合耶要之荆公不得  
行其志於天下則舉朝攻新法者敗之而斯文  
之在天壤間終不失爲懸諸日月不刊也矣  
附讀酒誥○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弗佚盡  
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蘇氏子瞻曰予其殺者  
未必殺也猶今法曰常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廿七

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  
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姦者其詳  
不可得聞矣如今法有日夜聚曉散者皆死罪  
蓋聚而爲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  
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又擬進士對  
殿策曰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  
不至此子瞻蓋譏切荆公今見於上仁宗皇帝  
書是也或曰荆公之刻核不如子瞻之平易近  
人宜乎子瞻以此自意旣自錄入書傳而後之  
註書傳者亦采取而存之也予曰否七予于斯



見蘇子鹵莽經義蓋未察紂惡之所以稔與酒誥之所以作也當殷紂之未喪也微子比干箕子三臣者皆憂之微子曰我用沈酗於酒用敗亂厥德於下箕子之言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與沈酗於酒以紂之敗德喪邦而皆曰於酒則酒之爲害何其大也及周既滅殷妹土猶染舊俗故武王誥康叔曰天降威我民用大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爲辜卽異日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亦曰毋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夫酒之害人一至於此計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廿八

此時非有大創之則其法不行其禍不止故曰羣飲汝弗佚盡拘執以歸於周予其殺者蓋立法之嚴救時之弊不得不然也卽蘇子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亦聖人用刑之寬事勢之或有然者耳今也以羣飲而度爲羣聚飲酒謀爲大姦比於今法夜聚曉散爲妖逆者夫謀爲大姦聚爲妖逆此皆罪在不赦所謂不待教而誅者也如使羣飲者果謀爲大姦則惡至重而酒爲輕武王又何故諱其至重者錄其少輕者而惟罪之曰羣飲令後世不知謀爲大姦之可誅而

但疑羣飲受誅爲大刻聖人立法豈若是之迂耶然則由蘇子之說愈有以啟後世之惑而已矣且今觀荆公此書其曰羣飲小罪也殺者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而其後又申言之曰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其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以荆公爲說若此亦辟以止辟之義安見荆公之刻核不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六 嘉祐二 廿九

如蘇子之平易近人哉吾故曰蘇子鹵莽經義蓋未察紂惡之所以稔與酒誥之所以作也考略曰右二論作於乾隆乙丑今附錄于此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之七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七 嘉祐四年

嘉祐四年己亥年三十九

提點江東刑獄是年二月罷權茶

讀本

議茶法○國家罷權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於方

今實爲使於古義實爲宜而有非之者蓋聚斂之臣將盡財利於毫末之間而不知與之爲取之過也夫茶之爲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而今官場所出皆粗惡不可食故民之所食

王荆公年譜考畧

卷七

嘉祐三

一

大率皆私販者夫奪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撻流徒之罪未嘗少弛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嘗絕於道路也既罷權之法則凡此之爲患皆可以無矣然則雖盡充歲入之利亦爲國者之所當務也况關市之入自足侔昔日之利乎昔桑洪牟與權酤之議當時以爲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至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遂能屈其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以矣今朝廷之治方欲刻百代之弊而復堯舜之功而其爲法度乃欲出於霍光

之所羞爲者則可乎以今之勢雖未能盡罷權貨而能緩其一亦所以示上之人恤民之深而興治之漸也彼區區聚斂之臣務以求利爲功而不知與之爲取上之人亦當斷以義豈可以人人合其私說然後行哉揚雄曰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以雄之聰明其講天下之利害宜可信然則今雖國用甚不足亦不可以復易已行之法矣是以國家之勢苟修其法度以使本盛而未衰則天下之財不勝用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王荆公年譜考畧

卷七

嘉祐三

二

讀本 酬王詹叔奉使江東訪茶利害見寄○余聞古之人措法貶厥後命官惟賢材職事又習狃止能權輕重王府則多有豈常推其子而爲民父母當時所經營今十已毀九其一雖幸在漂搖亦將朽公卿患才難州縣固多苟詔令雖數下紛也誰與守官居甚傳舍位以聲勢受既不責施爲安能辨賢不區區欲救弊萬謗不容口天下大安危誰當執其咎勞心適有罪養譽終天醜豈惟祖子孫教戒及朋友貴者大其領詩人歌四牡至尊空獨憂不敢樂飲酒寄矣富阡陌哀



哉此無賴鄉閭人所懷今或棄而走豈無濟時術使爾安歎故今二三公戮力思矯揉永惟東南害茶法蓋其首私藏與竊販狂獄常紛糾輸將一不足往七死鞭杻販陳彼惡雜強賣會非誘已云困關市且復搔林藪將更百年弊謂民知可否出節付羣材詢謀欲經以朝廷每若此自可躋仁壽因知從今始漸欲人財阜吾宗恢奇士選使自朝右聰明諒多得為上歸析剖王程雖薄遽邦法難鹵莽願若博諮諏無擇壯與考余知茶山民不必生皆厚獨當征求任尙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七 嘉祐三 三

恐難措手孔稱均無貧此語今可取譬欲輕萬鈞當令眾人負強言豈宜當聊用報瓊玖考畧曰觀公於慶歷間收鹽詩與上孫司諫書而捕鹽之為民害甚矣觀公於嘉祐中茶法議與酬王詹叔詩而禁茶之為民害甚矣揚雄曰為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公之惓也民事若恫瘝切身故嘗數舉以為言而必欲人盡行之何後來攻新法者必曰挾管商之術又以桑洪羊為比而和者益眾亦曾於公諸詩文而稍一寓目也哉

王逢原墓誌銘 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呼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已道雖不行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內有以明於已外有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揚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以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予友字逢原諱令姓王氏廣陵人也始予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七 嘉祐三 四

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也乎其將泐而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也乎其將追而不至也於是慨然歎以為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余將友之而不得也嗚呼今棄余而死矣悲夫逢原左武衛大將軍諱奉諱之曾孫大理評事諱琪之孫而鄭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八而卒卒之九十三日嘉祐四年九月丙申葬於常州武進縣南鄉薛村之原夫人吳氏亦有賢行於是方娠也



未知其子之男女銘曰壽胡不多天實爾裔曰天不相胡厚爾德厚也培之裔也推之樂以不罷不怨以疑嗚呼天民將在于茲

考畧曰韓昌黎之於李元賓介甫之於王逢原常夷甫皆其所深交者也其爲誌文言甚簡而其痛彌深然非二公之才雖欲簡之而不能未易爲世俗人道也

思王逢原○自吾失逢原觸事輒愁思豈獨爲故人撫心良自悲我善孰相我孰知我瑕疵我思誰能謀我語聽者誰朝出一馬驅冥歸一馬馳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七

嘉祐三

五

馳驅不自得談笑強追隨仰屋臥太息起行涕淋漓念子冢上土草芽已紛披婉七婦且少熒七一女整高義動閭里尙聞致財貲嗟我衣冠朝畧能具體廉塋祭無所助哀顏亦何施聞婦欲北返跂予常望之寒汴已閉口此行又參差又說當產子產子知何時賢者宜有後固當慶熊羆天方不可恃我願適在茲我疲學更誤與世不相宜宿昔心已許同岡結茅茨此事今已矣已矣尙誰知渺七江與潭茫七山與陂安能火竊食終負故人期

考畧曰詩言又說當產子產子知何時必作於是年冬也逢原娶吳蕢女吳氏與荆公夫人爲同祖兄弟吳王二家外戚婦女多知書能詩今吳氏年少一整婦耳而誌曰夫人吳氏亦有賢行及觀新建陳士業寒夜錄所紀夫人後來事甚詳則知夫人賢而有材而介甫豫稱之必有所見而云然也因附寒夜錄於後

附寒夜錄○唐州多曠土熙寧中詔募民苗墾治廢陂復召信臣杜詩之迹衆憚其役之煩難莫敢舉王逢原夫人吳氏方寡居因其兄田於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七

嘉祐三

六

陂旁慨然謂衆曰吾非徒自謀陂興實一州之利當如是作如是成乃闢汚萊均灌溉身任其勞築環堤以儲水疏斗門以洩水未幾壤化膏腴一方利賴夫人歲入亦累鉅萬悉捐以振窮乏周疾苦闔州甚德之諍訟不詣有司悉就夫人聽決州以其事上聞詔賜絹一疋米一石予家藏逢原廣陵集得王雲所撰夫人墓碣因爲表彰

考畧曰張邦基墨莊漫錄曰邦基外祖父吳豪字特起世家臨川其兄仕於唐州而亡因家江



上治田於黃玉二坡遂以多貲聞侷儻尚義潛德不耀荆公夫人之同祖兄弟也據此則知吳氏家於唐州之由來矣

與崔伯易書○伯易足下得書於京師所以開我者不敢忘而人事紛七不得修報以爲到高郵卽奉見得道所欲言者去軍城止三十里而遇親舟遂挽以北念還軍中則重煩親友然遂不得一見足下而西殊悒悒也逢原遽如此痛念之無窮特爲之作銘因吳特起去奉呈此於平生爲銘最爲無愧惜也如此人而年止如此以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七 嘉祐三 七

某之不肖固不敢自謂足以知之然見逢原所學所爲日進而比在高郵見之遂若不可企及竊以謂可畏憚而有望其助我者莫踰此君雖足下之言亦以謂如此今則已矣可痛可痛然此特可爲足下道爾人之愛逢原者多矣亦豈如吾兩人者知之之盡乎可痛可痛莘老必朝夕見之於京師不別致書爲致意

辭意其人守道安貧蓋與介甫逢原氣類有合也惟一仕於熙寧卽以媚附安石毀之至極之踞廁亦見執其帶尾不知踞廁時何以有人在側而見者皆笑又何在廁者之衆耶鄙甚穢甚以此綴之傳尾白玉成瑕殆與常夷甫倚閣春秋一也

續考思逢原詩舊本笑七一女嫠李注新刻曰笑七一兄接且題下注云吳氏有賢行一姊孀居以姊稱兄可也然父蕢誌文二女子歸晏修睦王令吳氏卽有姊旣有所歸此詩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七 嘉祐三 八

安得及之卽孀居何僅以年少憐吳氏而以笑七惜其姊竊意此二語皆繫於一人之身合言之謂以婉七一少婦而傷其笑七孀居耳雁湖或有所據而云然姑識之以俟後之解者

與逢原第一書○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七相造謝不能取一日之閑以與足下極所欲言者而舟卽東矣間閱足下之詩切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歎蒼生淚垂之說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



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子之說如此而或以爲君子之學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不暇暖席之說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正吉象曰拔茅正吉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七

嘉祐三

九

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以祿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也詩三百如栢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任於其時而不得其志不得以不憂也仕不在於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考樂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說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湯聘之猶賢也然曰我處畎畝之間以樂堯舜之道豈如彼所謂憂

天下者僕也自在而幸售其道哉又論禹稷顏回同道曰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或也今窮於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慟哭者無乃近救鄉隣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論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既而見足下衣剝履缺坐而語未嘗及已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絲忽妄售於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七

嘉祐三

十

吾以謂知及之仁又守能之故以某之所學報足下

考畧曰介甫長逢原十一歲定交甚蚤散見詩文亦最多所存尺牘者七其第一似屬定交之始然不知在於何年是時逢原食粗衣剝守道安貧不獨愛其文章而尤重其節義所言修身俟命之說原本六經宗師孔孟自謂以已所學報足下逢原早天及讀公全書而後知他日位極人臣其於難進易退之節終身守之勿渝非徒知之實允蹈之公有答子固書曰方今亂俗



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  
尚不知自治而已世之不知命不能俟命者大  
抵皆沉沒利欲而然故公尤數七言之而自治  
取友莫不由乎此也

寄贈胡先生 弁序 孔孟去世遠矣信其聖且賢者  
質諸書焉耳翼之先生與予並世非若孔孟之  
遠也聞薦紳先生所稱述又詳於書不待見而  
後知其人也歎慕之不足故作是詩○先生天  
下豪傑魁胸臆廣博天所開文章事業望孔孟  
不復睥睨蔡與崔十年留滯東南州飽足藜藿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七 嘉祐三 十一

安蒿萊獨鳴道德驚此民民之聞者源七來高  
冠大帶滿門下奮如百蟄乘春雷惡人沮服善  
者起昔時躡跡今騫回先生不試乃能爾誠令  
得志如何哉吾願聖帝營太平補葺廊廟枝傾  
頹披旒發纒廣耳目照徹山谷多遺材先收先  
生作梁柱以次構架桷與榱羣臣面向帝深拱  
仰戴堂陛方崔嵬  
考畧曰胡先生長於公三十年公固未嘗見先  
生而寄贈以詩亦不知在於何年茲於其卒也  
附錄之先生為一世師名顯天下見於歐公誌

三

三

墓文甚詳詩曰先生不試乃能爾誠令得志何  
如哉愈足以補歐公所未盡而希望先生尤大  
矣以先生聞名不相識之人猶寄贈不遺如此  
彼連語日夜之周茂叔而曾無一字相及何哉  
吾固曰二人者是為無是公烏有先生也

明妃曲二首○其一曰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  
風鬢脚垂低徊顧影無顏色倘得君王不自持  
歸來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嘗有意態由來  
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  
憐着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祇有年年鴻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七 嘉祐三 十二

雁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瓊城莫相憶君不  
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李雁湖注曰山谷跋公此詩云荆公作此篇可  
與李翰林王右丞並驅爭先矣往歲道出頰陰  
得見王深父先生最承教愛因語及荆公此詩  
庭堅以為辭意深盡無遺恨矣深父獨曰不然  
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人生失  
意無南北非是庭堅曰先生發此德言可謂極  
忠厚矣然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恐王先生未為失也明日深父見舅氏李公



就正

擇曰黃生宜擇明師畏友與居年甚少而特論知古血脉未可量也

考畧曰荆公明妃曲二首同時歐陽公劉原父司馬君實皆有篇和王深父以人生失意無南北非是而黃魯直辨之予謂此詩本意明妃在羶城北也阿嬌閉長門南也寄聲欲問塞南事祇有年年鴻雁飛則設為明妃欲問之辭也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羶城莫相憶則設為家人傳答聊相慰藉之辭也若曰爾之相憶徒以遠在羶城不免失意耳獨不見漢家宮中咫尺長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七 嘉祐三 十三

門亦有失意之人乎此則詩人哀怨之情長言嗟嘆之旨止此矣若如深父魯直牽引論語別求南北義例要皆非詩本意也

其二曰明妃初嫁與胡兒羶車百兩皆胡姬含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却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冢已蕪沒尙有哀弦留至今

李注曰范冲對高宗嘗云臣嘗于言語文字之間得安石之心然不敢與人言且如詩人多作

就正

就正

明妃曲以失身胡虜為無窮之恨讀之者至于悲愴感傷安石為明妃曲則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不是罪過漢恩自淺而虜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為盜賊者皆合於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術孟子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以胡虜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獸而何公語意固非然詩人務一時為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也然范公傳致亦深矣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七 嘉祐三 十四

五人賜呼韓邪其事在於和戎固於諸女恩怨無關即明妃亦未嘗進御於帝者也惟明妃以絕世之姿失身異域後人製為怨調列之恨賦亦好事者為之耳是故前世作者雖多亦祇叙其哀怨之情閱其絕塞不還之苦又何有眷戀舊主責之一和戎之女子哉介甫詩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自范冲據此二語遂比之劉豫斥為禽獸後人又舉白樂天詩黃金何日贖蛾眉以是較量工拙左白而右王者尤紛也或曰介甫此詩歐陽公劉原父司馬



就正

若實皆有和篇使漢恩自淺胡自深一語果有傷於君臣大義諸君子曷不能知之而顧見之和篇耶即雁湖注雖謂范公傳致太深然猶曰公語意固非求出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豈介甫尚有遺議歟應之曰昔韓昌黎謂凡為文辭宜畧識字是雖為古書言之然尤可通之訓詁彼曉七之議此詩者祇緣未識思之一字耳夫思之為言猶愛幸之辭云爾明妃處漢宮數歲未得見御是愛幸之所未及者曰漢恩自淺可也單于喜得明妃其思自深亦就其愛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七 嘉祐三 十五

就正

幸之私言之於明妃何有倍主忘漢之嫌哉予嘗怪蘇子瞻譏史遷之失曰賈誼何如人也而云愛幸於河南太守吳公此其語甚鄙而遷不知子瞻豈以漢文帝愛幸鄧通同辭而遂從而鄙之耶嘗試以淮南王一傳證之曰趙王之獻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是所幸者美人也曰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是子之得母愛亦曰幸也又曰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又曰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皆愛幸王是子與女皆得以愛幸言也况幸之為義

就正

蔡中郎邕言之甚詳而統言之曰親愛者皆曰幸是故單言幸而愛在其中矣專言恩而愛幸在其中矣故韓愈上張僕射書曰愈蒙幸于執事會鞏上歐陽學士書曰某之獲幸于左右又曰辱愛幸之深則稱人之愛人與人自稱受恩于人者皆不諱言幸也何子瞻于賈誼則譏之彼范冲亦若是而已矣孟子曰今恩足以及禽獸亦愛物之說也愛禽獸猶可言恩則思之及于人與人臣之受恩于君自有輕重大小之不同彼曉七者何未之察也以本詩言之其曰百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七 嘉祐三 十六

就正

兩胡姬欲語無處傳與琵琶惟心自知則可謂深于怨矣勸胡酒而目屬飛鴻雁湖注謂意不在胡得之漢官侍女垂淚沙上行人回首與石季倫僕御淚流離轅馬悲且鳴無以異也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亦擬行人回首聊為慰藉之辭與前篇好在瓊城莫相憶無以異也而即繼之曰青塚已沒哀絃尚留則與李白死留青塚使人嗟杜甫獨留青塚向黃昏無以異也安見所謂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必如范氏傳致太深焉往而不成為詩禍哉然而

就正



說正

范氏積漸有由來矣冲爲祖禹之子祖禹於元祐中以與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獲罪紹興時冲又重修朱墨史冲之詆毀此詩一至此極亦修怨之一端也至如黃金何日贖蛾眉乃漢天子萬不可爲之事而亦大臣忠君愛國者萬不可有之謀願有謂介甫明妃曲不若白樂天詩四句者不知始于何人在宋則有范季隨于明則有瞿宗吉江盈科也謂司馬光和介甫詩妾身生死知不歸妾意終期寤人主視介甫如水火柄鑿之不相入君子小人之用心可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七 嘉祐三 十七

說正

見者王氏池北偶談也嗚呼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此豈倦七舊王者所宜言而亦豈謀國者所宜以黃金贖哉姑言之而姑妄聽之以是爲兒戲可矣且夫人主不能察一掖庭之女子乃期以是寤人主以爲朝廷失人之戒忠若愛國之言是尙可與言詩者乎卽此詩左白而右王是之謂不知類也其最爲支離誕妄若羅景綸載于鶴林玉露者予別爲辨之尤詳云  
鶴林玉露曰荆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七

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詬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姐已者飛廉惡來之所寄也褒姒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女寵盡君心而後僉王偕之以進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爲第一義而謂不愁宮裡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後扁舟五湖然猶挾西施以行蠡非悅其色也懼復以蠡吳者蠡越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是蠡雖去越未嘗忘越會謂荆公之見而不及蠡乎又曰其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此言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七 嘉祐三 十八

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日贖蛾眉之句蓋天淵懸絕也

說正

考畧曰吾觀景綸一時所論者兩事也而吾得合爲一說而有以詰之夫不愁宮裏有西施景綸旣以是爲荆公罪而援姐已褒姒太真以證之又引范蠡挾西施以行謂是絕越之禍基雖其信小說而附以臆見其言甚鄙俚儒者所不道然猶爲近於正矣而獨有取于樂天黃金何日贖蛾眉之句以爲視荆公若天淵懸絕夫明

三九五



就正

就正

就正

妃非遠嫁和戎之女子乎當日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貌為第一帝欲留之而難於失信卒與匈奴乃既嫁之又因其絕色而以黃金贖之其母乃皇七中國天子不幾等於兒戲乎且使既贖之後將安所置若復納之宮中不且為姐已褒姒太真之續而為禍于漢庭滋大乎假如日不愁宮裏有明妃不知景綸何辭以解是景綸謂荆公之見不及范蠡蛾眉之贖盛譽樂天而一則挾之以去一則贖之以來景綸不及與范蠡天淵懸絕乎明妃寄語既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七 嘉祐三 十九

徒以色升不知曉七講忠孝者又何以云也因作反明妃怨一首

附反明妃怨○序曰王介甫明妃曲一時名流皆有和篇稱名作矣自漢恩自淺胡自深一語遭世口實弁援黃金何日贖蛾眉較量攻詰不已因作反明妃怨一首不免唐突太傅亦曉七者有以使之也○其辭曰將軍百戰禦長城女子和親在休兵明妃西嫁無還日萬里颺零一葉輕黃雲塞路起哀歌祇道別離憂思多堂七天子撫中國豈惜佳人難再得自古亡國多女

就正

就正

戎蛾眉辭去漢庭空鄭國鑿渠為秦利延壽死詐寧非忠昔愁圖畫金不足今向天涯以金贖是誰為國設此謀一言喪邦禍所伏美人遺恨埋黃土白草茫茫浩無主穹廬生在作胡姬死留青塚復奚為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七 嘉祐三 二十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之八

金谿蔡元鳳著

卷之八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庚子年四十

五月王安石召入為三司度支判官

上富相公書○某不肖當朝廷選用才能修立法度之時不以罪廢而蒙器使此其幸固已多矣某竊自度守一州尚不足以勝任任有大於一州者固知其不勝也自被使江東夙夜震恐思得脫去非獨為私計凡以此也三司判官尤朝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八

嘉祐四

一

廷所選擇出則被使漕運而金穀之事某生平所不習此所以蒙恩反側而不敢冒也惟不肖常得出入門下蒙眷遇為不淺矣平居不敢具書以勤左右之觀省幸緣恩惠所及敢布其私心誠望閣下哀其忠誠載賜一州處幽閒之區寂寞之濱其治民非敢謂能也庶幾地閒事少夙夜悉心力易以塞責而免於官謗也若夫私養之勢不便於京師固嘗屢以聞朝廷而熟於左右者之聽矣今茲蒙恩厚賜祿多豈宜復言私計不便乎雖然所辭者才力所不能而所願

猶未安理分也亦冀閣下哀之

考畧曰此書應是三司判官命初下上之而不復以私計不便聞之朝廷也

度支副史廳壁題名記○三司副史不書前人各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眾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各自揚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以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長書石而鏡之東壁夫合天下之眾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八

嘉祐四

二

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效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况於後世之紛七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于上而改為之非特當守成法



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何如也觀其人在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考畧曰此公抑兼弁之意詩文屢言之即異日青苗法行所謂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是也

附歐陽修送王平甫下第○歸袂搖七心浩然曉船鳴鼓轉風難朝廷失士有司恥貧賤不移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八 嘉祐四 三

君子難執手聊須為醉別還家何以慰親懽自慚知子不能薦白首胡為侍從官

考畧曰是年歐陽公薦布衣蘇洵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隨狀上進舉章望之曾鞏王回等充館職舉蘇軾應制科乃於平甫下第後猶云自慙知子不能薦其懽七於為國進賢如此宋世得人嘉祐為盛歐公之力也蘇軾制辭錄後

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大理評事制○勅某爾方尙少已能博考

羣書而深言當世之務才能之異志力之強亦足以觀矣其使序於大理吾將試爾從政之才夫士之強學瞻辭必知要然後不違於道擇爾所聞而守之以要則將無施而不稱矣可不勉哉

考略曰子瞻才高學博未易方駕唯此制辭非荆公不能為此言使子瞻終身誦之必有尤覺絕千古者矣

哭梅聖俞○詩行於世先春秋國風變衰始栢舟文辭感激多所憂律呂尙可諧鳴球先王澤竭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八 嘉祐四 四  
士已偷紛七作者始可羞其聲與節急以浮真人當天施再流篤生梅公應時求頌歌文武功業優經奇綿麗散九州眾皆少銳老則不翁獨辛苦不能休惜無采者人名道貴人憐公青兩眸吹噓可使高岑樓坐令隱約不見收空能乞錢助饋餽疑此有物司諸幽棲七孔孟羣魯鄒後始卓犖稱軻邱聖賢與命相楯矛勢欲強達誠無由詩人况又多窮愁李杜亦不為公侯公窺窮阨以身投坎壈坐老當誰尤吁嗟豈即非善謀虎豹雖死皮終留飄然載喪下陰溝粉書



軸幅懸無旒高堂萬里哀白頭東望使我商聲  
謳

考畧曰聖俞一代詩人歐陽公所深與者也介甫得交最遲然其贈答綢繆至矣故聖俞送知毗陵詩與介甫哭聖俞詩皆不可以不錄也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劄子○臣等竊觀自古國馬盛衰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汧渭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河隴之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前世得人之明效也使得人而不失其官失其官而不使得專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八 嘉祐四 五

其事使得專其事而不臨之以賞罰亦不可以成功今臣等相度陝西一路買馬監牧利害大綱已具奏聞伏見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精力強果達於政事河北便糴陝西權鹽皆有已試之效今來相度陝西馬事尤爲詳悉臣等前奏已乞就委薛向提舉陝西買馬及監牧公事今欲乞降指揮許令久任緣今來馬價多出於解池鹽利三司所支銀緡絹等又許令於陝西轉運司兌換見錢今薛向既掌解鹽又領陝西財賦則通融變轉於事爲便兼臣等訪聞得薛向

陝西係官空地可以興置監牧處甚多若將來稍成次第卽可以漸興置蓋得西戎之馬牧之於西方不失其土性一利也因未嘗耕墾之地無傷於民二利也因向之材而就令經始三利也又河北有河防塘泊之患而土多鬲鹵不毛戎馬所屯地利不足諸監牧多在此路所占草地多是肥饒而馬又不堪未嘗大段孳息若陝西興置監牧漸成次第卽河北諸監有可存者悉以陝西良馬易其惡種有可廢者悉以肥饒之地賦民於地不足而馬所不宜之處以肥饒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八 嘉祐四 六

之地賦民而收其課租以助戎馬之費於地有餘而馬所宜之處以未嘗耕墾之地牧馬而無傷於民此又利之大者也如允臣等所奏卽乞薛向所奏舉官員及論改舊弊朝廷一切應副成功則無愛賞敗事則無憚罰如此則臣等保任薛向必能上副朝廷改法之意如將來敗事臣等各甘同舉取進止

考畧曰嘉祐五年歐陽修有論監牧劄子言臣所領羣牧司近準宣差吳中復王安石王陶等同共相度監牧利害事六年又有論牧馬草地



劄子可以合觀

讀本

唐百家詩選序○余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諉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倪仲傳唐百家詩選序○音有妙而難賞曲有高而寡和古今通然無惑乎唐百家詩選之淪沒於世也予自弱冠肄業於香溪先生門嘗得是詩於先生家藏之秘竊愛其拔唐詩之尤清古典麗正而不冶凡以詩鳴於唐有驚人語者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八 嘉祐四 七

悉羅於選中於是心惟口誦幾欲裂去夏課而學焉先生知之一日索而鑰諸箚越至于今不復過目者有年矣頃有親戚游宦南昌因得之於臨川以歸首以出示發卷數過不啻如獲遺珠之喜惜其道遠難致且字畫漫滅近世士大夫嗜此詩者往往不能無恨故鏤板以新其傳庶幾丞相荆國公銓擇之意有所授於後人也雅德君子儻於三冬餘暇玩索唐世作者用心則發而爲篇章殆見游刃餘地運斤成風矣乾道己丑四月望日蘭皋盤谷倪仲傳書

宋犖唐百家詩選序○昔予嘗購求王荆公唐百家詩選二十卷屢得殘帙八卷於江南藏書家庚辰秋舉示山陽故人子邱邇求邇求好學嗜古請依舊式重梓以廣其傳予甚誼之因序其首畧云夫物莫不聚於所好而天地之氣有開必先故好龍而龍降市駿而駿來天下之大安知更無嗜古如邇求者或別購其半則幾乎全矣及梓成果大行於時寶愛之者比于吉光片羽莫不思復得河東三篋以觀其全焉先是吳中毛黼季氏喜刊古本而家中藏書最多予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八 嘉祐四 八

因屬其勤求是選黼季敬諾而去旁搜遠索無日以怠今癸未秋黼季來謁予曰日者泉游江陰親見王荆公唐百家詩選二十卷於某氏藏書家特來告公余驚喜趣購得之凡所亡十二卷皆在焉總數之得百有四家而曰百家者舉成數也有乾道己丑盤谷倪仲傳後序夫荆公沒至孝宗乾道時不過六七年間而序已云唐百家詩選淪沒於世蓋由北轅南渡播遷喪亂中其所亡失書藉固不止此也亦可慨夫况乾道至今又六百年而余寤寐之求甚久一朝



忽得殆如香山居士所云在在處處有靈物護之者乎於是復招邇求補刊十二卷俾成完書公諸同好此固陳農之所不能求而張安世之所不及識者也天下賞心樂事無踰於此昔雷煥得豐城雙劍以爲靈異之物終當化去留一自佩送一與張華華報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其後果化延津之雙龍噫物莫不聚於所好凡好之而不篤篤而不久而怠倦以忘者吾未見其能聚也非邇求嗜古先梓其半以爲之招而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八

嘉祐四

九

黼季又爲余勤求歷久而不倦其能終合乎哉是故精誠之至可以貫金石而通神明凡事盡然此其一徵也康熙癸未中秋西陂宋學識香祖筆記○王介甫唐詩百家選全本近牧仲開府寄來新刻乃常熟毛辰所得江陰某氏藏本計百有四人有乾道己丑蘭皋倪仲傳序略云余自弱冠肄業於香溪之門嘗見是書頃有親戚宦南昌得之臨川以歸惜其道遠難致且字畫漫滅故鏤版以新其傳云余按其去取多不可曉者如李杜韓三大家不入選尙自有說

然沈宋陳子昂張曲江王右丞韋蘇州劉慎虛劉文房柳子厚劉夢得孟東野槩不入選下及元白溫李諸家不存一字而高岑皇甫冉王建數子每人所錄幾餘百篇介甫自序謂欲觀唐詩者觀此足矣然乎否耶世謂介甫不近人情於此可見故物自可寶惜然謂爲佳選則未敢謂然請以質諸後之善言詩者當知余言不妄筆記又載嚴滄浪詩話言王荆公百家詩選與予前論暗合若符節益信予所見非謬然予實不記憶滄浪先有此論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八

嘉祐四

十

分廿餘話○諸說皆言王介甫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俾介甫選其佳者介甫使吏鈔錄吏倦於書寫每遇長篇輒削去今所傳本乃羣牧吏所刪也余觀新刻百家詩選又不盡然如刪長篇則王建一人入選者凡三卷樂府長篇悉載何未刊削王右丞韋蘇州十數大家何以絕句亦不存一字余謂介甫一生好惡拂人之性是選亦然庶幾持平之論耳

朱牧仲筠廊二筆節錄○王荆公百家唐詩選



二十卷淪沒已以余曩得殘帙八卷付山陽邱  
邇求迴刻行近復得乾道間盤谷倪仲傳舊本  
所亡十二卷皆在更屬邇求續刻稱全書矣按  
荆公此選唐賢遺棄最多殊不滿人意或疑此  
非真本不知荆公凡事孤行一意全不猶人此  
選出公手訂無疑但未盡善耳近王阮亭尚書  
亦云三復荆公此選不解其意義所在以為古  
物寶惜之則可以為佳選則未也

考畧曰荆公唐百家詩選前時邵博周輝葉夢  
得陳振孫嚴滄浪皆有所論說或曰荆公此選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八 嘉祐四 十一

當時祇據次道家所有者選之考史傳次道父  
綬家藏書萬卷至次道藏書三萬卷則以為詩  
卷僅有此數者非也或曰介甫使吏鈔錄吏倦  
於書寫每遇長篇輒削去之夫以選訂大事吏  
敢於削去而介甫不知次道亦不之察世有如  
是冒昧可欺之次道介甫哉顧予亦嘗疑之凡  
唐人號為名家詩稱奇絕者多不錄豈惟荆公  
不宜有此即稍有知識者亦不應疎漏至是且  
其序寥七數十言既曰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  
又曰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是何進退失據若

就正

就正

就正

就正

此哉然以未見其書終不敢妄為臆斷因憶三  
十年前曾於南康明氏見其書嘉慶三年明生  
其教以書來暫一展卷不終朝乃為躍然喜撫  
几徬徨太息曰嗟乎讀書之難也而人之不可  
易其言也夫自宋以來若邵博諸人雖有所論  
說然猶未甚有貶辭而其所疑者徒在於疎漏  
太甚故予皆不錄惟王氏餘話乃曰介甫一生  
好惡拂人之性此選亦然今予按其書考其序  
言其曰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即此百四  
家是也曰諉余擇其精者謂據此百四家中而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八 嘉祐四 十二

擇其精者耳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而不曰  
全唐詩選也百家詩何以選曰唐詩人若沈宋  
王楊盧駱李杜諸大家既家有其書其佳者固  
不勝選而亦不必選唯其視諸大家猶降一等  
者必待選而後其精者出焉非廢日力於此不  
能廢日力於此其精者幸而獲存矣而其所不  
足存者較多於所存之數廢日力尤劇故曰良  
可悔也而非謂是選之不足存而以為可悔也  
夫以唐詩諸大家既傳而於此猶降一等者亦  
得擇其精者出之而後唐詩一代之矣至是而



就正

始全故曰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不亦宜乎若解者認爲全唐詩選則已不免大謬又何古物寶惜之足云然予於此尤重有感焉荆公三經字說大喪於元祐黨人之手而此選幸存一刻於乾道己丑則蘭皋倪仲傳之力也又五百餘年再刻於康熙癸未則宋牧仲開府之力也開府先於殘帙八卷刻之繼得全書又刻之此固從來嗜奇好古者所罕有也及聞池北有言遂不能無惑今既載筠廊二筆必將視前刻爲不甚愛惜而終歸於泯沒而無傳矣乎明生來書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八

嘉祐四

十三

爲商邱刊本亦闕十六至二十共五卷即求補其全甚易予老矣竊不自揆尙冀世有同好者能繼倪宋二公盛事當即以全書畀之因爲豫擬重刊唐百家詩選序一篇以俟後之君子  
附山陽庾正撰周濂溪年譜○嘉祐五年庚子先生年四十四六月十九日自合州解簽判職事遷京師先生東歸時王介甫爲江東提點刑獄年三十九已號通儒先生遇之與語連日夜介甫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據唐氏左編邢恕云茂叔聞道甚蚤王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已

就正

號爲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安石精思至忘寢食是此語實始於邢恕而度氏特從而采之恕亦程門弟子也考畧曰真西山書荆公推命對後曰荆公之學問源流不得而考然於濂溪周子蓋嘗接其餘論退而思之至寢忘食不可不謂其不嘗親有道者而考其生平之言無一與周子合亦獨何哉真氏蓋本之年譜所載而詭厲又加甚焉者也羅景綸鶴林玉露曰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荆公志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八

嘉祐四

十四

不復見嗚呼一以爲不見一以爲既見是何其言之異也豈荆公少年既志其不得見及年至四十又及其門求見耶抑濂溪始焉三辭之不見而繼焉且復自往見之耶吾竊以爲二子之言皆妄也其羅氏之妄何也濂溪生於天禧元年荆公生於天禧五年以爲少年則皆少年耳荆公爲慶歷二年進士年二十二四年曾子固上歐陽舍人書曰鞏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尙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嘗與鞏言非先生無足知我



就正

也是荆公年二十四見推於子固如此且自言非歐公無足知我安有求見濂溪至於三及門之類耶七年子固與介甫書曰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嘆誦寫不勝其勤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而介甫猶不一往見之又十年至至和嘉祐間乃始見歐公於京師公贈以詩曰嘗恨聞名不相識相逢樽酒盍留連何濂溪未見其人而即知其不賢以至於三辭之決耶吾是以知羅氏之說妄也羅氏之說妄則真氏之說亦妄荆公原本六經學師孔孟而曰無一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八 嘉祐四 十五

就正

言與周子合則必周子無一言與孔孟合而後可宋自天聖明道以來歐陽公以通經學古為天下倡一時若胡翼之孫明復石守道劉原父曾子固王介甫蘇明允父子或以道德或以文章皆為所稱揚汲引甚眾而不及濂溪濂溪往來豫章甚久是時豫章若李泰伯劉原父王介甫曾子固所交多一時賢者及遍閱諸人全書會無一人及於濂溪即濂溪生平亦不聞與諸人講學竊意後來諸儒所共推尊之周子在當時猶未為甚知名之周子耳南渡講學諸儒謂

就正

就正

周子獨得孔孟不傳之緒則真氏謂無一言與周子合豈惟介甫則且由周秦漢唐以來中間千五百年如荀卿揚雄韓愈皆不得與於道學之數諸儒蓋爭為是言以矣然必於荆公極肆詆毀者以其於荆公不必有之事無之而不詆毀也故曰真氏之說亦妄也且吾由二氏之說復以歲月考之天禧元年濂溪生於道州營道縣大聖九年年十五父卒從母入京師依舅氏則自年十五以前皆在營道縣也景祐四年母卒葬于潤州康定元年年二十四起洪州分寧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八 嘉祐四 十六

就正

縣主簿始以官職入江西荆公生於天禧五年幼隨父宦韶州其憶昨詩曰丙子從親走京國則年十六也明年親作建昌吏則年十七至江寧矣自寶元二年父卒在江寧居喪詩所謂母兄呱七泣相守三年厭食鍾山薇是也慶歷二年年二十二成進士官淮南而濂溪已先二年官分寧是二人當少年時未嘗一日相值此則羅氏紀載之妄也嘉祐三年介甫自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四年年三十九五年五月召入為三司度支判官而濂溪於是年六月解合州簽



就正

事歸京師則介甫已去江東而年亦四十矣以爲二人相遇於江東其年與地皆不合此則真氏沿襲之妄也又三山林駟曰程明道與介甫同學於濂溪後介甫用事以不樂新法而絕此尤妄說也慶歷六年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始見濂溪於南安則介甫已官淮南秩滿即調知鄆縣安得與明道同學于濂溪嗚呼濂溪之見不見何足爲荆公輕重吾獨怪荆公受誣於講學之徒往也以此不必有之事加之又互相抵牾不一而足亦見其自不知量以比於無稽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八 嘉祐四 十七

言已矣前明蔡介夫清亦講學之徒也介夫之言曰濂溪固朱之仲尼而二程則朱之顏閔也先生畫圖著書開萬古之羣蒙則繼孟氏之傳者微斯人其誰與歸借夫神祖偏信金陵而先生之學不大用於世則當時君相棄賢之咎無所逃矣考金陵當國在熙寧三年又三年而濂溪卒濂溪仕宦三十年中經文彥博富弼韓琦曾公亮皆天下大賢相繼爲相又最久未聞以不薦濂溪爲諸公罪而獨歸咎於當國日淺之金陵吾愈不能爲介夫解矣李東陽亦講學之

就正

就正

徒也其詩有金陵問曰王安石還聖人熙寧天子空稱神程夫子真聖徒一言非訐還非諛世更有人如此無古來君臣關氣運河南不問金陵問一時言千載恨者神宗任用安石當時詆毀安石者雖衆而未有累及神宗者則以神宗固一代之賢君而天下臣民皆有以諒其心自宋至元雖或間有微辭而未若明之中葉周德恭楊用修蔡介夫李東陽或謗其合赧亥桓靈爲一人或因不大用周程而斥爲不得稱神後人講學如此愈積而愈多君子可以觀世變矣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八 嘉祐四 十八



存是樓重刊唐百家詩選序

荆公唐百家詩選序言五十八字簡甚矣而為世所詬病以實誤甚乃為從而詰之曰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即此百四家詩是也其言固明甚曰次道諉余擇其精者謂從此百家詩中而擇其精者出焉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而不曰全唐詩選又明甚此百家詩中或十取一百取十千取百而後其精者出也非廢日力於此不能廢日力於此而取一去十取十去百取百去千此十百千者遂退處空虛無用而吾廢日力於此亦已勞矣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八附 嘉祐四 一

故曰良可悔也而非謂是選之不足存而以爲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何謂也全唐諸大家詩其全集已見於世矣其佳者固不勝選也而亦不必選惟此百家詩視諸大家若猶降一等必待擇而精者亦出也而後全唐詩之佳者於是乎乃全故曰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以此詰五十八字而無疑吾言此書不失爲名選比於物雖謂之至寶可也嘉慶八年秋上翔爲之序  
此擬稿也俟同志有重刊者者付之其詳具載年譜考畧中乃知此書不可不重刊也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之九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九 自嘉祐六年至七年八年上

嘉祐六年辛丑年四十一

本紀六月戊寅以王安石知制誥

除知制誥謝表○臣某言今月初二日伏蒙聖恩賜臣誥勅除臣知制誥者高華之選欲報常艱固陋之身以榮爲懼竊以自昔招智能之士因使爲侍從之官豈特賴其虛名謂能華國蓋將收其實用相與致君矧號令文章之爲難而討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九 嘉祐五 一

論潤色之所寄苟失職不稱則爲時起羞伏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姿撫久安之運趨時有救弊之急守器有持盈之難當得俊良使陪遺忘則典司明命出入禁門一有疎官尤爲累上臣羈單賤士樸鄙常人仕初有志於養親學遂不專於爲己比更煩使稍竊謬恩內懷尸祿之慚仰負食功之意又蒙採擢以致超踰蓋君之視臣不使同犬馬之賤則下之報上亦欲致岡陵之崇况臣少習藝文粗知名教遭逢一旦度越衆人惟當盡節於明時豈敢尙懷於私計臣無

王荆公年譜考畧 卷八附 嘉祐四 一



任

上時政疏○年月日具位臣某昧死再拜上疏尊  
號皇帝陛下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  
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  
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而有晉  
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  
智畧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  
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爲  
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  
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九

嘉祐五

二

毀辱而妻子固以困窮天下之民固以膏血塗  
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  
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人父母使其比屋  
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乎然而晉梁唐  
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爲其禍災可以不  
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  
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  
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  
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  
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

於大亂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  
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  
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爲戒之時以  
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  
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  
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  
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  
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爲可  
以徼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  
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九

嘉祐五

三

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反矣以古準今則  
天下安危治亂尙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  
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  
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  
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也乎書曰若藥不  
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狼疾爲憂  
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爲苦臣既蒙陛下採擢使  
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  
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  
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考畧曰明法度建賢才大指不越乎此與使選  
言事書無以異然當仁宗享國日久之年直舉  
晉梁唐三帝為戒而無所忌諱非公不能為此  
言也

劉原父賀王介甫初就職秘閣○鳳凰信高遠  
矧繳安得羈非若九韶奏詎肯一來儀王子美  
無度孤飛絕雲霓常恐濁一世斯人莫見之天  
子蹈軒虞公卿聚舉夔孰言阿閣下定有朝陽  
詩願得調律呂聆音辨雄雌毋空著圖象但取  
夸童兒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九 嘉祐五 四

附答揚州劉原甫○少貧苦不足一官聊自謀為  
生晚更拙懷祿尚遲留龜勉詎有補強顏包眾  
羞謂我古人風知君以相優君實高世才主恩  
正綢繆苛矣哀此民華簪寧易投  
考畧曰公答揚州劉原甫詩今並錄之原甫官  
揚州在嘉祐元年二年三年此詩必作於是時  
公於題下自注云因君古人風更欲投吾簪蓋  
來詩語也今考公是集來詩闕之梅聖俞送介  
甫知毗陵詩曰今君請郡去預喜民將蘇公答  
原甫詩曰苛矣哀吾民華簪寧易投當時諸君

子交相勸勉無不以愛民為事斯道其所道真  
孔孟之道也

三月王安禮登進士第○安禮字和甫楚公第  
六子也

和御製賞花釣魚○陰幄晴雲拂曉開傳呼仙仗  
九天來披香殿上留朱輦太液池邊送玉杯宿  
藥暖含春浩蕩戲鱗清映日徘徊宸章獨與春  
爭麗恩許賡歌豈易陪○靄靄祥雲輦路晴傳  
呼萬歲襍春聲蔽虧玉仗宮花密映燭金溝御  
水清珠藥受風天下暖錦鱗吹浪日邊明從容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九 嘉祐五 五

樂飲真榮遇願賦嘉魚頌太平

考畧曰李注按韓忠獻集有和御製詩序引云  
奉聖旨次韻故介甫詩云恩許賡歌蓋紀實也  
外有邵氏聞見錄錄入辯姦後

附歐陽修舉劉敏呂惠卿充館職劄子節錄○  
前真州軍事推官呂惠卿材識明敏文藝優通  
好古飭躬可謂端雅之士並宜置之館閣以副  
聖朝養育賢才之選

考畧曰歐公於呂惠卿嘉祐三年已導之於介  
甫矣今又舉充館職才學必有過人者他日助



行新法介甫曷嘗有意於任用小人以介甫潔身修行造謗者必使天下之惡皆歸則於排斥惠卿又何能盡出其實哉故予於歐公語必盡錄之

嘉祐七年壬寅年四十二

知制誥

嘉祐八年癸卯年四十三

知制誥

三月帝崩四月皇子卽皇帝位九月上仁宗諡十月葬永昭陵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九

嘉祐五

六

八月王安石母吳氏卒于京師

會鞏作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仁壽縣太君撫州金谿吳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尚書刑部侍郎撫州臨川王公諱益之夫人衛尉寺丞諱用之之婦年六十有六嘉祐八年八月辛巳卒于京師十月乙酉葬于江寧府之蔣山夫人好學強記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然好問自下於事未嘗有所專也其平生養舅姑甚孝蓋侍郎七子而少子五人吳氏出也然夫人之愛其長子甚於少子曰吾愛之甚

於吾子然後家人愛之能不異於吾子也故其子孫已壯大有不知爲異母者居火之二長子前死夫人已老矣每遇其整婦異甚而身爲字其孤兒忘其力之憊也其處內外親疎之際一至於思有謔誚踞罵已者數困苦常置之不以動聲色亦未嘗有所含怒於後也有以窮歸已者急或分衣食不爲秋毫計惜以其故至不能自給然亦未嘗不自若也其嫁三從之孤女如已女而待長子之母族如已族蓋篤行如此而天性之所有也其自奉養未嘗擇衣食其視世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九

嘉祐五

七

俗之好無足累心者方其隱約窮匱之時朝廷嘗選用其子堅讓至於數十或謂可強起之夫人曰此非吾所以教子也卒不強之及處顯矣其子嘗有歸志而以不足於養爲憂夫人曰吾豈不安於命哉安於命者非有待於外也其子爲知制誥故事其母得封郡太若夫人不許言故卒不及封此夫人之德見於行事之迹而余以通家故熟于耳目者也夫人之考諱敏叟之配黃氏兩人者皆有善行鄉里稱之而黃氏兼喜陰陽數術學故夫人亦通于其說七子者曰



安仁安道安石安國安世安禮安上安仁宣州  
司戶參軍安石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安世太  
平州當塗縣主簿安禮大名府莘縣主簿餘未  
仕也女三人長適尚書虞部員外郎沙縣張奎  
次適前衢州西安縣令天長朱明之次適揚州  
沈季長孫男九人曰雋勇旁族旂旂旂旂旂旂  
女九人長適解州安邑縣主簿徐公翊次許嫁  
太廟齋郎吳安持餘尚幼銘曰嗟若人兮洵好  
善兮始終一德仁七子兮遺棄細故篤九族兮  
脫珥推食光惠施兮以義易利能無累兮縱心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九 嘉祐五 八

委命志彌邵兮謂宜百歲奄忽逝兮風有采蘋  
經所首兮原念美實輯此辭兮庶幾德音與古  
對兮  
考畧曰畋吳敏之弟也畋之配黃氏即慶歷四  
年安石所撰外祖母黃夫人墓表是也女歸王  
益郎仁壽縣太君是為安石之母敏之配謝氏  
四子芮蕢蕃蒙而以其孫歸安石蕢二女蕃三  
女既皆有所歸孫公談圃曰吳蒙荆公夫人之  
叔父據此則荆公夫人其芮之女歟嗚呼以仁  
壽縣太君愛異母之子尤甚於已子愛異母之

子婦亦異其甚其教家如此而後來謗安石者謂  
使其妻斥逐娣姒一人唱之遂從而和者畫筆  
之於書何其甚耶子固有答袁陟書曰辱書說  
介甫事或有以為矯者然介甫彼其心固有所  
自得世以為矯不矯彼必不顧之不足論也今  
誌太君善行亦曰朝廷嘗選用其子堅辭至數  
十夫人卒不強之夫人固善教其子矣而安石  
能安於命屢見稱於子固如此後之好為議論  
者曷不於安石諸疏狀而一覽之也

附邵氏聞見錄曰嘉祐末康節邵先生行洛陽天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九 嘉祐五 九

津橋忽聞杜宇之聲歎曰北方無此物異哉不  
及十年其有江南人以文字亂天下者乎客曰  
聞杜鵑何以知此康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  
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  
類得氣之先者也

考畧曰杜鵑本望帝魂化而為鳥其始出於蜀  
中而南方遂多有之故江左日子規蜀右曰杜  
宇甌越曰怨鳥其鳴曰不如歸去昔人見於詩  
歌者亦祇寫其聲音哀苦寄情思歸而已非若  
鵬止坐隅鬼車載板聞聲知避不祥莫大也唐

就正



張籍和周贊善聞子規詩曰秦城啼楚鳥遠思更紛七吳融岐下聞杜鵑詩曰化去蠻鄉北飛來渭水西爲多亡國恨不忍故山啼二詩本意皆合而此外無說也夫秦城岐下皆西北既可自蜀飛來獨不可自南來洛陽乎今其說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夫天地一氣氤氳猶人身之有血脉也人身血脉流通則手足便利一有痿痺不仁則或偏於左或偏於右元氣漸漓此身必同歸於澌滅矣今以北方爲皆和氣耶故自北而南則治以南方爲皆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九 嘉祐五 十

戾氣耶故自南而北則亂夫如是北方地氣可以嚮南而南方地氣不可以至北則元氣偏枯天地亦成爲痿痺不仁之器而亦將何恃以長存乎此說之必不可通者也周櫟園書影曰五代耶律德光入洛陽聞杜鵑問李崧曰此何聲也崧以杜鵑對五代已有之矣邵康節於天津橋聞之不足駭也豈未聞前事乎嗚呼使伯溫如果知此雖百喙不能辭其妄自伯溫倡之而後之好爲議論者遂紛七起矣在宋則有趙彥衛雲麓漫抄曰藝祖御筆用南人爲相設諫官

就正

非吾子孫石刻在東京內中其後王荆公變法呂惠卿實爲謀主章子厚蔡京蔡卞繼之卒致大亂聖言可謂如日矣渡江後士大夫不復言僅見於邵氏聞見錄及長編漢高祖謂王濞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耶聖人高見遠識固不可以小智測度也考畧曰太祖承五代之餘制天下一統太宗繼之號稱英辟是時未有羣奸在朝而受南人爲相之害也藝祖安得有是言且以爲石刻在東京內中又以爲後僅見於邵氏聞見錄及長編夫邵氏李氏皆爲好詆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九 嘉祐五 十一

謫荆公誣罔最甚者故曰渡江後僅見於此二書也至如牽引吳王濞事尤大不倫高祖明言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汝也曷嘗謂東南之人生亂哉必如石刻所云則自藝祖而下若真宗仁宗英宗諫臣宰相多用南人可謂非吾子孫乎與荆公同時爲名諫官者則有蔡襄歐陽修先荆公與荆公同時又同邑先荆公爲賢相者則有晏元獻殊是又何說也明有文林邱瓊山文林瑯琊漫抄曰春秋書鸚鵡來濟下書昭公出奔宋史宜書杜鵑鳴於天津橋下卽書以王



安石為羣牧判官考略曰文林生于明代而上  
故宋史欲自比于孔子作春秋邪夫春秋為紀  
事之書以事繫年以年繫月以月繫日日月猶  
不可改况可任意以改年乎使康節之言為可  
信則伯淵為康節之子聞見錄固云嘉祐末也  
文林從數百年後欲仿春秋書法移置於安石  
為羣牧官判時乃在至和二年視嘉祐末已上  
溯八九年矣邱瓊山以趙訪云在治平間乃於  
治平四年中茫無可安置之處遂附於治平之  
末則又視嘉祐末下移四五年矣瓊山既知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九 嘉祐五 十二

史不書而已必欲從而載之何也嗚呼一年歲  
也三人異辭即三人異書不知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中果有如是之書法乎經學之弊史法之  
亂一至於此尚忍言哉

再附 名臣言行錄外集邵康節傳○治平間與  
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悚然不樂客問其  
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  
也先生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  
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  
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

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  
也春秋書六鶴退飛鸛鶴來巢氣使之也自此  
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癘之類北人皆  
苦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  
考略曰予初閱他書邵氏聞見錄天津聞杜鵑  
事其言猶尚簡已不惜盡言破其謬妄矣既而  
再閱名臣言行錄外集邵康節傳其言宏大不  
經是愈不可以不錄春秋鸛鶴來巢公牟穀梁  
二子皆言非中國之禽不宜來且宜穴而巢故  
記異而此外無說也唯左氏好言神怪遂舉童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九 嘉祐五 十三

誦以為國君出亡之兆然猶一國之事一君之  
身也若如外集所紀自南方氣至遂使草木可  
移疾病瘴癘皆苦且又謂其言已驗不幾中原  
自此無人類乎明季王化卿有言朱仁宗時杜  
鵑鳴洛陽地氣自北而南南人王介甫始當國  
今杜鵑鳴吳楚達于閩故天下聲名文物萃東  
南而西北中原若少遜倘亦地氣使然歟邵子  
謂氣南而世亂者初當剝復之交不無草昧不  
寧非語其常也據其說則又是地氣自北而南  
與邵氏聞見錄異矣要之南北地氣互為盛衰

就正



亦時有之然以偏方一鳥之鳴遂卜天下治亂盛衰之運妄言之而姑妄聽之可矣必求其說則非也化卿名宜吾邑金谿人自幼客居桐城一時名公卿如方大鎮左光斗皆以文行相砥礪方以智左藏一嘗北面受業焉所著書有龍馬言易迦天人慧鑰易象元同世稱爲虛舟先生號深於易者泰和郭林入口亦集載其事而予所僅有者龍馬言此說似不足錄也錄之所以概夫始之者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九

嘉祐五

十四

雞鳴喬木故友葉方藹最愛之而不解雞鳴喬木之句以爲江南若見雞上木鳴則以爲妖孽矣然古詩已云雞鳴高樹巔陶詩云雞鳴桑樹巔而諺亦有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此皆目前習見語詎庵豈忘之耶

考略曰池北祗據詩辭諺語而未嘗親見鷄上樹之事則所引者爲陳言終不足以服詎庵疑爲妖孽之心况陶靖節江南人又安得亦爲此虛蕩之辭予嘗令蜀東鄉乾隆丁酉僻篆將歸假館於城隅龔氏是時適在冬至寒氣凜冽庭

前有樹數株每當薄暮見羣雞一七飛上樹枝此固生平所未見亦不知前有寒雞上樹語以爲鄉土異性卽物類亦有然者不足爲怪也今以一鳥之來鳴非其所被及北方半天下使草木皆變疾病交作妖孽孰大於是者吾謂此必非康節之言而曉也談易學者猶喜而傳之是則伯溫之僞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九

嘉祐五

十五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之十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十 嘉祐八年下

嘉祐八年

聞杜鵑辯姦皆偽書也遂爲荆公兩大公案作  
偽者亦皆年歲不合事實亦異因其僞而辨之  
並錄於嘉祐之末  
蘇洵辯姦 依宋文鑑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  
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  
兩人七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濶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

嘉祐下

一

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  
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哉好惡亂其中而利害  
奪其外也昔者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  
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  
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  
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語言固有以欺世而  
盜名者然不佞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  
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  
固足以欺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  
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

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  
有人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  
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  
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  
衍盧杞合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  
不忘洗衣垢不忌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  
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  
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  
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  
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

嘉祐下

二

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無疑者非三子之比  
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  
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其  
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被其禍而吾將獲知  
言之名悲夫  
考畧曰世傳王介甫之姦蘇明允能先見故其  
作辨姦曰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知著則固  
傑然以靜者自負矣又曰賢者有不知則由奸  
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予考嘉祐初介甫聲  
名甚盛而事權未著不知明允所指賢者爲何



人而賢者又曷爲而有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之事也是雖爲辨姦緣起則已支離不成文理矣既以王衍盧杞比介甫而嘉叔子汾陽能知人而又曰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何也史稱盧杞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謂容貌不足以動人可矣謂言語不足以眩世可乎史稱杞賊害忠良四海共棄名列姦臣爲唐室大慙則以盧杞一人比介甫足矣而又曰台王衍盧杞爲一人始足以禍天下何也易牙殺子豎刁自宮開方棄親此皆不近人情之尤而其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

嘉祐下

三

後乘人主荒淫以禍人國者也若介甫之姦未著而明允特先爲辨之既曰合王衍盧杞爲一人又曰非特易牙豎刁開方三子之比明允見微知著果若此乎後來介甫之姦果至於是乎若夫面垢不洗衣垢不澣則必庸流乞丐窮餓無聊之人而後可慶歷二年介甫年二十二成進士已踐仕途四年曾子固稱其人爲古今不常有皇祐三年文潞公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至和二年初見歐陽公次年以王安石呂公著並薦於朝稱安石德行文章爲衆所推則年三

十六也而是年明允至京師始識安石安有臚列醜惡一至此極而猶屢見稱於南豐廬陵潞國若此哉且自慶歷二年由僉判淮南至嘉祐初已十五六年無非在官之日中間所交若曾子固孫正之王逢原孫莘老王深父劉原父韓持國常夷甫崔伯易丁元珍龔深父皆號爲一時賢者而無一人爲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也唯呂惠卿後人以爲安石黨考嘉祐三年歐陽公與介甫書乃始稱道其賢是介甫識惠卿甚遲而與之共行新法又爲明允所不及見者彼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

嘉祐下

四

造謗者此外欲實指一好名之人爲何人造作語言爲何語私立名字爲何名其將能乎周公謹曰蘇明允辨姦嘗見陳直齋先生言此雖爲介甫發亦似間及二程所以後來朱晦菴極力回護云老蘇辨姦初問只是私意後來荆公做不着遂中他說予謂二說皆非也直齋似據收召好名之士顏淵孟軻復出語以爲間似二程不知洛學興於熙豐則當嘉祐之初明允何嘗知有二程蘇程洛蜀分黨實成於元祐明允安得有間及二程之事况僞造安道墓表子瞻謝



書者已明言爲介甫而作也介甫自熙寧二年當國七年辭位八年再相九年又辭遂不復出當時同朝所攻者新法耳以爲爲天下患果有如王衍清談敗俗乎果有如盧杞賊害忠良乎果有如豎刁易牙開方三子禍起宮闈傾人家國乎則以爲遂中他說而其實無一中也諸君子亦知辨姦支離無據故爲此揣摩料度之言而不知實非明允作耳穆堂李氏謂前明嘉靖間所刻嘉祐集十五卷爲王氏藏本並無辨姦一篇乾隆己酉予亦於書肆見此書則穆堂斷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 嘉祐下 五

爲邵氏僞作無疑也辯姦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本山巨源語而宋文鑑及各臣言行錄皆曰羊叔子考晉書王衍嘗詣祐祐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其語與巨源畧同彼作僞者既援引錯悞而文鑑名臣言行錄俱不及察遂從其原本錄之及傳之既久亦有知其非而改之者則今世所傳本是也文鑑云非特三子之比亦作僞者原本也蓋前以合王衍盧杞爲一人故曰二公之比二子後引易牙豎刁開方故曰非三子之比

今世本改爲二子則又是改者之悞故予從文鑑錄之所以存作僞者之真也文鑑與今本字句雖有異同不具論惟盧杞姦邪終成大患陰賊害物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見於呂誨十事疏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則明允管仲論有之雖有願治之相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與方勻所紀使其得志立朝雖聰明之主亦將爲其誑惑無以異此皆作僞者心勞日拙勦襲之所由來也明允衡量古人料度時事偏見獨識固多有之然能自暢其說實爲千古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 嘉祐下 六

文豪以嘉祐全集考之亦惡有辨姦亂雜無章若此哉龔頤正芥隱筆記曰荆公在歐公坐分韻送裴如晦知吳江以黠然消魂惟別而已分韻時客與公八人荆公子美聖俞平甫老蘇姚子張焦伯強也時老蘇得而字押談詩究乎而而荆公乃又作而字二詩采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蓋用周禮考工記旂人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又云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賓客兩忘我與而最爲工君子不欲多上人王蘇之



憾未必不稔於此也○考畧曰歐公分韻賦詩送裴如晦在嘉祐元年荆公詩而字韻二首惟字韻一首題下注云以黯然消魂惟別而已爲韻擬而惟字韻作夫曰擬卽明允分得而字而荆公重作亦事之常安見其有欲上入之心使明允以是爲憾由君子觀之何若是小丈夫然頤正得之傳聞祇云王蘇之憾未必不稔於此而此外未有貶辭以事在嘉祐元年故首錄之所以識王蘇相見之始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

嘉祐下

七

老蘇少留謂公曰適坐有囚首喪面者何人公曰王介甫也文行之士子不聞之乎洵曰以某觀之此人異時必亂天下使其得志立朝雖聰明之主亦將爲其誑惑內翰何爲與之遊乎洵退於是作辨姦論行於世是時介甫方作館職而明允猶布衣也○考畧曰世有公卿大夫士同飯終席不交一言及飯訖始問主人同坐者爲何人乎旣爲不交一言第得之一見卽退而作辯姦又爲追索旣往逆探將來若是其詳世有如是刻薄冒昧之明允哉同飯旣見其囚首

就

喪面何又知平日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世有無時無地無非囚首喪面之王介甫哉且云是時明允猶布衣則必在六年以前元年因詩起憾旣見其人矣至是又問適坐者何人此兩重公案試起龔方二人同堂而詰之其何辭以對故次及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

嘉祐下

八

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仁宗尤甚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彥博皆爲其毀詆云○考畧曰人臣侍君賞花釣魚天威咫尺朝士並列一釣餌也內侍旣以金棧盛之夫人皆知其爲釣餌也焉有悞食之王安石而又爲天子親見之哉夫以天子親見之而必待明日爲宰輔言之豈其有所畏于安石而不敢言耶且由是常不樂之又何故隱忍不堪至此且一釣餌也安石旣知其誤矣必食之盡以行詐其詐術安在君亦必以食之盡



正

而後知其詐其說又安在君既以此不樂於其臣而臣復以此大怨于其君以至他日撰目錄薄仁廟尤甚何邵氏造謗一至此極嗚呼明允辨姦後人以爲有先見之明者徒以凡事不近人情一語耳乃茲由仁宗發之是又爲辨姦增一重公案則嘉祐六年也又張安道作墓表曰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姦一篇則又在嘉祐八年矣因錄於嘉祐之末所以盡其辭也未已也於是張安道之墓表蘇子瞻之謝書又作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 嘉祐下 九

葉慶得避暑錄話曰蘇明允本好言兵見元昊叛西方用事以無功天下事有當改作因挾其所著書嘉祐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王荆公爲知制誥方談經術獨不嘉之屢詆於衆以故明允惡荆公甚於仇讐會張安道亦爲荆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姦一篇密獻安道以荆公比王衍盧杞而不以示歐文忠荆公後微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兩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姦久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南京請爲明允墓表特全載之蘇氏亦不入石比年少傳于

世荆公性固簡率不緣飾然而謂之食狗彘之食囚首喪面者亦不至是也○考畧曰荆公才高一世固無與人爭名之心生平亦無講學論文尊已卑人之事即明允亦非能較長于荆公者曾何所忌而必屢毀之是時安道齒爵俱尊安石亦非有事權可排安道者如少蘊所紀是明允特以安石屢毀其書遂惡若仇讐詆爲大姦其自視爲何如人也以一人修怨之故而又必合同怨者密著其文以詆之視安道又何如人也辨姦作於嘉祐初至元豐間已二十年軾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 嘉祐下 十

轍兄弟終不肯釋憾於安石更求安道墓表以實之而軾轍自視又何如人也明允既與安道謀毀人於始安道又與其子實其毀人之事於終則亦不免爲小人之歸而謂明允安道之賢爲之乎又曰辨姦以不出蘇氏亦不入石比年少傳於世是尤大類穿窬所爲無一而可者也原作僞者之意以爲非有安道墓表不足以實明允之果有是辨非有子瞻謝書不足以實安道之果有是表而不知皆作僞者一人之言一時之筆也蓋辨與表必僞作於元祐以後故曰



比年少傳於世今卽少蘊所紀不惟叙辨姦緣起視龔方二人又增一重公案而種種陰謀詭秘有同鬼蜮恐明允安道軾轍有知亦不肯受此誣罔於地下矣少蘊謂食大蕘之食囚首喪面荆公亦不至是又或謂荆公習氣自是要遺形骸離世俗規模要知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爲姦恐不然夫旣以此爲姦恐不然而又曰卽此便是放心則又若實有是事矣其言一出入類如此穆堂李氏又謂聞大蕘食人食不聞人食大蕘之食然董仲舒論限民名田云貧民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

嘉祐下

十一

常衣牛馬之衣而食大蕘之食前人已有此語矣然辯奸所言者誤天下蒼生也諸君子舍其大而摘其細凡爲予所應辯者從無有一人辨之而於其不必辨者顧數數及之何也予考辨姦緣起龔氏方氏葉氏三人其言屢歷歲月旣皆不合張安道墓表已明言明允作辨奸當時見者多爲不然有噫其甚矣之嘆先生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則又與葉氏所載全然不合矣

附張方平撰老蘇先生墓表○仁宗皇帝嘉祐

中僕領益郡念蜀異日常有高賢奇士今獨乏耶或曰勿謂蜀無人蜀有人焉眉山處士蘇洵其人也是何文法請問蘇君之爲人曰蘇君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然非爲亢者也爲乎緼而未施行而未成我不求諸人而人莫我知也故今年四十餘不仕公不禮士士莫至公有思見之意宜來从之蘇君果至卽之穆如也聽其言知見博物洽聞矣旣而得其所著權書衡論閱之如大雲之出於山忽布四方條散無餘如大川之滔七東注於海源也委也其無間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

嘉祐下

十二

斷也因論蘇君左邱明國語司馬遷善叙事賈誼之明王道君兼之矣遠方不足成君名盍遊京師乎因以書先之於翰林歐陽永叔若然僕言至京師永叔一見大稱歎以爲未始見夫人也目爲孫卿子獻其書於朝自是名動天下士爭傳誦其文時文爲之一變稱爲老蘇時相韓公琦聞其名而厚待之嘗與論天下事亦以爲賈誼不能過也然知其才而不能用初作昭陵禮廢闕琦爲大禮使事從其厚調發趣辦州縣騷然先生以書諫琦且再三至引華元不臣以



賁之琦為變色然顧大義為稍省其過甚者及先生沒韓亦頗自咎恨以詩哭之曰知賢不早用愧莫先於余者矣又添一重公案先生亮直寡合有倦遊之意獨與其子居非道義不談至於名理勝會自有孔顏之樂熙豐以前無此學術一塵一區侃七如也又數年召試紫微閣不至乃除試秘書省校書郎俾就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集成太常因草禮一百卷書成奏未報而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實治平三年四月英宗聞而傷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 嘉祐下 十三

命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葬於蜀明年八月壬辰葬於眉州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朝野之士為誄者百一十有三人先生字明允考序大理寺評事累贈職方員外郎以節義自重蜀人貴之生二子澹渙教訓甚至各成名官先生其季也已冠猶不知書職方沒始讀書不一二年出諸老先生之右一日因覽其文作而曰吾今之學猶未知學也已取舊文藁悉焚之杜門絕賓友繕詩書經傳諸子百家之書貫穿古今由是著述根柢深矣質直忠信與人交其憂患死則收

卹其子孫不喜飲酒未嘗戲狎常談陋今而高古若先生者非古之人歟謂今莫如古者斯焉取斯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為幾於聖人小人作偽醜惡盡露矣歐陽修亦已善之勸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辯奸一篇當時見者多為不然曰噫其甚矣先生既沒三年而安石不用事其言乃信夫惟有國者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 嘉祐下 十四

患嘗由辨之不早子言之知風之自見動之微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至於此哉嘗試評之定天下之臧否一人而已所著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易傳三卷初君將遊京師過益州與僕別且見其軾轍及其文卷曰二子者將從鄉舉可哉僕披其卷曰從鄉舉乘騏驥而馳閭巷也六科所以擢英俊君二子從此選猶不足以聘其逸力爾君曰姑為後圖遂以就舉一上皆登進士第再舉制策並入高等今則皆為國士仁宗時海內又安朝廷謹持憲度取士有常格故羔



鴈不至有巖谷奉嘗特召已爲異禮屬之論撰  
臺諫之慚也而君不待惜乎其嗇於命也其事  
業不得舉而措諸天下獨新禮百篇今爲太常  
施用若夫鄉黨之行家世之詳則有別傳存焉  
今舉始卒之大槩以表其墓惟其有之是以言  
之不作云○考畧曰蘇明允得歐陽修魯子固  
誌其墓可以立名千古矣而安道復爲之表與  
子瞻謝書若專爲辨姦而作豈明允一生大事  
爲歐曾文所未備者果無有重於此哉嗚呼吾  
於明允墓表尤不免重爲安道惜矣考安道本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 嘉祐下 十五

傳稱其少穎絕倫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  
齊以爲天下奇才子瞻序其文集亦謂詩文清  
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人亦烏有此表補緝  
舊語辭不成句亂雜無章尙可與言文事哉所  
最可怪者無如揆入命相制詞明允卒於治平  
三年至熙寧三年安石始同平章事是時安道  
同朝安得錯繆至此而六七百年來未有斥其  
非者唯穆堂李氏一及之及閱名臣言行錄亦  
采入蘇洵傳云嘉祐初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  
時中間刪去其命相制曰二十四字而卽繼之

曰歐陽修亦善之夫刪之則似既知其妄矣既  
知之若於是人作僞曰拙已自陷於萬不能解  
免者而刪者顧爲之代覆其惡吾誠不能爲造  
謗者解也吾尤不能爲代覆其惡者解矣中間  
意不接辭不成何不可勝摘識者詳之  
東坡謝張太保撰先人墓表書○軾頓首再拜  
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辯姦一篇恭覽涕泗  
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  
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  
而况其中有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 嘉祐下 十六

然者唯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  
之所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噫其  
甚矣之諫不論他人惟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  
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  
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  
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人斯用區七  
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人必有秦  
無人之歎此墓表所以作而軾之所流涕再拜  
而謝也黃叔度淡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  
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大小畢取所賢非一人而



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唯先人而其心跡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爲謝聊發一二不宣軼再拜○考畧曰夫先人有潛德幽光得賢人君子爲之表揚而爲子孫者至於感激流涕以謝固其宜也若明允之於介甫生前既無一日過從之雅卽謂介甫素不悅其所學與非毀其文章亦未嘗有事權以塞其登進之路則子瞻之於介甫尤非有不共戴天之仇也曷爲一則曰涕泗再則曰流涕乃專在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 嘉祐下 十七

於辨姦由君子觀之是豈仁人孝子所爲且將視子瞻爲何如人哉辨姦爲一人私書初傳於世亦詭秘莫測而曰論之先朝載之史冊是何所據而云然明允卒後四年而安石當國新法始行舉朝謹譁豈其人果皆由讀辨姦而然而曰非明公表而出之恐後人有秦無人之嘆是又何說也明允安道子瞻皆長於文而兼有善行者也自辨姦墓表謝書薦書紛出競出鄙俚醜惡使三君子文與行俱喪吾之辨之不獨爲介甫惜而尤惜三君子長爲千古受穢不小矣

末載林宗黃叔度尤支離無當悉存之以見其人無之而不妄也  
元祐二年三月日蘇軾乞錄用鄭俠王旂狀節錄○秘閣校理王安國以布衣爲先皇帝所知擢至館閣召對便殿而兄安石爲相若少加附會可立至富貴而安國挺然不屈不獨納忠於先帝亦嘗以苦言至計規戒其兄竟坐與俠遊從同時被罪呂惠卿首與大獄鄧綰舒亶之徒構成其罪必欲置此人於死賴先帝仁聖止加竄逐會未數年逐惠卿而起安國又曰安國不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 嘉祐下 十八

幸短命尤爲忠臣義士之所哀惜臣等嘗識其少子旂敏而篤學直而好義頗有安國之風養成其才必有可用○考畧曰史載鄭俠上流民圖在熙寧七年春夏之交四月王安石罷知江寧府安石去而惠卿始興大獄及辭連安國而安石不知也史云放歸田里八月十七日而安國卒是年安石有撫慰安國弟亡謝表又有平甫墓志可証也今日曾未數年逐惠卿而起安國使此表果子瞻爲之豈宜錯謬至此魏道輔謂平甫死余嘗挽詞二首而筆錄亦云放歸田



里逾年起監真州糧料院不赴而卒綱目亦書八年春正月放王安國於田里郎史亦採之雜說不可盡信如此狀云挺然不屈納忠先帝苦言至計規戒其兄揆之當日情事毫無實據至如敏而篤學直而好義竊取論語改換字句與安道所作墓表抄集論語中庸成語滿紙如出一手此子瞻謂與大顛書雖韓氏家奴僕亦不爲也而謂子瞻有是哉

李氏穆堂初稿書辨姦論後二則節錄 ○老泉嘉祐集十五卷原本不可見今行世本有辨姦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 嘉祐下 十九

一篇世人咸因此文稱老泉能先見荆公之誤國其文始見於邵氏聞見錄中聞見錄編於紹興二年至十七年婺州學教授沈斐編老蘇文集附錄二卷有載張文定公方平所爲老泉墓表中及辨姦又有東坡謝張公作墓表書一通專序辨姦事竊意此三文皆屢作以當日情事求之固參差而不合也按墓表言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爲幾於聖人歐陽修亦已善之勸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於先

生先生曰吾知其人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而聞見錄叙辨姦緣起與墓表正同其引用之耶當明言墓表云云不當作自叙語氣其暗合耶不應辭句皆同考荆公嘉祐之初未爲時所用黨友亦稀嘉祐三年始除度支判官上萬言書並未施行明年命修起居注辭章八九上始受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旋以駁開封尹失入爲御史舉奏又以爭舍人院申請除改文字忤執政遂以母憂去終英宗之世召不赴乃云嘉祐初黨友傾一時誤亦甚矣以荆公爲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 嘉祐下 二十

聖人者神宗也命相之制辭在熙寧二年而老泉卒於英宗治平三年皆非其所及聞也又考文定鎮益州已爲大臣老泉始以布衣見之年又小於文定其卒也官止丞簿而墓表以先生稱之北宋風氣近古必不爲此曾文定爲二蘇同年友其作老泉哀辭直稱明允乃伉直如張文定反謙抑過情如是疑墓表與辨姦皆邵氏於事後補作也老泉之卒也歐陽公誌其墓會子固爲之哀辭且子固謂誌以納之壙中哀詞則刻之墓上是既有哀辭不應復有墓表矣墓



表有蜀無人之語而東坡謝書又云秦無人辭  
既重複文氣又相類則亦邵氏所贗作耳若夫  
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以  
爲顏淵孟軻復出則荆公本傳與荆公全集具  
存並無此事荆公執政之後或有依附之徒而  
老泉已沒匪能逆知若老泉所及見之荆公則  
官卑跡遠非有能收召之力吾不知所謂好名  
而不得志者果何人夫人之作奸必有所利而  
爲之荆公生平以舉夔稷契自命于駟弗視三  
公不易此天下所共信者復何所爲而爲姦彼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 嘉祐下 廿一

誠見夫宋之積弱俛然不可以終日而公卿大  
臣如處堂之燕雀晏然自以爲安不得不出而  
任天下之重而又幸遭大有爲之主遂毅然相  
與立制度變風俗排衆議而行之凡以救國家  
之弊圖萬世之安非有絲毫自私自利之意其  
術卽未善而心則可原曾何姦之有哉或謂蘇  
氏尙機謀而薄經術故老泉以荆公爲姦喜放  
達而惡檢繩故東坡以伊川爲姦辨姦之作容  
或有之惟其論不足憑耳  
余少時閱世俗刻本老泉集嘗書其辨奸論後

力辯其非老泉作覽者猶疑信相半欲得宋本  
參考之而購求多年未之得也蓋馬貴與經籍  
考列載蘇明允嘉祐集十五卷而世俗所刻不  
稱嘉祐書名既異又多至二十卷併刻入洪範  
諡法等單行之書又增附錄二卷意必有他人  
贗作闖入其中近得明嘉靖壬申年太原守張  
鏗翻刻巡案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其書名卷  
帙並與經籍考同而諸論中獨無所謂辨姦論  
者乃益信爲邵氏贗作確然而無疑而又嘆作  
僞者心勞日拙蓋僞固未有不破者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 嘉祐下 廿二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十一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十一 治平元年

治平元年甲辰年四十四

是年正月丁酉朔改元公在江寧居喪

虔州學記○虔於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爲多慶歷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十一 治平

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侯望宿息以至庖瀹莫不有所及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爲之官師爲之學以聚天下之

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爲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爲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爲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暝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十一 治平 二

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恠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歷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爲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尙可以鼓



舞羣衆使有以異于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歎之不息此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已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一 治平 三

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已之昭也而從我於聾昏哉然其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爲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爲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彼其爲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揚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

新卽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度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嚚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况乎學問之民故余爲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一 治平 四

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又曰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方輿論語子所雅言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之旨相合卽魯直所謂相與講明學問之本近之矣

附黃魯直跋虔州學記遺吳季成○眉山吳季成有子資質甚茂季成欲其速成於士大夫之列也夙夜督其不至小小過差則以鞭撻隨之余謂季成教子之意則是所以成就其子則非



也吾聞古人胥保惠胥教誨然後可以成就人材未聞以鞭撻也况父子之間哉故手抄王荆公虔州學記遺之使吳君父子相與講明學問之本而求名師畏友以成就之使季成能慈其子能孝則家道肥不疾而速矣

附陳瓘進四明尊堯集表 錄節 ○又况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為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送賓之禮禮儀如彼各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贛州舊學記刊於四紀之前辟水新雕像成於一壻之手唱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一 治平 五

如聲召應若響隨

考畧曰夫君尊臣卑天地之大義古先帝王之定制也而孔子有言則萬世之師表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事君若盡禮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拜下禮也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夫人臣事君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凡以尊君之故而不以其君賢否為尊卑重輕也孟子生于戰國所遊皆列國僭王所目觀皆縱橫捭闔以利害挾持人主者也故孟子雖曰願學孔子而其行事立說與孔子異者多矣故於齊

就正

就正

將朝王而以不可召拒之故曰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可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又曰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郎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祇見稱於孟子之書虞夏典謨所不載未知當時堯舜之果有是事否也公作虔州學記而陳瓘陳師錫大非之若有等於臣罪當誅者予考之記曰道隆而德駿者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為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此固解經之言非若見之章疏等之新法而有改革朝儀之事况迭為賓主之文本出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一 治平 六

就正

於孟子之書而此記已明白引之即使其言過當亦不過如欲有謀焉則就之以德則子事我者而已矣向至如陳氏排擊不遺餘力哉蘇明允作遠慮有言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執手入臥內同起居飲食則且上引湯有伊尹武有太公望下如桓文有管仲狐偃當時宰相韓琦見其書善之遂薦於朝歐陽修亦以其書薦之矣由是言之明允之說尤甚於介甫使果有忌諱不忍言者韓歐二公何為奏之於朝而亦不聞仁宗大有譴責耶黃

就正



魯直嘗手抄此記遺吳季成以為教子之法其見重於魯直如此豈韓魏公歐陽公黃魯直其智果皆出瑩中等下哉

答韓求仁書節錄○考畧曰書言哀荒久不為報似猶在憂服之中故錄於治平初年詩易春秋論語孟子亦祇因所問而隨答之耳即所問有答有不答於易與春秋尤見其矜重詳密而虛懷常若不及也自公沒後數百年不特謗公者變亂失實愈積而愈多即六經語孟異解迭出至有顯背孔子而不顧為余素不釋然於心者

就正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一 治平 七

有數端焉今即公荅求仁者藉得以折其衷因為節錄於後庶使後之覽者不至共蹈於侮聖人之言也夫

讀本

答曰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揚子謂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猶之詩以不明為明又以不明為昏考其辭之終始則其文雖同不害其意異也又曰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之任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此孔子所謂小器也言各有所當非相違也○考畧曰孔子聖人也孟軻自稱願學孔子者也司馬遷

就正

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而孟子論管仲有取於曾西艷然之言則顯與孔子異矣至荆公乃合孔孟而一之而曰九合曰一匡曰大任曰器小所謂言各有當者而後管仲之論以定憶前十年時有貽我論語解者謂由賜問管仲二章為齊人偽書即齊論多於魯論二篇者是也其說出於涇陽語錄予謂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為前世所刪後人不得而見之火矣若以此為據安得鹵莽至此乃越十年則又有為論語解者亦以此二章為齊之弟子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一 治平 八

所紀齊人甚尊管仲故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其援引駁詰自矜獨得豈其人果于涇陽若有不謀而合耶涇陽語錄予未之見若涇陽即顧憲成亦東林講學之人也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孰知論語為聖人之書世歷數千年之火奮其私智指為偽託其為可憂不尤在於講學哉

讀本

答曰忠足以盡己恕足以盡物雖孔子之道又何以加于此而論者或以謂孔子之道神明不測非忠恕之所能盡雖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

一第... 8



○考畧曰忠足以盡已恕足以盡物雖孔子之道又何以加於此公特依文解義而一以貫之具是矣自說者曰忠天道恕人道忠爲體恕爲用一貫爲體忠恕爲用於是由周而來于五百年至於宋則有無忠做恕不出之說夫單言恕曰有一言而可以行者恕也而曰無忠做恕不出可乎由宋五百年後至於今又有無忠做忠不出之說夫單言忠曰主忠信臣事君以忠而曰無忠做忠不出可乎推原所由則皆以忠恕違道不遠之中庸強恕而行之孟子不難屈會

就正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一 治平 九

子而從子也孟軻而欲別求所謂神明不測者不且立說愈精而其去夫子之道益遠哉宜介甫以爲此非所以告魯子也

讀本

答曰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謂顏子三月不違仁者蓋有所試矣雖然顏子之行非終於此其後孔子告之以克已復禮而請事斯語矣夫能言動視聽以禮則蓋已終身未嘗違仁非特三月而已也○考畧曰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聖門高第弟子如顏淵亦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以至于如有所立卓爾立也

就正

者立於禮也而實由克已復禮之教有以先之也克已復禮爲仁古注云克約也已身也復反也猶言約身反禮其說自明自劉炫以勝訓克以身有嗜欲訓已而克已復禮遂爲對待之辭於是乎克已有銘矣而置復禮於不言其甚也克復有堂矣而爲之記者祇是一篇克字論而離已言克又與伐怨欲爲類其言曰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爲原憲之所難其拔本塞源脫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則又離禮言復而復者仍是克之復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豈是之謂

就正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一 治平 十

哉而亦通篇不見一禮字惟介甫答求仁書與禮樂論悉歸於洪範五事而致力於貌言視聽思方與告顏淵一章全合何至紛七離禮言克已而言克已又離已而專言克也哉

讀本

答曰求仁所問於易者尚非易之蘊也能盡於詩書論語之言則此皆不問而可知某嘗學易矣讀而思之自以爲如此則書之以待知易者質其義當是時未可以學易也惟無師友之故不得其序以過於進取乃今而後知昔之爲可悔而其書往七已爲不知者所傳追思之未嘗不



愧也以某之愧悔故亦欲求仁慎之○考畧曰  
 易之爲道深矣故夫子教人所雅言在詩書執  
 禮而於易未數數也公嘗有言伏羲作易非天  
 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故公與人言易  
 見于集中者惟荅韓求仁徐絳史諷三書而其  
 謙抑退讓言已學未有所得而亦不輕以告人  
 則三書如一史稱公易解十四卷今不傳豈即  
 公謂其書已爲不知者所傳者與  
 答曰至於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爲難  
 知辱問皆不果答亦冀有以亮之○考畧曰春

謹本

王荆公年譜考畧 卷十一 治平 十一

秋斷爛朝報之說穆堂李氏辨之甚詳予謂公  
 特不信傳而未嘗不信春秋於荅韓求仁書尤  
 爲確証乾隆丁酉冬解川東吏事東歸舟中成  
 荆公不信春秋辨而年譜有作實始於茲篇也  
 附錄於後

就正

荆公不信春秋辯○世傳王荆公詆春秋爲斷  
 爛朝報自宋至今六七百年乃得臨川李先生  
 爲之辨明其妄今見於穆堂別藁所書周麟之  
 孫氏春秋傳序後是也然麟之之言宋史載之  
 李先生辨証雖切則猶爲一人之私言也私不

就正

勝史則寡不勝衆予考公撰詩書周禮三經義  
 惟春秋無書非略之也蓋慎之也觀其荅韓求  
 仁書謂三傳既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爲難知是  
 公特不信傳耳非不信春秋也學者既不能舍  
 傳讀春秋而欲求春秋於不足信之傳其爲難  
 知不亦宜乎且公其尊信春秋而亦不盡廢傳  
 其全書尤可考而知也其撰范鎮加修撰制曰  
 昔周人藏上古之書以爲大訓而孔子春秋天  
 子之事也非夫通儒達才有識足以知先王不  
 欺足以信後世則孰能托尙書春秋之義勒成

王荆公年譜考畧 卷十一 治平 十二

大典而稱吾屬任之指乎是公言春秋本孟子  
 又以春秋並尙書此其一証也其中述曰薄於  
 責人而非匿其過不苟於論人所以求其全聖  
 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是  
 公以春秋爲中其不詆春秋明矣其原性曰伏  
 羲作易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孔  
 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公以孔子並伏  
 羲以春秋比易其不詆春秋愈明矣其誌亡兄  
 常甫墓曰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爲  
 師所畱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由是言之



常甫兄也春秋王氏家學也而公之不詆春秋愈益明矣若夫不信傳而亦不盡廢傳於復讐解曰復讐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蓋復讐之說春秋未有明文而公不信公羊傳亦以理斷之而知其不足信耳其於讀江南錄曰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錄其於春秋之義箕子之說徐氏錄爲得焉蓋臣子爲親者諱爲尊者諱春秋亦無明文特出於傳者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一 治平 十三

之言而公未嘗不取之也其於石仲卿字序曰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夫以字爲貴賤春秋亦無明文而傳者言之公又未嘗不取之也其他名臣賢士若曹穆公瑋賈魏公昌朝楊叔明忱王微之哲皆以治春秋學有聞於世公載於碑銘行狀甚備其全書如此此外欲求一言之詆春秋者不可得也夫言人之美惡者必有其美惡之實則言之者不妄而聽而信之者有據以公之全書但見其有尊信春秋之言而絕無非毀春

就正

秋之說則彼之妄言詆公者更何所據以取信於天下後世乎或曰子以公尊信春秋若此詆公者之妄若彼而當時春秋不列於學官不以之取士何也曰孔子既沒諸經並遭秦火即詩書禮亦間有殘闕未備學者或不得其旨有矣至春秋者孔子作之及左氏公羊穀梁各自爲傳不合不一果能一一如夫子意中所欲出者乎自是以來漢儒治春秋者奚翅數十家於是何休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矣而鄭康成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之書又作由漢迄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一 治平 十四

唐至宋元治春秋者奚翅數百千家於是柳宗元著非國語矣及宋江端禮元虞槃而非非國語又作夫天下之道是與非而已非者之疑於是是者之疑於非使明者察之未有不可數言而決者獨至春秋以孔子至聖一人之經而傳者紛紜不勝其繁其間是非疑似中更千餘年之火羣千百人議論之多猶未之能決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此之謂也當是時公既不能以諸儒之言束於一家之說因其難知之經以俟世之知經者則雖不以之取士而士之治



春秋自在也蓋以為得聖人之意而治之不惑於傳註曲說而春秋存矣如不得聖人之意而治之如斷獄然不實其罪徒為上下其手焉而春秋之教仍荒矣朱伯原楊龜山尹和靖皆及見荆公者也孫莘老春秋傳不特麟之有跋龜山亦有序龜山之言曰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為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為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不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焉不講朱伯原曰熙寧中王荆公秉政以詩書周禮取天下士置春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一 治平 十五

不用蓋病三家之說紛糾而難辨也林希逸曰尹和靖言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為斷爛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韓玉汝有子宗文上介甫書請六經之旨介甫皆答之獨於春秋曰此經比諸經尤難知蓋三傳皆不足信也和靖去介甫未遠其言如此其公今人皆以斷爛朝報之語為荆公之罪亦冤甚矣希逸之言如此楊龜山尹和靖胡康侯皆同時講學之人也龜山和靖既援答求仁書以為不廢春秋之證矣及康侯為春秋傳序則尤甚詆公

就正

就正

棄春秋不用夫以同時講學之人其平居務為高論幾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何茲之議公不合不一所謂是非好惡之公安在乎穆堂先生謂斷爛朝報之說嘗聞之先達見之臨汝閒書荆公嘗為春秋左氏解十卷辨左氏為戰國時人其明驗十有一事其高第弟子陸農師佃著春秋後傳龔深父原著春秋解遇疑難者輒目為闕文公笑謂闕文若如此之多則春秋乃斷爛朝報矣蓋病治經者不得經說不當以闕文置之意實尊經非詆經也予考臨汝閒書蓋李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一 治平 十六

壁季章謫居臨川時所著公答求仁書在治平初年後來熙寧當國春秋不以此取士其確守所見已先見於答求仁書則欲破麟之之妄莫如此書為有據嗚呼讀經之不合不一未有如春秋之甚者也論人之不合不一不公亦未有如詆荆公之甚者也夫以伯原龜山和靖諸人既明荆公未嘗廢春秋又以斷爛朝報託言荆公者指為無忌憚小人而後人猶挾持浮說攻排之不已卒無有舉和靖諸君子之言更相傳述者吾是以嘆李先生辨証雖切終不免為寡



不勝衆而已矣今吾考公全書知公甚尊信春秋至求一言之詆春秋者不可得復爲辨之如此若夫寡不勝衆又豈予今日之所計哉乾隆丁酉冬月上翔書於夷陵舟中

附穆堂別稿書周麟之孫氏春秋傳後序○麟之浮薄小生其述父訓亦未必然否則其父亦妄人也其謂荆公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傳已出一見而有慕心自知不能復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鄙哉斯言固不足置辯而後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一 治平 十七

世無識之士沿訛襲舛據爲實有之論實有之事因以詆譏荆公曾無有識其爲謬妄者則不容以不辨也嘗試平心思之荆公欲釋春秋尙未著書他人何由知之見孫傳而生忌詆其傳足矣何至因傳而詆經詆傳易詆經難舍其易爲其難愚者不爲而謂荆公爲之乎荆公之才與學固十倍於莘老荆公著作日月不刊乾坤並永莘老之文集無傳惟此書僅存余嘗取而觀之十駁四五謂荆公不能出其右豈不謬哉斷爛朝報之說嘗聞之先達謂見之臨汝閒書

讀本

讀本

益病解經者非詆經也荆公嘗自爲春秋左氏解十卷言言精核辨左氏爲戰國時人其明驗十有一事自來治經者未之能及其高第弟子陸農師佃龔深甫原並治春秋陸著春秋後傳龔著春秋解遇疑難者輒目爲闕文荆公笑謂闕文若如此之多則春秋乃斷爛朝報矣蓋病治經者不得經說不當以闕文置之意實尊經非詆經也至謂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則更未然宋初取士略因唐制宋史選舉志論科目學校之法謂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一 治平 十八

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熙寧四年二月改法罷諸科而分經義以取進士令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則儀禮與三傳三史開元禮皆罷不獨春秋也且據續通鑑是年八月卽書復春秋三傳取士是改法之初尙未施行而三傳旋復也漢初春秋止公羊續添穀梁東漢始立左氏唐宋以來列在五經之春秋則左氏而已加周禮爲六經神宗止用五經故去左傳而存周禮以春秋之經文論自當勝於周禮若左氏詞繁而志寡則未



讀本

必優於周禮也蓋六經之文易書詩周禮禮記並因文可以見義惟春秋止于書事其義難知故三傳之說互異夫道一而已異則必非聖人所書之義也非聖人之義而特出于左公穀三子之說安見其優於周禮也哉漢儒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書朱子亦以爲周公之遺典廣大精密宋以前治經未有遺周禮者若古來治春秋者治三傳而已治經不猶愈於傳乎三傳互異莫之適從故治者少元祐之後至於今未有治三傳者孰廢之耶今之治春秋者治胡傳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一 治平 十九

讀本

而已胡傳豈盡合於聖人之意耶惟束於一說故猶有業之以應舉者而春秋之義實未嘗抱遺經究終始可謂之治春秋乎宋時攻王氏經學者無若楊龜山然龜山叙莘老此書謂熙寧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爲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不用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耳龜山親見熙寧之政其論如此麟之晚出孫書於家傳三世之後乃撰爲無稽之言以誣荆公而六百餘年莫有爲之辨者蓋科舉之習束書不

讀不治經故莫知議論之得失不治史故莫知古事之是非也余嘗覽陳氏書錄解題稱蜀州晉原王簿遂寧馮正符信道撰春秋得法忘例論三十卷蜀守何剡上之以中丞鄧綰薦得召試賜同進士出身王安石亦待之厚此亦可見貢舉不以取士之說之妄巽巖李氏云信道當熙寧九年用御史中丞鄧文約薦召試舍人院賜出身鄧巖事荆公不敢異乃先以春秋得法忘例論言於朝初不曰宰相不喜此亦見臨汝閒書者文獻通考引用之巽巖去荆公時亦未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一 治平 二十

遠其言如此則謂荆公詆春秋者皆誤信麟之妄語者也信道後進以春秋論薦荆公猶待之厚况莘老其所素交豈有甚其書遂併詆聖經之理宋史莘老本傳稱安石早與覺善驟引用之將援以爲助熙寧二年由越州通判召知諫院同修起居注知審官院比言畿縣追呼抑配安石請遣覺行視虛實覺謂非臣事乃以反覆出知軍州史又稱覺有德量安石退居鍾山枉駕道舊從容累夕迫其沒又作文以誄由是觀之二人之交始終生死未嘗渝莘老固賢非荆



公有德量亦安能獨賢荆公之德量如此安得見其所著書即慕之且遷怒於聖經哉又按荆公卒於元祐元年年六十有入莘老元祐元年始拜諫議大夫進吏部侍郎又擢御史中丞臥疾然後求提舉舒州靈仙觀以歸而卒年止六十三是莘老之年小於荆公殆十餘歲而邵輯叙文謂公晚患諸儒之鑿始爲之傳則莘老此書無論荆公未嘗忌蓋亦未嘗見之也麟之妄造鄙言後人信之其陋亦無異於麟之矣康熙五十四年奉勅修春秋傳說彙纂予於莘老說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一 治平 廿一

頗嘗采取而於麟之序未暇駁焉今特補而論之  
考略曰春秋斷爛朝報之說其來由一載於臨汝閒書季章去荆公之世未遠必有以正其謬妄之意自此書不傳亦越數百年無復有人起而稱述者遂成千古一大公案矣故予於所作辨辭獨從穆堂稿中摘出全錄之亦冀並存以廣其傳耳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十二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十二 自治平二年至三年四年

治平二年乙巳年四十五

公在江寧居喪

辭赴闕狀

治平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右臣准中書劄

子伏奉聖恩以臣喪服既除特授故官召令赴闕奉逆餘生尙蒙齒錄非臣隕首所能報稱理當即日奔走就塗而臣抱病日久未任跋涉見服藥調理乞候稍瘳卽時赴闕謹具狀奏聞○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二 治平 一

辭赴闕狀二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體認朝廷累降指揮疾速發來赴闕臣愚無狀屢蒙聖恩逮及自非抱疾不任職事豈敢故爲逋慢臣近已奏陳乞一分司官於江寧府居住伏望聖慈特賜矜許所冀便於將理終獲有瘳則臣雖自知無補於聖時猶當乞備官使仰副朝廷眷錄之意○辭赴闕狀三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合依累降指揮發來赴闕螻蟻微誠不能感動至煩朝廷恩旨屢降臣實惶怖不知所爲伏念臣本以孤生實無才用誤蒙仁宗拔



擢備數從官當大行皇帝亮陰之際始以親喪解職久尸榮祿無補聖時今陛下以仁孝之資紹承聖緒臣於私養既無所及唯當追先帝之遇致身於陛下之時若自度力用堪任職事何敢違慢朝廷詔令至於經涉歲時緣臣自春以來抱疾有加心力稍有所營即所苦滋劇所以昧冒奏陳乞且分司實冀稍可支持即乞復備官使天聽高邈未蒙矜允雖欲扶伏奔走闕庭而力與願違不能自強伏望聖慈察臣懇迫命檢會臣累奏特賜指揮臣無任瞻天屏營激切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一 治平 二

之至

考畧曰是年七月公方服除而英廟即趣召赴闕至於再三公既皆以疾辭猶自乞分司稍獲有瘳即時赴闕其於君臣恩義並隆矣脩錄於此以證他日呂誨訐奏之妄

上富相公書○某以閣下在相位時獨蒙拔擢在常人之情固以歸德於左右然某以謂大君子以至公佐天子進天下士而某適以不肖誤在選中閣下非故為賜也則某宜不知所得矣及以不孝得罪天地扶喪南歸閣下以上宰之重

親出手筆拊循慰勉過於朝夕出入猶屏之人又加賜物以助其喪祭然後慨然有感槩於私心而雖在攀號推割之中不能以須臾忘也近聞以旌纛出撫近鎮而尚以衰麻故不得參問動止卷卷之情何可以勝日月不處既除喪矣而繼以疾病又念之曲折造次不足以自達故曠日引久而闕然不即叙感實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察之而已伏惟閣下以盛德偉譽豐功茂烈為天下所嚮往而又忠言讜議終始如一此志義之士所以尤勤七於祝頌也伏惟體道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一 治平 三

為國自重以答輿人之心幸甚

考畧曰此公除喪後報謝鄭公弔問之勤也即此一書而前此獨蒙拔擢歸於佐天子進人才而不以為德誦言之而不以為嫌是時又有上宋相公書上張樞密書諸公皆以輔相之貴負天下重望發使弔問拊循備至慶歷元年宋公自參知政事守本官知揚州而安石嘗為其幕屬乃至公而加親如此而安石之賢可知矣後來造辯姦者矜言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弔明允獨不往夫往何足為安石輕重即不往豈



果賢於宋富諸公也哉 不知所得疑作德

附會草與王介甫第三書○鞏啟八月中承大夫人大祥於郵中寓書奉慰十月梅厚秀才行又寓書不審皆到否昨日忽被來問良慰積日之思深甫殂背痛毒同之前書已具道矣示及誌銘反復不能去手所云令深甫而有合乎彼則不能同乎此矣是道也過千歲以來至於吾徒其智始能及之欲相與守之然今天下同志者不過三數人爾則於深甫之沒尤爲可痛而介甫於此獨能發明其志讀之滿足人心可謂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一 治平

四

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顧猶見使商摧所未安觀介甫此作大抵哀斯人之不壽不得成其材使或可以溥今或可以覺後是介甫之意也而其首則云深甫書足以致其言是乃稱深甫以未成之材而著書與夫本意違矣願更詳之孟子之書韓愈以爲非軻自作理恐當然則所云幸能著書者亦惟更詳之也如何幸復見論所云讀禮因欲有所論著頃嘗爲介甫言亦有此意願不能自強又無所考質故莫能就今介甫既意及於此願遂成之就令未可爲書亦可

因得商摧矣相別數年鞏在此全純愚以靜俟庶無大悔顧苟祿以棄時日爲可悵惜未知何日得相從講學以勗其所未及盡其所可樂於衰暮之歲乎此日夜所惓惓往來于心也示論澠血比良已否即日不審寢食如何上奏當稱前某官十數日前見劉琮言已報去承見問故更此及之爾今介甫果以何時北來乎不惜見論子進弟奄喪已易三時矣悲苦何可以堪二姪年可教者近已隨老親到此二尤小者六舍弟尙且畱在懷仁視此痛割何可以言承介甫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一 治平

五

有女弟之悲亦以屢更時序竊計哀戚何以自勝餘惟強食自愛不惜時以一二字見及不宜鞏啟上

考略曰此書作於治平二年冬介甫年四十五子固年四十七介甫作同學一首在慶歷二年至是已二十四年矣中間書問之頻相知之厚其詩文具見於二家集中而此書猶云向日得相從講學勗其所未及而盡其所可樂於衰暮之歲則前乎此可知矣從此治平四年介甫出判江寧府又二年爲熙寧二年介甫參知政事



而子固出守越州亦非由議新法而出也自是轉走六郡在外十二年及元豐二年子固上殿入對則介甫致政歸金陵已四年是其中間十一年兩人未嘗相接於朝故吾由治平二年子固致書介甫而後至元豐二年其歲月可考如是吾不知世傳兩人始合而終睽者顧在何年也又元豐三年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所稱道吾君吾相之美相與有成詳矣吾相非介甫乎設子固果有大不悅於介甫即不直斥其過可矣亦何至稱道其美若是則吾不知世傳兩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二 治平 六

人始合而終睽者又因何事也惟子固過介甫歸偶成詩曰結交謂無嫌忠告期有補直道詎非難盡言竟多迂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似作於熙寧二年是時新法初行舉朝譁然子固安得無言次年韓歐二公論青苗亦皆見之章疏然在朝言朝其於交遊故舊何嫌何疑哉王深父墓誌銘○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

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濶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醜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不可勝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二 治平 七

芭尙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歿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尙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



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堯野  
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毫  
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  
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  
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  
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  
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  
附銘曰嗚呼深父惟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  
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尙反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二 治平

八

歸形此土

祭王回深父文○嗟也深父真棄我而先乎孰謂  
深父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維吾昔日執  
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於吾母曰如此  
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  
吾不如嗚呼天乎旣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卽  
死吾何能久搏胸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  
薦食酒嗟也深父子尙知否  
考畧曰深父爲介甫所深交見於書牘甚多其  
死也爲文而祭之其言尤悲痛介甫守道安貧

所與遊皆砥礪廉隅若孫正之王逢原常夷甫  
王深父其尤著者也

治平三年丙午年四十八

四月蘇明允卒年五十八○考略曰明允卒非  
所紀也紀乎作辨姦者安石命相制曰已先見  
於嘉祐初年也

治平四年丁未年四十九

公在江寧

正月庚戌朔丁巳帝崩於福寧殿壽三十六廟  
號英宗帝即皇帝位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二 治平

九

附二月歐陽修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未錄

三月歐陽修知亳州

二月王雱登許安榜進士時年二十四歲調旌  
德尉

閏三月王安石出知江寧府

辭知江寧府狀○右臣今月十九日進奏院通到  
勅牒蒙恩差知江寧軍府事大馬之疾自隔清  
光天地之恩曲垂眷恤以臣邱墓所在就付兵  
民之權非臣肝膽塗地所能報稱萬一然臣所  
抱疾病迄今無損若輒蒙恩寵勉典當領路大



藩恐力用無以上副朝廷寄任伏望陛下察臣如此儻以臣逮侍先帝未許分司則乞除臣一留臺官觀差遣冀使將理終獲有瘳誓當捐軀少報聖德所有勅牒臣未敢祇受已送江寧府收管謹具狀奏聞○考略曰乞除留臺官觀差遣見此是為治平四年也

知制誥知江寧府謝上表○稽違詔令經涉歲時先帝登遐既不獲奔馳道路陛下卽位又未嘗瞻望闕廷所憂後至之刑誅敢冀就加於官使雖知黽勉尚懼顛墜蓋聞因任以責羣材原省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一 治平 十一

以通衆志厥或抱能而可用則雖負疾而見容而臣者逮侍先朝叨官外制倦七許國雖有愚忠沒七隨人但尸榮祿銜哀去位嬰疾彌年望絕寵光分投冗散伏遇皇帝陛下紹膺尊極俯燭幽微延之以三節之嚴付之以十城之重比緣禮祀特有褒封申命曲加因郵併賜唯是土風之美素無犴獄之煩久寄託於邱墳粗諳知其間里念雖閉闔始弗願於承流以比造朝或未妨於養疾矧恩勤之屢迫且遜避之不容敢不少嘗體力之所任祇奉詔條而為治冀逃大

兵仰稱殊私臣無任○考畧曰矧恩勤之屢迫且遜避之不容必已辭之不允而後受之也廟議劄子○准中書門下奏准治平四年閏三月八日勅遷僖祖廟主藏之夾室臣等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譽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竊以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一 治平 十一

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求之前載雖或有然考合於經乃無成憲因情制禮實在聖時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聰明紹天稽古動容周旋惟道之從宗祀重事所宜博考乞以臣等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考畧曰是年九月祇僖祖及文懿皇后祔英宗神主於太廟是此議之未行也附朱新安祧廟議狀節錄○熹既為此議續搜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為太祖上而有僖



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熹竊詳頤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以爲高於世俗之儒足以見理義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一 治平

十二

但以衆人不免自有爭較彊弱之心雖於祖考亦亡遜避故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僖祖則民無得而稱焉遂欲尊太祖而卑僖祖又見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王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三賢之說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以無故生此紛也今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介乞詳察

除翰林學士謝表

九月

○臣聞人臣之事主忠在

不知學術而居寵有冒昧之心人主之畜臣忠在不察各實而聽言無惻怛之意此有天下國家者所以難於任使而有道德者亦所以難於進取也學士職親地要而以討論諷譏爲官非夫遠足以知先王近足以見當世忠厚篤實廉恥之操足以咨諏而不疑草創潤色文章之才足以付託而無負則在此位爲無以稱如臣不肖涉道未優初無學也過人之才徒有區區自守之善以至將順建明之大體則或疎濶淺陋而不知加以憂傷疾病以棄里閭辭命之習燕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一 治平

十三

廢積年黽勉一州已爲忝冒禁林之選豈所堪任伏惟皇帝陛下躬聖德承聖緒於羣臣賢不肖已知考慎而於言也又能虛已以聽之故聰明睿知神武之實已見於行事日月未久而天下翹首企踵以望唐虞成周之太平臣於此時實被收召所以許國義當如何敢不磨礪淬濯已衰之心紬繹溫尋以廢之學上以備顧問之所及下以供職司之所守臣無任

賜允守司徒兼檢校太師兼侍中韓琦乞相州詔  
○勅韓琦卿以公師之官將相之位統臨四路



屏扞一方寄重任隆羣臣莫比雖罹疾疾冀卽有瘳而章書頻上來以病告宗工元老視遇有加恩禮之間然何敢薄重違懇惻姑卽便安賀韓魏公啟○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麾脩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間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一 治平 十四

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疚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政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方崛起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矣某久叨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

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閣非敢忘於舊德逖聞新命竊仰遐風瞻望門闌不任鄉往之至○考畧曰此煌也乎字由大文也琅也乎歌聲若出金石也魏公一代偉人得此懸諸日月可以爲傳爲銘爲贊雖有他作弗敢請已

賜允觀文殿學士尙書左僕射新除集禧觀使富弼辭免乞判汝州詔○卿翊朕祖考功施於時德善在躬終始如一祠庭置使實近闕門邦有大疑庶幾求助忠賢體國義乃可留而引喻再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一 治平 十五

三便於出守重違懇惻姑卽所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是年十月新除集禧觀使自乞汝州也考略曰世傳王安石當國設官觀之官以處異議者久矣及閱池北偶談則遂確指熙寧二年爲安石增置之法非祖宗故事且援邱文莊世史正綱以爲證余因檢訂年譜至安石辭知江寧府赴闕狀乞除臣一官觀差遣則治平四年閏三月也熙寧元年十月富弼以觀文殿學士新除集禧觀使乞判汝州是時安石當內制有



勅則知此官非始於熙寧二年明矣因考之職官志曰宋制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先時員數絕少熙寧以後增置焉又曰在京官觀舊制以宰相執政充使前宰執留京師者多除官觀以示優禮則又知富弼除集禧觀使猶循故事也更考慶歷八年王德用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除會靈觀史皇祐元年賈文元爲祥源觀使嘉祐二年以檢校太師充景靈宮使此皆熙寧二十年前大臣爲朝廷所優禮歷七見於臨川集中此外宜未可悉數也熙寧初朝廷議廢宮觀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二

治平

十六

使副都監安石曰宮觀置使提舉都監誠爲冗散然今所置但爲兼職其有特置則朝廷禮當尊寵而不以職事責之者也廢與置其爲利害亦不多若議冗費則宮觀之類自有可議非但置使提舉都監爲可省也據此則安石當國安有增置員數之事職官志亦緣謗者之言而采入之耳嗚呼博洽如瓊山池北而於祠祿所由來載於諸書者若全未之入目喋七奚爲也九月以權御史中丞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十月詔將作監王簿常秩赴闕

考略曰據常秩本傳神宗卽位三使往聘辭熙寧三年詔郡以禮敦請四年始詣闕而熙寧新法已徧行於天下矣及後又云後安石爲相更新法秩獨以爲是一召卽起而毀者卽據以爲說是何與前所叙述履歷亦全不合也餘詳著於熙寧十年墓表後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二

治平

十七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十三

金谿蔡元鳳著

卷十三 治平四年下

治平四年

濮議紀事治平二年夏四月戊戌詔議崇奉  
濮安懿王典禮六月己酉詔尚書集三省御  
史臺議奉濮安懿王典禮甲寅罷尚書省集  
議令有司博求典禮務在合經三年正月丁  
丑皇太后下書中書門下封濮安懿王宜如  
前代故事王夫人王氏韓氏任氏皇帝可稱

王荆公年譜考畧 卷十三 治平下 一

親尊濮安懿王爲皇夫人爲后詔遵慈訓以  
塋爲園置守衛吏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祠  
事如皇太后旨壬午黜御史呂誨范純仁呂  
大防三月辛酉黜諫官傅堯俞御史趙鼎趙  
瞻辛未以黜呂誨等詔內外治平四年庚戌  
朔丁巳帝崩於福寧殿神宗卽皇帝位二月  
歐陽修乞根究蔣之奇彈疏三月壬申歐陽  
修知亳州

附歐陽修濮議○英宗皇帝初卽位既覃大慶  
於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

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  
中書以爲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  
合行典禮有旨宜俟服除其議遂格治平二年  
四月上既釋服乃下其奏兩制雜學士待制禮  
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高官大  
國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爲贈官及改封大國  
當降制行冊命而制冊有式制則當日某親具  
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其冊則當日皇帝  
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今冊命爾爲某官某王  
而濮王於上父子也未審制冊稱爲何親及名

王荆公年譜考畧 卷十三 治平下 二

與不名乃再下其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  
中書據儀禮喪服記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  
齊衰不杖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  
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  
歷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衰  
亂之世不可以爲法唯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  
君也皆稱其父爲皇考而皇伯之稱既非典禮  
出於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禮及漢  
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

讀本

讀本



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皇太后以手書責中書不當稱皇者中書具對所以然而上見皇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既以皇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言者一切留中上聖性聰睿英果燭理至明待遇臣下禮極謙恭然而不為姑息臺官所論濮園事既悉已留中其言他事不可從者又多寢而不行臺官由此積忿出怨言并怒中書不為施行中書亦嘗奏云近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三 治平下 三

日臺官忿朝廷不用其言謂臣等壅塞言路致陛下為拒諫之主乞畧與施行一二事上曰朝廷當以至公待天下若臺官所言可行當即盡理施行何止畧行一二若所言難行豈當應副人情以不可行之事勉強行之豈不害事耶中書以上語切中事理不敢更有所請上仍問曰所言莫有可行而未行者否韓琦已下相顧曰實無之因曰如此則未有是時雜端御史數人皆新被擢用銳於進取務求速譽見事輒言不復更思職分故事多乖繆不可施行是時京師

大雨水官私屋宇倒塌無數而軍營尤甚上以軍士暴露聖心焦勞而兩府之臣相與憂畏夙夜勞心竭慮部分處置各有條目矣是時范純仁新除御史初上殿中外竦聽所言何事而第一劄子催修營房責中書何不速了因請每一營差監官一員中書勘會在京倒塌軍營五百二十坐如純仁所請當差監官五百二十員每員當直兵士四人是於國家倉卒多事關人之際虛破役兵二千人當直五百員監官而未有瓦木箆箔一併興修未得其狂率疎繆如此故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三 治平下 四

於中書聚議時臣修不覺笑之而臺中亦自覺其非後數日呂大防再言乞兩營共差一官其所言煩碎不識事體不可施行多類此而臺官不自知其言不可施行但怨朝廷沮而不行故呂大防又言今後臺官言事不行者乞令中書具因何不行報臺其忿戾如此而怨怒之言漸傳於士大夫間臺官親舊有戲而激之曰近日臺官言事中書盡批進呈訖外人謂御史臺為進呈院矣此語甚著朝士相傳以為戲笑而臺官益怏怏慚憤遂為決去就之計以謂因言得



罪猶足取矣名是時人主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失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決去就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然是時手詔既已罷議皇伯皇考之說俱未有適從其他追崇禮數又未嘗議及朝廷於濮議未有過失故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而已中書以謂前世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况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官羣至中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使他人作奇貨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三 治平下 五

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愧恥既勢不能止又其本欲以言得罪而買名故其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爲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臣某爲首議之人恣其醜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其議意已有不平及臺憲有言遂翕然相與爲表裏而庸俗中下之人不識禮義者不知聖人重絕人嗣凡無子者明許立後是大公之道但習見閭閻俚俗養過房子及異姓乞養義男之類畏人知者皆諱其所生父母以爲當然遂以皇伯之

議爲是臺官既挾兩制之助而外論又如此因以言惑衆云朝廷背棄仁宗恩德崇獎濮王而庸俗俚巷之人至相語云待將濮王入太廟換了仁宗木主中外涵匕莫可曉諭而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爲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使指爲姦邪太常博士孫固嘗有議請稱親議未及上而臺官交章彈之由是有識之士皆鉗口畏禍矣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論乃畧草一事目呈進乞依此降詔云濮安懿王是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三 治平下 六

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瑩爲園卽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乃其歲九月也上覽之略無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時漸近南郊朝廷事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禮既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三兩日間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高居簡就曾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三夫人宜稱后



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絕異而稱皇稱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諭從初中書進呈詔草時但乞上直降詔施行初無一語及慈壽宮而上但云欲白過太后然後施行亦不云請太后降手書此數事皆非上本意亦非中書本意是日韓琦以祠祭致齋惟曾公亮趙槩與臣修在垂拱殿門閣子內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爲因請就致齋處召韓琦同取旨少頃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三 治平下 七

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進呈詔草以坐爲園郎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於手詔施行上欣然曰甚好遂依此降手詔施行初中外之人爲臺官取惑云朝廷尊崇濮王欲奪仁宗正統故人情涵匕及見手詔所行禮數止於如此皆以爲朝廷處置合宜遂更無異論惟建皇伯之議者猶以稱親爲不然而呂誨等已納告勅杜門不出其勢亦難中止遂專指稱親爲非益肆其誣罔言琦交結中官蘇利涉高居簡

惑亂皇太后致降手書又專指臣修爲首議之人乞行誅戮以謝祖宗其奏章正本進入副本便與進奏官令傳布誨等既欲得罪以去故每對見所言悖慢惟恐上不怒也上亦數諭中書云誨等遇人主無復君臣之禮然上聖性仁厚不欲因濮王事逐言事官故屈意含容以之至此知其必不可留猶數遣中使還其告勅就家宣召既決不出遂各止以本官除外任蓋濮園之議自中書始初建請以至稱親立廟上未嘗有一言欲如何追崇但虛懷恭已一付大臣與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三 治平下 八

有司而惟典禮是從爾其不稱皇伯欲稱皇考自是中書執議上亦無所偏執及誨等累論久而不決者蓋以上性嚴重不可輕回謂已降手詔罷議故稱伯稱考一切置而不議爾非意有所偏執也上嘗諭韓琦等云昔漢宣帝卽位八年始議追尊皇考昨中書所議何太速也以此見上意慎重不敢輕議耳豈欲過當追崇也至於中書惟稱號不敢用皇伯無稽之說欲一遵典故耳其他追崇禮數皆未嘗議及者蓋皇伯皇考稱呼猶未決而遽罷議故未暇及追崇之



禮也其後所議止於卽園立廟而已如誨等廣引哀桓之事爲厚誣者皆未嘗議及也初誨等旣決必去之意上屈意留之不可得趙瞻者在數人中尤爲庸下殊不識事體遂揚言於人云昨來官家但不曾下拜爾我耳以此自誇有德色而呂誨亦謂人曰嚮若朝廷於臺官所言事十行得三四使我輩遮羞亦不至決去由是言之朝廷於濮議豈有過舉逐臺官豈是上本意而誨等決去豈專爲濮議耶士大夫但見誨等所誣之言而不知濮事本末不究誨等用心者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三 治平下 九

但謂以言被黜便是忠臣而爭爲之譽果如誨等所料誨等旣果以此得虛名而薦誨等者又欲因以取名夫揚君之惡而彰己善猶不可况誣君以惡而買虛名哉嗚呼使誨等心迹不露而誣罔不明先帝之志不論於後世臣等之罪也故直書其實以備史官之采

考畧曰予讀宋史至熙寧二年呂誨論王安石十事旣脩錄入年譜而有所論著詳矣而弁錄及歐陽修濮議何也嗚呼此宋室朋黨之禍大起於熙寧新法而其端已肇於治平濮議泊乎

元祐紹聖則顯以朋黨互相報復而洛黨蜀黨之名亦立其禍蔓延而不可止以與宋室南北相終始可勝嘆哉曩者景祐慶歷之際臺諫官嘗攻大臣宰相矣當是時天子詔戒百官朋黨而歐陽修亦爲朋黨論以進未幾而范呂之怨已解而國事亦無所廢卽諸臺諫落職者亦相次進用浸尋至慶歷嘉祐而天下駸駸嚮盛治矣韓琦歷相仁英爲社稷臣巖乚具瞻負天下重望歐陽修文章高天下直聲振一時蘇子瞻謂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居多非虛言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三 治平下 十

也自濮議起而攻韓歐者盈庭其肆爲醜詆者呂誨也而其主張彭思永奏藁尤誣罔不可堪忍夫濮議以坐爲卽園卽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祀其典禮止此其事已數言而決豈復尙有餘憾哉而當時臺諫所必爭者祇在於稱親也稱皇伯也稱皇伯考之於古則無稽而稱親則證之儀禮爲有據且自古人臣公忠爲國每遇朝廷有大舉錯或因同列不合而爭論於人主之前或委曲難明必詳發於章奏之間期於是非明白而後止而於已無與也卽使中書稱親



之言果非耶亦何至如思永日亂大倫滅人理  
日舍生之類發憤痛心曰奸邪之人希恩固寵  
自爲身謀害義傷孝日百計搜求務爲巧飾欺  
罔聖聽支吾言者夫使思永斯言施之韓歐二  
人爲可信則是二人者尤不在意見之各殊而  
在設心之不肖自是而韓琦歐陽修真無以自  
立於天地之間矣而豈其然哉使其不然則主  
張思永奏藁者何忍而爲是言一至此極耶余  
考治平二年四月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治  
平三年正月詔以瑩爲園郎園立廟而黜御史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三 治平下 十一

范純仁呂大防又黜諫官傅堯俞趙鼎趙瞻又  
以黜呂誨等詔內外則皆以濮議故也治平四  
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二月而以帷箔之私  
污歐陽修者蔣之奇也而蔣之奇所從來則得  
之攻濮議之彭思永也夫濮議定於期年一旦  
新君初立纒及一月而遂借他事中傷以洩其  
濮議未慊之懷可乎且歐陽修以孤甥女事嘗  
見誣於錢明逸乃在於慶歷五年其事已白於  
仁廟至是二十三年矣而思永之奇乃以修婦  
弟薛良孺謗言公然奏之初立一月之新君而

第曰風聞其母乃玩君於股掌之上而姑爲是  
嘗試乎歐陽修乞根究蔣之奇劄子至十餘上  
而之奇曰所從來得之彭思永及詰思永所從  
來亦唯曰風聞夫此何如事是歐陽修所謂禽  
獸不爲之醜行天地不容之大惡也思永既不  
能指其所從來而猶曰風聞者所以廣聰明也  
而必以問所從來罪之是廢國家開言路之法  
尤爲遁辭知窮而其說之必不可通者也夫法  
許風聞入告者亦以人主居處深宮勢不能周  
知外事而人臣在外耳目尤近卽其所謂風聞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三 治平下 十二

者亦必實有是事而非僅如風之過耳不聞又  
如風之既去而不可捕也況於帷箔曖昧之事  
夫人皆知其未易究詰卽在閭閻議論猶防其  
毀譽失實致傷公道豈思永之奇以之入告其  
君而可不預爲之計乎使不預爲之計而冒焉  
入告是歐陽修所謂欲以無根之謗絕無形迹  
便可加人則人誰不可誣人人誰能自保者洵  
有之矣而因使朝廷風聞入告之法徒爲小人  
挾私報怨之具又何聰明之可廣而言路之可  
開也乃再踰年爲熙寧二年而其首攻安石者



呂誨也共攻新法者范鎮范純仁則皆爲攻濮議之人也夫當熙寧二年六月呂誨具奏王安石是時新法猶未盛行而其所據十事以爲得之目睹實迹者已不免出於誣罔嚮使新法不行安石即辭位而去而以呂誨范鎮諸人在朝必不能安於無事何也以韓琦歐陽修之賢在位數十年之久天下賢人君子仰之如泰山北斗者之衆而其醜詆之辭擠之於大奸大惡雖盧杞不是過者又何有於爵位名聲之不如韓琦歐陽修者耶唯安石辭位之心甚切而神宗

王荊公年譜考略 卷十三 治平下 十三

信任之心愈堅故安石相熙寧八年諸人以忿戾而去而神宗之任用安石如故也安石歸金陵十年而神宗元豐之政未改於前諸人猶不得而與之也自神宗崩哲宗以十齡幼主新立而嚮時攻濮議之人與攻新法之人皆一時並進而元祐之局一變而是時洛黨蜀黨之名亦已立矣紹述之說起而攻元祐者其局又一變要之安石本無有黨也惟元祐攻行新法之人必以黨安石爲名而怒如水火迭加竄逐視前攻濮議攻新法尤甚故其後攻元祐者不得不

以紹述爲名而若甚黨安石也而其實安石無黨也自是而崇寧大觀以至於宣和靖康而極則皆朋黨之禍爲之也吾故曰朱室朋黨之禍其端已肇於濮議遂與南北相終始不信然哉故吾錄荊公年譜而必及歐公濮議凡以爲荆公也嗚呼以歐公之濮議一萬五千言曾子固之爲人後議二千五百言其說亦已繁而其爲言亦詳而明矣而後之論濮議者猶不以歐曾二公之言爲是則洵乎曲學偏見之士未易以口舌爭而予又何以云哉

王荊公年譜考略 卷十三 治平下 十四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十四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十四

自熙寧元年壬熙寧二年

熙寧元年戊申年四十八

正月甲戌朔改元

四月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

七月賜布衣王安國進士及第

賜弟安國及第謝表○臣某言伏蒙聖恩召試臣

弟安國賜進士及第注初等職官者備父之求

外覃草野龍光之施首逮門庭竊以躬國論聽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四 熙寧

一

斷之頰而察知孤遠之行畧門資貢舉之法而  
拔取滯淹之才山林之所誦說而難遭閭巷之  
所驚嗟而罕見伏惟皇帝陛下協德穹昊比明  
羲皇博臨四方洞照萬物如臣同產爲世畸人  
少遭閔凶自奮寒苦雖強學力行粗有時名而  
少偶寡徒幾絕榮望豈期聖聽俯及幽潛遂使  
窮途坐階華寵獎以詔書而試藝賜之科第而  
命官祿不逮親既永乖於養志仕非爲己當其  
誓於捐軀臣無任  
附吳孝宗與張江東論事書○昨日辱諭以欲

敦遣王安國而有所不可者試爲閣下評之竊

以安國雖江西人而其父乃羣江東今之應進

士諸科舉皆以墳墓爲據使安國若江東應舉

無有不可豈有可以應舉而不可以敦遣哉矧

安國未嘗身居江西其應舉則在淮南及開封

府今縱使江西舉之亦不過按虛籍耳非安國

身居江西其在江西應舉也閣下又謂近人多

舉安國今更從而舉之則爲詭隨且必取笑此

又失之矣夫自昔稱賢如孟荀揚韓之屬前人

已誦之矣而今人又從而誦之雖閣下亦曉夜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四 熙寧

二

與今人同誦也然未嘗見閣下以詭隨取笑爲  
疑焉昔之賢乎其已死矣與人同誦而不疑及  
方今生在之賢則疑而不敢與人同舉則是閣  
下勇於誦死賢而怯於舉生賢也人之好賢死  
生如一今誦死則勇而舉生則怯則是凡謂賢  
者特利於死後而不利於生在時也特可俟其  
死後論之以爲美談而不可及其生在時舉之  
以爲實用也此何謂哉爲閣下計者問安國賢  
不賢爾不當問其曾有人舉也抑不知閣下謂  
安國果賢耶果不賢耶不賢則閣下自不當議



之如以爲賢閣下之舉是舉賢也夫舉賢則賢者盡喜既盡喜矣尙安有笑則笑者必是不賢也苟得賢者喜矣尙何暇慮不賢者笑哉况賢者喜則不賢者笑又理適然也古之人見一善則爭先爲之惟恐在後未聞有慮取笑而止者如使善人每作一善必先慮不賢笑則僕恐善人有見善而不爲者矣且安國之名其著者非是近人未舉時天下不知及舉然後始知也然則安國之賢不發自近人而閣下又何以詭隨取笑爲疑哉蓋前世舉賢未必出於一夫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四 熙寧 三

口卽見信而見用也必也甲旣唱之乙從而和焉乙已和之而丙又從而唱焉併力舉之然後庶乎其入始見信而見用也今則不然甲旣唱而乙與丙曰吾恐詭隨而取笑則賢者老死於巖穴之中而人主宰相有不開不悟乎廟堂之上矣惟閣下裁之孝宗之於安國相愛最厚閣下所知也而孝宗不以私黨自嫌者猶前志也閣下之愛孝宗亦可謂深矣儻事有秋毫於不義而固勸閣下使爲之則孝宗之罪何誅惟明察焉

考畧曰嘉祐五年歐陽公有送王平甫下第詩自慙知子不能薦白首胡爲侍從官此書亦必在於嘉祐間以無歲月可考附錄於此孝宗亦才士文人不傳惟此書錄於文鑑中歐陽公嘗以曾子固儼之若此文真不愧相頡頏也論孫覺令吏人寫章疏劄子○臣今日蒙宣諭召以孫覺令吏人寫論列大臣章疏臣初亦怪其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譴責非人主所當譴怒旣又反復思惟陛下以覺爲可聽信故擢在諫官進賢退不肖自其職分所當論列雖揚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四 熙寧 四

言於朝廷以適上心於義未爲失也但令吏人寫章疏誠不足以加譴怒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言有漏泄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於其身若遭值明主危言正論所無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唯有姦邪小人以枉爲直懼爲公論之所不容則惟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輩在位陛下何所利乎若陛下疑覺有交黨之私招權之姦則恐盛德之世不宜如此魏鄭公以爲上下各有形迹則國之廢興或未可知若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



猜防則恐善人君子各顧形迹不敢盡其忠謹  
之言而姦邪小人得伺人主之疑行諛慝也若  
陛下恐陳升之聞此或不自安臣亦以爲不然  
漢高祖雄猜之主也然鄂秋明論相國蕭何功  
次而高祖不疑乃更加賞亦不聞蕭何以此爲  
嫌陛下聖賢高遠自漢以來令德之主皆未有  
能企及陛下者每事當以堯舜三代爲法奈何  
心存末世福吝之事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  
疑不明知其賢而任之以爲賢不明見其邪而  
疑之以爲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陛下以臣爲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四 熙寧 五

可信故聖問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口對未能  
詳悉故謹具劄子以聞

考畧曰此奏祇載文鑑而本集無有中及陳升  
之事以孫覺本傳考之應錄於熙寧初元莘老  
與介甫交最厚此論情辭洞達至公至明再踰  
年而莘老以不附新法而罷在朝言朝而二公  
之賢自在也

十二月庚申以判汝州富弼爲集禧觀使詔乘  
驛赴闕○考略曰據前內制載賜允新除集禧  
觀使富弼辭免乞判汝州詔是弼實未領觀使

而即赴汝州矣本紀載治平四年十月罷判河  
陽似即其時也內制又有賜判汝州富弼赴闕  
詔二道則必是此十二月而本紀又云爲集禧  
觀使悞甚次年二月以富弼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曷嘗召入爲觀使哉

熙寧二年己酉年四十九

二月庚子以王安石參知政事

辭免參知政事表○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右  
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餘如故者才薄望輕恩隆  
責重敢緣聰聽冒進忱辭竊以建用宗工與圖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四 熙寧 六

大政以人賢否爲世盛衰矧休運之有開須偉  
材而爲輔豈容虛受以誤明揚如臣者承學未  
優知方尤晚先朝備位每懷竊食之慚故里服  
喪重困采薪之疾皇帝陛下紹膺皇統俯記孤  
忠付之方面之權遷之禁林之地固已人言之  
可畏豈云國論之敢知忽被寵靈滋懷媿恐伏  
望皇帝陛下考慎所與燭知不能許還謬恩以  
允公議庶少安於鄙分無甚累於聖時臣無任  
除參知政事謝表 節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  
懋旁求志存遠舉隆寬盡下故忠良有以輸心



公聽並觀故諛慝不能肆志矧睿謀之天縱方聖治之日躋思稱所蒙敢忘自竭遠猷經國雖或媿於前修直道事君期不隳於素守

考畧曰公入朝未久是時已不能無違言故表云公聽並觀故諛慝不能肆志直道事君期不隳於素守固已微露其端而公之挺特自任亦於斯具見矣

二月陳升之王安石創置三司條例議行新法乞制置三司條例二月○竊觀先生之法自畿之內賦入精麤以百里爲之差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爲貢又爲經用通財之法以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財則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吏爲歛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歛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四 熙寧 七

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按簿書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剗剗殆無餘藏諸司財用事往七爲伏匿不敢實言以脩緩急又憂年計之不足則多爲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數至或倍其本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產責於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臣等以謂發運使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

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歛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歛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令辟舉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條例以聞奏下制置司參議施行

四月遣使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四 熙寧 八



進戒疏 五月○熙寧二年五月十一日朝散大夫  
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護軍賜紫金魚袋臣某  
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爲陛下既終  
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  
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  
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  
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  
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  
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  
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四

熙寧

九

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  
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  
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  
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  
不明則邪說誠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  
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卽位以來未有聲色  
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尙自以爲  
七十而后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  
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於耳目者爲不少  
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于此

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  
難天旣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  
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  
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  
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慙也唯陛  
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考略曰明理知人然後能用人則法度可行風  
俗可成此北宋諸儒崇尚經術故其言不涉迂  
濶而荆公其尤也  
呂誨論王安石 六月○臣切以大姦似忠大詐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四

熙寧

十

似信惟其用舍繫時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  
才言僞而辨行僞而堅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  
宣父聖明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姦邪惟  
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其  
猶病諸陛下卽位之初起王安石就知江寧府  
未幾召爲學士縉紳皆慶陛下之明擢有文之  
得以適其用也及進二台席僉論未允衡石之  
下果不能欺其重輕也古人曰廟堂之上非草  
茅所當言正謂是也臣伏覩叅知政事王安石  
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衆



所共知者臣畧疏十事皆目覩之實迹冀上寤於宸監一言近詠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司因開封府爭鵠鵠公事舉駁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謝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仙未幾安石丁憂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堅臥累詔不起終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卽位亦合赴闕一見稍存人臣之禮及就除江寧府於私安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四 熙寧 十一

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卽位乃有金鑿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在前乃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真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况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論是則掠美於已非則斂怨於君用

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駁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爲主張妻謀殺夫用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私怨而制定奪但聞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三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惠必報纖仇必復及居政府綽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鬻希進奔走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四 熙寧 十二

門下唯恐其後皆公死黨今已盛矣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補外皆不附已者妄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勅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然今政府同列依違宰臣避忌遂專恣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御座之前惟肆強辨向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誼譁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



較其是非任性凌轢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於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聰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姦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勾當入人者巡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摧財利其實動搖於天下也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四 熙寧 十三

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高明誠恐陛下悅其才辨久而倚毗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姦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切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治之宜當稽於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橫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真僞况陛下志在剛決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之中否

然詆訐大臣之罪不敢苟道孤危苦寄職分難安當復露章請避怨敵

考略曰安石文章風節天下稱賢及相神宗行新法而舉朝譁然攻之其斥爲奸邪而先見於章奏者呂誨也世傳司馬溫公言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如也是果溫公之言歟考熙寧元年四月詔王安石越次入對二年二月參知政事六月呂誨以論王安石罷知鄧州是由越次入對至是裁踰期年中間摠入十事內則皆衆所共知者安在其爲有先見之明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四 熙寧 十四

予因是爲次其說於後其一日誨以盧杞比安石方謂所疏十事必有大不得已於言者而乃首舉爭鶴鶉一案其事在嘉祐之末至是已六七年是亦不可以已乎治平二年七月安石服滿英宗趣召赴闕至於再三安石亦有辭赴闕三狀第云抱病日久未任跋涉稍可支持復備官使猶且乞一分司官於江寧府居住冀便將理則三狀如一曷嘗堅臥不起哉自是未及分司而英廟崩矣其二日治平四年正月英廟崩神宗卽位閏二月安石出知江寧府然猶有辭



知江寧府狀以疾尙未瘳也比緣申命曲加而後受之九月以安石爲翰林學士自是不聞固辭者考安石前辭試館職辭集賢校理辭同修起居注則皆有故其書具在非苟爲辭讓者山林獨往之思生平交遊往來書牘未嘗稍見於詩文無論對君無有也而誨頤以此誦之何耶且卽如誨言在先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在陛下乃有金鑾侍從之樂慢於前而恭於後以是合而誦之可也而必分爲二事乃得成其爲十事亦慎甚矣其三曰考葉夢得石林燕語熙寧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四 熙寧 十五

初侍講官建議復坐講者呂申公王荆公吳中卿同時韓持國刁景純胡字夫皆是申公等言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王汾劉攽韓忠彥以爲講讀官曰侍蓋侍天子非師道也申公等議遂格是王坐講者非一人何得以安石獨見之彈章且其事已格何其罪猶不可追也其後元祐初程頤爲崇政殿說書疏請坐講殿上甚力其時給事中顧臨以爲不可頤遂復上太皇太后書辨論顧臨非是至千五百餘言之多然後來通鑑綱目只載頤經筵講讀疏言豫養君德而

不及坐講一事豈以嚮時呂誨攻安石太過故不得不爲伊川諱言之歟且自是講學之徒亦無以坐講復議安石者豈其旣於伊川諱言之而安石亦遂得從末減歟其四曰自新法行舉朝歸過於安石有惡而無美有非而無是若曰掠美於已不知此時更有何美可掠誨能實指其所掠之美安在乎若曰非則歛怨於君則衆所攻者新法所怨者安石不知更有何非可獨歛怨於君誨亦能實指其事否也其五曰登州阿芸之獄議自許遵而安石王王之安石卽不免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四 熙寧 十六

於失出亦君子過於仁者也觀其答許朝議書曰連得誨示豈勝感慰頃在朝廷觀公議法每求所以生之想今爲州亦用此意公壽考康寧子孫蕃衍當以此也而安石之意可知矣東軒筆錄亦以安石此議爲近於仁人之言遵字仲塗嘗知宿州登州其六曰王氏自真宗咸平三年王貫之登進士榜祥符八年益則貫之之兄之子也仁宗慶歷二年益之子安石六年沈則安石從弟也皇祐元年安仁爲安石兄嘉祐六年安禮爲安石弟英宗治平四年雱則安石子



此六十八年中祖孫父子兄弟登進士者七人以文學聲名言之自安石而外尤推安國嘉祐五年歐陽公送平甫下第詩自慚知子不能薦白首胡爲侍從官吳孝宗上張江東書稱道安國之賢欲舉之者甚衆皆可驗也熙寧元年安國由韓絳邵亢所薦召試賜進士及第於安石何與幸而安石子雱先一年成進士否則又不免掛彈章矣其七日中書除日數日不決論問安石乃帝意也安石言中書出牒唐介引太宗故事謂大事降勅其當用劄子亦須奏裁乃稱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四 熙寧 十七

聖旨帝以爲然遂止是神宗未嘗不用介言而於安石有所偏聽也其八曰考唐介本傳介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強辨而帝王其說介不勝憤疽發於背薨年六十而誨云嘗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則又似專爲阿芸事言之人死於病疽常也介年六十而死尤常也介常以文彥博燈籠錦事爭論於帝前至遭遺竄不死而死於爭論失出一婦人死有重於泰山如是乎無惑乎生老病死苦之說好事者又舉以爲訕笑也其九曰自古亂亡之國起於宮闈者蓋多故矣而

惟兄弟尤甚是故親七則諸父昆弟不怨以至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聖賢所著爲經者向其甚詳而有禮也前代以兄弟生亂見於春秋書衆矣故後世諸王分封必使出居於外以爲與其地近而偏不若疏遠而可長保無虞也岐嘉二王爲神宗同母兄弟親愛莫加焉熙寧初立著作佐郎章辟光以遷居外邸爲請則與陰邪小人私行離間者異矣神宗欲罪辟光亦親七之道宜然安石獨違衆議不欲以深罪七辟光要亦大臣謀國防微杜漸之意也且嘉岐二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四 熙寧 十八

王本賢王熙寧以來岐王顥屢請居外章上輒卻是岐王之以禮自處也元豐八年神宗不豫先時岐嘉二王日問起居及既降制立延安郡王備爲皇太子即令母輒入夫以宣仁皇太后母子至親神宗二十年友愛至是何嫌何疑然猶若此者是又宣仁之以禮處二王也元祐初始賜顥親賢坊與弟顥對邸且下制曰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王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居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



二聖不同同歸於道皆可以為萬世法由是言之則辟光之請律以同歸於道之旨其不可以離間深罪也之益明矣故出居於外是為嚴朝廷之禮而武王之待周公後世豈復有能行之者哉誨之論安石十事以此列之次九惟曰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遂成其事朋黨有迹及考誨本傳云章辟光上言岐王顥宜遷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離間之罪安石謂無罪誨請下辟光吏不得遂上疏劾安石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云云據此似誨專為爭辟光事不得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四 熙寧 十九

乃遂上疏則疏內十事不應以此列之次九又云辟光之謀本安石呂惠卿所導辟光揚言朝廷若深學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據此以斷辟光果係二人所導則王呂實為此案罪魁且又揚言於外誨尤必脩聞之不難據情直指而此疏不及何也當時私書雜出此說未考出於何人而史書采之遂與本疏全然不合亦厚誣之一端也其十日創置三司條例此議行新法之始也是時均輸保甲青苗雇役尚未施行而已洵也若此又其所遣使者八人若劉燾謝卿材侯

叔獻程顥當時所號為賢者皆在焉原其初心豈有意於任用小人以敗壞天下事哉嗚呼獻可之先見自溫公有言而後世多稱之然其言往事祇如此其於所謂先見何如也誨嘗抗論濮議其語言狀貌載於歐公濮議甚詳究觀此疏若誨者其孔子所謂好直不好學者與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九月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呂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

十月富弼罷為武寧軍節度使判亳州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四 熙寧 二十

十月城綏州○熙寧二年三月秉常上誓表納塞門安遠二砦乞綏州詔許之十月命郭達選將置守具達遣趙高交夏人所納安遠塞門二砦就定地界夏人渝初盟高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因改名綏德城

與趙高書○某啟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眾大當彼寡小我尚疲弊厭兵即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



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爲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爲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卽與收接聞奏宜卽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四 熙寧 二一

考畧曰公言兵事始此其安邊善後弁援老氏之言以爲戒公豈有意於黷武哉余始閱富弼傳神宗初立首問邊事弼對曰陛下當布德施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疑此必非鄭國之言也巳而知其出於邵氏聞見錄弁舉熙豐二十年間用兵事以爲安石罪可謂誣罔之極矣末年神宗又謂宰相曰自後更不用兵與卿等共享太平此真兒童之見蠢劣之尤甚者名臣錄采之何也  
十一月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

十二月增三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及官觀官以處鄉監監司知州之老者  
考畧曰據此與職官志所載祠祿絕異亦與所載王安石以處異議者不合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四 熙寧 廿二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十五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十五 熙寧三年上

熙寧三年庚戌年五十

參知政事

正月詔諸路散青苗錢禁抑配

三月孫覺呂公著張戩程顥李常上疏極言新法

法

始策進士罷詩賦論三題

吳孝宗登蔡祖洽榜進士

王荆公年譜考畧 卷十五 熙寧上 一

東軒筆錄曰吳孝宗對策方詆熙寧新法既而復爲巷議十篇言閭巷之間皆議新法之善寫以投荆公公薄其翻覆尤不禮之  
考略曰吳孝宗字子經臨川人祖表微雍熙二年進士尙書屯田員外郎荆公誌子善墓曰某謂其父爲諸舅則固荆公外家親屬也孝宗所著三書曰法語曰先志曰巷議嘉祐五年孝宗嘗以法語謁歐陽公公贈之以詩又以先志貽荆公公以書答之亦必在於嘉祐治平間即其文學行誼悉於二公詩文見之矣熙寧三年成

進士魏氏以爲對策詆新法夫當舉朝涵匕之時朝廷皆不然之孝宗又安能以詆新法取進士哉既詆之而又善之大類乎穿窬所爲而謂孝宗爲之乎孝宗之爲巷議必實有見於新法之善而有以大服其心故因爲書以傳孝宗巷議崔伯易一法百利論淮海張邦基俱悼歎以爲不得復見而後世可知矣因錄荆公答孝宗二書以見其講學論道如此而外家親厚相關又如此也  
答吳孝宗書 附錄 ○比得周秀才所示書卽欲奉

王荆公年譜考畧 卷十五 熙寧上 二

報以多病多事未能如志重承手問尤以感愧知生事彌困爲之奈何某亦以嫻事見迫及田入不足故私計亦未能不以經心然勞佚有命當順以聽之耳前書所示大抵不出先志若子經欲以文辭高世則世之名能文辭者已無過矣若欲以明道則離聖人之經皆不足以有明也自秦漢已來儒者唯揚雄爲知言然尙恨有所未盡今學士大夫往匕不足以知雄則其於聖人之經宜其有所未盡子經誠欲以文辭高世則無爲見問矣誠欲以明道則所欲爲子經



道者非可以一言而盡也子經所謂斜鑿以矯  
矢背柄以矯舟此天下之所同而舟矢已來未  
之改也先志所論有非天下之所同而特出子  
經之新意者則與矯舟矢之意爲不類又子經  
以爲詩禮不可以相解乃如某之學則惟詩禮  
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子經以謂如何兩家  
各多難無由會合許明年見過幸其未爾自愛  
答吳孝宗論先志書○某辱書又示以先志而怪  
某尚有欲爲吾弟道者責以一言盡之吾弟所  
爲書博矣所欲爲吾弟道者非可以一言盡然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五 熙寧上 三

吾弟自以爲才不及子貢而所言皆子貢所欲  
聞於夫子而不得者也則某有欲爲吾弟道者  
可勿恠也積憂久病廢學疲懶書不能逮意知  
已就試國學隆暑自愛他俟試罷見過面盡不  
宣

孫覺以奉詔反覆貶爲廣德軍

答手詔封還乞罷政事表劄子○臣今日具表乞  
罷政事方屏營俟命而呂惠卿至臣第傳聖旨  
趣臣視事續又奉手詔還臣所奏喻以天下之  
事盡力固可成就以卿所學不宜中輟俛聽伏

讀不勝蟻蟻區也感慨惻怛之至臣蒙拔擢備  
數大臣陛下所以視遇不爲不厚矣豈敢輕爲  
去就誠以陛下初訪臣以事臣卽以變風俗立  
法度爲先今待舉期年而法度未能一有所立  
風俗未能一有所變朝廷內外諛行邪說乃更  
多於鄉時此臣不能敢弛聖心以信所言之明  
效也雖無疾疚尙當自劾以避賢路況又昏眩  
難以看讀文字卽於職事當有廢失雖貪陛下  
仁聖卓然之資與懸日月末光粗有所成而自  
計如此豈容偷假各位坐棄時日以負所學上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五 熙寧上 四

孤陛下責任之意伏望陛下哀憐矜察許臣所  
乞毋令臣得要君之嫌重爲流俗小人所毀臣  
不勝祈天俟聖激切之至取進止

謝手詔慰撫劄子○臣昨日伏奉手詔所以慰撫  
備厚非臣疵賤之所宜蒙伏讀不任感激屏營  
之至今日呂惠卿至臣第具宣聖旨臣雖糜軀  
隕首豈能上酬獎遇臣自江南召還獲侍清光  
竊觀天錫陛下聰明睿智誠不難興堯舜之治  
故不量才力之分時事之宜敢以不肖之身任  
天下怨誹欲以奉承聖志自與聞政事以來遂



及期年未能有所施爲而內外交構合爲沮議  
專欲誣民以惑聖聽流俗波蕩一至如此陛下  
又若不能無惑恐臣區區終不足以勝而外妨  
衆邪之路則或誣罔出於不意有甚於今日以  
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故因疾疾輒求自放陛  
下不以臣狂猥賜之辜戾而屈至尊之意反復  
誨喻臣豈敢尙有固志以煩督責只候開假卽  
入謝區區所懷冀得面奏臣無任感天荷聖激  
切屏營之至謹具劄子奏知  
四月程顥罷爲京西路提點刑獄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五 熙寧上 五

邵氏聞見錄安石子雱字元澤性險惡凡公所  
爲不近人情者皆雱所教呂惠卿輩奴事之公  
置條例司初用程顥伯淳爲屬伯淳賢士一日  
盛暑公與伯淳對語雱囚首跣足手携婦人冠  
以出問公曰所言何事公曰以新法數爲人沮  
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  
頭於市則新法行矣公曰兒誤矣伯淳曰方與  
叅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伯淳  
自此與公不合雱死公罷相哀悼不忘有一日  
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之詩蓋以比孔子也公坐

鍾山常恍惚見雱荷柳杻如重囚者公遂施所  
居半山園宅爲寺以薦其福後公病瘡良苦嘗  
語其姪曰亟焚吾所謂日錄者姪給公焚他書  
代之公乃死或云又有所見也  
穆堂初稿書邵氏聞見錄後節錄○虞書戒無  
稽之言而周禮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七日  
造言之刑造言必加之刑者誠以其妄言無實  
足以變亂是非使當之者受禍卽在身後亦蒙  
詬於無窮也幸而具言出於浮薄小人聞之者  
猶疑信相半不幸而造言者謬附於清流則雖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五 熙寧上 六

賢人君子亦且信之而受之者之誣乃萬世而  
不自豈不酷哉自唐人好爲小說宋元益盛錢  
氏之私志魏泰之筆錄聖王賢臣動遭污蔑至  
碧雲駮焚椒錄而悖亂極矣其若可信者無過  
邵氏聞見錄由今觀之其遊談無根誣枉而失  
實與錢魏諸人固無以異也邵氏所錄最駭人  
聽觀者莫甚於記王元澤論新政一事嚴君之  
前賢者在座乃囚首跣足携婦人冠矢口妄談  
欲斬韓富容貌辭氣癡妄醜惡至於如是使天  
下後世讀之者惡元澤因并惡荆公顧嘗思之



元澤以庶幾之資早窮經學著書立說未及弱冠已數萬言豈中無知識者今歲消暑餘暇偶一繙閱畧爲稽考時日乃知聞見錄蓋無端造謗絕無影響考荆公以熙寧二年二月叅知政事夏四月始行新法八月以明道爲條例司官明年五月明道即以議論不合外轉簽書鎮寧節度使判官而元澤以治平四年丁未科登許安世榜進士第明年戊申卽熙寧元年也至二年則元澤已由進士授旌德尉遣宦江南是明道與荆公議新政時元澤並未在京直至熙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五

熙寧上

七

寧四年召元澤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然後入京師則明道外任已逾年矣安得如邵氏所錄與聞明道之議政哉邵氏欲形容元澤醜劣則誣爲囚首跣足欲實其囚首跣足則以爲是日盛暑不知明道以八月任條例司官次年五月卽已外轉始深秋迄初夏中間並無盛暑之日也明道長元澤僅九歲成進士僅早十年蓋兄事之列而韓富年輩則尤在荆公之前論是時德望亦非明道可比邵氏乃謂明道正色言方與叅政論國事子弟不當預姑退而雋卽避

去是元澤敢言斬韓富獨於年輩不甚遠又爲其父屬官之人一斥而卽去此皆情事所不然者元澤旣除中允崇政殿說書卽預修三經義書成進天章閣待制凡歷五年至熙寧九年遷學士始以病辭中允說書待制皆侍從之官也邵氏乃謂宰相子無帶職者神宗特命雋爲從官而雋已病不能朝皆妄說也邵氏又云荆公在鍾山恍惚見雋荷枷杻如重囚因施所居爲寺則鬼魅之妄說尤不足辨司馬溫公謂三代以前何故並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五

熙寧上

八

今邵氏此說編入正史故不可不辨無使元澤蒙惡聲於後世而稗官小說作僞之風滋長重爲人心風俗之害也或曰聞見錄蓋伯溫歿後紹興二年其子博所編伯溫不應作僞至此或博之爲之蓋是時天下方攻王氏博欲藉此造言希世而取寵未可知也

考畧曰程伯淳與荆公論新法而元澤大言梟韓富之首穆堂李氏考其歲月是時元澤並未在京其爲邵氏無端造謗無疑矣然穆堂祇言編入正史由於邵氏此錄而不知新安於程氏



外書名臣言行錄並採之於是作史者既以程朱大賢可爲信遂使元澤千載奇冤至不可復解外書祇載伯淳自此與荆公不合而止至雋荷柳杻事則惟名臣錄有之豈名臣錄爲邵氏原本而外書乃新安從而刪之耶考荆公生平以行道濟時爲心其所行青苗法始見於令鄆縣時貸穀立息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是時子雋生裁四歲嘉祐四年公上仁宗皇帝書明年作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皆以慎選人才變更法度爲言此熙寧新法之所由起也治平四年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五 熙寧上 九

元澤成進士出爲旌德尉熙寧五年元澤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則新法已次第盡行於元澤何與耶當時若韓魏公歐陽公司馬溫公劉貢父諸書疏亦祇言新法不便未嘗謂安石凡事皆不近人情也惟熙寧二年首撫拾荆公十事醜詆不堪者呂誨也而亦未嘗一言及於其子元澤即自熙寧元豐元祐紹聖數十年所攻助行新法者尤怒如水火狼若仇讐亦惟在呂惠卿章惇諸人而無一人及澤元者元澤久爲病中之人熙寧七年則有安石謝賜男雋藥物

表九年而元澤卒則必非由疽發於背可知而乃徒爲紛上說鬼豈所望於講學君子耶故吾備錄之以見元澤被謗有由且以補穆堂說所未備云

九月作東西府以呂執政

遷入東府賜御筵謝表 未錄

十二月立保甲法

以韓絳王安石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辭免平章事監修國史表二 未錄

除平章事監修國史謝表 節錄 ○臣聞人君代天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五 熙寧上 十

而理物人臣資父以事君然而君臣之大義有方非若父子之至恩無間須倡而後和則誠意每患於難通不入而後量則忠力或嫌於自獻唯成湯之聽伊尹與傳說之遇高宗皆以疏遠而相求何其親厚之獨至蓋所趨非由於二道故所爲若出於一身夫豈干越夷貉之異心是謂元首股肱之同體二臣旣以此獲展事君之義兩君亦以此得成理物之功苟非其人孰與於此臣受材單寡逢運休明初涉獵於藝文稍攀緣於祿仕曩塵近侍積媿空餐悲遠隔於庭



闡分長依於邱壠俄值纂承之慶繼叨啟召之榮責以謙經尙少知於訓誥使之與政曾莫助於猷爲矧以拙直而見知遂爲姦回之所忌伏遇皇帝陛下納之以天地之量照之以日月之明數加獎勵之恩每辨諛誣之巧重遭卜相申勅備官終遜避之無繇更兢慙於非據伏惟皇帝陛下樂古訓之獲而忘其勢惡邪辭之害而斷以心勿貳於任賢務本以除惡使萬邦有共惟帝臣之志萬姓有一哉王心之言則進無求名之私退有補過之善臣之願也天寶臨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五

熙寧上

十一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十六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十六

熙寧三年下

熙寧三年正月散青苗錢禁抑配是時韓琦爲河北安撫使歐陽修知青州韓琦論青苗○准轉運及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給青苗錢須十戶以上爲一保三等以下人爲甲頭每戶支錢第五等及客戶毋得過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一萬五千餘錢委本縣量度增給三等已上更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六

熙寧下

一

有餘錢坊郭戶有物業抵當願請錢者五家爲一保依青苗例支借諸縣不得避出納之頻致諸人扇搖人戶却稱不願請領如不願請領卽具結罪狀入馬通申以憑若選官曉諭如却願請本縣干繫人別作行遣事理稍重具事申奏如夏秋收成物價稍貴願納錢者當議減市價錢數比元請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錢一千納錢不得過千三百臣竊以國之頒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觀聽孰不欣服伏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



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謂合先王散惠與利抑民豪奪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戶乃從來兼弁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詔抑兼弁濟困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為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防保內下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後峻責諸縣人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六 熙寧下 二

不願請即令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却有願請者則干繫人別作行遣或具申奏官吏懼提舉司勢可升黜又防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苟免擄拾須行散配且下戶見官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積年倚閣借貸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更增納此一重出利青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甚難故自制下以來一路官吏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

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責及勒干繫書手典押者戶長同保人等均陪之患大凡兼井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逋欠官中不許受理往七舊債未償其半早已續得貸錢兼弁者既有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夏秋隨稅送納災傷及五分以上方許次科催還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給官本因而寢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煩費虛擾之事不敢具述去歲河朔豐熟常平倉糴米斗錢不過七十五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六 熙寧下 三

至八十五以來若乘時收斂遇貴出糴不唯合於古制而無失陷之弊兼民實被惠亦足收其羨贏今諸方有糴入而提舉司亟令在止蓋盡要散充青苗錢指望三分之利收為己功縣邑小官敢不奉行豈暇更恤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行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為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自闕遇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于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為每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



兼初詔且於京東淮南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諸路施行今此三路萬憂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通差提舉官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使伏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况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誰知寬卹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困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紜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欲望聖明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六 熙寧下 四

熙寧三年夏歐陽修言青苗錢第一劄子○臣伏見朝廷新制俵散青苗錢以來中外之議皆稱不便多乞寢罷至今未蒙省察臣以老病昏忘雖不能究述利害苟有所見其敢不言臣今有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後

一臣竊見議者言青苗錢取利於民為非而朝廷深惡其說至煩聖慈命有司具述本末委曲申論中外以朝廷本為惠民之意然告諭之後縉紳之士論議益多至於田野之民蠢然固不知周官泉府為何物但見官中放

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是以申告雖煩而莫能論也臣亦以謂等是取利不許取三分而許取二分此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則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納元數本錢如此始是不取利矣蓋二分之息以為所得多耶固不可多取於民所得不多耶則小利又何足顧何必以此上累聖政○一臣檢詳元降指揮如災傷及五分已上則夏料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六 熙寧下 五

料送納臣竊謂年歲豐凶固不可定其間豐年常少而凶歲常多今所降指揮蓋只言偶然一料災傷耳若連遇三兩料水旱則青苗錢積壓拖欠數多若總遇豐熟卻須一併催納則農民永無豐歲矣至於中小熟之年不該得災傷分數合於本料送納者或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本料尚未送納了當若令又請次料合俵錢數則積壓轉多必難催索臣今欲乞人戶遇災傷本料未曾送納者及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不納者並更不支俵與



次料錢如此則人戶免積壓拖欠州縣免鞭撲催驅官錢免積欠火陌○一臣竊聞議者多以抑配人戶爲患所以朝廷屢降指揮丁寧約束州縣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諸路各有提舉管勾等官往來催促必須盡錢俵散而後止由是言之朝廷雖指揮州縣不得抑逼百姓請錢而提舉等官又卻催促盡數散俵故提舉等官以不能催促盡數散俵爲失職州縣之吏亦以俵錢不盡爲弛慢不才上下不得不遞相督責者勢使之然各不獲已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六 熙寧下 六

也由是言之理難獨責州縣抑配矣以臣愚見欲乞先罷提舉管勾等官不令催督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其所俵錢取民情願專委州縣隨多少散之不得須要盡數亦不必須要闔縣之民戶戶盡請如此則自然無抑配之患矣

右謹具如前臣以衰年昏病不能深識遠慮所見目前止於如此然而青苗之議久已喧然中外羣臣乞行寢罷者不可勝數其所陳以遠利害必已詳盡而無遺矣一日陛下赫然開悟悉

採羣議追還新制一切罷之以便公私天下之幸也若中外所言雖多猶未能感動天聽則見行不使法中有此三事尤繫目下利害如臣畫一所陳伏望聖慈特賜裁擇今取進止  
歐陽修言青苗第二劄子○臣近曾奏爲起請俵散青苗錢不便事數內一件乞遇災傷夏料未納及不係災傷人戶頑猾拖欠者並更不俵散秋料錢數至今未奉指揮臣勘會今年二麥纔方成熟尚未收割已係五月又合俵散秋料錢數竊緣夏料已散錢尚未有一戶送納若又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六 熙寧下 七

俵散秋料錢竊慮積壓拖欠枉有失陷官錢臣已指揮本路諸州軍並令未得俵散秋料錢別候朝廷指揮去後臣伏思除臣近所起請災傷未納及人戶拖欠不納者乞且不俵次料一事外臣今更有愚見不敢緘默臣竊見自俵青苗錢以來議者皆以取利爲非朝廷深惡其說遂命所司條陳申論其言雖煩而終不免於取利然猶有一說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見若夏料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黃不相接之時雖不戶戶闕乏然其間容有不濟者以爲惠政尙有說



焉若秋料錢於五月俵散正是蠶麥成熟人戶不乏之時何名濟闕有是放債取利爾若二麥不熟則夏料尙欠豈宜更俵秋料錢使人戶積壓拖欠以此而言秋料錢可以罷而不散欲望聖慈特賜詳擇伏乞早降指揮今取進止

蘇轍自大名推官上書召對亦除條例司檢詳文字安石出青苗法示之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爲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六 熙寧下 八

縣多事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言漢常平法耳公誠能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

答司馬諫議書○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畧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若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

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若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六 熙寧下 九

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洵也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考畧曰公辨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五事無論其言是否而在已無不達之情可謂簡而明矣其謂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



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而自任以天下之重  
意實在此及觀司馬原書至三千三百餘言之  
多中間雜引經傳及漢唐遺文已居四之一使  
介甫如為未讀書不識字之人雖誦言奚益介  
甫猶為有知識人也又焉用此喋喋為意此必  
非君實之言元祐黨人慣造偽書增添改竄徒  
形醜惡是亦辨姦諸文之類也夫子論友忠告  
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君實如果為介甫深交即  
忠告何患無術末云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  
絕之或詬詈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六 熙寧下 十

者是何言也故曰此必非君實之言外有與魯  
公立書專辨青苗取息亦言之成理然見其利  
不見其害則韓歐二公之言不可廢也  
答曾公立書○某啟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  
不利一與異論羣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  
所言利者為利吾國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  
則檢之野有餓莩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  
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  
半周公豈為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  
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為不請而

請者不可遏終以為不納而納者不可却蓋因  
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  
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  
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為其來日之不可  
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為政非惠而不費  
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  
旱之通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饑不足  
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  
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  
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於法而世之曉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六 熙寧下 十一

上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為如何  
考畧曰王荆公新法其尤為天下世後口實者  
無如青苗法也或曰青苗法善乎曰未可以為  
不善也然則可行乎曰不必其可行也善而不  
可行何哉曰公青苗法之行始見於官鄆縣時  
貸穀出息俾新陳相易而其民便之其後熙寧  
當國所以斷然行之不疑者其法猶是昔年為  
令之法也其心則猶是昔年欲利其民之心也  
豈其至是導君於利與弁有利於一己之私哉  
故當時攻新法者訾之曰征利宜不足以服其



心而所以秉執周禮益堅也夫富民乘貧民之急其息誠有過於二分者矣即公與曾公立書以爲司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雖欲無二分之息不可亦事勢之有必然者使青苗法行誠爲有利而無害則第取二分之息何不可也然而有必不可行者以一縣小而天下大也以天下之大行之則必有抑配之患與積壓之患是故當時抑配有禁矣而官吏以盡數俵錢爲功雖欲不抑配不可得也災傷則有下料造納之條矣而年歲豐凶不常凶之數尤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六 熙寧下 十二

多於豐之數則雖欲不至於累年積壓不能也是二者之患則惟韓魏公歐陽公及蘇子由皆言之詳矣而公猶不聽以至一切鄙之爲流俗則雖謂公之執拗宜也如第以征利攻之不惟非公議法之初心又豈神宗主持必行之本意哉夫神宗亦猶是有欲利其民之心也故吾特錄韓歐二公之疏與子由之言而青苗法可行不可行之本末具是矣而或者以爲當時諸公識見盡出荆公下豈篤論哉吾故曰一縣小而天下大所以行之鄞縣而效行之天下則必擾

禁抑配則必不能盡俵錢盡俵錢則其弊必至於積壓嗚呼盡之矣

穆堂李氏青苗社倉議○朱子社倉之法與青苗同相沿至今近六百年後人以爲朱子之所爲也輒欲仿而行之然往七哲行而輒廢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弊者徒知法爲朱子之法不自量其人非朱子之人則亦青苗之法也蓋奉行其法非一手足之爲烈有監官有鄉官有社首有保正保副有隊長保頭有人吏胥子朱子之始行於崇安也任事之人皆其門生故舊學道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六 熙寧下 十三

君子也今首事者之公正即無媿於朱子而分任其事者非朱子門生故舊之比則其法亦不可得而行也且不獨後之效之者未嘗量度其人即朱子之疏請下其法於諸路亦未嘗量度天下任事之人不能盡如已而分任其事者不能盡如已之門生故舊也則無怪乎其不能行也蓋有治人無治法者古今之通病社倉初行息取十二夏放而冬收與荆公青苗之法無異荆公治鄞嘗自行青苗之法矣鄞之人至今俎豆而尸視之荆公以其爲身所嘗試者他日執



政遂欲施諸天下亦猶朱子請行社倉於諸路而不知奉行者之不能盡如荆公也是故奉行而得其人則青苗亦社倉矣奉行而非其人則社倉卽青苗矣且青苗之法後人畏其名而不敢行社倉之法後人慕其名而亦不能行非獨利之所在任事者難其人卽民亦不能盡如吾意也蘇子由論青苗之弊謂財入民手雖貧民不免妄用及其收也雖富民不免後期如是而敲撲之事煩矣今社倉開報支米漏落增添必送縣斷罪其收米也如有走失必保人均賠是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六 熙寧下 十四

亦不能已於敲撲其與青苗有以異乎且社倉之法與青苗相似此非獨予之私言也朱子爲金華社倉記嘗及之矣其言以爲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論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子程子嘗論之而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云云然則當時固有以青苗疑社倉者而朱子於青苗之法固亦取之矣至謂青苗之所以異於社倉者以其給之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

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疾亟之意而不以憐恤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斯言信耶以予平心觀之則亦未見其爲必然也凡事欲其有舉而無廢非予之以官不可凡官民相出納則金易而穀難惟給之以金故可以於縣而不必於鄉惟不在於鄉故止可給金而不能與穀至於社倉之法漏落增添必送縣斷罪其有走失必保人均賠則亦不能終用鄉人士君子而必歸之官吏其送官必斷罪走失必追賠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六 熙寧下 十五

也則亦不能全用憐恤忠利之心而究亦歸於亟疾推求利害始終之故未見爲此得而彼失也雖然金可以濟民用而不可以救民饑則必以積穀爲主以積穀爲主則必兼用常平之法予已丑禮闈試策嘗備言之又嘗爲家居二倉條約頗可施行然非得任事之人亦不能如志要歸於有治人無治法之二言而已矣  
劉攽貢父與王介甫書○見所與曾公立書論青苗錢大意不覺悵惋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不爲矣然



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爲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  
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人富贍飽  
足樂輸有餘於公以爲名哉公私債負逼迫取  
於已無所有故稱貸出息以濟其急介甫爲政  
不能使民家給人足毋稱貸之患而特開設稱  
貸之法以爲有益於民不亦可羞哉甚非聖人  
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駁雜俗益  
澆薄其取於民者百頭千緒周公之書有之而  
今無者非實無之也推類言之名號不同而已  
矣若又取周公所言以爲未行而行之吾恐不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六

熙寧下

十六

但重複將有四五倍獲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  
過半其非治財者未聞建一語獨此一端守  
之堅如金石將非識其小者近者歟今郡縣之  
吏方以青苗錢爲最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  
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猶能  
小爲方畧以強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  
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  
可止者吾誰欺欺天平凡人臣之納說於時君  
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莫不逆耳難從及至  
勸其爲利取財於民廣肆志意不待辭之畢而

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取遠古事  
言之在唐之時皇甫鏘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  
相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如介  
甫直以周公聖人爲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  
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爲桀跖嚙矢柎  
楊接櫓也商鞅爲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爲漢  
變法後亦殺爲法逆於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  
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爲備百姓不足至其盈  
溢能以代貧下賦役乎府庫旣滿我且見其不  
復爲民矣外之則尙武開斥境十內之則廣游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六

熙寧下

十七

觀崇益宮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  
之勢也介甫一舉事其敝至此可無念哉可無  
念哉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十七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十七 自熙寧四年至熙寧五年

熙寧四年辛亥年五十一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正月王安石請鬻天下廣惠倉田爲三路及京

東常平倉本

二月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士

附歐陽修賀王相公安石拜相啟○伏審榮膺

帝制顯正台司伏惟慶慰伏以史館相公誠明

王荆公年譜考畧 卷十七 熙寧 一

稟粹精履窮微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  
登文陛當萬乘非常之知論道黃扉沃心黼臬  
果被往諸之命遂膺爰立之求左右謀謨方切  
倚衡之任縉紳中外益崇巖石之瞻竊顧病衰  
恪居官守莫陪班謁徒用馳誠春序布和政機  
惟密伏惟上爲邦國精調寢興欣抃之誠叙陳  
罔旣

六月歐陽修以太子少師致仕

綱目修以風節自持旣連被污蟻年六十卽乞  
謝事及守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帝欲復召

執政王安石力詆之乃徙蔡州至是求歸益切  
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  
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  
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考畧曰歐公自治平三年以來因遭濮議蔣之  
奇飛語力求去者數矣至是以老疾致仕續綱  
目乃以歸罪於荆公此皆誣罔之尤而於歐公  
履歷其書具在全未之考也在一郡則壞一郡  
楊中立日錄辨有之是綱目實本於日錄矣  
八月復春秋三傳明經取士

王荆公年譜考畧 卷十七 熙寧 二

除第安國館職謝表○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第  
安國充崇文院校書者書林置職方儲高位之  
材詔板推恩遂假私門之寵在於疵賤實以兢  
慙伏念臣初起孤生非謀膺仕中參近侍特荷  
先朝屬憂患之相仍分湮淪而自棄敢圖收召  
俯暨幽潛服在臣鄰驟冠論思之列思加子弟  
具膺慶賞之延有昧冒於殊私或超踰於常法  
惟數奇之同產嘗久困於稠人第冊西垣比前  
叨於詹獎校文東觀更曲被於明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與善無方使能以類欲阜成於大治



務博取於衆材遂忘形迹之嫌以溥龍光之施  
衰宗既亢唯知上報之難小已易盈彌懼先顛  
之疾臣無任

八月以王雱爲崇政殿說書

辭男雱說書劄子未錄

除雱中允崇政殿說書謝表○臣某言伏蒙聖恩  
授臣男雱守太子中允充崇政殿說書尋具劄  
子辭免蒙降詔書不允者思驟加於私室多所  
越踰事或累於公朝誠難昧冒仰煩睿訓曲喻  
至懷永惟眷獎之殊實重兢慙之至伏念臣首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七 熙寧

三

明召節得侍辭林隨被贊書使陪經幄稍更歲  
月莫補涓埃竊觀上智之日躋內訟淺聞而知  
困況如賤息厥有童心尙迷鑽仰之方豈稱招  
延之禮恕已量主非敢以私而自嫌爲官擇人  
顧雖成命而宜改輒布可辭之義上干難犯之  
成伏蒙皇帝陛下屈體優容垂精寵答謂大人  
照臨之道廣當養以蒙意小夫誦說之智專遽  
忘其賤褒稱備厚訓飭加嚴揣實未安寄顏有  
慙重念自古君臣之相與未有如臣父子之所  
遭蓋當用儒之時尤難講藝之職典謨方御實

參備於討論詰誓未終已繼明於獎擢獲世官  
於閭巷嗣家學于朝廷自非忘軀何以報國知  
人而官以哲慨已誤於明揚委質而教之忠誓  
永肩於素守臣任

史傳云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  
與父謀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  
欲上知自用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  
於市遂傳達於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  
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受詔撰經義又擢天章  
閣待制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七 熙寧

四

考畧曰此妄言也以安石執政之久得君如此  
之專而神宗尙不知其有子能賢哉造謗者作  
僞心勞鄙陋蠢拙一至於此而正史采之此予  
於除中允授正言擢龍圖皆有辭劄謝表而必  
脩錄之也  
置洮河安撫司命王韶主之  
十月罷差役使出錢募役  
熙寧五年壬子年五十二  
三月以內藏庫置錢市易務  
五月辛巳詔以古渭砦爲安遠軍命王韶兼知







之知又曰竊顧病衰恪居官守莫陪班謁徒用  
馳誠夫以伉直如歐公使果有大不說於參政  
之時而復獻諛於爲相之日是豈歐公之所爲  
哉踰年歐公薨而安石爲文祭之於是歐公之  
其人其文其立朝大節其坎坷困頓與夫平生  
知己之感死後臨風想望之情無不具見於其  
中夫以安石之得君如彼其專行新法如彼其  
決曾向所忌於歐公而必欲擠而去之乃生則  
詆其人爲天下大惡而死則譽其爲天下不可  
幾及之人是又豈安石之所爲哉安石謂公仕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七 熙寧 七

宦四十年感世路之崎嶇屯遭困躓竄逐流離  
則實有可指數者公自天聖八年成進士則年  
二十四景祐四年以書切責高若訥貶夷陵縣  
令慶歷五年錢明逸以孤甥女事誣公出知滁  
州而其最甚者莫如治平三年以濮議見攻於  
呂誨彭思永四年以飛語見毀於彭思永蔣之  
奇而且期年之間兩事並發於一時而後時舉  
發飛語之事即爲前時共攻濮議之人自是而  
知亳州知青州知蔡州以至於薨則凡熙寧之  
立四年公未嘗一日立於其朝而公之除外皆

出於自求累年告病則尤在前時於安石何與  
哉在一國則亂一國諸語據揚中立神宗目錄  
辨實出於此書此皆范冲等造謗所爲而後人  
多執此以爲安石罪而於公所辨濮議之萬五  
千言乞根究蔣之奇劄子十餘上曾不一及之  
何也故吾備錄於荆公年譜凡以爲荆公也  
附歐陽修答李詡第二書○修白前辱示書及  
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  
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  
子卒其說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爲說曰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七 熙寧 八

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  
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  
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  
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  
興衰之彙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  
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  
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  
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  
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  
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



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七 熙寧 九

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修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爲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

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爲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爲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汚俗是也故爲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七 熙寧 十

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畧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揚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於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爲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於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於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



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爲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與予言而一之則曉也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附龜山語錄○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七

熙寧

十一

非正若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考畧曰由孔子而來言性者多矣要必以聖言爲法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欲人之慎所習也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過此則皆可習而移矣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惟夫子不言故弟子不可得而聞歐陽子謂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是也自後言性者惟孟軻荀卿揚雄最著三子者其立說不同孟子曰人性善然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四端皆擴而充之荀卿曰人性惡則顯與孟軻異矣然其言禮義法正切於人事者甚詳揚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七

熙寧

十二

子曰人之性善惡混而必曰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是皆重於言習也無悖於孔子則一也故歐陽子曰三子者始異而終同自揚龜山謂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只是率性而已是使聖人所謂習諸賢曰求曰修者皆可棄而不用而中庸修道之謂教一語公然斷絕而不顧又無論矣又曰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是徒欲非薄漢唐推尊唐虞三代不知二典三謨所載成功文章煥乎巍也果性上不添一物者所



能為之乎予愛歐公言性深明乎六經之旨而不僅為三子者作調停之說故嘗喜誦之又怪從來稱道此書者絕少故附錄於此以為讀歐文者之一助至如攻詰荆公學術不遺餘力無如龜山也即所錄此語而龜山一生學術具是矣遂弁入荆公譜中尤宜

八月甲申秦鳳路沿邊安撫司王韶復武勝軍壬辰以武勝軍為鎮洮軍甲辰王韶破木征於鞏令城

與王子醇書一〇某啟得書承勸止萬福良以為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七 熙寧 十三

慰洮河東西蕃漢附集即武勝必為帥府今日築城恐不當小若以目前功多難成城大難守且為一切之計亦宜勿墮舊城審處地勢以待異時增廣城成之後想當分置市易務為蕃巡檢大作廨宇募蕃漢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肆使蕃漢官私兩利則其守必易其集附必速矣因書希詳喻經畫次第秋涼自愛不宣

願方田均稅法  
十月升鎮洮軍為熙州鎮洮軍節度置熙河路十一月河州首領瞎藥等來降以為內殿崇班

賜姓名包約

十二月築熙州南北關及諸堡砦

上五事劄子〇陛下即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千百事而為書具為法立而為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議論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日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羗之眾二十萬獻其地因為熟戶則和戎之策已效矣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則青苗之令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七 熙寧 十四

已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害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傳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若三法者可謂師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後能行古之法此臣所謂大利害者也蓋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籍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則使之家至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



於缺畝苟不得其人而行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鳧居鴈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者數千百年矣今一旦變之使行什伍相維鄰里相屬察姦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則搔之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價之輕重以通商而貫之令民以歲入數萬緡息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七

熙寧

十五

然甚知天下之貨賄未甚行竊恐希功幸賞之人速求成效於年歲之間則吾法隳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緩而謀之則爲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爲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則農時不奪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成則寇亂息而威勢彊矣市易之法成則貨賄通流而國用饒矣考略曰熙河之不可棄前人已論之詳矣青苗嘗行之鄆縣而效而不可行之天下則韓歐劉蘇之言至明也保甲爲萬世良法而役法至宋時大弊數者得其人行之則爲大利非其人行

之則爲大害公固自言之如此曷嘗有意於任用小人而議者動以挾管商之術誚之惡足以知經營天下大計哉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七

熙寧

十六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十八

金裕蔡上翔元鳳



卷十八 自熙寧六年至熙寧七年

熙寧六年癸丑年五十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正月復僖祖爲太廟始祖以配感生帝祧順祖於夾室

考畧曰公廟議劄子已錄於治平四年以格於衆議至是公當國乃始得行也

與王子醇書二〇其啟承已築武勝又討定生羗

王荆公年譜考畧 卷十八 熙寧 一

甚善聞郢成珂等諸酋皆聚所部防拓恩威所加於此可見矣然使久暴露能無勞費恐非所以慰悅衆心令見內附之利謂宜喻成珂等放散其衆量領精壯人馬防拓隨宜犒勞使悉懷惠城成之後更加厚賞人少則賞不費財賜厚則衆樂爲用不知果當如此否請更詳酌蕩除強梗必有穀可獲以供軍有地可募人以爲弓箭手特恐新募未使得力若募選秦鳳涇原舊人投換仍許其家人刺手承占本名官土人員節級更與轉資卽素教之兵足以鎮服初附事

難遙度心所謂然聊試言之爾諸當條奏想不憚煩露次勞苦爲時自愛不宣

二月王韶復河州獲木征妻子

與王子醇書三〇其啓得書喻以禦寇之方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以百全取勝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熙河所急在修守備嚴戒諸將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爲事誠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也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羗察其材者收之爲用今多以錢粟養成卒乃適足備屬羗爲變而未有以事乘常董璁也誠能使

王荆公年譜考畧 卷十八 熙寧 二

屬羗爲我用則非特無內患亦宜賴其力以乘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畔以能撫養收其用皆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爲本豈肯以多殺斂怨耶喻及青唐旣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理固然也然則近董璁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臨之而宥其罪使討賊自贖隨加厚賞彼亦宜遂爲我用無復與賊合矣與討而驅之使堅附賊爲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服誠能挫董璁則諸羗自服安所事討哉又聞屬羗經討者旣亡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自存



安得不屯聚爲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募之力役及伐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爲幸留意念恤邊事難逢度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春暄爲國自愛不宣

三月置經局命王安石提舉○王雱呂惠卿同修撰

九月詔興水利

岷州首領本令征以其城降王詔入岷州

十月以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御紫宸殿受羣臣賀解服用服玉帶賜安石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八 熙寧 三

百僚賀復熙河路表○臣某等言伏觀修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幅員二千餘里斬獲不順蕃部一萬九千餘人招撫大小蕃族三十餘萬各降附者奮張天兵開斥王土旃旛所指燕及氐羌樓櫓相望誕彌河隴竊以三年鬼方之伐高宗所以濟時六月獯狁之征宣王所以復古政由人舉道與世升伏惟皇帝陛下溫恭而文睿知以武講周唐之百度拔方虎於一言我陵我阿旣飭鷹揚之旅實墉實壑遂平鳥窠之戎用夏變夷以今準古是基新命厥邁往圖臣等均被

明恩具膺榮祿接千歲之統適遭會於斯時上萬年之觴敢愆忘於故事臣無任

賜玉帶謝表○臣某言伏蒙聖恩以收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特加褒諭親解玉帶賜臣者尸臣列侍方臨極辯之朝誓御占傳獨拜非常之賜寵綏狎至懇避弗俞焜耀有加凌兢無措竊以洮河之業兆自聖謨方虎之材進非師錫片言投匭遂察見其有孚衆譽盈庭豫照知其無肯以至緩兵奠食蒐卒第功能畢協於始謀實仰歸於獨斷如臣蕞爾何力有焉伏惟皇帝陛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八 熙寧 四

善貸且成勞謙不伐弛曠瘼之大責錄將明之小忠揚於廣除委以珍御瑟彼英瑤之質煥乎華袞之言臨授用光顧榮踰於古昔退藏惟謹知燕及於雲來施更厚於解衣報敢忘於結草臣無任

和蔡副樞賀平戎慶捷○城郭名王據兩陞軍前一日送降旗羌兵自此無傳箭漢甲如今不解纍幕府上功聯舊代朝廷稱慶具新儀周家道泰西戎喙還見詩人詠串夷  
次韻元厚之平戎慶捷公自注來詩有何人更得



通天帶謀合君心只晉公之句○朝廷今日四夷功先以招懷後殪戎胡地馬牛歸隴底漢人煙火起湟中投戈更講諸儒藝免胄爭趨上將風文武佐時慙吉甫宣王征伐自虜公

次韻王禹玉平戎慶捷○熙河形勢壓西陲不覺連營列漢旗天子坐籌星兩匕將軍歸佩印累匕稱觴別殿傳新曲銜璧名王按舊儀江漢一篇猶未美周宣方事伐淮夷 李雁湖詩注曰是詩此本所有而俗本所無故附錄於補遺 附六月周敦頤卒○考畧曰蘇明允春秋論曰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八 熙寧 五

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邱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豈私一孔邱哉據此則周敦頤邵雍張載卒綱目必特書之何謂也 穆堂初稿跋朱子再定太極通書後序○朱子再序太極通書稱其所為濂溪事狀註云蒲左丞墓碣載先生稱頌新政反復數十言恐非其實類皆削去予讀之而不勝三歎也蓋好惡之偏異同之見天下之勢既定雖賢者亦轉移其間而不自知也荆公未當國之前天下同舌賢

之惟恐其不為宰相自更新政與眾賢抵牾至元祐盡反其政盡逐其黨始成水火羣小因緣附會復起柄用遂相報復倡紹述之說亦盡逐元祐諸公蓋託名荆公非荆公之意也南渡以後元祐黨禁既開其門人故吏不勝憤怒以攻章蔡為未快乃目荆公為始禍其實蔡京之用由於溫公章惇之師實為康節伊川之謫成于邢恕於荆公何關耶百年之中議論偏頗多失情實凡詆荆公之語文致緣飾惟恐不詳如邵氏聞見錄所記公居鍾山恍惚見雲柳柎云云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八 熙寧 六

生死輪迴之說至妄至陋而名臣言行錄必備載之稱頌荆公之語則刪汰惟恐不盡雖名德如濂溪其稱頌新政之言見於墓碣者亦不使復存則豈非好惡之偏異同之見天下之勢既成雖朱子亦轉移於其間乎若陳瑩中等爭熙寧日錄刪改誣枉其實范冲朱墨史抑揚增損又不知幾何彼此皆任私臆以為去取欲以傳信千古豈可得哉 考畧曰諸儒假茂叔以推抑荆公數矣因穆堂斯跋愈不得不備錄之元祐紹聖之間黨禍蔓



延有甚於漢唐尤在於好惡之不公而議論繁興也蒲左丞親炙濂溪甚以使果以不情之言妄附之則亦誣濂溪甚矣而謂左丞爲之乎自前世稱道荆公之賢者未嘗無人而爲後人所刪汰若此類何可勝數非穆堂熟於史事固不能爲斯文以之錄入譜中是爲一篇大文字

熙寧七年甲寅年五十四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行方田法

乞解機務劄子六 錄一 ○臣以羈旅之孤蒙恩收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八 熙寧 七

錄待舉東府於今四年方陛下有所變更之初內外大小紛然臣實任其罪戾非賴至明辨察臣宜誅斥久矣在臣所當圖報豈敢復有二心徒以今年以來疾病浸加不任勞劇比嘗粗陳懇款未蒙陛下矜從故復黽勉至今而所苦日甚一日方陛下勵精衆治事上皆欲盡理之時乃以昏疲外尸宰事雖聖恩貸善而罪釁日滋至於不可復容則終上累陛下知人之明非特害臣私義而已臣所以昧冒有今日之乞也伏奉宣諭未賜哀矜彷徨屏營不知所措然臣所

乞固已深慮熟計而後敢言與其廢職而至誅則寧違命而獲譴且大臣出入以均勞逸乃是祖宗成憲蓋國論所屬怨惡所歸自昔以擅其事鮮有不遭罪黜然則祖宗所以處大臣不爲無意也臣備位亦已久矣幸蒙全度偶免譴呵實望陛下深念祖宗所以處大臣之宜使臣獲粗安使異時復賜驅策臣愚不敢辭

乞解機務劄子 錄六 臣伏奉聖恩特降中使令臣

入見供職臣之懇誠畧已昧冒天聽高邈未蒙垂惻輒復陳叙仰冀哀憐伏念臣孤遠疵賤衆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八 熙寧 八

之所棄陛下收召拔擢排天下異議而付之以事八年於此矣方陛下興事造功之初羣臣未喻聖志臣當是時志存將順而不知高明疆禦之爲可畏也然聖慮遠大非愚所及任事以來乖失多矣區區夙夜之勞曾未足以酬萬一之至恩今乃以夙擅寵利羣疑並興衆怨總至罪惡之釁將無以免而天又被之疾疾使其意氣昏惰而體力衰疲雖欲彊勉以從事須臾勢所不能然後敢干天威乞解機務竊以謂陛下天地父母宜垂矜憐論其無功則雖可誅閔其有



志則或宜宥終始全度使無後艱而未蒙天慈  
顧哀猶欲強以重任使臣黽勉倘能有補聖時  
則雖滅身毀宗無所避憚顧念終無來效而方  
以危辱上累朝廷此臣所以不敢也陛下明並  
日月何所不燭願賜容光之地稍委照焉則知  
臣之慙也非敢苟忤恩指也臣乞且於東府聽  
候朝旨伏望陛下垂恩早賜裁處臣不任昧死  
干祈激切之至

答手詔留居京師劄子○臣伏奉手詔欲爾京師  
以為論道官宜體朕意速具承命奏來臣才能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八 熙寧 九

淺薄誤蒙陛下拔擢歷職既久無以報稱加以  
精力衰耗而咎釁日積是以冒昧乞解重任幸  
蒙聖恩已賜矜允而繼蒙恩遣呂惠卿傳聖旨  
欲臣且留京師以備顧問臣竊伏惟念父子荷  
知遇誠不忍離左右既又熟計論道之官固非  
所宜且以置之閑地似為可處陛下付託既已  
得人推誠委任足以助成聖治臣義難以更留  
京師以速官謗若陛下付臣便郡臣不敢不勉  
至於異時或賜驅策即臣已嘗面奏所不敢辭  
伏望聖心特賜矜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征營

之至伏取進止

考略曰安石乞解機務劄子凡六上而後允之  
既允矣猶命惠卿傳諭留京師備顧問是何其  
若眷顧之厚而安石猶固辭而去亦非有所不  
悅於其君也史載鄭俠流民圖專為安石新法  
以致太后流涕即帝亦疑之遂罷出知江寧府  
則與諸劄全然不合要之諸史采之雜記遂至  
牽連安國元澤亦多失實予別有所辯論云  
四月乙亥王韶破西蕃於結河川  
乙酉王韶進築珂諾城與蕃兵連戰破之斬首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八 熙寧 十

七千餘級焚三萬餘帳木征率酋長八十餘人  
詣軍門降

丁酉王韶發木征及其家赴闕

與王子醇書四○某啟以不得來問思仰可知木  
征內附熙河無復可慮矣唯當省冗費理財穀  
為經久之計而已上以公功信積著虛懷委任  
疆場之事非復異論所能搖沮公當展意思有  
以報上餘無可疑者也某久曠職事加以疲病  
不能自支幸蒙恩憐得釋重負然相去彌遠不  
勝倦也惟為國自愛幸甚不宣



考略曰王子醇天下奇才也然非荆公立於其朝必不能使之得以盡其才至是而子醇之功成矣卽四書而荆公之才之美亦見玉帶之賜豈漫然哉而議者猶謂鑿空開邊以爲子醇罪於是乎熙河總論尤得詳著於篇

存是樓熙河總論○宋史本傳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試制科不中客遊陝西訪采邊事熙寧元年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八 熙寧 十一

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於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賸征兄弟其能自保耶今唃氏子孫惟董種粗能自立賸征欺巴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於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亶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旣服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

唃氏子孫賸征並盛爲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慕思耳爲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畧以韶管幹秦鳳經畧司機宜文字考畧曰西北邊二虜自古爲中國患以矣宋以忠厚開國而兵威曾不及漢唐遠甚故宋北之竄南之亡無不失於弱以契丹言之太祖太宗之世嘗苦於兵矣及平景德元年澶淵議和雖曰兵革不用其民得賴以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八 熙寧 十二

少息自是而增歲幣求割地若小侯之事大國無敢不從非地不廣兵不足而實謀臣猛將無其人非德不忍而其力不足以校之也若夫西夏自繼遷德明以來叛服不常延及寶元慶歷而元昊寇邊益急雖韓琦范仲淹迭爲安撫經畧議戰議守而環慶延鄜諸州仍累年救死傷不暇復何有人焉能出一步建一策以窺蘭會河湟之郊哉慶歷初王安石始仕親見兵連禍結民勞財匱此正君臣旰食不遑士具智謀材武者所宜効命之秋也及夫王韶開熙河議者



以啟邊釁罪之而尤以主韶議大為安石罪夫開釁者謂敵本無釁而自我開之也曷亦問繼遷德明元昊六七十年間其用兵不已當時執國命者果誰為開之乎抑釁由敵開而我雖欲不應之其勢有必不能也且秦築長城起於臨洮漢置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金城五郡所謂斷匈奴右臂者即今甘涼沙肅地熙河一路不獨關西戎貢獻往來通塞而逼近秦隴實為中國藩屏要害也蓋自祥符間德明攻河州甘州宗哥及秦州緣邊熟戶景祐元年元昊攻環慶路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八 熙寧 十三

二年攻唃廝囉取瓜肅沙三州元昊欲南侵恐唃廝囉制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當是時也譬如甲與乙遇鬪於塗甲自知其不敵疾走而避之捷戶以守之而攘臂者猶在門彼德明元昊數攻唃廝囉宗哥其勢將及我秦隴亦何以異此然則欲禦西夏必開熙河開熙河必取唃廝囉諸羌所以絕夏人南侵莫切於此也夫不計夏人南侵為中國大患而罪王韶開邊釁又罪安石主韶策不知王韶有功而無罪而其進亦非由安石也韶嘗客遊陝西訪采邊事熙

寧元年所上平戎策安石尚未當國而韶以書生知兵誠為不世出之才而謀必勝攻必克宋世文臣籌邊功未有過焉者也且安石亦有功而無罪夫韶雖不由安石而進然非安石當國策雖善必且見沮於庸人之口而神宗用之不專亦不能使韶有成功及其平戎獻捷安石有玉帶之賜則神宗固以首功歸安石後人雖欲以是舉安石亦安石所不必辭也故曰安石亦有功而無罪元祐攻新法者無事不為安石罪以故司馬光變新法殆盡乃并欲舉熙河而廢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八 熙寧 十四

之時有孫路執圖以進曰若如此則陝西一道危矣光乃止嗚呼王韶所上平戎策則與前時盛度所上西域圖合矣盛度未見之行事不可謂非陰雨綢繆之計也王韶見之行事已能成功而顧以鑿空開邊議之豈盛度孫路所言皆非耶盛度獻西域圖在真宗之世先王韶孫路出輿地圖在元祐之初王韶既沒之後且予考漢靈帝時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傳燮曰司徒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鄴商別



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以爲斷匈奴右臂  
今使一州叛逆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若使  
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作亂此國  
家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由是言之河西爲夏  
人所必爭之地其不可棄漢之傳爨又先盛度  
王韶孫路言之矣後人爲王韶罪而尤深罪王  
安石觀安石與子醇四書皆仁義之言王者之  
師其安邊善後雖趙充國議屯田事宜無以過  
而議者以開邊啟釁至今猶曉也不已卽司馬  
溫公更新法欲并棄熙河路元祐事勢相激亦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八 熙寧 十五

可以睹其槩矣故吾備錄盛度孫路二公之言  
見於本傳者以俟考古者詳焉盛度字公量世  
君應天府後徙杭州餘杭縣度舉進士累遷尚  
書屯田員外郎奉使陝西因覽疆域參質漢唐  
故地繪爲西域圖以獻度嘗奏事便殿真宗問  
其所上西域圖度因言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  
城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  
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捉襟帶相屬烽火  
相望其爲形勢備禦之道至矣唐始制節度後  
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故有河山之險而不能

固有甲兵之利而不能禦今復繪山川道路壁  
壘區聚爲河西隴右圖願脩上覽真宗稱其博  
學孫路字正甫開封人進士及第元祐初爲吏  
部禮部員外郎司馬光將棄河湟邢恕謂光曰  
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孫路在彼四年其行止  
足信可問也光亟召問路挾輿地圖示光自北  
遠至熙州繞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  
關關土百八十里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  
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幡然曰賴以訪君  
不然幾誤國事議遂止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八 熙寧 十六

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謝上表○臣某言伏奉制  
命授臣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軍府事  
臣已於六月十五日到任訖久妨賢路上百聖  
時苟逃放殛之刑更濫褒揚之典逸其大馬將  
盡之力寵以邱墓所寄之邦仰荷恩私皆踰分  
願臣操行不足以悅衆學術不足以趨時獨知  
義命之安敢望功名之會值遭興運總領繁機  
惟睿廣之日躋顧卑凡而坐困秋水方至因知  
海若之難窮大明旣升豈宜燭火之弗熄加以  
精力耗於事爲之衆罪戾積於歲月之多雖恃



含垢之寬終懷履餽之懼伏蒙陛下志存善貸  
為在曲成記其事國之微誠閱其籲天之至懇  
撓黜幽之常法示從欲之至仁經體贊元厥任  
莫追於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尚異於方來臣無  
任

遺書唐棣語錄○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見教授  
夏侯旄甚嘆服曰前日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  
既問却不管他好惡須與盡說與之學之入染  
習深不是盡說力詆介甫無緣得他覺悟亦曾  
說以上六十六字名臣錄削去 介甫不知事君道理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八 熙寧 十七

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  
既至因知海若之難窮大明既升豈宜燭火之  
不熄皆是意思常要已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  
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  
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  
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  
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為皆是臣職所當  
為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  
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為孝有餘也臣子  
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如說曾子只

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 以上  
六十七字名臣錄削去 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  
亦自以為報君足矣當時所為蓋不誠意嘉仲  
曰陳瓘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却未見其  
已

考略曰遺書唐棣語錄謂介甫不知事君道理  
在於謝上表文秋水方至四語吾試有以詰之  
表文曰惟唐虞之日躋稱若也顧甲凡而坐困  
自謂也秋水方至因知海若之無窮稱若也猶  
惟唐虞日躋之意大明既升豈宜燭火之弗熄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八 熙寧 十八

自謂也猶顧甲凡坐困之意若謂意思只要樂  
子之無知又云意思嘗要已在人主上雖再四  
索之欲求髣髴毫釐之相肖不能也而又益之  
以經義夫禮記成於漢儒之手紀載異同不一  
者多矣若明堂位禮運祭統則皆並列而為經  
而累朝用之以取士者也明堂位祭統言賜周  
公以天子之禮樂甚詳而禮運援孔子周公其  
衰一語以為非禮之證是亦禮經異同不一之  
一端也使說者果有見於禮運之言是明堂位  
祭統之言非是亦以經攻經雖自謂能通經可



也如第以介甫之言爲非則亦遵用祭統明堂位太確其過猶在尊經耳此與楊龜山熙寧日錄辨同於譏切介甫而皆不及此何也乃因言事君不知道理而又忽及於事親尤怪甚夫曰介甫不知事若道理猶是一人之私言而非介甫實事也而即揣摩料度以爲平日事親最孝亦非真是又將以實行之美者必推而內之於惡似此諛心之論何在不可以加人又豈忠厚之道仁人君子所忍言哉且其言曰介甫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此亦一人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八 熙寧

十九

私言而非介甫之實事而乃援曾子事親曰不言有餘只言可矣是又以孝有餘一言若親出於介甫之口何也曾子養志祇是能孝之一節而乃以孟子之所謂可者槩從而可之是謂善讀孟子者乎閱前六十六字不知何所從來弁不能得其句讀而名臣言行錄刪之末後四十七字亦不知其所如往名臣錄又刪之既刪之曷爲猶盡錄之刪之者不爲無意而盡錄者尤必欲使人共見之也

中使傳宣撫問弁賜湯藥及撫慰安國第亡謝表

○臣某言便蕃曲澤雖遠不忘晚晚餘年懼終莫報伏念臣辭恩機要藏疾里閭既疲瘵之未夷顧憂傷之重至仰煩眷獎特示閔憐中飭使軺備宣恩厚寵頒藥物深念衰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俯矜舊物曲軫睿慈始終顧遇之私人知無替存沒榮懷之感情實難勝臣無任

考畧曰安國卒於八月十七日此亦一證也諸家紀載謬妄已於辨姦卷內言之詳矣

穆堂初稿書宋名臣言行錄後 錄節 ○稗官小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八 熙寧

二十

說多出於傳聞或好事者附會爲新奇可喜之論聊資談諢甚或仇人怨家詆謔正人如錢氏私志之毀歐公王銍默記謗及太祖太宗碧雲駮托名梅堯臣歷詆有宋諸君子尤可駭嘆論世者宜加排斥而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書楊貴妃安祿山事乃雜取開元天寶遺事諸小說入之不知新舊唐書俱無是也古之修史者必取於日歷實錄起居注聖政實訓及章奏圖籍而野史不與故猶爲可信至宋史穢雜出說部書者十之四五而史亦不可信矣天下所共信



者考亭朱子然觀其所為宋名臣言行錄亦止  
出于一時稗官小說往七一事三四見而毫無  
別擇如所采王荆公與弟平甫放鄭聲遠佞人  
之論一篇三見參差互異筆錄則以為公為參  
政因閱晏元獻小詞笑曰宰相而作艷辭可乎  
平甫曰亦偶然耳呂惠卿為館職在坐曰為政  
必放鄭聲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  
以為議已自是與平甫相失聞見錄則謂公與  
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於內公諭之曰請學士  
放鄭聲平甫即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八 熙寧 廿一

之而記聞則以平甫為西京國子監教授溺於  
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  
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三條並載語殊事異一  
鄭聲也或以為指小詞或以為溺聲色或以為  
吹笛放鄭聲一言或以為出於惠卿或以為出  
於荆公參差如此不加論斷覽者將何所徵信  
耶然宋史為平甫傳取記聞聲色之說而附以  
聞見錄惠卿深銜之語蓋亦撮取名臣言行錄  
為之徒以朱子所錄為必可信不知其雜然並  
存而漫無別擇宋史王雱傳囚首攜婦人冠及

臬韓琦富弼等語亦悉本朱子采邵氏聞見錄  
其又可信耶聞見錄記雱死後公坐鍾山恍惚  
見雱荷枷杻等語朱子亦采之是生死輪迴之  
妄亦未了然其可據以為實耶然則修史者其  
必以實錄章奏及部院案牘為據而稗官小說  
斷七乎無所用之也  
考畧曰宋史多采稗官小說而介甫受穢為最  
甚則有一事而立說互異至於五六者皆出於  
無稽之言放鄭聲三說穆堂謂筆錄猶為近之  
似亦不必為之辯末云名臣言行錄未必盡出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八 熙寧 廿

於考亭之手以藝文志考之是固然然讀二陳  
遺墨其臚列醜惡尤有甚焉亦似不必為之辨  
故不錄  
差張謬醫男雱謝表○臣某言伏蒙聖慈特差中  
使傳宣撫問并賜臣男雱湯藥押冲靜處士張  
謬至本府醫治者叢爾餘生備叨眷撫爾然賤  
息更荷哀憐臣初乏將明之材適遭開泰之運  
父子並蒙寵獎臣鄰莫與等夷去闕以來歷時  
未久問勞狎至憂軫俯加以察父之鴻私施具  
臣之晚節但慙疲曳莫副馳驅冀憑天地之恩



得全駒犢之命永依鞭策共誓糜捐臣無任  
考畧曰安石歸金陵未久而神宗撫問賜藥既  
撫慰其弟之亡又命醫其子之疾其眷顧稠疊  
不啻家人父子矣東軒筆錄載王雱自崇政殿  
說書除待制已在病中不及告謝而從其父荆  
公出金陵越明年荆公再秉政舟至鎮江雱勉  
乘馬先入東府翊日疾再作歲餘遂卒竟不及  
告謝而跨絨坐者止得一日據此則元澤得病  
甚火在京師又無幾時益知發其私書皆雱所  
爲因恚死疽皆非其實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八 熙寧

廿三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十九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十九 自熙寧八年至熙寧九年熙寧十年上

熙寧八年乙卯年五十五

八年春正月竄鄭俠於英州罷叅知政事馮京  
放秘閣校理王安國於田里○考畧曰此綱目  
大謬也特錄之

二月癸酉以王安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六月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義於學官

周禮義序○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九 熙寧

一

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  
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  
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  
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  
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  
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  
之庚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  
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  
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  
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



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  
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  
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  
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齊七乎鄉六服承德  
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  
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  
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  
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右司以待制詔  
頒焉謹序

蔡條鐵園山叢談○王元澤奉詔修三經義時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九 熙寧 二

王介甫丞相為提舉蓋以相臣之重所以假命  
於其子也吾後見魯公與文正公二父相與談  
往事則每云詩書蓋出元澤暨諸門弟子手至  
若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為之筆削者及政和時  
有司上言天府所籍吳氏資居檢校庫而吳氏  
者王丞相之嫗家也且多有王丞相文書於是  
朝廷悉命藏諸秘閣用是吾得見之周禮新義  
筆跡猶斜風細雨誠介甫親書而後知二公之  
說信  
簡明錄○周禮新義十六本附考工記解二卷

宋王安石撰原本以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惟  
闕地官夏官其考工記解則鄭宗顏輯安石字  
說所補也

考畧曰三經義安石實董周官而詩書則以子  
雱訓其辭見於三序甚明公行新法多本於周  
官其上五事劄子保甲雇役市易亦然不獨青  
苗也原其初意直欲比跡成周所謂四時之運  
陽陰積而成寒暑真有周監二代之意毀者徒  
謂祖宗之法不可變是豈足以論聖君賢相經  
營天下大計哉且有治人無治法公嘗自言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九 熙寧 三

矣不得其人以治之即周禮亦足以誤國又何  
必牽引五均六筦而與王莽共誚之也  
詩義序○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  
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  
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為之序  
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  
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  
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  
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  
衰以迄於今泯七紛七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



讀本

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與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其之顧臣等所聞如燭火焉豈足以與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械樸之作人以壽考為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續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書義序○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九

熙寧

四

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為愧歎謹序

考畧曰朱氏經義考載楊時三經辯十卷專辯王安石詩書周禮三經義之失又書義辨疑一卷其書專攻王雱之失朱氏俱載未見今考世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九

所傳龜山集亦無有然龜山書義辨疑其自序有曰書存者五十九篇予竊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中間援引汗漫則皆北宋以前儒者所未道後之君子試平心讀之是豈足以攻安石之失者哉

六月以王安石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辭僕射劄子三錄一○臣伏奉制恩以提舉修撰

經義了畢特授臣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

食邑實封承命惶怖已曾面辭宣喻稠疊未垂

聽允伏念臣特蒙陛下知遇任使實以稍知經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九

熙寧

五

術叨塵非一每愧無功更以訓釋微勞過受褒遷殊禮格之公論孰以為宜況在私誠尤難安此伏望陛下俯昭惻愍特賜哀憐追還誤恩以保危拙謹具劄子陳免以聞

除左僕射謝表未錄

辭男雱授龍圖劄子三錄一○臣伏承聖恩以修

撰經義罷局除臣男雱龍圖閣直學士臣雖已

懇辭未蒙昭察伏念臣男雱誤受之陛下知獎

特以粗知承學比奉聖旨撰進經義尚未了畢

遂自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擢授右正言充天

四九七



章閣待制兼侍講當是時所叨恩命已駭眾人  
觀聽在臣父子已所難安伏蒙宣諭令臣更勿  
辭免臣亦以謂聖恩錄進書微効遂不敢辭自  
爾以來勞以疾病隨臣不復與聞經義職事今  
茲罷局在勞更無尺寸可紀之勞不知何名更  
受褒賞非特於臣父子私義所不敢安竊恐朝  
廷賞罰之公如此極爲有累伏望聖慈察臣懇  
悃追寢誤息非特臣父子曲蒙保全亦免眾人  
於聖政有所譏議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九 熙寧 六

出金陵復反京師此亦一證也

六月戊午太師魏國公韓琦薨己未以琦配饗  
英宗廟庭

韓忠獻挽詞二首○心期自與衆人殊骨相知非  
淺丈夫獨幹斗杓環帝座親扶日轂上天衢鋤  
耨萬生山無盜袞纈三朝國有儒爽氣忽隨秋  
露盡謾憑陳迹在龜趺○兩朝身與國安危典  
策哀榮此一時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頽果見哲  
人萎英姿爽氣歸圖畫茂德元勳在鼎彝幕府  
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輜

考畧曰韓魏公歷相三朝一代偉人見於介甫  
內制賀啓挽詞非魏公不足以當之而亦非介  
甫不能爲此文乃聞見錄曰幕府少年今白髮  
傷心無路送靈輜猶不忘少年之語是徒欲實  
介甫平日詆毀魏公爲果有是事伯溫造謗乖  
妄何爲一至於此也  
九月王安石兼修國史  
十月呂惠卿罷知陳州  
罷手實法  
十二月天章閣待制趙高爲安南道招討使嘉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九 熙寧 七

州防禦使李憲副之以討交趾

勅勝交趾○勅交州管内溪峒軍民官吏等眷惟  
安南世受王爵撫納之厚實自先朝含容厥愆  
以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國之紀  
刑茲無赦致天之討師則有名已差吏部員外  
郎充天章閣待制趙高充安南道行營馬步軍  
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兼廣南安撫使助宣  
使嘉州防禦使入內七侍省都押班李憲克副  
使龍衛四廂都總管指揮使忠州刺史燕達克  
副都總管順時興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已兆



布新之祥人知侮亡咸懷敵愾之氣然王師所至弗逆克奔咨爾士庶以淪塗炭如能諭王內附率衆自歸爵祿賞賜當倍常科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德幼稚政非已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衆聽無惑比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橫賦到卽蠲除冀我方永爲樂土

考畧曰宋自慶歷以來儂智高寇邕州自是南方不靖交趾亦數寇邊矣至是陷欽廉邕三州其勢尤岌也史書載謀得交趾露布言中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九

熙寧

八

作青苗助役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公大怒自草勅榜誡之夫中國行新法數年只聞臣僚交攻於朝而閭閻未有揭竿者卽外夷假異說爲兵端亦斷也不及此榜文真王者之師仁人之言與所謂大怒以詆何大不相肖也造謗者於荆公無之而不毀而正史采之抑何不近人情至此耶

朱翌猗覺寮雜志○元厚之與介甫詩云陳前與服齋桓傳拜後金珠有魯公是時修三經義成有賜予元澤亦加職厚之此詩爲切當桓榮

就正

以所賜與服陳之前曰此穆古之力也公羊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熙寧九年丙辰年五十六

七月王學卒或曰九月

考略曰史載王元澤事其最醜惡者多出於邵氏聞見錄穆堂先生嘗憤之爲考其歲月毫無一實是矣予尤不可以無辯荆公才高一世其志存經濟自少時而已然矣慶歷二年成進士其送孫正之序卽云欲使真儒效見於天下皇祐三年文彥博初薦安石則稱其有時才自後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九

熙寧

九

所著三司副使題名記江東使還上皇帝書所欲改易法度卽後來新法所由見端也旣秉國政而議行新法固無人導之於前而亦無有人能撓之於後故後世言新法者以呂惠卿爲黨而實非由於惠卿觀其後與惠卿書曰舉朝譁譁公獨助我則亦祇言助之而已故當時攻新法者亦祇與安石爲敵卽間有攻惠卿者而究爲攻安石也熙寧七年公歸金陵而惠卿叛公始創行手實法則旣非公意公再相而手實法亦除若其子元澤治平四年成進士卽爲旌德



尉荆公尙未秉政四年元澤除崇政殿說書則新法之行已以此爲右正言同修經義元澤久在病中亦無一時干及新政故終熙寧元豐之世凡元澤生前死後無有一人議之者自邵氏私書出而梟韓富之首一語名臣言行錄采之讀二陳遺墨又和之正史遂從而錄之而後世相傳以爲信史矣又曰凡安石不近人情之事皆其子雱導之不知所謂凡事者毫無一實事是又妄襲辨姦一語而轉輾附和如此也

讀本

題雱祠堂

公自注 在寶公塔院○斯文實有寄天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九 熙寧

十

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摧煙畱衰草恨風造暮林哀豈謂登臨處颺然獨往來考畧曰李注云臨川李子經謂此詩屬王逢原恐非且援引他書甚辨以爲必公爲父子而作無疑予謂雱固未必有祠卽題祠又何必詳注之曰在寶公塔院此則題之有可疑者也豈謂登臨處飄然獨往來尤不合父子悼亡語則李子經謂屬王逢原或亦必有所據然此詩爲世所口實以矣故不得不並錄之

與參政王禹玉書○某啓越宿伏惟台候萬福某

讀本

少尸宰事每念無以塞責而比者憂患之餘衰疹浸加自惟身事漫不省察持此謀國其能無所曠廢以稱主上任用之意乎況自春以來求解職事至於四五今則疾病日甚必無復任事之理仰恃契眷謂宜少敦僚友之義曲爲開陳使得早遂所欲而不宜廸上見畱以重某通慢之罪也區區之懷言不能盡惟望深賜矜憐而已不宣○其二某啟繼蒙賜臨傳諭聖訓徬徨踧踖無所容措某羈孤無助遭值大聖獨排衆毀付以宰事苟利於國豈辭糜殞顧自念行不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九 熙寧

十一

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且據勢重而任事以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蓋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通慢之誅欲及學辰未積得優游里閭爲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伏惟明公方佐佑大政上爲朝廷公論下及僚友私計謂宜少垂念慮特賜敷陳某既不獲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書不能



傳惟加憫察幸甚不宣

考畧曰公於八年二月再相九年春即辭至四五以之既不得請復乞同僚以助之是神宗之於安石可謂恩誼至渥矣而史書乃曰及子雱死請解機務上益厭之罷知江寧府何其妄耶陳瑩中曰神宗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屏迹金陵棄置不召者十載是又以棄置誣神宗也夫以安石決去至此而尚可以復召哉自是而公歸矣既得長爲聖世知止不殆之臣亦獲遂其平日富貴浮雲之思每讀公此書輒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九 熙寧 十一

爲反復流連想見其人孟子曰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後之好爲議論者其於公書何如也

十月王安石罷判江寧府以吳充監修國史王珪爲集賢殿大學士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熙寧十年丁巳年五十七

相鶴經○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六十三年小變百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生三年頂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夜十二時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泥水不能汗百六年雌雄相視

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產爲仙人之騏驎也夫聲聞於天故頂赤食於水故喙長輕於前故毛豐而肉疎修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也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清崇也其相曰隆鼻短喙則少瞑露睛赤白則視遠長頸竦身則能鳴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盤腹會舞高脰促節足力其文李浮邱伯授王子晉又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淮南公采藥得之遂傳於近代熙寧十年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九 熙寧 十三

正月一日臨川王其筆

辭免使相判江寧府表二錄一○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檢校太傅依前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充鎮南節度管内觀察處置使判江寧府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者思典有加事勞弗稱陳力况難於黽勉輸情終冀於矜哀伏念臣晚出窮鄉首陪典運恕心量已雖知容膝之易安營職趨時更似絕筋而稱力既及既衰而成疾重遭憂釁以傷生姑



欲補完唯當休惕若任州藩之寄仍兼將相之崇是為擇地以自營非復顧天之素志伏望皇帝陛下追還渙號俯徇愚衷許守本官退依先壘儻憐積歲參大議於廣朝或賜誤恩食舊勞於外觀尚繫眷獎非敢干祈臣無任

朱炎傳聖旨令視府事謝表○臣某言二月二日提舉江南路太常丞朱炎傳聖旨令臣便視府事者使指遼臻訓詞俯逮敢圖衰疾尚誤眷存伏念臣曲荷搜揚孤付屬有能必獻未嘗擇事而辭難無力可陳乃始籲天而求俟然方焦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九 熙寧 十四

思有為之日以此懷恩未報之身苟營燕安豈免慙悸伏蒙陛下仁惟求舊義不忘遐乃因乘輅將命之臣更喻推轂授方之意踣屨無用誠弗忍於棄捐朽株匪材尚奚勝於器使永惟獎勵徒誓糜捐臣無任

六月王安石以使相為集禧觀使

除集禧觀使乞免使相表 未錄

李友詢傳宣撫問及賜湯藥謝表○臣某言伏奉聖慈特差李友詢扶護亡男塋棺柩到府并撫問者孤臣特荷慈憐未獲捐軀報德賤息比叨

寵獎復以遺骨累息伏念臣釁積自躬凶流及嗣因仍積歲藏厝不時敢謂私憂上貽聖慮伏蒙皇帝陛下飭遣親使護致棺使亡子之魂即安於窀穸天性之愛得盡於暮年申之訓辭撫以藥物眷被終始施兼存亡銘骨不足以叙欲報之心瀝肝不足以繼感泣之血獨恨既愆之力莫知自效之方臣無任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九 熙寧 十五

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期不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為廉所不為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為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為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已而問焉使莅諫職以觀其迪已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



就正

俗而適已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  
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  
可得也

考峇曰予觀劉原父雜錄所載夷甫行誼甚詳  
予已錄入嘉祐二年是時夷甫聲名已大著於  
賢公鄉間矣歐公自治平三年至熙寧三年所  
與夷甫詩及尺牘十餘條歐公長夷甫六年而  
乃稱之曰常夫子又曰願得幅巾杖屨以從先  
生長者遊夷甫長介甫二年固常與深交講學  
者也乃於其卒也亦稱之曰公而夷甫之賢可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九 熙寧

十六

知英治平四年神宗初立九月以王安石為翰  
林學士十月詔將作監王簿常秩赴闕此非安  
石所薦而夷甫猶在類數年至熙寧四年乃始  
入朝而新法已徧行於天下介甫固無藉夷甫  
為之助而夷甫官諫職學政尤於新法無與也  
史稱秩初隱居既不肯仕安石為相一召即起  
其為全屬虛妄可知也即夷甫清風高節進退  
有道數十年間不改其操又可於斯表見之矣  
史又稱秩長於春秋至斥孫復所學為不近人  
情著講解十餘篇自謂聖人之道皆在於是及

就正

安石廢春秋盡諱其學是又從彭氏墨客揮犀  
所采而入之者也於此又有為之說者曰予謂  
秩與种放皆穿窬小人而無識者猶載之隱逸  
傳不大謬耶嗚呼夷甫為當世大賢生前見推  
於原父永叔死後獲表於介甫而王氏從六百  
餘年後未嘗親見其人徒信小說戲言而遽斥  
之為穿窬小人則吾不知有識者又將置斯人  
於何等也吾嘗徧閱宋史及南渡後諸雜說凡  
屬與安石遊者無不盡遭詆毀故雖名德如夷  
甫博學如崔公度皆不免焉觀其所綴於二人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十九 熙寧

十七

傳末皆閭巷小兒穢褻不堪之談而筆之於史  
何也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二十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二十 熙寧十年下

熙寧十年丁巳

洪範傳一卷

考略曰荆公三經義字說大喪於元祐黨人之  
手故後世無傳惟洪範傳以入於臨川集百卷  
中幸存其進御覽必在於元豐之世又無年月  
日可考故錄於熙之末豐之首

洪範傳○五行天所以命萬物者也故初一日五

王荆公年譜考畧

卷二十 熙寧下

一

行五事人所以繼天道而成性者也故次二曰  
敬用五事五事人君所以修其心治其身者也  
修其心治其身而後可以爲政於天下故次三  
曰農用八政爲政必協之歲月日星辰歷數之  
紀故次四曰協用五紀既協之歲月日星辰歷  
數之紀當立之以天下之中故次五曰建用皇  
極中者所以立本而未足以趨時趨時則中不  
中無常也唯所施之宜而已矣故次六曰又用  
三德有皇極以立本有二德以趨時而人君之  
能事具矣雖然天下之故猶不能無疑也疑則

如之何謀之人以盡其智謀之鬼神以盡其神  
而不專用已也故次七曰明用稽疑雖不專用  
已而參之於人物鬼神然而反身不誠不善則  
明不足以盡人物幽不足以盡鬼神則其在我  
者不可以不思在我者其得失微而難知莫若  
質諸大物之顯而易見且可以爲戒也故次八  
曰念用庶證自五事至於庶証各得其序則五  
福之所集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敬者何  
君子所以直內也言五事之本在人心而已農

王荆公年譜考畧

卷二十 熙寧下

二

者何厚也言君子之道施於有政取諸此以厚  
彼而已有本以保常而後可立也故皇極曰建  
有變以趨時而後可治也故三德曰又嚮者慕  
而欲其至也威者畏而欲其亡也五行一曰水  
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何也五行也者  
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者  
也是故謂之行天一生水其於物爲精精者一  
之所生也地二生火其於物爲神匕者有精而  
後從之者也天三生木其於物爲魂匕從神者  
也地四生金其於物爲魄匕者有魂而後從之



者也天五生土其於物爲意精神魂魄具而後有意自天一至於天五五行之生數也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其成之者皆五五者天数之中也蓋中者所以成物也道立於兩成於三變於五而天地之數具其爲十也耦之而已蓋五行之爲物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柔一剛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惡有醜有好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萬

王荊公年譜考略

卷二十一

熙寧下

三

物之變遂至於無窮其相生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語器也以相治故序六府以相克語時也以相繼故序盛德所在以相生洪範語道與命故其序與語器與時者異也道者萬物莫不由之者也命者萬物莫不聽之者也器者道之散時者命之運由於道聽於命而不知者百姓也由於道聽於命而知之者君子也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之至神爲能與於此夫火之於水妻道也其於土母道也故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

精唯天下之至精爲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之所爲在我而已是故能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何也北方陰極而生寒七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七生火故水潤而火炎水下而火上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七生木七者陽中也故能變能變故曲直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七生金七者陰中也故能化能化故從革中央陰陽交而生濕七生土土者陰陽冲氣之所生也故發之而爲稼

王荊公年譜考略

卷二十一

熙寧下

四

斂之而爲穡曰者所以命其物爰者言於之稼穡而已潤者性也炎者氣也上下者位也曲直者形也從革者材也稼穡者人事也冬物之性復七者性之所故於水言其性夏物之氣交七者氣之時故於火言其氣陽極上陰極下而後各得其位故於水言其位春物之形著故於木言其形秋物之材成故於金言其材中央人之位也故於土言人事水言潤則火熯土溽木敷金斂皆可知也火言炎則水洌土蒸木溫金清皆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



央皆可也推類而反之則曰後曰前曰西曰東曰北曰南皆可也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銳水平皆可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皆可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漁火之爨冶木金之為械器皆可也所謂木變者何灼之而為火爛之而為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能燠能潤能歛此之謂化所謂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所謂火革者何草生以為熟草柔以為剛草剛以為柔此之謂革金亦能化而命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十一 熙寧下 五

曰從革者何可以圓可以平可以銳可以曲直然非火革之則不能自化也是故命之曰從革也夫金陰精之純也是其所以不能自化也蓋天地之用五行也水施之火化之木生之金成之土和之施生以柔化成以剛故木撓而水弱金堅而火悍土堅而濟以和萬物之所以成也奈何終於撓弱而欲以收成物之功哉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寒生水土生鹹故潤下作鹹熱生火土生苦故炎上作苦風生木土生酸故曲直作酸燥生

金土生辛故從革作辛濕生土土生甘故稼穡作甘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則成而耦以耦生則成而奇寒之氣堅故其味可用以稟熱之氣稟故其味可用以堅風之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之氣收故其味可用以散土者冲氣之所生也冲氣則無所不和故其味可用以緩而已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脈稟則和故鹹可以養脈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散則不燥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壅故甘可以養肉堅之而後可以稟收之而後可以散欲緩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十一 熙寧下 六

則用甘不欲則弗用也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能已人之疾者蓋寡矣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父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恭則貌欽故作肅從則言順故作父明則善視故作哲聰則睿聽故作謀睿則思無所不通故作聖五事以思為主而貌最其所後也而其次之如此何也此言修身之序也恭其貌順其言然後可以學而至於哲既哲矣然後能聽而成其謀能謀矣然



後可以思而至於聖思者事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思所以作聖也既聖矣則雖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可也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何也食貨人之所以相生養也故一曰食二曰貨有相生養之道則不可不致孝於鬼神而著不忘其所自故三曰祀有所以相生養之道而知不忘其所自然後能保其居故四曰司空司空所以居民民保其居然後可教故五曰司徒司徒所以教民教之不率

然後俟之以刑戮故六曰司寇自食貨至於司寇而治內者具矣故七曰賓八曰師賓所以接外治師所以接外亂也自食貨至於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空司徒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也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何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上考之星辰下考之歷數然後歲月日時不失其政故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歷者數也數者一二三四五也五紀之所成終而所成

始也非特歷而已先王之舉事也莫不有時其制物也莫不有數有時故莫敢廢有數故莫敢踰蓋堯舜所以同律度量衡協時月正日而天下治者取諸此而已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何也皇君也極中也言君建其有中則萬物得其所故能集五福以敷錫其庶民也惟嗚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何也言庶民以君爲中君保中則民與之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君中則民人中也庶民無淫朋人無比德者惟君爲

中而已蓋君有過行偏政則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矣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何也言民之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其所猷所爲所守之當否所猷所爲所守不協於極亦不罹於咎君則容受之而康汝顏色以誘之不極於極不罹於咎雖未可以錫之福然亦可教者也故當受之而不當譴怒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康而色之謂也其曰我所好者德則其協於極



則非但康汝顏色以受之又當錫之福以勸焉  
如此則人惟君之中矣不言攸好德則錫之福  
而言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何也謂之皇極則  
不爲已甚也攸好德然後錫之福則獲福者寡  
矣是爲已甚而非所以勸也曰予攸好德則錫  
之福則是苟草面以從吾之攸好者吾不深探  
其心而皆錫之福也此之謂皇極之道也無虐  
笑獨而畏高明何也言苟曰好德則雖笑獨必  
進寵之而不虐苟曰不好德則雖高明必辱廢  
之而不畏也蓋笑獨也者衆之所違而虐之者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十一 熙寧下 九

也高明也者衆之所比而畏之者也人君蔽於  
衆而不知自用其福威則不期虐笑獨而笑獨  
實見虐矣不期畏高明而高明實見畏矣笑獨  
見虐而莫勸其作德則爲善者不長高明見畏  
而莫懲其作僞則爲惡者不消善不長惡不消  
人人離德作僞則大亂之道也然則虐笑獨而  
寬朋黨之多畏高明而忽卑晦之賤最人君之  
大戒也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  
也言有能者使在職而羞其材有爲者使在位  
而羞其德則邦昌也人君孰不欲有能者羞其

材有爲者羞其德然曠千數百年而未有一人  
致此蓋聰不明而無以通天下之志誠不至而  
無以同天下之德則智以難知而爲愚者所誦  
賢以寡助而爲不肖者所困雖欲羞其行不可  
得也通天下之志在窮理同天下之德在盡性  
窮理矣故知所謂咎而弗受知所謂德而錫之  
福盡性矣故能不虐笑獨以爲仁不畏高明以  
爲義如是則愚者可誘而爲智也雖不可誘而  
爲智必不使之誦智者矣不肖者可革而爲賢  
也雖不可革而爲賢必不使之困賢者矣夫然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十一 熙寧下 十

後有能有爲者得羞其行而邦賴之以昌也凡  
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  
斯其辜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後善雖  
然徒富之亦不能善也必先治其家使人有好  
於汝家然後人從汝而善也汝弗能使有好於  
汝家則人無所視效而放僻邪侈亦無不爲也  
蓋人君能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後人  
爲之用人爲之用然後可以爲政於天下爲政  
於天下者在乎富之善之而善之必自吾家人  
始所謂自治者惟皇作極是也所謂治人者弗



協於極弗懼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無虐斃獨而畏高明是也所謂人為之用者有能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是也所謂為政於天下者凡厥正人是也既曰能治人則人固已善矣又曰富之然後善何也所謂治人者教化以善之也所謂富之然後善者政以善之也徒教化不能使人善故繼之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徒政亦不能使人善故卒之曰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也於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既言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十一 熙寧下 十一

治家不善不足以正人也又言用人不善不足以正身言崇長不好德之人而錫之福亦用咎作汝而已矣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也無黨無偏王道平也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何也言君所以虛其心平其意唯義所在以會歸其有中者其說以為人君以中道布言是以為彛是以為訓者于天其訓而已夫天之為物也可謂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黨無反

無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蕩也者言乎其大平也者言乎其治大而治終於正直而王道成矣無偏者言乎其居無黨者言乎其所以所居者無偏故能所與者無黨故曰無偏無黨以所與者無黨故能所與者無偏故曰無黨無偏也不已乃至於側陂不已乃至於反始曰無偏無陂者卒義以治心不可以有偏陂也卒曰無反無側者及其成德也以中庸應物則要之使無反側而已路大道也正直中德也始曰義中曰道曰路卒曰正直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十一 熙寧下 十二

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之謂也孔子以為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日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何也好惡者性也天命之謂性作者人為也人為則與性反矣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命有德討有罪皆天也則好惡者豈可以人為哉所謂示之以好惡者性而已矣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何也言凡厥庶民以中道布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其說以為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



王當順而比之以效其所為而不可逆蓋君能順天而效之則民亦順君而效之也二帝三王之誥命未嘗不稱天者所謂于帝其訓也此人之所以化其上也及至後世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而欲人之弗叛也不亦難乎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何也直而不正者有矣以正七直乃所謂正也曲而不直者有矣以直正曲乃所謂直也正直也者變通以趣時而未離剛柔之中者也剛克也者剛勝柔者也柔克也者柔勝剛者也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燮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十一 熙寧下 十三

柔克何也變者和熟上之所為者也友者右助上之所為者也疆者弗柔從上之所為者也弗有者弗右助上之所為者也君七臣七適各當分所謂正直也若承之者所謂柔克也若威之者所謂剛克也蓋先王用此三德於一嘖一笑未嘗或失況以大施於慶賞刑威之際哉故能為之其未有也治之其未亂也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何也言人君之用剛克也沈潛之於內其用柔克也發見之於外其用柔克也抗之以高明其用剛克也養之以卑晦沈潛之於內所以

制姦慝發見之於外所以昭忠善抗之以高明則雖柔過而不廢養之以卑晦則雖剛過而不折易曰道有變動故曰爻七有等故曰物七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吉凶之生豈在夫大哉蓋或一嘖一笑之間而已洪範之言三德與舜典皋陶謨所序不同何也舜典所序以教胥子而皋陶謨所序以知人臣故皆先柔而後剛洪範所序則人君也故獨先剛而後柔至於正直則舜典洪範皆在剛柔之先而皋陶謨乃獨在剛柔之中者教人治人宜皆以正直為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十一 熙寧下 十四

先至於序德之品則正直者中德也固宜在柔剛之中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何也執常以事君者臣道也執權以御臣者君道也三德者君道也作福柔克之事也作威剛克之事也以其伴於神天也是故謂之福作福以懷之作禍以威之言作福則知威之為禍言作威則知福之為懷也皇極者君與臣民共由之者也三德者君之所獨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



有其權必有禮以章其別故惟辟玉食也禮所以定其位權所以固其政下僭禮則上失位下侵權則上失政上失位則亦失政矣上失位失政人所以亂也故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也側頗僻者臣有作福作威之効也僭忒者臣有玉食之効也民側頗僻也易而其僭忒也難民僭忒則人可知也人側頗僻則民可知也其曰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亦若此而已矣於淫朋曰庶民於僭忒曰民而已何也僭忒者民或有焉

而非眾之所能也天子皇王辟皆君也或曰天子或曰皇或曰王或曰辟何也皇極于帝其訓者所以繼天而順之故稱天子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好惡者德故稱王福威者政故稱辟道所以成德德所以立政故言政於三德而稱辟也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則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何也吾所建者道而民所知者德而已矣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何也言有所擇有所建則立卜筮人卜筮

凡七而其為卜者五則其為筮者二可知也先卜而後筮則筮之為正悔亦可知也衍者吉之謂也忒者凶之謂也吉言衍則凶之為耗可知也凶言忒則吉之為當亦可知也此言之法也蓋自始造書則固如此矣福之所以為福者於文從畀七則衍之謂也禍所以為禍者於文從畀七則忒之謂也蓋忒也當也言乎其位衍也耗也言乎其數夫物有吉凶以其位與數而已六五得位矣其為九四所難者數不足故也九四得數矣其為六五所制者位不當故也數衍

而位當者吉數耗而位忒者凶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義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為消長中國夷狄之所以相為強弱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蓋聖人君子以察存亡以御治亂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為百姓之所與者蓋寡矣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卜筮者質諸鬼神其從與違為難知故其占也從眾而已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鄉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何也言人君有大疑則當謀之於已已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鄉士又不足以決然後



謀之於庶民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鬼神鬼神尤人君之所欽也然而謀之反在乎鄉士庶民之後者吾之所疑而謀者人事也必先盡之人然後及鬼神焉固其理也聖人以鬼神為難知而卜筮如此其可信者易曰成天下之亾也者莫大乎蓍龜唯其誠之不至而已矣用其至誠則鬼神其有不應而龜筮其有不告乎汝則從龜從筮從鄉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疆子孫其逢吉何也將有作也心從之而人神之所弗異則有餘慶矣故謂之大同而子孫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十一 熙寧下 十七

其逢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鄉士逆庶民逆吉鄉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鄉士逆吉何也吾之所謀者疑也可以作可以無作然後謂之疑也而從者眾則作而吉也汝則從龜從筮逆鄉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何也尊者從卑者逆故逆者雖眾以作內猶吉也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何也所以謀之心謀之人者盡矣然猶不免於疑則謀及於龜筮故龜筮之所共違不可以有作也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者

何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者自肅時雨若以下是也曰時者自于省惟歲以下是也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何也陰陽和則萬物盡其性極其材言庶草者以為物之尤微而莫養又不自養也而猶蕃廡則萬物得其性皆可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何也雨極備則為常雨暘極備則為常暘風極備則為常風燠極無則為常寒也極無則為常燠此饑饉疾癘之所由作也故曰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十一 熙寧下 十八

咎徵曰在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何也言人君之有五事猶天之有五物也天之有五物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其施之小大緩急無常其所以成物者要之適而已人之有五事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施之大小緩急亦無常其所以成民者亦要之適而已故雨暘燠寒風者五事之證也降而萬物悅者肅也故若時雨然升而萬物理者又也故若時暘然哲者陽也故若時燠然謀者陰也故若時寒然睿其思心無所不通以濟四事



之善者聖也故若時風然狂則蕩故常雨若僭則亢故常暘若豫則解緩故常燠若急則縮粟故常寒若冥其思心無所不入以濟四事之惡者家故常風若也孔子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君子之於人也固常思齊其賢而其不肯爲戒况天者固人君之所當法象也則質諸彼以驗此固其宜也然則世之言災異者非平曰人君固輔相大地以理萬物者也天地萬物不待其常則恐懼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爲天有是變必由我有是舉以致之或以爲

災異自天事耳何豫於我我知修人事而已盖由前之說則蔽而意由後之說則固而怠不蔽不憚不固不怠者亦以天變爲已懼不曰天之有某變必以我爲其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證之意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何也言自王至於師尹猶歲月日三者相繫屬也歲月日有常而不可變所揔大者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不可以僭多自王至於師尹三者亦相繫屬有常而不可變所揔大者亦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亦

不可以僭多故歲月日者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月日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既以歲月日三者之時爲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而王及卿士師尹之職亦皆協之歲月日時之紀焉故歲有會月有要日有成大者省其大而畧小者治其小而詳其小大詳畧得其序則功用興而分職治矣故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小大詳畧失其序則功用無所程分職無所考

故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庶民惟星七有好風星有好雨何也言星之好不一猶庶民之欲不同星之好不一待月而後得其所好而月不能違也庶民之欲不同待卿士而後得其所欲而卿士亦不能違也故星者庶民之証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何也言歲之所以爲歲以日月之有行而歲無爲也猶王之所以爲王亦以卿士師尹之有行而王無爲也春秋者陰陽之中冬夏者陰陽之正陰陽各致其政而後歲成有冬有夏者言歲之成



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言月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星則風雨作而歲功成猶卿士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民則治教政令行而王事立矣書曰天聽自我民聽大視自我民視夫民者天之所不能違也而况於王乎况於卿士乎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何也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故一曰壽少長而有爲也莫不有富之道焉得其常產則富矣故二曰富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康寧矣故三曰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十一 熙寧下 廿一

康寧也夫人君使人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人好德矣故四曰攸好德好德則能以令終故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不考終命謂之凶蚤死謂之短中絕謂之折禍莫大於凶短折疾次之憂次之貧又次之故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凶者考終命之反也短折者壽之反也疾憂者康寧之反也貧者富之反也此四極者使人畏欲而其亡故先言人之所尤畏者而以猶愈者次之夫君人者

使人失其常性又失其常產而繼之以擾則人不好德矣故五曰惡六曰弱惡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柔也九疇曰初曰次而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特以一二數之何也九疇以五行爲初而水之於五行貌之於五事食之於八政歲之於五紀正直之於三德壽凶短折之於五福六極不可以爲初故也或曰箕子之所次自五行至於庶證而今獨曰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於庶證各爽其序則六極之所集何也曰人君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十一 熙寧下 廿二

之於五行也以五事修其性以八政用其材以五紀協其數以皇極建其常以三德治其變以稽疑考其難知以庶證七其失得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得其序則五行固已得其序矣或曰世之不好德而能以令終與好德而不得其死者衆矣今日好德則能以令終何也曰孔子以爲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之於吉凶禍福道其常而已幸而免與不幸而及焉蓋不道也或曰孔子以爲富與貴人之所欲貧與賤人之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



天子至於庶人皆可使慕而欲其至六極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可使畏而欲其亡若夫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於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已則陵犯篡奪之行日起而上下莫安其命矣詩曰肅也宥征袍衾與禍實命不猶蓋王者之世使賤者之安其賤如此夫豈使知貴之爲可慕而欲其至賤之爲可畏而欲其亡乎

書洪範傳後○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十一

熙寧下

廿二

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深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者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于此矣吾可

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虚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也於其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註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也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十一

熙寧下

廿四

孟子則天下固以爲好辨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曉也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進洪範表○臣某言臣聞天下之物小大有彙後先有倫叙者天之道叙之者人之道天命聖人以叙之而聖人必考古成已然後以所嘗學措之事業爲天下利苟非其時道不虛行伏惟皇帝陛下德義之高術智之明足以黜天下之鬼



瓊而與其豪傑以圖堯禹大平之治而朝廷未  
化海內未服綱紀憲令尙或紛如意者殆當考  
箕子之所述以深發獨智趨時應物故也臣嘗  
以蕪廢腐餘之學得備論思勸講之官擢與大  
政又彌寒暑勲績不效俛仰甚慙謹取舊所著  
洪範傳刪潤繕寫輒以草芥之微求裕天地  
考略曰公著洪範傳廣大精微觀於所書傳後  
及所進表其志在垂世立教至矣當時歐陽公  
曾子固王介甫其學同出於一源歐公不信河  
圖洛書而子固以爲不然皇極子固遵前注曰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十一 熙寧下 廿五

大中而介甫曰皇君也庶徵曰肅時雨若曰狂  
常雨若子固亦遵前注曰若順也介甫曰若如  
也且復見於策問尤詳則知君子著書立言皆  
欲傳信後世必不以親昵同異爲嫌又於諸公  
見之矣吾友余之梅臥夫註於不蔽不惹不固  
不怠之次日以天變不足畏誣讖公者真所謂  
狎大人侮聖言之小人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廿一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廿一 自元豐元年元至元豐二年元豐三年

元豐元年戊午年五十八

公以集禧觀使居鍾山

正月以王安石爲尙書左僕射舒國公集禧觀

使

封舒國公謝表○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開府儀  
同三司封舒國公者發號端門外覃慶賜疏恩  
列辟俯逮空冷舞手均歡捫心獨幸伏念臣以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一

孤眷過當即譴訶曠歲籲天尙辭榮而未獲新  
恩賜國仍席寵以有加惟茲邦土之名乃昔宦  
遊之壤小陶聖化非復魯僖之所懲積習仁風  
乃嘗朱邑之見愛鴻私所被朽質更榮此蓋皇  
帝陛下道冒羣才彌天之所覆恩涵庶品弁物  
之所包以釐事脩於郊宮而惠澤均於海宇故  
雖幽屏弗以遐遺顧冒昧之不貲豈糜捐之可  
報臣無任

封舒國公三首○陳迹難尋天柱源疏封投老誤  
明恩國人欲識公歸處楊柳蕭蕭白下門○桐



鄉山遠復川長紫翠連城碧滿隍今日桐鄉誰  
愛我當時我自愛桐鄉○開國桐鄉已白頭國  
人誰復記前游故情但有吳塘水轉入東江向  
我流

除依前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授依前行尚書左僕射充  
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者屢黷天威坐彌年  
所曲從危懇仰荷至慈伏念臣學止求心行多  
違俗少隨官牒徒有志於養親晚誤聖知欲忘  
身而許國疲曳火燎於宰事閔凶適在於私門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二

中解繁機特上煩於矜惻外分憂寄復難強於  
支持方累鴻私更尸殊寵既兢慙於非據輒冒  
昧以終辭伏蒙陛下示以優容屢垂訓獎赦其  
逋慢終賜矜全猶加祕殿之隆名俯慰窮閭之  
衰疾地崇祿厚尚非空食之所宜歲晚力愆雖  
欲捐軀而曷報無臣任

已除觀使乞免使相劄子○臣某衰疾疲曳難於  
自力干恩天聽至於三四逋慢訓獎臯當誅殛  
伏奉勅命就除觀使俯從燕安之願欲猶假非  
分之名器鴻慈覆載不啻天地感激涕泗無言

以諭然以將相之祿養疾於田里歷遐近世勲  
賢未有若斯比例臣愚無狀績効不昭欲以何  
名敢此叨昧且臣蒙陛下識拔序之羣臣之右  
當以粗知分義爲異庸人今若以衰殘向盡之  
年貪非所據豈不自贖素守而仰累陛下知人  
之明伏望聖慈察臣累奏許以本官充使於江  
寧府居在冀蒙慶復終誓糜捐所有勅命臣未  
敢祇受除已具表詳復具陳乞以聞于忤天威  
臣無任

孫珪傳宣許罷節鉞謝表○臣某言二月二十二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三

日江東轉運使孫珪到府伏奉聖慈宣諭以臣  
誠情甚確志不可奪故罷節鉞春時更宜慎愛  
者囊封屢黷特荷矜從使傳載馳重煩慰撫伏  
念臣以尸名寵莫報恩私既逃不職之誅更竊  
無功之祿閉門養疾曾未愁於朝榮擊壤歌時  
顧難忘於聖力伏蒙皇帝陛下義惟求舊仁不  
忘遐故雖替履之遺尚蒙簡記會是筋骸之束  
敢愛糜捐臣無任

添差男旁句當江寧府糧料院謝表○臣某言近  
輒冒昧陳乞男旁句當江寧府糧料院一次伏



蒙特恩添差者去寄臥家猶尸厚祿祈榮及嗣更荷殊私伏念臣汗馬之勞初無可紀砥礪之愛乃敢有言顏雖腆以知慚心固甘於獲譴豈謂陛下矜軒幄之舊錄替屨之微示特出於上恩俾遽叨於世祿繫曲成之造化弗以遐遺徒共誓於糜捐安能仰稱臣無任

題旁詩

仲子正字

○旁近有詩云杜家園上好花

時尚有梅花三兩枝日莫欲歸巖下宿爲貪香雪故來遲俞秀老一見稱賞不已云絕似唐人旁喜作詩如此詩甚工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四

考略曰此詩不知作於何年然云俞秀老一見稱賞則必在公歸鍾山後也旁爲公次子其他無所表見故附錄於此

呈陳和叔

并序

嘉祐末和叔以集賢校理判登聞

鼓院同知太常禮院宅皮場街有園數畝中壘二墩作棹墩表丈北戶臨溝畧行通街旁作小屋毀輜車爲葢某以直集賢院爲三司度支判官以知制誥料察在京刑獄同管勾三班院問度約飯車葢下隨所有無坐臥輒上笑語常至夜如此三歲而和叔遭太夫人憂未幾某亦喪

親以去時永昭陵尙未復土也復與和叔皆蒙今上拔用數會議語皆憂傷之餘責厚事叢無復故情元豐元年某食觀使祿居鍾山南和叔經略廣東道舊故悵然某作詩以叙其事○毀車爲屋僅容身三歲相要薄主人晝寓墩輒常至夜冬泂溝行復尋春南咳不消公歸里蒼墓垂成我喪親後會縱多無此樂山林投老一傷神

附與陳和叔內翰簡○某啓今日承以券致饋喻令來取與和叔交游三十年豈敢復相求於末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五

度然人道所以相交際亦宜粗有禮非苟以參養爲利而已是以不敢拜貺竊恐此非公指然火客於此每以煩費公帑爲慙自是臺無餽不亦善乎餘畱面叙不宣

附黃魯直跋王荆公惠李伯牖錢帖○此帖是唐輔文初捐館時也荆公不甚知人疾痛痲癢於伯牖有此賻卹非常之賜也及伯牖以疾棄官歸金陵又借官屋居之間問其饑寒以釋氏論之似是宿債也考畧曰和叔書不知作於何年遂與直魯跋以



類並附於此明鄭曉室甫嘗曰荆公修身潔行過於韓范富歐夫韓范富歐諸公豈可過哉然以修身潔行言之而一介不取一介不與公實有大過人者黃魯直謂予嘗熟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又跋李伯牖帖曰荆公不甚知人痛癢非所謂一介不以與人乎又與陳和叔書曰人道所以相交際亦宜粗有禮非苟以參養爲利而已非所謂一介不以取諸人乎及公之沒也司馬溫公與呂晦叔書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是其終身守道安貧不改其節所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六

見稱於當世大賢者不一而足後來象山作祠記謂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雪蓋悉與此合皆實錄也後人論荆公者皆棄此勿錄而惟於詆毀亂雜之書悉采錄無遺尙何貴於賢者知人論世乎公與和叔書與魯直之跋特以類附於此然不稍爲別白言之而室甫斯言又不知遭後人痛詈何如矣李注曰此詩有不本在臨川饒家真迹墩作梓廬山文殊像現瑞記○鄱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

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辯乎雖然子既圖之矣予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睹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元豐二年己未年五十九

五月蔡確參知政事

己未耿天隲著作自烏江來予逆沈氏妹於白鷺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七

洲遇雪作此詩寄天隲公自注辛酉冬天隲復來誦此遂書於壁請天隲書所酬於右○朔風積夜雪明發洲渚淨開門望鍾山松石皓相映故人過我宿未盡躋攀興而我方渺然長波一歸艇款段庶可策柴荆當未瞑與子出東岡墻西掃新徑

元豐三年庚申年六十

二月章惇參知政事

四月觀文殿大學士吳充薨

祭吳侍中冲卿文○嗚呼公命在酉長我一時公



先我苗我後公萎中間仕宦有合有離後我所踐公輒仍之出則交轡處則連榻坐卧則並行肩則差豈願敢及天實我貽公之停蓄及所設施有誥有誄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不疑我既憊既句辭能為婚媾之故唯以告悲

考畧曰吳充冲卿建州浦城人元豐三年薨年六十介甫二女長適冲卿子吳安持介甫有酬冲卿詩同官同齒又同科朋友媿婚分最多故祭文曰公命在酉長我一時即雜書或言生於辛酉或明言年六十六及引用白雞事甚多自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八

史書誤載薨年六十八後人不能改正却移生於己未以求合史書何也

王平甫墓○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冲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為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為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為一時賢士大夫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

以母喪不試若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眾州上其行義不報今上即位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為繕書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著作佐郎秘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大理司丞年止於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六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九

十卷妻曾氏子旂旂女婿葉濤處者四女壽有學行知名旂旂亦皆疑也立君社所施庶在於此

香祖筆記曰王介甫狼戾之性見於其詩文可望而知如明妃曲等不一其作平甫墓誌通首無兄弟字亦無一天性語叙述漏畧僅四百餘字雖曰文體謹嚴而人品心術可知唐宋八家文選取之可笑考略曰是說也始於茅順甫評公誌弟平甫墓絕不露兄云云蓋兩不相能而深忌之故耳茅



氏蓋感於遠佞人哭影堂諸說而王氏又因而譏刺益甚也夫稱人之美曰年十二爲銘詩賦論爲一時賢士大夫歎譽曰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曰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曰近臣薦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且稱其有子能賢曰君祉所施庶其在此其敘述詳密如此使非平甫誠賢幾疑兄誌弟墓揄揚太過安見有所謂深忌者而王氏顧曰通首無兄弟字亦無一天性語不知王氏以何者爲天性語所漏畧又爲何事也曾子固作平甫文集序在元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十

豐元年此誌尤在其後誠合而觀之不特子固稱其孝友即介甫爲其兄亦然而今乃曰不相能不惟非毀介甫而亦誣平甫甚矣或曰兄爲弟誌而通首無兄弟字可乎蔡子喞然而笑曰君何問之勤也殆有感於茅氏王氏之言乎誌自有兄弟字而茅氏王氏祇見其所見而不能見其所不見耳何以明其然也公凡爲人誌墓有曰臨川王某爲之銘者固知其爲公文也他文卽無此及其勒石書後亦必曰王某爲之誌以今法求之無不然者豈其勒書以傳後世亦

必弁此而錄之乎公爲長安縣太君王氏墓銘王氏公女弟也通篇稱君無一妹字而其後書曰兄安不爲誌如此弟安上書丹則以是例之平甫誌後亦必書曰兄某爲之誌特於正文有書有不書此所謂茅氏王氏不能見其所不見也公爲金谿吳君墓誌銘吳蕃字彥弼公之舅氏也通首稱君無一舅字惟銘辭末句厥銘維甥訂君實吳錄事黃亦舅氏也通首無甥舅字誌亡兄常父墓通首稱先生無一兄字然則先生卽兄也君卽舅也弟曰君妹亦曰君也何獨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十一

於平甫疑焉以文體言之退之之於李元賓介甫之於王逢原平生交遊深愛所推爲絕倫者也而誌文謹嚴尤異於他人介甫誌吳蕃墓其名字姓氏家世甥舅誌中一切無有悉於銘辭載之祇三十餘字包括無遺此創體也又誌曾子固母夫人墓以其沒甚早不及見其存時故所誌甚畧而於銘詞曰宋且百年江之南有名世者先焉是爲夫人之子塋夫人於此此亦創體也亦祇二十餘字則專道其子之賢而其母愈得藉是以不朽夫爲文而至於簡簡而至於



識愈高力愈大而筆尤奇自七百年來誰復有能繼介甫者吾友黃陂徐子千數爲予言詩詞賦易耳古文常數百年而一人此豈茅氏王氏所知哉使公果爲兄弟不相能則曷不必爲之誌既誌其墓次又稱道其賢若此而惟於不露兄弟字以寓其不相能之意越後數百年乃始有茅氏推見至隱至王氏遂斥爲狠戾爲人品心術可知謂選取其文者爲可笑噫後人復笑後人吾尤不能爲王氏解矣王氏兄弟孝友自介甫而外平甫尤博學工詩文見於介甫集中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十二

兄弟倡和尤多雖晚年未之有易平甫沒後猶有寄四姪旂詩其於家世可知也自放鄭聲哭影堂發私書皆出於涑水記聞邵氏聞見錄東軒筆錄無識者又從而樂道之而不知皆爲無稽之言而已矣

九月正官名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特進易左右僕射  
九月以王安石特進改封荆國公

封荆國公謝表○臣某言伏奉勅命授臣特進荆國公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勲如故者

宮庭嘉享推惠術以及人田里空餐濫宸恩而累國伏念臣苦窳賤質卷曲散材遭值休辰登備貴器有未償之厚責無可錄之微勞敢冀矜身尚叨徽數此蓋皇帝陛下備成熙事答四表之歡心董正治官建一代之明制因令疲茶與被光榮雖自誓於糜捐顧何驕於責疇  
考略曰楊龜山說介甫先封舒後封荆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識者謂宰相不學之過而李注亦采之予謂以本詩言之蓋美魯公用兵而能懲彼不順者也故介甫於封舒謝表云唯茲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十三

邦土之名乃昔宦游之壤火陶聖化非復魯僖之所懲蓋介甫昔嘗判舒而表辭亦應經義也今龜山乃以荆舒爲懲介甫耶如使宰相爲有意則正不免學之過而務爲輕薄者耳如以爲無意則第失於不學而龜山乃以學得之似此索垢求瑕豈宜出於講道之人哉

祭北山元長老文○元豐三年九月四日祭於北山長老覺海大師之靈自我壯強與公周旋今皆老矣公棄而先逝孰云遠大方現前饌陳告違世禮則然尙饗



附白鶴吟示覺海元公 李注 余於臨川得公此詩刻本有跋在後今附於此白鶴吟畱鍾山覺海之詩也先是講僧行詳與公交舊公延居山中詳有經論每以善辯爲名毀訾禪宗先師曾覺奄化西庵而覺海孤立詳益驕傲師弗之爭屢求退庵席公固畱不可寤詳謫妄遂逐詳而畱師乃作是詩焉白鶴警覺海也紅鶴行詳也長松曾覺也覽是詩者卽知公與二師方外之契不爲不厚矣景齊外藏其本今命工刻石兼書其所以云○白鶴聲可憐紅鶴聲可惡白鶴靜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十四

無匹紅鶴喧無數白鶴招不來紅鶴揮不去長松受穢死乃以紅鶴故北山道人曰美者自美吾何爲而喜惡者自惡吾何爲而怒去自去耳吾何闕而追來自來耳吾何妨而拒吾豈厭喧而求靜吾豈好丹而非素汝謂松死吾無依邪吾方捨陰而坐露池北偶談曰王介甫白鶴吟云白鶴聲可憐紅鶴聲可惡白鶴靜無匹紅鶴喧無數白鶴招不來紅鶴揮不去長松受穢死乃以紅鶴故云七當介甫得政變法爭新法者白鶴也所謂招不

不來者是也呂惠卿之流乃紅鶴也所謂揮不去者是也介甫之受穢豈不以惠卿輩耶此老好惡顛倒至此可憐哉

考略曰荆公白鶴吟李雁湖得臨川刻本跋語蓋爲示覺海而作也及閱王氏池北偶談乃爲忿然作喟然而嘆曰嗚呼憤乎甚哉王氏之造謗也夫荆公此詩世不獲見雁湖註外矣近世海鹽張青在始爲刊出流布王氏以博洽稱雖不見此書不爲病奈何讀前人詩不能深明其義又削其詩題而別爲之辭至等於鑿空造謗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十五

可乎哉可乎哉使李氏注卒不獲傳於世後之人孰不以博洽如王氏其言宜若可信而輾轉附和流爲口實後之人又孰能從而爲之一酒耶今李氏註石本具在假設王氏復生試以此示之其將何辭以對且卽以其說求之亦無一辭之可通夫公詩本以白鶴警覺海紅鶴警行詳長松譬曾覺今以爲爭新法而作則覺海方外緇流也示之何爲且將題示覺海元公五字削去有意耶無意耶以爲無意而削之則未有論人之詩毀人之行至於如此其詳而不顧人



之詩題者以為有意而削之以便於伸一己之說則公之詩集不朽而題之五字長存王氏之說雖詳終不免以削去五字為後人所疑其不可通至明也王氏以白鶴譬爭新法者以公與司馬諫議書考之夫爭新法者固公謂欲出力助上以抗之者也何云招之不來耶又謂此皆洵之眾也謂之喧無效可矣而云靜無匹何耶至如呂惠卿始助公而繼叛之初不在新法也公自熙寧九年十月罷判江寧府歸金陵自是不復在朝終元豐八年神宗行新法不疑公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十六

不復與其事而亦未嘗有自悔之意稍見之語言文字即世所傳書福建子三字亦邵氏造謗者為之觀元豐初公與惠卿往復書公固謂相响以濕不如相忘之愈而此後惠卿亦無有喧無數之事也若謂公以長松自喻豈其自為詩而自詈之且不以示他人而獨示覺海何哉以此而推之其說無一而可通而乃謂公為好惡顛倒何哉元豐三年九月公有祭覺海文公以熙寧十年歸鍾山此詩應作於祭文以前以無年月可據故附錄於後又此詩亦載東坡集近

時海寧查慎行註蘇詩駁入改編而此外無說似亦未見李註也

乞改三經義誤字劄子二道 本注元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奉聖旨宜令國子監依所奏照會改正○臣頃奉勅提舉修撰經義而聞識不該思索不精校視不審無以稱陛下發揮道術啟訓天下後世之意上孤眷屬沒有餘責幸蒙大恩休息田里坐竊榮祿免於事累因得以疾病之閒考正誤失謹錄如右伏望清燕之閒垂賜省觀儻合聖心謂當刊草即乞付外施行臣干冒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十七

天威無任云云

論改詩義劄子○臣子等奉聖旨撰進經義臣以當備聖覽故一一經臣手乃敢奏御及設官置局有所改定臣以文辭義理當與人共故不敢專守已見為是既承詔頒行學者頗謂所故未安竊惟陛下欲以經術造成人材而職業其事在臣所見小有未盡義難自然所有經置局改定諸篇謹依聖旨具錄新舊本進呈內雖舊本今亦小有刪改處并畧具所以刪復之意如合聖旨即乞封降檢討呂升卿所解詩義依舊本



頒行小有刪改卽依聖旨指揮

答手詔言改經義事劄子 九月十一日 ○臣伏奉

手詔依違之舉臣愚所不敢逃然陛下旣推恩惠卿等而除其所解臣愚不敢安此若以其釋說有甚乖誤者責臣更加刪定臣敢不祇承聖訓

改撰詩義序劄子 ○臣伏奉手詔以臣所進三經義序有過情之言宜速刪去臣雖嘗敷奏以爲文字所宜又奉聖訓再三但令序述解經之意不須過有稱道伏惟皇帝陛下盛德至善孚於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十八

四海非臣筆墨所能加損然因事宜著人臣之職也誠以言之不足爲懼不以近於媚諛爲嫌而上聖所懷深仁謙損臣敢不奉承詔旨庶以仰稱堯禹不爭不伐之心所解撰到詩義并前進書周禮義序謹隨劄子投進昧冒天明晁說之以道曰三經義行之數年後王安石乃自列其說之非是者奏請刊去不知古人懸諸日月不刊之文者果如是乎其如歲七故易不已則學者毋乃徒費日月乎考略曰夫前人著書後之人猶有起而議其非

是者如使同時人議之而已卽從而改之不獨見從善虛懷亦爲當身一大幸事也況已自知之而自爲改之所謂懸諸日月不刊者不當如是耶三經義本奉朝旨修撰安石專治周官詩書則子雱主之經局若呂惠卿升卿亦與有力焉則茲之刪改撰進必由提舉而後定固其宜也是時君臣垂意經術造成人材頌之學官兼明天下後世而以道固曉也若此不惟不識治體亦鹵莽學術甚矣因備錄諸劄子以見當日奏請刪改之有由來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十九

進字說劄子 ○臣在先帝時得許慎說文古字妄嘗覃思究釋其意冀因自竭得見崖畧若矇視天終以惛然念非所能因畫而止頃蒙聖問俯及退復黽勉討論賴恩寬養外假歲月而桑榆憊耗以不見功甘師顏至奉被訓勅許錄臣愚妄謂然者繕寫投進伏惟大明旁燭無疆豈臣螢爝所敢銜冒承命遑迫置慙無所如蒙垂收得御宴閒千百有一儻符神愔愚所逮及繼今復上千汗宸扈臣無任

進字說表 ○臣某言竊以書用於世以先王立



學以教之設官以達之置使以喻之禁誅亂名豈苟然哉凡以同道德之歸一名法之守而已道衰以隱官失學廢循而發之實在聖時豈臣愚僮敢逮斯事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為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為言述以為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為也人則效此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表曲直耦重交析反缺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斂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二十

也以義自然故仙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故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即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蓋唯天下之至神為能究此伏惟皇帝陛下體元用妙該極象數稽古創法紹天覺民乃惟茲學隕缺弗嗣因任眾智微明顯隱蓋將以祈合乎神情者布之海內眾妙所寄窮之實艱而臣頃御燕閒親承訓勅抱病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冒浼退

復自力用忘疾憊咨諏討論博盡所疑冀或涓塵有助深崇謹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謹言

熙寧字說序○文者奇耦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為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廿一

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為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為予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為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予之淺陋考之且其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予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進字說○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論但



可與人漫醬瓶豈能令鬼哭黃昏 其二 ○鼎湖  
龍去字書有開闢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四  
目漫將糟粕汗修門

成字說後與曲江譚揆丹陽蔡肇同遊齊安院○  
據梧枝策事如毛火苦諸君共此勞遙望南山  
堪散釋故尋西路一登高

答呂吉甫書○某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  
事豈有它哉同朝紛七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  
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何尤於我趣時便  
事吾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廿二

喻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  
疑則今之在公者尙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  
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爾然衰疾特待盡於山  
林趣舍異路則相响以濕不如相忘之愈也想  
趣召在朝夕惟良食爲時自愛  
考略曰吉甫昔公在於發其私書究未知所言  
何事吉甫來書云內省涼薄尙無細故之嫌仰  
惟高明夫何舊惡之念而公答之曰同朝紛七  
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是知新法之行公固  
以身任之而於吉甫只云助我耳去國十年神

宗猶行之如故又安得謂惠卿悞我而常有悔  
心固知書福建子三字亦邵氏造謗爲之耳此  
書溷厚和平其德量亦略可見於斯吉甫來書  
載於東軒筆錄茲不錄元豐三年正官名故特  
進易左右僕射以王安石爲特進封荆國公吉  
甫書稱特進相公故錄於是年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廿三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廿二

金谿蔡

元鳳著

卷廿二 自元豐四年至元豐五年元豐六年

元豐四年辛酉年六十一

公居鍾山

讀本

元豐行示德逢○四山脩七映赤日田背坳如龜

兆出湖陰先生坐草室看踏溝車望秋實雷蟠

電掣雲滔七夜半載雨輪亭臯早禾秀發埋牛

尻豆死更蘇肥莢毛倒持龍骨挂屋敖買酒澆

客迫前勞三年五穀賤如水今見西成復如此

王荆公年譜考畧

卷廿一

元豐

十一

元豐聖人與天通千秋萬歲與此同先生在野  
故不窮擊壤至老歌元豐

讀本

後元豐行○歌元豐十日五日一風雨麥行千里

不見土連山沒雲皆種黍水秧綿七復多稔龍

骨長乾挂梁栢鱗魚出網蔽洲渚荻筍肥甘勝

牛乳百錢可得酒斗許雖非社日長聞鼓吳兒

踢歌女起舞但道快樂無所苦老翁墜水西南

流楊柳中間杙小舟乘興歛眠過白下逢人歡

笑得無愁

考略日元豐行云三年五穀賤如水今見西成

復如此即錄於四年可矣集中又有七言絕句

歌元豐五首曰第一秋第二秋其為五年分紀

不可知則此後元豐一首不必問其年可也公

自熙寧九年歸金陵至元豐天下太平時和年

豐熙寧新法行之如故而天時人事可知矣人

臣謝政歸里歌詠君德乃分之宜況紀實耶乃

李氏於後元豐行注云或謂公欲以徹神宗之

聽與復相此繆論也考畧曰此出於魏鶴山語

錄南渡講學人於荆公無之而不毀雁湖既知

其為繆而猶以或曰諱之雖諱之而猶必錄之

王荆公年譜考畧

卷廿二

元豐

二

則予亦焉得而不錄也

七月詔會鞏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十月史館

修撰曾鞏乞收采名臣高士事迹遺文詔從之

曾鞏史館申請劄子節錄○一自宋興以來名

臣良士或曾有名位或素在邱園其有嘉言善

行歷官行事軍國勲勞或有貢獻封章或有著

撰文字或本家有碑誌行狀紀述之文或他人

為作傳記之類今來所修國史須合收採載述

為人子孫者亦宜知父祖善狀使得見於國史

各令以其所有事迹或文字盡因郡府納於史



就正

局以備論次

考畧曰子固專典史事必使嘉言善行詳爲采訪此固分所宜然而其用意亦良厚矣然宋之史尤大不滿人意者則惟南渡後最甚前此景祐慶歷間朋黨之勢已成然在朝多正人君子故雖范呂交惡而歐陽公誌文正墓必紀其實其子淳艾擅自增損歐公猶力言之以爲不足取信萬世及乎元祐以降士人好爲私書蘇子瞻作溫國行狀其冗至九千四百餘言之多中間排擊荆公幾屬三之一不知古有此文體否

就正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二

元豐

十一

而亦豈果爲子瞻之筆哉故趙彥衛有言近日行狀墓誌家傳皆出於門生故吏之手往七過實人多喜之率與正史不合予謂不合特其一類也至如采私書入正史則正史皆私書矣若安石本傳其尤也故因此聊一發之

元豐五年壬戌年六十二

庚申正月遊齊安有詩云水南水北重七柳壬戌

正月再遊○招提詩壁漫黃埃忽七籠紗雨過梅老值白雞能不死復隨春色破寒來考畧曰公生於辛酉去年甲子一周故用謝安

石白雞事庚申詩云水南水北重七柳山前山

後處七梅未卽此身隨物化年年長趁此時來

壬戌五月與和叔同遊齊安 李注和叔裕陵時再

入翰林爲學士時守江寧當元豐五年六年七

年也○縑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它

日玉堂揮翰手芳時同此賦林垌

考畧曰公庚申有木末詩末木北山雲冉七草

根南澗水冷七第三第四句卽此詩首二句

夜夢與和甫別如赴北京時和作詩覺而有作因

寄純甫○水菽中歲樂鼎茵暮年悲同胞苦零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二

元豐

四

落會合尙懷其况乃夢乖澗傷懷而賦詩詩言道路寒乃似北征時叔兮今安否季也來何遲中夜遂不眠輾轉涕流離老我孤王恩結草以爲期冀叔善事國有知無不爲千里永相望昧昧我思之幸唯季優游歲晚相携持於焉可晤語水木有芽茨畹蘭佇歸憇遶屋正華滋考畧曰和甫名安禮次六純甫名安上次七最幼五年和甫爲尙書右丞六年爲尙書左丞故曰冀叔善事國純甫晚以管勾江寧府集禧觀家居故曰幸惟季優游



示元度 營居半山園作 ○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圃

鑿池構吾廬碧水寒可漱清西屋丁壯擔土爲

培塿扶疎三百株蒔棟最高茂不求鵝鷄實但

取易成就中空一丈地斬木令結構五楸東都

來斲以遠簷溜老來厭世語深臥塞門竇贖魚

與之游餒鳥見如舊獨當邀之子商略終宇宙

更待春日長黃鸝弄清晝

考峇曰蔡下字元度興化軍仙游人熙寧三年

進士公以次女妻之

次吳氏女子韻 吳氏詩云 西風不入小窻紗秋氣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十五

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南千里恨依前和淚看黃

花南朝九日臺在孫陵曲街旁去吾園只數百

步○孫陵西曲岸烏紗知汝淒涼正憶家人世

豈能無聚散亦逢佳節且吹花

再次前韻○秋燈一點映籠紗好讀楞嚴莫念家

能了諸緣如夢事世間惟有妙蓮花

寄吳氏女子○夢想平生在一邱暮年方此得優

游江湖相忘真魚樂怪汝長謠特地愁

寄吳氏女子○伯姬不見我乃今始七齡家書無

虛月豈異常歸寧汝夫綴卿官汝兒亦搢緹兒

讀本

已受師學出藍而更青女復知女功婉嫵有典

刑自吾捨汝東中父繼在廷小父數往來吉音

汝每聆既嫁所願懷孰如汝所丁而吾與汝母

湯熨幸小停邱園祿一品吏卒給使令膏梁以

晚食安步而輜駟山泉舉壤間適志多所經汝

何思而憂書每說涕零吾廬所封殖歲久愈華

菁豈特茂松竹梧楸亦冥七芰荷美花實瀾漫

爭溝涇諸孫肯來游誰謂川無舫姑示汝我詩

知嘉此林壑末有擬寒山覺汝耳目熒因之授

汝季季也亦淑靈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十六

考峇曰公自熙寧九年歸鍾山此詩云乃今始

七齡應在五年六年也中父繼在廷謂和甫現

爲尚書左右丞也季父數往來謂純甫也汝何

思而憂謂和淚看黃花詩也擬寒山詩亦作於

是時因之授汝季則蔡氏女子也

寄蔡氏女子二首○建業東郭望城西堠千嶂承

宇百泉遶霽青遙七兮纒屬綠宛七兮橫逗積

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蘭馥兮衆植竹娟兮常

茂柳蕭綿兮含姿松偃蹇兮獻秀鳥跂兮下上

魚跳兮左右顧我兮適我有斑兮伏獸感時物

讀本



兮念汝遲汝歸兮攜幼 其二 ○我營兮北渚有  
懷兮歸女石梁兮以苦蓋綠陰陰兮承宇仰有  
桂兮俯有蘭嗟汝歸兮路豈難望超然之白雲  
臨清流而長嘆

考畧曰李注引西清詩話云元豐中王文公在  
金陵東坡過之日與公遊公以近製示坡上云  
若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自屈宋沒曠千餘  
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公曰非子瞻見諛  
自負亦如此而晁无咎續楚詞乃獨取公歷山  
思歸賦書山石詞獨遺此不錄何也予謂公詩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二 元豐 七

文每至極佳處即絕人躋攀如巫山高亦可方  
駕太白此天才之不可及也彼規上於摹倣者  
豈足以語此哉

附張邦基墨莊漫錄曰王荆公女適吳丞相之  
子封長安縣君者能詩嘗見親族婦女有服者  
帶白羅繫頭子者因戲爲詩云香羅如雪縷新  
裁惹任烏雲不放回還似遠山秋水際夜來吹  
散一枝梅其姑丞相魚軒李氏侍從徐宥之女  
也亦能文有詩云絮如柳陌三春雨花落梨園  
一笛風百尺玉樓簾半捲夜深人在水晶宮皆

婦人有才思者可喜

附魏泰詩話曰近世婦人多能詩往有臻古  
人者王荆公家最衆張奎妻長安縣君荆公之  
妹也佳句最爲多著者草上杯盤供語笑昏  
燈火話平生吳安持妻蓬萊縣君荆公之女也  
有句云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  
目江南千里恨依前和淚看黃花劉天保妻平  
甫女也句有不緣燕子穿簾幙春去春來那得  
知 一作春去秋來 荆公妻吳國夫人亦能文嘗有  
小詞約諸親遊西池句云待得明年重把酒携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二 元豐 八

手那知無雨又無風皆脫灑可喜也

考畧曰春去春來爲是若云春去秋來與上句  
不合

四月翰林學士王安禮爲尙書右丞

元豐六年癸亥年六十二

四月御邇英閣蔡下進講周禮

四月曾鞏卒於江寧府年六十五

八月土安禮爲尙書左丞

答會子固書○某啟久以疾病不爲問豈勝鄉往  
前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故語及之連得書

讀本



疑其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  
其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子固  
讀吾書每如此亦其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  
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  
足以知經故其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  
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  
然後於經為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  
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不是足以盡聖人故也  
揚雄雖為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墨晏鄒莊申  
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九

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  
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所知為尚可以  
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  
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  
治而已子固以為如何苦寒比日侍奉萬福自  
愛

老子○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  
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  
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  
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

讀本

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為也至乎有待於  
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  
也無為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為已任  
者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  
萬物者也故聖人唯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  
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  
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為涉乎形器者皆不足  
言也不足為也故詆去禮樂刑政而惟道之稱  
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  
又何預乎惟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十

也人之為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  
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於車之無用然工之  
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之力可以  
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  
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為用矣  
如其知無為用而不治轂輻則為車之術固已  
疎矣今知無之為車用無之為天下用然不知  
所以為用也故無之所以為用者以有轂輻也  
無之所以為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  
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無



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考畧曰王介甫曾子固定交甚早相知亦最深  
二家往來詩文見於集中者多矣子固上歐陽  
公書云安石文甚古行稱其文其人爲古今不  
常有其時介甫年二十四也介甫贈子固詩曰  
曾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又曰借令  
不幸賤且死後日猶爲班與揚二人者可謂終  
身不愧乎其言矣惟子固詩過介甫歸偶成一  
首似確爲新法而作然於交情何害也自造謗  
者曰安石得志遂與之絕於是始合終睽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十一

說介甫有答子固書自道其爲學甚詳不知作  
於何年嚮以其無可附也而今且附之因論佛  
經而弁及老子一篇亦以類相從也史稱安石  
晚居金陵作字說多穿鑿傳會其流入於佛老  
字說今不可見然以此二文觀之後之學佛與  
闢佛者果能不沉沒利欲乎讀老子者有能推  
及於先王禮樂刑政而知其所以成萬物者乎  
故此二文者尤爲介甫集中不刊之論也

元豐六年附錄

考略曰公之謝政歸金陵也暮年詩雅麗精絕  
交遊多清尚之士見稱於山谷道人詳矣茲於  
累年散見已錄外其有無歲月可考擇其尤者  
數十首附於元豐六年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  
不知其人可乎錄之是亦欲知其人之意也  
與呂望之上東嶺○靖節愛吾廬猗玗樂吾耳適  
野無市諠吾今亦如此紛七舊可厭俗子今掃  
軌使君氣相求眷顧未云已追隨上東嶺俯仰  
多可喜何以况清明朝陽麗秋水微雲會消散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

元豐

一

豈久汗塵滓所懷在分襟藉草淚如洗  
考畧曰呂嘉問爲公助行市易者也熙寧十年  
冬知江寧府元豐元年秋改知潤州公詩必作  
於是時然喜其來悲其去至於再三未已又祭  
其母郡太文曰實生才子我所歎譽秉義率法  
困而不渝其賢乎望之甚矣而史傳極其醜詆  
無非爲助行新法也

移桃花示俞秀老○舍南舍北皆種桃東風一吹  
數尺高枝柯翬綿花爛漫矣錦千兩敷亭皋晴  
溝漲春綠周遭俯視紅影移漁舸山前邂逅武



陵客水際髣髴秦人逃攀條弄芳畏晚晚已見  
黍雪盤中毛仙人愛杏令虎守百年終屬樵蘇  
手我衰此果復易朽蟲來食根那得久瑤池維  
絕誰見有吏備花時且追酒君來酩酊相隨否  
李注 潘子真詩話云俞紫芝字秀老喜作詩人  
未知之荆公愛焉手寫一聯有時俗事不稱意  
無限好山都上心於所持扇衆始異焉

即事二首○雲從鍾山起却入鍾山去借問山中  
人雲今在何處 其二 雲從無心來還向無心去  
無心無處尋莫覓無心處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元豐 二

考畧曰此全類禪家機鋒語而獨無其荒忽無  
心無處尋莫覓無心處正可為後來陽儒陰釋  
者下一針砭

擬寒山拾得二十首 錄二 ○我曾為牛馬見草豆  
歡喜又曾為女人歡喜見男子若我真是我祇  
合長如此若好惡不定應知為物使堂七大丈  
夫莫認物為己 其三 凡夫當夢時眼見種七色  
此非作故有亦非求故獲不知今是夢道我能  
畜積貪求復守護嘗怕水火賊自覺方自悟本  
空無所得死生如覺夢此理甚明白 其四 風吹

瓦墮屋正打破我頭瓦亦自破碎豈但我血流  
我終不嗔渠此瓦不自由衆生造衆惡亦有一  
機抽渠不知此機故自認愆尤此但可哀憐勸  
令真正修豈可自迷悶與渠作冤讎 其十六 打  
賊七恐怖看客七喜歡亦有客是賊切莫受伊  
謾樂哉貧兒家無事役心肝既無賊可打豈有  
客須看

考略曰此詩二十首茲擇其顯白易曉者數首  
錄焉公寄吳氏女子詩末有擬寒山覺汝耳目  
熒以此而推之讀者可以知所從事矣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元豐 三

南浦○南浦隨花去迴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日  
落畫橋西

杖藜○杖藜隨水轉東岡興罷還來赴一牀堯桀  
是非時入夢因知餘習未全忘  
李注蔡寬夫詩話云荆公居鍾山一日晝寢有  
古衣冠相過者貌偉甚曰我桀也與公論治道  
反覆百餘語不相下公既覺猶汗流被體因笑  
謂客曰吾習氣尚若此乎乃作小詩識之即此  
詩也考畧曰人生而有夢七亦生於人心人心  
有是非而夢幻常擾焉莊周言與其是堯而非



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公詩意本此祇言是非  
難忘不在乎堯桀也若如造謗者之言詩言堯  
桀是非曷爲論治道又專在於桀且公志在唐  
虞三代以舉夔稷契自命使桀以不入耳之言  
來相辨論又何至汗流被體哉而後人猶喜傳  
之此真所謂痴人不可說夢也

南浦○南浦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含風  
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鬢鬢垂  
木末○木末北山煙冉七草根南澗水冷七縑成  
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元豐 四

次俞秀老韻○解我葱珩脫孟勞暮年甘與子同  
袍新詩比舊增奇峭若許追攀莫太高

謝安墩二首○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  
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尙隨公 其二謝  
公陳迹自難追山月淮雲祇往時一去可憐終  
不返暮年垂淚對桓伊

李註詩話曰或云荆公性好與人爭在廟堂則  
與諸公爭新法歸山林則與謝公爭墩此亦善  
諱也考峇曰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文人咏  
歌何所不有公此詩則猶在善謔之列耳今以

爭新法爭謝墩並集於怨毀叢生之人尙可謂  
之善謔乎

北山○北山輪綠漲橫陂直塹回塘灑七時細數  
落花因坐小緩尋芳草得歸遲

寄四姪旅二首○數篇持往助歡怡想見封題手  
自開春草已生無好句阿連空復夢中來 其二  
一日東岡上幾迴自重雲水隔蘇臺遙知別後  
詩無數黃犬歸時總寄來

考略曰公嘗誌平甫泉子旂旂皆疑七有立君  
祉所施庶其在此至是猶眷念詩篇益知二子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元豐 五

能賢而世傳公于平甫弟兄不相能者妄也

書湖陰先生壁二首○茆簷長掃靜無苔花木成  
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

其二 桑條索漠棟花繁風歛餘香暗度垣黃鳥  
數聲殘午夢尙疑身屬半山園

示俞秀老二首○不見故人天際舟小亭殘日更  
回頭縑成白雪三千丈細草孤雲一片愁 其二

君詩何以解人愁初日紅蕖碧水未怕元劉  
妨獨步每思陶謝與同遊

金陵卽事三首○水際柴門一半開小橋分路入



青苔背人照影無窮柳隔屋吹香併是梅 李注

此詩吟諷不足可入畫圖 其二 結綺臨春歌舞

地荒蹊狹巷兩三家東風漫七吹桃李非復昔

時仗外花 其三 昏黑投林曉更驚背人相喚百

般鳴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

鍾山即事○澗水無聲繞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

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

考峇曰舊詩鳥鳴山更幽以分外語為翻新本

不失為佳句一鳥不鳴山更幽則又以本分語

為翻新之調詩家之妙境其不可窮如此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元豐 六

附黃魯直書贈俞清老○清老金華俞子中也

三十年前與予共學於淮陽元豐甲子相見於

廣陵自云荆公欲使之脫逢掖著僧伽黎奉香

火於半山宅寺所謂報寧禪院者也予之僧名

曰紫琳字清老清老無妻子之累去作半山道

人不廢入俗談諧優游以卒歲似不為難事然

生龜脫筒亦難堪恐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

因戲和清老詩云索七葉自雨月寒逢夜闌馬

嘶車鐸鳴羣動不遑安有人衰超俗去髮脫儒

冠平明視清鏡政爾良獨難子瞻屢哦此詩以

為妙也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歸自門下省

書於酈池寺南退聽堂下

附黃魯直書王荆公贈俞秀老詩後○秀老蓋

金華俞紫芝道意淳熟然建隆昭慶道人謂秀

老百事過人病在好說俗禪秀老以為知言也

秀老作唱道歌十篇欲把手牽一切人同入涅槃

場雖未見策名釋迦之宅然林下水邊幽人

衲子往七歌之以遺意於萬物之表厭而厭之

使自趨之功亦過半矣來者未知秀老觀荆公

所贈六詩可知其人品高下也初僧仁擇刻六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一元豐 七

詩於揚州禪智寺真覺堂而秀老翁紫琳清老

又欲刻之東陽涵碧亭嘉其伯仲清尚故書

書元真子漁父贈俞秀老○金華俞秀老物外

人也嘗作唱道歌十章極言萬事如浮雲世間

膏火煎熬可厭語意高勝荆公樂之每使人歌

秀老又有與荆公往反游戲歌曲皆可傳長干

白下舟人蘆子或能記憶也此漁父計秀老必

喜之輒因清老遠寄幸可同作

跋俞秀老清老詩頌○秀老清老皆江湖扁舟

不能受流俗人拘忌束縛者也往者金陵見與



荆公往來詩頌言皆入微道人許傳之清老往  
與予共學於漣水其傲睨萬物滑稽以翫世白  
首不衰荆公之門蓋晚多佳士云

考略曰舊載熙寧四年山谷尉蕪縣時作新寒  
詩傳至都下荆公見之愛歎稱賞然未知相見  
在何年也至元豐間始親見公於鍾山且云予  
嘗熟觀其風度然猶唱和闕如惟公有跋黃魯  
直畫一首曰江南黃鶻飛滿野徐熙畫此何爲  
者百年幅紙無所直公每玩之常在把雖屬率  
爾命筆亦自大有風致荆公生前身後山谷傾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二 元豐 八

服甚至備見於詩文後人讀豫章集者未聞有  
舉此以爲盛事何也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廿四

卷廿四 元豐七年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元豐七年甲子年六十四

五月以孟軻配食文宣王封荀况揚雄韓愈爲  
伯並從祀

王明清緝熙豐日歷曰有晉州州學教授陸長  
愈狀言荀况揚雄韓愈皆發明先王之道有益  
學者未 配享誠爲闕典伏請自今春秋釋奠  
與鄒國公孟子配享文宣王設位於充國公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四 元豐 十一

次所有荀况揚雄韓愈並以世次先後祀于左  
邱明等二十一賢之間如凡所請即乞荀况揚  
雄韓愈並加伯爵奉旨依議

考畧曰自孔子沒漢司馬遷傳儒林以孟軻荀  
卿並列由漢至唐曰孟荀揚由唐至宋則經學  
愈盛儒效益彰非孟荀揚韓勿道則以此四子  
者皆遵尙孔子者也至是元豐七年乃有陸長  
愈以四子配享從祀請固非陸氏一人之私  
言然而四子得配享從祀不可謂非大幸在此  
一時也而亦危乎其不得與於配享從祀亦在



此一時則以元豐七年再踰年爲元祐故元故曰危何以明其然邪自唐陸魯望作大儒評以李斯焚書坑儒大爲荀卿罪蘇子瞻繼之及以性惡相攻者抑又甚焉揚子雲以艱深文淺易喪其文以莽大夫貶其節韓昌黎著原道醇乎其醇者而以爲不知道徒以上宰相書與大顛書相訾警蓋自元祐以降道學持權無復有以四子專門從事者尙何配享從祀是請之有故亦曰危也然而配享從事至於今不廢則以陸氏一人之力而又適值乎經學道學未分之時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四 元豐 二

故亦曰不可謂非大幸也

七月王安禮罷

蘇軾由黃州奉旨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七月過金陵十二月在泗州度歲西清詩話曰元豐中王文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北還日與公遊後渡江至儀真和遊蔣山詩寄金陵守王勝之公亟取讀至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乃拊几嘆曰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二句

池上看金沙花數枝過醪醑架盛開二首○午陰寬占一方苔映水前年坐看栽紅葉似嫌塵染

汚青條飛上別枝開

醪醑一架最先來夾水金沙次第栽濃綠扶疎雲對起醉紅擦亂雪爭開

北山○北山輪綠漲橫陂直壑回塘澗七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池上看金沙花數枝過醪醑架盛開○故作醪醑架金沙祇謾栽似矜顏色好飛度雪前開

考畧曰此數詩不知於何年從蘇詩和篇次第錄之

蘇子瞻次荆公韻四絕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三 元豐 三

青李扶疎禽自來清真逸少手親栽深紅淺紫

從爭發雪白鵝黃也鬪開

斫竹穿花破綠苔小詩端爲覓措栽細看造物

初無物春到江南花自開

騎驢渺七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

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甲第非真有閑花亦偶栽聊爲清淨供卻對道人開

蘇子瞻同王勝之遊蔣山○到郡席不煖居民

空惘然好山無十里遺恨恐他年欲款南朝寺



同登北郭船朱門收畫戟紺宇出青蓮 自註荆公以宅爲寺

夾路蒼髯古迎人翠麓偏龍腰蟠故國鳥爪寄層巔竹杪飛華屋松根泛細泉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畧徇橫秋水浮屠揮暮烟歸來踏人影雲細月娟也

考略曰別紀王勝之名益柔河南人用蔭得官後歷知制誥直學士院連守大郡至江寧總一日移南都故云到郡席不煖居民空惘然

和子瞻同王勝之遊蔣山 弁序 子瞻同王勝之遊蔣山有詩余愛其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三 元豐 四

句因次其韻○金陵限南北形勢豈其然楚役六千里陳亡三百年江山空幕府風月自航舫主送悲涼岸如埋想故蓮臺傾鳳火去城踞虎爭偏司馬孺廟域獨龍塔層巔森疎五願木蹇淺一人泉稅杖窮諸嶺籃輿罷半天朱門圍綠水碧瓦第青煙墨客真能賦爾詩野竹娟考略曰荆公此和篇與子瞻原唱皆在金陵作因子瞻有渡江至真州再和二詩西清詩話遂誤以此爲至儀真寄勝之荆公亟取而和之而不知別有詩在也即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二句

亦屬詩話夸大其辭耳公本序自明子瞻至真州祇有寄荆公二牘及秦太虛詩因前錄詩話失實續考之如此

蘇子瞻與荆公書二○某啟某游門下久矣然未嘗得如此行朝夕聞所未聞慰幸之極已別經宿悵仰不可言伏惟台候康勝不敢重上謁伏冀順時爲國自重不宣

其二某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別來切計台候萬福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於鍾山之下既已不遂今儀真一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三 元豐 五

任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爲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矣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無以逃於左右獨其行義修飭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某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習醫藥明練法律若此類未易以一二數也才難之歎古今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他無所望也秋氣日佳微恙頗已失去否伏冀自重不宣



子瞻與滕達道書○其到此時見荆公甚喜時誦詩說佛也公莫畧往一見和甫否餘非面莫能盡

考略曰前書作於金陵臨別時後書則至儀真所致也并錄與滕達道書知子瞻倦於公至矣

回蘇子瞻簡○某啓承誨喻累幅知尙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禁致遠適見亦以爲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之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尙妨細讀嘗鼎一臠旨可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二 元豐 六

知也公竒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未相見跋涉自愛書不官悉

邵氏聞見錄介甫與子瞻初無隙惠卿忌子瞻才高輒間之中丞李定亦介甫客也不服母喪子瞻以爲不孝作詩詆之定以爲恨劾子瞻作詩謗訕遂下御史獄謫居黃州後移汝州過金陵見介甫款款子瞻曰軾欲有言於公介甫色動意子瞻辯前口事也公曰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公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

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草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介甫舉手兩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啟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乎介甫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介甫嘗爲惠卿發其無使上知私書尙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語子瞻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公戲曰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二 元豐 七

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介甫笑而不言

考略曰蘇子瞻由黃州過金陵是時王益柔守江寧子瞻與之同遊蔣山因得并謁荆公語連累日唱和甚多若如葉夢得所說辨姦來由則子瞻于荆公實有宿怨而至是又曷爲親往見之耶且其詩曰騎驢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是時公病初愈必實有見於伯時圖畫亦以爲勝事不可以無傳又其詩曰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初以爲是一時與會所



至酬酢欣慕常談耳及閱別後至儀真所與公  
二牘則真有求田實事夫以兩公名賢相逢勝  
地歌詠篇章文采風流照耀千古即江山亦為  
之壯色而不料邵氏偶見錄大兵大獄之說又  
出其語言狀貌如介甫色動介甫色定介甫舉  
手兩指介甫鴈聲始如村庸搬演雜劇淨丑登  
場醜態畢出嗚呼鄙矣恃矣日以一時之人兩  
公全書具在而顧與雜說紀載天淵懸絕若此  
則又有若史傳若名臣言行錄若干宗稷著東  
坡年譜皆去彼取此其可解乎如使有識之士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三 元豐 八

唯二公全書是信則辨姦之為偽作亦可不待  
煩言而自明矣聞見錄有最妄誕不堪者亦嘗  
為人所刪削茲從名臣言行錄原本所以存作  
偽者之真也子瞻有雪詩作於熙寧七年公集  
有讀眉山集次韻雪詩五首又讀眉山集愛其  
雪詩能用韻復次韻一首此和詩不知作於何  
年然於此益知二公交相傾服有素茲不錄  
附蘇子瞻和王旂二首 自註王旂平甫子 異時長  
怪謫仙人舌有風雷筆有神聞道騎鯨游汗漫  
憶嘗捫蝨話悲辛氣吞餘子無全目詩到諸郎

尚絕倫白髮故交空掩卷淚河東注問蒼旻  
嫋七春風送度關娟七霜月照生遲遲畱歲暮  
江淮上來往君家伯仲間未厭冰灘吼新洛且  
看松雪媚南山野梅官柳何時動飛蓋長橋待  
子閑  
考略曰王平甫二子旂字元鈞旂字元龍是年  
子瞻揚州度歲查氏本注云秦少旂集有送王  
元龍赴泗洲糧料院詩殆即此也君家伯仲註  
者不一旂為平甫之子平甫雖沒伯仲屬介甫  
平甫庶與來往江淮有合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三 元豐 九

乞以所居園屋為僧寺并乞賜額劄子○臣幸遇  
興運超拔等夷知獎眷憐逮兼父子戴天負地  
感涕難勝顧迫衰殘糜捐何補不勝螻蟻微願  
以臣今所居江寧府上元園屋為僧寺一所永  
遠祝延聖壽如蒙矜許特賜名額庶昭希曠榮  
與一時仰憑威神誓報無已  
詔以所居園屋為僧寺及賜寺額謝表 未錄  
考略曰題半山寺壁詩李註云半山報寧禪寺  
公故宅也由東門至蔣山此為半道故以半山  
為名其地亦名白塘舊以地卑積水為患公卜



君乃鑿渠決水以通城河元豐七年公以病聞神宗遣國醫診視既愈乃請以宅爲寺因賜額爲報寧禪寺七西有培塿乃公決渠積土之地又按續建康志半山寺即公故宅也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納節固辭同平章事改左僕射未幾又懇求官觀累表得會靈觀使築第於白下門外去城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僮遊諸寺欲入城則乘小舫泛湖溝以行蓋未嘗乘馬與肩輿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墻望之若逆旅之舍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三 元豐 十一

有勸築垣輒不答元豐之末公被疾奏舍此宅爲寺有旨賜名報寧既而疾愈稅城中屋以居不復造宅父老日今江寧縣治後廢惠民藥局其地即公城中所稅之宅也

乞將田割入蔣山常任劄子節錄 ○臣父子遭值聖恩所謂千載一時臣榮祿既不及於養親勞又不幸嗣息未立奄先朝露臣相次用所得祿賜及蒙恩賜勞銀置到江寧府上元縣荒熟田元契見託蔣山太平興國寺收歲課爲臣父母及勞營辯功德欲望聖慈特許施充本寺常住

令永遠追薦昧冒天威無任祈恩屏營之至考畧曰公乞以所居園屋爲僧寺曰永遠祝延聖壽再乞將田割入蔣山常任爲臣父母及勞營辦功德自兩事也及邵氏聞見錄削去祝延聖壽不言乃曰公坐鍾山常恍惚見子勞荷柳杻如重囚者遂施所居半山園宅爲寺以薦其福後公病瘡良苦語其姪曰亟焚吾所謂日錄者姪給公焚他書代之公乃死或云又有所見也嘗見無名氏書其後曰邵氏聞見錄妄撰惡言以詆荆公皆南渡初年楊龜山輩攻荆公甚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三 元豐 十一

急而邵伯溫子博作聞見錄傅和當路欲以希世而取寵耳而尤陋而可鄙者如恍惚見勞荷杻條則皆婦孺中稍有識者所不屑也其言果可信則生死輪迴天堂地獄之妄皆可信矣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廿四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廿四 自元豐八年至元祐元年

元豐八年乙丑年六十五

三月上崩於福寧殿年三十有八皇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大事

詔特進王安石為司空

五月司馬光過關入見

以蔡確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章惇知樞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四

元豐

一

密院司馬光為門下侍郎

七月以呂公著為尚書左丞

十月葬神宗皇帝於永裕陵

神宗皇帝挽詞二首

將聖由天縱成能與鬼謀聰明初四達俊又盡旁求一變前無古三登歲有秋謳歌歸子啓欽念禹功修

李注末句啟後來紹述之張本考略曰人臣事君稱頌世德即有過情之譽亦屬禮則宜然李注正不必如此新法欲世守之固公之本意使

非元祐掃除殆盡即紹述亦何由來哉

城闕宮車轉山林隧路歸蒼梧雲未遠姑射露先晞玉暗蛟龍蟄金寒鴈鷺飛老臣他日淚湖海想遺衣

罷義倉

罷方田

元祐元年丙寅年六十六

正月罷陝西河東元豐四年後凡緣軍興添置官局

二月修神宗實錄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四

元祐

二

閏二月蔡確罷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射僕門下侍郎

詔韓維呂大防孫固范純仁詳定役法

章惇罷

罷諸州常平管勾官

三月置訴理所許熙寧以來得罪者自言

罷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

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

四月王安石薨

蘇軾 王安石贈太傅○勅朕式觀古初灼見天



意將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故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集禧觀使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固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已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獨熙寧之有爲冠羣贊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羣於麋鹿進退之際雍容可觀朕方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四 元祐

三

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選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爲之一涕於戲死生用捨之際孰能達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是用寵以師臣之位蔚爲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特贈守太傅  
考略曰此皆蘇子由中之言洵爲王公沒世之光晚師瞿聃一語似不必有公以經術自命終生未之有易蘇黃二公所著尤喜說佛若以此爲定評不知二公所以自爲又何以云也

以呂公著爲尙書右僕射

五月罷諸路重祿復熙寧舊制

六月置春秋博士

呂惠卿落職分司南京蘇州居住

程頤上疏論輔養君德

八月詔常平依舊法罷青苗錢

九月司馬光薨

蘇軾爲翰林學士知制誥

十一月呂大防爲中書侍郎御史中丞劉摯爲尙書右丞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四 元祐

四

考畧曰公薨而年譜亦止於是然自元豐八年三月至元祐元年十一月其時諸臣之進退與夫法度之更張猶必備載於是者蓋自元祐進而熙豐退無不以攻新法爲名而朝廷之局一變其爲他日禍基卽洛蜀黨諸公如司馬溫國蘇子瞻范忠宣亦已有言之者矣因得弁書於其後  
司馬光與呂晦第二簡○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諛佞輻奏敗壞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其失革其



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爲何如更不煩荅以筆札彘前力言則全仗晦叔也

考畧曰君實介甫雖嘗意見不合然其人皆君子也介甫得君如彼其專而君實不願與之同朝亦非由介甫擠而去之也介甫謝世而君實稱道其賢如此且謂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是君實雖銳於變法而介甫人品自在也若如後來所傳之溫公日錄涑水記聞諸書果出於君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四

元祐

五

實之手則已先自蹈於詆毀百端而又何以責夫反覆之徒哉固知諸書皆爲偽造無疑也蘇子瞻與滕達道書○某欲而見一言者蓋謂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同異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疎矣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曉也不已則憂患愈深公此行尙深示知非靜退意但以老病衰晚舊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獲一對公之至意無乃出於此乎

考畧曰元豐七年子瞻過金陵與介甫留連唱和見於詩文者詳矣再踰年公薨而子瞻與滕達道書且謂嚮時論新法者多差若曉也不已則憂患愈深悉與溫國公范忠宣意合惜乎後來反覆之徒不能體諸賢之意而詆毀百端曉也不已其禍遂中於國家於荆公何尤哉忠宣之言載於王明清玉照新志已錄之卷首呂陶請罷國子司業黃隱職任○臣竊以士之大患在於隨時俯仰而好惡不公近則隳喪廉恥遠則敗壞風俗此禮義之罪人治世之所不容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四

元祐

六

容也太學者教化之淵源所以風動四方而示之表則一有不令何以誨人臣伏見國子司業黃隱素寡學問薄於操行以任言責殊無獻告惟附會當時執政苟安其位及遷庠序則又無以訓導諸生注措語言皆逐勢利且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註既未全是王氏之解亦未必盡非善學者審擇而已何必是古非今賤彼貴我務求合於世哉方安不用事其舊立于學官布於天下則膚淺之士莫不推尊信嚮以爲介於孟子及其去位而死



則遂從而詆毀之以爲無足可考蓋未嘗聞道而燭理不明故也隱亦能記誦安石新義推尊而信嚮之外矣一旦聞朝廷欲議科舉以救學者浮薄不根之弊則諷諭其太學諸生凡程試文字不可復從王氏新說或引用者類多出降何取捨之不一哉諸生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形忿怒將繩以率歛之法此猶可鄙也夫所謂師弟子者於禮有心喪古人或爲其師解官行服與負土成墳者前史書以爲美後世仰以爲高此固不論其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四 元祐 七

學之是非而特貴其風誼爾昔彭越以大惡夷三族詔捕收視者樂布一勇士敢祠而哭之漢祖猶恕而不殺班固亦以爲能知所處蓋氣節之可尚也今安石之罪雖暴於天下惟其師弟子之分則亦不可輒廢而諸生之設齋致奠又非彭越樂布之比隱何必忿怒而遽欲繩之以法乎抑可見其不知義也向者有司欲復聲律朝廷方下其事集羣臣而議之隱乃不詳本末奉爲定律揭榜學舍謂朝廷已復詩賦使學者知委傳播四方人皆疑惑此又見其躁妄趨時

之甚也夫道德所出之地長育多士而庶幾成林乃以斯人爲之貳則何以養廉恥厚風俗哉伏請早行罷黜以示勸戒無使邪儉之士累教化之職

考畧曰公自熙寧九年謝政歸金陵至元祐元年而薨則已十年矣而京師太學諸生聞之猶爲設齋致奠及司業黃隱不悅且欲毀安石新經則有呂陶起而攻之是年楊中立亦甚攻王氏之學見于與吳國華書更閱四十年至于靖康元年前上疏追奪王爵罷配享孔子且欲磔毀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四 元祐 八

三經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中立亦謹避之不於此見公學問道德入人之深心悅誠服雖沒世而猶不忘哉呂氏此疏慷慨而言大義炳如中引彭越樂布事尤爲通人之論閩志載黃隱莆田人爲國子司業力排王安石新經取其版火之則悉與楊氏合矣

附黃魯直奉和文潛贈無咎篇末多見及以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爲韻 元祐元年秘書省作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復鑿



戶牖譬如學捧心初不悟已醜玉石恐俱焚公  
爲區別不

考畧曰此詩八首錄一其年公薨而三經字說  
有禁山谷獨言妙處堪不朽附錄於黃隱揚中  
立後竊怪當時玉石俱焚者何紛也

題西太一宮壁二首○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

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其二三十  
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  
陳迹都迷

考略曰公此詩不知作於何年因蘇黃和篇皆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四

元祐

九

在元祐元年故並錄於此西清詩話曰元祐間  
東坡奉祠西太一宮見公舊詩云云注目久之  
曰此老野狐精也今以本詩考之覺此語與詩  
意全然無着疑必非東坡之言

附黃魯直次韻王荆公題西太乙宮壁二首元

祐元年秘書省作風急啼鳥未了雨來戰蟻方酣

真是真非安在人間北看成南其二晚風池蓮

香度曉日宮槐影西白下長干夢到青門紫曲

塵迷

有懷半山老人再次韻二首○短世風驚雨過

成功憂迷酒酣草元不妨準易論詩終近周南  
其二

○噉羨不如放麋樂年終愧巴西欲問老  
翁歸處帝鄉無路雲迷

考畧曰諸和詩惟有懷二首則爲專頌荆公東  
坡詩二首祇末二句畧及之茲不錄

附靖康初楊時論蔡京疏有無名氏書其後曰

荆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宋  
朝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祐諸賢之  
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黨禁之禍以  
攻蔡京爲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荆公皆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四

元祐

十

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  
於淵公而龜山之進又由於蔡京波瀾相推全  
與荆公無涉至於龜山在徽宗時不攻蔡京而  
攻荆公則感京之恩畏京之勢而欺荆公已死  
者爲易與故舍時政而追往事耳其論鳧鷖詩  
解謂爲侈靡之端尤爲可笑宣和君臣豈嘗陳  
詩以聽政哉此等謬論皆當駁正漫然載之亦  
世俗之舊見也

考畧曰此高識宏論也考略成遂采錄以爲是  
書之殿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廿五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廿五

實錄考上下二册

元祐元年丙寅

二月修神宗實錄

實錄考上

神宗實錄初修於元祐者曰墨本紹聖重修者曰朱墨本渡江後至紹興四年再修於范冲以爲宣和間得之梁師成者即此朱墨本也實錄詔修於元祐元年二月四月而公薨是實錄爲

王荆公年譜考畧

卷廿五 目錄

一

公身後之書而必詳著於卷末者所以識黨禍之所由來而公之受穢且蔓延於千萬世尤莫甚於此書作實錄考○王明清玉照新志二條尤爲實錄考不可少之文已特載之卷首茲不錄

考畧曰嗚呼自古朋黨之禍見於漢唐末造者酷矣而未有若宋南北之禍最烈則以漢唐之黨禍在一時而宋南北之黨禍且蔓延於千萬世夫朋黨盛則其國必亡而徒黨之人亦盡漢唐之已事然矣惟宋則不然宋自景祐慶歷以

來朋黨已有其端唯天子詔戒百官朋黨其臣若歐陽修亦以爲言然其時在朝多正人君子雖曰呂范交惡而仇讎已解國事無廢故自慶歷至嘉祐天下尤稱盛治至治平濮議起而在朝之局一變然韓魏公負天下重望數十年雖若彭思永指以爲奸邪而天下之人不信卽傳之後世於魏公無害也呂誨亦稱歐陽修爲首禍而修自爲濮議逾萬言亦足以自達其旨而濮議亦息惟熙寧攻新法者則不然熙寧攻新法之人其徒黨旣盛而神宗之信任安石益專

王荆公年譜考畧

卷廿五 目錄

二

則諸人之積怨亦已深矣而不料元祐方起而改新法者皆前日攻新法之人也且以攻新法之人又爲共修實錄之人而朱墨史又出矣自是互相攻詰則又不在于新法而在于實錄當元祐初修實錄時呂大防劉安世諸人定介甫親黨呂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親黨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勝之朝堂是以安石無黨者而皆名之以爲黨及紹聖改元章蔡用事卽首舉所修實錄非是而以爲報復之端是朱墨史一書元祐諸人實有以啟之范祖禹呂



大防初修實錄既盡書安石之過而紹聖反之自紹聖至於紹興三十年間流離竄逐痛深骨髓范冲爲祖禹之子相爲報復則凡嚮時元祐采於涑水記聞諸書增添不知其幾刻削朱墨新書所書安石之美者又不知其幾且是時章蔡徒黨既盡更無有起而與之爭者而道學門戶日熾於是楊中立日錄辨出矣李仁甫之長編又出無非取之渡江後所修者至其甚則有讀二陳遺墨尙以攻詰安石爲未盡而搜羅雜說尤夥自是元人遂纂入宋史而此書更無平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五日錄 三

反之日矣

神宗實錄熙寧日錄與後來朱墨史後之人不獲見全書矣然卽當時諸儒所紀載亦嘗參差而不合也故有謂日錄安石自作及將終乃自悔而欲燬之者有謂日錄爲蔡卞改作而非盡爲安石原本者有謂朱墨本爲蔡卞不欲使人見其後梁師成得之禁中而元祐諸家子弟獨得見之後遂有携之渡江者又有謂渡江後朱墨本多爲范冲所改竄而并非紹興重修原本者以予考之謂日錄爲安石所自作則然謂

安石美則歸亡過則歸君則不然安石之得君至矣熙寧所行之新法皆出於安石當時在朝所攻者新法而安石自以爲美則猶是也新法也安得於新法之外別有過則歸君之事如使過歸君者猶在新法則安石不幾於自毀其法乎吾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熙寧二年安石始參知政事新法猶未盡行而呂誨所疏十事見之彈章者已有掠美於己歛怨於君之說予旣爲辨之詳矣其後見高安陳汝錡作司馬光論乃有先得予心者予亦備錄於雜說中後來改朱墨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五日錄 四

史者欲實安石之罪乃造爲臨終自悔之言以脫其改竄之私使果自爲之而自悔之則自歸金陵十年何難舉而昇之火而必待臨終始命猶子防焚之耶旣命防焚之而防又以他書易之其設心又果安在也且是時有子旁侍側豫國夫人亦知書曷不命其子與妻焚之子與妻又不知防易以他書曷何一家之中欺罔者如彼而蒙昧者又若此耶唐氏左編曰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至是卽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實文飾姦



偽盡改所修實錄正史又閱陳師錫與陳瑩中書曰昔嘗見禁致遠言荆公晚年自悔作此書臨終命門人焚之予取他書以給公公沒予遂縱橫撰造恣逞私意甚者至於因事記言而爲異日自使之計此言又與命姪防焚之異矣要之此皆妄言也使非元祐諸臣造作謗書則熙寧日錄必不出予安得有縱橫改竄以爲異日自便之事當元祐初修實錄時陸農師與范淳夫爭辯農師多是安石故曰佞范氏盡書安石之過故曰謗紹聖元年蔡卞言實錄非是奏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五日錄 五

重修而安石之日錄始出日錄出則人皆見之使其中果有非薄朝野譏訕同官之事又何敢上之廟堂以欺君而下益授仇讎以口實乎故知荆公日錄紀美不紀惡故予得公然據之以爲史而又奚以改爲哉吾意凡予朱筆所抹者特在於書安石之過耳豈其有元祐頌君之矣而敢于抹之又豈有君本無過而下敢以有過歸之哉且實錄之爲謗書則固確有明徵也安石推尊韓富歐陽以及呂公著生死未之有易載于臨川集詳矣而世傳史載安石謂修附麗

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又比富弼爲象恭滔天使安石不而果有是言雖謂之病狂喪心可也及閱王明清玉照新志則知元祐初修實錄所爲韓富歐陽傳皆采之司馬涑水記聞而是時安石日錄未出則凡後來揚中立入於日錄辯猶是元祐初成之新史而非安石之日錄也元祐之黨而紹聖報之及黨碑出而當之者寒心見之者切齒孰不以紹聖報復爲太甚而豈知先處於太甚者則有元祐廟堂之勝也使非明清玉照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五日錄 六

載之未有知其所由來者即玉照載之而至今六七百年未有舉是爲元祐黨人罪是愈不可以不辨然則謂朱墨史得之梁師成之家亦非歟曰元祐新史多取於涑水記聞等書以爲出於謗書無疑矣陳直齋書錄有言神宗實錄考異二百卷史官范冲等撰建炎初有詔重修紹興六年書成考異者脩朱墨黃三書而明著其去取之意也初蔡卞既改舊錄每卷成納之禁中將泯其迹而使新錄獨行所謂朱墨本世不得見梁



師成用事自謂蘇氏遺體招延元祐諸家子孫若范温秦湛之流師成在禁中見其書爲諸人道之因曰此不可不錄師成如其言及敗沒入有得其書者携以渡江遂傳於世由其言則皆倘恍而無據使蔡卞於朱墨史以爲不可令人見何難遽自毀之如以爲猶是官書不可得而毀則亦當藏之秘閣且徽宗時朝政雖壞然猶購求士民藏書其有所秘未見之書是備觀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二館書逸遺補全校正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五日錄 七

秘閣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秘閣之儲蕩然無遺卽朱墨史猶存亦必同歸灰燼無疑也如以爲藏之禁中師成得竊而出之師成實卒於靖康元年當此干戈搶攘之際既敗沒入之餘安得有人焉得其書而携之渡江者此必元祐黨後人托之梁師成而以爲死無可證是又確然而無疑者也

實錄考下

熙寧實錄一書所甚昌言排之者陳瑩中也瑩中著尊堯錄曰蔡氏尊私史而壓宗廟嗚呼瑩

中祇知尊堯之爲名甚美而亦知尊堯之實安在乎夫所謂尊堯者神宗也堯誅四凶而天下咸服神宗以臯夔稷契待安石而諸人則盡書安石之過有甚於共工驩兜則神宗亦得分過矣謂之尊堯可乎安石在相位始終不過七年而神宗之行新法十八年而未之有改一旦新君初立刻除成法殆盡雖曰以母改子而神宗十八年天子非若中道崩殂小弱者比也設國無主母其又何說之辭而謂之尊堯可乎且夫尊私史而壓宗廟瑩中祇知安石日錄爲私史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五日錄 八

亦曾問元祐初修實錄范祖禹呂大防盡采之涑水記聞邵氏聞見錄獨非私書乎夫以元祐初史盡采之涑水記聞諸書則凡紹聖之所改者仍是以私史故私史又豈得謂之壓宗廟乎王明清玉照新志曰初史多取司馬文正涑水記聞至新史於是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則是以私史抹私史此固其明驗也當元祐初陸佃與范祖禹黃庭堅爭辯大要多是安石庭堅曰若是則佞史也佃曰如君言豈非謗書乎以此而推之元祐初史其不得以宗廟壓日錄又



明矣

神宗實錄詔修於元祐元年此固朝廷體制則然即諸臣美惡畢書悉操於史臣之手而人主得垂爲世範亦體制宜然未有元祐之墨方乾而紹聖重修之議即起此固千古所不數有之事也若如王明清王照所記則當王氏日錄未出之先而諸臣已肆爲醜詆若此雖欲不重修可乎故後來徽廟諸臣亦言兩家互有得失未嘗於元祐獨有偏辭也

紹聖十二月三省同進呈臺諫前後章疏言實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五日錄 九

錄院前後所修先帝實錄類多附會姦言詆熙寧以來政事及國史院取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所供文狀各稱別無按據得之傳聞事上曰文字以盡見史臣敢如此誕慢不恭章惇曰不惟多稱得於傳聞雖有臣僚家取到文字亦不可信但其言以傳聞修史欺誕敢如此安燾曰自古史官未有如此者亦朝廷不幸○考略曰子厚之言極合當日情事不可以爲出于仇讎之口而忽之先是歐陽修乞根究蔣之奇事亦僅以風聞了之宋時臺諫習氣如此亦一秕政

也即臣僚家取到文字亦不可信又孰有甚於邵氏聞見錄涑水記聞哉

陸佃遷禮部侍郎所修神宗實錄數與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爲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實錄成加直學士紹聖初治實錄罪坐落職

劉拯字彥修南陵人紹聖初爲御史言元祐修先帝實錄以司馬光蘇軾之門人范祖禹黃庭堅秦觀爲之竄易增減評毀先烈願明正國典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廿五日錄 十

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徽宗時言元祐紹聖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當折衷其說傳信萬世遂詔刊定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徽宗立遷中書舍人修神宗史勣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閱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石安日錄各爲之說故論議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訂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



謝文瓘陳州人徽宗立詔修神宗寶訓文瓘請  
擇當時大政事大黜陟節其要旨而爲之說以  
進然所論率是王安石謂神宗能察衆多之謗  
任之而不貳於是朋黨消而威柄立他放此  
考略曰陸佃以下諸人於元祐初修實錄未嘗  
有恕辭卽文瓘謂神宗能察衆多之口任安石  
勿貳故朋黨消而威柄立尤甚切當日情事未  
可以爲率是安石而忽之也

王荆公年譜考畧雜錄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雜錄卷之一

五倫考序

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  
已任此正言也惟安石誠足以當之毀言出而  
諸美畢敗矣道德莫重於五倫作五倫考上翔  
著

君臣考

嗚呼自古君臣相與之際蓋難言之矣有君而無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雜錄

一

臣則其國不治有臣而無君則其國不治有君有  
臣矣而或爲同朝忌之有小人間之則其國猶不  
治也昔者堯舜在上有皋夔稷契爲之臣都兪吁  
咈其治可謂綦隆矣至如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  
於傅說其人皆來自田間學焉而後臣之而周公  
以介弟之貴憑叔父之親輔相幼主又無論已迄  
乎霸國之餘若齊桓公之於管仲蜀先主之於諸  
葛亮亦相望於數百年而間有一遇焉由漢唐以  
至於宋中間治若賢相乘風雲之會而同魚水之  
歡亦固多有之而未有若神宗之於王安石也安



石在仁宗英宗時大臣屢交薦於朝則文富韓歐諸大賢也辭召試辭集賢校理辭同修起居注辭服闋趣召赴闕或至於六七不允則仁廟英廟皆然熙寧初立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未數月而越次入對二年而參知政事三年遂同平章軍國事新法議起舉朝攻之者愈衆而神宗信任之益堅安石何以得此於神宗哉蓋由神宗固大有爲之君而安石又爲世所不常有之人其欲振累世因循苟且之習而措天下於家給人足君臣固一德一心也七年辭位而去八年復召九年再辭遂終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雜錄

二

身不復出其再辭而再去也其君固強留之而不能其臣亦非有不得於君而決去且其言曰處勢重而任事久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蓋未有也又曰欲及罪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爲聖世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主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嗚呼有臣若此其於大臣進退之義何歉焉安石去而封舒封荆爲僕射爲特進十年之中遣賜湯藥存問無虛歲有君如此其於去國之臣又何所歉哉昔蕭何與漢高帝並

起爲吏佐帝定天下功臣位居第一其後益封置衛買民田宅若有疑於其臣臣亦致疑於其若卒下相國廷尉械繫之唐太宗謂魏徵箴規過失不可一日離左右其薨也旣自製碑文又許以公主妻其子乃未數月而踣碑罷婚雖其後高帝以其過歸已太宗踰年爲復立其碑孰能如安石得君再起再罷皆出於己所自求而神宗恩禮有加終未之少替也哉夫何後之造謗者於安石初仕置文潞公歐陽公交薦於朝者不言而曰藉韓呂以爲重於熙寧之入朝也置仁宗英宗屢召不言而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雜錄

三

曰由韓維素譽於東宮至其甚則曰安石得進由于藍元震又於辭位而去也於神宗勅斷來章者不言而一則曰雖上亦厭之再則曰雖上亦厭之又曰太后亦嘗涕泣宮中也吾試有以詰之使安石爲相而帝果厭之則卽一辭而可聽之去唯恐其不速矣曷爲每懇至再三而猶未之允若安石所與王參政二書尤可證也且上旣厭之則安石旣去新法宜可以速改上有以慰太后之心以全其孝而已亦得以少寬其厭惡之情何新法行於元豐猶十年而未之改也又其甚者神宗於熙寧



初問韓琦問富弼司馬光王安石何如人也中間問王安國卿兄何如人至元豐三年則安石歸金陵數年矣猶於會鞏有問曰王安石何如人夫問其人是不知其人而問之而從所問者以質其然否雖不厭其數可也乃當熙寧之初舉朝攻之而不顧元豐之去新法尙行而未改使諸臣進說於君者皆不善而不足聽耶則朝廷可謂無人使其言皆善而君不一聽之耶視神宗爲何如主也原作僞者之心不過欲借他人之口吻以遂其貶損私懷而乃據其私書喋喋登之史冊奚爲哉夫以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雜錄

四

安石之得君如此神宗之信用其臣如此而卒不能大有爲於當世實由朋黨有以激之也激而不已則有元祐之更張紹聖之報復崇寧大觀之竄逐遂使奸邪得志國勢敗壞以至於亡而猶不覺悟豈不哀哉而論者且曰宋之亡由安石一倡而百和作君臣考

父子考

考畧曰荆公生於臨江官舍幼而隨父宦遊年十九而孤其事父固無可言者母長壽縣君曾子固稱道其賢載於墓銘中甚詳安石事母孝養見於

上執政書上富相公書及辭官職諸表章甚備亦無可言者及閱程氏遺書謂介甫事君不知道因及其平居事親最孝至是亦想其孝之非實則雖未嘗明言其不孝而已若於孝道爲有虧是豈仁人君子論人所宜牽連若此哉公之子雱幼負其過人之姿長而以科名自致通顯官止於天章閣待制受詔纂修經義而不及軍國重務亦無可言者自崇韓富之首其言見於邵氏聞見錄而程氏遺書亦載之則吾不知二書孰爲先後豈果由出於伯淳之口耶於是地獄荷校之說尤紛紛並起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雜錄

五

則因毀其父而弁及其子穆堂李氏旣辨其妄矣而予於元澤本傳亦有所論著云女與子一也公有二女一嫁吳安持一嫁蔡元度下二女皆能詩文公亦屢有寄二女詩亦無可言者而說者曰安石女嫁蔡卞知書能詩蔡氏事必先與謀然後行後卒以敗名荆公生子女皆聰俊其敗類流禍乃爾真間氣之鍾也此載於湧幢小品不知朱氏采自何書也又王氏池北偶談曰李騰空林甫女得道廬山卽李白送內往廬山尋女道士李騰空是也茅山有秦檜女繡大士像甚靈異見蔣說安石



女最工詩見覺範詩云云曰此浪子和尙耳見吳曾漫錄又云蔡下妻亦安石女能文三奸皆有如此女子亦一奇也嗚呼此王氏非毀女子也譽女子也然亦非譽女子也譽女子而因得擠其父於林甫秦檜之列而以爲三奸王氏非毀安石又何其牽連之不憚煩若此哉以是知毀安石者無之而不毀以至於一家之中自父子兄弟子女而無一人得免者於是作父子考

兄弟考

夫臨川王氏之才盛矣安石兄弟七人而安仁安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雜錄 六

道皆爲異母兄而相繼早喪安石爲文而哀之甚痛二兄一嫂未葬屢見於尺牘章奏甚詳惟安國文學聲名見推於當世大賢尤著卽安石兄弟詩辭倡和見於集中者於安國尤多安國之死也曾子固序其文集稱之曰孝友與安石同使平甫生前果有大不悅於其兄安石於平甫死後又安能揄揚其美至此說者曰安國甚惡呂惠鄉於是放鄭聲遠佞人之誚亦遂有鄭俠之獄而辭連安國是不然夫惠鄉敢於背安石何有於安國且事有無不可知也是時輕薄者慣造僞書又安知非

以鄭俠獄事後僞爲之以實其惠鄉之罪耶故遠佞人之說三載之而三異辭穆堂李氏辨之尤詳云至哭影堂孰從而見之新法行而其禍滅門又何爲至於此極安國之不得大用而亦未嘗不用也而曰由不悅於其兄使然於是乎蘇軾薦王游一表又作其言尤鄙俚不堪此如子瞻謂唐人妄撰與大顛書者雖退之家奴僕不爲今予於子瞻亦云安石之誌常父墓也曰先生孝友最隆於誌平甫墓則亦曰孝友而安石友愛之誼其詩與文施於一兄一弟者尤可考而知是孝友固王氏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雜錄 七

家法也作兄弟考

夫婦考

予旣作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考以爲一家之中毀其子而弁及其女而無一人得免者亦已甚矣而夫婦可無論也雖嘗見魏泰東軒筆錄載豫國夫人叱葉均毛抗事高文虎蓼花閒錄載吳國夫人以錦帳嫁女事以爲二說雖瑣屑誕妄然猶無已甚之辭卽實有其事猶無大傷於名義固可置而勿辨也及閱讀二陳諫議遺墨觀列荆公罪狀甚厲而其中有曰使其妻窮奢極侈斥逐娣姒而詬



叱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書以爲安石不能齊家之證是愈不可以不辨夫荆公之母與荆公夫人皆吳氏女吳敏父子三人並起家成進士爲時聞人考曾子固誌永安縣君謝氏墓則安石之祖母也誌仁壽縣太君吳氏墓則安石之母而吳敏之女也安石所撰黃夫人墓表敏之配而安石之外祖母也敏爲敏之弟安石誌河東縣太君墓爲吳敏夫人而荆公夫人之祖母也考其文因以知諸夫人皆遵尙禮教上下和睦其被及於諸婦女無不知書能詩文不獨王氏閨門世有家法而得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雜錄

八

外戚尤不爲無助安仁安道爲安石異母兄而及其死也無不喪事盡哀二兄一嫂未葬屢見於尺牘奏章其友愛如此夫人安得有斥逐娣姒之事安石守道安貧見稱於當世太賢其著雖處鄉相之貴自奉與寒素無異今而曰窮奢極侈豈卽錦帳嫁女之事乎而又曰斥逐娣姒則又不知其出於何書也要之一家之中自父子兄弟子女而無一人得免者至是又及於豫國夫人而責其不能教家以爲安石罪則讀二陳遺墨者之爲之也已甚也不得已於是乎夫婦考又作

朋友考

嘗考荆公生平其交遊最厚者自曾子固而外則有孫正之王逢原孫莘老王深父劉原父貢父丁元珍常夷甫崔伯易諸人此皆文學行誼見推於當世大賢者也而後人詆毀荆公無論當時同行新法者既盡目之以爲黨指之以爲小人卽後來稍官於熙寧間雖於新法之行無所與亦必從而詆毀之如於常夷甫崔伯易其尤也惟原逢深父皆卒於嘉祐治平原父亦卒于熙寧元年丁元珍輒軻兵戎間莘老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子固在外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雜錄

九

十年轉走六郡至元豐三年而後入朝惟孫正之終身不仕獨幸得免耳嗚呼荆公無黨者也而後來樹黨以攻荆公并以荆公所交當世賢者盡目之爲黨其造作語言鄙俚不堪而求其實則皆爲無稽之言故予於孫莘老常夷甫崔伯易皆有所論著焉莘老以議新法不合亦緣公事其於朋友交誼何傷哉及公謝政歸金陵而莘老往見之後之好爲議論者亦必曰人皆服其德量嗚呼使介甫果小人耶則莘老既常水火於朝亦何嫌遽絕之於後而必往見之奚爲且使莘老與介甫爲貧



賤之交則當介甫勢位隆盛時而吾不屑與之爲苟合及其零落可憫而吾猶念其故舊之情不惜往見之謂之有德量可也乃介甫以使相之重得遂其山林之志君臣恩誼稠疊無間又以當時負才如子瞻及其道過金陵流連唱和見於詩篇不一而止安得以莘老一見獨漫許爲有德量哉且朋友有誄與銘並重使莘老非有深服於介甫則生前一往見足矣而死又何爲誄之觀莘老往見介甫有書寥寥數語而猶見錄集中以傳於後世然而友朋之誼自在也至如介甫子固說者謂二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雜錄

十

人始合而終睽則予於是集中已辨之詳矣作朋友考

原黨

考畧曰儒學莫盛於宋而其學術源流至宋而大分則尤莫盛於洛學夫問其源則皆曰自孔氏而及其流也則經學道學之名以立宋自天聖明道以來若孫明復石守道胡翼之歐陽永叔李泰伯皆以經學鳴於世者也同時若曾子固王介甫劉原父其年輩稍後於諸君子而其通經學古自孔子後必歸於孟荀楊韓周茂叔與曾子固王介甫年相若而程伯淳正叔兄弟又後曾王十餘歲自二程師事周茂叔而道學興焉然當嘉祐治平間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雜錄

十一

知茂叔者甚稀以故歐陽曾王皆以文學議論奔走天下士而於茂叔不聞有往來竿牘之煩彼此交相慕悅之言蓋自道學諸儒旣以爲獨得千五百年不傳之秘自是如荀卿揚雄猶不得與孟子同列而韓愈歐陽修亦並以浮華文士目之則凡子固介甫皆不得與於道學之數又無論也伯淳爲嘉祐二年進士與子固同出於歐公之門及考二程遺書於歐會二公曾無一言相及獨紀與介甫論學多至數十條伯淳於介甫其年少十餘歲其於論學也一則曰望塔說相輪一則曰近與吳



師禮談介甫錯處爲我達諸介甫其言若甚高而其形爲辭氣狀貌不啻若師傅自居而以弟子畜介甫又介甫與茂叔年相若之人一則曰少年懷刺三及門而三辭一則曰介甫年三十九茂叔與語連日夜至忘寢食及徧考茂叔介甫二人全書亦皆無一語相及則又何也介甫生平既無聚徒講學之名卽人有問焉必荅亦無有近於望塔說相輪之事介甫之學以孔孟爲師如使茂叔與語若猶不出太極圖一書與尋孔顏之樂有吾與點也之意兩語亦安能令其精思至忘寢食哉夫自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雜錄

十二

介甫當國所不理於衆口者新法耳而於講學無與也熙寧四年初變科舉法而春秋不以之取士八年始頒三經義於天下踰年謝政歸金陵而字說復行於元豐之世故春秋及三經義字說熙豐諸賢未有起而議之者惟元祐初立司馬光盡反熙豐新法以至變更貢舉立春秋學三經字說皆有禁而其首攻王氏學術者程門弟子楊中立也中立與吳國華書在於元祐元年自是若邵氏聞見錄涑水紀聞溫公日錄范氏朱墨史著書立說各私行其胸臆以攻王氏則皆爲洛學之徒奪王

爵去配享三經字說有辯紛七見於章奏者亦先發於楊中立故予於陳氏遺書首錄李端伯所紀二條以見後來介甫得謗於洛學之徒最先亦最甚此宋世學術源流之所由分而以講學自名者顧以不講學之王介甫爲標的而集矢不遺餘力焉至此此外議介甫者數十條皆已甚之辭而爲後人采錄增加者予亦時有所辨論不得已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雜錄

十三



陳氏甘露園長書四論

王安石一

高安陳汝錡曰介甫以新法負謗於當時貽指摘於後世善狀不彰而惡聲之嘈也滿耳此古今一大冤案卒未有開而赦之者何也今姑無論其立法之是非與閭閻之利病試就攻介甫之人而反覆其議論有以見攻之者之好勝而不情而曲不在介甫也熙寧新法所稱為民最害者莫如免役青苗而斷也新法立赤幟而攻之者在當時莫如蘇子瞻范堯夫而在後莫如朱元晦子瞻論免役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雜錄

十四

之害謂役人必差用鄉戶如衣之必用絲麻食之必用五穀不得以他物代換及君實議復差役又極言役可雇不可差雖聖人復起不能易農民應差官吏首端需求比於僱役苦樂十倍而堯夫亦謂差役一事當熟講不然滋為民害然則向之所謂必不可行而以爲有錢荒之弊者又後之所謂必不可罷罷則滋害而以俟聖人於百世者也朱元晦恨介甫汲也財利使天下嚮然喪其樂生之心及建社倉則夏受粟而秋息以償猶之乎青苗法也有問之者元晦奮然曰介甫獨散青苗一事

是耳因作社倉記以述其意復上其法於朝朝以其法下之於諸路而堯夫當元祐時亦嘗有復散青苗足國用之請然則熙寧諸老所鬭爭而以爲有蠶食督責之弊者又堯夫所復請以足國而元晦所陽避其名而陰祖其實者也即三君子以例餘人而一時爭辨皆好勝可知即免役法之不可罷青苗法之可已罷而復行乃可易名為社倉以例餘法而一切設施皆便盡可知周茂叔不嘗喜好介甫與語連日夜乎不媿也頌熙寧新政之美乎事具蒲宗孟墓碣以茂叔所嘉與而樂頌者而流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雜錄

十五

俗曉也不已後之人又從而吹聲焉嘻甚哉原介甫所以負當時謗而貽後世指摘不解者一則峻逐言者以期於法之必行而爲士大夫所不喜一則更張無序講非常之原於旦夕間以與愚民慮始紛也而爲閭里市井所驚疑重以用事諸臣推行大過浸違初旨者比也而有之此則介甫所不得不任其咎者而法無恙也奈之何咎介甫而遷怒於介甫之法哉豈惟遷怒於其法且併遷怒於其所與之人而俾之無所容於天地如李定是已定之自秀州入也舉朝喙齧爲匿服不孝而定自辨



實不知爲仇氏所生疑不敢服故以父老侍養解官本傳亦謂定分財賑族家無餘資得任子以與兄息死之日諸子皆布衣用情厚矣世有厚於宗族與兄之子而反薄於其母乎世有能解官侍養父而不能持所生母服乎此事理之必不然者今徒以附合新法之故橫而被之以不孝之名不以本傳求之一往污蠱無浣濯之路矣嗚呼厚士而忍污蠱之甘心焉又何怪良法而不曉也爭曰罪之魁而禍之首也

王安石二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雜錄

十六

楊中立當靖康初論蔡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加王配享孔廟今日之事雖成於蔡京實釀於安石此語既倡口寔翩翩以熙寧爲禍敗靖康之始基以安石爲鼓舞蔡京之前茅不惟下誣安石抑亦上累神考今史牒具在凡京所逢迎如虛無是溺土木是崇脂膏腴剝於下而盤樂於上蠹國害民非一政然何者爲熙寧之政凡京所交結如內侍則童貫李彥梁師成佞倖則冲劬父子執政則王黼白時中李邦彥輩挑釁召亂非一人然何者爲熙寧之人雖京弟

下館甥介甫而京不以卞故受知介甫用事於熙寧元豐之間也何與介甫事而以爲致有今日之禍者王安石乎推尊配享特借此爲欺君盜寵之地而庶幾彌縫其不肖之心耳如篡漢爲魏者未嘗不藉口於舜禹之事造作符命弄孺子嬰於股掌者未嘗不以周公之居攝爲解然豈可謂三讓登壇厲階于讓德稽首而負扈南面乃教後世以稱假皇帝成卽真之謀哉夫京惟不能繼述熙寧之法京而繼述熙寧之法卽保甲一事已足以尊武救敗杜南牧之萌而寢北轅之釁矣何者宋武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雜錄

十七

衰而積弱之國也將權釋於杯酒而藩方之兵弱天子之禁軍以成邊備征討而王畿之兵弱招遊手而涇刺之旣違土著兼困民供而所在防禦之兵弱以故金虜一訂陷朔代圍大原下燕薊直擣汴京有南朝無人之嘆而太后手詔亦有人不知兵之恨使保甲不廢則訓練以時韜鈴日熟家有千櫓而人皆敵愾縱胡馬南嘶亦何至掉臂行數千里無一城一壘攫其鋒者而又何至紛七召集下哀痛勤王之詔哉故吾以爲編保甲習民兵已逆知他日之必有靖康而靖康之所以河決魚爛



者正以保甲之法壞蒙其名而棄其實額日廣而銳日銷驅病婦弱子張空券以與餓豺狼鬪而立碎於爪吻之下耳尚介甫之詛且詈乎抑又有疑熙寧新法皆法所不得不新而獨增置官觀使以處異議落職之人爲崇左道而紊官制然先後諸老靡不喋匕新法之爭者至於宮觀有差則以天子之心脅侍從勾管昏淫之鬼而提舉之反安焉噤不聞出一語而太一神霄醴泉萬壽之踵相望而奉祠者皆前日扼腕新法之人也豈祠祿實便於已而諸法乃無一便於國而更以爲靖康禍本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雜錄 十八

乎信矣夫宋人之議論多也

司馬光一

靖康之禍論者謂始於介甫吾以爲始於君實非君實能禍靖康而激靖康之禍者若實也夫新法非漫然而姑嘗試之者每一法立其君其相徃復商訂如家人朋友相辨析積歲彌月乃始布爲令甲而神宗又非生長深宮慣於閭里休戚之故者推利而計害原始而究終法未布於方內而情僞已瞭徹胸中如列眉故雖以太后之尊岐王之戚上自執政下迨監門競苦口焉而不爲中止雖其

間奉行過當容有利與害隣而實與名戾者要在因其舊以圖其新救其疵以成其美使下不厲民而上不失先帝遺意斯宵小無所乘其間而報復之禍無從起矣安在悻匕自用盡反前轍前以大后諸人爭之而不能得之於神宗者今以范蘇諸人爭之而不能得之於君實一有逢已之蔡京則喜爲奉法蓋先帝肉未冷而諸法破壞盡矣是欲以臣而勝君而謀之數十年者可廢之一朝也是謂已之識慮爲能賢於先帝而昔以爲良法今以爲稅政也不大橫乎孔子何以稱孟莊子之不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雜錄 十九

改父臣與父政乎今其言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若王安石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夫以神宗之爲君豈政由甯氏聽穿鼻於其臣者而云安石所建立乎安石免相居金陵者八年新法之行如故也安石建之能使神宗終身守之而不與手實鬻祠俱報罷乎且元祐之刻除更張無孑遺而所云百世不可變者安在乎吾恐先帝有靈目不能一日瞑地下也又云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以子改父夫一切因革所爲告之宗廟頌而播之天下臣民者吾君之子不曰吾君



之母也君母而可廢閣先帝行事是呂后之所以滅劉而武后之所以篡唐爲周也人臣而可挾母后之權弁髦其主是徐紇鄭儼李神軌之共相表裏而勢傾中外也尙可訓乎况元祐之初嗣君已十餘齡矣非遺腹襁褓而君者朝廷進止但取決於宣仁而嗣君無與焉雖嗣君有問而大臣無對此何禮也蘇子容危其事每謂諸老無太紛紜君長誰任其咎而哲宗亦謂惟蘇頌知君臣之體蓋哲宗之藏怒蓄憤已不在紹聖親政之日而小人之逢君報怨亦不待惇京用事之時矣何者人臣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雜錄

二十

而務勝其君以爲忠豈人子而不務繼述父以爲孝上見其意下將表異一表之於章惇而羈管竄逐無虛日再表之於蔡京而爲妖爲孽外假紹述之名而以濟其私而宋事不可爲矣君實不當少分其咎哉孔子曰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不慮終不稽敝乃舉而委之於天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天可俸乎天而以死先君祚宋乎則太甲之顛覆典刑爲天實祚商而漢惠帝之與曹參輩守畫一而淨清焉爲天不祚漢矣

司馬光二

然則史何以是君實而非介甫豈是與非皆兒戲不足爲明徵考信之地歟曰史何可廢也惟是熙豐元祐之史則不幸而近於兒戲夫史公評也定論也評不公爲曲筆論不定則毀譽以愛憎而讀者靡所適從陳壽被撻而謂將峇非武侯所長魏收德揚休之助已作佳傳以報而旣貪且虐之父以惠政稱之口語迄於今而未已神宗實錄始之以范祖禹而終之以范冲祖禹君實之門人也君實與介甫爲水火而史作於其門人之手有不舉之使升天按之使入泥者乎於是乎有蔡卞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雜錄

廿一

之芟改有陸佃之重修不旋踵而范冲之朱墨史行矣而冲又祖禹之子也祖禹坐詆介甫獲罪死而史復竄易於其子之手重以天語之叮嚀有不修父之怨詆益深而益巧者乎一介甫一君實耳前是之而後非之甲非之而乙是之以此定論論定乎評且公且私乎曾公亮謂上與介甫如一人神宗亦謂自古君臣如朕與安石相知絕少而范氏父子皆儘書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夫旣君臣相知如一人矣則有唱必和旣都且俞神宗雖聖安石得取分焉而過安石亦所以過神宗矣又



何必揚上休美而聚諸不美之談歛之此一人之身也徽哲二宗非神宗子乎哲宗謂祖禹錄神宗事非實而刊定之以金陵日錄徽宗當失國播遷之餘聞有携日錄來者亟輟衣帶而視之是二君終不以安石為過也知變法實先帝本意而過不在安石也先帝不以為過先帝之二子不以為過而秉筆者務索其疵而求其疵不少貸何意哉况蔡史之專是介甫與范史之專是君實等耳是介甫者有所私不得稱信史是君實者獨無所私一皆實錄乎使范氏史可信則蔡氏史亦可信又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雜錄

廿二

何所據而此之信彼之疑也陸農師嘗謂新法擾民謂介甫拒諫其於介甫非苟同者而亦指范史為謗書蓋譏稱之難憑而斧衮之失實有不可勝記者矣後之人乃日攘臂於其中據一家私議論而詛之視之日某也是某也非嗚呼愚哉然范史遂行於世而日錄湮不傳何也日蔡京假紹述為身利身之不保而國亦隨之建炎紹興之政羞稱焉故尊元祐而黜熙豐熙豐黜而日錄黜矣若之何其行之也

存是樓書陳氏王安石四論後○嘉慶二年丁

已十月高安王生齡啟周以鄉先輩陳汝錡所著王安石論二篇又論司馬光二篇弁至若怪安石不得大行其志於天下與負重謗於後世實由於司馬光也先是予聞無錫顧棟高先生著有王荆公年譜求之十餘年至戊午乃因金匱顧公響泉光旭使人從其家鈔得之及觀其自序云嘗緝司馬溫公年譜成說者謂汴宋之局溫公與荆公為乘除諸有司馬而無王則是紀美而貸惡即於勸懲之道不備及較觀陳書亦以司馬為言而主意各別判若天淵適予全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雜錄

廿三

部稿亦成其是非所散見於譜中者已略具矣故於二公書均可置而勿辯惟陳氏以一人獨見似為眾耳所駭聞不得不悉為錄之安知天下之大數千百年之後不復有眾惡必察如陳君者哉汝錡字伯容高安人前明萬歷間貢生官止於教諭著有周史總長書短書王生云此四論即長書中所錄而出之者也王生并錄長書中王安石史謗十九條庚申又錄來短書中數條其好辯如此殆猶有不得已之意乎伯容於陳邦瞻德遠為叔父行德遠官尚書以文名



世予觀所著宋史紀事本末一書傳安石事與羣言無異遂不能無異於伯容而伯容乃以異獨傳

王荆公年譜考略雜錄卷之二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二雜錄

楊氏丹鉛錄五條

楊用修學極博著書最多丹鉛錄其一也從來攻安石者多矣其甚也未有若周德恭斥神宗合赧亥桓靈爲一人其和之未有若用修斥安石合莽操懿溫伯鯨商鞅爲一人之甚及考其丹鉛所錄則已不勝其支離誕妄昔唐柳子厚作非國語而宋元人又有作非七國語者用修

作丹鉛錄而陳耀文正楊之書又出正楊之書出而後人又有非之者則必又有正七楊者矣今予所錄楊五條近於正楊者尤不無望於正正楊者後有其人也上翔書

丹鉛錄瓊語之一

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京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啟之也安石嘗作曹社詩以寓意謂神奸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邱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壻相繼得政果鑄寶



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於其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為魑魅呂惠卿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驚赤縣邱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慎按安石之惡流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安石為罪之魁求之前古姦臣未有其比雖後漢晚唐黨禍不若是其烈然彼乃宦者閹奴身為惡而顯遭戮國史名著為姦臣矣安石以文濟姦黨惡又眾至於後世是非猶舛朱晦菴作宋名臣言行錄以王安石為名臣與司馬光並列夫司馬光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雜錄 二

與安石所爭者新法也新法之行是則諫沮新法者非安石為名臣則司馬光不得為名臣矣今著各臣錄自擬於春秋而光與安石並列則是石礫與州吁皆為忠臣崔杼與晏嬰皆為義士而孔子可與少正卯並列孟子可與儀秦齊班乎其微意不可知豈暗用紹聖調停之法於史冊之間乎朱子平生功業不可見而去取如此可疑也且司馬作通鑑書諸葛亮入寇公作綱目正之當矣然通鑑所書因乎陳壽名臣錄公之進安石則未有一人也公之特筆而天下後世雖兒童走卒未有一人

之見同焉者也或曰公之取安石憎而知其善也為其護細行有經學與文章也噫是又不通之甚矣憎而知其善者小惡而可改者也若夫引羣邪害眾正誤人主亡社稷此元惡大愆雖有小善不足言矣王夷甫褚彥回未嘗不護細行孔光張禹未嘗無經學李斯曹操豈不能文章史固未嘗假借之也予又見他書載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而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火長遂怒而擊碎之爨狄猶知惡安石而大儒朱子反尊崇之何故安得起公於九原而一問之耶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雜錄 三

考略曰荆公詩神姦變化火難知禹鼎由來更不疑魑魅合謀非一日太邱真復社亡遲其二曰泰壇東路遠重營獨背朝陽信馬行漫道城南天尺五荒林時見一柴荆楊用修以元祐黨籍碑成於蔡京父子而其意則啟於王安石曹社詩考荆公詩題遊城南卽事二首所謂城南者卽今徐州之城南也九鼎沈於泗水秦始皇時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卽此也所謂卽事則非專為九鼎而作是詩也用修改曰曹社詩乃率入元祐黨碑謂喻新法異意之人則與改白



鶴吟題而牽入爭新法者何以異此詩有二首用修只錄其一而肆口譏訕如此試以第二首詰之其意又安在用修又以安石列於各臣錄而大爲文公罪至于再至于三予謂綱目之作未知視孔子春秋何如用修豈果以各臣錄爲等於孔子春秋耶昔孔子作春秋太史公謂其采善貶惡非獨刺譏而已今考各臣錄安石傳共三十六條凡安石未當國以前所見稱於當世賢公卿大夫士者不具論卽如歐陽公曾子固黃魯直所稱道安石之賢則人家有其書而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雜錄 四

此錄無一語及之而所采若邵氏聞見錄溫公瓊語涑水紀聞東軒筆錄則皆詆毀醜惡靡不畢載用修尙以安石得列於此錄爲榮以文公列安石各名臣爲輕於惡惡耶吾竊謂安石得謗於天下後世固結而不可解者尤莫甚於言行錄何則邵氏魏氏司馬氏諸書以及此外詆毀安石尤甚者一經名臣錄采入於是元人修史皆以大賢所錄爲可信亦遂盡筆之於史自是後人讀史者祇知國史爲可信而不知雜出於紀載私書故曰安石得謗於天下後世固結而

不可解莫如此錄爲甚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此言乎名之美者也否則流芳百世者名也遺臭萬年亦名也安石錄於各臣有惡而無美徒然遺臭而已矣而猶以是罪文公用修倡之張受先和之何芳臭之不辨也

丹鉛錄瓊語之二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愆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雜錄 五

耶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於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惡得爲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奸則未滅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斑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奸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樸又譏其直向前廝殺漢儒如董賈之流



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為笨又議其為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為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大顛往來之書疊七千餘言必使之不為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觀其與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說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單豈有道者氣象耶或者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與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雜錄 六

考畧曰楊用修謂朱文公談道著書評論古今人品皆於無過中求有過又謂文公與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說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單無復有道者氣象夫如是則用修責人甚明宜其以有道者自處矣而考其生平視彼村漢罵街詞訟訐單抑又甚焉何也艾千子曰國朝著述之富無踰於楊用修生平所編輯百有餘種及觀用修所自為文何其萎蕪不振也豈用修徒有其學而不能達之手與口與予考用修訛訶荆公可謂能達之手與口矣而其是非乖謬若於

前賢所稱道荆公者全未之入目尙得謂有其學耶簡明錄載陳耀文撰正楊四卷一百八十五條皆糾丹鉛之訛其間精確者甚多池北王氏謂前輩大家各有本末非後生小子一知半解所得擅譏胡應麟元瑞作丹鉛新錄菘林學山以駁升菴至比例於蚍蜉撼大樹予於陳氏正楊胡氏丹鉛新錄俱未見其書今專辨用修誣訛荆公者數條不知陳氏一百八十五條中有此一二否可謂一知半解否

丹鉛錄人事類之一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雜錄 七

楊用修曰宏治中餘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為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靈為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莽操懿溫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予嘗謂王安石之為相大類商鞅鞅之進由閹人景監安石之得君由宦者藍元震商鞅設誹謗之禁而安石置邏卒之察鞅力排甘龍社摯之議安石力戰言新法之人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安石嘗有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是其本相盡露矣先姦後姦其揆一也朱子以安石為名臣與司馬公並立審



如此商鞅亦當與孟子齊名矣程子謂新法之行吾輩激成此言亦非譬如醉者酗酒擊人醒者必羣起力救不能止醉之酗而反罪醒之救可乎諺云無奈冬瓜何捉着瓠子磨其言雖俚其事實類也此言一出遂爲後日調停張本陸象山作王安石祠堂記全祖此意終宋之世安石父子配享孔廟而無人公言至理宗獨見乃黜去之以此等議論有以入之深也安石之誤國生遇孔子必膺少正卯之誅而其死也公享之於廟廷私祠之於州縣是宋人之議論不公不明舉世皆迷且邪矣宋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雜錄

八

人迷邪今世猶聾可乎不可因程朱之言而貫此古今第一小人也

考略曰昔神宗信用安石安石之得君雖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不是過也後來攻新法排安石者雖衆未有議及神宗者則以神宗固勵精圖治之主而又有恭儉仁愛之德其任用安石雖專無非同有以安天下之心也周德恭何如人也而乃斥神宗合赧亥桓靈爲一人德恭倡之而用修和之夫赧亥桓靈皆亡國之君而胡亥殘賊尤不可與赧桓靈並論德恭以

異代臣子非毀前世之賢君而毫不顧忌匪惟不仁抑亦無禮嗚呼德恭何爲而至此極也用修讀數萬卷書宜於古今治亂興衰之迹人君賢不肖之相去若權衡之於輕重較然不爽其毫釐乃以德恭指斥神宗不仁無禮一至此極猶以其言筆之書而稱爲最公最明嗚呼用修又何爲而至此極也德恭謂安石奸邪合莽操懿溫爲一人夫莽操懿溫皆前代篡弒之臣已有成事者也安石新法之行果有潛移宗社之邪心乎然而德恭倡之用修和之而猶未已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雜錄

九

日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安石自嘉祐以來久達宸聽辭修起居注不就辭英宗召不赴其聲名滿天下卽謂借韓呂爲巨室已屬毀者妄言何有於得君由藍元震哉用修又謂伯淳言新法之行吾輩激成大爲伯淳罪予考後來極毀安石學術者程門弟子楊中立也程門弟子錄二程遺書無非詆毀安石之言新安名臣言行錄於安石亦無一好語今謂不可因程朱之言而貫此古今第一小人是又於程朱之書似全未入目也伯淳固非以吾輩激成爲異



日調停張本而又忽及於荆公祠堂記謂象山全祖此意則尤妄說也象山嘗與胡季隨書曰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此無足多怪同志之士或猶未能盡察此良可慨歎蓋是時醜詆安石如邵氏聞見錄溫公涑水記聞魏秦東軒筆錄諸書已徧行於天下殆象山所謂餘子也二程餘書呂東萊文鑑新安名臣言行錄紛七盡出是所謂同志之士猶未能盡察而為象山所慨嘆者矣安有一言及於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雜錄 十

調停哉象山方自謂此斷百餘年未了大公案而其後議此記者朱季則有黃東發明宏治間則有周德恭穆孔暉最甚自楊氏之附德恭王氏之附孔暉至合莽操懿溫伯蘇商鞅而聚於一人之身於是象山時大公案中所未有者而大公案又出矣後之人雖欲從而斷之其將何時而了耶東發論見於黃氏日鈔孔暉書載於池北偶談

丹鉛錄字學類之一

黃魯直跋范文正公帖曰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

沉著極似晉宋人書往時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余少時得此評初不謂然以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無王法必見殺也而文正待之甚厚愛其才而忘其短也故才翁評書少屈董狐之筆耳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是其最工大概文正妙於世故想其鈎指回腕皆優入古人法度中今士大夫喜學書當不但學其筆法觀其所以教戒故舊親戚皆天下長者之言也深愛其書則深味其義推而涉世不為吉人志士吾不信也又跋范文正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雜錄 十一

公書伯夷頌曰范文正公書伯夷頌極得前人筆意如斯人不以書立名於來世也然翰墨乃工如此又跋范文正公詩曰范文正公在當時諸公間第一品人故予每於人家見尺牘寸紙未嘗不愛賞彌日想見其人此山谷之言也而用修非之其言曰宋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范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黃山谷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而文正公待之甚厚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山谷此評似非君子之言文正公字法實入書家之品才翁非佞語也王荆公



字本無所解評者謂其作字甚忙世間那得許多忙事而山谷阿私所好謂荆公字法出于楊虛白又謂金陵定林寺壁有荆公書數百字惜未見賞音者何荆公字法當時無一人賞音而山谷獨稱之耶才翁曲筆於范文正公不猶愈於山谷獻諛於王安石乎此用修之言也蔡子於是見之而大駭作考略

考略曰黃山谷曰蘇才翁評范文正公書謂與樂毅論同法余少時得此評初不謂然故云少屈董狐之筆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是其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雜錄

十二

最工山谷立說如此分別少時老年甚明并觀所跋文正書共三帖因論書而及文正之為人雖童子稍解文義者皆知其為推尊文正甚至也何用修徒據少屈董狐之筆一語而不顧少時老年四字大肆譏評用修其醉耶夢耶白日病狂耶似此不顧文義雖在兒童尤為賦性頑劣不屑施之夏楚者而乃出之著書數百種之楊用修耶且因論范公書而弁及荆公之本不鮮書尤異甚荆公一生以學術經濟自命雖善書亦不欲以此見長予嘗閱其全書無一字稍

及於前人書法即自謂學王濛書亦祇見之山谷紀載耳山谷親見荆公書而以楊少師擬之用修生數百年後固未嘗見其書者何得而遽斷之曰荆公於字本無所解又曰當時無一人賞音而山谷獨道之夫米元章張邦基非與荆公同時者乎朱晦菴張南軒非皆親見荆公遺墨而稱道其善書者乎用修非醉非夢非病狂曷為於諸賢所評皆不錄而曰無一人賞音即南軒稱王丞相書佳處甚詳用修亦舍去勿錄而獨記作字甚忙一語何也荆公當國時山谷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雜錄

十三

固未在朝即用修所指為阿私所好乃在定林寺壁間書及摹刻書陶隱居墓中文則荆公已沒又何所覬覦而藉是以獻諛於地下耶用修因論范公書而毀及於荆公書又因荆公書而毀及山谷之獻諛弁不顧獻諛在生前死後謂之曰醉曰夢曰病狂不亦宜乎余因全錄山谷跋語并荆公書見賞于前後者備錄于後覽者得以考焉

黃魯直跋王荆公書陶隱居墓中文曰熙寧中金陵丹陽之間有益發冢得隱起甌於冢中識者買



得之讀其書蓋山中宰相陶隱居墓也其文尤高  
妙王荆公嘗誦之因書於金陵天慶觀齋房壁間  
黃冠遂以入石王荆公書法奇古似晉宋間人筆  
墨此固多聞廣見者所欲得也又題王荆公書後  
曰王荆公書字得古人法出於楊虛白虛白自書  
詩云浮世百年今過半校他蘧瑗十年遲荆公此  
二帖近之往時李西臺喜學書題少師大字壁後  
云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煙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  
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臺真能賞音今金陵  
定林寺壁荆公書數百字未見賞音者又云荆公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雜錄 十四

書法奇古似晉宋間人筆墨又云不着繩尺而有  
魏晉間風氣又題法帖王濛書云王荆公嘗言學  
濛書

襄陽米芾元章書史曰楊凝式字景度書天真爛  
漫縱逸類顏魯公爭坐位帖王安石少嘗學之人  
不知也元豐六年予始識荆公于鍾山語及此公  
大賞歎曰無人知之其後與予書簡皆此等字又  
海岳名言曰半山莊臺上故多文公書今不知存  
否文公學楊凝式書人少知之予語其故公大賞  
其見鑒考略曰據此則米元章謂文公學楊凝式

書與山谷同豈元章亦阿私所好耶又謂半山莊  
臺上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亦為文公薨後之言  
豈元章亦獻諛於地下之人耶

張邦基墨莊漫錄曰王荆公書清勁峭拔颯匕不  
凡世謂之橫風疾雨黃魯直謂學王濛米元章謂  
學楊凝式以余觀之乃天然如此

張敬夫曰王丞相書初若不經意細觀其間乃有  
晉宋間人用筆佳處又云余喜藏王丞相字畫丞  
相于天下事多鑿以已意顧于字畫獨能行其所  
無事晚年所書尤覺精到又云荆公率意而作本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二 雜錄 十五

不求工而肅散簡遠如高人勝士敝衣破履行乎  
高車駟馬之間而目光已在乎牛背矣考略曰此  
見于董史皇宋書錄

朱新安題荆公帖先君子自少好學荆公書家藏  
遺墨數紙其偽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鄧公志宏嘗  
論之以其學道於河維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  
舒為不可曉者今觀此書筆勢翩翩大抵與家藏  
者不異恨不使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於後又題  
荆公帖熹家有先君子手書荆公此數詩今觀此  
卷乃知其為臨寫本也恐後數十年未必有能辨



之者畧識於此又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雖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熹於其竊有警焉因識其語于左方慶元丁巳十月

考略曰新安嘗言先君子好學荆公書至于再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雜錄 十六

至于三且跋其帖曰恨不令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於後是其因論書宜若甚愛荆公矣及觀於跋韓魏公帖竊又怪其不可解有數端焉張敬夫言荆公書載於董史書錄者曰能行其所無事又曰本不求工而蕭散簡遠今而曰皆如大忙中寫與前言何其戾也夫昔人評書工拙未有及於忙與暇者即使斯言果出於敬夫之口則亦為不知書甚矣乃新安既以敬夫為戲言而又以躁擾急迫以形其太忙之實不知嚮言先君子學荆公書為何等書抑將并學其太

忙而不免同入於躁擾急迫乎且又推及有關於人之德性而已即因以自警其與嚮時恨先君不及見又何如其戾耶夫寫字大忙本非可以論書法也自敬夫倡之新安和之至用修遂以荆公書昔時見賞於人者一槩抹撥惟以敬夫此一言為誚其可解乎荆公固不以書法能否為輕重尤不必以書法較能能否乃新安因跋魏公書而及于荆公之躁擾急迫用修因不直山谷論范文正公書而及於荆公之本不解書是皆不可以已乎故予備錄諸跋語以見新安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雜錄 十七

之於荆公嘗一出一入要歸之無一好語不獨論書為然也

丹鉛錄詩話類史籍類二條

詩話類 題曰稱贊文章之妙 王半山評歐文云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於雄詞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又稱老泉文云其光芒燦爛若引星辰而上也其逸馳奔放若決江河而下也 史籍類 題曰半山文妙 ○節錄王半山之文愈短



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云云味此文何讓史記乎與讀孟嘗君傳同關紐矣

考略曰曾子固作老泉哀辭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今用修以爲半山稱老泉文一誤矣又與子固原辭大異再誤也半山學博才高其長篇若上仁宗皇帝書洪範傳皆雄絕千古非賈長沙韓昌黎無與抗行者短文如憫習三經義序與王子純言兵與司馬諫議論新法則皆辭簡義深又豈以檢束篇章字句見長哉後人選錄半山古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一 雜錄 十八

文無不知有讀孟嘗君傳用修乃舉書刺客傳後同類並視之謂半山文妙尤在於短篇且若以此自矜獨識是豈足以言半山之文哉

王荆公年譜考略附錄

附錄存是樓諸篇以其有於關考畧而又不可入譜中也擬重刊唐百家詩選序使其言果是有功於此書不淺是存作於乾隆庚午其後名讀書樓曰存是以此公年譜考畧成大懼有愧於斯言錄此亦就正之一端也嘉慶甲子上

王荆公年譜附錄 卷一



張氏重刻王荆公詩注序

丹稜李燾仁甫倣資治通鑑作長編史稱仁甫恥讀王氏書又嘗論從祀孔子當黜王安石父子乃其子壁季章爲安石注詩甚勤雖若父子異意要其志願所存亦欲與安石詩並傳不朽也又載季章所著書目共七種爲卷三百六十有零中有臨汝閒書百卷乃季章謫居撫州與荆公詩註同作於一時者也而詩註獨闕其目豈以後來毀荆公者既衆惡其人而并欲廢其詩以致史家亦不獲並載是又豈季章之意耶季章之沒去荆公薨一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蔡序

一

百有餘年中間毀荆公者其書盈天下季章雖美惡並采不無間惑於衆多之口然已爲愛惜其詩至矣至以復不傳又五百餘年至於今乾隆辛酉乃有海鹽張宗松青在再爲增註重刊之是荆公詩得李氏註而傳李氏註得張氏重刊而亦傳遂使荆公精靈不長泯滅於天地之間而李氏張氏亦藉是與之俱不朽矣即予之爲公年譜得此註尤不爲無助王氏池北偶談刊於康熙辛未嗚呼使王氏早得見此書其於白鶴吟一篇有臨川石刻具在亦何至牽入新法毀人太甚至此其亦幸

而不出於數十百年之前而使王氏一生痛詆荆公一旦自暴其醜至此幾無以自解而予亦得因是以正其謬妄而大爲荆公澡雪以與天下共見之此書又惡可少哉嘉慶六年蔡上翔序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蔡序

二



鄞縣王荆公祠附

存是樓稿

昔王安石治鄞推陳易新貸穀於民邑人便之此  
後來青苗新法所由起也其餘興利除害有益於  
民者甚多古所稱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災捍  
大患則祀之則安石之有祠於鄞與鄞人以祠祀  
安石固其宜已乃閱近紀有開府於浙者聞鄞縣  
有王安石祠嚴檄趣令毀之夫公之所以不朽固  
不在祠之有無而六七百年來鄞人猶祠祀之其  
細民固非若崇尙淫祀求福田利益者所爲鄞爲  
浙東南大縣其賢士大夫輩出必有不惑於羣言

王荆公年譜考略

卷首

一

而交相尸祝未已也則今之毀之安知後之人不  
復有起而議重修也哉然其毀祠之由來紀者言  
之甚詳毀生於怒七激於義七出於書而其書不  
由目治而僅以耳食嗚呼世有識字讀書萬卷者  
其於安石無不若怒焉若激焉斷七然同於耳食  
也而又何耳食者足怪云

再與金式似郎中書名三吾仁和人

上翔謹白弟去年作三江考九江考二篇竊謂禹  
貢一書自冀州既載壺口至又東會于伊又東北  
入于河一千十一字又除去土田貢賦等文僅六  
百七十餘字所紀自流沙崑崙以及中國九州各  
山川廣袤數萬里無不較然若視諸掌而愚爲此  
二文合計三千五百餘言以本經言之讀經者何  
必如此自讀者由漢至今數千年之久此是彼非  
彼非此是者之衆而猶未知其所止豈經之難知  
固然哉用致左右教所不逮承諭荆公年譜可以

王荆公年譜附錄

卷一

與金

一

無作弟謂荆公受謗七百有餘年一事也積小而  
成鉅一言也屢出而多變而其中間有力爲表襮  
者在宋則吾邑陸象山所依荆公祠堂記自謂此  
斷百餘年未了大公案元崇仁吳澄草廬虞集伯  
生又繼之明臨川邑人章袞汝明爲公文集序四  
千八百有餘言與近者李侍郎穆堂諸稿所辨證  
誣罔尤切而議者又有以鄉人私鄉人之說孔子  
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若此數君子者是皆仁  
智賢人豈猶有好惡不近人情之事哉今愚讀公  
書想見公之爲人其好之不後諸君子其爲言雖



不敢少有偏私於其間而不幸又爲其鄉人則後此執是以相攻詰者又不知其幾然豈敢避是名哉且好之不必其在鄉人又有明徵也如君浙產也浙有海鹽鄭曉望甫古言曰王荆公修身潔行過於韓范富歐其志在天下後世必欲一身一時任其事但不得人七似荆公耳乃不諒其心萬口交訕豈不冤哉荆公自信無愧不以人言爲意誤天下矣象山應雲鸞爲臨川令嘉靖丙午重刊臨川文集自言少小時侍先君論宋史至熙寧奮袂誚公先君厲聲曰稚兒毋乃勦說其後讀公全書

王荆公年譜附錄

卷一

與金

二

深知學本經術才宏經濟志存周孔行比夷由固傑然人豪也一咻衆排甚者冤以靖康禍本此非所謂勦說者耶二公之論若此而皆以爲冤然而二公皆浙產也至如年譜之作亦自有說前書云海鹽張氏宗松重刊李壁所注荆公詩念獨無年譜不無有待來者又無錫顧公棟高欲爲公編輯年譜以補藝苑之闕此皆非私於荆公者第憤公遭毀太火亦太甚非年譜不足以破其謬妄而非浮慕二公爲之也顧愛我者阻之不必爲衆矣惟己酉客郡署汪公如藻甚趨之弁達於督學翁單

溪先生先生謂表彰先哲乃分之宜顧氏書未知其成與否單溪先生已許代訪見郵他日此書有成將俟之百世必有同其衆惡必察者而不汲於近投衆人之耳目也又承問孟子題文二篇今并納來計在太平院署君見此文時迄今四十年非其識高出等倫誰復記憶及此然萬章焚廩之問桃應瞽瞍之問前人多有言之者惟弟見之時文而或謂可作荆公古文讀君聞之又當一笑置之爾乾隆癸丑

鄭氏應氏皆在明中葉爲公稱冤其言斟酌盡

王荆公年譜附錄

卷一

與金

三

善是真能讀公全書識宋時事者



答汪豫年書 名世樟秀水人

上翔謹白汪君豫年足下違別以來倏經八載憶  
己酉獲侍昭武郡齋僅踰月耳而語言相接又無  
幾時固已私識足下為奇士難得茲蒙手書下界  
讀罷輒為驚歎而不能已以為士志乎古者希矣  
足下若望古人為必可至而尤為愚所願深交益  
自奮發而忘其年之老其喜極無量則又不獨為  
一己之私與一時交相慕悅之情已也夫士之志  
乎古者不必有合于今而亦未嘗無一合此似有  
天焉而非人事之偶然者漢以前無論唐自昌黎

王荆公年譜附錄 卷一 答汪

韓氏於文有起衰之功而生同時則有柳子厚歐  
陽修崛起於宋一時若王介甫曾子固蘇明允子  
瞻父子亦相繼並世不可謂非天之有意於斯文  
也自是六七百年中間才大而學博者不可勝數  
而其文終不能與諸君子相後先則以學術至宋  
南渡後壹切議論源流本末分門異戶其勢有難  
以復合尤非言說所能盡於此而欲使文與道合  
其能言之者誰與即言之其能聽而和者又誰也  
愚竊不自量所為王荆公年譜一書亦以公道德  
文章經濟節義本為宇宙不常有之人而遭世汚

蟻實起於披私好勝之徒輾轉造作語言出于無  
稽者什八九思欲掃除浮說以警雷同使公道以  
明人心以正而學術有歸亦為荆公身後不可少  
之書今足下求觀甚切而來書所舉明妃曲若甚  
忿疾於毀者之言于黃山谷和張文潛詩特舉荆  
公六藝學一首因知用心于荆公全書于此可見  
其榮矣愚嘗于明妃曲竊怪羅景綸依附范冲而  
支離尤甚山谷和文潛詩八首宋文鑑僅錄既見  
二韻而于所稱荆公妙處不朽一首反逸之悉為  
辯駁有成言矣茲何幸與足下不相謀而相合已

王荆公年譜附錄 卷一 答汪

無聞于千里之外邪愚前年為公像贊亦謂吾為  
此譜固將貽諸眾惡必察者而迢遙以俟乎千春  
也陳伯玉有言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愚謂古  
人在則人亡則書後人日日讀古人書郎日日如  
見古人矣惟來者誠不可知耳今愚年八十而是  
下齒方壯天如假我數年倘得以有言不盡者往  
來相證於千里之外而即以千春之來者幸得於  
目前所謂不獨為一己之私與一時交相慕悅之  
情者此也來論又謂近日考據鉅釘之學盛行于  
世不足為通儒足下所見及此古人不難到到古



人未必不有得於今况古所稱富貴而名磨滅者衆也惟非常之人紀焉君如爲非常人勉爲志古之道而已昌黎所謂毋慕乎速成毋誘於勢利是也別要論言嗣容續覆不宣

附汪君來札○嘉慶元年八月初四日後學汪世樟謹啟東墅先生几席憶在昭武郡署仰承教訓雖未獲列名函文竊窺殷七教誘之懷視執經問業者殆有進焉違別以來數易寒暑川途既已修阻復迫俗冗奔馳南北鮮有寧暑然行篋中先生文稿及時藝內外篇無不取諸左

王荆公年譜附錄

卷一

答汪

三

右雖未會心粗可記憶會托撫州邵別駕令弟各自本者轉求先生己酉以後著作及王荆公春秋斷爛朝報辯承寄二冊仍是前所得讀者爵七兩載頃以江西回空糧艘過德獲接先生手書寄家大人者並閱所致金舅祖各札反復尋玩如獲百朋竊惟先生之學與年增長所見者大所志者遠然而難爲今之人言也數十年來考據鉅釘之學盛興於世往七撥拾註疏及說部中剩語自誇博物夫魯魚亥豕審別固宜然謂通儒必知此則可謂知此卽爲通儒則未

必可樟賦性愚劣竊不願爲流俗人附和自至撫州蒙先生教令讀王荆公上皇帝書比年以來誦之不輟因取今人所自以爲古文者讀之而嘆古文之學至今殆廢矣荆公自宋以後遭誣太甚前人議論大都勦襲相因卽海鹽張氏所刊李雁湖詩注如明妃曲二章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范冲以爲背恩棄主心術具見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也宋以來惟黃文節公庭堅推嚮獨至其挽神廟詩云釣築收賢輔天人與聖能三章云昔在基皇極

王荆公年譜附錄

卷一

答汪

四

師臣論九疇皆以古大臣爲比又和張文潛詩云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復鑿戶牖譬如學捧心初不悟已醜玉石恐俱焚公爲區別否嘗於尉葉縣時作詩有俗學近知回首晚之句大爲荆公所稱賞先生積學高識能自立於古作者之林今聞荆公年譜有作知必可傳於後世無疑違教後歸至敝廬讀書二年繼遂竊食京華隨宦東魯倥偬逼迫多撓物務今者不知果克回首乎抑終淪廢於俗學乎倘蒙先生念其嚮往之切憐而教之亡羊補牢



收之末路則此後所學皆先生賜之也年譜書成尙祈附入都者便交德州弁近來有所著作悉以賜覽幸甚禱甚家大人專札致候曾附督運官回諒能卽達樟恭請文安去人倚馬以待語無倫次並惟恕之具幸謹啟

王荆公年譜附錄

卷一 答汪

五

送嚴生淑襄序

存是樓稿

奉新嚴生淑襄吾年家子又常從余問業焉生好學工文挾其少年英銳之氣又值家世科名隆盛之時宜躡巍科致通顯不難比年有志乎古諄比歲音問不絕今年秋不遠五百里而來有造於敝廬則以聞吾所爲王荆公年譜將成必欲親見之且得聞吾言以爲他日讀是書之法嗚呼生之意勤矣而其爲有志於古學誠大矣雖然荆公之書之不易讀也卽荆公之爲人之不易知也自世有讀荆公文者曰吾不以人廢言也則又有爲之說

王荆公年譜附錄

卷一

者曰吾惡其爲人而遂不欲讀其文彼其人第見人人所見之書而不知人人所未見之書卽讀人人所見之書則必棄其所美而暴其所醜皆是也於是凡有稱號爲讀書萬卷者至等於目不識字此余年譜之所以作也余老矣今且由耄而耄讀其書猶望洋而莫得其涯渙生年方壯其於是書也他日必有起予所未逮而余又烏乎測之揚子雲曰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剝施也其荆公之謂于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自宋至今七百年惟荆公誠足以當之生如有志乎古其又奚他求哉於



其別遂書之以答其遠來之意嘉慶八年癸亥仲  
秋月朔日

王荆公年譜附錄

卷一

是存

道者是而已矣以是存道而非道之所以存何也  
是專而道廣也而以道藏是又道粗而是精也故  
聖人得其常道析之而皆是則道存矣細人得其  
偶是合之而皆道則是存矣是故聖人常精其是  
於事會交錯之間無專是也無非是也後有尊道  
者亦若是焉權其一具必交於衆非譬淘人淘金  
沙盡而金乃見指沙爲金雖上知不能測其存沙  
盡見金雖悍者不得誣其實且是不甚其是不足  
存而存是太甚者其是亦常不存也故言其所是

王荆公年譜附錄

卷一

是存

一

必無或爲非是者窮之古有堯舜道之祖也是之  
主也人之所尊亦衆能之所共阻也堯舜之後小  
無堯舜矣故孔子曰蕩也乎民無能名焉雖然賢  
堯舜者湯武不能及賢仲尼者堯舜又弗及博而  
較之皆有所不及推而愈下則其爲不可及之數  
無算矣然而言湯武者不必以堯舜之故貶賢也  
商周革命之事仲尼無及焉故曰言學者無言湯  
武受命不爲愚賢仲尼者亦不必以賢於堯舜賢  
之也仲尼其至聖矣而不自以爲聖也嘗稱祖述  
堯舜矣然又曰不爲已甚者是故六藝無非教也



三十七子之徒無非學也推而愈下雖互鄉之童猶進焉改語其甚則堯舜湯武有所不及去其甚則人皆進此無他是存而已矣是故比干剖心仁其死也微子箕子生存亦仁而後世有匹楊雄於箕子者此無他故焉是存而已矣伯夷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柳下季之降志辱身也介然於殷周之世先後稱賢矣然而後世有李仲元者則又措其躬於不夷不惠之間此無他故焉是存而已矣夫畫蛇者不可為之足天下固有有足之蛇矣然而所畫之蛇必非有足之蛇也夫逐亡羊者

王荆公年譜附錄

卷一

是存

一

以多岐而失然而不岐不足以為道羊固在岐而逐羊者自不得岐之羊也今以一羊不可之百岐而必舉一羊之岐以廢岐之百豈岐之固然哉譬無與於五采聲無竅於五音是固然已今且有歌舞于此為之見見聞聞有莫不暢然也今且有聾盲於此聾者得形亦復暢然聾者得聲亦復暢然然則聾盲何病於歌舞哉歌舞也夫何喪於聾盲哉而河伯方竊七然望洋而見少也不知惡沱之視江河猶水也故曰無專是也無非是也而且是之中有是焉聖人又嘗辭于其迹東海有鳥鰌焉

照水而水墨為鰌於是焉患其物之窺已也則煦水以自蔽然而有海鳥者視其墨而攫之乃愈得鳥鰌矣夫自蔽是也然卒為海鳥所窺者存是亦甚也有甚則有迹故不善用其迹者無迹也而使有迹鳥鰌是已如有善用其迹者則雖有迹也而使人不見其迹故孫臏滅竈竈可以禽梁將虞詡增竈可以勝羗是故聖人之於道也達之若水其來無已其往無所止禮樂以柔之鬼神以幽之詩書以侈之仁義道德以體之自王征禪損益以紀之猶陸則資車也水則資舟也夏則衣葛也冬則

王荆公年譜附錄

卷一

是存

一

衣裘也是存而已矣故其上者尊之其次存之或小或大循於其會或毀或成安於不爭或已與人相為主臣猶數南北東西各得惟然故天下莫能窮由是言之是亦有定是亦無定是其所具則宋襄公之以仁義挫其國也是也非是而已矣非其所是則公孫龍白馬非馬之說也於是而有以杖擊公孫龍者曰吾擊非公孫龍而公孫龍乃始卷舌而亡其辨非其所非其是乃存此有定之一端也故存是者去其太甚而是已存亦聖人所以精其是而全其道於至廣也



王交三墓誌銘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四月二十三日吾友王君交三卒予聞而傷之曰嗚呼交道之薄也君獨以重友生敦尚氣誼名聞於一時士之為學以苟且趨台時好者衆也君獨務為博洽謂學必通經文必擇其尤瑰琦者法焉予嘗言科舉之學其能辯論古今文高卑正偽因以古文為時文必曰宜曰文千子君以為然乾隆壬午君從艾氏後人訪先生文所未見於今者畢以授予獲其像昇予贊焉復為裝潢完好而歸之此一事也予讀荆公書常憤

王荆公年譜附錄 卷一

後世詆毀者皆矢實竊計倘盡取之事實論次之以為年譜宜得以正其謬妄而君亦以為然東鄉上池王氏荆公之弟安上之後也世藏有荆公畫像君又親往求之至則設几席焚香戒予具冠肅拜然後得從瞻仰焉有題其上者則江西前布政使彭公云有同年顧棟高欲為公年譜屬求公像以冠其卷首檄下撫州守得之遂撫以往則乾隆十五年也君益舉酒爵公前揖予而言曰斯事之鬱滯予有志於是賴公之靈有以默相告予子其是也予謝曰不敢忘是為辛

丑三月此又一事也嗚呼君之志如此其於為學也可推而知之君名思泰世居東鄉黎墟年踰四十始為舉諸生曾祖某祖某父履宏國學生其母氏君事親孝友于兄弟娶金谿銅嶺李氏裁數里父之族皆曰此吾家賢女夫之族皆曰順婦也為標孫式和君得年七十有三李氏前君一月卒年六十有七以十月某日合葬於本里某山未卒前十日予猶及見君尚孜孜問予荆公年譜書成否金谿蔡上翔銘曰黎墟一隅舊為臨川十里而東上池為其西廿里段墟艾氏文學宗工

王荆公年譜附錄 卷一

與荆公同兩堂堂像則拜之曷為誦詠務詆壞之君今已矣我書未成他年宿草敢告君靈  
譜成於嘉慶八年癸亥距乾隆壬寅二十有二  
年上翔年八十有七









# 廣元遺山年譜

敘

元遺山年譜者吾友李君恢垣之所作也何以謂之廣翁覃溪氏先爲此譜李君曰吾廣之云爾遜辭也李君又告余曰吾書異於翁氏書者詳考地理爾余謂此李君書所以善也夫讀遺山詩文辭章之學也爲之年譜則史學也史學豈可不明地理哉李君明地理故於元兵伐金所至之地瞭如指掌由是遺山奔走流寓之地皆瞭如指掌而凡遺山之詩文皆可因其地而知其時遺山詩千三百六十一首李君考得時地者千二百廣元遺山年譜

序

七十九首其不可知者八十二首而已李君生於遺山五百餘年後而於遺山一生所作幾盡知其年月遺山有靈亦當爲之驚且喜者矣翁氏於史學地理實非所長其書疏誤實多李君書實勝翁氏然雖駁正翁氏而不日刊誤不日糾繆而猶爲遜辭記曰博學以知服言不以己之博學凌跨前賢也余尤樂揭而出之以爲著書者法同治五年二月陳澧序



自敘

廣者何廣翁覃溪閣學元遺山年譜而作也先生以幽并雄才際金源阨運瀾翻溟解氣挾風雲虞揭藉其先潛蘇黃資其後勁讀其詩者烏可無譜獨是交城初刻未揆麟經北平再編仍留鼠璞遂使廬山真面埋沒雲煙為可惜也開嘗取先生文集讀之見其流移所寓道里所經以月繫年以人繫地始知先生年譜自作已竟而謫謠慷慨唱吟遙俯即境見心標旨斯在爰乃以文為經以詩為緯考之輿圖以求其蹤跡博之史集以証

廣元遺山年譜

自序

二

其交游郭公夏五疑則必刊亥豕魯魚謬惟是正凡編入者千二百餘篇外存者八十有二首而後先生行止有可觀焉蓋嘗論之髻冠學詩編搜未廣自丙子避兵間關南渡契闊鋒鏑之會崎嶇播越之辰寄八口則鶴借誰依求一官則鴻風屢逆於是營田昆水干祿梁園悲零落於爨琴歎蘊隆而輟未茫茫大地孑孑孤身馮雷把袂閒賦於登高楊趙懷恩終傷於感士此崧山之詩為一境也曲水登科蓬壺待詔辭京華之苜蓿趨幕府之芙蓉內鄉就官南陽理劇折腰有陶潛之興傷肌

深元結之思鳴求鶴和則契重苔岑哀聽鴻嗷又心驚

芻牧未免懷慚狷特辛苦酒漿三仕三已微愠於子文

一官一集待編於元禮此鄧州之詩為一境也耶署既

遷絲綸是掌鯤鵬擊水虎豹在關遂乃弩集金門塵飛

玉輦曹社之鬼謀先兆秦庭之士哭無聞既狼狽於圍

城復倉皇於喋血僂俛而從西帥縛束而就南冠陸機

入洛故國寧論孝穆留齊生還莫必聊城二載冠氏四

年河山生玉馬之悲荆棘隕銅駝之泣感今追昔踟地

踏天此則庾蘭成之去國絕望江南王仲宣之登樓傷

廣元遺山年譜

自序

三

心荆楚集中之作斯為最焉此東州之詩又一境也已亥還鄉幸完家室託遺編於腐史蔚重望於靈光守先人讀書之廬作諸侯高屋之客大抵流連觴榼奔走風塵酬應之作既多哀感之音遂渺詩窮後工靡援斯例此回斫之詩又一境也綜茲數變足概平生會而悟之貫而通之若網在綱有條不紊矣昔放翁論譜歛袂蘇詩興祖編年遺珠韓集僕以何人敢希斯業願以先生自紀之年編先生已成之作事半功倍較易古人是役也始參翁譜復得施箋美乃兼收疑仍共訂非抗前賢



以爭勝俾知作者之有真尚有崇山墜簡俟諸李善之  
箋惟期雌蜺連蜷不誤休文之賦後之讀先生集者得  
有所攷云爾同治五年三月番禺李光廷序

廣元遺山年譜

自序

四

廣元遺山年譜卷上

番禺李光廷恢垣編次

金章宗明昌元年庚戌

月日生

元郝經名伯常陵川人先生弟子所作墓碣先生諱好

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系出拓跋魏故姓元氏雜詩

註余家自五代而後自汝州遷平定宋末又自平定遷於忻州故文字中以平定為鄉郡翁譜宋末謂靖

康也按集中多稱新興元某記則新興即其邑名曾大父椿忠顯校尉陽州

團練使大父滋善儒林郎銅山府君父格顯武將軍

鳳翔路第九處正將兼行隴城縣令騎都尉河南縣

廣元遺山年譜卷上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妣河南縣太君張氏 南冠錄

引予始生之七月出繼隴城府君 靜樂詩鈔遺山

詩後世系畧銅山府君生三子長德明別號東岩嘗

讀書東山福田之精舍翁譜繫舟山在今忻州南三十里趙秉文詩山頭佛屋兩

三間山勢相連石嶺關名字不經從我累舉不第以

詩酒自適先生貴後贈中順大夫此所謂東岩府君

也次格官陵川令案隴城先在被縣次官冀州次調中都次在陵川次官洛陽次官隴

城此之所稱以遺山貴贈明威將軍此所謂隴城府

君也季升字德清以兄蔭補承奉班無子承奉河南元公墓銘



以從孫好謙之子博奉其後按此語不亮德明生三  
 當云姪好謙之子博以從孫奉其後乃合德明生三  
 子長好古字敏之沒於貞祐二年元兵屠城之禍次  
 好謙字益之次即先生出繼隴城府君以上皆據翁譜為  
 第四女配壻祭廟文云敢告於顯伯考贈中順大夫  
 東岩府君顯妣河南郡太君王氏顯考廣威隴城  
 府君顯妣河南縣太君張氏按王氏先生之本生母  
 即敏之兄墓銘所稱太夫人年在喜懼者也後不從  
 先生沒不知其處當從益之張氏先生之繼母即故  
 物譜所稱貞祐丙子之兵余將奉先夫人南渡者也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二

後卒於內鄉歸葬於新興 又按先生之親屬曰姪  
 博者益之之子出繼承奉君北渡後相失回鄉後依  
 先生曰姪一飛者當是敏之之子北渡後一得安信  
 後不知其處曰姪孫伯安者不知何人之孫則從先  
 生至南冠錄引所云付文嚴以備遺忘應是字訛否  
 則文嚴不知何人又有小功兄寂然時為黃冠亦見  
 集中 南冠錄引先祖銅山府君正隆二年贈出身  
 正大之末吾家食先朝祿七十餘年矣

二年辛亥

二歲

三年壬子

三歲

四年癸丑

四歲 南冠錄引予自四歲讀書

五年甲寅

五歲 濟南行記予兒時從先隴城府君官掖縣嘗  
 過濟南按乙未濟南詩云四十二年彈指過逆溯當  
 在是年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三

六年乙卯

六歲

承安元年丙辰

七歲 古意詩七歲入小學 郝碣云七歲能詩太  
 原王湯臣稱為神童

二年丁巳

八歲 南冠錄引八歲學作詩

三年戊午

九歲



四年己未

十歲

五年庚申

十一歲

郝碣從父官於冀州路宣叔

名鐸冀州人官翰林侍制

金史有傳賞其俊爽教之為文

泰和元年辛酉

十二歲 是年隴城調官中都

二年壬戌

十三歲 是年趙秉文遷翰林院修撰翁譜○秉文字周臣號閑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四

開磁州滏陽人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金史有傳十月十日翰林修撰王

庭筠卒翁譜○庭筠字子端益州熊岳人買田隆慮自號黃華山人金史文藝傳按此并

未識面無容書其卒然先生遊黃華詩云黃花山水

天下絕我初聞之雪溪翁即其人也先生於癸丑為

作墓碑姑附仕履以備考

三年癸亥

十四歲 郝先生墓銘云泰和初先人調官中都某

甫成童習舉業思所以引而致之者謀諸親舊皆曰

獲澤風土完厚為子求師莫此為宜於是先人乃就

陵川之選時鄉先生郝君名天挺字晉卿見金史隱逸傳方教授縣

庠某從之學又中州集郝天挺小傳云好問十四歲

先人令陵川時從之學 是年在陵川自後始有行

蹤可記

四年甲子

十五歲 通真子墓碣先君令陵川子甫成童 續

夷堅志先人宰陵川泰和甲子元夕縣學燒燈有以

杏棗棠折枝為剪綵花者燈罷家人乞供於縣署佛

屋中四月上七先夫人焚誦次乃見杏棠皆作花真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五

贗相問先人會賓示之以為文字之祥為賦瑞花詩

子年十五矣翁譜張彥寶陵川西溪圖詩云不到西

溪四十年註陵川先君舊治宴游西溪僕以童子侍

焉詩作於癸丑逆溯在是年 是年在陵川

五年乙丑

十六歲 父東岩府君卒按中州集兄敏之小傳諱

好古年二十就科舉時先東岩府君已捐館太夫人

年在喜懼望其立門戶甚切云云則東岩之歿當在

是年翁譜○案金史文藝傳赴試并州道逢捕雁



者云今日獲一雁殺之矣其脫網者悲鳴不能去竟

自投於地予因買得葬於汾水之上累石為誌名曰

雁邱作雁邱詞翁譜未註所出是年赴試并州仍回陵川

六年丙寅是年蒙古鐵木真即皇帝位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是為太祖元年

十七歲 是年隴城罷陵川任先生仍留陵川

七年丁卯

十八歲 天慶觀記子嬰年先大父挈之游四方年

十八乃一歸此當是歸娶南冠錄引十八歲先府君教

之民政 是年歸新興仍回陵川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六

附錄 七夕七絕 醜醜七絕續編詩枕幃餘韻最清真是

少時作

八年戊辰

十九歲 學於郝天挺六年而業成翁譜郝先生墓

銘先人既罷官留事先生又二年然後歸 初發潞

州七絕詩潞州住久似并州身去心留不自由白堽亭

亭三十里漳河東畔幾回頭詩始見此按金史地志

河東南路澤州貞祐四年隸潞州縣陵川則陵川當

屬潞州然先生實由潞州回蓋距陵川不遠時至此

也陵川無漳河又集中多潞府詩自由此六年中常

至故習熟如此集中分體故編是年之詩必小註五古七絕字以備易檢其引証之詩不

註 是年由陵川歸新興

辨正 玉溪七絕註端氏按金史地志端氏隸澤州詩

自當編入潞州然首二句云邂逅詩翁得勝游煙霞

直欲盡崧邱則明是崧山時詩而詩翁則王德新也

以趙士表圖詩核之亦合又新樂府水調歌頭註云賦德新王丈

玉溪在崧高費庄註端氏二字是張頤齋誤註

衛紹王大安元年己巳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七

二十歲 古意詩二十學業成隨計入咸秦 送秦

中諸人引子二十許時先人官洛陽以秋試留長安

八九月 天門引樂府是試秦不遇詩 夢歸五古續編詩

長安佳麗地遊子自枯槁 蛟龍引樂府詩云古劍成

陽墓中得 隋故宮行樂府 兩山行記云先東岩君

生平愛鳳凰山然竟不一到予二十許時自燕都試

乃與客登南樓此代州南樓也按辛丑代州南樓詩

云東洛西秦往復回幾番風雨與塵埃家山最與南

樓近三十三年恰再來此正指赴洛陽試長安事而



燕試則誤也蓋先生後此嘗燕試故大畧憶之而誤記於此即所云二十許亦大略之詞証以古意詩斯得之耳 是年至洛陽赴長安試不遇復回新興往游代州 程女生郝誌女五按示程孫詩云生女四十年又云明年吾六十逆溯當在是年

附錄 梁父吟五絕 解劔行樂府此皆少時詩附此

長安少年行樂府

二年庚午 蒙古太祖五年是年與金絕

二十一歲 續夷堅志予年二十一侍先人官隴城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八

施箋○ 屬鳳翔 南冠錄引大安庚午府君卒護喪還鄉時年二十有一 趙秉文改平定州刺史翁譜 是年至隴城丁府君憂護喪歸葬於新興

三年辛未

二十二歲

辨正 按兩山行記云予自燕都試當在此一二年間出都詩云漢宮曾動伯鸞歌事去英雄不奈何是會至燕也以元夕詩推之當在二年之交

崇慶元年壬申

二十三歲 元夕七絕 續編詩青衫驄馬踏東風是在燕作又云二十三年似夢中 是年及去年皆家居中至燕試

附錄 古意二首五古詩無避亂意當在燕試不遇後作 出京七絕詩春風不剪垂楊斷繫盡行人北望心北望指燕京

辨正 案翁譜是年麻徵君九疇卒年五十此語大誤金史隱逸傳麻九疇字知幾易州人是即一人也中州集作 莫州人後癸未始至鄆城見麻知幾豈能再生而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九

前後兩引失不檢矣翁或以知幾與麻信之革認爲一人不知信之虞鄉人正大丁未始聚於內鄉與知幾毫無相涉且是時均未識面又何必書其卒耶

至甯元年癸酉胡沙虎弒衛紹王立昇王珣九月以後爲貞祐元年

二十四歲 趙秉文轉翰林院直學士翁譜 按元史太祖紀是年秋分兵三道命王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爲右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肅安定邢洛磁相衛輝懷孟掠澤潞遼沁平陽太原吉陽拔汾石嵐忻



代武等州而還是由太行之東而南復循太行之西而北也皇弟哈撒兒等為左軍取薊州平灤遼西諸郡帝與皇子拖雷為中軍取雄霸莫安河間滄景獻深祁蠡冀恩濮開滑博濟泰安濟南濱隸益都淄濰登萊沂等郡復命木華黎攻密州屠之是山東河北河東俱無完土金只存燕京矣而在是年與集中不合 是年家居

二年甲戌夏五月金主珣徙都汴秋七月蒙古復圍燕

集中南渡指此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十

二十五歲 南冠錄引因循二三年中原被兵避寇

秀容陽曲之間歲無甯居翁譜編入乙亥然實合數年而言按史宜編此年

兄好古卒敏之兄墓銘云歿於貞祐二年三月北

兵屠城之禍年二十九 十七史蒙求序始吾二十

餘歲時住太原學舍交城吳君庭秀泊其弟庭俊與

予結夏課於由義西齋嘗以所撰蒙求見示後三十

七年序作於庚戌逆溯是此年因得而序之 天井關詩二十年

前走大梁當時塵土困名場 答聰上人書僕自貞

祐南渡時犬馬之齒二十有五遂登楊趙之門所交

如辛敬之雷希顏王仲澤李欽叔皆天下之選揚名

字之美樂平人官至禮部尚書兼侍讀金史有傳辛名愿福昌人父遷女几自號女几山人金史隱逸傳

雷名淵渾源人官至翰林修撰金史有傳王名澠太原人官至權右司郎中金史附色塔傳李名獻能趙

郡人官至權陝西行省左石嶺關書所見七律詩連

營突騎紅塵暗微服行人細路高是來汴時路關屬

秀容 過井陘七古 是年春避兵夏回鄉復往汴京

辨正 敏之墓銘三月屠城之禍元史詳於去年而

是年三月金主以衛王女與蒙古和則屠城一舉與

集不合又曲阜紀行詩云誰言甲戌亂煨燼入炎燎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十一

明著其年似屬史誤竊嘗推之元史所舉自合用兵

始末而言為地既多未必去年即能盡撤則金主說

和之時濟南及忻州尚在焚掠及和事定然後歸故

三月尚屠城也又案金宣宗紀是年正月大元兵徇

懷州則三月屠忻州信矣 答聰上人書李欽叔翁

譜作麻知幾誤

附錄 避兵陽曲北山之羊谷題石龕七絕

三年乙亥五月中都留守完顏承暉自殺此據綱目及

興福蒙古遂入燕焚宮室月餘不滅



二十六歲 梁園春五首樂府註車駕還汴京後作按

金史宣宗紀二年七月至南京 雜詩六首道中作

七絕詩隆州兵騎往來衝是汴試後由潞州回也金史

地志潞州宋隆德府故曰隆州來時取道太行之東

歸時取道太行之西末首云徒步歸來亦可憐是塵

土因名場意 是年春在汴試不遇夏由潞州回新

興

附錄 畫馬為刑將軍賦七古詩并州父老應相望早

晚旌旗上太行是南渡後望王師之救并州當在汴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三

作 將上書莘國幕府寄懷呈賈明府七律○香鼎

金史有傳 按胥鼎傳開府平陽始於貞祐元年此是同時

欲上書而未果也 過晉陽故城書事七古 陽興砦

五律註由州入府避兵奪馬者多由此路

四年丙子

二十七歲 金史宣宗紀四年二月甲申朔大元兵

圍太原 故物譜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子

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其餘雜

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之等尚千餘冊

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

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 夏五月南渡河道出

虞坂屬虞作虞坂行七古 虞卿麻長官名平甫成趣園

二首五古詩王官唐以還王官即虞鄉詩題卿字是鄉

字之訛 三鄉雜詩三首七絕詩夢寐滄洲爛漫游是

初到秋間作 八月并州雁五律註三鄉時作詩南來

還北去無計得隨君 永甯南原秋望七律詩烽火苦

教鄉信斷 龍門雜詩二首五古詩不見木庵師名性英字

粹中此木庵初交也龍門屬洛陽地又云學詩二十年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三

自八歲學詩至此二十年 張伯英墓銘貞祐丙子

子自太原南渡故人劉昂霄景元愛伯英介子與之

交因得過其家登樂壽堂飲酒賦詩伯英各邦傑後

改天和孫氏雄州容城人居洛陽四世矣 洛陽古

城曦陽門早出五律詩荒村自雞犬前路足豺狼天地

憐飄泊干戈憶閉藏 女几山避兵送李長源歸關

中七古○李汾平晉人依恆山公武仙署 落魄五律

詩雨聲孤館夜草色故園秋行役魚鱗尾歸期烏白

頭 老樹五律詩干戈正飄忽不用苦思家 懷益之



兄律七註時在闕鄉詩三年句指甲戌三詩是避兵後

作 市隱齋記貞祐丙子十二月日 是年春避兵

夏渡河寓居三鄉秋至洛陽冬避兵女几兵退復回

三鄉女几屬福昌三鄉在永甯

附錄 愚軒為趙宜之賦七古。宜之名元定襄人官鞏西簿未幾失明往來

洛 繼愚軒和党承旨党名懷英字世傑奉符人官翰林承旨諡文獻金史文藝

傳 雪詩四首五古續編

興定元年丁丑

二十八歲 春日律七詩南州剩有還鄉伴戎馬何時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古

道路清 論詩三十首七絕註丁丑三鄉作 勝槩律五

註三鄉作 三鄉時作七絕步虛詞三首七絕註後二

首三鄉作 閑閑公贊興定初某始以詩文見 秋

日載酒光武廟七律續編廟在三鄉 錦機引興定丁丑

子閒居汜南十一月日河東元某題 鈞州道中七絕

詩何時北闕請長纓金地志南京路鈞州縣二陽翟

新鄭 陽翟道中五律詩故園歸未得細問北來鴻

叔承奉君升卒承奉墓銘云貞祐丙子避居崧山明

年卒道路阻絕未卜歸葬遂為南遷第一祖矣 是

年仍居三鄉赴汴京試不遇回寓汜南家仍居三鄉

附錄 雜著五首五古集陶。詩守拙歸田園 雜詩四

首五古 采杞五古 萬化若大路五古 秋風怨樂府 孤

劍詠樂府 并州少年行樂府續編以上皆不遇詩 洧川

曲樂府 文湖州草蟲為劉使君賦七絕 和德新丈七絕

續編。王著一各革臨濟人 詩二年老眼暗兵塵

二年戊寅

二十九歲 張君仲經父 銘云二十年間案張卒於承

安四年銘當作於是年遷崧前時仲經居永甯也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古

示崔雷詩社諸人七律詩一寸名場心已灰十年長路

夢初回自己已試秦至此十年 題劉師立帖此詩

予初到崧山時見之 秋懷七律註崧山中作詩何時

石嶺關頭路一望家山眼暫明時未聞忻信 元史

秋八月蒙古木華黎自西京入河東克太原平陽及

忻代澤潞汾霍等州 鬱鬱七律續編詩并州近日風塵

惡悵望鄉書早晚回 九月晦日玉村道中五律詩隨

陽見鴻雁三歎惜淹留 光武臺五古在葉縣詩東南

地上游荆楚兵四衝按綱目去年金遣烏庫哩等南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六

侵本年宋李全劫金兵於淮孟宗政破金兵於棗陽  
 兵未息也下句游子十月來是此時事施箋以三鄉  
 光武廟當之與首二句不合 雪後招鄰舍王子襄  
 飲七古○子襄名贊登封人此詩為先生一關鍵其云去年春旱  
 百日強小麥半熟雨作霜多情青山不留客單衣北  
 風官路長遺山山人技拙食貧口眾留他鄉五車  
 載書不堪煮兩都覓官自取忙無端學術與時背如  
 瞽失相徒俵俵此指去年不遇最為明晰而未說移  
 家也今年得田昆水陽積年勞苦似欲償則因家鄉  
 廣元遺山年譜

已失置田謀食自是此時實在情事下云宋公能詩

雅好客勸我移家來水旁

註宋可字與之按宋武陟人見金史隱逸傳此

移家之眉目而題中子襄已稱鄰舍則先移登封又

考之集中學東坡移居詩云舊隱崧山陽笋蕨豐饋

餉乾坤兩茅舍氣壓華屋上是崧山之居家人聚處

之地飲酒五首云西郊一畝宅閉門秋草深此則襄

城之居先生營耕之地蓋自三鄉移崧邱於道為近

而置田昆陽離崧三百里故亦置宅以便往來即後

灣別業是也但不移家耳括地志昆陽在葉縣北二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七

十五里一統志在葉縣南晉屬襄城郡後不置應屬  
 葉縣今葉縣北有昆陽城昆水此後方城襄城詩皆由此起 方  
 城道中懷山中幽居五律詩技拙違時用年饑與食謀  
 金史地志南京路裕州縣方城 是年由三鄉移居  
 登封復往昆陽  
 附錄 春寒七律 納涼張氏莊二首七絕詩絕似藜蒙  
 山下路眼中惟欠繫舟鬼 風雨停舟圖七絕畫圖喚  
 起扁舟夢一夜江聲撼客牀  
 辨正 題劉師立帖作於戊戌其云予初至崧山常  
 廣元遺山年譜

得見之又云後採訪一十年來東原乃見之王清卿

家以十年逆溯當在元年已卯但是年實已移居登

封其所謂初至者亦大畧之詞九日讀書山詩我在

正大初作吏浙江邊其云初者乃在正大四年此即

其例也

三年已卯金築汴城京裏城

三十歲 後灣別業七律詩一飽本無華屋念百年今

見老農身時在葉山中寒食七律詩頌水崧山又一年

商正叔隴山行役圖二章七絕○正叔名道曹州濟陰人商衡



弟詩隴水經行十過春指庚午 登封令薛侯頌名居

中字 興定二年十月詔令登封明年邑人立石 薛

鼎臣 明府去思七首五絕 第三女阿秀生即郝礪所云孝次順早卒者

女阿秀墓銘興定己卯生於登封按此則第二女嚴

當生在前數年 是年春自昆陽同居登封

總錄 按先生自戊寅至丁亥居崧邱者前後十年

其辛巳以前皆未遇前詩今并其無年可編者并歸

於此特以類分焉 崧山玉鏡雜言詩不能生申與甫

瑞王國萬丈光芒徒爾為 山中晚春五絕 山居雜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六

詩六首五絕 山居二首七絕 溪上七絕 詩好個山間林

下人 荆棘中杏花七古 詩蒼苔濁酒同天涯 南溪

秋蠶七古 詩阿容阿章墨滿面按先生此時三女

兩已長成俱非此名或是小字 飲酒七古 食榆莢

雜言 醉後七律 茗飲七律 蚤起七絕 楊柳七絕 春

夕七絕 梅花七絕 送窮七絕 詩可能顏巷卜終焉以上

皆家居詩 箕山五古 屬登封 穎亭留別五古 註同李治

仁卿見下 張肅子敬李治姪 王元亮子正王粹北 賦

元魯縣琴臺五古 在魯山縣 穎谷封人廟五古 德禪

師清涼草堂五古 按興福禪院功德記云予居崧

山往來清涼如吾家別業自是常到今記於其始

龍潭五古 少室南原五律 少林雨中五律 穎亭七律

梁縣道中七絕 梁縣屬汝州 啟母石七絕 在少室以上

皆游覽詩集中每題祇一首多不過二首自是初至

時詩 送詩人李正甫五古 送郝講師往崇福宮七古

詩崧高維岳古所秩 送秦畧簡夫歸蘇墳別業七古

送曹吉甫兼及通甫五律 寄答趙宜之兼簡溪南

詩老七律 詩穎水崧山去住心 有寄七律 詩南渡詩人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五

吾未老 寄答景元劉昂霄 兄七律 橫波亭七律 註為

青口帥賦青口屬徐州此當與寄希顏詩同寄帥即

移刺瑗先生未至徐州 寄辛老子七律 寄英禪師

即木 住龍門寶應寺五古 詩註相和尚住清涼僧源

字濟甫宋州人慕容安行山陽人臨潼簿秦畧字簡

夫陵川人前登封令張效崔遵字懷祖燕人 答俊

書記學詩七絕 即清涼相弟子雋以上皆贈答詩趙辛

劉時皆在永甯 書生七絕 詩更笑西山武明府兩孟

白粥中生忙 送登封張令名效字景賢雲中人 西上五律 此皆

9 元下



登封詩二合不知誰先後 贈眼醫武濟川七絕 賦

粹中師竹拂子七絕 題伊陽楊氏戲虎圖七絕 放言

五古 自題寫真二首七絕 再題七絕 詩山鹿野麋君自

看更從何處着貂蟬此皆題賦寓懷之詩均在未遇

之前 驅豬行雜言 註黃臺張氏莊作即柳涼者 詩旱乾水

溢年年日亦是居崧時

四年庚辰

三十一歲 寄趙宜之雜言 註時在盧氏詩自我來崧

前乾旱歲相仍又云三年西去心籠禽念飛騰 太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室同希顏賦五律 同希顏再登箕山五古 詩是時夏春

交 六月與趙郡李獻能太原王渥同游玉華谷憩

少姨廟周行堂庶得古仙人詞於壁間其首直屋漏

漫剝不可辨乃登木石而上拂拭汎滌迫視久之乃

可完讀翁譜未註所出中州集王渥詩註與希顏獻能同游則翁向補按是年無王

仲澤唱和之詩又金史希顏傳云尋遷東阿令轉徐

州觀察判官與定未召為英王府文學記室參軍轉

應奉文字拜監察御史其另提與定未者疑希顏在

徐州嘗罷任來游明年見召西臺復內召也自以本

集為據玉華谷在洛陽 虎害雜言 詩註云時有

稱元光二年 則在開封 同希顏欽叔玉華谷二首七絕 同希

顏欽叔玉華谷還會善寺二首七絕 會善寺七律 西

園詩七古 註興定庚辰八月中作西園有三此在汴京至紀子正杏園亦名

西園則在冠氏趙吉甫西園在洛陽 太原貢士南京狀元樓題名引

今年預秋賦者百人 超化七絕 詩却恨大梁三日醉

不來超化作重陽 秋七月東平嚴實以彰德大名

磁洛恩博滑洛等州歸蒙古實字武叔長清人惠元史有傳 冬同知集慶軍節度使馮璧致仕歸

魯國公諡武 惠元史有傳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崧山壁字叔獻真定人見內翰馮公碑金史有傳 短日五律 詩五年朝與

夕清血幾沾襟 是年夏至洛陽秋赴汴京試不遇

復回登封

附錄 北邙山五古 九月夢中作續以後二句雜言詩

楊柳青青洛陽陌 追錄舊詩二首七律 首註自用韻

答張之純即仲經 次註用崔懷祖韻皆未遇詩按張詩

有十年句指己巳試秦詩應在戊寅而趙宜之次韻

即此塵字則再用此韻寄趙也又崔詩是送官內鄉

而此詩不類豈崔前曾用此韻耶



總附 先生至洛不一凡洛中之詩并附 王子文

琴齋絕七案歸潛志王或洛水人南渡為省椽一旦入

崧山為頭陀後忽歸妻死更娶為洛陽行省參議詩

有求鳳句應在洛時施箋送李參軍北上雜言參軍名麟見

友山堂記詩去年洛陽人 洛陽高少府瀍陽後菴五首

五絕追錄洛中舊作律七

五年辛巳

三十二歲 家山歸夢圖三首七絕李平甫畫詩別却并

州已六年 金史宣宗紀三月乙亥省試 楊叔能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三

名步道小亨集序與定末與子會於京師遂見禮部閑

閑公及楊吏部之美 閑閑公贊又五年乃得以科

第出公之門與興定初言見上丁丑郝碣登興定五年進士

第不就選 探花詞五首樂府登第之作 蟾池七指古

近侍局也史詳於是年 追用座主閑閑公韻上馮

內翰二首律七 緜山置酒五古註同內翰馮丈叔獻雷

兄希顏賦緜山屬河南府偃師縣 送希顏赴召西

臺兼簡李汾長源雜言詩云昨日游崧邱今日西臺行

此是長安西臺故簡長源末句云長安城上見李白

時長源在關中也 問希顏得英王府記室律五送

欽叔內翰兼寄劉達卿名光謙潘川人郎中白文舉編修見下

五首五古此歸崧山後作送其歸省也詩云君年始三

十按中州集小傳云欽與京少子二歲 是年春赴

汴京試登進士第不就選歸登封與馮雷游崧山

附錄 王子端內翰山水同屏山賦二首五律屏山名純甫

字之純襄陰人貞祐末官至右司郎中時已罷任金史文藝傳 右司正之王特起崞縣人

家千畝圖二首七絕

辨正 案希顏墓銘及金史本傳皆無赴召西臺之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三

事大抵方赴召往西又即召為英府記室故史不敘

也得此亦可補其缺

元光元年壬午

三十三歲 寄溪南詩老辛愿敬之七古詩五年不喚

溪南渡自戊寅遷居登封至此五年 校笠澤叢書

記元光問應詞科買於相國寺中 中州集辛愿小

傳元光初子與欽叔在孟津敬之自女几來為之留

連數日 鴻溝同欽叔賦七古 楚漢爭戰處同欽叔

賦七律 孟州夾灘飲承之御史家五律註同欽叔作詩



云干戈有此宵按金史是年夏四月元兵攻陵川五月元兵屯隰吉翼等州干戈尙近也 懷叔能七律詩別却楊侯又一年西風每至輒淒然 是年至孟津復歸登封

附錄 雪中自洛陽歸崧山七古 贈汴禪師五律按中

州集馮璧小傳云元光間與元雷游崧少汴公方事參訪輒賦詩卽此時事按史雷已赴召與此不合詩有馮無雷則史爲長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五

年然此亦大畧之詞不過因應詞科而買書耳至明年癸未赴召後年甲申諸公之貢乃真應也相國寺不知在洛陽在汴存疑於此

二年癸未十一月宣宗崩子守緒立

三十四歲 少林菴局記興定末東林隆住少林今

三年矣當作於是年 寄希顏二首七律註云後一首

徐州時作當在庚辰之前第一首云僵臥崧邱七見

春丙子南渡自丁丑至此凡七見春也次句商餘指

昆陽田 教授常君墓銘元光癸未子過鄆城見麻

知幾問其友以仲明及中山趙君玉對北渡後來鎮陽仲明在焉 隱亭同麻知幾賦七律 隱亭五古詩春

日已清美 麥歎五古詩四月草不青吾苗良漫投又云如何落吾手羊年變雞猴雞猴申酉也史記貨殖傳木穰金饑歎其無年 葉縣中岳廟記癸未之夏

予過昆陽 度太白嶺往昆陽七律詩悔隨塵土出青

山時已第也又云畏景方隆路方永是夏時 葉縣

雨中七律註時崧前旱尤甚 飲酒五首五古註襄城作

詩離官寸寸樂里社有拙言是不就選後來此別業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五

也 昆陽二首七律詩去日黃華半未開南來忽復見

寒梅是秋回冬再至 黃金行樂府詩王郎少年詩境

新又云昆陽城下三更酒按中州集王郎爲王鬱飛

伯 曹徵君珏表其後見於方城介於太原王仲澤

乃定交王時從 是年劉景元卒墓銘云明年諸公

將薦試詞科而病不起矣 是年至鄆城夏往昆陽

秋回冬又往昆陽

附錄 後飲酒五首五古註陽翟此卽汜南地先生亦

有營耕卽麥歎詩是也詩中有我夢漆或由昆陽回



至此當附是年詩中田紫芝名德秀涪州人 拙菴

為溫甫賦絕七案歸潛志移刺買奴字溫甫號拙軒先

子合葉屈子為拙軒銘施箋又郭明府碑有李澤州溫

甫則在永甯

辨正 郝碣云為箕山琴臺諸詩禮部閑閑公見之

以為少陵後無此作也以書招之此亦總前後之詞

其實在是年與福禪院記云予赴召京師通與顯借

智進來謁文以記以趨裝未暇也其後得官東南云

云以是推之蓋貢詞科是閑閑之意故先以書招之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三

而明年至汴始貢也貢不必有召命亦約略之詞耳

哀宗正大元年甲申

三十五歲 藏雲袁君墓表正大甲申朔方兵畧蒲

鮮當作秦王露布註正大元年五月應詞科 閑

閑公贊公謂當有所成就也力為挽之獎借過當旁

有不平者宰相師仲安班列中倡言謂公與楊戶部

之美雷御史希顏李內翰欽叔為元氏黨人正大甲

申諸公貢某詞科公為監試以例不赴院宿一日坐

禮曹欽叔從外至誦某秦王破寶建德降玉世充露

布是年應詞科程文首即鐵券行引及此篇今公頗

為聳動顧座客陳司諫正叔名規稷山人曰人言我

黨元氏誠黨之耶 劉祁歸潛志云正大初先子入

翰林又云正大初趙閑閑長翰院同陳正叔常仲明

雷希顏元裕之諸人作詩會翁譜太原昭禪師語錄

引正大初予在史館 贈答楊煥然五按墓碑云名

與乾州人正大初將上萬言策知直道不容即日出

國門而西當在是年後入元為廉訪使諡文憲元史

有傳 帝城二首七律註史院夜直作詩日月難淹京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三

國久又云預遣兒書報歸日時方秋已作歸計 閻

商卿還山中七古詩阿卿去月從我來今日西山成獨

往 汴梁除夜七律 是年趙秉文轉翰林學士修國

史翁譜 是年春至汴京試詞科獲傳授權國史館編

修官留汴京

附錄 贈答劉雲卿名從益潭源人劉祁京 四首五

雙峰競秀圖為參政楊侍郎賦七古承安五年進士官

至戶部侍郎 野菊座主閑閑公命作七律 野菊再

參政見墓碑 燕府白兔七律按哀宗紀正



大元年正月邠州貢白兔卽此年 滙水五古註聞邠

城張伯玉詩音作伯玉死當在是二三年間并附

從希顏覓薦香二首七絕 雜著九首七絕 此借古事

以傷金之失應在汴作附此 滄浪圖七絕 續編詩而今

塵滿西風扇

存疑 感事七律 詩祗痔歸來位望尊駸駸雷李入平

吞箋註指師仲安事恐未必

二年乙酉

三十六歲 京都元夕七絕 李道人崧陽歸隱圖五古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三

詩愧我出山來京塵滿征衣春風四十日夢與孤雲

飛 西園七絕 杏花雜詩十三首七絕 詩西園春物知

多少 鄭州上致政賈右丞相公七律 賈名益謙金史有傳 註

時被命就公訪先朝遺事此衛紹王事也詳東平賈

氏千秋錄後記 僕射破醉歸卽事七律 破屬鄭州以

北魏李冲得名見玉堂閒話施按金史賈益謙傳此

事併於興定五年殊無眉目集中賈氏千秋錄有哀

宗卽位云云疑在去年及觀此詩作於春乃知在是

年也詩有神於史如此 寄欽用七律 名獻甫獻能從弟先生同年

時爲長安令 詩憔悴京華首猶盤南山歸興夜漫漫金史有傳

黃筌龜藏六圖爲張右丞名行信原名行忠七日照人金史有傳賦七絕

題張左丞家范寬秋山橫幅古詩 崧邱動歸興突

兀青在眼 吏部椽屬題名記正大二年五月權國

史館編修官元某記警巡院廨署記同 出京五古 註史院得

告歸崧山寺下 杜子學引乙酉之夏予自京師還

居崧山六月十一日 乙酉六月十一日雨五古 詩一

早近兩月河洛東連淮 劉景元墓銘正大乙酉予

自京師來哭其墓 是年春在汴奉命往鄭州事畢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三

回汴六月還登封

附錄 寄王丈德新二首五律 註時在汝州詩只應歌

笑處偏欠李鄜州此德新常同欽叔在孟津今欽叔

赴鄜州幕也金史李獻能傳貞祐三年進士第一

在翰苑十年出爲鄜州觀察判官應在是年 芳華

怨樂府歸潛志云元嘗權編修官時末帝召僕散阿海

女人宮俄而放出元因賦金谷怨樂府卽此詩施箋

辨正 按翁譜引木菴詩序乙酉冬十月子將還太

原此本集刻錯而翁未考也上段云近年七夕詩予



為之擊節惜楊趙不及見也云云若在是年則楊趙固未死蓋此是丁酉先生由冠氏回太原道中所作丁誤刻乙翁率據而編之也是時太原已屬蒙古何處歸耶

三年丙戌

三十七歲 良佐鏡銘丙戌夏四月予過汜南鄆城

張良佐請銘 按集中出鄧州詩云六年留滯鄧州

城自辛卯離鄧入京逆溯至此纔足六年則常從商

帥於鄧州復辭從軍而回也附詩於後行蹤自見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辛

過翠屏口 律七 詩事外閒身也屬官是夏往商時詩

中秋雨夕 律七 註商帥國器 完顏色持默箋作烈名鼎時鎮商州金史附陳和

尚 筵中作 丹霞下院同仲澤鼎玉 王賦七 註時從

商帥軍至南陽 卽事 律七 註商帥國器見免從軍詩

未聯云到家慈母應相問為說將軍禮數寬時尙有

母 留別仲澤 律七 詩綠水紅蓮慚大府清泉白石識

初心 答七唐佐 五律 註魯山人有志讀書按送唐

佐還平陽詩云我從商餘之山過龔羅聞君六經百

家富研摩卽此時也龔羅在寶豐此是由商帥幕回

與從商餘句合一聞王仲澤丁內艱 七絕 詩升堂未幾

訃音聞 除夜 律七 詩夢寐衡茅在澗阿時在洛陽度

歲也又云折腰真有陶潛興扣角空傳甯戚歌三十

七年今日過可憐出處兩蹉跎求仕不仕全盤託出

上數詩瞭然矣 是年夏至汜南復赴商帥召由商

州至南陽辭免歸登封復至洛陽

附錄 豐山懷古 五古 十日登豐山 律七 示姪孫伯

安 五古 風柳歸牛圖 七絕 續編詩枉將書策課兒童

四年丁亥 是年七月蒙古主鐵木真殂子拖雷監國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辛

三十八歲 示懷祖 律七 詩憔悴經年臥澗阿又乘閒

便作歸田賦付與兒童扣角歌 出山 律七 詩升斗微

官亦強顏 長慶新泉記鄧之西百里而遠是為內

鄉東鄙有山焉其麓二泉正大丁亥予承乏是邑夏

五月赤旱近日予率父老詣焉車轍未旋而澍雨

浹 九日讀書山詩云我在正大初作吏浙江邊山

城官事少日放浙江船 浙當 張仲經 名澄 詩集

序仲經龍山貴族客永甯永甯有趙宜之辛敬之劉

景元皆天下之選而仲經師友之及予官西南偕杜



仲梁麻信之高信卿康仲宵就予內鄉杜名仁傑濟南長清人入

元不仕以子元素貴贈翰林承旨諡文穆麻名革廣鄉人入元不仕隱河汾高名永盤陽人貞祐被兵南

於汴康名國時內翰劉光甫方解鄧州倅相從文

字劉名祖謙安邑人存乙卯追錄內鄉一詩絕七

宿菊潭五古初到任詩自菊潭丹水還寄崧前故人

律七 劉光甫內鄉新居律七 半山亭招仲梁飲古七

和仲梁律五 西齋夜宴律七 註叔能信之張杜皆在而

麟之獨不至麟之姓游鳳翔錄事去歲君遠游送

杜仲梁出山雜言詩憶初識子梁王臺指乙酉在汴時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三

也三年一夢南陽道指是年鄧州大帥時為移刺瑛

字廷玉 倫鎮道中書所見絕七詩一紙除書誤半生

內鄉縣齋書事律七 墳雲墓銘在陽南 正大三年示

寂明年劉光甫托予銘其墓 是年始官內鄉令移

家內鄉

附錄 先生居內鄉凡三年詩附此 留別龍興沐

禪師普照鑒禪師律七詩十年不見木菴師在崧山時

英上人已是寄詩則戊寅遷崧即不相見至此十年

此或遷家時留別也 贈湛澄之四章絕七 寄西溪

相禪師律七詩一官元不校貧多西溪住少室之清涼

懷粹中律五 寄贈龐漢茂宏律五 龐漢平晉人待次

內鄉北山兵亂遇害 段志堅畫龍為劉鄧州光甫

賦雜言 劉鄧州家聚鴨圖絕七 自題寫真絕七詩一縷

微官誤半生 破口食鰯魚有感絕七 得緯文兄書

絕五 詩山城誰與娛應在內鄉時緯文張緯太原陽曲

人

五年戊子

三十九歲 長壽山居元夕絕七詩三十九年何限事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三

時新齋未成不過山居耳 戊子正月晦日內鄉西

城游眺絕七 馬鄧驛中大雨律七 阻雨張主簿草堂

五古 張主簿草堂賦大雨律七 觀浙江漲五古 註

時拜大赦五日矣金史哀宗紀五年六月旱赦雜犯

死囚以下當在是年 記夢絕七 戊子七月二十四日

內鄉往盧氏宿走馬平夜夢拜天帝像觀法駕最前

負弩三人中有金書小字題裕之者夢中不知其為

子也 鴻雀崖北龍潭五古 張太君葬盧氏西南

在盧氏道中 八月七日翰林學士楊雲翼卒年五



十八神道碑云公文章與閑閑齊名世號楊趙 楊

之美尙書挽章律七 內相楊文獻哀挽三章絕七 二詩

重見且書銜不同不知何故 行齋賦序冬十月長

壽新居成仲經張君從子卜鄰 長壽新居三首律五

註同張仲經賦 丁河南縣太君張氏艱 是年仍

居內鄉中以事往盧氏

附錄 贈鶯古五 詩山城無與樂好鳥亦求侶 內鄉

雜詩絕五 內鄉雜詩絕七 春歸絕七 別程女律七 按程

女是年二十當是嫁時 贈高信卿雜詩 高卿去歲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三

山中居指內鄉山居今年移家入城市亦內鄉也此

信卿往汴之送 題吳子英遼東人 家靈照圖二首絕七

註時女巖在盧氏約歸甯未至

辨正 按翁譜云嘗得先生湧金亭石刻後題云已

酉清明日崧陽王贊立石按詩即在正大戊子冬罷

內鄉時其云已酉後來補刻耳云云此段大謬蓋誤

以半山亭為湧金亭而不知地理之外也按河南志

湧金亭在百泉亭東有蘇軾書蘇門山湧金亭六字

本詩云湧金亭下百泉水又集中望蘇門詩湧金亭

上秋如畫此皆在蘇門之的証縱不考書亦當考詩

乃以河南內鄉之半山亭混於河北蘇門之湧金亭

地理懸殊何能考古耶夫輿圖不昧然後行蹤可得

今亟為是正非好駁古人以自炫也湧金亭詩另詳

於後

六年己丑 是年秋蒙古窩闊台即位是為太宗元年

四十歲 東坡詩雅引正大己丑書於內鄉劉光甫

之東齋 春日半山亭游眺律七 新齋賦序予既罷

內鄉出居縣東南之白鹿原結茅菊水之上名所居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三

曰新齋賦云竟四十而無聞按此則翁譜謂罷於去

年冬者亦謬 鎮平書事絕七 鎮平縣齋感懷律七 詩

四十頭顱半白生時將罷任 鎮平寄姪孫伯安筆

絕七 長慶新泉記在內鄉 正大己丑九月 自鎮平暫

往秋林道中寄家絕七 罷任作按此又一別業秋林在內鄉北

先生之經營亦數矣 從鄧相公覓酒絕七 註時在鎮

平案詩是冬作時由秋林回 此日不足惜古詩 四

十豈不知頭顱中間騎鯨李指屏山紫髯郎指張伯

玉時皆已故 阿千始生五律 卽南冠錄所引云



日捐詩四十舉兒子 是年罷內鄉任攝鎮平篆復  
者也 罷任移家秋林冬回鎮平

附錄 李屏山挽章二首律七按金史本傳云正大末

卒於汴然此日不足惜詩已有黃墟之語則未者不

必定在八年也箋註以騎鯨李為長源則此時固未

死 范寬秦川圖古七註張伯玉名穀許州人歿後同麻知

幾賦又詩註予七年前過鄆城按過鄆城在癸未詩

當在是年 劉丈仲通哀挽律七詩拙宦深辜遠業期

當在初罷官時 夜雪絕七詩夢裏嬌兒索乳聲指阿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美

千 王右丞雪霽捕魚圖古七詩白頭歲月黃塵底此

亦在官時詩附此

七年庚寅

四十一歲 竹林禪院記院在永甯正大庚辰當作寅子閒

居空空四月望日前內鄉令元某記據此則去年鎮

平乃是攝篆 寄女嚴三首絕七註時嚴在盧氏次首

添丁學語指阿千 被檄赴鄧州府幕府律七鄧州

相公命賦喜雨律七新野劉先主廟次鄧帥韻律七新

野屬鄧州穰城縣 月觀追和鄧州相公席上韻律五

巨然秋山圖為鄧州相公賦言六鄧州城樓古七

謝鄧州帥免從事之辟律七此丁張太君艱未終喪也

詩三載素冠容有愧上二年尙在官未守三年制也

一時墨經果何心言去官即當守制未可更出也郝

碣初筮仕除鎮平令再轉內鄉丁艱憂終喪此於仕

途有錯然丁艱在是時自是一大事翁駁郝而此并

抹之外矣明年就官南陽蓋已起復則先生丁艱當

在戊子 五松平古五石門律七按石門有四此及送

仲梁詩在鄧州黃榆嶺及馬嶺詩在端氏岳祠詩在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三

北岳游龍山詩在龍山 獨峰楊氏幽居律七曉發

石門渡湍水渡中古五渡湍水律七以上五詩皆不仕

意是由鄧州回內鄉道中作 自鄧州幕府暫歸秋

林絕七是年春赴鄧州辟不就秋歸秋林

附錄 送吳子英之官東橋律七兼為解嘲 按金史

地志南京路鄧州縣南陽有豐山內鄉有菊水鎮一硤

無鎮平元史南陽府舊以縣屬鄧州元至元八年升

為府縣南陽鎮平是鎮平南陽內鄉皆屬鄧州而金

史失之也附此備考



辨正 興福禪院記正大庚辰辰字是寅字之訛正大無庚辰

八年辛卯

四十二歲 妻張縣君卒孝女阿秀墓銘云生於己卯年十三子為南陽令其母張病歿 華元寂大士

銘辛卯夏四月 寄劉光甫七律續編 鄧州新倉記經

始於正大六年成於八年四月十三日南陽令武騎

尉賜緋魚袋元某記南陽縣題名記亦在是年 金史哀宗紀八

年正月元兵圍鳳翔四月平鳳翔 岐陽三首七律即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表

鳳翔府 宛邱歎七古 註辛卯七月農司檄予按秦陽

陂田 出鄧州七絕 詩六年留滯鄧州城 京居辛卯

八月作七律 懷秋林別業七絕 翰林修撰雷希顏卒

年四十八希顏墓銘八月二十三日暴卒後二日葬

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往哭之十月北兵由漢中路襲

荆襄京師戒嚴 希顏挽詩五首七絕 過希顏故居

四首七絕 京兆漕司官居三首五律 同漕司諸人賦

紅梨花二首七絕 贊皇郡太君誌李獻甫母 正大辛卯冬

十一月渾源劉祁至汴翁譜 是年起服遷南陽令

八月內召擢尙書省令史移家汴京

附錄 洛陽衛良臣以星圖見貺漫賦三詩為謝七絕

詩鰥鰥魚目漫漫夜盼到明星却老人是悼亡之作

寄辛老子七律 詩悔將猿鶴入京華 題省椽劉德

潤家驂鸞圖七絕 詩腸斷青鸞獨自飛亦悼亡意 聞

欽叔在華下七古 史在正大末 送窮七絕 詩不如留取

窮新婦貴女何曾喚得來

天興元年壬辰正大九年正月改元開 正月蒙古遣其

將速不臺圍金汴京曹王出質四月蒙古退軍河洛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表

十二月汴京糧盡援絕哀宗出奔河北速不臺復圍

汴 四十三歲 族祖處士銘開與壬辰 郝碣天興初

入翰林知制誥 金史本傳云天興初擢尙書省椽

頃之除左司都事此連上年言實本年除左司也 又云今所存者有

壬辰雜編若干卷 第三女阿秀卒墓銘云明年上

年為南陽令得疾於汴梁壬辰三月朔死 南冠錄

言此指本年不及十年此自壬午 又云京城之園子

引從仕十年登第後大概言之 為東曹都事知舟師有東狩之役言於諸相請以小



字善圖史一在隨車駕所在以一馬負之時相雖以為然而不及行 學東坡移居詩云壬辰困重圍 閑閑公贊壬辰冬某以東曹椽知雜權都司取行止卷觀之見公獨銜及楊雷猥相薦引者十七章 范陽張公先德碑予在大梁承乏左曹都事壬辰之圍外援阻絕或言宿州節度宗室眾僧奴之幕客張子良字漢臣范陽人入元官至大名路總管贈清河侯元史有傳 賚奏至者即日召對書詔誥凡繫之左曹者予得與聞之內翰馮公碑往在京師渾源雷淵希太原王渥 澤仲 河中李獻能叔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罕

龍山冀禹錫字京父龍山人金史附官奴傳 從公問學而好問在焉又中州集小傳云在京師時希顏仲澤欽叔京父相得甚懽希長子六歲澤長子十歲欽與京少子二歲希歿於正大辛卯之八月見上年 年四十八澤歿於明年即此年壬辰從色 之七月年四十七欽歿於其年均人援兵敗死之 亦此之十一月時官陝西行省左右 年四十一京又歿於明年指下年 之三月年四十二不三四年五人者惟不肖在耳 五月十二日密國公完顏璫號 越王軒有如菴集 年六十一如菴 五月十二日翰林學

士趙秉文卒年七十四墓 贈鎮南節度使良佐陳和 尚金史 忠義傳 碑天興元年六月宰相以東曹椽吏部主事元某應詔 圍城中文舉見過七律。文舉張特立曹州東明人嘗為御史罷任人元世祖受王印賜 讀靖康僉言七律詩三號中庸先生元史隱逸傳 百年來幾降虜長星不用出光芒 兩後丹鳳樓登眺七律 金史地志都城北門為丹鳳門其門三 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五首七律 是年除左司都事知雜在汴被圍 附錄 浩然師出圍城賦鶴詩為送七律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罕

辨正 按翁譜壽陽縣學碑陰記壬辰之冬薄游燕趙齊魯間迹益窮文益奇名益大振每一篇出京師為之紙貴故所至以異人目之云云此段真是嚙語夫以廟社倉皇國君出走職司制誥固無輕去其國之理且是時河北山東皆為敵有金主渡河而北攻衛不克復渡河而南大兵所至尙不能進而書生車馬遂能飛渡此豈理之可信且既去又何以能回也今考壽陽學記作於甲辰其上年曾游燕趙又上至辛丑則客於東平此固總其大略言之而壬辰二字



乃其舛錯否則一冬何能遍游耶採之無識本不足辨恐誤後生故復贅於此

二年癸巳正月丙午朔哀宗濟河使完顏拜牲攻衛州

大敗哀宗走歸德戊辰二十三日西面元帥崔立作亂殺

參知政事完顏奴申樞密副使完顏糾捻阿不立衛

王子從恪為梁王監國以汴城降蒙古

四十四歲 聶孝女誌壬辰之冬車駕東狩明年正

月二十三日崔立反 金史哀宗紀戊辰西面元帥

崔立與其黨舉兵為亂立衛王子從恪為梁王監國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望

以尚書省椽元好問為左右司員外郎 按甘露碑

事為先生終身之恨蓋由劉京叔盡誘過也翁譜辨

之不遺餘力可稱元氏功臣茲不復議但就本集所

載者著之以俟論定 內翰王公墓表名若虛字從之藁城人見

金史文 天興初冬十二月車駕東狩明年春正月西

面元帥崔立劫殺宰相送款行營羣小請為立建功

德碑以都堂命召公為文時翟奕輩恃勢作威少忤

則立見屠滅公自分必死私謂好問言今召我作碑

不從則死從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也雖然

我姑以理論之乃謂奕輩言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

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城中百萬皆有生路非功

德乎公又言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

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丞相之門自古豈有

門下人為主帥頌功德而為後人所信者辭意閒暇

翟奕等不能奪竟膈太學生此指劉托以城中父老

意而為之 外家別業上梁文遺山道人蠟蠹書癡

雞蟲祿薄猥以勃率槃跚之迹仕於存亡危急之秋

左曹之斗食未遷東道之戈船已御久矣公私之俱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望

聲困於春夏之長圍窮甚拆骸死惟束手人望荆兄

名守純金史作英即聞希顏得英之通好事均紀季

王府記室者此議見金史白華傳之附庸此述圍城涕出而女於吳莫追於既往下車

而封之杞有待於方來謀則僉同義當孰抗爰自上

書宰相所謂試微軀於萬仞不測之淵即當喋血京

師亦嘗保百族於羣盜垂涎之口皇天后土實聞存

趙之謀槁木死灰無復哭秦之淚此言已意亦欲初

一軍搆亂羣小歸功劫太學之名流文鄭人崔立封

之逆節命由威制佞豈願為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



刻錦溪書叟之筆蜀家降表猶存李昊之世脩趙王

禪文何與陸機之手迹原註文選謝平原內史表此言太學生所為無預已事

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

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眾口之合攻果吮癰舐痔之

自甘雖竄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鼈始於養

虺而成蛇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穀原註子北波之初獻

書中書命君請以一寺觀所費養天下名士造謗二三亦書中枚舉類也。此言劉祁造謗事以流

言之自止知神理之可憑復齒編氓僅延殘喘澤畔

而湘纍已老樓觀而楚望何窮 遽然子墓銘趙滋字濟

廣元遺山年譜卷上

罌

甫沛天下愛子者三人李汾長源辛愿敬之李獻甫

欽用然長源瘐死西山獄中敬之則被掠而北為非

類所困折死於山陽欽用從死淮西年未四十也按

三人金史皆有傳而汾愿死無年月汾依武仙仙與

色埒異同懼汾欲除之遁泌陽為總帥王德所獲絕

食死色埒去年已與仙分而仙本年為宋敗明年走

死澤州則汾當死於去年又元史壬辰春先下洛西

則愿之被掠而死亦是去年也獻甫見下年 俳體

雪香亭雜詠十五首七絕註亭在故汴宮仁安殿西按

此詩當作於未喋血之前而注則後來所補也第四

首云批奏內人輪上苑去年名姓在窗間明指壬辰

他如為向杏園雙燕道營巢何處過明年重來未必

春風在更為梨花住少時明日天山山下路不須回

首望都門此時已知且夕不保早作行計 李仲華

湍流高樹圖詩自註癸丑正月之變逆黨中有欲謀

害己者賴仲華營救得釋 雜著四首七絕詩雪香亭

上清明宴記得君王去歲時此在降城作時宮人有

從虜者 寄耶律公書名楚材金相履之季子仕元官至中書令至順元年追贈

廣元遺山年譜卷上

罌

太師諡文正元史有傳 癸巳四月二十二日 癸巳四月二十

九日出京七律詩興亡誰識天公意留取青城閣古今

註國初取宋於青城汴城東五里名青城受降 學東坡移居

詩云明年出青城辰言五月三日北渡三首七絕

五月十二閑閑公諱日作七律詩陸氏莊荒又一年

續小娘歌十首七絕詩傷心此日河平路千里荆榛

不見人言被掠之慘也金地志衛州河平軍是年六

月金主遷蔡詩云六月南風一萬里正此時事末首

力主扼河而痛遷蔡之失策極其沈痛 淮右七律詩



宋州新事不堪論痛金主奔蔡之失計也宋州即歸

德輔車慢欲通吳會突騎誰當擣薊門不能禦元而

欲侵宋不知二國已和矣語意極顯 南冠行雜言註

癸巳秋為曹得一作 秋夜律七詩九死餘生氣息存

蕭條門巷似荒村春雷漫說驚垣戶皎日何曾入覆

盆濟水有情添別淚吳雲無夢寄歸魂百年世事兼

身事樽酒何人與細論此亦指甘露碑然是至聊城

後作 中州集引壬辰子榘東曹馮內翰子駿延登

吉鄉人權刑部省書見墓碑劉鄧州光甫祖謙約予為此集時京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吳

城方受圍不暇及也明年留滯聊城金屬博州乃記憶前

輩及交游諸人之詩為一編名曰中州集嗣有所得

當以甲乙丙丁次第之十月二十有二日 十二月

六日二首律五第一首閨門隔九虎休續楚臣騷金遷

蔡尙未亡也次首聊城今夜月愁絕未歸人是此時

事 癸巳除夜律五詩猶屬出京年 是年三月行院

都事冀禹錫卒於歸德年四十二官奴之亂 赴水死 夏四

月崔立以梁王從恪荆王守純及宗室男女五百人

至青城皆及於難兩宮北遷據金史 六月金主奔蔡

蒙古塔爾齊元史作開之 據綱 是年擢左右司員

外郎城降後挈家隨眾北渡羈管聊城

附錄 白屋律七詩有傷貧意與移居第四首意同當

是初至聊城時詩 曹得一扇頭言六

三年甲午正月戊寅哀宗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哀宗

自縊於幽蘭軒承麟為亂兵所殺金亡是歲為宋理宗端平元年

即蒙古太 宗之六年

四十五歲 紀子正杏園宴集雜言註甲午歲按園在

冠氏即冠氏詩所云西園紅艷杏園春者 聊城寒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吳

食絕七 跋國朝名公書甲午三月十有三日 密公

寶章小集七註甲午三月二十一日為輔之書於聊

城至覺寺之寓齋 徐威卿名世隆陳州西華人北 渡依嚴實八元仕至山

東按察使 元史有傳相過留二十許日將往高唐同李輔之贈

別二首律七詩二年阻絕干戈地又云杏花樽酒記聊

城 校笠澤叢書後記甲午四月書於聊城寓居之

西窗 清真觀記歲甲午予自大梁羈管聊城六月

十六日記 南冠錄引歲甲午羈管聊城益之兒遊在

襄漢姪博倅執之平陽伯男子叔儀姪孫伯安俱幼



伯安時 子年四十五下有以八歲學詩今四十年矣

隨先生 句率日之言歲甲午期四十五

也 乃手寫千秋錄一篇付文嚴以備遺忘文嚴二字恐有誤

以先世雜事附焉以行年雜事附焉以先朝雜事附

焉名曰南冠錄伯安叔儀以下乃至傳數十世當家

置一通 喜李彥深濟南人過聊城七律詩圍城十月鬼

為鄰異地相逢白髮新 卽事七律詩為崔立作按金

史崔立傳是年六月為金故將李伯淵所誅梟其首

以祭哀宗或剖其心生噉之以屍掛樹上樹亦自拔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吳

贈周良老七古詩我居聊城欲一載箋註作二載 夢歸

律詩憔悴南冠一楚囚歸心江漢日東流 秋夕七律

詩頻年但覺貂裘傲萬古何曾馬角生寄食且依嚴

尹幕附書誰往鄧州城此時已依嚴實也鄧州城指

益之寄居襄漢 送仲希兼柬大方七律仲希姓完

顏改元氏大方姓郭詩家亡國破此身留留滯聊城

又過秋 甲午除夜七律詩甲子兩秋今日盡只將哀

淚灑吳天自金太祖收國元年乙未至此恰一百二

十年 是年正月鎮南軍節度使李獻甫死於蔡州

之難年四十金史本傳 是年寓居聊城之至覺寺

附錄 看山五古詩慘慘悲去國鬱鬱賦卜居不采西

山薇卽當葬江魚 懷益之兄五律詩世故伊川歎鄉

情越客音天宜他日定陸已向來沈 幽蘭府詩西

山高高空蕨薇露盤無人薦湘纍 贈休糧張鍊師

七古詩見說西山好薇蕨一枝青竹願隨君 西窗七古

詩少年樂事總消歇此當卽聊城寓居之西窗 覓

神霄道士古銅爵七古神霄在聊城 宿神霄北菴夢

中作七絕送窮七絕詩送君君去欲何之 姨母龐西君

諱日作三首七絕詩一龕白骨黃河隔遙望梁門哭斷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上 吳

腸

廣元遺山年譜卷上



廣元遺山年譜卷下

番禹李光廷恢垣編次

蒙古太宗七年乙未

四十六歲 學東坡移居八首古五此年由聊城遷冠氏乃定居也第四首壬辰困重圍金粟論升勺明年出青城瞑目就束縛毫釐脫鬼手攘臂留空橐聊城千里外狼狽何所託叙兩年被圍北徙之由最為明晰第五首去年住佛屋盡室寄尋丈即上年甲午之至覺寺也今年僦民居卧榻碍盆盎是本年先僦居

廣元遺山年譜卷下

冬始營新居也第六首我作南冠錄一語不敢私自指上年之作而翁譜於南榮坐諸郎句存疑今以南冠錄證之叔儀即阿干戊戌游天壇詩註云兒子叔儀即此是先生之長子年七歲而姪孫伯安在鎮平已需寄筆則已十餘歲所謂諸郎也未首王生舊隣舍即登封王子襄名贊者下云永懷王與李不知何指施箋以為王百一李仁卿則未必也野史亭預擬之詞此詩為先生行踪一關鍵故表出之 乙未正月九日立春七律詩十度新正九處家自乙酉至上年

新正凡九處家也乙酉汴京丙戌崧山丁亥洛陽戊子長壽己丑內鄉庚寅鎮平辛卯

秋林壬辰癸巳汴京甲午聊城皆見上今年癡坐指本年仍在聊城

杏花落后分韻得歸字七律 三仙祠七律 詩簫鼓未

休寒食酒樵蘇時見舊都人二詩原編在立春詩後

是一時作 答郭仲通二首七律續編 詩白髮歸來一布

衣東泉春草映柴扉此即移居詩之仲通甫 送李

輔之官濟南序時則暮春三月人則楚囚再募諸公

從衍聖公名元措金史孔播傳 賦子為之序 代冠氏生修學

記歲乙未 後芳華怨樂府詩豈知汴梁破來一千日

廣元遺山年譜卷下

濟南行記乙未秋子來河朔者三年矣始以故人

李君輔之得一至焉因次第二十日間所游歷初至

齊河與杜仲梁俱東並道諸山南與泰山接至濟南

輔之與同官權國器置酒歷亭下故基亭下大明湖

出於舜泉由北門出與濟水合華峯東有卧牛山正

東百五十里鄒平之南有長白山范文正公學舍在

焉嶺東十里有南北兩妙山兩山之間有閔子騫墓

西南大佛嶺下有寺千佛山之西有函山泰山之北

麓也歷山去城四五里許瀑流泉在城西南靈泉菴



道士留予宿者再進士解飛卿從子游十許日此游至爆泉者六七宿靈泉菴者三汎大明湖者再遂東入水柵水名繡江發源長白山周圍三四十里府參佐張子鈞張飛卿觴子繡江亭留五日而還至濟南又留二日汎大明湖待杜子不至明日行齊河道中雲烟出沒應接不暇恨無佳句爲摹寫耳得詩凡十五首 濟南雜詩十首七絕詩四十二年彈指過逆湖是甲寅 厯下亭懷古五古 舜泉效遠祖道州府君體五古 汎舟大明湖待杜子不至雜詩杜子指仲梁 繡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三

江汎舟有懷郭李二公七律李指輔之郭不知何指或指長清郭明府 華不注山七律註濟南以上合十五首 解飛卿山水卷七絕 乙未八月十七日莘縣夢中所得七絕 望王李歸程七律此詩在移居後 紫微觀記乙巳已當作未辨見乙巳九月落成請予記 楊煥然生子四首七絕詩七歲元郎鬢已了指叔儀也是時楊主冠氏侯趙天錫 是年由聊城僦居冠氏復遷新居存疑 濟南廟中古檜同叔能賦五古按十五首無叔能想後來補賦耳 葭山道中二首七絕此亦濟南外

山而不入十五首內下年泰山少二詩而此又在秋間故存疑於此

附錄 得姪搏信二首五律詩今日鄆州信知從虎穴還 得姪一飛安信五律 眼中七律詩骨肉他鄉各異縣衣冠今日是何年

總附 按先生自乙未至戊戌居冠氏者四年往來東平今將冠氏詩附此而東平附下年蓋此時感慨尤多也金史地志冠氏屬大名府路集中陽平魏黃初三年冠氏地指此 蕭齋五古蕭貢字真卿咸陽人 序云北渡後居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四

陽平 送張君美張徽武功人見與文正書此恐另一人之南中七古詩陽平城邊握君手 續陽平十愛五律 與宗秀才七律續註陽平作宗楊與弟子四詩明著陽平 祖唐臣愚菴七古按漳南集王若虛撰愚菴序云旣經喪亂流寓河朔非復菴中主人則亦當在冠氏時 贈祖唐臣五律續 祖唐臣榜軒畫冊二首七絕詩更覺昇平是夢中 祖唐臣母挽章七絕 跋酒門限邵和卿醉歸圖七絕詩好着蹇驢馱我去與君同醉杏園春園在冠氏以上皆有地可考 不寐五律續編詩誰憐庾開府直欲賦



澆愁 送杜招撫名先嘗任彰德招撫使 歸西山七律 詩因君喚

起思鄉意君在西山我更西 寄欽止李兄七律 名獻

卿獻甫之兒詩銅駝荆棘千年後金馬衣冠一夢中 送

李同年德之名國維淄川人見沁州碑 歸洛西二首七律 詩承平盛

集今無復哀樂中年語最真 送郭大方七律 續編詩存

歿共驚初劫後 送李甫之官青州七律 續編詩故侯瓜

圃在東陵 奉酬子京禪師見贈之什三首七絕 註往

在崧山陪馮內翰雷御史游戒壇詩道當年事詩兵

塵千里遙相望亂後相逢話更長以上皆哀怨之音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五

自是北渡後之作 為衍聖公題張公佐湘江春早

圖二首七絕 聞歌懷京師舊游七絕 鄭先覺照水扇

頭七絕 詩風流一枕西園夢以上皆憶汴之詩 與張

仲傑郎中王若虛門人見王公表 論文五古 寄程孫鐵安五律 詩

異縣關山閣按此直孫時年三歲 壽趙壽之七律 續編

寄楊飛卿七律 楊名鵬汝海人見金史姬汝作傳時

在東平 虛名七絕 此與別周卿詩六年河朔州動輒

得謗訕同意 寄史同年二首七絕 史元字邦直河內人 詩知

君東望亦淒然 邢公達寒梅凍雀圖七絕 公達名敏

關中人居陽平 又解嘲二首七絕

八年丙申

四十七歲 冠氏趙莊賦杏花四首七絕 詩荒村此日

腸堪斷回首梁園是夢中 自趙莊歸冠氏二首七絕

東游畧記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冠氏趙侯名天錫冠氏人時為東平副元帥元史有傳 將會行臺公即東平路萬戶嚴實 於泰安

侯以子宿尙游觀拉之偕行凡三十日因畧記之郭

巨廟在長清西南四十里路傍小山之上齊武平中

齊州胡僕射所造石室在焉隔馬祠在長清馬山之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六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六

南距縣八十九里靈巖寺亦在長清東南百里所旁

近有山曰雞鳴曰明孔寺後有方山泉曰雙鶴曰錫

杖絕景山在方山之下絕類崧山寺壁石刻甚多不

能悉記泰山出州北門經水馬棚回馬嶺御帳護駕

泉而上遂登天門岳頂四峯曰秦觀越觀日觀周觀

秦觀有封禪壇壇下有秦李斯及唐宋磨崖岳祠在

城中毀於貞祐之兵今惟客省及誠享殿在耳城四

周有岱岳青帝乾元升元四觀青帝觀有唐大中金

龍石刻岱岳觀有漢栢東有巖巖亭山水自溪澗而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七

下就兩崖為壁以亭壓之北望天門屹立如屏而濁  
 流出几席之下泰山絕勝處也州門南道左右宋封  
 祀壇道右有宋封禪朝覲壇泰山上書院元是周林  
 所居宋泰山孫明復復居之州學有魯兩先生祠明  
 復與徂徠先生石守道也龍泉寺在平陰東四十里  
 齊天統中建寺有石刻劉豫阜昌三年又阜昌中題  
 名最多此行游泰山者五日靈巖龍泉獲鹿亦有靈巖龍泉與此  
 不皆一宿而去得詩凡十首云 登珂山寺三首絕  
此不見 游泰山雜言 龍泉寺四首七絕 以上八首  
龍泉寺四首上祇八首

贈馮內翰二首七律 續編 序丙申夏六月公自東平展墓  
 鎮陽以予在冠氏枉駕見過考集中內翰馮公碑云  
 壬辰河南破乃北歸又云尙憶公還鎮陽時過好問  
 冠氏時方為中暘所苦即其事也 故物譜丙申八  
 月二十二日記 東坡樂府集選引丙申九月朔書  
 於陽平寓居之東齋 九月初霖雨中感寒痺作古  
 詩兩年魏大名 戲題新居二十韻七古 新居被火又  
 重建也首句去冬作室則建在是年詩意自顯 是  
 年居冠氏游泰山回新居被焚復營居居之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八

附錄 贈楊君美之子新甫七律 按元文類許衡楊公  
 銘君美諱天德高陵人京城不守流寓宋魯十年歸  
 長安一子恭懿施 恭懿至元十二年赴召謚文康元  
 史有傳又姚燧楊公碑公生乙酉年十七西歸詩應  
 在此數年先生來魯時蓋十二三歲矣

總附 先生來東平不一其有年可編者編之各年  
 餘附此 過劉子中新居七古 劉翊字子中上谷人時  
 為東平從事首句鄆州城隅兩茆屋鄆州即東平也  
 金史地志山東西路東平府宋東平府舊鄆州縣東

平詩末句溪南詩老指辛敬之時死已久詩似尙未  
 死豈訪未真耶 劉子中夢菴五律 南湖先生雪景  
 乘驟圖雜言 序其子文煒字德昭 北渡後來東  
 平 東園晚眺七律 註東平 侯相公所藏雲溪圖名  
東阿人官平章封 序云北渡後往東平路經雲  
蕭國公金史有傳 詩絕 溪因為賦之詩前日相公門下客國亡家破獨來時  
 東平送張聖與北行七律 詩去國衣冠元易感中年  
 親友更相關 東平李漢卿草蟲卷二首七絕 以上皆  
 明注東平 黃公廟五古 案漢書云孺子待我於濟北



穀城山下廟當在此穀城在東阿東北此亦往東平

時詩 東湖次及之韻七古續編詩東州佳處詩已盡及

之劉濤夏津人東湖在號州即韓昌黎之號州三堂

記者故詩及之 題商孟卿家明皇合曲圖雜言商

孟卿家晦道堂圖二首七絕 送楊次公兼柬秦彥容

李天成五律楊李無考秦即西溪簡夫之子時為黃冠

通真子銘河南破北歸平陽則次公亦歸平陽也

與張杜飲七律仲梁仲經也詩故人寥落曉天星異地

相逢覺眼明世事且休論往日酒尊聊喜似承平二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九

人在東平 送輔之李汝翼仲庸見白樞判還大梁

沛縣人書失其姓 贈答同年敬鼎臣七律敬鉉易州人 詩爭教

塵土走東州 寄叔能兄七律 賀威卿徐弟得雄七律

威卿時在東平 同嚴公子大用東園賞梅七律按大

用或即忠傑刻先生集者稱公子時未官 病中感

寓贈徐威卿兼簡曹益夫高聖舉七律續編 題劉才卿

湖石扇頭七絕才卿名肅洛水人入元官三 詩扇

頭喚起西園夢 惠崇蘆雁三首七絕詩故國春風早

晚歸又云江湖牢落太愁人同是天涯萬里身 惠

崇獐猿圖七絕附釋惠崇建陽人見圖畫見聞志施箋

九年丁酉

四十八歲 寄汴禪師七律詩見說懸泉好薇蕨草堂

知我是隣翁此與贈蕭鍊師詩註皆云時次佛老甚

急按元文類宋子貞耶律文正碑云丁酉次三教僧

道當在是年 范文正公真贊丁酉四月獲觀於其

七世孫道士圓曦按此即范鍊師在東平 太原昭

禪師語錄引丁酉八月予自大名回太原按此指自

冠氏同時非指至太原時 內黃道中七絕 北歸經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十

朝歌感遇三首七絕 贈蕭鍊師公弼七古蕭名道輔嗣

太一第四代教元史佛老傳時在衛州 衛州感事

二首七律痛衛州之敗而國遂亡也 望蘇門七律 興

福禪院記丁酉之秋見淨文於山陽金史地志河南

內修武山陽註興定四年以修武縣重泉東路懷州縣河

村為山陽縣棣輝州集則通指懷州而言 蓋白河南

大名東平訪予而及之九月晦日 木菴詩序乙酉

當作丁酉在是 冬十月將歸太原侍者出木菴集求

序 羊腸坂七律詩憑誰為報東州信今在羊腸路百

盤羊腸坂在太原北九十里見北史崔廓傳箋是歸



時詩 天井關七律詩二十年前走大梁當時塵土困

名場指甲戌試汴不遇時也山頭千尺枯松樹又見

單車下太行是回時詩 遽然子墓銘亂後子客冠

氏將還太原行有日又云丁酉冬復來東州而遽然

子已下世云云據此則秋回忻州營居冬復回冠氏

未挈家也歸時遶道山陽蓋因有事復回則出天井

關取直道矣外家別業上梁文當作於是年回忻時

其云懷先人之做廬可憐焦土蓋故居已失且於讀

書山營新居也東諸侯助草木之養則嚴趙兩侯俱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十一

有資助王錄事寄草堂之資指王君璋時啟事西涼

未回故曰寄桃花三洞地在鳳山見兩山行記此即

讀書山 十二月十六日還冠氏十八日雪七律是

年仍在冠氏夏往東平秋回忻州營居畢冬復回冠

氏

附錄 寄答商孟卿七律○孟卿名挺左右司員外

師上柱國魯師按元史本傳云北走依冠氏趙天錫與

元好問楊奐游東平嚴實聘為子師詩云異地五年

仍隔濶自癸巳至此五年也當由冠氏寄東平 送

杜子七律詩東原春好妓成圍來鴻去燕三年別深谷

高陵萬事非仲梁北渡自乙未始見集中至此三年

送其歸也 跋蕭師即公鷺鷥敗荷扇頭七絕 桐川

與李治仁卿飲七律詩已分故人成死別甯知樽酒對

生還桐川屬崞縣按元史李治傳云亂後北渡往來

忻崞間當是回忻時往崞重見

存疑 游黃花山古七以水簾紀異註癸卯九月四日

并詩中七年長路始一到句推之當在是年三月然

回山陽已是九月則三月無至黃華事也辨詳癸卯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十二

十年戊戌

四十九歲 和仁卿演太白詩意二首七律○仁卿

樂城人元世祖以學士召卒此是回東平後遙和詩四十年來堪一笑 范

鍊師贊戊戌之夏子過東平宿正一宮 傷寒會要

引往予在京師聞鎮平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日未

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子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

與游者六年戊戌之夏子將還太原閏月望日書於

范鍊師之正一宮 別張御史七律註特立字文舉

別李周卿名三首五古詩六年河朔州動輒得謗訕



留別仲經七律詩若為還似浙江邊以上皆東平話別

出東平七律詩往來空置六年家 冠氏趙侯先塋

碑戊戌七月初吉記 雨夜七律詩六年真作賈胡留

酬韓德華送歸之作五古詩暑涂三百里是由東平

來冠氏送行 別冠氏諸人七律註戊戌八月二日詩

低眉常愧六年貧 題劉師立試帖後此詩子再到

崧山時見之搜訪一十年北渡後將還太原乃得之

王清卿名仲元家戊戌八月六日 千戶趙侯碑子客

平陽當作陽平歲戊戌七月以叔父之命將就養太原侯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三

不能別軍行河平金史地志河北西路衛州河平軍侯時南征元史駐兵蘄黃與

之偕分道新鄉不覺涕之覆面也 再到新衛七律

年丁酉會到故日再詩云伶俜十口值還鄉挈家歸也又云河

平千里筋骸盡更欲驅車上太行此時無住濟源意

蕭仲植長史齋七古註修武作 馬坊冷太師名德明

清真道院三首七絕在修武 入濟源寓舍七律註戊戌

八月二十二日詩未辦驅車上太行主人留此避風

霜與新衛詩應 太乙蓮舟圖三首為濟源奉先老

師賦七絕即明道見通仙觀記 戊戌十月山陽雨夜

二首五古為鮮于彥魯賦十月菊七律彥魯居濟源詩

西風留客正此時事 七賢堂七絕善應寺詩註前

游寺題壁有紅塵鞍馬幾時休句又七年矣此詩當

在甲辰再來洛西時逆溯在是年句見新樂府浣沙

詞 望崧少二首七律詩西風落日山陽道空對紅塵

憶舊游 懷州子城望少室七律詩十年舊隱歸何處

自戊寅至丁亥居崧十年又洛陽見說兵猶滿按綱

目是年宋孟珙復襄陽想洛陽尙戒嚴也 通仙觀

記戊戌秋子客濟上十二月初吉元某記 史邦直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四

墓表河內人卒於戊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又七日

而懷州亂按詩不見亂或即平也史亦不見俟考

是年春仍在冠氏夏至東平話別秋出冠氏挈家行

至濟源入寓舍

附錄 呂國材家醉飲七律詩七年回首一長嗟又云

去國衣冠有今日七年憶壬辰在汴時也詩中螺台

未考 雲峽七古按元史王玉汝傳玉汝字君璋鄆州

人戊戌歲以東平之地分封諸貴賴其言得不分序

云啟事西涼即其事也詩當上半年東平時作 同



德秀求田燕川分得同字七律德秀史庭玉居山陽

燕川屬濟源

辨正 千戶趙侯碑予客平陽此原書誤以陽平作

平陽而翁譜未之考也案先生生平未至平陽若至

六年不應詩文並無一字且陽平六年屢見於詩皆

本年蓋自癸巳出都至此恰六年也又趙受之山冠氏

南征下段軍行河平分道新鄉其地皆離平陽絕遠

翁第據集書之曾未用心耳夫史有闕文其風已古

然第留闕以存疑不聞據闕以徵信蘇齋以考據自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五

命雖半字不敢更張不知抱疑自足時地多至於不

通也考據之無益宜招物議耳

十一年巳亥

五十歲 巳亥元日五律詩五十未全老又云野史纔

張本 老人星贊巳亥正月子見之濟瀆祠二十七

日 游天壇雜詩十三首七絕按續夷堅志云巳亥四

月子自陽臺將之上方過天壇中巖洞翁譜即其事也

天壇在王屋山游龍山詩云天壇避秦溝即此詩註

有兒子叔儀時在濟源挈之來游 別覃懷幕府諸

君七律發濟源五律銅鞮次村道中五古詩武鄉有便

道故繞銅鞮境涉險良獨難又復觸隆景時以事便

道武鄉而繞銅鞮也金史地志銅鞮武鄉皆屬沁州

先生無夏從太行回者當是繞道所經 榆社破口

村早發七絕榆社屬遼州 田侯燕子圖詩序巳亥秋

七月得之馮翊宋文通家此在道中 倪莊中秋五律

註巳亥 初挈家還讀書山中四首七絕詩并州一別

三千里滄海橫流二十年休道不蒙稽古力幾家兒

女得安全欣幸之意見於言表次首從此晉陽方志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六

上繫舟山是讀書山則新居在別業非故居矣按翁

譜引一統志云繫舟山在太原府城東北九十里禹

治水繫舟此山故名有石如環俗曰繫舟元好問父

德明讀書其下趙秉文改曰繫舟詩註云繫舟先大

夫讀書之所即其地也地近鳳山 外家南寺七絕註

在至孝社兒時讀書處 讀書山雪中七古詩前年望

歸歸不得指丁酉復來東州也去年中途脚無力將

歸又留濟源也殘生何意有今年突兀家山在眼前

一片欣幸之意 巳亥十一月十三日雪晴讀書山



看月七律 明日作七律 是年夏由濟源游天壇回取

道潞州經銅鞮武鄉榆社挈家歸忻州

附錄 送母受益自潞府歸崧山五律 答潞人李唐

佐贈詩五古 宗人明道老師澹軒二首七絕 潞州澹軒

屢見於詩是回時過潞州之作按師住濟源而軒在

潞故有濟水分流語

十二年庚子

五十一歲 賦瓶中雜花七首七絕 詩從此他鄉不是

春 杏花二首七絕 註庚子歲南菴賦 庚子三月十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七

日作五律 詩水際時獨往花邊知幾回是家居詩 東

山四首七絕 註定襄詩去年風雪無多景指上年雪

同周夢卿名獻臣見衛生方序 崔振之游七巖五律 註定襄山有

七巖詩客路頻年別是初回詩 四月蒙古東平路

萬戶嚴實卒年五十九子忠濟嗣墓碑云四月卒五

月葬既葬二月子忠濟以請 五月二十四日蒙古

左副都元帥趙天錫卒年五十子賁亨嗣見墓碑

七月十四日金馮璧卒年七十九見墓碑 九月讀

書山用陶詩為韻十首五古 按第一首云大似丁令威

歸來歎墟墓疑是去年初回詩不知去年中秋方在

倪莊九月僅足抵家未能與鄰舍諸人遽如此歎洽

也又讀書山雪中方述前年去年之事不應九日不

及今考首二句云行帳適南下居人踟庭戶元史是

年命張柔等八萬戶伐宋應太原亦徵兵南下居人

避兵不出也按下年雁門道中詩則避兵在七月 忠濟以七月見請而

十月始往亦是避兵則詩當作於是年第八首一別

半山亭回頭餘十年已丑闢秋林乃別山亭至此十

二年耳 十月二十日雪中過石嶺關七律 按已酉石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六

嶺關詩行去行來又十年逆溯是此年時往東平

蕩然子墓銘庚子歲除日 是年在家往定襄游七

巖十月往東平

附錄 春日書懷呈劉濟川七律 濟川僑齊劉豫

之劉公子 紫微劉丈山水為濟川賦七古 聚仙臺夜飲

五律 追賦定襄周帥夢卿家牡丹七律 餘慶堂七律

寄史得秀兼呈濟上諸交游七律 續編詩二年爭得厭青

山 送崔振之迎家汴梁五律 以上皆上半年詩 別

王丈從之七律 即王若虛當是經過藁城時之作 送



宋省參并寄潞府諸人七按元史宋子貞傳子貞字

周臣潞州長子人嚴忠濟襲爵授參議東平路事

省參之稱始此世祖朝至中書平章事 官園探梅

同康顯之賦七律顯之名睦高唐州人東平教授二詩

應作於十一月後

十三年辛丑是年十一月蒙古主窩闊台死

五十二歲 故帥閣侯表名珍字載之上黨人辛丑元日子方

客東平載之盛為具招余及大興張聖與祁人朱文

卿東光句龍英孺鎮人劉子新太原崔君卿渾源劉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九

文季壽春田仲德輩飲於家之養素堂客皆名士樂

府又京國之舊談謔間作座中無不滿引舉白者

與嚴大用萬戶元史嚴忠濟傳以其弟皆為萬戶而

得萬戶也殆因第第一書東原宿留幾半歲之久辱

公家賢昆季慰藉之厚愧無以當之孫德謙張夢符

張仲經澄子元史張孔孫傳字夢符父之純為東平

參議按進錄舊詩之純仲經字又考東平學記云侯

名澄是忠濟已改名或津送至魏京此恐指大名若

仲經避而行之純也今東歸矣此書當在是年蓋因聘而往故有津送

贈別孫德謙七按老學叢談盛如云張寓齋即夢相

公少與孫德謙於嚴侯府從元遺山讀書其歸也遺

二子送行及別求詩以東平為韻孫詩云云張詩云

汝伯年年髮如漆看渠脚踏與雲平施箋補載即此時事

張詩不見 高平道中望陵川二首七絕註縣為先隴

城府君太和中舊治 野谷道中有懷昭禪師七律

太原七律詩十年弄筆文章府爭信中朝有楚囚自壬

辰知制誥至此十年以上三詩皆同時取道太原詩

代州門外南樓二首七絕詩東洛西秦往復回即送

秦中諸人引所稱先人官洛陽以秋試留長安也是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十

年乙巳先生年二十下云三十三年恰再來年數適

合 南樓月夕望鳳山有懷武鍊師子和五絕發南

樓度雁門關二首七絕過應州七律詩邊城三月三當

似窮秋 應州寶宮寺大殿七律渾源望湖川見百

葉杏花二首七絕歸潛堂七律當為劉祁京叔及其

弟郁作 雁門道中五古詩金城留浹句此在金城一

住即回也去年四句指行帳南下 郝先生墓銘辛

丑之秋當作於家

附錄 劉氏明遠菴三首七絕此為雁門劉克明作



辨正 游黃華山七古按是詩當在高平道中之前蓋黃華嶺谷七年兩游前則三月後則九月按之諸年無有合者惟嶺谷之游核歸丁未則是年三月到黃華正由東平回太原所經之路且三月至此四月抵家復往代州日月亦無不合也又游龍山詩云賤子貪名山客刺已屢投黃花挂鏡臺天壇避秦溝太山神明觀二室汗漫游則游黃華山在游龍山之前而未提嶺谷則固在後耳 又過應州詩邊城三月似窮秋三字是四月之訛邊地苦寒三月似秋固無足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三

說惟四月而寒差為異耳且下云敵寒直欲御羊裘是寒尚未御證以渾源杏花詩四月山泉凍未開之句其為四月無疑蓋先生出關祇此年及癸卯繞道宏州二次彼則在秋此則在夏四月出關必無三月過應州之理正此一字則由雁門而應州而渾源而金城歷歷如繪乃知訛本之可恨也第七句十年紫禁烟花繞亦指壬辰斷為是年詩無煩喙矣 又集中有游龍山北岳詩正渾源相連地而雁門道中詩有金城住浹旬句是五月已回彼詩在七月固不合

也金史金城渾源皆隸應州 是年山東平回游黃華山取道太原回忻州四月復出雁門至渾源金城回忻州

附錄 別周卿弟七律 別康顯之七律 答公茂七律 公茂姚樞洛陽人時居河內世祖朝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謚文獻元史本傳云辛丑賜金符為燕京行臺郎中即此年 答晁公憲世契二首七律 續編 晁名國章高平人 賦澤人郭唐臣所藏山谷洮石研七古當是過澤州時作按中州集此研馮延登雷淵皆有詩則當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三

在前然題詩不必定一時也附此

十四年壬寅 是年春太宗六皇后乃馬真氏稱制

五十三歲 晨起七律註壬寅正月九日又詩註時欲

經營神山別業神山在定襄此舉未成 夾谷公碑壬寅三月

將葬郝和尚以狀求 惠遠廟在晉 新建外門記成

於辛丑七月明年五月記 寄菴碑李平 壬寅某月

孤子治自陽翟歸葬於藥城又云自南渡以來登先

生之門者十年 都運李文有之。挽詞七律註歿於

壬寅夏六月 感興七律註夜宿讀書山作詩五十三



年等閒裏 元氏集驗方序壬寅冬閒居鄉里因錄  
子所親驗者付搏拊輩使傳之十二月書於讀書山  
之東龕按拊卽長子叔儀搏則益之之子出繼承奉  
君者也是時已回 是年家居

附錄 留月軒五古 梨花海棠二首七古 同白兄賦

瓶中玉簪五古○白華字文舉號寓齋仕金官至樞  
密院判官金亡隨移刺瑗降宋後鄧州降

元得北歸金史有傳時與先生爲隣居後至己酉  
遷居真定

紫牡丹三首七律 讀書山月夕二首五古 舊與趙景

溫七絕詩回首梁園一夢中又云一別十年今又別自

廣元遺山年譜卷下

三

癸巳出都至此十年 送王亞夫舉家歸許昌雜詩

春風雨淮多鼓鼙是年張柔正攻淮也乙巳亦攻淮

未知何年附此 太原贈張彥遠七古詩并州城邊十

月末按孔道輔繫蛇笏銘亦彥遠屬在己酉十月似

是一時然己酉無十月至太原之隙或是年家居嘗

往太原送其入燕而已酉復在燕求銘也附考 張

彥遠江行八詠圖七絕註奉使時所見 跋紫微劉尊

師所畫山水四首七絕註時年八十六按劉至癸丑年

九十七則在此年 挽雁門劉克明七律詩兩年清坐

記圍爐指去年四月至雁門時尙寒也

十五年癸卯

五十四歲 十月七律詩十月長年見早梅今年二月

未全開 癸卯歲杏花雜言讀書山頭二月尾又云今

年閏年好寒節花開不妨遲一月 病中五律註因病

食豬肝動氣四月二十一日晨起書 癸卯望宿中

霍道院七律註定襄中霍村 曹徵君墓表壬辰之兵

君流寓宏州癸卯余自新興將之燕乃枉道過之

李峪園看雨雜言 游龍山雜言 玉泉二首七律 贈玉

廣元遺山年譜卷下

四

峯魏丈邦彥七律續編○魏璠宏州人見元史魏初傳皆渾源作 七月

十二日行狼牙嶺七律 十三日度岳嶺七律 岳山道

中七絕 北岳七古 岳祠齋宮夜宿五古按此數詩是游

北岳詩北岳在恒州正往燕時繞道所經亦出雁門

過應州而此行無詩前游已盡則不復贅此集中例

也宏州金隸西京路縣順聖襄陰元隸大同路單領

襄陰卽今蔚州也七月至此八月抵京道里日時皆

合自是此年事 宏州贈曹徵君子玉七律 懷安道

中寄懷曹徵君子玉七律按懷安元初隸宣府此取道居



庸入燕之路 為耶律公祭先妣文癸卯八月五日

臨錦堂記在燕京 癸卯八月劉公子觴余此堂 卽

事呈邦瑞七律○邦瑞李昌國臨潼人元史有傳 詩今年連醉兩中秋

以杏花詩閏年推之是閏八月也先生八月至燕者

惟此年時尙在燕 同知河間府張公表緯文 癸卯

秋九月某客燕中緯來乞銘 答中書令成仲書成仲

名鑄耶律楚材之子元史附傳 癸卯之冬指作碑時 蓋從來使一到燕都

承命作先相公耶律履碑見文類 別緯文兄七律 卽乞銘者

出都二首七律 詩漢宮會動伯鸞歌事去英雄不奈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三

何但見觚稜上金爵豈知荆棘卧銅駝次首歷歷興

亡敗局棋登臨疑夢復疑非追昔感今最為沈痛

通元大師李君碑癸卯之冬予自燕還太原道經范

陽 太古觀記癸卯冬予自燕都南歸范鍊師卽在東平

正一宮者 館予於慶源道院太古堂銘同 趙州學記歲癸卯八

月止丁釋菜如禮予過慶源趙州有慶源軍嘗往觀

焉 龍山趙氏先塋碑趙振玉時在慶源 癸卯十月侯介於

同官李稚川周才卿為余言 是年四月金玉若虛

卒年七十墓銘云癸卯四月化於泰山六月葬於新

興十月拜公墓下 五月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卒

年五十五子鑄嗣 是年仍家居秋出雁門游龍山

北岳至宏州入燕都冬回趙州

存疑 水簾記異雜言 註癸卯九月四日同杜仲梁賦

按此再游黃華詩凡十餘首而是年方由京至慶源

斷無九月有隙至黃華之理則癸卯二字之訛也且

逆溯七年至丁酉亦不合辨已見前

附錄 跋右丞文獻公卽耶律履 着色鹿圖七絕 題文獻

公張果老圖七絕 詩中冷巖指完顏守貞金史有傳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三

賦南中楊生玉泉墨七絕 按墨史楊文秀江左人子彬

得其法以授楚材楚材授鑄使造萬九名曰玉泉施箋

此皆在耶律家作 感事七律 此與答成仲書合悔作

先相碑為燕人所罵也詩富貴何嘗潤鬢體 蜀昭

烈廟七律 詩錦宮羽葆歸何處半夜樓桑叫杜鵑樓桑

在范陽卽今涿州 普照范鍊師寫真三首七絕 卽慶

陽道院者 周才卿拙菴七絕 為程孫仲卿作雜言 按

示程孫詩云簡孫甫勝衣卽其人也時先生五十九

第一首云六年念兒女逆溯在是年蓋簡孫方生趙



州與南宮近嘗一過也是是年冬詩

總附 先生至燕凡六詩俱附此 贈答趙仁甫七律

○仁甫名復雲夢人被掠至燕世稱江漢先生元史儒學傳 贈答趙仁甫七律

贈利州侯神童七律 利州屬北京路今山海關臨榆

縣地 贈張致遠七律 茅屋蕭蕭頰水濱是崧前舊

兩原編在秋香亭詩前亦燕都詩 贈李春卿七律 重

來已有明年約剝破都城幾往還 梁都運各律 亂

後得無盡藏詩卷同諸公賦七律 趙汲古南園七律 詩

林園近與六街隣 送曹幹臣七律 曹○曹 詩燕市高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三

歌有此時 燕都送馬郎中北上七律 馬漢卿方鏡

七律 詩連上或卽一人 空山何巨川虛白菴二首七律

巨川京師長春宮道士副郝經使宋沒於真州至正

間詔贈二品官見輟耕錄施 梁移忠詩卷七律 都運

斗南之子 梁氏先人手書七絕 歸義僧山水卷七絕

詩而今身落京塵底歸義寺在燕京遼建 歸義興

侍者溪山蕭寺橫幅七絕 國醫王澤民詩卷七絕 采

菊圖三首為北京侯潛作七絕 龍門公劉敏宣德青

相先瑩及清安寺碑詩 墨竹風煙二首七絕 贈高君

用七絕 覃彥清名澄懷來人世祖朝官懷孟 飛雨亭

橫批七絕 薊北杜國寶以先人行狀見示題三絕七絕

為檄子釀金二首七絕 檄陝人字彥舉客死燕京

浩然雪行圖七絕 詩雪礪冰橋去國情與壬辰出

圍城詩應

十六年甲辰

五十五歲 壽陽縣學記甲辰之春予歸自燕雲道

壽陽知有新學往觀焉歸自燕雲則未 宿張靖田

家五古 註屬壽陽 滹水渠堰記始於壬寅八月又明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天

年指此 之三月成予往觀焉 甲辰三月旦日以後

雜詩三首七律 詩應接紛紛又浹句自燕初歸也又云

從此他鄉不算春 郡守天池祈雨狀州 甲辰四月

二十四日 甲辰夏五月積雨遺悶二首五律 兩山

行記甲辰夏五月八日子以事當至崞縣元屬代州

初約定襄李之和名 偕往適幕府從事宣德劉惠之

平陽李翰臣還軍官山過吾州遂與偕行是日行八

十里野宿天涯山前明日入縣劉李別去予獨游神

清觀舊聞廣甯王純甫棄官學道乃遣其徒和志冲



道姓名純甫欣然出迎已而之和至同郡莊鍊師通  
 元住天慶觀攜酒見過即日與純甫之和並山而東  
 出雁門之南夜宿王仲章瑞雲菴菴在鳳山之麓山  
 中來儀觀仲章主之道士孫守真年八十山中故事  
 多從此翁得之十一日仲章步送入山由真人谷行  
 半山一峯為釣魚台其上為十八盤為青龍嶺為風  
 門由風門而下繞劍佩峯之右為來儀觀觀之東有  
 養虎峯飲虎及五斗二泉南有天柱峯峯之南有神  
 山與五臺境接西南有玉案峯西北有鍊丹峯洗藥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五

池次有玉女峯南有會仙峯北有王母池佩劍峯有  
 白虎池谷中有水簾朱砂白雲三洞青龍嶺旁有桃  
 花洞外家別業上梁文云近桃花之三洞指此觀北少西有青龍池門之  
 下有鳳游池中殿曰太霄山中靈景甚多或聞音樂  
 今年上元村落來燒燈者聞之之和持莊鍊師所餉  
 酒來約月中飲之是夜雷雨大作遂不果明日期城  
 中諸君不至又明日為前高之游 天涯山七古前  
 高山七首七絕 過寂通菴別陳丈七絕 註甲辰秋詩却  
 望都門一慨然陳名時可字秀玉燕人時為燕京課

稅官 甲辰秋留別丹陽七律詩祖道都門復此留按  
 二首皆有都門此燕都之門也丹陽未考按金史地  
 志河東南路澤州縣高平有丹水此自是懷孟以北  
 澤州之地商州亦有丹水是時未至洛西去此更遠若由燕至洛取道亦  
 順而詩有千里關河動歸興句則是回忻中道偶爾  
 停留後復由忻往洛也此必燕南道觀惜無確據耳  
 善慶寺五首七絕註前題寺壁又七年矣自戊戌至  
 此七年寺在山陽是由忻至洛所過 黃葵詩序甲  
 辰秋洛陽得黃葵子詩見下年 廣威將軍郭君墓表甲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三

辰冬子過洛西顯武將軍吳君表同仲文介教授吳子賢以請  
 洛陽七律千年河岳控喉襟一旦神州見陸沈洛陽  
 之破亦在壬辰追悼前事是再來詩 大簡之畫松  
 風圖為修端卿賦二首七絕詩新亭泣血淚沾襟一旦  
 神州見陸沈 贈修端卿張去華韓君傑三人六首  
七絕詩洛西荒山有此客 過三鄉望女几村追懷溪  
 南詩老辛敬之二首七律 高門關七古 詩許李  
 申楊竟何得只今惟有石灘聲註云許致忠楊湯臣  
 申伯勝李仲常隱盧氏時以多田推之亂後不知所



在矣此由三鄉往內鄉之路是年春家居及至崞縣游鳳山

前高山秋至燕京回忻又至洛陽今至洛西

附錄 趙吉甫西園五古詩王城比氏居洛陽周王城

案趙卽汲古燕人陵川集種德園記云置園別第則

與京之南園別一地 題山亭會飲圖二首七絕皆重

至洛詩 寄英上人七律 寄仰山書記七律 答王輔

之五古續編詩君家賴水濱 贈麻信之七律續編詩洛西情

語意尤親 吳子賢名仲傑長春人時爲鄧州教授楞菴二首七絕以

上皆洛西詩案河汾詩張宇有送趙宜之歸辛安詩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三

是北渡後復歸洛也茲游無詩則死在前

十七年乙巳

五十六歲 與樞判白兄書自乙巳歲往河南舉先

夫人旅殯首尾閱十月之久幾落賊手者屢矣是年張柔

掠淮此地或有滋擾狼狽北來復以葬事往東平連三年不得

甯居坐是不得奉起居之間去秋七月二十三日忽

得足痿疾賴醫救得免比來數處傳某下世已有作

祭文挽詞者恐殘喘無幾神先告之耳向前八月大

葬之後惟有寶錄一件只消親去順天走一遭破三

數月功披節每朝終始及大政事大善惡係廢興存

亡者爲一書大安及正大事則畧補之此書成溘死

無恨矣此書亦一關鍵而歲月未清首明言乙巳則

疑書爲丙午之作而傳某下世一段核諸哭曹徵君

詩則在是年且去年未回是年又有崞山之行不應

十月之久尙有此隙也竊嘗以意通之所云連三年

者當由去年至下年總言之大約是年由洛直至內

鄉遷奉及夏回忻往崞秋因首尾復至內鄉冬又往

東平也如此則去秋之足疾自指甲辰下云向前八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三

月則指丙午而下世之傳則在是年發書之前卽首

尾十月句亦不悖矣 舊園五律 望盧氏西南熊耳

嶺七律詩不到中鄉十五年辛卯尙在內鄉也又云時

爲顧存慙吏報註云先夫人墓故吏歲時致祭此正遷

奉時事 爲鄧人作詩七律詩再見州人本不圖又云

今是中原一布衣 贈張主簿七律詩莫向瓜田認

故侯 贈要襄叔二首七絕詩鄧下舊人多念我感君

兼有故鄉情 下黃榆嶺雜言此遷奉回時所經之路

蓋葬自歸葬書云復因葬事往東平者因此事而往



耳 甲辰秋洛陽得黃葵子種之南巷此詩書山之南巷是歸家

後見明年夏六月作花古 王無競題名記乙巳秋與

梁辨疑少輔之武伯佐游崢山祠金史地志崢縣有崢山 八月

十一按此後當再至內鄉乃往東平若山斬往東平

當云東來不當云狼狽北來耳 乙巳九月二十八

日作五詩關山小雪後絮帽朔風前是路上詩 國

子祭酒馮君延登碑乙巳冬予過大名 大名贈答

張簡之七律 贈張文舉御史七律時在東平教授新失

明元史本傳歲丙午世祖受王印賜號中庸先生論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三

云年幾七十年老目病皆下年事此時論尙未下故

稱御史也時年六十七 雲巖七序乙巳冬來東平

過聖與張君之新軒 爲韓德華之子阿魯制字世

公七 德華小女五歲能誦予詩以此爲贈七 手

植檜聖像贊乙巳冬十二月拜林廟還 曲阜紀行

十首五 感事五律詩人皆傳已死余亦厭餘生此卽

書云傳子下世者 是年由洛西至內鄉奉張太君

極歸秋游崢山復至內鄉冬往東平出曲阜拜林廟

還東平

附錄 同姚公茂徐溝道中聯句五 南關二首七

此祁縣南關也第一首一生幾度過隆州次首路轉

川迴失繫舟更教兩驛過徐溝多情團拍關前水却

共清汾一處流金史地志河東北路太原府縣徐溝

祁鎮團拍此正再來內鄉時路

辨正 紫微觀記乙巳九月落成請予記其事又云

侯名天錫字受之此天錫爲其太夫人建也按元史

趙天錫傳戊戌征宋駐兵斬黃間被病還卒於冠氏

年五十六又集中千戶趙侯碑銘戊戌南征駐兵斬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四

黃間被病還以庚子夏五月二十有四日卒春秋五

十與元史合惟壽不合耳而庚子至乙巳事隔六年

忽又再生不特與元史不合卽本集已顯相牴牾竊

嘗考之蓋乙巳是乙未之訛也冠氏趙侯碑云侯之

太夫人資性善良夙尙內典卽建觀之張本而乙

未則先生初至冠氏其時最合是集亥豕魯魚漫不

可辨蘇齋尙奉爲彛鼎宜其多齟齬耳

定宗元年丙午太宗長子諱貴由是年七月卽位

五十七歲 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胡公碑歲丙午

一五 丁巳 丹 黃 卷 全書 第 一 版 文 外



某過彰德此當是回時取道 馬嶺七古 註予去歲遷奉亦取

黃榆嶺路按二詩皆有石門金史地志澤州端氏有

石門山是由彰德回時所經詩景尙寒當在正月也

皋落河東北路平定州樂平縣 益都宣撫田侯名

蔚州人金史有傳 燕子圖三詩七絕 序丙午春三月河東元某

題此當在家 喬千戶惟忠 挽詞七律 墓銘云卒於丙午五

月十七 與白樞判書向前八月大葬 九月金曹

珏卒於襄陰年七十四墓表云君長子十七歲壬辰

之兵流寓宏州癸卯予枉道過之又五當作 年予閒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三

居鄉里有傳予下世者未幾聞君九月之訃按此亦

大畧之詞傳下世固在去年 哭曹君子玉二首七絕

詩去歲流言到處疑聞君哭我不勝悲今年我在君

先歿淚盡荒城君得知據此則去年與白樞判書乃

有年月可核 丙午九日詠菊二首七律 卽事七絕 此

第三子阿甯生也郝誌名振 按先生新樂府阿中百晷日

詞云阿齡扶路阿中隨阿齡至己酉尙扶路則當生

於是年詩元家近日添新喜掌上甯兒玉刻成喜見

於詞矣註甯兒叔開小字阿茶第四女字叔閑核之

長子阿千字叔儀四子阿中字叔綱行派皆合惟第

二子阿辛無字則早夭也第四女卽第五女自第三

女阿秀死後又有第三女阿珍蓋死者不數也阿茶

卽辛亥擇婿之人此時能誦木蘭當九歲十歲矣

宋周臣生子三首七絕 詩阿甯解語應須道猶是渠家

百日兄按阿甯不知生於何月然既長百日則已從

東平回後此是寄詩 是年由東平經彰德取端氏

路回忻州八月葬張太君冬在家

附錄 王黃華墨竹雜言 註爲郭輔之賦按輔之彰德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三

人曾與黃華爲友是時未知存亡也然從前過彰德

無明據附此 贈答張教授仲文七古 仲文彰德教授

十月十四日往關南二首五律 按是年及戊申十月

俱在家不知何年 追懷曹徵君七律

辨正 曹徵君墓表又五年句五字是三字之訛自

癸卯又三年則是年丙午也若又五年則爲戊申徵

君死已三年九月之訃是何人訃耶

二年丁未

五十八歲 朝元觀記在縣 丁未春三月梁辨疑過



新興求記 藏雲袁君墓表丁未春芮城李邦彥過

吾州以斯文為請 丁未寒食歸自三泉七律渾水源

在東山 圓明李先生墓表丙午八月卒明年夏四

月潘志元等來新興以請 耀卿西山歸隱圖三首

七絕註馬卿為耀卿寫真未幾被召北上耀卿張德輝

冀甯交城人入元世祖朝官至中書省參議元史有

傳

辨正 按先生兩游黃華相距七年揆之小註多不

合前於癸卯存疑矣此行前游三月後游九月無論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三

或癸或卯固無安置即歷考各年絕少合者惟湧金

亭在蘇門相距不遠應同在再游時考寰宇訪碑錄

云湧金亭詩元好問撰正書定宗后稱制元年三月

立於輝縣知此為先生親書原刻而翁譜所稱見戊

湧金亭石刻後題云己酉清明日崧陽王贊立石者

則子襄之再刻也得此一證羣疑頓釋案定宗后稱

制在下午戊申其詩之作必在此一二年間去年丙

午亦有彰德之行而逆溯七年為庚子三月則先生

方在家有南菴杏花二首又庚子三月十日作無至黃華之事而由是

年溯辛丑則春由東平回忻取道瞭然已見又考重

修真定學記王指世祖以丁未之五月召真定總府參

佐張德輝北上元史及行狀俱合與題歸隱圖詩註相符詩

自當作於此時是先生於是年五月已至真定復由

真定至相州於情事殊合此雖集中無攷而惟此兩

年可以安放亦無據之據況夫蘇門詩之尙有據耶

今此下半年無事以鎮州詩合之已明若列眉而水

簾小註之癸卯則丁未之訛也詩附後 龍興寺閣

七律○在真定城內宋端拱二年建中有銅出鎮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三

州七絕詩汾水歸心日夜流孤雲飛處是松楸無端行

近還鄉路却傍西山入相州鎮州即真定相州即彰

德 水簾紀異雜言註癸卯今改丁未九月四日同仲梁賦

詩黃華絕頂探未窮道人曾約山櫻紅見游黃華詩又云

七年長路今一到逆溯是辛丑 嶽谷聖燈雜言註九

月五日作 黃華谷十絕句七絕詩不妨五日未重陽

寶巖紀行五古 九月晦七絕與鎮州詩應 嘯臺感

遇雜言 湧金亭示同游諸君雜言詩山陽十月未搖落

按集中凡河內之地皆稱山陽太行山之陽也此則



確指山陽縣又金史地志河北西路彰德府宋相州

縣林慮貞祐三年十月升為州有隆慮山漳水衛州河平軍縣

蘇門興定四年置山陽縣隸焉元史地志彰德路領

衛輝二州是蘇門黃華皆屬彰德并附備考 郭熙

溪山晚眺二首七絕憑君記取題詩處杖履適從猗谷

來 是年春在家夏往真定秋往彰德游黃華猗谷

冬游蘇門回忻州

附錄 人日有懷愚齋張兄緯文七絕詩明月高樓燕

市酒梅花人日草堂詩上句指癸卯下句指今書也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美

自癸卯至此年人日始在家 酬中條李隱居邦彥

五律○河東南路解 送邦彥北行五律 壽張復從

道續言 從道為頤齋德輝之子此作於真定 過邯

鄆四絕七絕此由鎮州往彰德所經 過濁漉城與趙

尚賓談山陽舊事七律此當由蘇門回時所過金史地

志修武有濁漉城舊事當指覃懷亂事也史無可攷

附此以俟 贈史子桓尋親之行七古考陵川集郝

伯常 送太原史子桓序丁未冬過保天順 適燕則當

作於是年回忻時

蒙古定宗后稱制元年戊申翁譜作定宗二年○是年三月帝殂后海迷失始稱制

五十九歲 示程孫四首五古詩并州望南宮東南千

里餘是至南宮詩南宮廟學上梁文應作於是年第二首生女四十

年逆溯是己巳時先生二十歲第四首會聚樂不賞

言別懷以惻是一至即回又云明年吾六十 大司

農丞康君墓表戊申九月子過甯晉此由南宮回時

所過 是年在家夏往南宮秋至甯晉回忻州

附錄 贈郝萬戶七律元史本傳郝和尙拔都太原

人戊申還治太原 別董德卿七絕董南宮人先生同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罕

年 客意七絕當自甯晉回時

存疑 清真道院營建疏戊申六月按清真觀記地

在修武之馬坊疑此年曾至修武然此地先生無專

至者或別一道院也

二年己酉翁譜作定宗四年

六十歲 三皇堂記在太原己酉初吉 己酉四月份

石嶺七絕詩行去行來又十年逆溯是庚子按是年始

居鎮陽此出鎮陽作 中州集後序云己酉秋得真

定提學趙國寶即振玉始斂木以傳 自題中州集五



首<sup>七絕</sup> 楊叔能小亨集序今年小亨集成其子見子

鎮陽以引為請予既以上語為引又申之種松之詩

秋八月初吉 種松<sup>五古</sup> 信武曹君墓表已酉秋九

月予以事來燕都 恒州刺史馬君碑九月晦子三

達以請 真定學記十月朔旦 孔道輔擊蛇笏銘

彥遠屬予作銘已酉十月皆在燕作 剛敏王公碑

已酉十月子元慶以請王定州人當在順天 贈答

郝伯常<sup>七律</sup>○已見篇首任元賜翰林學士使

後郝經原古上元學士詩作噩建子月投我以照乘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聖

即指此詩時居順天 毛氏家訓跋已酉冬子還自

燕幕府館客勤甚<sup>指順天萬戶張柔德剛</sup>十一月二十六日姪

婿元某欽衽書按此即與白樞判書所云往順天走

一遭者欲修實錄 是年第四子阿中生按先生新

樂府兒子阿中百晬日定風波詞云六十平頭年運

好大兒都解把鉏犁阿齡扶路阿中隨按大兒即阿

千小字叔儀時二十一歲阿齡即阿甯小字叔開時

年四歲此阿中即叔綱常山妖詩云回頭却望元叔

綱註云遺山之季子者也是時先生有四子特第二

子阿辛殤耳 是年春在家夏出居鎮陽秋至燕冬

至順天還鎮陽

附錄 過威州鎬厲王故居<sup>七絕</sup>威州即井陘是來鎮

陽詩 鎮州與文舉百一飲<sup>七律</sup>按集有兩文舉一張

特立一白華然張已失明東州又遠且賜號中庸不

必復稱其字此則白也百一王鶚曹州東明人金正

大元年狀元入元官至翰林學士御史元史有傳先

生回鄉後惟出都及此詩最沈痛蓋皆金源遺老不

覺感觸至此也詩云只知終老歸唐土忽漫相看是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聖

楚囚日月盡隨天北轉古今誰見海西流 李成之

趙孝先王彥華以提學命見餉佳酒<sup>七律</sup>提學趙振玉

送王彥華<sup>七古</sup>以上在鎮陽 西山樓為王仲理賦

二首<sup>七絕</sup>西山屬鹿泉 燕省椽屬張彥通舉釋菜之

廢仁卿以詩美之亦賦二首<sup>七絕</sup>按李仁卿時授館於

封龍山 無塵亭二首<sup>七絕</sup>註時仁卿尚未至燕 贈答

樂丈舜容<sup>七律</sup>○詩雞川已許濯纓塵雞川在順天

金史先生本傳乃言於張欲為撰述<sup>指國史</sup>為樂夔所

沮時樂在順天也 聽姨女喬夫人<sup>張柔女適喬惟忠之子瑠先生</sup>



號日靜 鼓風入松七律 喬夫人墨竹二首七絕 喬夫

人綵繡仙人圖七絕 出山像七絕

三年庚戌

六十一歲 忻州天慶觀記庚戌春二月予還自鎮

州 二月十五日鶴七古在天慶觀 十七史蒙求序

始余二十許時住太原學舍後三十七年予過鎮陽

見張耀卿得而序之庚戌五月晦日 友山亭記庚

戌夏李參軍自汴梁來請 順天即今保定府營建記庚

戌秋八月予過順天 陶然集序庚戌重九日是回

廣元遺山年譜卷下 聖

家後作 天慶觀王尊師墓誌以庚戌冬十一月十

八日留頌而逝天慶觀在忻州案上天慶觀記云去冬留頌而逝與此不合未知孰誤

鹿泉新居七律按先生之卒即在此地是亦一關鍵

考唐書地志河北西路真定府獲鹿縣天寶十五年

改名鹿泉又元史地志真定路唐恒山郡又改鎮州

縣獲鹿太宗在潛邸改西甯州即位七年復為獲鹿

縣隸真定是真定一府皆為鎮州而獲鹿於元則為

甯州也詩甯州假館又兩年去年已酉今年庚戌皆

居鎮州自賣書買得呂氏園乃得安居其意甚顯篇

中靈巖龍泉皆此地之山與泰山不同抱犢亦此處

之山與盧氏不同李相宋相名昉讀書龕在封龍山野史

亭亦懸擬之詞後不在此地此居當是由順天回時

所建集中凡言鎮陽者準此 是年春自鹿泉還忻

州夏出鹿泉秋至順天回忻州

附錄 十一月五日暨至西張七律註忻州西張村此

與金地志在壽陽者異詩四十年來此寒苦凍吟猶

記隴關亭詩不見然是指庚午隴城護喪時事至

此四十一年

廣元遺山年譜卷下 聖

蒙古憲宗元年辛亥諱蒙哥拖雷長子是年六月即位

六十二歲 辛亥寒食五絕 跋閑閑書赤壁賦後夏

五月以事來太原宿大悲僧舍十二日 辛亥九月

未見菊七絕 真定教授常君仲明墓銘辛亥九月晦

自太原來過仲明之門仲明已下世十餘日九月十日卒於

真定 常仲明教授挽詞七律 張萬戶名柔字德剛入元官至行

軍萬戶封蔡國公延祐五年加勳德第二碑歲辛亥

封汝南王謚忠武元史有傳 勳德第二碑歲辛亥

冬行軍千戶賈侯輔滿陰人官至萬戶見元史子文備傳以第一碑見

示 續夷堅志辛亥冬余與毛正卿德義郝伯常劉



敬之諸人游順天寶教院聞寺僧說龍事翁譜 與同

年敬鼎臣宿順天天甯僧舍七律詩三十餘年老兄弟

自辛巳登科至此三十一年 善人白公表辛亥十

二月河曲白某以狀來請 第四女配婿祭家廟文

辛亥十二月十四日先以庚戌八月得張氏之子與

祖為婿按此即阿茶第五女也婿與郝碣不合 是

年春在家夏至太原秋至真定冬至順天回忻州

附錄 野史亭感興五古按翁譜亭今在忻州十里韓

巖村不在鹿泉 九日入府得曹子凶問作詩二首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巽

七律續編 曹子即通甫見歸葬疏府指太原九日在太原

者惟此年 贈寫真田生田景冠三章七絕詩燕南只

道丹青好 常生姝生四月能詩七古按善人白公

表孫常生尚幼云云表作於是年與詩合常山白樞

判華之子叔綱時年三歲詩有金粟岡是真定作

二年壬子

六十三歲 祁陽劉器之以墨竹名今春游鹿泉為

余寫真賦二十韻答之五古續編 詩去國二十年自癸巳

出都至此二十年 寒食七律註王子清明後 王子

寒食七絕送高雄飛序高晉產也王子秋二十七日

元史本傳高鳴字雄飛真定人此三字誤少以文學知名

河東諸王旭烈兀將征西域遣使者三輩召之乃起

即其事也惟真定非河東當以本集是正世祖朝鳴

官至吏部尚書 過泉州寄聶侯七律續編 金史地志平

定州樂平縣興定四年升泉州聶名珪時為平定帥

九日登平定樓故基樓即閑閑公所建七律平定

鵲山神應王廟七律扁鵲廟 游承天懸泉雜言註閑閑

公守平定以大安庚午來游今四十三年矣 鄉郡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巽

雜詩五章七絕註文字中以平定為鄉郡詳篇首詩見

說陽泉好春色老夫乘興欲東來 陽泉棲雲道院

五律嚴公祠堂碑壬子孟冬公之子走書幣及子於

鎮陽 蘇彥遠銘真定人二月葬當作於過真定時

東平賈氏千秋錄壬子冬十月自真定來東原

賈潛顯東城中隱堂七律南峯先生銘壬子之冬子

天民冠氏以墓表見屬 御史張君表子東平經歷

張昉請張字顯卿汝上人元史有傳通奉張君碑壬子冬十月

子翔以請以上皆在東平 壬子冬至新軒張兄聖



與求爲兒子阿平制名余命之曰琥以仲耽字之七

贈蕭漢傑七律序王子冬與予相值於東原 中庸

先生垂示先大夫教子詩七律賀中庸老再被恩綸

七律按此卽張特立丙午已賜號也元史本傳王子復

降璽書卽是年事 壬子月夕五律詩今年復遠游又

云遙憐小兒女把酒望東州 柳亭雨夕與高御史

夜話七律註高曾任御史北渡後謀還保塞而困於無資

者二十年矣清苑宋名保塞自癸巳至此二十年按

陵川集高疑字士美金亡入燕則時在燕 是年春

廣元遺山年譜卷下

罍

往鹿泉夏在家秋至平定冬過真定至東平復至燕

京

附錄 李進之迂軒二首七絕太谷人真定教授與耶

律書太原李謙卽此與元史李謙各一人 付何耽

誦雜言元史商樞傳長子琥字台符此殆其小名耳

三年癸丑

六十四歲 留贈丹陽王鍊師三章七絕詩是春令春

至燕回者惟此年 商氏千秋錄癸丑二月吉日是

回鹿泉時作 送崔夢臣北上七律序夢臣崔卿玉樹

清門土門華胄井陘口名癸丑二月望日新興元某

題時自燕回鹿泉 鳩水集引癸丑清明是在家作

寒食靈泉燕集引序出天平北門三十里是爲鳳

山之麓昭陽薦歲惟暮之春諸君子以僕燕路言歸

東藩應聘註德華韓周卿李德昭靖英孺句龍期而不

至者聖與張子中劉不期而至者德謙孫夢符張按

此八人皆東平之客蓋奉命來聘者賢侯重士亦已

至矣 與嚴大用第二書自西歸鹿泉值仲女病劇

奔詣太原此卽回家留百許日自二月望至四月末無百日此約計之詞

廣元遺山年譜卷下

罍

僅得勿葯卽欲東行繼聞相君此指北上且留待他

日諸餘張婿能言之時暑強學爲親加愛不一某再

拜此答聘之書 答聰上人書四月末自太原來鎮

州又云貞祐甲戌南渡時犬馬之齒二十有五今四

十年矣 賈氏怡齋二首七律續編賈仲德武川人居燕

見致樂堂記 致樂堂記癸丑之夏予以事來故都

五月望日文指劉時舉節制雲南七按元史世祖

紀壬子奉命征大理癸丑十二月入大理以劉時中

爲宣撫使卽此此其去時也惟名不合 王黃華墓



銘癸丑歲夏六月某客燕中 跋閑閑樂善堂詩癸

丑六月 跋耶律浩然山水卷七律詩六月三泉松桂

寒西風早晚送歸鞍此即浩然師時在燕欲回也

跋紫微劉尊師山水今年九十有七癸丑冬十月郡

人元某時已回折宣武將軍孫君墓碑癸丑之冬余以

行臺之召東來 張彥寶陵川西溪圖七古註此縣為

先君子舊治宴游西溪僕以童子侍焉感今追昔為

之愴然癸丑十一月三日此在東平作 是年金張

特立卒年七十五元史是年春自燕還鹿泉又回忻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癸

州夏出鹿泉往燕回冬至東平

附錄 送張書記子益同嚴相北上七古恐是寄詩

王敦夫祥止菴七律○即致樂堂記之王惇甫燕人武善夫人東阿桃

溪圖二章七絕案河汾詩陳賡題此圖有自從玉勒入

雲馭句與此詩軟塵紅土句合是善夫已至燕也次

首金罽毳毯六月寒與跋浩然詩同韻應次其後

柏鄉光武廟七絕續編此取道唐山往東平之路

四年甲寅

六十五歲 賦邢州鵲山雜言詩去時唐山道望望鵲

山背今朝西北看奇秀益可愛按先生過邢不一

而來去皆經者惟此年蓋由太原往返東平或出太

行之東或繞太行之西從未有出一路者惟去年往

東平取道唐山僅見鵲山之背今年由邢取道故關

愈見奇秀也由東南來故曰西北看是同時詩移不

到別年 甲寅正月二十三日故關道中三首五律詩

千里不易到三冬須少留又云殷勤行記上今日是

東州去年東平過年今年始回也又云六十復半十

按劉效祖三關志故關東去井陘縣四十里西去平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辛

定州八十里施箋臺山雜詠十六首七絕註甲寅六月

夜宿山中七絕題蘇氏寶章七絕跋蘇氏父子墨

帖甲寅閏月十七日清涼有二此即五臺跋叔党帖閏月十八嵩和尙

頌序甲寅秋七月予自清涼還太原 甲寅九日同諸

人游龍泉僧顯求詩二首七律十日作七律新軒樂

府引甲寅十月望日 張仲經詩集序甲寅冬至日

二序作於家時仲經已死甲寅十二月四日出鎮州寄宰魯伯

五律○名沂洛陽人 是年春自東平回忻夏游臺山秋還忻

復出鹿泉回忻十二月復出鹿泉



附錄 赤石谷七律 贈答普安師七律 詩入座臺山景

趣新 超然師寂晦菴七絕 三詩在臺山

五年乙卯

六十六歲 贈仙翁王道成七律 詩梁苑如今不算春

是在汴作 出都七絕 詩官柳青青莫回首短長亭是

斷腸亭是自汴回詩 內鄉詩序乙卯二月二十一

日歸自汴梁二十夜久旱而雨偶記內鄉一詩今三

十年矣此指丁亥實二十九言也 乙卯端四日感

懷七絕 壽聖院記今年夏來燕城時寓 僧洪倪云歲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至

丙午諸人以第一代見請今十寒暑矣此連寒暑計則在庚戌順

天府營建記之前較合附此 濮州刺史畢侯碑乙卯秋八月子

來自鎮陽東平參佐王君璋以其子請 約嚴侯泛

舟七律 詩是秋作秋志東平者惟此年 東平府新學

記成於乙卯六月九日朔記 陸氏通鑑序為應亭州將張

晉亭作張字進卿南宮人從嚴 秋九月望日以上皆

在東平 乙卯十一月往鎮州五律 是年春往汴梁

歸夏往燕京回鹿泉秋往東平回忻州冬出鹿泉

附錄 馳羅峯二首七律 詩念念靈峰四十年自丙子

南渡至此四十年 夜宿秋香亭有懷木菴上人七律

詩兄弟論交四十年亦指丙子龍門初見時 與馮

呂飲秋香亭七律 詩更在京塵瀕洞中

六年丙辰

六十七歲 題許汾陽詩後丙辰夏六月二十一日

跋東坡和淵明似酒詩後丙辰秋八月十二日

丙辰九月二十六日挈家游龍泉七絕 楊奐碑卒於

一日丙辰冬予閒居西山之鹿泉 是年回忻家居

秋出鹿泉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至

七年丁巳

六十八歲 張材杏花七絕 註丁巳二月初二日 如

菴詩文序壬辰五月十二日薨後二十六年連壬辰計二十

六年集中計 此集再刻於大名門下土河東元某記

告山贊禪塔師銘丁巳五月二十五 跋張仲可

東阿先賢記丁巳夏五月廿六 琴辨引丁巳八月

初吉以上皆在鹿泉 尙葯吳辨文壽塚記丁巳秋

子將西歸 九月四日先生卒於獲鹿寓舍馬昇歸

葬於忻州韓巖村是年為宋理宗寶祐五年後三年



庚申始為蒙古世宗中統元年

總附 先生白己亥回鄉後所至不一地所接不一

人無年可編者悉附於後蓋皆閒適之音其哀傷感

痛時或一見抑已寡矣 哭延孫古五此在六十以後

當是女珍之子 換得雲台帖喜而賦詩古七醉後

走筆雜言詩湘纍歸來弔故國 五月十一當作二日樗

軒老忌辰追懷律七詩宗國河山半夕陽 遣興律五詩

但留強健在老矣復何求 四哀詩七律○李欽叔

長源王仲澤過詩人李長源故居律七 讀李狀元李演

廣元遺山年譜卷下

川在城人泰和六年進朝宗禪林記律七 清明日改

葬阿辛律七是先生第二子 感寓律七註李仁卿見前楊

正卿名果蒲陰人入元官參知謚文獻元史有傳樂舜咨見前張緯文見前

存歿律七註辛老敬之劉兄景元 追懷趙介叔律七即

趙思文子克剛見通奉趙公碑 追懷友生石裕卿

戲贈白髮二首律七 自題二首律七 曉起律七

感興四首律七詩夢中驚見白頭新信口成篇却自神

摘瓜圖樗軒家物二章律七詩憑君莫話前朝事

十月二十日雪律七 書貽第三女珍律七 此第四女

走筆題十老會請疏絕七詩天教鄉社送餘生 論

詩三首律七 同兒輩賦未開海棠二首律七 同梅溪

賦秋日海棠二首律七 讀漢書絕七詩莫從興運論人

才以上皆懷人即景之詩 同冀文明秀山行律五

庫城律五詩年年一來此老我亦何心地未攷 晉溪

元都觀桃花律七詩明日新詩滿晉陽 講武城

絕七地未攷 二十六日蚤發安生道中雨木冰絕七

秋江曉發圖絕七 僧寺阻雨絕七 金山絕七以上

皆行役詩 臨汾李氏任運堂二首律五 題石裕卿

廣元遺山年譜卷下

郎中所居四首絕七 劉君用可巷二首絕七 胡壽之待

月軒三首絕七 邢文炳心遠齋二首律五 寄題沁

州韓君錫耕讀軒律五 郭大方自適軒絕七 以上皆

過從詩 送七唐佐董彥寬南歸律七註且為潞府諸

公一笑詩言河汾碑事即銅鞮次村道中所觀也唐

佐名敬英見丙戌 送七唐佐還平陽律七唐佐時節

平陽張魏卿家詩云覃懷變生十載後我時避兵方

北走十載後跟上龕羅初見而言自丙戌至戊戌凡

十二年北走指己亥北歸也然詩無避亂意已見戊



戊 醉中送陳季淵雜言季淵號崎亭許州人 送田

益之同周帥西上二首律五 莫生北上律五 七月十

六日送馮楊善提領關中三教律五 送闕子實焦和

之北上律五 送文生西行律五 送楊叔能東之相下

五律 送周夢卿之關中律七 卽田益之同時 答石

子章因送其行律七 甯極端甫元官至侍郎 北上律七

送樊順之律七 送端甫西行律七 送武誠之

往漢陵律七 孝純姓張名朴 宛邱屬陳州 遷奉律七 曹壽之

平水之行律七 曹名松年隰川人平水屬絳州 送劉

廣元遺山年譜卷下 五

子東游律七 卽仲脩 送子微二首律七 李微雲中人詩

老年鞍馬不勝勞 蘭文仲名光庭 郎中見過律七 詩

皇居鬱鬱今何在 送奉先從軍律七 續編 以上送行

之作 贈張潤之古七 沐禪師自斷普照瓦爲硯以

詩見餉和二首排五 詩寺廢瓦不毀是亂後詩 示白

誠甫律五 樞判之子 寄答飛卿律七 答吳天益律七 續編

詩兵中曾共保崧邱 德脩家兒子律七 續編 寄楊弟

正卿律七 註正卿西庵以名酒甲洛中 寄劉繼先律七

○名進 答定齋李兄律七 詩滄海揚塵幾今昔 和 太原人

白樞判律七 贈答雁門劉仲脩律七 克明子 寄答劉生

七律 寄謝常君卿律七 贈答平陽仇舜臣律七

益甫曹弟名之謙號兌齋 見過律七 續編 贈李文伯律七 續編 贈

任丈耀卿律七 續編 乞酒示皇甫季真律七 藥正卿餉

酒律七 贈羅友卿三首律七 贈絕藝杜生律七 杜生

絕藝律七 以玉連環爲呂仲賢壽律七 從孫顯卿覓

平定小山律七 王希古乞言律七 贈李子範家兒子

絕律七 寄杜莘老人雲中 三首律七 書扇贈李湛然律七 絕

贈司天王子正二首律七 贈普子野高士三章律七 絕

廣元遺山年譜卷下 五

名洞春 戲相師律七 與西僧倫達二首律七 續編 以上

皆酬贈之詩 世宗御書田不伐婆羅門引律七 詩承

平舊物霓裳譜 許道甯寒溪古木圖律七 註爲翟器

之賦 智仲可月下彈琴圖律七 奚官牧馬圖息軒

畫律七 汾亭古意圖律七 杜莘老畫 題劉紫微堯民

野醉圖律七 詩迴望康衢一慨然 定齋兄寫真律六

趙士表山林暮雪圖爲高良卿賦二首律七 詩好似玉

溪溪上路醉和王老指王德新 喚船時 趙大年秋溪戲

鴨二首律七 詩前日扁舟吾老矣 題李庭訓名過庭武亭人



所藏雅集圖二首七絕詩誰畫風流王李郝註王仲澤

李長源郝仲純名居皆井州人 劉壽之買南中山

水畫障七絕 李廣道寫真二首七絕 錢過庭烟溪獨

釣園二首七絕詩詩人無復承平舊重為遺音一概然

蒼崖遠浩圖二章七絕詩竹帛功名一筆無殘年那

復計榮枯 隱秀君山水為范廷玉賦七絕 息軒楊

秘監雪行圖七絕 息軒秋江捕魚圖三詩七絕詩玉堂

人物今安在紙尾題詩一概然息軒楊那基華楊

秘監馬圖七絕詩忽見奚官憶前事東華馳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道晚涼時又一首十四卷詩忽見畫圖疑是夢東華馳道

麝香驄 七賢寒林圖七絕詩題詩記取崧前事絕似

馮雷入少林 李仲華湍流高樹圖二詩七絕 題劉

威卿小字難素冊後二首七絕 龐都運名壽字才卿

文藝 山水卷七絕 馬雲卿紙衣道者像七絕 武元直

秋江罷釣圖七絕詩殘年何計得隨君 楊秘監雪谷

早行圖七絕詩息軒畫筆老龍眠 雪谷早行圖二章

七絕詩貞元朝士今誰在莫厭明窗百過看 題馮漕

緩之碩人在軸橫幅七絕 杜莘老夏日汾亭橫軸七絕

子和即武藥鹿圖七絕續編以上皆題畫詩 綦威卿

挽詞五排忻州人詩通家仍李孔知已與王田 挽趙

參謀二首五律續編即振玉此在已酉刻中州集後 嗣

侯大總管哀挽二首五律續編 岳解元生日七律○日

弔岳家千里駒七律 哀武子告七律 哭樊帥七律

慶高評事八十之壽七律 超然王翁哀挽七律 玉峯

魏丈哀挽七律 趙元德御史之兄七秩之壽七律 工

部侍郎趙公最樂堂銘高下世日作七絕 賀德卿王

太醫生子七律續編 李子範生子七絕續編 岳邦獻壽七絕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續以上慶弔詩 右集共編詩一千二百七十九首

附論 郝碣云前配同郡張氏戶部尚書林卿之女再配臨

清毛氏權貨司提舉飛卿之女是先生凡兩娶也張

縣君之歸不知何年然程女生於衛紹王大安己巳

則當前一二年或在丁卯天慶觀記云年十八乃一

歸此亦其時也死於哀宗正大八年辛卯先生年四

十二歲洛陽衛良臣以星圖見賦詩牽牛只有支機

石送與天公折聘錢時已有再娶意然辛卯入都王



辰癸巳即逢喪亂斷無暇及毛縣君又臨清人毛氏宗支

記由大名遷彭城則在北渡聊城後矣先生卒時毛當尙存

又按先生四子碣只載其現存三人長曰拊奉直大

夫汝州知州兼管諸軍與魯勸農事者此即阿千阿兒

千始生詩小字叔儀南冠錄伯男子叔儀游天壇詩註兒子叔儀生於正大六

年己丑先生卒時年二十九歲張出次子阿辛清明日改

葬阿辛詩早天次日振仕至太原參佐者即第三子阿甯

即事詩掌上甯兒玉刻成小字叔開即事詩註生於蒙古定宗元年丙

午先生卒時年十三歲次日摠尙書都省監印者此

廣元遺山年譜卷下

堯

即第四子阿中見先生新樂府阿中百吟小字叔綱

常山妹生四十月詩生於定宗后稱制二年己酉先

生卒時年九歲皆毛出女五人長曰真適進士東勝

程思溫者御史程震飛卿之子此恐有誤集中有書

貽第三女珍詩不應姊妹同名案秋蠶詩在崧山時

作有阿容阿璋墨滿面句此當是阿容或字叔容也

生於衛紹王大安元年己巳先生卒時年四十九歲

次嚴女冠詔爲宮教號浯溪真隱者此當即阿璋或

字叔嚴叔璋皆未定生未載其年然先生卒時亦當

四十餘歲矣次順早卒此即阿秀孝女阿秀墓銘或其小字

生於宣宗興定三年己卯卒於哀宗開興元年壬辰

三月年十四皆張出次適成和郎大都惠民司提點

太原翟國才者此即第三女阿珍書贈第三女珍詩實是第

四阿順已死不數故稱第三生亦不知其年次適建

德路織染局大使定襄霍維祖者此即第四女阿茶

小字叔開即事詩註阿茶第四女小字叔開生亦不記其年然即事

詩作於丙午此時能誦木蘭約當九歲十歲至辛亥

擇婿已十五六歲計至先生卒時亦當二十一二歲

廣元遺山年譜卷下

卒

矣皆毛出惟婿與集不合按辛亥爲第四女配婿祭

家廟文云先以庚戌八月擇配得世官張氏之子興

祖爲婿又與嚴大用萬戶書諸餘張婿能言之雖未

著爲何處人然已明是張興祖則霍維祖或即張興

祖之訛也若是再適亦當明書前適某氏再適某氏

如六朝碑版之例竊疑郝碣於先生行止原非了了

不如據本集爲定也碣內天興初人翰林知制誥考史及本集祇東曹都事知雜無

入翰林事蓋制誥在東曹者司之非入翰林也并正其誤

先生從業之師祇郝天挺一人至座師舉主受恩最



深者莫如趙開開秉文餘若密國公琦侯蕭國擊楊之美雲翼馮叔獻璧王從之若虛李寄菴平甫先生皆師之至李屏山純甫輩行雖尊則友之矣汴京所交雷希顏淵王仲澤渥李欽叔獻能冀京父禹錫見翰馮公碑至答聽上人書有辛愿無京父最為密契渡河而後則辛敬之愿趙宜之元劉景元昂霄皆崧山時友而麻知幾九疇又過從於鄆城者也又平昔所稱最見愛者三人敬之而外復有李長源汾李欽用獻甫見遠然內鄉子墓銘之官則張仲經澄杜仲梁仁傑高信卿盤麻信之革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空

康仲甯國皆往依之而劉光甫祖謙亦相從文字焉北渡以來凋殘畧盡東州六載惟張仲梁猶是舊交餘見於詩者楊叔能楊煥然二人而已又考與耶律文正書自者舊馮叔獻梁斗南王從之僅存三人外集中所見尙有王百一鸚張君美徽李庭訓過庭李欽止獻卿樂舜咨夔李輔之汝翼魏邦彥璠張聖俞張緯文緯李進之謙張耀卿德輝高雄飛鳴李仁卿治胡德珪敬鼎臣鉉李微之微楊正卿果徐威卿世隆曹居一劉京叔祁商孟卿挺句龍英孺瀛及婿

程思温二十三人較所列之四十九人尙未得半也鄉里言旋仍勞鞍馬杖履所至冠蓋為傾然亦率爾應酬無關肝膈張文舉特立白文舉華曹子玉珏常仲明用晦追叙舊游猶多真意此外則李周卿楨楊飛卿鵬詩酒之友抑其次焉至入元名宦如宋周臣子貞姚公茂樞劉才卿肅世祖之代咸奮經綸而遇合已遲先生亦不復見所以交遊遍天下而遽然一碣尙歛噓於知交之零落也大抵金源文學末流為盛生平心折亦在於此若乃龍興朔漠以甲冑為詩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空

書制作之任祇耶律文正一人門下之稱尙論勢位文正長先餘子卑卑無甚高論矣讀漢書詩云室方隆棟非難構水到頽波豈易迴豐沛帝鄉多將相莫從興運論人才論其世知其人是亦考古者所宜講也

又先生薦達固在楊趙而癸巳北渡全賴文正非有人焉亦難從容以至河北也案四月廿九日出京至五月三日居青城者凡

五六日觀移居詩第四首曠日就束縛據臂留空囊語不無摧抑然第二首尙有百本書第三首羅列故物則家具未失也詩箋引歸潛志劉祁以四月二十日出城復回至五月廿二日始北渡與此不同者蓋先



生是官自不與三教醫匠人一例處置也至聊城冠氏始依嚴帥繼託趙

侯築館授餐厥禮尤備戲題新居詩云去冬作舍誰

資助縣侯雅以平原故則授館於陽平外家別業上

梁文云東諸侯助竹木之養王錄事寄草堂之資則

定居於故里先生憂貧之詩惟見於學東坡移居第

四首時則倉皇北渡狼狽於聊城者半年此後吟詠

自如曾無內顧賢侯折節百世猶興觀夫世廟諸賢

得於東州者過半宋子貞商挺王磐王鶚李謙李昉劉肅徐世隆孟昶閻復張昉申屠

遠為國儲材有古大臣風矣嗚呼以悍帥武夫鼠化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奎

而虎尚能築宮擁筆草澤求賢視彼衛紹王重吏輕

儒一廢一興乃如著蔡賢者亦何負於人國哉

幽并之人久勞鞍馬先生游興尤為宿尚顧河山既

阻蹤跡亦不能周今就全集考之西行至長安隴城

次則道出虞鄉後此無西征也寓河南者凡十六年

東不過汴梁西不過商州南不過鄆城至河朔移居

僅至濟南泰安林廟之拜已是重來然亦不過兗州

蓋由此而南則與宋爭地也回鄉以後往來煩數東

至於燕西及徐溝車轍所經曾不越太行之東西蓋

不過千餘里耳出關二次道出雁門祇傍邊城北及

懷安而止漠北諸王并無東平冠氏之好客亦可見

也然嵩少而外泰山林慮王屋鳳山前高北岳五臺

龍山皆所親歷五嶽游三亦自不俗詎必窮九州外

哉

所至之地皆有營居南渡三鄉尚為鷄借至崧前則

定居矣後至昆陽不特營居且并營田無家可歸亦

勢使然也此後灣別業內鄉罷官先營長壽鎮平攝篆復

關秋林北渡聊城羈棲二載而冠氏之居又一建學東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畜

城移戲題再建新居矣回鄉以後外家別業即為安宅雖

神山之念神山別業未成未遂初心而呂氏園林經營已畢

此鹿泉新居明年又築野史亭蓋不憚煩數如此

先生同年登詞賦進士可考者第一劉過鼎臣見滹

南銘歸潛志李國維德之見本集沁州碑趙端卿正

之見奉直銘史元邦直見墓表李欽若獻誠李欽用

獻甫見贊皇銘探花詞康瑋見康公銘敬鉉鼎臣見

贈答詩張夢祥董德卿見別詩又虛元長卿見金史

李復亨傳王元禮見中州集景覃傳郭邦彥平甫田



錫永錫見同上趙璧敏之見陵川集銘焦茂才見學古錄朝列趙公碑又口獻臣蘇邁見改建碑共十八人若宣紀喬松等十餘人乃同年經義進士選志幹勒業德等二十八人乃女真進士也。又案李復亨傳興定五年三月廷試進士盧元濫放讀卷官禮部尙書趙秉文翰林侍制崔禧歸德侍中時戢應奉翰林文字陳嘉善奪三官降職復亨監試奪兩官此皆是年試官據施箋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奎

先生所著有壬辰雜編金史完顏納新傳贊所云劉祁歸潛志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不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焉者也不著卷數中州集家鉉翁題後稱為十卷內郝碣云為中州集百餘卷考碣乃百餘萬言又有金源君臣言行錄亦不著卷數本傳云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詩文自警十卷而郝碣則云詩五千五百餘首考碣干上無五字碑銘至百餘首又有續夷堅志二卷新樂府五卷詩餘此翁譜未載今所傳詩文集四十卷一刻於明宏治十一年再刻於本朝康熙四十六年皆張德輝類次之本而時地則未嘗攷也今又有

烏程施國祁元遺山詩集箋註則蘇齋未見耳據翁譜再補

是集元刻為嚴忠傑中統壬戌本張德輝類次詩文共四十卷前有李治徐世隆二序後有杜仁傑王鶚二引明刻為李叔淵宏治戊午本詩文仍四十卷有儲瓘李叔淵序序存集中二十二卷元闕兩頁外附錄一卷乃儲氏從中州等書採諸贈言增入者何燕泉云遺山集今刻河南者是也 國朝刻為華希閔康熙庚辰本詩文仍四十卷古賦四首五古一百二十九首七古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奎

七十八首雜言三十六首樂府四十八首五律八十四首七律二百九十三首五絕二十五首六言四首五七言一首七絕共一千二百八十首仍載附錄一卷及李杜徐王四序引削去李儲兩序而弁以魏學誠大字序序存外增附錄詩五首眠琴山館又藏元刻曹益甫至元庚午本有段成己序序存止詩二十卷無文其詩亦一千二百八十首續採八十一首五十二首七古四首雜言三首樂府二首此張輝類次五律八首七律三十三首七絕十九首所遺者三刻皆無又元黃公紹至順庚午本詩二十卷僅七百餘首樂府次首卷餘畧同有余謙序序存



蓋選本也據施

先生墓在今忻州南十里之韓巖村俗所稱五花墳者也始則郝經伯常為之碣列銜云大德四年七月

吉日男奉直大夫汝州知州兼管諸軍奧魯勸農事

元拊并元振立石無元摠名蓋是時已死此一石也又墓碑詩

人元遺山之墓碑陰云至元十有九年五月廿二日

建列銜云通議大夫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

魏初字大初宏州順聖人世祖朝官至侍御史中丞元史有傳大中大夫河東山

西道提刑按察使濟南姜彧字文卿官至御史中丞元史有傳此又

廣元遺山年譜卷下 李

一石也按至元是世祖朝大德是成宗朝據此則或

初因按部而來為之立石而拊則達後始因郝碣而

再立之也又乾隆十九年七月忻州知州古欵汪本

直重脩見於翁譜已詳茲不復贅

附辨

按元史郝經傳中統元年使宋是年庚申居宋十五年以

至元十二年以明年宋平句得之宋平在十三年夏還闕秋卒則墓碑

之作當在使宋之前自丁巳至庚申祇四年而先生之卒時長

子拊年二十九振摠尙幼不應所愿之官已至於此

又碑立於大德四年距先生之死又四十三年而列

銜卽墓碣之官亦不應四十餘年不進一階據此則

碣出郝手而諸子仕履則後人竄入也郝碣多不足

據良亦以此而學者猶奉為枕秘亦未考耳先生卒時郝年

三十又按集首四序徐世隆杜仁傑皆就詩文論最為有

識至王鶚則云國朝將新一代實錄附脩遼金二史

吾子榮膺是選恩命未下哀訃遽聞雖造語不倫而

脩史猶本志也惟李治一序感慨世祖之知深為蓋

廣元遺山年譜卷下 矣

棺之恨且云向使遺山不死則登鑿坡掌綸誥稱內

相久矣奈何遇千載而心遺際昌辰而身往此非君

遺恨也耶此真無耻之談有忝斯集先生自故都亡

後矢志蕨薇觀其遺命祇以詩人立石平生之志皎

若日天設令不死而世祖御天之辰時已七十一歲

白髮老公復何求耶仁卿以金源遺老晚際遭逢不

覺津津若此不知老婦再嫁孺子亦羞稱之不足與

議矣

又翁譜引葛邏祿名迺詩自註世祖嘗因金源元好

又翁譜引葛邏祿名迺詩自註世祖嘗因金源元好



問之請為儒教大宗師此又傳聞之誤也案此事見元史張德輝傳云壬子德輝北觀與元裕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此為元裕見於元史不

一絕非元裕之也下云德輝與元裕李治游隱封龍

山號龍山三老遺山何嘗隱封龍山耶此與李治之

見同為無識并辨於此案此本於王惲張德輝行狀今即本集考之王子冬始至

燕而世祖紀則七月已往雲南先生入北之時即世祖征大理之日何觀之有耶元史於先生則書好問

與元裕判然兩人高鳴傳云元裕上書薦之不報河

西王旭烈兀聘之乃起云云今集中送雄飛序乃在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究

然此只指中書令成仲之聘尚在兩午世祖受王印之前固不得混而為一且郝伯常身仕元朝如有此

舉且以為榮何以墓碣絕不及耶

編次既畢復從友人借得烏程施國祁北研箋註此

據曹益甫至元本有續編八十一首重加數日之功

一并編入是箋於元季文集搜羅畧備且集中年月

亦能細核小譜於諸人仕履補證為多顧徒採獲而

無折衷其篇首之譜時地遂多窒碍翁譜既辨於前

此亦不可不諍也摘誤於後 癸亥十四歲父東巖君

卒案敏之傳年二十東巖捐館敏之死於甲戌年二十九逆溯二十是乙丑年先生是年十六歲

甲戌二十歲與聰上人書云甲戌南渡河丙子始南渡

是時或以他故先渡耶宣宗遷汴史稱為南渡集中亦然非指先生其紀年不載

遷汴事宜 丙子二十歲雪後招王贊飲詩指汴試後其誤也

年始至三鄉王贊辛巳留別仲澤是年春登

山與馮雷輩甲申叢書記云相國寺買書記

得移入正大夾灘詩註云春在孟州今水箋無此註即事免

從軍是年由汴回即與馮雷乙酉三十歲芳華怨又

怨芳華怨當在是年後怨有汴清涼相塔銘銘無年

比京師歸而師沒矣句京師不必定在此年丙戌三十歲感懷云四十頭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卒

顯半白生乃舉成數耳言四十不止此詩集中無隔數年而舉成數者王叟

陰德記予在鎮平日。鎮平縣齋書懷。又覓酒。

又寄家以上皆在四出山除夜詩云可憐出處兩

陽署上梁文既誤鎮平則自不得再誤南陽耳郝

時也 戊子三十歲長壽新居賦云竟四十而謝免從

事之辟是年丁艱然未罷內鄉無鄧相公命賦喜雨

詩指暮春則非六 壬辰四十歲毛氏家訓跋云向子

在汴梁婦翁提舉云云案此段言毛飛卿驛方城

宗支石記所云馳驛襄葉者也下云時宣宗用法急

云云是事在宣宗朝其云在汴殆先生赴試時而婦



翁則山後稱之據此以為先生是年續娶則無識矣當此國危君走何暇娶耶 癸巳 四歲

案汴京既下一段 此以北渡為張柔之力亦 甲午 四歲

四十續陽平十愛 此年未遷陽平其本固宴集或偶 甲午 四歲

是年詩不容預 乙未 六歲 戲題新居 詩是破火重 甲午 四歲

丙紫虛大師碑 碑云今年自聊城及子於濟上待之 甲午 四歲

戊入寓舍後此誤以濟南當之不知濟南 丁酉 十歲

八游黃華山 辨見 野谷道中 太原 按集中有統稱 甲午 四歲

也有專稱太原者指其地也此據昭禪師引八月自 甲午 四歲

贈郝經 考元史本傳伯常自亂後 戊戌 四十歲 游天 甲午 四歲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圭

壇十三首 據續夷堅志在 已亥 五十歲 送楊次 甲午 四歲

公無九日讀書山 當在 庚子 五十歲 中州集 甲午 四歲

滕茂實傳云春自山東回鄉里 集無至山東 七月 甲午 四歲

十六送馮楊善 亦無 辛丑 五十歲 曹徵君表云冬自 甲午 四歲

新興枉道過宏州 今箋本表無冬字是年望塞 水簾 甲午 四歲

○饒谷黃華寶巖 此皆沿小註之 甲辰 五十歲 甲午 四歲

桐川與李治仁卿飲 是年至崑然詩是初見面語 甲午 四歲

見面不 吏部張公碑 二月葬涇水葬後求銘先 甲午 四歲

始是年 丙午 七十歲 與白兄書七月得足癢症 甲午 四歲

甲辰說 龍門清安寺碑 此為劉敏作寺在武川則 甲午 四歲

事而不知何時作 已酉 六十歲 木菴詩序 華本刻乙酉 甲午 四歲

說辨見譜中此作已酉則更謬 庚戌 六十歲 魏丈玉 甲午 四歲

矣木菴在洛西何由至順天耶 辛亥 六十歲 辛亥 六十歲

教授常仲明銘九月來鄆城 集是來鎮陽 天慶功德 甲午 四歲

記施箋已見庚戌二 壬子 六十歲 張德輝行狀公與 甲午 四歲

好問北上 詳譜後 大丞相劉氏先塋碑 此即劉敏然 甲午 四歲

與敬鼎臣宿順天僧舍 此年由東平至燕或 癸丑 甲午 四歲

六十 又和章詩後 今華本 甲寅 六十歲 與聰上人書 甲午 四歲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圭

四月末自太原來鎮州 書云年二十五見楊趙 乙 甲午 四歲

卯六歲 劉時舉節制雲南 據史在 丙辰 六十歲 贈司 甲午 四歲

天王子正 詩六十七年強健在此指子 以上皆據施 甲午 四歲

箋為之是正至其箋中亦多錯誤 如以第三女順與 甲午 四歲

以騎驢李為李長源以昆陽之太白嶺為 無關行跡 甲午 四歲

武功地以張仲傑郎中為張柔子宏範等 亦不復置議嗟夫通才實難即此博引旁搜已足稱 甲午 四歲

元氏功臣之最張石洲明經不可一世顧獨於此箋 甲午 四歲

深為推服 此見於道光丁未續 是亦足重矣茲之所 甲午 四歲

論第折衷以求其是非以為後出者勝也 甲午 四歲



施譜仕履據大德本墓碣而集後附錄仍刻陵水本  
 此當原華氏舊編未遑是正然亦太疎也按陵川本  
 云正大中辟鄧州南陽令甚有威惠以太夫人衰疾  
 辭劇致養轉內鄉令丁艱憂終喪詔為尙書都省椽  
 此已全錯大德本云初從仕除鎮平令再轉內鄉遂  
 丁艱憂終喪正大中辟鄧州南陽令甚有威惠詔為  
 尙書都省椽此較合而仍與集戾者疑郝氏初以意  
 為之及叔儀刻石乃為改正而事隔四十餘年亦記  
 不清也金史本傳登興定五年進士第歷內鄉令正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三

大中為南陽令天興初辟尙書省椽此無鎮平則史  
 例從簡攝篆固不必叙耳乃一考諸集眉目自清則  
 編年曷可少哉

詩中紀年必連此年至彼年前後統計案之無不合  
 者已詳譜中矣惟其間有參差并附於此銅鞮次村

道中南北二十年詩作於己亥自丙子南渡至此二十四年九月讀書山

第九首鄉曲二十年詩作於庚子此指五臺而言鄉曲指少日居鄉時也先生二十

七歲南渡見於集者除掖縣一年陵川六年共數尚  
 合然天慶觀記云子嬰年先大父孳之游四方則亦

未定詩作於乙未濟南自甲戌寄之詞舜泉喪亂二十年詩作於乙未濟南自甲戌寄

英禪師呻吟二十年詩有城中崔夫子句按懷祖和詩在丁亥則懷祖庚辰始遷崧自八歲學詩數之已二十四年矣岐陽十年戎馬暗

秦京詩作於辛卯自丙子破潼關計之已十六年然或非秦京也自壬午木華黎克同州起計則合矣游泰山十年望齊魯詩作於丙申先生年四十四始至聊城是年已四十七矣

然跟上平生華崧游句來則丁挈家還讀書山滄海  
 亥離崧始望岱至此亦恰十年  
 橫流二十年詩作於己亥自癸酉元兵入掠至甲午金亡凡二十二年至此二十七年歸

義僧山水卷崧少經行二十春詩當作於癸卯甲辰至此纔十七八年然先生居崧十年此則約畧之詞也蓋或因字數而約舉之  
 或因冲口而率出之故閒有未檢然失亦僅矣至九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三

日讀書山第八首之回頭餘十年天井關之二十年  
 前走大梁與敬鼎臣宿僧舍之三十餘年老兄弟暨  
 往西張之四十年來此寒苦皆見寄謝常君卿之得

君重恨十年遲送郭大方之交遊空記十年前贈馮  
 內翰之從公未覺十年遲見叔獻在庚辰前當在丁丑至汴時已二十年此跟

上見說常山好歸隱句虛言後會也自題中州集之相從何止十年遲

指辛敬之答定齋李兄之十載相逢未言晚此則非一定

之詞下字原有分寸也



華本共詩一千二百八十首今譜所據曹本續採八十一首從施箋補共一千三百六十一首除入譜外其未編題目并

附備核

五古續編蕭寺僧歸橫幅

七古 赤壁圖 巨然松吟萬壑圖 太白獨酌圖

松上幽人圖 劉遠筆續編王學士能岳圖

樂府 湘夫人詠 湘中詠 渚蓮怨 結楊柳怨

歸舟怨 征人怨 塞上曲 西樓曲 後平湖曲

征西壯士謠 望雲謠 望歸吟 獵城南 春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七

風來 梅花 寶鏡續編怒虎行答宋文之

五律 惡雨

七律續編射虎

六言 德和墨竹扇頭五言唐子達扇頭

七絕 藍采和像 鴛鴦扇頭 銅雀臺瓦研 無題

二首 戚夫人 題山谷小艷詩 四皓圖 雜著

老優慎著 眉二首 夢中作 杏花桃李前頭

沐猴冠 戲題醉仙人圖 竹溪夢游圖 王都尉山水 李

白騎驢圖 許由擲瓢圖 雜著燒殘芻狗 陳德

元竹石二首 墨竹扇頭 戲贈柳花 秋江待渡 橫披 題鴛鴦敗荷扇頭 樂天不能忘情圖二首

三士醉樂圖 楚山清曉圖 雪行圖太一仙舟雲錦重

雪岸鳴飲 東丹騎射 投書圖二首 巢雲曙

雪圖武元直筆 真味齋 風柳鳴蟬 晴景圖

石勒問道圖 華光梅 夏日風雨 春雲淡冶

胡叟楚山清曉 跨牛圖 三門集津圖 山川風

雨扇頭 袁顯之扇頭 貞燕二首 醉貓圖二首

何尊師畫 秀隱君山水續編春日寓興 俗繡圖

廣元遺山年譜

卷下

七

雪谷曉行圖漫漫長路幾時休

以上共八十二首

廣元遺山年譜卷下







例言

一上海曹刻清閣閣全集 四庫書目稱其較汲古閣等諸家刻本獨為詳盡故此譜悉從之譜中所稱本集是也至集中有月日而未紀年者非考證真確甯從闕如

一凡曹刻搜羅未盡或明季 國初著作彼時書未盛行及曹氏成書後諸名人著錄續出者悉為廣加采輯其有年月可附者列之譜中其無年月者擬倣蘇米志林之例別為一書名雲林詩事

一凡徵引各書必求年月可據始為纂錄其或旁及他事者亦必與上文語有關涉否則概從割愛別

入雲林詩事

一凡高士佚詩佚文必見於前人刊本者乃敢採錄其僅見於收藏家畫池牘尾者未審真偽概不濫登

一凡譜中所載詩文若由本集採入者或僅見標題或備登全幅至從他書徵引者則雖已見本集亦多具錄全篇以資攷證

倪高士年譜卷上

華亭胡公壽 橫雲手編  
番禺沈世良 伯眉編  
仁和高 邕 邕之校刊

元成宗大德五年辛丑

是年正月十七日高士生周南老雲林墓誌銘稱高士為漢御史寬之後十世祖碩仕西夏宋景祐使中朝留不遣徙居淮甸占籍都梁建炎初五世祖益挈其家渡江而南至常州無錫僑梅里之祇陀愛其地勝俗瘠遂定居焉厥後族屬寔盛貴雄於鄉高祖及曾祖淞皆厚德長者隱而弗耀大父

倪高士年譜卷上

十一

椿父炳勤於治生不墜益隆母蔣氏而高士嚴出也子二長孟羽字騰霄次季民字國珍號耕逸又號蓬居女三長適徐瑗次適陸頤幼為母舅蔣氏女孫案李君實六研齋筆記載高士兄珪子洗字孟民云見周南老所撰墓誌銘今攷誌中無此語惟鄭元祐遂昌山人雜錄載梁溪王文友諱仁輔刻苦讀書里人倪文光諱昭奎者延之以教其兩弟曰子瑛曰元鎮居久之文光歿子瑛駭元鎮出應門戶不勝州郡之賸削也貲力遂減已而子瑛卒家中乾元鎮刑無作有以濟朋友會文友卒元鎮買油杉棺葬之芙蓉峰旁葬之日梁溪士友皆



至葬文友後元鎮窘於誅求願未有能振之者云云又案高士述懷詩嗟予幼失怙教養自大兄勵志務為學守義思居貞閉戶讀書史出門求友生又云大兄忽捐館母氏繼淪傾慟哭肝肺裂練祥寒暑并鈞耕奉生母公私日侵陵勉二十載人事浩縱橫輸租膏血盡役官憂病嬰磨折拜胥吏戴星候公庭云云正堪與雜錄互相印證而雜錄於高士昆弟名諱載記獨詳尤足補諸家之闕葬文友事亦見於墓誌及錫山志張端雲林墓表王賓雲林旅葬墓誌銘而雜錄較詳錫山志又記高士先字泰宇伯父煥積學勵行辟桂陽主簿不就

倪高士年譜 卷上

二

此又諸家所未及也高士名瓚字元鎮號雲林書畫署名曰東海生瓚或曰懶瓚變姓名曰奚元朗或曰元映別號荆蠻民淨名居士朱陽館主蕭閒仙卿雲林子幻霞曲全叟如幻居士雲林多用以題詩畫故尤著世又稱之為倪迂

大德六年壬寅 時年二歲

大德七年癸卯 時年三歲

大德八年甲辰 時年四歲

大德九年乙巳 時年五歲

大德十年丙午 時年六歲

大德十一年丁未 時年七歲

武宗至大元年戊申 時年八歲

至大二年己酉 時年九歲

至大三年庚戌 時年十歲

至大四年辛亥 時年十一

仁宗皇慶元年壬子 時年十二

皇慶二年癸丑 時年十三

仁宗延祐元年甲寅 時年十四

延祐二年乙卯 時年十五

延祐三年丙辰 時年十六

案高士從王文友讀書當在此數年

延祐四年丁巳 時年十七

延祐五年戊午 時年十八

延祐六年己未 時年十九

延祐七年庚申 時年二十

英宗至治元年辛酉 時年二十一

集中江山夕照圖詩序云西堂吾鄉之英材也辛酉仲冬辭荇於簡村蘭若為寫江山夕照圖并詩以贈案此畫為高士少作始見集中題識董文敏容臺集云雲林早歲學北苑晚乃自成一家圖繪寶鑑以為師馮觀觀宣和時闖人雲林負氣節必不師其畫法也

至治二年壬戌 時年二十二

倪高士年譜 卷上

三



至治三年癸亥

時年二十三

集中卜宅清溪上題云至正癸亥秋七月三日乘  
雨至西園因寫此圖以紀勝游案至正無癸亥當  
是至治之誤汪珂玉珊瑚網載文嘉跋此圖云王  
遮親家得之梁溪談公子用筆遒勁直是荆關再  
生目中所罕見也庚午春暮衙齋寂寥玉遮過若  
上訪余出此見示為之欣賞焚香相對令人俗想  
都忘真異品也又王弇州跋云雲林此圖乍看不  
是西園而細求之乃無不合作其用筆似弱而老  
似淺而深工力最多是得意筆也

泰定帝泰定元年甲子

時年二十四

泰定二年乙丑

時年二十五

泰定三年丙寅

時年二十六

泰定四年丁卯

時年二十七

泰定帝致和元年戊辰

時年二十八

卜永譽式古堂畫攷云倪元鎮設色畫款署天順  
三年春三月松雲隱林倪瑛其再題款已作瓚字  
則在至正四年也案泰定帝致和元年七月帝崩  
於上都八月太子阿速吉八即位於上都改元天  
順九月文宗入襲帝位遷泰定后於東安州遣使  
迎其兄周王和世琜於漠北改元曰天歷十月文  
宗兵陷上都阿速吉八不知所終次年和世琜至

自漠北是為明宗仍用天歷紀元八月文宗并弒

和世琜而自立越明年庚午乃改元至順是天順  
並無三年抑至順之誤耶高士初名瑛亦僅見於  
此然前此江山夕照及西園圖何以不間署名作  
瑛也

天歷二年己巳

時年二十九

文宗至順元年庚午

時年三十

是年高士薄游浙東將歸僑梅里愛餘不谿風景  
觴於上清王真人開元館後十七年丁亥有餘不  
谿詠追述舊游

至順二年辛未

時年三十一

至順三年壬申

時年三十二

集中元文館讀書詩序云余友元中真師在錫之  
東郭門立靜舍名元文館幽潔敞朗可以閒處至  
順壬申六月予寓是兼旬謝絕人事游心澹泊清  
晨櫛沐竟日與古書古人相對形忘道接翛然自  
得也且西神山下有泉味甚清冽與常水異館去  
山不五里故得昕夕取泉以資茗菴余讀書研道  
之暇時飲水自樂焉乃賦詩紀事案李君實六研  
齋二筆載此跋作西神山圖蓋取跋中西神山語  
以為標識非有異同也墓表紀高士所建有清閣  
閣雲林堂遺遊仙亭朱陽賓館雪鶴洞海岳翁書



畫軒諸勝此元文館特行窩耳

順帝元統元年癸酉 時年三十三

元統二年甲戌 時年三十四

順帝至元元年乙亥 時年三十五

至元二年丙子 時年三十六

是年冬高士游蘇州集中有丙子歲十月八日夜泊閩門將還谿上有懷友仁陸徵君詩案陸仁字

友仁崑山人

至元三年丁丑 時年三十七

至元四年戊寅 時年三十八

張丑清河書畫舫云東岡草堂圖倪清閣早年筆

也作於戊寅七月時年三十有八耳其題語凡三

十字絕不類盛年之筆故楷法尙未成就乃是寫

贈希賢高士者草亭中人物有二面部衣紋極細

自非秋林野興之比本身上有張天雨題詠參

上有杜瓊吳寬楊循吉三詩原係周原已故物轉

入延美齋中樹石高古人物秀雅真劇跡也近歸

谿南吳氏又集中有戊寅十二月丹邱柯博士過

林下有賦次韻以答詩案柯九思字敬仲台州仙

居人

至元五年己卯 時年三十九

是年春高士游蘇州集中有己卯正月十八日

申屠彥德游虎邱得客字韻詩案高士東吳十詠

及吳中諸作或卽此年游屐所經品題山水者耶

又六研齋筆記是歲爲小山作秋林野興圖甲午

重題其後詳見甲午年下

至元六年庚辰 時年四十一

順帝至正元年辛巳 時年四十一

案近時吾粵吳荷屋中丞榮光辛丑銷夏記云雲

林鶴林圖紙本圖中近樹八遠樹二陂陀一二層

鶴一在下右方翹一足而立題句用畫筆無印章

附七古一首末題至正辛巳歲三月四日邂逅德

方郎官九成椽史於荆谿適相從及旬而別因九

成徵子寫此鶴林圖并賦詩爲贈案集有寫畫贈

鄭九成詩與此正同而未及鶴林圖九成名詔吳

興人荆谿在今荆谿縣南又案清河書畫舫載高

士鶴林圖爲周元真作舊藏華文伯家今在董元

宰處款云鶴林圖爲元初畫後有高士靈鶴詞并

鄭鴻來見心胡若思文徵仲等詩贊而董元宰跋

之甚詳前後凡十有八人其畫前作遠山一帶中

作疎林七株復有方壇一鶴一雖蕭疏小筆而逸

趣無涯真神品也靈鶴詞後題名書倪作鄭亦屬

創見據此則高士鶴林圖有二幀矣又載高士題

黃大癡爲廬山甫所作雪山圖云雪上谿山也自

倪高士年譜卷上

倪高士年譜卷上

倪高士年譜卷上

倪高士年譜卷上

倪高士年譜卷上

倪高士年譜卷上

倪高士年譜卷上

倪高士年譜卷上

倪高士年譜卷上



佳黃翁摹寫慰幽懷若為賸載烏程酒直到雲林  
叩野齋案此詩本集未收癡翁畫款作至正元年  
十月四日故附於此

至正二年壬午

時年四十二

集中題趙松雪詩藁跋云此卷張德常得之榮祿  
之子仲穆盧山甫二月廿日見過田舍示僕因題  
時至正二年壬午歲也又清河書畫舫載高士跋  
趙榮祿小楷過秦論真蹟云此卷余舊得之石民  
瞻元度見而愛之輒以相贈其結體妍麗用筆道  
勁真無愧隋唐閒人至正二年壬午歲九月望日  
元度自錢唐還山中笈以自隨因得重觀是日

倪高士年譜卷上

八

潘子素同在密庸齋展玩久之案此跋本集未收  
石民瞻名巖京口人元度張元度也與德常俱詳  
見後又寶繪錄載王羲之感懷帖共三十二字後  
附山谷評語高士跋云吾友徐元度之好法書名  
畫不啻饑渴之於飲食二十年來其所珍蓄幾充  
箱盈篋矣客歲得右軍感懷帖已自嘉賞不足越  
數月後得黃山谷跋語正如驪珠之還合浦一何  
幸歟是日同觀者陳植叔方潘純子素展閱不已  
并記其後案此跋雖無年月然攷黃子久此帖跋  
語乃題於至正建元子月彼時尚未續得涪翁評  
語故無一字及之則高士所謂越數月繼得山谷

跋者應在次年此跋當屬之至正二年壬午也本  
集未收

至正三年癸未

時年四十三

集中傲得城中二畝居絕句題云至正三年癸未  
八月望日進道過余林下為言傲居蘇州城東有  
水竹之勝因想像圖此并賦詩其上按清河書畫  
舫亦載此圖下有釋良琦題云好在雲林一老迂  
畫圖寄到玉山居自來王謝原同調宜向城東共  
讀書文徵明題云不見倪迂二百年風流文雅至  
今傳東城水竹知何處撫掌令人思惘然張丑跋  
云王廷瑤攜示雲林傲居城東小幀青綠滿幅全

倪高士年譜卷上

九

師董元其上小楷詩題極精無能識者丑特定為  
天下倪畫第一即舉世非之不顧也次跋云元鎮  
書法本自道勁旋就清婉畫品原初詳整漸趨簡  
淡世人但尚老筆紛披而不知其早歲之精細陋  
哉三跋云至正癸未元鎮時年四十有三為進道  
寫青綠山水筆意傲荆關兼有董巨遺意而上方  
小楷題詠全師歐陽率更自非尋常卷軸可比擬  
古語云其造愈微其知愈寡信然哉又云越石舟  
中瞻對著色傲居城東圖是雲林絕品為之喜而  
不寐追憶昔年曾於王百谷半偈庵中獲觀李易  
安一翦梅詞真蹟係清閣閣舊物欣然會心敬步



原韻填成一闕以志之生怕寒蟬碧樹秋還訪雲  
林天際歸舟城中山色畫無儔時高進道高玉山  
真義與顧阿瑛  
為鄰寫圖 坐對心飛故國樓畫圖寄到玉山  
本玉山山人  
奉贈云  
浮居還羨雙谿解北流泛覽山陰山陰邱壑圖亦  
為雲林生筆  
銷釋牢愁凌雲健筆果清幽二士題頭十倍龍頭  
藝林舊有畫狀元之 又寶繪錄載高士題趙松雪  
日故以龍頭為喻  
山居圖山齋面絕壁林密徑難尋風落松上雪零  
亂幽澗陰皓潔映鶴擎清圓和瑤琴閒詠以自樂  
聊用忘華簪至正癸亥春仲題案至正無癸亥此  
圖尚有黃子久跋語為至正癸未二月小盡日記  
想是同時之作訛未為亥耳此詩本集題作雪泉

倪高士年譜卷上

十

為王光大賦

時年四十四

至正四年甲申

集中聽袁員外彈琴詩序云至正四年十一月袁  
員外來林下為留兼旬臘月十七日映雪初霽庭  
無來迹與僕靜坐因取琴鼓之古音蕭寥如茂松  
之勁風春壑之流水員外時年八十有二顏貌筋  
力正如四五十許人為言甫弱冠遭逢盛明初宰  
當塗過九華山道逢神人與棗食之後數數見夢  
寐閒若冥感元遇者員外韜耀韞真仕祿以自給  
不為人所知豈郭恕先之流歟為賦五言以贈又  
題夏圭畫云夏圭所作千巖競秀圖巖岫縈迴層

見疊出林木樓觀深邃清遠亦非庸工俗史所能  
造也蓋李唐者其源亦出於荆范之間夏圭馬遠  
輩又法李唐故其形模若此便如馬和之人物犬  
馬未嘗不知祖吳生而師龍眠耳錢唐詹仲華以  
端石一華邦憲墨半丸古玉璣一易此卷至正四  
年十二月廿四日記

至正五年乙酉

時年四十五

集中題畫云至正五年三月八日元素先生來林  
下瓚乃賦詩云吳淞江水春映空浪波沄沄霞影  
紅耕田鑿井居其左令我常懷甫里翁夢見維舟  
江畔柳劍啄敲門散杯酒整冠起接平生歡石徑

倪高士年譜卷上

十一

蘭芳重攜手雨後共行林下正見惠山先生命瓚  
寫之畫訖因書此詩於上張外史陳先生見之必  
大笑也案張外史乃張伯雨陳先生當是維寅元  
素先生陸元素也名德原居吳淞之上郁逢慶書  
畫題跋記云惠山圖紙墨如新斯世不易得又云  
雲林書法最上筆意嚴整畫中最上乘也名下有  
白文倪瓚之印畫邊有朱文雲林二字印又清河  
書畫舫載此圖與集同下有陳方和原韻詩云佳  
樹陰森欲礙空畫成夜落燈花紅絕憐帶經自耕  
者未忍竟別天隨翁汾湖春雲散高柳湖水微茫  
綠於酒翁歸天末見青山臨風莫負揮絃手張升



跋云雲林早年書法精美其在至正初元者妙有  
大令遺風第指頂以上大字便不能工是亦尺有  
所短也又寶繪錄載高士爲黃子久十幅首幅題  
絕句園林夏雨歇旭日照蒼苔誰見竹亭裏孤坐  
興悠哉次題湖山清遠三幅題句杳杳碧山岑森  
森灌木陰幽亭足清眺臨風聊鼓琴四題疎林絕  
壁五題句云玉標明霞秀靈炁混合成流光照紫  
宮雲旆招萬靈六題云息景憩煙霞澄懷臥邱壑  
久遲蘇仙君莫驚松上鶴七題爲古木幽篁迂懶  
瓊八題句雨過瀟湘渚風生渭水波暮窗揮醉墨  
翠霧溼煙蘿九爲筠石檣散十題句云厭聽殘春

倪高士年譜 卷上

十一

風雨卷簾坐看青山波上浮鷗天遠林閒鶴帶雲  
還自跋云余於繪事始知之而復好既好而至於  
樂終未有得也一日子久先生以佳素數幅索畫  
豈以余爲能事乎但意興所到各自爲宗疏木片  
石各自成趣至於妍媸工拙予不能知若子久愛  
我惟一笑而置之高閣則此冊幸矣奚暇計其傳  
與不傳哉至正五年春三月旣望記案以上絕句  
園林夏雨歇集作題秋亭曉色圖杳杳碧山岑集  
作題畫玉標明霞秀集作和趙魏公張外史詠元  
洲十景中玉像龕息景憩煙霞集作題畫與溥泉  
雨過瀟湘渚集作雨竹厭聽殘春風雨集作爲曾

高士畫湖山舊隱其跋語本集未收子久跋云元  
鎮友兄爲子作是冊也清美如天仙秀逸如高士  
閒曠如野鶴蕭散如孤雲可謂眾妙畢臻眾善畢  
舉矣元鎮資稟高朗不耐檢束隨其興趣所至積  
之期年方就每幅必系題句益見其命筆之不易  
而用意之不苟也予閱之三復不勝熱中亦欲效  
顰一二未識可否但老人衰頹日甚神情非昨求  
如元鎮之精妙恐不可得矣文衡山跋云元季高  
士推倪黃二君無論繪事清絕卽其人亦卓犖不  
羣就中元鎮爲子久所作十幅迴出尋常意超象  
外豈非意氣相洽業藝相符而能若是乎予憶往

倪高士年譜 卷上

十二

歲所見元鎮真蹟合有數事若以此冊較之皆爲  
長物矣默庵曰此冊誰可比鄰予曰絕似盧鴻草  
堂圖默庵曰有是哉遂爲之書又載荆洪谷楚山  
秋晚圖卷首標簽乃宣和御筆元時爲危太樸所  
藏倪雲林題云五尺生綃綴碧峰楚天搖落樹初  
紅誰家瓊館斜陽裏何處吟翁古道中水落漁梁  
微有迹亭迴岸幘淡無風幾回試展晴窗下如入  
桃源興不窮後跋云予竊慕洪谷子畫亦已有年  
今年春偶得秋山晚翠圖自謂藝林中絕筆後世  
縱有作者莫能及矣不勝慶幸今太樸先生亦得  
楚山秋晚橫卷用筆設色毫無二致豈所謂明月



夜光同乎一器未易定其甲乙也至正五年八月  
既望敬題又題關仝層巒秋靄圖云暮靄歸林壑  
江光動野航道人巖下去茅屋樹邊涼絕壁瀉秋  
澗遠山留夕陽誰能爲此者之子素稱良後跋云  
夫畫中荆關之名不下顧陸士人之定評也洪谷  
子猶或僅見一二至於關仝在當時所作甚妙有  
則又爲內府收襲殆盡故後人益稱爲麟角鳳毛  
予向來所爲刻意師法者特影響耳太樸先生近  
得洪谷子真筆復得此卷閱之不忍遂去乃爲精  
心領略者數日太樸母乃謂竊窺其堂奧乎因書  
此以紀予之篤好云案以上詩跋本集俱未收後

倪高士年譜卷上

十四

跋雖無紀年然以近得洪谷真筆復得此卷二語  
考之似與前楚山秋晚圖同爲一時鑒題也

至正六年丙戌

時年四十六

案墓表稱高士所作詩畫自成一派瀟灑穎脫若  
非出於人爲者至正閒與歐虞范揭諸詩老名培  
聯屬姓名板行於世日坐清閨閣於世累泊如也  
或作谿山小景人得之如瑛璧云云當卽此數年  
閒事後此則伏莽四起奔走不遑恐無此清興矣  
管時敏題高士小景絕句云故家池館錫山阿門  
徑甯容俗士過清閨閣空詩社散蛛絲窗戶落花  
多自注閣乃先生藏詩畫之所落花蛛網先生詩

會中題也按兩詩具見集中而詩會年月無可考  
姑附於此

至正七年丁亥

時年四十七

集中餘不谿詠序云開元館在餘不谿濱距谿無  
百步上清王眞人所居谿流冬夏盈演玉光澄映  
與他水特異故爲名焉庚午歲春因市藥過浙江  
趨便道將歸梅里俯斯水而悅之泝流閒詠盥濯  
平津顧瞻壇宇近在東麓遂舍舟造其下眞人爲  
出酒脯燕嘯巖洞竟日乃返悠悠徂歲忽已十有  
七寒暑矣予已爲農畝畝身依稼穡復爾政繁奔  
走州里欲爲昔日其可得乎鍊師超然物表閒情

倪高士年譜卷上

十五

夷朗周覽宇內將還元館予因做疇昔之所觀追  
賦短章以誌斯別若夫超踪溷濁逍遙元邁蓋深  
志於是矣覽而詠言能無動悲慨乎又朱性父鐵  
網珊瑚以後如有所引皆稱朱氏載陸友仁隸書  
世說張伯雨題云此卷余舊藏又嘗雜書紙尾把  
玩山澤閒後爲元鎮持去至正丁亥與元鎮同游  
梁鴻山攜在行笈因得重觀感慨歲月余老矣能  
幾把卷重題而還諸清閨閣別有袁矩等題識云  
至元四年龍集戊寅正月二日京口袁矩子方曹  
南史元舉大用金華吳福孫子善同觀於清閨閣  
案吾家石田翁謂高士中年得荆浩秋山晚翠圖



始營清閨以貯之攷秋山晚翠得於至正乙酉  
見高士題危太樸所藏洪谷子楚山秋晚圖跋中  
今先七年至元戊寅袁矩等題識已有清閨閣之  
名則石田翁之說殊非實錄矣又王賓撰高士旅  
葬墓誌銘云至正初兵未動鬻其家田產不事富  
家事事作詩人竊笑其慙兵動諸富家剝削廢田  
產人始賞其有見友張伯雨後伯雨至其家會鬻  
田產得錢千百緡念伯雨老不再至推與不留一  
緡云云按伯雨名兩海昌人其集中次韻謝別元  
鎮詩有云主意亦云厚未厭此客惡外人那得知  
孤雲豈無託感知溢於泓穎豈卽指此耶伯雨卒

倪高士年譜卷上

七

於至正八年時年七十二卽題陸帖之次年則所  
謂老不再至者正其時矣大明一統志亦載高士  
一旦棄田宅去曰天下多事矣乃往來五湖三泖  
閒二十餘年多居琳宮梵宇人望之若古仙異人  
諸家傳志所載略同則棄田產亦此數年事也是  
歲沿江兵起火然泉達識者早有戒心自此海水  
羣飛瘡痍日劇評花載酒舊迹煙銷清閨雲林幾  
同天上矣

至正八年戊子

時年四十八

案是年崑山顧阿瑛招游玉山草堂高士不果往  
見楊維禎玉山雅集圖記阿瑛名德輝字仲瑛築

玉山佳處於茜涇西招致四方文學之士維禎字  
鐵崖浙江會稽人徙居松江二月有題贈廬山甫  
聽雨樓詩詳見乙巳年下又寶繪錄載趙松雪怡  
樂堂圖爲玉峰顧善夫作高士題云堂名怡樂近  
清流風月無邊景概幽琴撥靜時元鶴舞機忘竟  
日白鷗游牙籤萬卷書連棟鐵笛一聲天已秋聞  
道課兒忠與孝佳名準擬繼前修至正八年九月  
旣望爲善夫先生題案此詩本集未收善夫名信  
是歲十月黃巖方國珍兵起

至正九年己丑

時年四十九

朱氏鐵網珊瑚載高士至正九年三月一日寫春

倪高士年譜卷上

七

山嵐靄贈仲章沈君詩後附張伯雨鄭元祐次韻  
二絕句并跋俱與集同清河書畫舫云歷觀雲林  
畫蹟求其氣韻生動者當以春山嵐靄爲君其拍  
塞滿幅不必言而烘鎖潑染尤異世以清逸見賞  
何足以盡倪君耶又集中題云至正九年八月十  
六日計籌山呂尊師訪予蕭間館爲言願仲瑛徵  
君玉山隱居之勝輒想像賦長句以寄他日當同  
袁南宮攜琴嘯詠竹閒也案六研齋三筆載玉山  
雅集圖淮海張渥爲顧仲瑛寫會稽楊維禎作記  
其略云玉山主者顧阿瑛氏輕財好客海內文士  
未嘗不造玉山所至正戊子二月十又九日之會



爲諸集之冠冠鹿皮衣紫綺坐據案而申卷者鐵  
笛道人會稽楊維禎也執笛而侍者姬翡翠屏也  
岸香几而雄辨者野航道人姚文奐也沈吟而癡  
坐搜句於景象之外者荅谿漁者鄭韶也琴書左  
右捉玉塵而從容談笑者卽玉山主人也姬侍之  
爲天香秀也展卷而作畫者爲吳門李立傍觀而  
指畫者卽張渥也席阜比曲肱而枕石者玉山之  
弟晉也冠黃冠坐蠟根之上者匡廬山人于立也  
美衣巾束冠帶而立頤指僕從治酒肴者玉山之  
子元臣也奉肴核者丁香秀也捧觴而聽令者小  
璣英也期而不至者句曲外史張伯雨永嘉徵君

倪高士年譜卷上

六

李孝光東海倪瓚天台陳基也後附諸君詩及高  
士詩跋與集中送呂尊師作同惟多南宮同在蕭  
閒館中就致意焉二語南宮袁華字子英汝陽人  
呂尊師居計籌山顧阿瑛玉山璞橐中稱爲丹邱  
真人又集有蕭閒道館聽袁南宮彈琴詩及八月  
廿三日留南宮岳山人飲明日岳山人過玉山草  
堂南宮老矣不知復幾聚首觀花聽琴情不能堪  
因賦并柬玉山云云疑亦同時之作岳山人當是  
岳榆字季堅義興人亦玉山熟客也

至正十年庚寅

時年五十

是年夏高士在常郡孟冬游宜興集中題荆谿清

遠圖云荆谿吳國良工製墨善吹簫好與賢士大  
夫游張貞居每館寓其家艤舟籬傍興盡便返故  
國良得貞居翰墨爲多今年予以事至郡中泊舟  
文忠祠後國良便從谿上具小舟相就語爲援簫  
作三五弄慰予岑寂并以新製桐花煙墨爲贈予  
嘉其思致近古遂寫荆谿清遠圖以遺之至正十  
年四月廿一日也又有義興吳國良用桐煙製墨  
將游吳中求售賦詩以速其行之作及贈吳國良  
過玉山草堂賦詩奉寄句云玉山樹色隱朝陽更  
著漁莊近草堂何處唱歌聲款乃隔雲濯足向滄  
浪珍羞每送青絲絡佳句多投古錦囊幾度棹船

倪高士年譜卷上

九

尋好事辟疆園圃定非常按顧阿瑛玉山逸槩題  
桐花道人卷云桐花道人吳國良雪中自雲林來  
持所製桐花煙見遺留玉山中數日今日始晴相  
與同坐雪巢以銅博山焚古龍涎酌雪中水烹藤  
茶出萬壑雷琴聽清癯生陳惟允彈石泉流水調  
道人復以碧玉簫作清平樂虛室生白塵影不動  
清思不能已已道人出所攜卷索和民瞻石先生  
所製清平調予遂以紫玉池試桐花煙書以贈之  
且邀座客郊雲台同和時至正十年臘月廿二日  
也又玉山次韻送吳國良詩桐軒隱者來相訪草  
閣能留十日歸快雪平消春水闊扁舟又逐白鷗



飛似聞迂叟耕梅里每過山家款竹扉期子幾時  
來慰我共披鶴氅坐苔磯俱堪與高士各詩互證  
自是國良遂爲玉山客玉山臺中燕游諸序常得  
挂名其閒亦如蘇黃之於潘谷也又集中四言詩  
序云至正十年十月廿三日子以事至荆谿重居  
寺主邀予寓其寺之東院凡四閱月待遇如一日  
予將歸適命大覺懺除垢業使悉清靜乃爲寫寺  
南山色畫已因畫說偈案此荆谿謂宜興

至正十一年辛卯

時年五十一

案高士於去冬十月寓荆谿重居寺度歲是年春  
未始返祇陀集中義興異夢篇有云辛卯之歲寅

倪高士年譜 卷上

三

月壬戌我寢未興戶闌於室爰夢鬼物黯淡慘慄  
或禽而角或獸而獺夔足駿奔豕形人立是孟春  
時尙寓棊簞於重居也又寓義興先太初上人房  
詩當亦作於此時至題畫絕句今日披圖感慨深  
與君對酒若爲樹重居寺裏松杉合劫火兵灰已  
不禁則又亂後追懷舊游之作矣是歲四月詔修  
河防劉福通徐壽輝因以兵起俱以紅巾爲號連  
破州縣六月浙江行省討方國珍兵敗詔招降之  
自是羣盜益熾

至正十二年壬辰

時年五十二

是年高士往來蘇常荆谿集中有云江陰袁仲微

倪高士年譜 卷上

作軒名篔簹林日夕嘯詠其下至正十二年二月廿  
四日訪予南蘭陵寓舍徵僕賦詩遂走筆應請然  
不能道軒中清事也案南蘭陵今常郡又題畫贈  
郊九成小引云至正十二年三月八日冒雨過九  
成荆谿舟中劉德芳郎官放舟煙渚留宿談詩明  
日快晴移舟綠水岸下相與嘯詠仰睇南山遙瞻  
飛雲夾岸桃柳相廁如散綺霞掇芳芹而薦潔瀉  
山瓢而樂志九成出片紙命畫眼前景物紙惡筆  
凡固欲騁其逸思大乏騏驥康莊也歐陽公云筆  
硯精良人生一樂余亦云焉時舟中張鍊師岳隱  
者對奕吳老生吹洞簫案南山謂荆南山集中荆

倪高士年譜 卷上

三

谿絕句及荆谿卽事詩語意與上聯屬似皆一時  
所作又荆谿二月東風惡一首題云陸文治見過  
時予初喪長子按墓誌稱高士子二人長孟羽先  
卒次季民孟羽卒年無可攷因詩語類附於此又  
清河書畫舫載雲林跋黃子久畫卷云本朝畫山  
水林石高尚書之氣韻閒遠趙榮祿之筆墨峻拔  
黃子久之逸邁不羣王叔明之秀雅清新其品第  
固自有甲乙之分然皆余檢衽無閒言者外此則  
非余所知矣此卷雖非黃傑思要亦自有一種風  
氣也至正十二年三月七日與明道尊師謁張先  
生因以示余案此跋與集同集又有與張介石書

六六一



云奉別後從蘭陵東郭門外人家少憩三日待荆  
谿發行李來即歸田舍到家稍稍休歇而州縣科  
差迫促騷然因歎安能復以憤憤從彼之榛榛乎  
便命扁舟入吳寓村落中調氣靜坐得以少抒其  
中磊磊者一日從一二林下人登靈巖山覽觀天  
池石壁之勝尋姑蘇臺古蹟若司馬子常蘇長公  
悲世憤俗有不勝其哀後百世而不見古人則求  
古蹟觀以自解惜不肖非其人因望太湖之西諸  
山隱約指點數螺若芥舟泛泛杯中者當是銅官  
山並吾寄止公政著白雲滅沒處杜門著書降辱  
其心志不能以道表見於當世真為之泣下沾襟

倪高士年譜 卷上 三

也閏月末暫還繫舟江渚旁稍治夏衣將復至吳  
而過荆谿附此上問云云此書雖無紀年然是年  
閏三月正治夏衣之時加以蘭陵荆谿諸語與前  
跋詞意尤合當即是時事也蓋自季春游荆谿後  
往來蹤跡勞頓如此亦可慨矣是歲郭子興起據  
濠州明祖入濠附之繼而趙均用據濠州稱王郭  
子興等從其令羣雄並起漸及三吳矣十月徐壽  
輝自稱帝於蕪水國號天完

至正十三年癸巳 時年五十三

集中乙巳題畫詩有曾住南湖宅於今已十年之  
句序云陸元素幽居今王仲和居之余嘗寓其宅

四年案由乙巳上溯十年之數則借榻南湖當屬  
此數年閒事矣集中題風竹贈于靜遠云故人于  
仲遠訪我至南湖又夜泊芙蓉洲寄張鍊師詩還  
尋甫里陸更醉山陰王當即指元素與仲和也題  
王敬之壁詩我來陸莊如故鄉贈陸隱君詩亦云  
愛山仍愛畫留饌復留樽疑皆當時過從之作又  
至正十三年二月晦日為公遠茂才寫古木竹石  
并賦云甫里宅邊曾繫舟滄江白鳥思悠悠憶得  
岸南雙樹子兩餘青竹上牽牛又有至正十三年  
三月四日同章鍊師過張先生山齋壁閒見柯敬  
仲墨竹詩并序是歲五月張士誠兵起據高郵連

倪高士年譜 卷上 三

陷泰州稱吳王知府李齊死之官兵破天完於蕪  
水壽輝走

至正十四年甲午 時年五十四

案集中題寂照蔣君遺像知是年高士偕配蔣夫  
人奉母去梁谿避兵笠澤閒姚少師題雲林墨竹  
詩卷所謂至正甲午雲林避亂寓於笠澤扁舟往  
來時入城府多託足於仙佛之廬是也吳郡名賢  
圖傳稱其寓甫里與陸德原虞堪輩為詩文交或  
寓同里鎮及華嚴寺築笠澤齋居於吳江九里村  
蓋是時海寇竄起蘇松常鎮紅巾充斥玉山璞堯  
甲午吳下時事絕句有云帶號新軍識未真攔街



作隊動生曠官支爛鈔難行使強買鹽糧更打人  
紅綠油牌去復來長身碧眼更頽頤口傳催辦軍  
需事一日能無一百迴築得吳城易得摧年年風  
雨繞蘇臺農家盡患時行病總爲修城染帶來紅  
纓白帽錦鞍鶴鐵甲金戈刺繡鞭義士一千屯海  
上自家供米又供錢和糴糧船去若飛兼春帶夏  
未曾歸用錢贈米該加七納戶身懸百結衣戎馬  
日深瘡痍日劇笠澤去城市稍遠且煙水浩渺甫  
里翁舊隱在焉故高士遷居之集中跋畫卷云予  
與宗普道兄別十有六年忽邂逅吳下杯酒陳情  
不能相舍末云至正十四年二月十二日葑門客

倪高士年譜 卷上

五

樓書又至正十四年二月廿五日雨郊君九成留  
宿高齋篝燈爲寫春林遠岫圖併次其韻清河書  
併次韻四詩題畫上時夜漏下案郊九成居吳興  
三刻矣佩韋齋中書餘與集同即今湖州府東界笠澤前跋復有邂逅吳下之語  
則高士避兵移居當在春初矣又寶繪錄載雲林  
題王右丞雪谿圖詩寒雲結重陰密雪下盈尺羣  
峰失蒼翠萬樹花俱白幽居深澗濱門徑斷行迹  
伊誰能遠尋應是探梅客至正十四年三月八日  
題又題王摩詰春谿捕魚圖絕句今年無禁太平  
年浪靜風恬穩放船今夜得魚何處泊百花洲上  
白鷗邊案二詩集俱未收以上二圖皆出宣和內

倪高士年譜 卷上

府元明諸老題跋甚多又玉山璞橐云倪元鎮畫  
梧竹圖附章心遠元士見寄琦龍門爲題長詩於  
上瑛次韻以識詩云山人自愛山中宅繞屋長谿  
深百尺桐花委地曉風清竹筍過牆新雨碧東海  
倪迂眞絕俗牛角漢書鋤且讀茅齋時有已公吟  
松窗每待陳蕃宿思之不見勞神交月明夜夜梁  
谿潮畫圖忽爾墮几案碧梧翠竹如其標生小那  
知金有幾門與九峰相對峙我才獨小不成邦作  
詩或借嵇康擬龍門一別垂十年客中又見秋風  
顛滿懷契闊欲陶寫好奇錫山龍縫泉又和倪雲  
林所寄律詩云十月清霜天始涼家家砧聲夜擣

倪高士年譜 卷上

五

裳開書乃審近候好問客兼知道味長我尙笑譚  
浮大白君能服食事中黃何當相過一相見帶取  
奚奴攜錦囊案玉山二詩俱作於甲午高士集中  
寄仲瑛詩江海秋風日夜涼蟲鳴絡緯促寒裳民  
生惴惴瘡痍甚旅泛依依道路長衰柳半欹湖水  
碧濁醪猶趁菊花黃知君習靜觀諸妄林下清齋  
理藥囊卽阿瑛後詩原唱也琦龍門卽釋良琦住  
持吳之龍門寺故亦稱龍門翁又六研齋三筆載  
高士秋林野興圖全做董元樹暈濃厚石氣剛果  
深沙遠嶼大有神韻掩其題款不知其爲徵君也  
後爲杜東原之子字子開者購得裝池乞吳太守

六六三



原傳題識雲林已卯九月自跋云余既與小山作  
秋林野興圖九月中小山攜以索題憶八月望日  
經勸齋前木犀盛開因賦下韻今年自春徂秋無  
一日有好興味僅賦此一律錄于左方政喜秋生  
研席涼卷簾微露下衣裳林霏洞戶發新興翠雨  
黃雲籠遠牀竹粉因風情靡靡杉幢承月夜蒼蒼  
焚香底用添金鴨落葉仍宜副枕囊後跋云十四  
年歲在甲午冬十一月余旅泊甫里南渚陸益德  
自吳淞歸攜以相示蓋藏於其友人黃君中允家  
余一時戲寫此圖距今十有五年矣對之悵然如  
隔世也王文恪題云百年遺墨尙精神鑒賞還歸

倪高士年譜 卷上

美

杜老真今日長垣傳法眼因知少嫩亦如人頃余  
讀東垣遺彙其論雲林畫品云世率以其書辨真  
僞不知早歲作書少嫩如其人先生知畫之深者  
也又清河書畫舫載此圖張丑跋云右畫草亭中  
作人物二亦自佳所惜紙做墨淪不稱神明渙然  
耳或云倪迂生平不畫人僅龍門僧荆蠻民二幅  
有之恐未必然但此圖與東岡草堂僅隔一歲何  
得書法相懸若此又案高竹窗江邨銷夏錄稱此  
圖畫法董源中畫一亭亭中一人兀坐傍一小僮  
運筆渾圓林木鬱潤林際數峰出沒在目真元鑑  
第一傑作也惜乎題字稍損不無駁骨之歎所載

詩跋與六研齋三筆同惟十五年作十六年未多  
重題其左而還十九日數字爲少異清河書畫舫  
又載雲林松林亭子圖是蜀素本全法董北苑乃  
是至正十四年爲鄭長卿作右方有潘純次韻詩  
徐默故物也是歲六月張士誠攻揚州達識帖木  
適兵敗盱眙泗陷秋七月明祖克滁陽郭子興率  
所部歸滁州稱滁陽王九月元命脫脫督師擊士  
誠未幾以哈麻譖削脫脫官冬十月元兵攻滁明  
祖敗之

至正十五年乙未

時年五十五

是年高士僑寓笠澤集中詩序有云乙未歲余年

倪高士年譜 卷上

美

適五十幼志於學皓首無成因誦昔人知非之言  
慨然詠歎賦此詩中有陰風二月柳依依隱映湖  
南白板扉旅泊無成還獨笑吾生如寄欲何歸之  
句案乙未爲高士五十五歲今云五十且引蘧伯  
玉知非故事不應舛錯至此若以乙未爲庚寅之  
誤則是時方國珍始攻溫州三吳晏然高土方載  
酒荆谿安居梅里何有旅泊無成之歎則又似遊  
兵笠澤後所作矣又有乙未四月廿日過仲寶應  
隱君宅因賦松泉畫幀詩又至正乙未素衣詩小  
序云素衣內自省也督輪官租羈縻幽憤思棄因  
廬斂裳宵遁焉詩云素衣涅兮在彼公庭載傷道



隘中心怔營彼苛者虎胡恤爾氓視氓如穉甯辟  
尤詬禮以自持省焉內疚雖曰先業念母盪失守  
而不遷致此幽鬱身辱親口孝違義屈蔚蔚荒塗  
行適靡通離離鳴鳳世莫之逢夕風淒薄曷其有  
且吁嗟民生實罹百患先師遺訓豈或敢忘箴瓢  
稱賢樂道無殃予獨何為淒其悲傷空谷有芝窈  
窕且廓爰宅希靜菽水和樂載弋載釣我心不作  
安以致養寤寐忘憂修我初服息焉優游按述懷  
詩所謂輸租膏血盡役官憂病嬰磬折拜胥吏戴  
星候公庭者殆其時歟願阿瑛玉山璞橐中乙未  
書實絕句有云大戶今年無老米細民近日有新

倪高士年譜 卷上

壬

錢街衢寂寂無車馬風景悽悽似禁煙乙未五月  
口號云二月修城五月過修城不了柰城何只因  
一夜斜風雨到曉都塆一半多雨中賣魚兼買冰  
沿村打鼓傍鮮稱二斤十貫新交鈔只值倉黃米  
四升長歌寄孟天暉都事云天子仁慈尚姑息丞  
相南征興重役乘時餓虎晝食人誰與蒼生繫休  
戚今年頑民起西山帕首舉火燒關關城中六官  
奮六節凱歌馬上擒俘還是時海寇集江下水軍  
殺之海為精元戎不識予何人起作區區守關者  
又云補官使者招入粟一紙白麻三萬斛頻年官  
繼廩為空數日舉家朝食粥時維五月梅雨多眼

倪高士年譜 卷上

見青田生白波饑農仰天哭無食今秋無成將柰  
何我歌長歌行路難聞者撫膺坐長歎皇天流毒  
虐下土自此天下何由安嗚呼自此天下何由安  
一時稅政俱堪與高士前作互相證明故不厭牽  
綴錄之嗟乎生也不辰丁茲喪亂以高士觀桓鶴  
舉而身遭幽辱乃過尋常編錄至此未嘗不掩卷  
三歎也又案六研齋三筆是年高士為王雲浦畫  
漁莊秋色詳見壬子年下是歲三月郭子興卒劉  
福通等立韓林兒為帝於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  
福通為丞相檄興子為元帥明祖副之明祖不受  
夏五月至巢湖六月朔渡江拔采石改太平路為

倪高士年譜 卷上

壬

太平府元詔遣使招諭諸起兵者十一月官兵圍  
亳州劉福通以宋主走安豐  
至正十六年丙申 時年五十六  
是年高士僑寓笠澤二月張士誠陷平江即蘇州遂  
掠松江湖州常州諸郡皆據之三月明祖克金陵  
改集慶路為應天府進攻鎮江克之分兵下金壇  
丹陽諸縣秋七月諸將奉明祖為吳國公張士誠  
破杭州九月攻鎮江陷宜興徐達攻毘陵擒其弟  
士德十月士誠破淮安城江東廉訪使褚不華死  
之十一月徐達常遇春大破士誠於牛塘  
至正十七年丁酉 時年五十七



是年高士僑寓笠澤集中陳郎鼓琴初月明七古  
序云至正丁酉十一月五日子友陳兄惟允過余  
旅寓鼓楚詞一再行因寫墨君并走筆賦長句以  
贈時漏下二刻矣筆視荒落自愧草草惟允當有  
以教我耶案惟允名汝言號秋水本臨江人流寓  
吳中又辛丑銷夏記載倪高士南峰圖卷紙本淡  
墨筆畫林亭樹石並遠峰一角款云丁酉仲冬與  
士元記室天平熙載和上徒弟悟達同游南峰訪  
又啟和上得瞻道林禪師遺像酌泉煮茗薄暮而  
回遂成一律並系以圖用寄以發一笑詩云南峰  
大士氣清揚書史常時積滿牀禮法幾曾拘阮籍

倪高士年譜

卷上

三

文詞只合數支郎山廚屢出伊蒲饌紙閣還聞篤  
搗香袖拂蒼苔雲石冷更乘幽興坐西岡案此詩  
本集未收又馬治題雲林畫云雲林先生廿年前  
避地吳門士多從之游而吾鄉伯昂隱君時年力  
方壯亦數漫浪松陵笠澤間於先生風義尤篤釣  
船書舫茶具筆牀日相往來以詠歎今古爲事楓  
江柳灣雲汀煙渚視皮陸風致益無甚相遠矣此  
圖得之雲林得意之時故特幽絕清遠可尙伯昂  
藏之中笥已廿八年而先生自吳歸梁谿沒且七  
載俯仰人事有足深慨者余放舟西陽渚聞宿請  
卜氏天大雨雪與伯昂坐下鋪館中款曲者累日

旦起晴冰四簷日光凝寒諸峰玉立窗戶殊不類  
人世也隱君出此徵題呵筆用雲林韻甲子冬閏  
月廿日也案高士卒於洪武七年甲寅至甲子已  
十一年跋中七載一字必十一載之訛字形聯綴  
易於謬誤耳跋稱藏之中笥已廿八年則此畫當  
作於是年丁酉也又集中送虞勝伯之雲間求先  
世遺書七律并跋案朱氏鐵網珊瑚載有陳基至  
正十七年冬十月乙未送虞勝伯求雍公遺文序  
高士詩跋當同是時所作基卽跋中所稱陶蓬大  
尹也又載高士次韻叔勝諸詩及兩札俱與集同  
後一札云虞山人叔勝陳山人惟寅皆爲鄉里解

倪高士年譜

卷上

三

后共飲問及仙游事欲所賦詩未果寫旣去僕已  
醉矣酒醒遂和以答二賢初意此凡四也詩云掃  
除狡獪蓄神機開頂葫蘆不置屏人物已從垣外  
見真形漸向市中微杯成白鴿沖霄去劍化雙龍  
破浪歸自此更無毫髮累綠毛繞體欲成衣獨據  
胡牀醉不移坐深簷露滴鬢眉蕭蕭風水成音樂  
澹澹星河起鷺鷥語罷欲乘黃鶴去興來忽使白  
雲馳火龍口傲烹茶口不折扶桑一氣吹霖霖松  
陰布網羅鶴巢松頂吸天河是何道士圍碁坐者  
箇樵夫對酒歌看月也知爲爾好凭風無奈欲歸  
何送君直過橋西去還記垂楊葉不多案後札及



詩本集俱未收勝伯名戲亦作堪雍公裔孫流寓  
笠澤是歲明祖克常州甯國略太湖下微池取江  
陰揚州張士誠寇嘉興屢爲楊完者所敗降元元  
以士誠爲太尉官其將吏有差

至正十八年戊戌

時年五十八

是年高士僑寓笠澤集中有云至正戊戌八月便  
過岷翁出趙宗漢雁山高隱圖索題遂作短句聊  
博一笑又金粟道人贊未紀年月案玉山逸稿中  
附載此篇末題倪瓚造戊戌八月法喜精舍北樓  
又案清河書畫舫謂雲林手寫顧仲瑛小像白描  
師李伯時左方有雲林題識仲瑛亦自題其上云

倪高士年譜 卷上

三

儒衣僧帽道人鞵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  
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此幀向藏秀水項氏今在  
錢牧齋家云云當卽此圖也集又有贈小璫英柳  
稍青詞璫英乃金粟小姬疑是年高士曾赴玉山  
之招故寫照評花牽連有作又范致大題高士畫  
云東海生家故居梅李之平墟一夕攜母妻入五  
湖去以避人羣其筆墨流傳人間雖寸楮片縑皆  
不易得是圖余往年在雲林中親見落筆伯鈞其  
寶之哉至今年又五六歲矣至正甲午六月三日  
案跋語此畫當作於戊戌己亥間是歲天完陳友  
諒陷安慶余闕死之宋劉福通遣將破濟南濟甯

蕪州逼畿向上都大震詔徵四方兵入衛丞相太  
平大敗宋將毛貴於柳林貴退走五月福通破汴  
奉宋主入居之復遣將破上都焚宮闕六月張士  
誠寇常州明湯和戰敗之復寇常熟明廖永安大  
敗之於福山港冬十月明祖克宜興

至正十九年己亥

時年五十九

是年高士僑寓笠澤集中蟬螻詩云歲己亥春仲  
之六日自辰迄酉震雷且雪又齋中誰爲友五古  
題云惟寅友兄雅志林壑遠寄佳紙命僕寫圖賦  
詩因作此以寄歲己亥五月八日案惟寅陳姓名  
汝秩惟允兄不仕張氏高士稱其外混光塵中分

倪高士年譜 卷上

三

涇渭蓋獨行之士也又題陳惟允畫荆谿圖云東  
坡先生嘗曰一人荆谿便覺意思豁然欲買田其  
間種橘作小亭名以楚頌卒不遂其志杜樊川作  
水榭正當荆谿之上其遺址僧結庵以居至今歷  
歷可考見蓋荆谿山水之勝如善權銅官離墨諸  
山岡隴之起伏雲霞之吐吞具區匯於其左蒼雪  
引於其前凡仙佛之所宮高人逸流之所宅不可  
以數計也云云末題歲己亥五月十三日又清河  
書畫舫載高士題高房山秋山暮靄圖云房山高  
尙書以清介絕俗之標而和光同塵之內蓋千載  
人也僑居餘杭暇日策杖攜酒壺詩冊坐錢塘江



濱望越中諸山岡巒之起伏雲煙之出沒若有得於中也其政事文章之餘用以作畫亦以寫其曾次之磊磊者歟因閱允同文學所藏著色山水一卷後有馱庵賦詩展詠永日遂紀尚書公之一二并次韻馱庵詩題畫上詩云白雲孤鶴暮知還船泊錢塘看越山珍重今朝重展卷吟詩作賦北窗閒己亥六月十八日也又自跋樹石遠岫云余常見常棊佛因地圖山石林木皆草草而成迥有出塵之格而意態畢具及見高仲器郎中家張符水牛圖枯柳岸石亦率意為之韻亦殊勝石室先生東坡居士所作樹石政得此也近世惟高尚書能

倪高士年譜 卷上

畫

領略之耳余雖不敏願仿象其高勝不敢盤旋於能妙之間也因新齋高士持周君仲傑紙素來索樹石遠岫故云至正己亥六月廿四日案高房山名克恭字彥敬西域人以上詩跋集俱未收常棊佛因地圖本張伯雨父似之故物後為高士所藏見陸友仁研北雜志是歲七月張士誠大發浙西諸部民築杭城詔遣使以御酒龍衣賜之徵海運自是士誠每歲運米十餘萬石至京師楊廉夫詩所謂江南處處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閒也士誠素譎每屈意人望以延虛譽至是陽為恭順藉朝命以羅致羣

才如饒介之陳惟允輩皆俯受官秩惟高士鴻冥豹隱矜然不緇一詩一畫無所假借都南濠譚纂有云士誠弟士信聞元鎮善畫使人持絹伯以幣求其筆元鎮怒曰倪元鎮不能為王門畫師即裂其絹而卻其幣一日士信與諸文士游太湖間漁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有異人急傍舟近之乃元鎮也士信見之大怒欲手刃之諸文士力為勸解然猶鞭元鎮元鎮竟不吐一語以是得釋後有人問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語不發何也元鎮曰一說便俗案楊廉夫寄雲林二絕句云祇陀山下問幽居新長青松八九株見說近前丞相怒歸

倪高士年譜 卷上

畫

來自寫草堂圖迂父於今久絕交文章出口未全膠權門喜怒狙三四何用楊雄賦解嘲豈亦指此事以相慰藉耶高士風節卓犖如此世徒以畫品高之抑末矣高士有與張藻仲書云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近迂來偶游城邑索畫者必欲依彼所指授又欲應期而得鄙辱怒罵無所不有冤矣乎詎可責寺人以髯也是亦僕有以取之耶觀此則高士生平坐畫所苦正不獨一士信矣數語迂趣可掬令人想見此老風流

至正二十年庚子

時年六十



是年高士僑寓笠澤仲冬薄游長洲集中至正庚子二月十日題環慶王氏所藏趙榮祿六帖跋案六研齋筆記載此跋墨蹟作二月望日餘與集同又集自題畫云一庵大士舊雖識未深相知庚子二月十四日復訪之於壽明即留三宿挹其風標始知古德師也余恐其拯溺之心過切未即深僻幽閒之地乃寫竹梢并賦以撼之云爾十六日嬾瓚和南又庚子十一月廿日薛荇雲岡道師於長洲邑東之延慶院以此紙命寫竹石并賦詩而紙筆皆不佳漫爾作此愧不能工道師憫世憂國以道德爲己任汨汨城邑之中不以爲苦不肯自超

倪高士年譜

卷上

於風埃之表也案此跋則高士是冬曾往長洲矣是歲陳友諒弑天完主徐壽輝稱帝國號漢改元大義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

時年六十一

是年高士僑寓笠澤好古堂書畫記載高士山水上題云邃密齋宇靜風雨暮蕭蕭復此獲良觀芹菹酒一瓢羣綠澹清閨幽卉炫崇條世事方疾如聊以永今朝辛丑五月十日齋居對雨畫此併詩其上案此詩本集未收又集中贈張德常二絕句又寄一絕句云聞道淮安之任去尊君今住叔公家來城又鼓吳淞航好過苔磯弄釣車後附小札

倪高士年譜 卷上

云比聞從者來吳城旦夕之官淮安復往吳淞迎尊君矣舟經笠澤能一枉顧否茲因令弟德機徵君之便輒成小詩以寄倪瓚拜良常府判明公執事案式古堂書畫彙攷載此詩首句叔兮作叔分札中多比附蕭從善一書往曾達否十一字餘同詩札俱未紀年月惟集中跋畫有云至正辛丑十二月廿四日德常明公自吳城將還嘉定道出甫里振舵相就俯仰才霜恍若隔世爲留宿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甚似爲僕發也明日微雪作寒戶無來迹獨與明公逍遙渚際隔江望天平靈巖諸山在荒煙遠靄中濃纖出沒依約如畫渚上疏

倪高士年譜

卷上

林枯柳似我容髮蕭蕭可憐生平不滿百其所以異於草木者獨情好耳年逾五十日覺死生忙能不爲之撫舊事而縱遠情乎明公復命畫江濱寂寞之意并書相與乖離感慨之情德常今爲嘉定二府於民有惠政即昔日良常主人也朱陽館主蕭閒仙卿倪某言是前詩乃未見德常寄懷之作後跋則已踐約相晤於蝸牛廬中當與送德常同知聞道之官嘉定去載書連舸泊江濱一篇並是年先後作也德常名經舊有良常草堂在金壇之華陽洞天王叔明朱澤民及高士皆爲作圖集中良常草堂詩跋云和靖處士嘗賦詩曰山水未

六六九



魚鳥少此生猶擬再移居只因天竺谿流上獨木  
為橋小結廬以中之大父鶴谿先生自金壇移居  
荆谿因以中相過話處士舊詩戲為圖此又題良  
常草堂疏云昔王錄事寄少陵之資近代趙文敏  
干岳氏之助皆有實效不事虛文今德常欲構草  
堂所求者柯張杜三君或宿諾而寒盟或解嘲以  
調笑過求其實則罔所知數年之閒三君已矣草  
堂適成載覽標題重增嗟悼捐余珍祕永鎮新居  
自注予捐趙榮祿正書一卷故稱德常為良常主  
人德常父名鑑字天民一字介石即跋中稱為鶴  
谿先生者弟德機名緯高士有題其荆南山色圖  
諸作而元度以中則皆鶴谿孫也又題吳仲圭詩  
畫次韻小引云元初真士嘗居嘉禾紫虛館好與  
吳仲圭隱君游故得其詩畫為多今年十月余始  
識元初即出此幀命僕賦詩因走筆次吳隱君詩  
題於上隱君自號梅花道人云至正廿一年辛丑  
案清河書畫舫載此畫作平林野水圖仲圭名鎮  
嘉興魏塘人集又有和陳惟寅姑蘇錢唐懷古六  
首詳見壬寅年下

倪高士年譜卷上

庚

倪高士年譜卷上終

倪高士年譜卷下

華亭胡公壽 橫雲手  
番禺沈世良 伯眉編  
仁和高 邕 邕之校刊

至正二十二年壬寅

時年六十二

是年高士僑寓笠澤案六研齋三筆載高士水竹  
居圖卷兩樹夾坡有平屋二間上方低巒餘俱細  
竹碎石筆極蕭散後有俞焯作記以贈仲和處士  
者高士題句云吳下人多水竹居俞公染翰笑談  
餘記文固已瀾翻甚嘯詠應當雨霽初篇什謾勞  
陳組繡園池無復有禽魚只今瀟灑南湖上種玉

倪高士年譜卷下

一

疏流孰悔予又題云仲和兄吳城宅中有水竹居  
聞甚清遠兵後以其地處軍伍因遷居松陵南湖  
之上亦種竹疏流婆娑其間比之城中尤清曠也  
俞君作記瀾翻浩汗雖白首暮年猶不能除少年  
舉子習氣耳題燕適之所曰水竹居吳人多用之  
類皆鑿池種竹所以誇深靜也余至吳中士人家  
每見如此故篇中悉及之至正廿二年歲壬寅九  
月廿六日又云此一篇金水講義雖不脫科舉習  
氣亦自老成案以上詩跋集俱未收別有題高進  
道水竹居五律又案阮文達元石渠隨筆載高士  
畫譜冊惟畫疏木喬枝各種葉幹及拳石立石之



屬倪家畫法略備於此倪又有水竹居圖卷樹石  
皴法大備與譜法同一蒼秀可以合觀云云未知  
卽此圖否又鐵網珊瑚載高士題張仲敏句勒竹  
卷句云霜松雪竹當時見筆底猶存歲晏姿文采  
百年成異物西風吹淚鬢絲絲髯張用意鐵鉤鎖  
書法不凡詩亦工清苦何憂貧到骨筆端時有古  
人風壬寅九月廿六日笠澤道院東齋案此詩亦  
見本集而未紀年月仲敏名遜又號溪雲吳郡人  
又集有壬寅仲冬寫竹枝贈潘友詩又次韻惟寅  
高士姑蘇錢唐懷古六首跋云惟寅徵君所謂獨  
行士也安貧志道居吳市二十年蓋若一日賦詩

倪高士年譜 卷下

染翰特其餘事耳去年秋偕叔明訪予江渚出六  
詩相示諷詠之餘因同叔明用韻各和成章今年  
予病滯下疾幾半載惟寅凡兩來問予十一月一  
日覺氣體稍佳惟寅命予寫出遂復書此至正廿  
二年壬寅歲案叔明卽王蒙自號黃鶴山樵吳興  
人又爲惟寅作僦屋疏曰陳惟寅甫與弟惟允閒  
居養親棲隱吳市不恥貧賤不樂仕進熙怡恬淡  
與物無忤雖過朱門猶蓬戶也世本蜀人其大父  
居五老峰下父天倪先生因游吳愛錫麓洞有好  
流水家於惠山之陽久之有少日同舍生趙從事  
招往館於其家遂復留吳市焉後棲無定居江右

邑人饒介之爲之僦屋使得以安菽水之奉而僦  
屋之資則非一人所能辦饒君素清苦又不欲以  
外事累人也僕遂爲之一言世豈無急人之急憂  
人之憂解衣推食指廩借宅豪傑僑儻如古之人  
者哉老杜所謂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  
皆歡顏者請爲諸君誦之至正壬寅十二月九日  
又贈維寅詩跋曰十二月九日夜與惟寅友契箚  
燈清話而門外北風號寒霜月滿地牕戶闌寂樹  
影凌亂吾二人或語或嘆寤寐千載世閒榮辱悠  
悠之話不以污吾齒頰也人言我迂謬今固自若  
素履本如此豈以人言易吾操哉惟寅言歸因賦

倪高士年譜 卷下

詩并書此爲贈慎勿以示顯貴者必大笑以爲迂  
謬也十五日瓊書於蝸牛廬中歲壬寅案高士與  
介石書有云七月未得滯疾臥病兼旬又與陳叔  
方兩書亦有七月未忽感滯下疾兼旬乃瘳之語  
當同屬是年事惟與叔方書一署九月二日一署  
十三日初疑九月書中始爲養正敦請叔方訓子  
而後書乃云養正欲於八月十八日啟館前後顛  
錯不可解及觀朱氏鐵網珊瑚亦載此兩札八月  
乃今月之誤知集中烏焉帝虎之訛若此者多矣  
是歲元以明祖爲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明祖不受  
至正二十三年癸卯 時年六十三



是年高士僑寓笠澤九月十八日蔣夫人卒於寓  
邸見集中題寂照蔣君遺像詩序案高士與介石  
書有云僕罪孽所積而我室人亦成長往日月不  
居奄踰兩月及贈張元度詩云時方喪內是也對  
梓樹花七古及詞集中太常引傷逝一闕似皆悼  
亡之作墓誌謂娶蔣氏先高士十七年卒今案高士  
卒於洪武七年甲寅實先卒十一年墓誌不應舛  
錯疑十一兩字誤合併作七集經數刊魯魚致謬  
耳寶繪錄載高士為靜遠畫并詩云寢扉桃李畫  
陰陰耕鑿居人有遠心一夜池塘春草綠孤邨風  
雨落花深不暝野老羣爭席時有游魚出聽琴白

倪高士年譜 卷下

四

髮多情陸徵士松間石上續幽吟至正癸卯春三  
月既望寫贈靜遠徵士并賦一詩後有俞紫芝題  
云雲林英妙吾所畏時濡殘墨寫秋山疎林颯颯  
長疑雨茅屋悠悠隔世間黃公望題云遙山近山  
青欲滴小木大木葉已疏斜日疏篁無鳥雀一灣  
溪水數函書梅花道人吳鎮題云隱君重價如結  
綠蘿屋蕭然依古木藍輿不到五侯家只在山椒  
與泉曲文徵明題云倪迂仙去是何年妙墨依然  
遠近傳一片蒼烟歸遠岫半林斜照下西川細觀  
此幅更高出杜子開秋林野興之右可謂愈出愈  
奇者矣案高士前詩集作東林隱所寄陸徵士未

紀年月又王漁洋池北偶談云往見倪雲林小畫  
自題云蕭蕭風雨麥秋寒把筆臨摹強自覺賴有  
俞君相慰藉松肪筍脯勸加餐又在京師人家見  
一詩云梓樹花開破屋東隣牆花信幾番風閉門  
睡過兼旬雨春事依依是夢中末題至正癸卯呈  
德機徵君案末首集作三月廿日題所寓屋壁第  
一首集作筠石喬松詩中賴有二字作尙賴集又  
云至正二十三年正月廿日余與諸友集貞松白  
雪軒其地林石奇秀窗牖明潔且主人好文尙古  
有文武材欵坐設肴醴相與嘯詠以小謝雲中辨  
江樹分韻各賦得辨字又癸卯歲夏五月初十日

倪高士年譜 卷下

五

畫林亭遠岫詳見乙巳年下又題自畫竹石詩後  
云予解苕仲傑徵君於採蓮涇上戲寫此圖并賦  
詩為贈至正癸卯五月廿二日案仲傑周姓詩後  
多明人題跋茲不錄朱氏鐵網珊瑚載高士小幅  
自題云江渚暮潮初落風林霜葉渾稀倚杖柴門  
間寂懷人山色依微至正癸卯九月望日戲為勝  
伯徵君寫此并賦小詩倪某海雲庵燈下記案詩  
與集同此幅後為高江村所藏見江村銷夏錄又  
集題郭天錫畫詩序云天錫棣耶與予交最久死  
別忽忽二十餘載念之悵悵如何可言錫山弓河  
上亭元道館錫麓元邱精舍其畫壁最多今或為



軍旅之居或爲狐兔之窟頽垣遺址風景亦異雖  
余之故鄉乃若異鄉矣不歸吾土亦已十年因勝  
伯徵君攜此卷相示爲之展玩感慨并敘述其疇  
昔相與之所以然其中有不能自已也捉筆悽然  
久之至正二十三年歲在癸卯十二月十日晝笠  
澤蝸牛廬中案郭昇字天錫京口人雲煙過眼錄  
云字佑之號北山又案集中題畫貽王光大云荆  
南山色隱晴湖暖翠當窗不用圖避世移家今十  
載盛書連舸泊三吳高士於甲午移家笠澤至是  
恰十載前跋所謂不歸吾土亦已十年也詩殆是  
年所作歟又清河書畫舫云至正癸卯元鎮時年

倪高士年譜卷下

六

八十有三爲進道寫青綠山水小幀筆法倣倣荆  
關兼有董巨遺意上方小楷題詠亦非尋常卷軸  
可比後有龍門沈恆吉印識此畫今在項氏案高  
士卒時年七十四癸卯年纔六十三跋中八字當  
是六字之譌是歲張士誠自稱吳王元徵糧不與  
七月漢主陳友諒圍洪都明祖與大戰鄱陽湖友  
諒敗死其子理立於武昌改元德壽明祖稱吳王  
至正二十四年甲辰 時年六十四  
是年高士僑寓笠澤集中題寂照蔣君遺像絕句  
序云君諱圓明字寂照暨陽人也年二十歸於我  
勤儉雍睦里稱孝敬歲癸巳奉姑孳家避地江渚

不事膏沐游心恬淡時年四十有七矣如是者十  
一年癸卯九月十五日微示疾十八日儻然而逝  
題像甲辰正月廿四日也又有甲辰七月爲陳惟  
允撰秋水軒詩序又寶繪錄載危太樸三朝合璧  
三十一幅內有雲林至正甲辰三月及甲寅六月  
畫冊二幀又載高士贈耕雲東軒讀易圖并題云  
江邨九月木樨風不與山園景物同還憶澗西行  
采菊茱萸交綴入杯紅病骨峻嶒山影瘦敦敦擁  
褐坐忘言當年親舊攜壺處應有寒泉滿石尊登  
高多在九龍山湖水蒼茫白鳥還醉拂松蘿臨石  
溜黃花楓葉暮斑斑至正甲辰中秋日與耕雲於

倪高士年譜卷下

七

東軒靜坐羣山相繆空翠入戶庭桂盛發清風遞  
香衡門晝掩徑無來跡塵喧之念淨盡如在世外  
人間紛紛如鶩曠然不與耳目接戲寫此圖并錄  
舊賦山園三絕句以贈耕雲後有鄧文原梅道人  
和韻及黃子久七古明沈石田跋二倪雲林先生  
清潔高尚詩書自娛家藏古蹟成幀癖好荆關二  
公畫愛其筆法清素也聞雲林先生中年得荆浩  
秋山晚翠圖大幅如獲名寶爲成清閣閣懸壁間  
時對之臥游神往常至忘饋以是先生下筆風趣  
泠然不凡予生平最喜先生筆法寓目幾四十餘  
幅靡不心醉焉馬齒今年八十又見此卷老槎秀



石深巖邃壑過於荆關兩家胸襟矣吾友某先生  
藏此當與清閣閣秋山晚翠圖並寶何如案耕雲  
王姓集中與耕雲書與前跋正同而未言作圖沈  
跋稱高士中年得秋山晚翠始營清閣閣云云已  
辨其誤於丁亥年下又集中中秋歡飲及中秋偕  
徐良夫飲耕雲山居中秋夜月明勝常年良夫與  
景和攜酒至耕雲軒酣飲各絕句當同是年所作  
又江邨銷夏錄載高士晴陽芳草圖自題踏莎行  
詞云春渚芹蒲秋郊梨棗西風沃野收紅稻簷前  
炙背媚晴陽天涯轉瞬淒芳草魯望漁邨陶朱烟  
島高風峻節如今掃黃雞啄黍濁醪香開門迎笑

倪高士年譜 卷下

八

東隣老案詞與集同惟集未注明題圖所作圖款  
云曲全叟倪某至正甲辰八月廿三日書亦集所  
無又案劉體仁識小錄載高士匡廬清晴圖峯巒  
麗密林木森秀極爲工到荆關古法然也題詞與  
前作正同殆一詞兩題歟又集中蟬螻詩云甲辰  
暮冬日癸卯蟬螻見於震陬飛龍夾雷電落景皎  
出月案是歲正月羣臣奉明祖爲吳王建百官司  
屬二月明祖自將伐漢陳友諒之子理降湖廣江  
西悉平四月遣俞通海等敗張士誠於通州

至正二十五年乙巳

時年六十五

是年高士僑寓笠澤夏在吳城集中有云南湖陸

元素高士幽居今王仲和居之水木清華戶庭幽  
邃予嘗居其家四年蕭然忘世慮也仲和以此幘  
索畫竹石畫已并詩其上以寫惓惓之懷元素仲  
和外舅也故尤感予故人之思乙巳初月十七日  
詩有曾住南湖宅於今已十年之句案高士避兵  
笠澤至今十有二年則泊宅南湖當在癸未前後  
矣又有乙巳三月七日清明風雨憤憤賦此之作  
又至正乙巳三月廿四日仲溫高士與沈文舉共  
載訪予笠澤東渚之蠅牛廬相從過王明宅煮茶  
遂以永日吹笙鼓琴於水光林影中但恨吾子儀  
在數十里外不得同此集也廿五日仲溫別予他

倪高士年譜 卷下

九

之漫成長句以寫予懷案仲溫宋姓名克又集附  
載聽雨樓圖題詠諸作前列張外史與高士至正  
八年二月十一日題贈廬山甫詩次載周伯溫序  
云至正廿五年四月廿七日黃鶴山人王叔明於  
廬生聽雨樓中畫生名恆字士恆時東海雲林生  
同在此樓高士後題云至正廿五年歲在乙巳廬  
生攜至綠綺軒見示輒走筆次貞居外史詩韻以  
寄意陶籬寄亭中人暨諸名勝當不默然也後十  
又八年四月九日記饒介之高青邱姚少師及元  
末諸君皆有詩跋尋陽張附鳳羽跋云承平時張  
貞居道師與雲林倪徵君竝以翰墨風致齊名吳



中二人者亦雅相引重先君子與貞居游最早予時以童子侍座隅尙能識其風采今先君久已棄諸孤貞居亦化去天下多事而予始得從雲林君游至正乙巳季夏之九日予謁君於盧氏之聽雨樓獲觀近製詩若畫冲淡雅致令人塵慮灑然既而士恆出此卷徵題二君之作具在因賦存歿口號附於卷末以寓感慨之思云案此圖今在吾粵吳荷屋中丞家流傳始末具見中丞所著辛丑銷夏記中其略云王叔明聽雨樓圖紙本用米法寫雨樹一株餘樹及江岸遠山參以大癡筆意全用敗筆塗抹樓覆以茅中有聽雨者一人江干有舟

倪高士年譜 卷下

十

舟中張蓋者一人搖舫者一人運筆甚簡神韻翛然想見興酣灑墨頃刻而成之狀後附元明諸公跋及陳味芝跋宋牧仲詩引首有周伯溫篆聽雨樓三字蓋因張伯雨倪雲林作詩贈廬山甫至山甫之子士恆時諸名士繼以詩畫彙萃而成者也伯雨詩題至正八年戊子二月倪雲林前詩洗字韻者想亦作於此時時伯雨年七十二卽以是年卒越十八年至正乙巳四月一日有鮑仲孚詩九日復有倪雲林詩蓋雲林因後詩和伯雨韻遂將前詩并作一紙時雲林年六十有五至是月廿七日叔明與雲林同集此樓叔明乃爲士恆作圖卅

日則有王鳴吉詩并記六月九日張來儀有詩及記時來儀年三十三自蘇西礪以下十二人詩跋不著年月想在乙巳以後也詩和張倪二公者只西礪與周伯溫二人餘皆聽雨題圖之作此卷明初歸沈成甫韓公望爲書宋蔣竹山聽雨詞於後越三十八年爲永樂五年丁亥成甫復徵王達善記卷中諸賢出處大略後以卷贈長洲沈啟南之祖孟淵作聽雨樓於吳門越七十四年爲成化六年庚子啟南出示陳味芝有跋又越二百二十年爲我朝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卷歸宋牧仲有詩圖作樓兩層在坦坡上下臨江前植大垂柳一樓

倪高士年譜 卷下

十一

四周有闌楯後倚梧桐喬木三左爲老樹三巨石森秀隔岸之左十二峯遙矗娟妙樓中跋倚後窗手執麈尾者其盧士恆乎江上扁舟張雨繖危坐者其雲林生和詩觀畫後歸而泛舟耶舟子一人披篋戴笠搖柔艣如聞其聲接舫之繩微曲蓋山雨甫來牽繩繫艣繩未滿透搖者又從容和緩故不弦直也亦可見山澤閒適之趣矣又云此卷引首篆書一紙畫一紙真隸行十六紙作者二十二入除前記外其年月可考者尙有僧道衍書於洪武二年己酉時年三十五沈啟南以成化十六年庚子清明日出示陳味芝跋識時啟南年五十四



宋牧仲以 國朝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九月題詩  
時年六十七自康熙庚辰至乾隆間成哲親王以  
五百金由錢湘船閣學購於商邱宋氏有吾家有  
小樓五律一首刻入詒晉齋帖此卷卻未書入王  
嘗云名蹟絕品者不敢題寫恐後人嫌而割裂示  
謙抑也故隔水綾上僅存二印至道光丙申凡四  
百八十有五年流傳有緒能不珍重云云今案集  
中又有六月六日盧氏客樓對雨呈惟寅詩及清  
河書畫舫所載李營邱茂林遠岫圖雲林題云李  
營邱平生自貴重其畫不肯輕與人作故人間罕  
得米兩宮至欲作無李論蓋以多不見真此卷林

倪高士年譜

卷下

木蒼古山石渾然逕岸縈迴自然趣多類荆浩晚  
年合作至正乙巳六月廿日吳城盧氏樓觀此跋  
集中未收據題款則高士自四月至六月游迹俱  
在吳城矣集又有乙巳五月三十過開元精舍希  
首座為設湯餅焚香煮茗相餉明日將還穹窿寺  
因寫竹枝賦詩贈別又至正乙巳五月廿三日畫  
雅宜山齋圖詩云靈巖直對雅宜山穹林巨石臨  
蒼澗若翁遁跡在其麓有子讀書常閉關松根茯  
苓煮可握林下慈烏去復還寫圖愛此錦步障白  
雲紅杏春闌斑紫清河書畫舫載高士此圖為陳  
徵君惟寅作巨幅絕妙層累無窮非晚年減筆可

比署款倪作郎又按此圖歷見於收藏家題識如  
何良俊書畫銘心錄郁逢慶書畫題跋記等俱無  
貶詞惟都南濠穆鐵網珊瑚謂此圖遠出其家溪  
山春靄圖西園圖浦城春色溪山亭子之下  
誤連引為亦可謂強作解事矣顧元慶雲林遺事  
謂此圖為壯年所作亦誤雅宜山在蘇州吳縣舊  
名娜如虞道園始改今名見高士所撰娜山如山  
竹枝歌序中又六研齋筆記載高士畫一幅上作  
重巒下於沙樹間作屋彷彿園林之意題句綠野  
燕游官濟濟習池清響佩珊珊高梧初引流晨露  
密竹通流度碧灣童冠詠歸春服後龜魚潛躍夕

倪高士年譜

卷下

波間北窗應到羲皇上石枕藤牀臥看山乙巳七  
日寫贈熙雲學士案六研齋二筆又載雲林園林  
書屋圖大小作六樹分三重屋後多細竹平坡夾  
以奇石遠近廓落相映容人游意其間所以蕭疎  
而不凋殘曠淡而有實際此君真繪事中仙品也  
題句款識與前幅正同疑本是一幀偶然複記耳  
前詩本集未收集又有乙巳十一月十日答王彝  
齋詩及跋龍門獨步圖云雲林逸人為復庵長老  
寫龍門獨步恩公昔住太平日林下相逢壞色袍  
行到龍門無腳力右肩偏袒喫櫻桃詩乃張伯雨  
外史訪斷江恩公所作者也余嘗與外史有師友



之義乙巳歲余訪復庵留山中數日復庵謂此詩不輟口余既寫圖遂書其上案六研齋三筆載龍門獨步圖爲復庵和尚寫山廓頗巨用筆極細墨法亦澹一松軒仰一櫟旁立而當路隅一僧昂然行其下餘與集同董文敏謂高士畫從不著人物惟龍門僧一幅有之蓋卽此是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

時年六十六

是年冬高士由笠澤避兵泖上集中義獻才情似水清絕句題云中州人物獨黃華父子逸出匪裘之表爲可尙也觀澹游此卷筆意蕭然有蔡天啟之風流蓋高尙書之所祖述而能冰寒於水與卷

倪高士年譜

卷下

十

後有歐陽承旨所賦不揆因次其韻時丙午六月晦日案王庭筠字子端自號黃華老人遼東蓋州人又絕句題云國寶照磨有平野軒在揚州城郭中今寓吳十許年矣至正丙午九月十一日在開元寺爲寫此圖并詩以贈又自題竹石云丙午十一月十九日避兵泖上丁未十二月十六日始去此至陳谿分湖間矣因寫竹石并題詩云泖渚淹留再煥寒移居何處卜林巒可憐產不能恆業聊復心隨所遇安船底流澌微浙浙葦間初日已團團故人存歿應難訪愁裏題詩強自寬案吾粵菜雲谷比部夢龍所刻友石齋古帖載有高士手書

詩冊中多塗注此詩原稟初作泖渚淹留再煥涼今冬何處卜行藏心安所遇忘羈思產不能恆只吳鄉船底流澌時浙瀝葦間初日正蒼涼故人存歿應難訪夢見猶疑在我傍後乃改定此本注云已酉五月十九日改定亦可見老去更於詩律細矣分湖一名汾湖在今蘇州府吳江縣以分屬浙江嘉興故亦名分湖又東通三泖入華亭界陳溪卽陳湖在蘇州府東南三十五里接崑山縣界是歲三月明祖命徐達等克高郵進取通州八月命徐達常遇春伐張士誠十一月辛卯圍吳江降之癸卯達等兵圍平江城分兵取太倉州崑山崇明嘉定望風皆降松江路守將王立中聞之亦降笠澤屬吳江故高士卽於是月避居泖上三泖在今松江府金山縣西曰圓泖曰大泖曰長泖水雲遠澗戎馬流離尋陽張羽懷高士詩所謂可憐山水興投老失升平者也

倪高士年譜

卷下

十一

至正二十七年丁未

時年六十七

是年高士避兵泖上至十二月十六日始去泖往陳溪分湖間何良俊題高士溪亭山色圖云右紙畫乃丁未五月畫者張宣爲士雍題云石滑巖前樹泉香樹杪風江山無限景都聚一亭中吳原博題云聽松庵裏試茶還第二泉頭更看山猶有去



年詩興在雲林清閨墨斑斑後有卞華伯奚時亨絕句不錄此圖初為都南濠所藏後歸何良俊見書畫銘心錄又清河書畫舫云曾見高士山水小冊一幅拍塞滿紙筆墨清奇右方題款兩行曰雲林子畫丁未八月是歲明祖建元九月克平江執吳王張士誠盡得浙西地徙其官屬饒介等及家屬流寓之人二十餘萬於金陵改平江路為蘇州府高士以冥鴻野鶴超然物外可謂知幾其神矣

元至正二十八年

明洪武元年 戊申 時年六十八

是年高士居陳溪分湖間游跡多在蘇松寶繪錄載雲林畫二幅其一題云秋露軒前月滿窗竹聲

倪高士年譜 卷下

七

樹影落空江青苔石徑無人迹坐待歸來白鶴雙右臨青嶂左澄江未覺羲皇遠北窗安得苜君酒斟酌幽人許致玉瓶雙其二無詩題云戊申春仲雲林子瓚畫似勝伯徵君後有星沙夏瑄題七古一首文衡山跋云右倪雲林畫卷一素而有題者一紙而無題為虞勝伯作者此吾鄉先達徐仲山先生家藏物也予重價購之已越三載未敢輕出示人今閑中檢得命工裝潢成卷因次其韻并書數紙而識之秋風蕭颯滿吳江霜葉飄飄落短窗堪愛倪迂清絕處依微殘墨本無雙嘉靖甲辰八月廿一日書於玉磬山房又六研齋二筆云戊辰

三月在金陵西察院王越石攜卷軸過我有倪迂著色山水小景單幅樹石渾厚修聳雲霞鬱勃閃爍不定真傑作也世傳雅宜山圖恐未必勝此特是幀晚出未騰聲價耳乃寫於周南老齋中而周以為家珍者題句云雨後空林生白煙山中處處有流泉因尋陸羽幽棲處獨聽鐘聲思惘然戊申三月五日周南老跋云雲林小景著色者甚少嘗客寒齋間作一二其繪染深得古法殊不易也清河書畫舫亦云越石持示雲林雨後空林生白烟大幅縱橫滿紙層疊無窮且設色脫化較城東水竹居小景尤覺漸近自然當為迂翁晚年第一名

倪高士年譜 卷下

七

品本身後有張雨袁華陸顛周南老題詠其錢作益顧祿王達張樞等絹素詩頭亦楚楚可愛生平所見倪畫此其指不多屈者矣案陳眉公秘笈載著色倪雲林始在宋光祿民倩家後為徐太常所藏珊瑚網謂雲林著色畫世所絕少惟新安汪景辰有之後為人持去云云或即此圖歟六研齋筆記又載雲林春雨野亭圖尋常作三四喬柯低巒一帶不作遠山亦無重沙茫茫然真雨中物色也題句云二月雨聲連子月三江舟楫住吳江春愁不醒如中酒浪著狂風撼客窗叔珪友契邀游僧舍以此紙索畫戲寫春雨野亭並題舊詩右方戊



申三月十日案此詩集中題爲連雨原稟作三月  
雨聲連子月五湖舟楫住南湖春愁黯黯如中酒  
捲地狂風撼不蘇不知孰爲定本也又集中偶寓  
姚城江上邨絕句序云後二十三年爲戊申歲元  
度張君得此持以示僕披卷如夢寐間也因次外  
史韻詩已爲之泫然外史已仙去張榮祿鑑禪師  
不見數十年存亡不能知尤令悽斷也九月十日  
題案楊鐵崖有與倪雲林王伯純飲大姚江詩大  
姚江頭風乍希小陸宅前人獨歸霜楓紅於大藥  
染沙鳥白似孤雲飛持螯把酒一生足食蛤據龜  
干切非雪灘水落獨無恙留借老夫爲釣磯大姚

倪高士年譜 卷下

六

江卽姚城江去姑蘇城南三十里當卽是時事也  
江邨銷夏錄載高士自題墨竹云以中每愛予畫  
竹予之竹聊以寫胸中逸興耳豈復較其似與非  
葉之繁與疏枝之斜與直哉或塗抹久之他人視  
以爲麻爲蘆僕亦不能強辨爲竹眞沒奈覽者何  
但不知以中視爲何物耳戊申十月七日四角有  
張氏藏印及張氏中齋鈞雪張以中四印馬治題  
云坡公畫竹惟畫意倪老得詩如得仙今古相望  
三百載只應詩畫出心傳又吳匏庵家藏集題雲  
林竹石圖云雲林子當元末不與陳敬初輩食張  
氏祿避地雲間以全其身蓋鴻飛冥冥不麗於魚

網者也此竹石圖作於亂定之後乃國朝洪武建  
元之歲而雲林爲書甲子其意欲效陶靖節耶然  
不知雲林出處與靖節同否范齋先生俾余題識  
因以質之案高士自洪武建元後詩畫題跋皆僅  
書甲子並不紀元扁舟五湖翛然遠引姜白石所  
謂沈思只羨天隨子簑笠寒江過一生者庶乎近  
之立身本末無愧柴桑特匏翁生當勝國故不能  
不抑揚其詞耳又集中夜宿張判府環綠軒贈張  
元度詩云戊申十月十八日環綠軒中借榻眠案  
元度張德常子高士題畫贈元度有十二月廿四  
日侍乃翁顧予江渚之語當卽指辛丑季冬德常  
將還嘉定道過笠澤蠅牛廬時也德常爲松江判  
府是時元度殆隨侍署中故作詩投贈歟是歲明  
祖卽皇帝位於金陵改元洪武五月幸汴窺元都  
七月自汴還金陵閏月兵至通州乙丑夜元帝北  
去八月庚申明祖入大都大河南北羽檄紛馳而  
三吳早歸版圖兵甲略戢矣

倪高士年譜 卷下

九

洪武二年己酉

時年六十九

是年四月高士自華亭過松陵之甫里田舍遂留  
度夏集中有己酉元日題徐氏南園壁詩及己酉  
春謝仲野詩序諸作又云己酉二月廿一日爲清  
明風雨淒然舟泊東林西許步過伯璇徵君高齋



焚香淪茗出示燕文賞蕭山秋寺圖展玩良久因  
寫是日所賦絕句其上詩云野棠花落過清明春  
事愔愔夢裏驚倚棹幽吟沙際路半江烟雨暮潮  
生案此圖後爲高江邨所藏見江邨銷夏錄又六  
研齋三筆云客持示趙松雪書麻姑壇記趙仲穆  
書符讀書城南及司馬溫公勸學語二則共一卷  
倪雲林跋云今年四月十九日余自華亭過松陵  
之甫里田舍天氣驟熱遂留度夏鄰有張君德常  
德機賢伯仲伯子多蓄名蹟而希會面名蹟亦罕  
以示人幽居默默如潛逃而乃子元度亦不肯相  
過招邀數次不過勉勉一來六月十六旱久而雨

倪高士年譜 卷下

三

一雨浹句茅屋上漏下溼獨坐惟有悲嘆因寄詩  
日積雨不能休漂搖使人愁哀吟四壁靜臥病百  
蟲秋何人肯相念載酒一銷憂幸有呂張叟清詩  
遠見酬余六月未病臂瘡足痛呻吟幾及旬故云  
七月四日雨止風靜雲翳開朗泥滓尙沒足忽叔  
子來訪元度踵武亦至攜趙榮祿此卷及其子趙  
雍遺墨以怡悅老眼納瓊牖之涼颺臨碧江之湍  
激相與玩詠不已自念老景侵尋親朋淪落殆盡  
雖近在跬步如張君伯仲尙不得數數晨夕况二  
趙墨宿光芒昭回霄漢夢寐亦所不睹安得不見  
其遺蹟而喜忭哉遂記其後以寫予之憤憤焉已

酉題案跋諸本集未收詩後四句亦與集異集又  
有己酉八月廿六日設題絕句云田父聊同爾汝  
狂夫從問如何昔日揮金豪傑今朝苦行頭陀詩  
中所云田父似是時尙借居甫里田舍也蓋高士  
旣喪其田而稅未及推入明代催科者益集乃逃  
去扁舟蘆葦中燕龍涎香復爲人物色得之久乃  
得釋故晚年騷屑之慨偶形諸篇什者輒如霜鐘  
落葉令人悽愴如思歸云久客懷歸思惘然松間  
茅屋女蘿牽三杯桃李春風酒一榻菰蒲夜雨船  
鴻爪偶曾留雪渚鶴情原只在芝田他鄉未及還  
鄉樂綠樹年年叫杜鵑述感云桑柘蕭條半草萊

倪高士年譜 卷下

三

百年人事更悲摧沙邱漂母甯復有故國王孫誰  
見哀寄白石云人情轉劇空懷土家具無多莫借  
車九日田舍小酌云身世浮沈若漏舟師亡道喪  
獨悲秋蚤寒尙復吟秋草孤死猶能正首邱和朱  
秉中云云天地瘡痍誰復憫江湖羈旅我何心別  
陸女云去住情悰兩可哀天公於我已安排前途  
恐有安閑地未信狂夫事事乖又二月十九夜風  
雨淒然南渚旅寓篝燈與端叔共坐因念兵戈滿  
地深動故山之思遂賦絕句云春雨春風滿眼花  
夢中千里客還家白鷗飛去江波綠誰採西園穀  
雨茶此類正多不止紅蠶捲碧應無分白髮悲秋



漸不支爲堪扼腕也然哀絃促拍中仍寓清商琤  
瑟之感使會心者如鄴侯聞嬾殘梵唄識爲天人  
小謫不久仍當拂衣白雲拘拘以世境順逆代爲  
感慨者猶未窺見高士華嚴祕密也江邨銷夏錄  
載高士已酉歲新雁題詩圖并絕句云八月江南  
未隕霜青楓欲赤碧梧黃停橈坐對西山晚新雁  
題詩已著行案詩與集同集又有已酉十月訪伯  
璇文學寫圖以贈絕句又清河書畫舫載雲林已  
酉冬題趙千里青綠驪山圖五古與集同惟集未  
紀年月題作驪山圖無趙千里青綠五字

洪武三年庚戌

時年七十

倪高士年譜 卷下

三

是年高士於二月游浙東廿九日與章心遠在餘  
不溪開元館次年有詩紀事其冬重至泖西道經  
長洲集中江上作云江頭二月雨垂垂起濯塵纓  
水滿池賀監宅前重載酒辟疆園裏更題詩案高  
士於元至順元年庚午春游浙東愛餘不溪風景  
觴於上清王真人之開元館至是再游浙東詩有  
重載酒再題詩之句當卽是年作也又案集中竹  
枝詞序云會稽楊廉夫邀余同賦西湖竹枝詞余  
嘗暮春登瀕湖諸山而眺覽見其浦漵沿洄雲氣  
出沒慨然有感於中欲託之音調以聲其悲歎久  
未能成章因睹廉夫之作爲之心動言宣云云高

士之至西湖當卽往來浙東時事但兩番游迹俱  
值春時莫能定其爲庚午庚戌矣又有庚戌冬廿  
日泖西寫竹石小幅贈仲端友契詩案高士於丁  
未季冬去泖上至是重游贈陸子華詩爲愛泖西  
春水綠三年不來今乃復計丁未至此恰三年矣  
又蘧廬詩序爲蔡質子賢作云有逸人居長洲荒  
寒寂寞之濱結廬以偃息其中命之曰蘧廬末云  
庚戌歲冬予凡一宿云云是殆往來泖西時道經  
長洲事也統計高士自丙午至庚戌五年中游蹤  
屢徙迄無安居想見當時惘惘出門之狀陶靖節  
得徇伴柴桑栗里間猶是高人晚年樂境矣又朱

倪高士年譜 卷下

三

氏鐵網珊瑚載高士題虞相古劍歌云雍公孫子  
氣甚清示我楊顛古劍行劍鋒詩律兩奇絕秋蓮  
光彩玉庚庚楊顛健筆老縱橫是亦鐵中之錚錚  
吐詞鬱律鳴不平鳳凰未爲盛世鳴一代惟數虞  
翁生子也學書復學劍既老何由而成名已酉冬  
案此詩集未收楊顛謂楊廉夫廉夫集中有虞相  
古劍歌并序是歲夏四月元帝殂於應昌

洪武四年辛亥

時年七十一

是年春二月高士至華亭秋七月由茗溪過松陵  
之桐里集中有辛亥春寫松亭圖贈德嘉高士及  
辛亥春題畫贈仲冕云無錫王容谿先生嘗賦如



夢合云林下一溪春水林外數峯嵐翠中有隱居  
人茆屋數間而已無事無事石上坐看雲起高房  
山嘗繪之爲圖貞居詩云歌此芙蓉窈窕章山陰  
茅宇日淒涼不是筆端天與巧落割雲山與侍郎  
今亡矣夫予戲用其意爲圖贈仲冕又絕句題云  
辛亥二月廿九日留華亭南里潘君以仁宅因懷  
去年此日與心遠在餘不溪開元仙館云云又有  
辛亥三月九日蔡君謨墨蹟跋案古香齋蔡帖附  
載此跋乃題君謨茶錄者內瑒玉集誤作琢玉又  
清河書畫舫載高士跋東坡芙蓉城詩云坡翁書  
大小真草得意率然無不入妙字形或似顏魯公

倪高士年譜 卷下

畫

或似徐季海此卷絕有黃庭神韻爲尤難得也辛  
亥三月九日延陵倪某觀案此跋本集未收集又  
有辛亥六月三日寓實性源禪房爲寫竹梢因賦  
三首又辛亥十月廿五日爲子明曹君寫空山芝  
秀圖并賦詩其上又自題枯木竹石詩序云益公  
以道不見忽忽七改年矣辛亥七月余來自苕溪  
偶過松陵之桐里雙井院數日以道因過慧日懺  
堂薜蘿一見因寫竹枝小山并賦詩寄意下一詩  
云以道詠余舊詩春日試筆一首今三十年矣併  
書畫上是日秋水性源二上人同集案高士有過  
桐里七律及雙井院前小立絕句當卽是時作也

又次韻米元暉絕句三首後附元暉原作并跋云  
紹興戊午季春書於大姚五湖田舍案元暉集誤  
作元章六研齋筆記載米元暉大姚卽圖澄心堂  
紙所畫墨樹三攢屋四五間雲氣與岡阜相抱四  
面空濶皆水石角微作遠樹以大姚在太湖中故  
也圖後有王雲浦跋云此卷元時爲王雲浦者所  
得已失之又復得因手題云大姚去姑蘇城三十  
里臨諸江湖江則吳淞江姚城江白蠅江湖則陳  
湖葉宅湖車坊漾獨墅淹大姚地可百畝浮諸水  
之間有小山高滿數丈上有古刹依山之巖曰文  
殊院唐宋明公留題甚多皆刻石以置於壁間米

倪高士年譜 卷下

畫

南宮弟兄嘗游於此其地舊陞猶可攷余別業數  
椽在姚城之北與大姚相望咫尺時復往來焉至  
正甲申余在燕京忽得此卷因拾以歸果丙申之  
變余避地入閩丁酉歸家業一空而此卷僅存戊  
申吳復兵燹余流離濠梁已酉復歸田里故居浮  
蕩荒榛瓦礫不堪舉目又復得此於野人家事物  
之遇豈偶然哉辛亥秋七月暇日展卷太息用識  
於後以紀歲月云爾後有高士次韻詩與集同惟  
第二首林屋山仍縹緲青集作金井峯仍縹緲青  
高飛鴻鵠各冥冥集作杳冥冥第三首大姚湖水  
自生烟集作白生烟末云雲浦老人亂後復得此



卷感慨今昔觀其題可見辛亥八月來謁雲浦出  
以見示戲走筆追和米公三詩以寫懷云案元暉  
乃元章子王跋誤以爲弟兄又六研齋三筆載高  
士畫贈郊九成云吳山春雨淨江渚暮潮平解纜  
欣初霽開帆已到城郊君有高趣尊酒慰閒情醉  
吐眞邱壑毫端一笑成郊君九成每見輒求作畫  
至正五年二月泊舟江渚而九成出素紙苦徵畫  
時已憊甚只得勉應所請大癡老子見之必大笑  
也戲墨重看十七年闔閭樓閣蕩飛煙簡村蘭若  
風波外坐對湖山一啟軒辛亥十一月九日雲林  
子復覽因題案前詩集中祇云題畫贈九成無前

倪高士年譜

卷下

美

後跋語又清河書畫舫載雲林谿山仙館小軸絹  
本水墨神品全師荆浩遺法以成之其上小楷詩  
題極佳定在汀樹遙岑之上新都徐晉逸酷嗜倪  
畫所收不下廿口嘗以此幅爲其祕篋之冠第公  
紀年云歲辛亥作時年七十有一不應書法如此  
精謹耳又集有辛亥秋寫竹柏奉贈次宋徵士詩  
辛亥十二月二日題仙山圖辛亥過陸莊詞及辛  
亥跋王右軍楷書帖案珊瑚網亦載此跋乃題右  
軍小字曹娥碑越州石氏所刻

洪武五年壬子

時年七十二

是年春高士游婁江夏返笠澤蝸牛廬冬游吳門

集中春草堂詩序云是日袁君子英同集軒中壬  
子正月五日也又壬子人日題張長史春草帖云  
右唐張長史春草帖鋒穎纖悉可尋其源而麻紙  
松煤古意溢目眞是唐人書法之冠晉帖不可復  
得見得見此帖亦希世之珍乎又題張貞居書卷  
云貞居眞人詩文字畫皆爲本朝道品第一雖獲  
片楮隻字猶爲世人寶藏况彥廉所得若是之富  
且妙耶舒卷累日欣慨交心憶師友淪歿古道寂  
寥今之才士方高自標置予方憂古之君子終陸  
沈耳吾知前人好修不以爲賢於流俗而遂已不  
患人之不知栗里翁志不得遂飲酒賦詩但自陶

倪高士年譜

卷下

美

寫而已豈求傳哉壬子初月八日題案陳彥廉名  
寶生泉州人嘗作堂婁江上奉其節母莊氏以居  
取孟東野詩意扁之曰春草危太樸高青邱爲作  
傳記後復得張長史春草帖貯之堂中高士題堂  
中王君莊節婦傳卽彥廉母而泉南兩義士行則  
爲彥廉及孫天富惟善作也又案朱氏鐵網珊瑚  
載張貞居淵阿詩卷乃貞居以贈袁華而華轉贈  
彥廉者高士此跋乃其再題尙有初跋集中未收  
者云壬子正月五日過婁東六日耕學先生出以  
示僕乃知貞居之與耕學交好之情若是也卷中  
貞居自跋有云乙酉歲自春徂夏淫雨之時多五



月來僅一日見天處淵阿爾篋中未有裏飯過子  
桑者開弄筆硯寫謬詩盈冊以白料理耳詩凡五  
十五首子英過之持去勿示不知我者又載高士  
題定武蘭亭云辨說蘭亭猶聚訟精良此刻更何  
疑辯才付囑昭陵後玉匣為塵世祚移王子人日  
案此詩亦見集中惟未紀年月據高青邱跋語此  
帖亦藏彥廉家又集中正月廿三日解苻芝雲  
主於婁江朱氏之芥舟軒芝雲熟天台之教旨嚴  
菩薩之戒儀七遮既淨一乘斯悟與語久之檢在  
敬歎因寫圖賦詩以贈案珊瑚網云優益曇花圖  
一名芥舟軒圖又吳氏辛丑銷夏記云雲林優益

倪高士年譜 卷下

曇花軸有 內府諸印及各家收藏印詩跋與前  
贈芝雲講主者同有丁亥仲春 御題句云

落落疏林遠遠山無波無水帶前灣草亭漫訝虛  
茵席留與千秋憩者閒董華亭跋云倪迂畫江南  
以有無為清俗此圖兼精楷法蓋內景經藏在倪  
家故也今藏程季白家季白書並襲老倪名矣復  
跋云京口陳從訓家有雲林畫山陰邱壑圖秀潤  
沈鬱過南徐者詣陳索觀如金焦在匣自曹重甫  
得此優益曇花圖遂與頡頏余一歲再過重甫端  
戰以游今既贈季白余請息荆谿之棹矣元宰再  
跋云與吳氏大觀錄所載合蓋自程季白後

吳子敏所見旋入 內府以避 仁廟諱去

邊闌內元宰二題余以庚寅十二月過吳門見鬻  
畫者以二題裝一贗本求售欲去畫而留其題終  
不可得乃補錄於邊絹右方此幀經 純廟

鑒定五璽具存有 御筆詩洵為石渠精品

不知何年賞賜大臣遂流傳人間余以嘉慶丁卯  
得之京師厥肆藏弄二十有八年矣乙未五月十  
六日吳榮光記又集中壬子四月八日題畫絕句  
跋云余既為竹亭上人畫竹樹小山并賦贈絕句  
時在江渚蝸牛廬中又題彥貞屋壁絕句云壬子  
五月廿七日呂君隱所余又來輕舟短棹向何處

倪高士年譜 卷下

只傍清波不染埃又壬子七月一日留昌言高尙

書堂寫圖賦贈七律案陳仲醇妮古錄載此詩案

本云七月一日風雨急 傍改 桐裏湖邊吹夕涼蕉

柳葉滴然 改 籠翡翠荷花迷睡 改 鎖鴛鴦卻

疑身在瀟湘渚且著舟停雲錦鄉笑 改 我雖白非

徐孺子陳蕃下榻更銜觴今集中乃改定本也又

六研齋三筆載王雲浦有漁莊倪雲林寫漁莊秋

色贈之下層作五樹參差疏密相映極有態一亭

在其隈上層平巒遠樹望而知其為銅官離墨開

也雲林自題云江城風雨歇筆硯晚生涼囊楮未

理沒悲歌何慨慷秋山翠冉冉湖水玉汪汪珍重



高士開披對石牀此圖余乙未歲戲寫於玉雲  
滄漁莊忽已十八年矣不意于宜友契藏而不忍  
棄捐感懷曠昔因成五言壬子七月廿日案王雲  
浦跋米元暉大姚村圖有云余別業數椽在笠澤  
姚澄江之北與大姚相望咫尺云云殆卽所謂漁  
莊耶又案王阮亭古夫于亭雜錄載查德升以雲  
林畫索題云頃登崧少道輾轅謁登封宮詹學士  
逸庵耿先生介見此幅於其齋中歎美之學士撤  
以相贈軸中倪自題詩云云與漁莊秋色同橋里項氏物  
也竹垞題云房山潑墨太模糊那似倪迂意匠殊  
一片湖光幾株樹分明秋色小長蘆吳天章詩云

倪高士年譜 卷下

三

經營慘澹意如何渺渺秋山遠遠波豈但穠華謝  
桃李空林黃葉亦無多予亦題句云平生不作王  
門客莫把倪迂配米顛最憶推蓬寫松石菰蘆秋  
雨熱龍涎會上層嵩眺雒陽碧伊清洛迴蒼蒼怪  
來舒卷煙雲滿得自盧鴻舊草堂又集有壬子九  
月十九日爲潘君仲暉畫并賦詩右方壬子九月  
十三日題周遜學府君遺翰跋壬子九月二十日  
題紫華周公碑傳行狀後壬子九月望日過孤雲  
大士精舍留宿十九日爲寫林亭遠岫圖又題畫  
送僧詩序云用大機吳人也住宜興保安寺壬子  
九月十九日將還故山戲寫松樹筠石以贈且以

呈方厓禪伯詩有不到荆谿三十秋之句案高士  
甲午以前在荆谿踪跡最多避兵笠澤後至是僅  
十九年詩中三十秋當作二十秋方厓開元寺僧  
嘗以高士餽金造一精舍高士至吳卽以爲居停  
所移器玩圖書几研往往留之精舍中與方厓其  
之詳見陸治包山漫記略又集有壬子十一月五  
日遇牧軒於吳門客邸求寫贈安素居士并賦之  
作是高士冬時曾到吳城矣安素金姓名問吳縣  
人集中有嬾游窩記爲金安素作卽其人也

洪武六年癸丑

時年七十三

集中與彝齋學士書有云瓊漫浪之跡胥於江湖

倪高士年譜 卷下

三

之上時時往還茗嘗出入城府遊游搢紳今案高  
士白戊午居陳谿分湖開其後蹤迹往來適符書  
語又以壬子爲竹亭上人題畫詩跋證之似近年  
游歷之餘仍寓笠澤蝸牛廬中也六研齋筆記載  
高士疏林遠岫自題云已從漚鳥狎雲深老我忘  
機似漢陰采采菊花猶滿地蕭蕭霜髮不勝簪江  
南游阻偏多壘北望艱危折寸心家在吳淞江上  
住清猿嘯處有楓林癸丑七月旣望子素徵君以  
此索畫因寫以贈案此詩本集題作贈邵生未識  
卽子素否又集有癸丑七月廿九日重覽紫華周  
公碑傳題後又追和蘇文忠公墨蹟卷中詩韻自



跋云公之書縱橫斜直雖率意而成無不如意惟  
涪翁一人罔活道媚或似顏魯公或似徐季海蓋  
其才德文章溢而為此故網緼鬱勃之氣映日交  
奕耳若陸東之孫虔禮周越王著非不善書置之  
顏魯公楊少師蘇文忠之列則如神巫之見壺邱  
子矣癸丑八月八日又題王畊雲所藏墨蹟有云  
癸丑八月六日來訪畊雲於鳳岡山室出此見示  
以娛樂俾余評之又題畊雲軒圖云癸丑八月訪  
畊雲高士於西巖因寫畊雲軒圖又為之詩案六  
研齋筆記載高士畊雲圖卷作喬林三叢八樹直  
下石壁四堵旁有洞穴內層遠巒起伏俱有沙腳

倪高士年譜卷下

畫

樹間一田舍舍後叢竹蕭曠清遠營邱家法也詩  
及題款俱與集同又集中題東坡村醪帖末云癸  
丑中秋同王季畊觀於徐良夫之耕漁軒又題懷  
素酒狂帖云癸丑八月廿一日觀於耕漁軒時積  
雨初霽殘暑猶熾王季耕自其山居折桂花一枝  
以石罌貯水插花著几格間戶庭間寂香氣郁然  
展玩此卷久之如在世外也案集又有八月十七  
日偕畊雲叟訪耕漁隱者風雨寂寥中為留三日  
有圖書筆研之樂九日耕漁賦詩見贈云云又題  
耕漁軒詩序云僕來軒中自七日至此凡四日矣  
風雨乍晴人情開朗與耕雲耕漁笑言娛樂如行

玉山中文采自足照映人也喜而賦詩兩序語氣  
俱與上跋聯貫疑皆同時所作惟後序七日上似  
脫十字耳又好古堂書畫記載高房山雲山一軸  
款云克恭為希石作倪雲林題其上云至正癸丑  
九月八日偕君麟訪耕漁隱者風雨乍晴人情開  
爽耕雲出房山此圖見賞喜而記此案徐達左字  
良輔吳人築耕漁軒於太湖側自號耕漁子時元  
已革命乃高士尙用至正紀年與世傳雲林十萬  
圖同黍離之悲深矣又集有癸丑十一月廿五日  
拙逸齋詩序為周南老作及寄良常詩云不到荆  
谿二十年舊冬十月擬同船夏秋好遣漁童至定

倪高士年譜卷下

畫

去雲巖古洞前案高士自避兵笠澤至是恰二十  
年詩殆是年作歟又清河書畫舫載高士師子林  
圖自跋云余與趙君善長以意商確作師子林圖  
真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夢見也如海因公宜  
寶之嬾瓚記癸丑十二月後有董元宰跋云趙善  
長名元別號丹林畫師董源其遺蹟流傳蓋寡世  
極貴之張丑跋云倪元鎮師子林圖一卷書法娟  
秀跋語清真所畫柴門梵殿長廊高閣叢篁嘉樹  
曲徑小山以及老僧古佛無不種種絕倫止牆角  
一株梅似屬累筆春秋責備賢者予為作此品題  
正使瑜不掩瑕方是迂翁真相知耳此卷題詠幾



及百人今皆佚去矣其朱性父手錄副本一帙幸  
 尙存云案彭文勤公恩餘堂經進續彙載 內藏  
 徐賁師子林圖恭跋云謹案師子林元至正二年  
 建額曰菩提正宗寺僧維則之門人買地結屋以  
 居其師見歐陽元寺記維則永新人號天如得法  
 於中峰明本見王鏊姑蘇志釋老傳其詩集曰師  
 子林別錄今猶存如海高昌人見王彝詩跋又高  
 啟師子林十二詠序云創以天如則公繼以卓峰  
 立公迨今因公又能保持而脩舉之則如海乃維  
 則座下第三輩也又云師子林自至正二年壬午  
 開山越二十一年至正二十三年癸卯朱德潤  
 倪高士年譜 卷下  
 作圖并序其時維則已示寂如海住持又越十年  
 至洪武六年癸丑倪瓚作圖次年甲寅瓚卒其年  
 徐賁作圖然則當瓚之時師子林乃維則等三世  
 住持之僧寺而非瓚別業斷然無疑矣今惟德潤  
 圖未見而倪瓚畫卷徐賁畫冊先後皆入 內府  
 瓚圖卷自跋與張丑清河書畫舫所載相符師子  
 林紀勝亦載此跋又有瓚詩二首卷中佚去云云  
 皆足以資攷證也又侯朝宗雲林十萬圖記云圖  
 爲陽羨陳定生所藏每幅皆有雲林自跋首幅萬  
 笏朝天圖臨顧虎頭次萬竿煙雨圖倣郭河陽三  
 幅萬丈空流圖內小跋云荆浩臨泉清賞卷是其

得意之作此幅倣之四萬壑爭流圖雲林嘗同其  
 妾輕雲放舟錫山而作今對之猶自水聲入耳波  
 光滿虛使人惘恍莫知所適五六爲萬峰飛雪圖  
 萬卷詩樓圖其七幅萬林秋色圖自跋云前晨著  
 筆今酉方完速者仍拙遲亦不能巧也是夕秋潭  
 同觀萬松疊翠圖第八萬梅香雪圖第九末幅萬  
 點青蓮圖自跋云夜來同惟寅羽士張伯雨方壺  
 子論右丞詩中畫畫中詩快然曠達乃倣爲此圖  
 乃雲林爲陶九成作者其款署至正癸丑乃其晚  
 年筆元亡於丙辰逾癸丑止三年耳明太祖定鼎  
 金陵建元於戊申至癸丑冀莢已六易矣雲林爲  
 倪高士年譜 卷下  
 吳人尙仍至正甲子其不忘所自如此案侯氏謂  
 元亡逾癸丑止三年當是指元順帝殂於應昌而  
 言然是年乃庚戌非丙辰也高士於明代仍用至  
 正甲子者又見於本年所題高房山畫跋及甲寅  
 爲子章徵士題畫詩惟張伯雨卒於至正八年戊  
 子距癸丑已二十五年何得尙有伯雨談詩之事  
 且高士自甲午避兵笠澤至明年甲寅始歸故鄉  
 則攜妾錫山當亦出朝宗裝點惜原畫不可得見  
 姑就記語略爲攷證耳  
 洪武七年甲寅 時年七十四  
 是年秋高士始自吳門還無錫故業蕩然借寓



親鄒惟高家集中歸錫麓詩云未訪西巖墨沼泉  
東家兒女笑相牽莫話艱難長旅食敢忘瀟灑送  
餘年穉穉雲黃秋雨後芙蓉霜落清鷗邊歸來何  
異遼東鶴荒塚纍纍思惘然身世蒼茫賦情騷屑  
蓋白流離羈旅至是二十年矣又甲寅春題大癡  
畫卷云黃翁子久雖不能夢見房山鷗波要非近  
世畫手可及此卷尤為得意者又六研齋筆記載  
高士甲寅二月為周遜學寫浦城春色圖詩與集  
同惟集未紀年月又六研齋二筆載雲林小景上  
作嗟峨大峰中作五六重林麓皆有斷沙孤嶼出  
沒閃露下層寫近景五樹作三簇漁屋處其中蓋

倪高士年譜卷下

美

濱江景也題云蕭蕭白髮沈休文問舍求田江水  
波此日一杯成邂逅淋漓醉墨氣如雲甲寅三月  
邂逅耕漁居士於開元精舍因徵余畫為寫此并  
賦贈又寶繪錄載危太樸三朝合璧冊內有雲林  
甲寅六月所作畫冊已詳見甲辰年下又載高士  
為子章徵士畫題云閒靜幽人宅蕭條樂圃亭炎  
暑淡句劇遠山當戶青涼生如病瘵愁解似酒醒  
臥看風篔影落日滿階庭至正甲寅六月十二日  
為子章徵士寫賦小詩黃公望題云荒山白石帶  
古木個中仍置子雲亭視坳疑有煙雲時見青  
青落戶庭俞和題云雲林染就秋山色白石谿灣

隱石亭靜對不知斜日下涼颯颯滿空庭案前  
詩集作新涼戲呈甘白又六研齋二筆載高士樂  
圃林居圖題句云暮投齋館靜城郭似幽林落月  
半牀影涼風孤鶴音汀雲縈遠夢桐露溼青琴喧  
卑靜塵慮蕭爽集冲襟余來城郭而暑氣熾甚偶  
憩甘白先生樂圃林居不覺數日相與蔭茂樹臨  
清池誦義文之象爰彈有虞之南風遂以永日成  
此一詩并寫小圖呈甘白以寓笑樂耳甲寅六月  
十五日案詩跋與集同集少成此一詩并寫小圖  
八字十五日作十六日又甲寅六月和甘白樂圃  
林居三首及十六日聽甘白彈琴詩廿八日又一

倪高士年譜卷下

若

首諸作案樂圃林居在蘇州宋朱長文故宅是歲  
中秋鄒氏開宴賞月高士以脾疾戒飲悽然乃賦  
詩有紅蠶捲碧應無分白髮悲秋漸不支之句十  
一月十一日甲子竟以是疾卒於鄒氏年七十四  
葬於無錫芙蓉山祖塋之下所著詩稿句曲張天  
雨錢唐俞和愛之曾為手書成帙藏於家明天順  
閒寒朝陽始為梓行

倪高士年譜卷下終

